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四九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6609/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四九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毫米 16開本 49.75印張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圓

經部第四九冊目次

經部·書類

書古文訓十六卷

〔宋〕薛季宣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 一

書疑九卷

〔宋〕王柏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 一五七

定正洪範集說一卷

〔元〕胡一中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 二〇三

書經直指六卷

〔明〕徐善述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刻本

..... 二三三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五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 三八四

尚書譜不分卷

〔明〕梅鷟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 四一八

禹貢圖一卷尚書禹貢說一卷

〔明〕鄭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書帶草廬刻本

..... 四九八

禹貢說長箋一卷

〔明〕鄭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五四五

古書世學六卷

〔宋〕豐稷正音 〔明〕豐慶續音 豐熙集說 豐坊考補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五六二

書古文訓十六卷

〔宋〕薛季宣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古文訓

十六卷》提要

書古文訓序

永嘉薛 季宣

昔者子夏學書見於孔子子曰商也何爲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如日月之代明離離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心弗敢忘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彈琴瑟歌詠先王之風則可以發憤慨喟忘己貧賤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而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顏淵曰何謂也子曰闢其門而不入其中覩其奧藏之所在乎然藏又非難也丘嘗悉心盡志以入其中則前有高岸後有大谿填填正立而已矣是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皋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戒通斯七者書之大義舉矣夫子於商之書謂之表所以語回謂之義自以填然正立一時三語若不相侔然則帝王之書其不可識矣君子察於三者而後可以言書今天天之昭明地之博厚而人之靈於萬物匹夫匹婦無不固已知之至於風霆雨露之

迭興海岳河山之流峙所以知之蓋鮮喜怒哀樂出
乎爾者其靜其作則或自知之不暇不察乎近孰明
乎遠不得乎身何以論古之人是故以書學書書而
已遺書學書非書矣不以不遺未足與於書之旨以
而遺之從之不可或庶幾乎書之大義云爾子言之
也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
順而不諂吾於高宗彤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
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敬焉於洪範見君子之
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
成文者其惟洪範乎堯舜之命受於人湯武之命受
於天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無以別堯
舜之禪湯武之伐也語之不切見諸言外斯言之辨
可以觀於虞夏商周之書矣走之於書學焉不如子
夏觀焉何敢望回世無孔子則將何所取正述而藏
之以待能者其庶乎以書觀書者矣隸古定書最古
孔氏文義多本伏生之說唐明皇帝更以正隸改定
而俗儒承詔文多踳駁古文是訓不勞乎是正之也
書序出於孔子言自有在詮次百篇之後將以歸於
古學好古之僻走何辭焉昔孔子學琴操而得文王
之形季子聞樂音而知其國之政讀其書不知其人

可乎故序篇端論以讀書之法

序四

書序

三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一

永嘉薛季宣

焚箕

焚書

粵嶽古帝統曰放勳欽明亥息安安允龔亨攘焚積三表威于上下

堯唐堯也而以虞書名典記言之史其始於有虞氏乎虞書詳於舜而略於堯追記為可知也魯若發語詞猶周書之越若來也稽考也考古之道而放其勲堯之為君無所往而不準也聰明文思堯之德性然也自敬而明反身而誠之也聽德惟聰聰敬之端也思遠猷也睿作聖之思有經天緯地

之文而推入睿之思以體誠明之德安其德性其所安者天下之所當安也誠恭能讓惟安安者為然煥乎文章光昭四表而天地六合之內咸率其性惟天為大惟堯能則之也

亨明峻惠曰親九族九族允蕃參章百姓百姓昭明叶咏万耑黎民庶彰耑豔
前言堯所以聖此言修身而國家天下平者俊德懿德也即聰明文思也百姓國人也平章啓其明也自明其德則脩身而後家可齊也家齊而後國可治也國治而後天下可平也自明明德而民有

時雍之變非徒明己又能明物修道之教斯有不言之化矣

粵命戲咏欽樂昊天厯為日月星辰敬授人耑分命戲中寔堯曰暘谷襲圖出日承鸞東作日中壘鳥呂殿中耑手民所鳥罍竿尾申命戲竿尾承交承鸞舉偽敬致日昃壘火呂正中是年民因鳥罍希諱分命咏中寔曰暘谷襲淺內日承鸞圖咸哨中壘虛呂殿中咏手民所鳥罍尾申命咏竿尾承交承鸞耑承至胙易日恒壘畢呂正中與手民炆鳥罍畢尾帝曰資文戲戲咏吞貳百十六旬十六日呂閏月正

三耑成歲允耑百王屢續咸成
義和四岳也其職在內其佐分治於外耑百王治天地者也堯舜相傳以天之曆數堯之發政亦以敬天為首曆象日月星辰所以敬授人時奉若天道也分命申命二仲二叔而不及伯者其伯蓋義和也嵎夷青州東界暘谷封略所至之地名也南交南方之交趾西即西方朔方即北方也昧谷幽都皆地名嵎夷不言東者互見之也寅敬也出日納日之賓饒日朝暮之拜也柳宗元說春朝朝日秋夕夕月皆拜而不祀蓋是禮之變耳東作西成南

訛朔易爲四岳分職猶古四叔之任平秩平敘之也冬貴安靜平在固所以安之朔易歲事有常非靜無以蹈其常也南訛曰敬致者陽極陰生之序敬之所以儆其至也鳥南方七宿火房心也虛北方宿昴西方宿分至皆正中天獨言星鳥於春例舉正於中也正中也殷盛也曰正曰殷以二氣言也曆家推堯典者以夏冬心昴皆非午正不能言唐之歷數唐僧一行以爲冬至日在虛一度則春分昏張一度中秋分虛九度中冬至昴距星夏至心後星在午正東西皆十二度所謂中也不言胃

三月

書言不制卷十一

年

通志

尾而言心昴羲和曆象其言可知也民之析因夷隩鳥獸孳尾毛革毛毳毼毛是皆因天之道順物之性變調正化欲以及時也帝堯以人時爲首政幽詩以七月陳王業帝王之治天下必先奉若天道民事之大未有急於天時者也暮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六日舉成數也歲五日而一候三候一氣積二十四氣爲日三百六十月有小大歲虛六日故一年之日三百五十有四積暮之盈因歲之虛三歲之日凡三十有六而縮五歲六十日而縮故三歲一閏五歲再閏積其餘分以起

生

書言不制卷十一

中

通志

意所在猶以丹朱可教而不以他求登用為可朱
而可教堯寧舍子而予人乎惟堯知其不道忠信
之言而有罔水行舟之好所習每下其才不可廢
也故舍之云史錄此於堯政之初堯政無非允恭
此克讓之端也由放齊之言而遲登庸之事不以
一人之見而廢古今之通道既明而晦猶與丹朱
之遷善安安之大不其盛乎

帝曰曷資資微子采鵬鵬曰梃共共彤工速屏彤帝曰号
彭彭喜莫為龔滔天

采事官也共工方總事官之治而堯又求事官驩

堯之言美共工而非堯之求也禹言知人謂何憂

五

通志

乎驩兜則驩兜之美共工為朋比之私矣共工誠
有可稱之功則堯不他求矣察其常言則然用之
則違其所以為恭象恭而已巧言足恭而以欺世
盜名不誠之無物也不誠未有能動者故堯深知
之也視所由觀所以察所安而人焉度哉此觀人
之道也

帝曰資三三岳湯湯湯水工創蕩蕩蕩襄山襄巖巖瀨瀨瀨瀨
天丁民民元資元大剛昇昇僉僉曰曰能能才才帝曰吁吁咎咎才才工
命命杞杞矣矣咎咎曰曰昇昇才才試試可可傳傳已已帝曰曰選選欽欽才才九九觀觀績績用

臣威

治水之求咨乎四岳朝廷不足求之於天下也四
岳不名尊大臣之禮也其所以咨四岳者四岳輔
導之任而諸侯之長也僉言稱絲而帝已知其弗
知人之哲為高於天下矣方命不循天道也圯族
其強足以敗類也不能順水之性則水不可得而
治而僉言攸在方命圯族之至有以欺天下也以
一人之獨見不可奪天下之輿議況急水害無人
固絲之使矣堯惟知人而不以明高天下不去四
凶而治為世法廢朱舉舜此其所以為則天之大
歟堯以象共而識共工方命而識絲不誠無物人
果不可以不學哉

書言大訓上

本

通志

帝曰資三三岳岳在位七十觀女女耐耐暮命暮驩驩位位咎咎曰
不惠惠忝忝帝位位曰曰明明明敷敷仄仄匪匪錫錫帝曰曰大大翼翼全全丁丁曰
父父驩驩帝曰曰俞俞予予聞聞如何何咎咎曰曰瞽瞽瞽瞽父父頑頑母母聖聖為為鼻鼻亨
齔齔目目孝孝烝烝烝烝又又亞亞敬敬是是帝曰曰戒戒示示試試才才女女于于昔昔觀觀年
劉劉于于式式女女奎奎各各式式女女于于廟廟內內娣娣于于父父帝曰曰欽欽才

鴻水出解州解縣至河中河東縣入河汭小水入
大水也河中虞鄉為舜始封堯因其居而邑之也
庸命用命也夫堯固知朱之不肖必老而後求遜

位者老而子不克嗣政當有所傳矣故堯始但求所登用以水之患復求事官共工非才使鯀治水事則允恭心惟克讓也堯老而鯀輩敷庸不著所以直求可以遜位之人側陋且使明揚在朝之臣皆不足以忝其傳矣四岳舉舜不及他事第言父母兄弟之不肖舜能處之允若身修家齊而後天下可治也四岳自言否德而言舜之克諧以孝孔子所謂至德要道有若稱孝弟為仁之本者也堯聞舜而必待四岳之舉不用其明者歟釐降二女以觀厥刑夫舜之賢獨未見於妻子之間耳

書卷之二十一

七

通志堂

而舜之室家益諧堯以天下予人未嘗無所試矣近知子之不肖遠聞側陋之德文章炳煥能以天下與賢而天下賴以舉安孔子序書以聰明文思光宅讓位稱堯巍巍蕩蕩然矣

舜贊

敘書

粵嶽乂古帝舜曰重華叶于帝濬嘉禾明溫龔允塞○惠升脊圖命目位皆徽又策又策戶厠内于百揆百揆皆敘圓于三門三門參參内于大麓烈風雷雨亞悒

重華繼文也攷古繼文而合乎天德者舜之所以

承堯也玄德幽微之德濬哲每能宣其智也由乎濬哲文明至於安恭誠實自明其德從微至著陞聞於上位雖堯命舜為有以受命也五典五教也百揆百官也四門出納王命者蓋四岳之任也作司徒而五品遜作司空而百官秩作納言而上下睦治天象而無風雨之失節序之所謂歷試諸難也慎徽欽美也賓主之也納專其任也舜自脩身齊家至於歷試以受天命所居者化無往不通者本於濬通明德無為而治者也

書卷之二十一

書卷之二十一

八

通志堂

帝曰或女舜詢嗇于○卑○底可縉式觀女億帝位舜舉于惠亞享

堯之試舜既詢以事夷考其言其言皆至而可以趣事功有德之言言皆通於用矣四岳之任三年而後傳國豈苟然哉讓德弗嗣懼不足以承堯也有重華之德而猶恐弗嗣不苟受人天下之重乾乾不息之為自強也其舜矣乎

正月十一日受兵于亥祖聖璫璣玉與日金七政籍曾于上帝禮于六宗皇于山川徧于羣神楫又瑞光月

正月觀三岳羣母放瑞于羣后
正月上日月正元日也受終受禪也受禪于太廟

退而即位于明堂所謂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者七政北斗星名璿衡魁杓也天子之居明堂法天之道以齊七政之運隨所建而授人時也因即位而見明堂之禮古史記事之法也璿衡舊說謂渾天儀而後世復有周髀宣夜之論僧一行曰古人之步圭影將以節宣和氣輔相物宜不在辰次之周徑其重歷數將欲敬授人時欽若乾象不在渾蓋之是非若乃述無稽之法於視聽之所不及則君子當闕疑而不議或者各封所傳之器以述天體謂渾元可任數而測大象可運算而窺終於六家

書古大綱卷一

九

通志堂

之說迭為矛盾誠以為蓋天邪則南方之度漸狹以為渾天邪則北方之度寢高此又渾蓋之家盡智畢議未有以通其說也王仲任葛稚川異同之辨何益人倫之化哉一行善言天者蓋無取於渾儀之說故詳錄之類天之祭禋六宗之祭望山川之祭皆當時祭名羣神聖賢百物之祭徧祭之不可悉書故云徧類于上天凡麗天者為可知矣六宗古無定說孔氏傳曰四時也寒暑也日也月也星也水旱也孔叢子以為孔子之言也蘇氏案祭法星為幽宗水旱為雩宗秦世猶有所

謂天宗此六宗之名於記猶有存者類帝之後所祭非一遂朝萬國有所不暇先輯五玉以待既月之見而後班之也乃日踰月之他日也四岳羣牧而不曰諸侯者諸侯各從方岳而見故因班瑞而終言之耳五玉桓圭圭之方者以四植文為飾信圭直之躬圭紬之穀璧栗文蒲璧微粗瑞器其總名也

三百字八

書古大綱卷一

十

通志堂

歲式月東徇守坐于岱宗崇聖巋于山川歸觀東后叶昔月正日同律庀嶽與攸又祀又玉式帛式生式飢摯如又器卒陟復又月畢徇守坐于畢烝如岱祀八月鹵徇守坐于鹵烝如初十式月肸徇守坐于北烝如鹵祀肸或于肸祖申特又觀式徇守羣后三斡專教呂公明試目形車舩呂春巡狩之禮舜始行之一歲而徧四岳文中子以為兵衛寡而徵求少是為得之盛暑南巡祁寒北狩聖主勤民其謹於天道如此岱宗泰山也岳四叔之治也不言岳而言岱見岳之因名山也柴焚柴以祭天也望云秩者禮有隆殺也協時月同律度脩五禮所以一制度齊民之視聽也觀東后而兼

脩三帛二生一死之贄因巡守而并其臣子附庸
見之也三帛孔氏謂玄纁黃二生羔鴈一死雉也
羔鴈以其信而有禮雉驚而能死者也如若也若
五器則復三帛死生則否者賓諸侯而體羣臣也
士相見禮諸侯於他邦之人還贄己臣不還其贄
藝祖王考也孔子論巡守禮告於祖廟考廟舜時
瞽叟尚在故但告王考也歸格告至也用特以一
牛薦也羣后四年一見五年而方岳徧故天子一
巡其守也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即詢事考言也車
服所以寵諸侯者車服之用必其言之可績者行
於巡守朝覲之際其觀臣子之道與其所尊寵者
豈苟然哉

犀十牛式山圭十牛式山濬川

舜受禪於洪水之後始建十有二州因其名山而
封大之以施治水之政隨地之勢置州以便方國
增高就下而水土平治其為此者非以為異凡以
濬川而已十二州者謂九州外增置幽州二州未
詳傳以為并營也

為以箕剗汭宥又剗矣廷官剗芥廷教剗金廷贖剗
皆為竊赦怙弁賊剗欽才欽才惟剗止卹才汭共五

于山川放鴈受于富山竅武留于武召殛毖于羽山
三畢而天下咸躬

典刑法則也身不行道道不行於妻子脩道以教
為民典法使民觀感而化明刑欽恤之本也五流
之法以寬五刑流放之法與民遷善鞭箠以便官
府榷楚以勵督教罪疑則贖災過則赦惟不率者
同之殘賊之罪聖人不忍民之陷於刑至率之以
德多方以開其自新之路此而不改終不改矣何
惜一人以懲戒天下乎舜戒刑官欽恤用刑如此
然共工驩兜朋比三苗威虐則竄鯀陞洪水則殛

四罪施而天下服賊刑之用民知向背所在又何
在乎政令之滋章也流放竄皆流罪之輕重幽州
三危崇山所謂三居也流居皆如其罪之輕重為
之遠近非如後世之說必居四裔也鯀之殛于羽
山也因其行水所至而誅之乎窮人力於四瀆之
下流宜其無功而死也三苗威虐而竄鯀陞洪水
而死罰之倫等異於後世之用刑矣傳稱堯不能
去四凶至舜而去或者遂謂堯不如舜罪惡未著
堯當弗衆而誅之乎待其罪而後誅堯舜之心一
也堯以不得舜為己憂則舜亦堯而已也三苗舊

說爲岳州地蓋以吳起所稱洞庭彭蠡與韓嬰衡
山準之羽山三危皆見禹貢幽州今燕雲路舜十
二州之一也宋古嵩字漢世嵩高猶曰崇高今文
趾驩州及澧州澧陽縣鄂州崇陽縣皆有崇山稱
放驩兜之地皆傳會之說耳

式十八觀帝與祖龍百姓如來子妣式觀三乘過
密八音

殂落堯以前天子陞遐之名也過密絕無也堯之
傳位已久大政皆舜行之異時之民老者日已死
矣少者之長所見者舜堯之殂落而圻內哀之若

三百六十三

書大訓卷上

十三

通志堂

父母海內懷之若父母不忍八音之作至自絕而
不聞在人之德非蕩蕩乎不可名者安有是乎
月正元日舜或于亥祖詢于三巫州三門明三日達
三聰資十式姆曰食才惟肯柔遠耐迓憚惠允元
而難任人變巨衛躬

月正元日舜之元年正月朔也格于文祖至太祖
之廟詢四岳而命百官也堯殂卒歲舜即真矣上
日書元蓋舜之元年也四岳不言咨而言詢尊禮
大臣有事謀焉者也四門之闢所以明四目而達
聰也此詢四岳所得而行之也明目達聰而上下

無殂堯舜之所以得天之聰明乎羣牧首者見當
時之重外官也外官之重以親民也人情詳近而
略遠外官之重所以均內外也食爲民天故舜以
爲政本然食非因天時則不得食戒以惟時明其
食之所從來也治其近者而遠人服所謂柔遠而
能通也惇德修己也允元善善也壬人之難遠其
佞也修己善善而壬人之畏柔遠能通之道變夷
所以率服也

書大訓卷上

十四

通志堂

子象

舜曰資三岳十耐奮奮戾帝出觀豐鉞百揆亮采惠
冒僉曰柏命廷司空帝曰俞資命女承水土惟昔林
才命擇諧曾擢手親禹皋谷繇帝曰俞女選才
奮庸見之日用也帝載上天之載也奮庸而明帝
載中庸之德也有此居秩官之位則事治而惠廣
矣司空周冢宰之任禹作司空而舜復求其人者
欲人稱舉其賢不自用其明也咨禹之功懋於水
土及時之治不稱其德不戒以事至德無可稱矣
而又何戒焉稷契皋陶之讓皆有功於治水者禹
之不矜不伐於此可見帝之俞往爲無以加之也
舜求居百揆者而及奮庸之事與堯之求登庸者
不異矣舜事之首稱舜所以別帝於堯也

帝曰弃黎民俎饔女后親畀首繫

弃為后稷舜稱其播百穀而民無阻飢之患其功已著但申之爾

帝曰禹百姓亞親又品亞孫女廷司徒敬事又教至寬

百姓所以不親由五品之不遜敬施五教所以從五典而親萬民也寬則得衆夫教不可急也而可循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五品父母兄弟子也五典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也五典之教五教之敷也脩道先民所謂敬敷也申禹之功亦所以勉之也

三書

書本訓卷一

十五

通志堂

帝曰咎繇蠻居滑夏寇賊是女女廷士又對大舫又舫式就又汭大冠又冠式居惟明亨允

禮大刑用甲兵則蠻夷盜賊之事亦領於士師也三就即國語之三次原野市朝也五刑墨劓剕辟宮也五流放竄投北也三居遠近三等幽州崇山三危之類也皋陶作士以三就用五刑而五刑之人服其罪以三居差五流而五流之罪得其所蠻夷寇賊遂無猾夏姦宄之亂自非明德慎罰安有此乎稱禹皋陶而申訓之教刑非他官比也

帝曰冒濞予工僉曰坐才帝曰俞資坐女共工坐摻諧皆攘于及析泉柏丹帝曰俞廷才女諧帝曰冒濞予工下州木鳥冒僉曰莽才帝曰俞資莽女廷舫父莽摻諧皆攘于朱鴈熊襲帝曰俞廷才女諧

垂作共工益作虞皆先疇而後用必待公論雖名臣不輕進也命而不戒惟其才也俞美其讓嘉德讓也舜前共工不名蓋世官也其先共工蓋能平治水土共工放後工官始分而垂為之也

帝曰資三壑才耐寅舫式汎僉曰柏尼帝曰俞資柏女廷艷宗夙夷惟襲稟才惟清柏摻諧皆攘于夔龍帝曰俞廷欽才

三書

書本訓卷一

十六

通志堂

伯夷之用咨求四岳與垂益事異者伯夷始由四岳而進垂益前有位矣讀堯舜二典知鄉舉里選之法行之尚矣未有知所自來者四岳所薦類稱師錫僉曰者以公議告非四岳之私也取人不由鄉里之選終苟道也三禮天地人之禮秩宗周宗伯之任也夙夜惟寅恭敬不怠也直哉惟清清明則遂也勅禮官而曰清明之遂不清不明不足通三才之道人神不可得而治矣曰欽哉者申以敬戒之也

謂也或先或後不直其時之會則何以代天也天
工明亮惟時行者能之考績明試以功也三年一
考三考殿最以程賞罰不以遠近異法所謂黜陟
幽明也任官責成進退惟允而庶事畢舉者雖堯
舜不能舍此而治後世末之難矣哉前黜陟而殛
鯀羽山後黜陟而三苗分窺觀九官之陞進與四
罪之流殛其政爲可知矣北三苗之終舜典者卒
舜晚年之政必內脩而後人可治三苗止於分北
以自歸也有虞薄人之罪終不姦之患矣徵庸召
用也在位爲帝也陟方陞遐也乃死釋上文也陟

書古文訓卷一

十九

通志

方之名虞世有之也韓退之說汲冢紀年天子崩
皆曰陟周書惟新陟王周景王之追命衛襄公曰
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即其義
也舜年三十召用後三年受禪後二十八年堯崩
踐天子位通微庸之年凡三十歲後三十二歲禪
禹又十七歲而崩書傳多稱舜南巡守而崩于蒼
梧葬九疑惟孟子以爲舜遷負夏卒於鳴條呂氏
春秋舜葬於紀韓氏以爲舜老而禹攝矣尚何南
方之守且南方地下不可謂之陟方稽於孟呂之
書其說當矣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舜後

虞國在應天虞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負夏今
兗州之瑕丘則蒼梧不在南也記曰舜葬蒼梧之
野二妃未之從也今二妃墓在蒲坂自秦博士對
始皇帝已謂君山二妃所葬後世亦以九歌湘君
湘夫人附會山海經帝之二女居之之說郭璞注
山海經二女之神遊於九江瀟湘已知二妃爲妾
按九歌有雲中君而雲中夫人湘夫人爲之配皆
水神耳非二妃

堯舜二書稱典與常道也堯舜之事萬世之常法
也堯自克明俊德以致時和之治發政之事見於

書古文訓卷一

二十

通志

典者不過允恭克讓敬天知人而已敬天而羣品
咸遂知人而不用其明堯之安安所以爲聰明也
舜自濬明大智孝德升聞以有繼堯之文舜典所
書見於黜陟而已四凶放殛九官卒世恭己無爲
而治舜之惟時所以爲聰明也故孔子稱堯舜之
大序以聰明冠於二典

書古文訓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二

永嘉薛 季宣

大命基

伏書

曰堯曰古大命曰堯命專于三聚祇承于帝曰后
難手后臣亨難手臣政曰又黎民敏惠帝曰俞允若
茲嘉乃宅粵伏桎亡遺取乃苗咸宜于廟舍已人
亞獻亡告亞廢朱窮惟帝昔亨赫曰祀帝惠廣
運粵聖粵禮粵武粵亥皇矣眷命弁才三聚為天下
商

文命文德也文德外被四海上承于帝禹之稽古
齊乎重華之協帝矣曰不言禹終言承帝之事也

書古文訓卷第二

十

通志

為君而盡君道為臣而盡臣道修道以教所以化
天下也知為君之難為臣之不易圖其難以求其
易則舜禹之祗承協帝斯有不言之化天下有可
封之俗也難者何也放勳重華文命之可書者也
舜稱堯之為君之難察言進賢而天下治稽眾無
我所以知言而得人也窮民賴以收恤窮士用之
得所而終以此得舜非稽于眾而善言無所伏者
能至是乎益因舜之稱堯極稱堯德之大帝德廣
運則天之德乾乾而不息者極天所覆無不被矣
聖神文武見之事業不一而足蕩蕩乎不可名者

煥乎其有文章也則天之大所以受命於天也

命曰意迪吉勿節凶惟景寬赫曰号戒才敬戒凶
由失金庀宅迂于脩宅至于樂任取勿式去裏勿疑
疑慈勿威百志惟戾宅莫衛百千百姓出譽宅嘏百
姓百刃已出欲凶急凶亢三尸徠王

禹言順道之吉違道之凶如影響之應形聲有不
期然而然者體物之不可違也益之進戒申禹之
言爾敬戒無虞戒慎乎所不聞恐懼乎所不覩則
何隱之見何微之顯而安有憂危之事乎典常不
可失墜逸樂不可遊淫此敬戒之道也賢者專任

書古文訓卷第二

十

通志

小人必斤作事謀始不為嘗試之動則吾所欲必
治此明百志以明民者也違道于譽賢者之過行
也弗眾從欲小人之無忌憚也賢者之過齊乎小
人之無忌憚者過與不及雖異過行害道其流有
甚於小人者此不可不察也察此而惟中之與
行之無怠無有荒敗之失所謂柔遠能邇四夷所
以來王也王世一見也五服之外終世一見王者
王略之遠不以諸侯之禮禮蠻夷也益言百志惟
熙四夷來王而明所以得之之道惟影響者如此
命曰寤帝念才德惟善政政圣教民水火金木土聲

惟攸正惠初庸生惟九功惟敘九敘惟哥戒出
庸休董出庸豐勸出呂九哥界勿敷帝曰俞墜承天
威六府貳貲允釁萬世宛賴肯專彰

德政古無二道有德斯有政善政所以爲君德也
三事六府出政之地立政爲民而已也六府六官
也六官以五行稼穡名府六者治而民得所養矣
正德利用厚生所謂三事三公之職也以禮食則
得食民必待信以立和於三事則六官可得治
矣正德爲民之極者利用成民之德者厚生受民
之職者三者不和則不立和者中庸之至也三事

三事

書古文訓卷三

三

通志堂

治六府修所謂九功惟敘也九歌之作所以敘九
功也有休美之戒有威刑之董此九歌之義所以
勸功而使之勿至於荒敗者敘之歌曲則其感人
也深樂通人心九歌所以無敗道也地平天成由
六府三事之治也九官治而養民之政咸正於德
萬世有賴則天明地察之事其有不舉者乎六府
官不詳見孟子稱禹治水益掌火稷敘稼契作司
徒則水火穀土之官可見攷以周制伯夷皋陶殆
木金二府乎設官輕重隨時六府之名號象德之
遺意爾

帝曰威女命朕寔帝位式十才式凱明券考勤女
惟亞急摠朕帝禹曰朕惠宅亨民不依咎繇邁蘇惠
惠專各黎民衷上帝念才念茲聖茲醒茲聖名
茲聖茲允出茲聖茲惟帝念彰帝曰咎繇惟臣庶
宅或干予正女從士明考又劉呂彌丕教初予考
劉明考又劉民叶考中肯專彰才咎繇曰帝惠
宅嘗臨丁呂東傳勸呂寬罰亞及覃賞延考垂宥過
亡大劉故亡小臯疑惟輕形疑惟重與丕散亞咎
失亞經野生出惠洽考民心茲用亞犯考大司帝曰
昇予勿欲呂釁三亡風運惟專之休

三事

書古文訓卷三

四

通志堂

子路問政孔子告以先之勞之請益語以無倦業
精於勤荒於嬉況任天下之重乎人老而衰舜倦
于勤故以禹之弗怠而禪之也血氣衰而戒得舜
視弃天下如釋重負其賢於人遠矣禹讓德之罔
克民將不依皋陶德加于民民懷其德當時民知
禹功知皋陶之德耳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六
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克勤克儉不自滿假者惟
帝知禹之功爲德之懋耳告以傳禪而但稱其不
倦言日新之不已也皋陶立德而民懷之禹爲無
得而稱之矣禹以德讓不伐而下從於衆亦告舜

勿忘皋陶之德而明種德成功之事誠能勿忘則
舍之言之用之無所往而或忘矣念釋言出而不
忘於是斯無須臾之離斯德之遠而於成功何有
舜稱禹功而知其德禹讓皋陶之德而念其功功
德無二非德無以成其功也邁遠也種德之遠不
期近功而民承其德修身而天下平也臣庶不干
於舜之正人協于中舜之所以從欲而治者皋陶
知風之自也刑輔教者也教之不率而後威之以
刑使民知德之依知刑之畏率德從善用刑所以
為輔於教而刑以無刑為期也非舜皋陶之存心
孰知刑之為德而德為功之懋哉皋陶謂非己功
皆舜之功其稱帝德罔愆則民協于中為舜率之
以仁也簡則易從寬則得眾釀賞薄罰使民樂善
而刑之畏畏災則為肆赦怙終而加賊刑所以鞭
其後者如此而為上者常欲記人之功忘人之過
必不得已寧失罪人以此好生之心明刑輔教使人
曉然而樂善所謂好生之德先協其心人人有士
君子之行矣將誰犯有司乎舜之君德如是則皋
陶之德非皋陶所自為也舜稱皋陶之德皋陶
歸之於舜舜又歸之皋陶是非苟以相諛其道然

也后非臣罔輔臣非后罔克君臣同德所以為有
虞之治也世之論用刑者不入於深則入於縱舜
皋陶明刑之說亦可少思矣
帝曰徠命洛水微子咸允咸彤惟女取言勤于言
儉于家亞自滿假惟女取女惟亞矜死丁其與女爭
耐女惟亞伐死丁其與女爭矜子懋乃惠嘉惠不績
死出厥數聖女躬女升德元后人心惟召衛心惟散
惟精惟式允執手中凶凶凶勿聽亞詢出懋勿暮
可愛非商可豈非民勗非元后何戴后非勗宅與守
豈欽才峇夷十位敬攸元可顓三棄朱窮死棄兇丹
惟口出好興戎朕亞再命曰故臣惟吉出
帝曰命官占惟先蔽志昆侖于元龜朕思先定詢
僉同鬼神元衣龜筮叶刃几亞習吉命擇諧皆忘詞
帝曰毋惟女儲正月朕旦殺命于神宗衛百官
出初
舜既因禹之讓而明皋陶之功又稱惟禹之賢則
皋陶為不足比成禹之善所以終讓於禹也允誠
也成允克誠也舜謂洛水為微於己為己未誠故
非誠己不足以成平水之功視絲之方命妃族而
績用不成則成允成功惟禹之獨賢也勤政約己

而不自賢惟賢者能之矜伐人情所同衆之所不容也不矜不伐則所爲日就而人將助之也何功能之敢議邪禹之成允成功此聖人之事也懋德丕績禹固有之舜因而賢之以爲曆數在爾則禹之大德爲有所受命於天天子之矣雖欲不居可乎道心而下傳禹之道也道心人心非有二心也道心本也人心自外觀人者也人心本正千萬人所同然者自外觀之則人各有心或險於山川矣精微也惟精得所謂微者人心雖危誠則明所謂道心則千萬人之心本一心耳寧有二道哉所謂

書古本訓卷三

七

通志堂

允執厥中中所以立道也誠執是中則萬國之歡心皆時中之應耳舜謂人心惟危禹臨兆民若朽索之馭六馬精心如此安有失其本心者乎凡人言與其所謀固當聽受而用不稽不謀於中德不可輕受之也此用中之道也百姓待君以治君藉百姓以有國可愛非君撫我則后也可畏非民虐我則讎也知此則民非謂君可愛而君非謂民可畏乎爲人上者可不敬慎矣哉修其可願所謂敬也君之所願在所以得民民之所願在執德之君動協於中則所願咸得矣此敬修可願也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虐用其民所以得罪於天也君子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與邦喪邦口之出好與我也言之不再其言必有物也慎乃出話示大信於天下也孔子論政謂兵食尚可去而民無信不立舜之傳禹終以朕言不再命令之出可不稽於中惠乎禹求故卜功臣不敢自賢於人舜言先定於心卿士庶民龜筮無不從者鬼神或依卜筮而告其可再三瀆邪禹固辭而後受亦終無以辭之也昆先也昆命元龜有以先之也神宗考廟也舜受命于祖廟禹受考廟之不同者禹繇治水而得天下爲終繇之代也繇以治水無功而殛禹能代其成功以掩其父之過立身揚名以顯父母可謂大孝乎周公宗祀文王禹宗繇之義也率百官若帝之初言惟受命異處耳

三百五十五

書古本訓卷三

八

通志堂

帝曰資命惟昔大禹亞衛女俎延命禹考羣后斷予幣曰滌滌予勗咸聽朕命或茲大耋且惓亞翼侮嫚自取反衡欺惠爾學聖聖小人聖位民弃亞采元各止咎赫予呂介勗士奉享罰臯介尚一肅心力元亨大勗貳咎留民革命赫贊予命曰惟惠匪死亡遯亞屆滿招損謙受赫贊禹堯衛帝初于厯山筮

敗日號泣于窮死于父母負辜引慝祗覩見替陳夢
夢坐樂替亦允夢坐誠感神張公留命擗昌曰
俞攸弼振坎帝粵挺專文德翌于羽于兩階七旬十
苗威

舜典終以分北三苗爲舜之事禹伐有苗在於受
禪之後則知堯舜受禪之後大政猶取決也受禪
之主行天子之事爾堯之禪也見於舜典舜之禪
也不列於夏書堯典爲虞史追書舜禪之後猶
有可書之政史記不得而同之也堯時三苗以威
虐而竄既遏絕其後矣有虞之末又有三苗之叛

三苗今

本

通志

見三苗之非一姓也禹初受禪奉舜命而伐有
苗三旬無功復以益贊而反禹之舍己從人不徇
於名如此觀其誓命之語初非輕動不欲以力服
人也征之而有苗叛舍之而有苗格聖人服人以
德不忍絕民之命故舜之末世有苗叛命止於分
北而已不然禹以濟濟羣后伐失民之三苗用至
仁伐不仁其何不克之有苗猶逆命見禹之不極
其鋒也弗率叛命也蠢蠢無知而妄動也濟濟和靜
也衆和且靜而又以一心力戒之者臨事之懼不
輕用民之命也夫人心力分之則散一之則齊心

力之齊何功之不濟也有苗侮慢自賢即所謂昏
迷弗恭也反道敗德所以親小人遠賢人而至於
衆叛親離也奉辭伐罪所以恭行天罰天降之咎
即來天下之兵也此而不克舜禹曾足以爲賢乎
惟能克之而不忍威罰之行舜禹之功所以爲大
也惟德動天至誠之感神也以惠服人無遠之不
吊也天道虧盈而益謙滿之損謙之益皆自然之
理而人有以得之也恃強大者多致傾覆然謹畏
者雖弱必強天道如此謂衆之不足恃也替叟之
頑如此舜在叟畝起敬起孝罪己感泣而謹於其
事替之進進於治不至於姦終於大順無閒然者
舜之憂虞謹敬所以感之至矣以匹夫而化行於
頑父盛德之至通於神明有血氣者無思不服苗
亦人類其有不知德乎班師振旅而歸所以誕修
文德也觀禹大會羣后誓師以伐有苗益言力之
不足服人而有招損之戒班師振旅不爲歸情之
可乘所以治軍亦爲有以服苗之心矣先王耀惠
不觀兵故雖兵閒亦有文德之事也誕敷文德躬
自治而薄責於人也舞干羽而格有苗內治修而
有苗適至耳征有苗而有苗逆命舞干兩階而有

三苗今

本

十

通志

苗格雖舜禹不能服人以力舜禹之德尤不欲以力服人也有苗之役其虞夏之盛德乎益贊而不恤於無功禹還而不疑於廢命禹益之拜舜惟禹之從分北之功所以終舜典也千盾也羽翟也舞者之所執也兩階賓階阼階之間蓋中庭也以千盾而舞于朝廷之上文事修而不忘武備蓋治古之道聖人之所以服天下也歷山在濮州雷澤縣舜耕漁之地也

咎繇

咎繇曰允迪耳惠蕃明考

三

書文訓卷一

十一

通志堂

允迪誠道也厥德即所謂俊德元德也誠能自道厥德則心正意誠而身已修矣以此陳謨以此輔相未有謨不明而輔不諧者皋陶稽古以輔舜者用此道也堯舜之典禹皋陶之謨皆以粵若稽古冠之繼以放勳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之語是皆虞史之法以所聞於其君臣之學與其德之著者筆諸篇端典謨所書亦不出此爾欲為君臣而學不稽古舍二帝二后自修之道而求正君以服天下此數千歲絕不復聞唐虞之治也

命曰俞如何咎繇曰堯睿身身攸思兗懌敘九矣歷明勵靖迺可獲全茲命櫟昌曰俞

俞謂是也稱是而以如何為問求其所謂是也皋陶稱美修身在慎思其遠者所以為慎之也不慎則身不可得而治戒慎恐懼於隱微之際造次顛沛必於是矣用之九族則九族敘以治庶績則庶績熙勵翼所以勉功而輔治者庶明勵翼則事治而無已矣修身而天下平此邇可遠之道也天下公是其有加於此乎禹謂德言而拜之以言小而不可加也拜曰俞者稱其所是之是不復有二言也觀皋陶之所是及禹之拜其言中庸大學之修身果不在乎多學矣

三

書文訓卷一

十一

通志堂

咎繇曰堯聖知人聖安民命曰舜威衆咎惟帝元雖出知人則詰耐官人安民則憲黎民衷出耐嘉而意何憂虞鵠吸何舉虎大留何曹虎巧令色孔壬咎繇曰起亦行大九惠亦令元人大惠惠曰凱采采命曰何咎繇曰寬而舉柔而立原而翼爾而敬擾而忍衆而溫東而廉但而塞彌而訟彰身大憲吉才日宣式惠夙夷浚明大冢日嚴祗敬六惠亮采大苗翕聚事令九惠咸豈吸又聖官百僚帶帶百王惟皆故

子又屈歷績示冰無教脩欲大耄競競蹶蹶式日式
日万并亡曠歷官矣邛人元代止矣敘大箕救哉又
箕又憚才矣鄴大凡自裁又凡大才同臺叶龔咏
衷才矣命大惠又凡又彰才矣計大臯又劉又庸才
政莒楸才楸才矣聰明自裁民聰明矣明曹自裁民
明曹達子丁敬才大土各縣曰舫又意可底行命
曰俞直又底可績答繇曰子未有知息曰贊贊數才
孔子論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不知禮無以立不知
言無以知人皋陶所陳適可遠者蓋知禮知命之
事禹已拜其是矣皋陶極美安民之事在乎知人

書古本訓卷三

十三

通志堂

道不止於修身固將以明民也禹歎知人之難誠
然堯舜猶病其難知人固不易也知人在明惟明
然後能器使人而有懷民之惠堯舜以朋比而有
驩兜之放虐民而有三苗之竄且靜言象恭之惡
難於壬人之戒能哲而惠其於數者何有堯舜惟
能知其難也而有是事所以為哲而惠歟禹言堯
舜於此之難而求其所謂難皋陶美有德所以觀
人亦以論人之德載采采者歷言九德之行事事
詳之也寬而栗則不縱柔而立則不撓愿而恭則
不倚亂而敬則不惰擾而教則不流直而溫則不

絞簡而廉則不蕩剛而塞則不剝彊而義則不他
九德之端人皆有之然非學以成之則皆歸於所
蔽而不可與入德明斯九者是謂中庸之至九德
咸事而動罔不吉矣達於三德日敬明之可以有
家而為大夫兼修以明庶功可以有國而為諸侯
合所以治國家者而大施之則九德咸事賢人可
得而用修道之教人人有所師法無適非道故雖
五星莫不順軌而庶事有不修乎斯言九德之人
可以彌綸天人之道而贊其化育也九德內備於
己用以觀人之行隨其短長而用此官人之道也

書古本訓卷三

十四

通志堂

教當平聲讀之無教無使也有邦之君無使有逸
欲之好幾微之事仍日全來非微戒以須之差之
毫釐繆以千里從微至著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易
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投幾之會聞不容
髮使惟逸欲之好忘其微懼斯有後時之悔各安
有先見之吉萬幾之眾況不止一事乎庶官以人
代天故須分職乃濟典禮刑賞四者皆本天道庶
官奉若天道所以為代天也五典五刑見舜典五
禮吉凶軍賓嘉也五服天子一等公一等侯伯卿
士二等子男大夫一等士諸臣一等人事之盡即

天理所在代天之道因人事而爲之典禮刑賞同敬合恭所以行典禮者非和於衷無以行之也和衷人心所同然者也刑賞亦人心所同而於典禮言之典禮上下通行賞刑爲政之事也政事之燧由刑賞之當也夫天依人而行待人而成天之聰明明畏人皆有之反身誠之則人之聰明明畏一皆應乎天矣威在我者也明畏在威者明威在己而明畏在物所以與於天道而爲天工之代也天子庶人一是達於上下之謂也惟知此也可以知人而安民也敬哉有土凡有國者不可不敬也前

言

書古文訓卷三

十五

通志堂

言九惠之事即知人官人者至於無教逸欲以下皆安民之道也皋陶告禹以己所稱安民之惠可底而行禹亦美而然之故皋陶自謂未能知之恩欲進成之而已知之未足以臻其至思欲贊贊襄哉不底於成不已也在易乾之象曰終日乾乾反復道也此文王所以純亦不已皋陶迪德以明謨者也史稱皋陶允迪厥德謨明弼諧一篇所陳亦若是而已矣

蘇魏

帝曰徠命女亦昌○命摯曰提帝子何○子思曰

孽孽咎繇曰号如何命曰朕水滔天瀕瀕襄山襄饒丁民旦墊予兇三凱隨山琴木泉赫敷歷蠡食予決九川距三棄容々々岷川泉魏蜀牧歷蠡食蠡食楸舉大亡愧屈丞民與塤万苗廷义咎繇曰俞帝女昌

益稷亦謨例也書無益稷之謨獨以禹稱益稷之助遂以名篇虞夏之間禹皋陶益稷勲惠相次皋陶先以德著益稷佐禹之效得禹言而後彰書以益稷名篇見其功之亞於禹皋陶也禹不伐而歸功其佐所以成禹之功歟舜求禹之名言禹美帝

言

書古文訓卷三

十六

通志堂

之求言而言無可言者我惟念慮不倦以勤於事而已勤者功業之所成就然而勤於無用猶無益也皋陶稱歎求其孜孜之說禹言洪水平治惟勤而後有功四載舟車橈楫行於水陸泥山者洛水滔天人獸雜處疑若無可爲者益爲虞官故禹得乘四載隨山刊木驅猛獸以進民之安食棄爲后稷故禹得濬田閒之水通於大川又決九川東至於海使民得以播種食力民無水患而有水旱之備復爲轉易以通有無其民所居者化得以安居食粟而天下大治惟勤不怠始若難而終易矣禹

之勤民如此何暇於無用之勤乎臯陶美而師之明於禹所謂勤知言之爲事矣鮮安也橈今踏屣狀類小舟有几憑身處後以行塗者褐脚澀子也今人塗淖則施之橋下登則去後降則去前者

命曰梃帝眷卣聖位帝曰俞命曰安女止惟幾惟康升攷臬惟鍾丕應後患呂昭最上帝天示申命庸休帝曰吁臣才以才以才臣才命曰俞帝曰臣作朕服左耳目予欲左右大民女翊予欲宣力三已女爲予欲觀古人出爲日月壘辰山節孽蟲徒俗宗彝燦火黼黻黼黻絺繡呂又采彰食于又色徒舩女明子欲

書古文訓卷十

十七

通志堂

書六律又聲八音聖乳召呂出內又女聽子真女攷女亡而勿還大遠欽三以歷頑讒說漿亞聖昔戾呂明中遽呂記出書用裁才欲竝生才五呂內皆而颺出感則承出暮出不則畏出命曰俞才帝英矣出下皇于棄嶠峇生万苗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昔舉傳內呂明歷呂形車舩呂暮誰教亞讓教亞敲應帝亞昔專同日泰空形亡若丹絳果惟嫚廷是好果獻是徒宅晝夷額額空水行舟棚奎于冢庸身亞子劉泰昔娶于金山平壬癸命呂呱呱而泣子亞學惟亢庀土珍邶威又舩望于又千以十式帝外

薄三集咸建又各迪大形留頑亞即五帝开忘才帝曰迪朕惠昔專形惟敘咎縣已祗身敘已倉爲割惟明

益稷之書論虞帝得人之盛舜禹君臣之論蓋其本也在位庶官也慎乃在位官人之道也人主所當日孜孜者舜是其說故禹推明官人之道謂莫先修己安止即安安也於止知其所止則幾微之動吉之先見者皆得之矣求賢自輔必無讒諂之人身之修輔之正則可以從欲而治受天之佑必將自此作也舜稱臣鄰之說語君臣之相依也以

三百七十九

書古文訓卷三

十八

通志堂

言治己之道猶仰臣鄰之輔故謂臣爲己之股肱耳目左右有民教養之也宣力四方維持之也是豈一人所及必假臣鄰之輔分職而治君臣一體而後可者也古人之象所以昭示後世使人合三才之道被之於服用得於觀感而化者日月山龍雉皆繪衣飾器之象藻火粉米黼黻絺繡飾裳之象蓋以五采相宣成色施之衣服以別上下以觀象法此禮之用也孔傳日月山龍華蟲粉米是也其言黼作斧形黻兩已相背未盡星辰蓋北辰也藻爲穗草火以圓白黑爲黼青黑爲黻皆五采成

章爲絺繡之文耳絺暑服繡冬服古者冬裘夏葛絺繡是也六律兼律呂言之也黃鍾生林鍾太簇生南呂姑洗生應鍾蕤賓生大呂夷則生夾鍾無射生中呂皆上下相生陽爲律陰爲呂律呂皆六稱六律者呂和律之聲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八音金石絲竹土木匏革也皆樂之具也忽絲之微也毫釐眇忽十十相乘而成分者聲音之微非審察之其得其正正音不辨樂不可得而治矣治忽審微之至此制樂之本也五言五方之言聲詩之言也樂和而後聲詩可得而聽禮樂之大非臣莫

書文訓卷十

十九

通志堂

之舉也傳謂禮樂法而不說汝明汝聽蓋所謂法非人不能明聽之也徒存聲象而不通其意不過觀聽之美耳前民政而後禮樂者天下治而後禮樂興也內外之治必假臣鄰之輔不能正君之過亦何取焉面從而後言非君臣一體之意輔導之事寧若是邪四鄰指言左右前後之臣曰欽四鄰人君之所敬於其臣者爲此道也庶頑讒說戾於此道者射侯之說以準的之教施誠意之學而有君臣上下之辨使之得以自明又爲扑教之刑使之知過自勉書以記其積累善惡是皆欲以糾

正其失而歸之道期與並生而已工歌時颺以感其內明至道者有受用之勸違者有威刑之戒凡以鞭其後耳夫庶頑讒說人之所惡聖人不惡姑爲教之有射侯之明榎楚之痛又使工師相規以感其內使之心動而化服從欲之治庶頑之格非安止而弼直以行其教化其何以至此乎禹曰俞哉甚然其言也申言舉賢之教必使四海之內賢人皆得而舉且以天下之大賢人之衆人君爲能舉之則人才不可勝用有功有德皆受車服之賜則人人將爲士君子之行莫不謙遜以承上惠矣不

書文訓卷十

二十

通志堂

以是道大同天下之視聽人將何勸所以日進於無益之事也人不可爲丹朱之傲樂於逸遊安於囂訟無朝無夜以耽燕樂於內不得嗣堯而有天下禹常以此自戒不遑暇逸故娶妻四日即行治水過門不入聞兒號而不顧五服之內絕長補短成五千里一州置十二師五國一長則一師十長以啓迪諸侯之功伐有苗猶不受職爲之誠不易也可不念乎舜言輔導己德禹言是賴皋陶方謹是道垂象典刑使人觀感而化苗頑非所患也患不能式序爾觀舜禹君臣之論反覆於官人之際

未嘗不以修身爲本舉賢惟急教化禮樂必由此而著見又終之以無倦其不可加矣乎塗山在濠州鍾離縣許叔重說即會稽也在今會稽縣近是夔曰夔擊鳴球搏拊鑾與呂祖丁徠或父圓聖位羣后惠攬丁管鼗鼓合止祝敵笙暮呂閒鳥瞿鶩昭箛磬九成朋皇徠犧夔曰箴予擊石改后百瞿衛瑟厘邦允饒帝暮徠哥曰救死之命惟昔惟勞哥曰股肱歎才元晉紀才百王戾才咎絲搏手諧晉颺曰念才術徒興豈峇粵憲欽才婁甯粵咸欽才粵賡觀哥曰元晉明才股肱才厘婁康才又哥曰元管敢勝才股肱才方豈墮才帝攬曰俞逞欽才虞書自彙飫以上皆舜之政二謨益稷詳於諸臣之事益稷之末又以歌樂終之孔子謂成於樂故舜典九官之命亦言樂之效也夏擊祝敵也搏拊宮架也鳴球玉磬也弦歌以上皆堂上樂下管謂笙簫之類鼗鼓搖鼓也鑪大鐘也堂下之樂亦有祝敵爲之合止上言夏擊下言合止互見之也堂上作樂而祖考降羣臣賓客揖讓合節堂下樂成而鳥獸舞鳳凰至中和之至感化之極也此雖成功之效亦夔治忽之賴也動天地感鬼神者莫

善於樂故律命母則子應發聲而音隨天道之自然不可以意知者在舜之時九官咸事而夔爲之治樂其效如是其他蓋可知也鬼神之感人固無得而見揖讓之至閑於儀者皆能中節至于百獸聞聲而舞鳳凰應成而來斯豈人所能爲鬼神享之羣后德讓於此定無疑矣夔明治樂之本不在於律而在於治百獸率舞雖感於樂而動樂之和也誠在乎百官之和人和而後樂成先王作樂之道也虞賓國賓丹朱也祇見而瞽叟底豫教成而丹朱德讓有虞氏之禮樂所謂至誠感神者乎舜感樂成之効歌所以奉天者在於及時知幾天子知幾而時中非四鄰莫之成也臣悅於是所以起發君上而百事用之以治乃歌所謂即奉天之事也皋陶賜言以謂臣得盡其事在君上之賢否凡興作事當謹修其在我屢省乃成究觀其豫定者即所謂安止也內無先定之豫則不足以興事然而豫定當審此又不可不慎惟欽惟敬而後克之載賡之歌所謂明者此也夫君明則臣良而事罔不治不務乎其大者汲汲乎其小者以侵百官之職則百官避罪苟免而百事至於墮廢本以求治

通以致亂不明於為君之道非所謂慎乃憲也萬世之戒其有加於此乎元首股肱以言君臣之一體相資成務偏廢則失之矣曰往欽哉言敬之不可忘也舜由在位而有二十二官之命終五十載無有遷徙致治之美上動鬼神下至草木鳥獸罔不咸若本諸安止知人君明臣良而有無為之化人君之道於有虞氏書見之矣嘗謂三代而上其治以禮樂為急禮以明物非樂無以成之後世禮猶有時而行由詩之亡樂道微矣虞書敘九官則勸之以九歌命典樂則使之教胄子其論音律則

三言九

書古文訓卷二

二十三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三

永嘉薛 季宣

命貢

夏書

命專土隨山栞木冀高山大川冀以元凱壺口亂梁及嵒无攸太原坐于嶽易皇衷底績坐于臬章手土惟卑舉卑賦惟上上鎔手田惟中中恒衛无刃大鱗无筵鳥居笈舩夾右履后入于河

禹治水在唐虞閒舜肇十有二州之後而禹貢為夏書者治水之後十二州復為九故虞書九共州自為篇其平貢以別九州皆禹之事而舜無與也孔氏傳謂禹以是王故禹貢為夏書考之於序蓋

三言九

書古文訓卷三

一

通志堂

夏史追記禹蹟書其任土作貢之本末自為夏書之首非如諸儒之說為孔子遷其篇第也敷土行水也禹之行水先有規模隨山刊木以通其道定高山大川以導其流敷土之事規模先定者如此冀州不言疆界所至王都所在以四境見之也水之患無大於河患冀州東充南豫西雍三面臨河碣石又河下流且其地在京圻敷土固所先也壺口山在今慈州吉鄉縣梁山在同州韓城縣而乾州好時縣亦有梁山在邠岐閒非禹貢之梁山也岐山在鳳翔岐山縣太原春秋亦曰大鹵在太原

榆次縣嶽即霍泰山也今晉州有岳陽縣在嶽山
南覃懷古河內地今爲懷州武陟縣濁漳水出潞
州長子縣東至磁州武安縣入清漳清漳出平定
軍樂平縣合呼沱易水東北至滄州清池縣入海
清漳即衡水也恒水出中山曲陽縣東流合涑水
至瀛州高陽縣入易衛水出真定靈壽縣東北合
呼沱過信安軍入易大陸地在河北河道未改諸
水皆入河也島夷海上諸夷歲貊肅慎之屬碣石
在平州石城縣梁山在河上岐山在渭上禹平冀
州水患先治壺口通梁岐水道則冀州上游水患

書古水訓卷三

二

通志堂

已去復定太原岳陽諸川而覃懷以東衡漳以西
因可致功土色旣辨種植有宜而賦稅爲可作矣
白壤白土也白土最肥賦上上錯雜出第一第二
等賦厥田中中地高下適中也都畿有賦而無貢
先賦而後田者貢者諸侯之貢圻內固無之矣京
師百用取諸圻內冀州賦稅不一而足非若圻外
之賦專以田爲準也賦上上錯而田中中者地之
肥瘠不係乎田之高下高下以施地力之政賦稅
視肥瘠爾恒衛治而大陸之地可以耕作記於田
賦之後者冀州河患爲大二水以餘力治之也島

夷以皮爲服之國來王之道由碣石之道循海入
河至於冀州云夾右者海壩在其左也禹貢冀州
而及梁岐之治互見之爾傳稱禹鑿孟門儒者多
未之信夏書旣載壺口不可誣也

沛河惟沿川九河无遺囑靈无舛雍沮劣同桑土无
蠶是冬坻瓦土阜土黑墳阜中惟蘇阜木惟條阜田
惟中丁阜賦貞徒十才貳鄩粵同年貢黦絲阜裴載
亥浮亏沛潔達亏河

濟水出澤州垣曲縣王屋山東南入河合河流爲
滎澤南入鄭州滎澤縣東南流至青州博興縣入

書古水訓卷三

書古水訓卷三

三

通志堂

海王莽時早不復分流河滎澤至河舊道遂涸九
河自魏州貴鄉縣東北分流徒駭太史馬頰胡蘇
潔河鈞盤禹津今皆在棣德州北接永靜軍滄州
界覆鬴簡河今亡其處大名有澗溝河故道九域
圖謂九河之一當是簡河以漢河堤都尉許商之
言考之九河間纔二百里覆釜在胡蘇馬頰間當
在瀛州樂壽縣南永靜之東光縣北簡河在潔河
北胡蘇南當滄州南皮縣界而東光界有簡城蓋
其處也禹津漢在禹縣今德州安德縣離沮二水
入雷夏澤皆在濮州雷澤縣水經以河出瓠子爲

雖非也渚水自開德朝城縣受河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河渠書禹釀二渠引河渚其一也兗州東南距濟與青豫分界西距大河中州兗地最平河患尤甚畿甸稍定即首及之禹疏九河以宣其下流定雷夏以渚其川渚水無橫流泛溢之患然後蠶桑之土皆復其舊丘居避水者降居於平地矣蘇茂也條暢也草木暢茂見黑墳之宜草木也貞無交錯之名也九州之賦交正庶土用相補除冀州上上錯豫州錯上中爲一等荊州上下揚州下上上錯爲一等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而梁

書古木訓卷五

四

通志堂

州下中三錯爲一等兗州正出本等無補除也以平川而有河患治之誠有不易十三年而後定爲力非諸州比矣貢諸侯之獻篚物之輕細藏箱篚進之者賦田賦也浮水運也兗州朝貢之道或浮于濟或浮于渚以入于河而達冀州不言冀州舉河而冀州可至矣

海岱惟青以堦巨元畧惟留元道阜土自墳棄顓廣席阜田惟上丁阜賦中上阜貢鹽絳棄物惟錯代黜絲泉鈔案怪后菜巨廷母阜集舍絲浮于汶達于汴岱岱宗也嶧夷海隅諸夷虞書陽谷之地今登州

也渚水出密州莒縣濰山北東至青州博興縣入海渚水出淄州淄川縣原山北至濰州昌邑縣入沛岱畎太山之谷也萊夷今萊州汶水五源皆出奉符縣界至鄆州中都縣貫鉅野澤入濟青州西界泰山東漸于海嶧夷海上先無水患既得而略其所導者渚淄而已海濱多斥鹵之地鹽貢之所出也海物惟錯所貢之不一也萊夷地宜畜牧水患除而後牧可爲也屢絲山桑之絲萊夷之貢此一種也青州貢道由汶入濟濟固達于河矣

書古木訓卷五

五

通志堂

遷底參阜土赤戴墳中木薪苞阜田惟上中阜賦中中阜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秋嶧易孤臬泗顓浮磬淮巨玼珠泉魚阜集畧鐵縞浮于淮泗達于汴

淮水出唐州桐柏縣東流至楚州鹽城縣入海沂水出奉符新泰界之艾山南至淮陽軍下邳縣入泗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沂州臨沂海州朐山縣界大野今鉅野澤在濟州鉅野縣張華說東原漢東平郡今鄆州也嶧山在兗州鄆縣淮揚下邳縣有葛澤山說者以爲嶧山非也嶧山殆無土壤故山陽孤桐可貴耳泗水出兗州泗水縣至淮陽

宿遷縣南入淮磬石山在下邳縣北去泗四十里
泗濱之地不必定在泗上潯水分濟自興仁乘氏
縣東至單州魚臺縣為潯澤入泗淮夷大彭徐戎
之屬徐州東海北岱南淮西與豫州以潯濟分界
淮沂之水既治則蒙羽之田可以種植大野為水
之會而東原之患已平漸長也草木漸苞有包之
果多長生也土貢五色所以作社者夏翟雉羽也
出於羽谷孤桐琴材也取於嶧山之陽浮磬磬石
泗濱磬石今皆浮生地中不根著也蠙珠出淮夷
之貢暨魚并蠙魚貢之也山海經文鮪之魚背如

三書今

六

通志

覆釜鳥首蛇尾是生珠玉今鰕魚似之鰕魚又名
決明珠之所生蓋蚌屬也其枯魚可致遠說文引
宋弘說蠙珠珠之有聲者未詳玄色也徐州水所
宜染織縞素之細者其篚玄及素也貢道言潯而
不言河濟言河濟之遠達潯而後通也

淮兼惟揚州彭蠡元鼎易鳥鴈居武江死入振泉底
正筱蕩无專耳中惟天年木惟簫耳土惟廷屋耳
田惟丁丁耳賦丁丁上鎔耳貢惟金武品璫璫筱簋
凶革羽旄惟木島居舟舫耳裴載貝耳苞橘柚錫貢
浴于江兼達于淮泗

彭蠡澤今鄱陽湖在南康軍都昌縣震澤今太湖
在平江吳縣三江不勝異說舊云江自彭蠡東分
為三既妄又曰南江在吳江中江在陽羨北江在
毗陵在毗陵者今即大江陽羨吳江但一江耳韋
昭謂松江浙江浦陽為三江蘇氏以大江為中江
漢為南江彭蠡為北江皆誤也職方揚州三江即
大江吳江浙江禹貢三江震澤下流自為三江耳
鄭道元說松江奇分謂之三江口引吳越春秋范
蠡乘舟出三江之口此別為三江與職方稱謂相
亂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

三書今

書言文訓卷三

七

通志

海為婁江東南為東江與松江而三以攷禹貢震
澤之文為得之矣案吳地記東江東南為谷水即
今松江東蘆蘆浦至秀州鹽官界入浙婁江今為
顧浦在平江崑山界近世治田多築湖為圩岸漕
堤壅斷震澤而三江遂廢璫今璫字屋甲似玉者
璫石之美者惟金三品銅鐵錫也卉今蕉葛木綿
之類織貝吉貝布也島夷朝鮮甌貉之屬今南方
夷獠俗猶服吉貝布揚州北界淮東南距海雖大
江下流江患已少其上流諸州如豫章貢贛盱塗
南蜀湖漢彭鄱修餘諸水皆匯彭蠡下流諸川如

荆溪霄若諸水皆會於震澤彭蠡未定則今江西諸水泛溢太湖不泄則今浙西之地昏墊彭蠡爲水之會而南方洲島所在安宅三江入海震澤遂無海患今浙西多水患者由三江之不入耳篠竹箭也蕩大竹可爲榦者揚州地多篁竹大木之下厥草不茂山多大木故草夭而木喬也敘篠蕩之事於土色之上者竹木產於丘山非塗泥所出也包果實之傳皮者橘柚之屬也錫貢不常入貢錫命乃入貢爾汾浮水而下揚州貢路自江順流入海又自淮泗入潁汴沖入河傳謂吳王夫差始通

三才圖會

八

通志

邗溝以禹貢考之淮南虞夏之間無水道也

荊及與易惟荊以江滅翰宗于策九江孔戢沔沔元循云土寢筴又耳土惟徒屋耳田惟丁中耳賦上丁耳貢羽旄曰革惟金式品柎榦格柏砮磬磐丹惟篚銘枯式耑底貢耳名苞匭菁茅耳集。○繅璣組九江內錫大甕浮于江沔滅命于策坐率河

荆山襄陽南漳縣衡山即南岳也在潭州衡山縣漢水出秦州清水縣至漢陽軍入江九江潯陽記云白鳥江蚌江白鳥江嘉靡江畎江廩江隄江菌江皆在潯陽南張漬九江圖曰三里江五畎江鳥

土江嘉靡江白蚌江白鳥江菌江沙提江廩江參差隨水長短或百里或五十里始於鄂陵會於江口終於桑落洲鄂陵亦曰西陵今鄂州武昌縣潯陽今蘄州東南古蘭城也桑落洲在江州德化縣禹貢過九江至于東陵以古西陵縣隱測東陵之地當漢廬江西界今漢陽蘄州間也鄭氏說殷多也九江從山谿所出甚多言治之難也孔穎達引漢志九江在潯陽南皆東合爲大江言各自有別源非大江也自江以南水無大小皆呼爲江案今武昌潯陽江多分合無他水名江者鄭說非也沱

三才圖會

書古文訓卷三

九

通志

潛二水古說發源於蜀與江合流復爲荊州之沱潛未之詳也爾雅水自江出爲沱漢爲潛漢志夏水自華容分江入沔說者以爲潛水華容今監利也今江陵松滋枝江分三十餘派流復合曰沱籬潛港在江陵公安縣案雲夢之地凡數千里待沱潛之地而後定沱潛不必專在二處凡今江漢之閒夏水泛溢之地川流非一蓋皆沱潛故道不可考爾雲夢楚澤通名跨江南北司馬相如說方八九百里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西陵偏縣皆有雲夢官郭璞說雲夢今巴丘湖蓋岳州巴陵之洞庭

也孔穎達以爲江南之夢宋永初山川記引魏武帝遺吳主書赤璧之役因過雲夢澤中有大霧遂失道爲證韋昭說雲土今雲杜縣屬江夏杜預說南郡枝江縣華容縣皆有雲夢郭思說江北爲雲江南爲夢鄭樵說謂左傳楚子濟江入于雲中今監利玉沙景陵等縣田于江南之夢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案雲夢地在今江陵以東蘄黃以西潯澤不一故以雲夢兼稱之耳今雲夢縣屬德安府復州景陵縣有古雲夢城荆門軍長林縣德安安陸縣岳州巴陵縣南皆有雲夢而左傳書曰江南

書古文訓卷三

十

通志堂

之夢則江北不得專名雲矣字書江波爲濠艸澤爲夢雲夢謂水草間也樂史寰宇記雲夢澤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平土高丘半出爲得其實春秋文耀鉤謂大別以東至雷澤九江衡山皆雲夢地西奄荆岳安復東包江淮誕矣荆州北界荆山南踰衡山江漢所道下疏九江之衆沱潛旣循故道則雲中土出而夢澤安治矣羽毛齒革貢於荆揚者犀象旄牛雉鳥皆南方徼外之產也杜古椿字括古檜字幹檀木也砥礪石之美者磐石箭簇也丹朱砂也箇籊竹名楷亦竹也材中矢籊

邦屈貢厥名包匭菁茅三國各有所產故貢之耳名包洞庭橘柚之類匭當時工作此器菁茅三脊香茅也劉蕡說今辰州盧溪縣包茅山出三脊茅晉地道志縮酒香茅零陵縣貢之玄纁水宜此色璣珠之不圓者今荆州多蚌珠不足貴也組綬屬當時工織組也元龜出於九江之水然不常有有之足以爲瑞謂之納錫受天之貺而納之天子也荆州之貢由江沱潛漢者各從所便至豫州境陸行踰洛乃至于河曰南河者在冀州南猶其西爲西河也

書古文訓卷三

十一

通志堂

荊河惟豫川伊条渙澗无入于河榮嶠无澗道荊界積盟肥阜土惟舉丁土墳墟阜田惟中上阜賦錯上中阜貢剡泉締紵阜斐鐵續錫貢磬錯泠于条達于河

伊水出虢州盧氏縣熊耳山東北至河南洛陽縣入洛洛水出商州上洛冢嶺山東北至鞏縣入河澧水出河南縣潛亭東至偃師縣入洛其支流自河南入澗澗水出河南新安縣東南至河南入洛榮波在鄭州榮澤縣界首受河水自王莽時旱涸鄭康成說已爲平地榮陽人猶謂其處爲榮播

孟諸藪在應天虞城縣豫州南荆山北界河東南
淮濟伊洛瀍澗皆導入河河流南溢滎澤爲之都
會河澤泛濫導使被覆孟諸而豫州水患定矣豫
州水有二等壤不言色非一色也墳墟土脈疏而黑
者蓋下色也泉麻也絺細葛也紵苧也續綿也磬
錯攻玉之石也貢道由洛入河

礪易黑水惟梁州汶嶓无藝沱沔无衛蔡蒙茂麥味
厓底續阜土青驪阜田惟丁上阜賦丁阜武鎔阜貢
礪鐵銀鏤弩磬熊襲狐狹戴笄鹵頃因桓是徠浮于
沔俞于湏入于渭而于河

書古木訓卷三

十三

通志堂

汶古岷字岷山亦曰蜀山在茂州汶川縣江所出
曰汶江嶓冢山在秦州清水縣一在大安軍三泉
縣沔潛之所出也沔水即漢江上源沱江自永康
軍導江縣分江東至眉州彭山縣入江潛江漢志
出漢中安陽縣潛谷入漢禹貢稱逾于沔非達沔
也桑欽水經又有沔水出漢中南鄭縣至沔陽縣
入漢亦非是又一潛水自沔陽潛流出巴郡宕渠
通置山大穴鄭玄謂禹疏通爲西漢水庾仲雍謂
墊江別江出晉壽縣者爲潛其南源取巴西者爲
西漢郭璞劉澄之說與鄭合其實非也今嘉陵江

水一源出大安軍三泉縣嶓冢山一源曰西漢者
出清水之嶓冢與嘉陵合流入蜀至恭州巴縣入
江亦有漢沔漾水之號即所謂潛也三泉縣亦有
嶓冢山者大抵蜀西之山皆岷隴東之山皆嶓冢
也禹貢浮潛逾沔入渭爲益州貢路惟嘉陵江水
當之耳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諸葛亮征蠻至此而
夢周公更名周公山蒙山在雅州名山縣和夷今
雅州徼外和川諸蠻礪古球字說文以爲玉磬鏤
剛鐵可爲鏤者織皮緝毛爲皮以皮爲裘今胡服
猶然也青黎土青黑色下中三錯之貢補中上中

書古木訓卷三

十三

通志堂

中中下也梁山北界華山南距黑水黑水今瀘水
也漢志符黑水出南廣縣汾關山顧野王云即黑
水非也鄭道元說黑水亦曰盧水若水馬湖江出
姚州徼外吐蕃界中東北至敘州宜賓縣入江唐
天寶中更名阜江南廣今敘州南溪縣蓋合流耳
今岷山東峰大面山下亦有黑水蓋一小溪不足
以爲州界漢中又有黑水在梁州北界非禹貢所
謂梁州之水也自岷導江自嶓導漾皆從上源治
之疏其下流又通潛沱以行之則蔡蒙之野和夷
之地無復水患而可以平治矣旅野生之物也周

禮旅師主野事旅平草木得其性耳西傾因桓是來舊說謂桓水由西傾而來至潛非也桓水出洮州臨潭西傾山北流入河西傾今名西強蜀漢無別桓水蓋熊羆狐狸織皮之物出西羌自西傾因桓水而來入蜀道爾西傾之桓不至蜀漢也益州貢道逾河入渭而後絕河蓋兩遵陸而後渡河入冀亂絕流也

黑水鹵河惟雖以弱水无鹵涇屬渭內到沮无刃澧水粵同荔替无坎并率憚勿坐于鳥鼠遙留底續坐于梟櫟武无无寔武苗丕敘阜土惟爰舉阜田惟一

書文訓彙

十四

通志

上手賦中丁耳貢惟璆玲琅琕浮于積后坐于僉門鹵河劣于渭內載笈昆侖斯支渠黻鹵戎即敘

黑水出甘州張掖縣南至三危經徼外入南海弱水出吐谷渾界窮石山自甘州刪丹縣西至張掖縣合張掖河其水力不勝芥然可以皮船渡水之異者也涇水出渭州平涼縣筭頭山東南至永興高陵縣入渭汭水出隴州汧源縣東流入涇渭水出熙州狄道縣東北至華州華陰縣入河漆水出鳳翔普潤縣東南至扶風縣入渭又一源出邠州新平縣入涇以禹貢會漆沮者考之皆非是水涇

沮水出北地直路縣至馮翊殺胡縣入洛北地分邠州殺胡耀州華原縣也鄭道元說沮水東至池陽縣分爲二流其一濁水俗謂之柒水又謂之柒沮至白渠復合注洛關駟以爲漆沮之水案宋敏求長安記引孔安國說漆水一名洛水出同州白水縣至富平合沮水爲漆沮水亦曰在川水至櫟陽入渭池陽今耀州三原縣華陰屬華州澧水出永興鄠縣終南山北至咸陽入渭荆山在耀州富平縣終南太白山也博物垂山也皆在永興武功縣鳥鼠同穴山在熙州狄道縣潯野在涼州姑臧

書文訓彙

十五

通志

縣今曰野豬澤三危在沙州燉煌縣平居海說在瓜州東南非也樊綽說麗水自南沼羅些城三危山南流至驃國入海以爲禹貢黑水然去雍州遠矣三危蓋三苗分北之地積石山在河州枹罕縣龍門上口曰孟門山在慈州文城縣下口龍門山在河中龍門縣昆侖山在唐吐蕃界莫賀延磧尾析支水名漢曰賜支在金城郡河關西今西寧州諸羌唐党項吐蕃渾地也漢朔方有渠搜縣朔方今夏州朱膺說涼州古渠搜國水經渠搜縣在朔方東非故國也雍州西盡黑水東界西河水皆

東流惟弱黑二水西注禹之治水先道其西入者而後可以專意東鄉涇汭漆沮澧皆順流屬渭而注于河則沁河渭之地荆岐南北無復水患終南惇物鳥鼠同穴西達潯野原隰無不平治三危既定而竄三苗之族皆得其所此言關中水患皆由河渭河渭治而關中定矣琳美玉琅玕舊說石似珠者今海中有青琅玕珊瑚屬也玉今出於西戎而京兆藍田亦有之雍州貢路自積石乘河而下其東出於渭水凡有二路皆會西河昆侖析枝渠搜皆服皮毛之國種落散漫微弱不復制其朝貢

三百年
書文訓卷三

十

通志堂

就撫之耳即敘敘其國之小大使之親睦不以遠人疲弊中國又使各得其所虞夏之略異於後之經理西域者矣附其事於雍州之末不在貢路之上者或處黑水之外五服之表謂之西戎非雍州之域也

衙岍及嵯皇于蒨山俞于河壺口雷晉皇于太崑底柱析城皇于王屋太行恒山皇于層石入于棄鹵頃朱圉鳥鼠皇于太攀熊耳外方皋柏皇于倍尾衙嵎冢皇于蒨山內方皇于大別嶧山也易皇于奧山過九江皇于傳淺原

岍山秦之吳岳在鳳翔天興縣岐山在岐山縣荆山在富平壺口在吉鄉雷首山在河中河東縣今曰三山太岳即霍太山底柱在陝州陝縣折城山在澤州陽城縣王屋山在絳州垣曲縣太行山在衛州河內縣恒山北岳也在中山曲陽縣碣石山在平州盧龍西傾在臨潭朱圉山在秦州大潭縣亦曰白巖山鳥鼠同穴山在狄道太華山西岳也在華州華陰縣熊耳山在號州盧氏縣外方嵩高山即中岳也在河南登封縣桐柏山在唐州桐柏縣陪尾山在德安安陸縣今曰橫尾山嵎冢山在

三百年
書文訓卷三

十

通志堂

清水荆山在南漳內方山亦曰章山在荆門軍長林縣大別山在漢陽軍亦曰魯山地說誤謂漢水觸大別之陂南與江合左氏春秋楚軍拒吳自小別至於大別小別山在漢川縣界蓋甌山也漢川南又有內方山雖漢水所經不如是之近也嶧山即汶山也衡山南岳也敷淺原今曰博陽山在江州德安縣河渠書禹通九道自班固馬融王肅言禹導山有岍西傾嵎冢南北中三條之說鄭玄益以岷山廣為正陽次陽正陰次陰之四列謂山之脈絡雖江河不能斷其說固有證然未之詳也舜

典封十有二山濬川周禮兩山之閒必有川焉書序禹別九州隨山濬川則是禹之行山利導其水如舜之計未必窮地脈也隨山刊木真高山大川小小川流固可因治之也其事煩碎不可盡錄故所見者高山大川而已鄭氏四列為是然其名非古要為導山之徑所見九道者耳記別九州又記導山及川之事經緯以詳之也

遺弱水皇于合黎餘波入于汭沙遺黑水皇于武山入于卑梁

合黎山亦名羌谷在甘州張掖縣西北流沙澤舊

書古文訓卷五

十

通志堂

說為居延海在張掖東北徼外一千六百里以既西之文考之非也流沙大磧也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名弱水至合黎與張掖河合曰黎水覆被流沙之後因不復究黑水自張掖至沙州燉煌縣經三危山流出徼外書謂南流入海其當時之所見耶夏之西境極於流沙而知黑水之所歸則當時即敘之戎大略為可知也凡言導者水行舊道由地中行也

遺河積后皇于龜門萃皇于壻舍東皇于底柱又東皇于盟離東過桑內皇于大岷北過泔水皇于大

鱣又北剉為九河同為平河入于集

河源之說尚矣皆茫昧不了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成紀西南出塞二千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悶摩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昆侖也東北流與磧石河相連隱測其地蓋劔南之西河源澄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則濁其說最可信華陰河渭閒也底柱在河中流最為險阻孟津在絳州垣縣洛汭河南鞏縣界大伾山水經在成臯北許慎說今黎陽之黎山鄭氏云在修武武德界瓚注漢書謂爾雅山一成曰伾

三百六十一

書古文訓卷五

十九

通志堂

成臯山不一成修武武德閒無此山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孔穎達謂瓚言為然黎陽今濬州也左傳魏獻子田於大陸還卒於甯杜預說大陸吳澤吳澤在衛州修武則大伾恐不得在黎陽今泔水枯瀆在恩冀州界至南宮入河舊說即絳州之絳原出屯留者鄭康成讀如邨降于齊之降以為鉅鹿信都相去不容比數謂共山之淇水或作絳字非也鄭引地說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大陸為地腹案今吳澤并邢州鉅鹿縣廣阿澤中山東鹿縣大陸澤皆有大陸之名紂都朝歌

舊號大陸之野酈道元以爲絳水下亂漳津衡漳舊道與屯氏河相亂自寧迄於鉅鹿皆爲大陸語之滹洛厥勢眇矣水經漳水經鉅鹿東注謂漳流既斷絳自爲潰入海考之禹貢北過洛水大陸不可便謂之吳澤瓚與舊說未易訾也案河渠書禹以河水湍悍難行平地乃醜二渠引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大陸孟康說其一澤河其一出貝丘西南折者貝丘今恩州清河縣二渠河澤而已司馬公說河自大伾大陸播爲九河則是河循太行北流乃東入海兗州境包河朔勢高地堅故少河

三言十六
書言文訓卷三
二十
通志堂

患其說本於漢大司空掾王橫橫謂禹之行河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逆迎也河分復合以注於海迎爲有所受之也河入海處舊在平州石城縣東望碣石漢武帝時河徙從頓丘南東流入渤海其後大風逆河故處皆漸干海舊道堙矣頓丘今澶州濮陽縣

嵯冢對漾東汭爲瀲又東爲滏浪山水過武滏望于大別罕入于江
嵯冢山在秦州清水縣漾水出焉至階州爲漢水

經均州武當縣滏浪洲又曰滏浪之水酈道元注水經庾仲雍謂于齡洲非也地說水出荆山東南流爲滏浪之水禹貢不言過而言爲明非他水決入也三滏鄭康成說水在竟陵司馬貞引水經以爲地名在郢縣北謂今竟陵有三參水俗云三滏非也今漢陽漢川有汎水自復州景陵縣來東入於漢寰宇記亦名滏水疑即三滏之一然據左傳漳滏遠滏之屬皆其水際未可強通今江漢之水漫流沱潛尚不可辨況所謂三滏乎

三言十
書言文訓卷三
二十一
通志堂

東匯泉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棗嶺山道江東別爲沱又東望于澧過九江望于東陵東地北岑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棗
匯即彭蠡今鄱陽湖也納江西饒信州諸水自南康軍星子縣東北至湖口縣入江澧水出澧州石門縣東合石門縣之澧水至安鄉縣入洞庭湖洞庭即巴丘也合沅湘諸水至岳州西巴陵縣入江東陵漢志在廬江西北非是水經江水過下雒縣北刊水自東陵來注之又東得青林口下雒在興國軍永興縣青林湖在蘄州廣濟縣東陵即廣濟地離騷之澧浦也自湖口以東江匯固同流矣而

有北江中江之號者以今江西言之謂之北江荆揚言之爲中江也大江過湖口東行至通州海門縣入海尚數千里禹貢止于匯者揚州無江患也遺沅水東汭爲沔入于河決爲滎東出于甸胙北又東出于潁又東北出于汝又北東入于滎

濟源謂之沅東離爲濟至衛州修武縣入河河水泛溢則南北被爲滎澤左傳衛侯及狄戰于滎澤在河之北孔穎達說滎澤跨河南北是也陶丘在廣濟軍定陶縣汶水出兗州奉符萊蕪合流至東平中都縣入濟濟水自滎澤東出過定陶至乘氏分流爲濟東合汶水入海案河南北二濟源流略相接禹之導水因并治之後世諸儒遂有清濟橫貫濁河之說故道旣涸固難詳究要爲河濟通貫水脈非所求也

潁淮自阜始東出于泗沂東入于滎遺渭自鳥鼠同穴東出于滎又東出于涇又東過彭祖入于河遺秦自熊耳東北出于澗澗又東出于伊又東北入于河九川導同三埒无窕九山聚成九川滌原九泉无陂三棗岢同六府攸攸歷土交正底峯財賦成則武舉成賦中出

書古本訓卷三

二十三

通志

九州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也四隩海內隩隩之地也司馬遷記道九山岍壺口砥柱太行西傾熊耳嶧冢內方汶山九川弱黑河漾江沅淮渭洛九

陂即雷夏大野彭蠡震澤雲夢滎潁孟諸豬野四海禹跡未能盡達云四海者爲海內也六府金木水火土穀之府庶土并論土田冀州之土白壤兗州黑墳青州白墳徐州赤埴墳揚州塗泥豫州壤及墳墟梁州青黎雍州黃壤和緩而無塊爲壤潤解而墳起爲墳黏而可搏爲埴田有上中下等隨雍徐青豫冀兗梁荆揚州之高下不同周禮所謂

書古本訓卷三

書古本訓卷三

二十三

通志

以十二壤之名物以相民宅以任土事者也三壤以殖產上中下等爲制周禮所謂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者也冀州貢上上錯豫州錯上中荊州上下青州中上徐州中中雍州中下揚州下上上錯梁州下中三錯兗州賦貞未治水前洛水懷山襄陵九州固不通矣九州之同海內之安良由刊治九山之野滌導九川之源而有九澤之陂水由地中行莫不朝宗于海四海之內可以會同王室然後六府之官其職可得而舉不然民方昏墊六官安得而修治乎六府修治則貢賦之

輕重可制辨五土之物立九等之法視田之高下
相地之肥瘠以任土事以作貢賦以理邦用絕長
補短以均地產之出九州之內悉程三壤之制庶
土正財用足簡易之政行於天下矣

錫土姓祇台惠先亞距朕行又百里甸舡百里賦內
總式百里內鍾式百里內夏舡三百里東又百里米
又百里戾舡百里采式百里男耑三百里移戾又百
里嫫舡式百里揆又教式百里奮武衛又百里嬰舡
式百里戾式百里蔡又百里魚舡式百里蠻式百里
汭東漸于棗鹵漸于汭沙肺峯泉聲教訖于三海命

錫立珪告年戚彤

書言大訓卷三

二十四

通志堂
御批

錫土姓建立國家也諸子建國別子賜姓禹所謂
並建五長各迪有功者水土平治而後建邦錫姓
疆理之政行五服可得而辨也疆理禹所謂濬畎
澮距川者略之而論五服諸侯之事疆理之大者
也禹貢記真名山大川而不及衆流之細記五服
諸侯而不言丘井之法先王推小以知大舉大而
略細也夏史所記蓋其法也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錫土姓之命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堯明
俊德而黎民於變舜濬其哲而立德升聞修身而

天下平未不自誠身始也祇台德先堯舜之率
天下以仁也不距朕行無遠弗届也禹貢記事之
史略言封賜之命者要切之語不可遺也猶舜典
敘象刑事稱其欽哉恤哉之戒也五服甸侯綏要
荒服也五服皆五百里王城四面皆二千五百里
即禹所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也總禾稟穗具也
鉅刈禾也秬稬也粟穀也至米五等此甸服之賦
以百里之遠近爲輕重之差也二百里禾而三百
里秬者量出入以爲之衰貢法之深言也獨言甸
服之賦者內詳王賦之法而諸侯可知矣采卿大

書言大訓卷三

二十五

通志堂
御批

夫邑男邦小國三百里外皆大國此侯服之制也
揆文教者京師既遠量事爲之法制奮武衛者近
於要服有甲兵之備皆綏懷所及也夷易也蔡法
也蠻慢也流行無常居也皆馬融說要服略羈縻
以文法荒服蓋忽略而弗治矣前夷後蔡夷猶治
以平易蔡知天子之法爾蠻固任其來去況遷徙
之國乎先王治近略遠不以所輕易其所重而際
天所覆無思不服附近來遠其錫土姓之命蓋其
所以自治也漸進也被覆也暨及也東境進乎海
外西境外被流沙固已在要荒之外禹貢揚州不

言南界其究雍州不言北界南北聲教所暨遠矣
雍州界黑水而被流沙者皆即敘之境也帝舜也
立圭立玉之圭禮天子之玉用全立純天色蓋天
子之寶圭也告禹之功於天則受寶圭之賜禪禹
之事定於此矣平王以天子之禮賜周公之後用
舜故事不明乎虞夏之禮也孔子謂魯郊禘非禮
周公其衰乎蓋謂是也

書古文訓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通志

書古文訓卷第三

二十本

通志

書古文訓卷第四

永嘉薛 季宣

台斷

更書

大舜弓曰粵召六卿王曰嗟六卿人予斷告女大
岢氏畎畝又行怠弃或正兇用勦墜元命今予惟冀
行兇止罰左亞攻弓左女亞冀命右亞攻弓右女亞
冀命取非元命止女亞冀命用命賞弓祖亞用命
賜弓綬子則汝賜女

王者求備於己而後可以正人啓嗣禹而有天下
有扈不服天子征之而至於戰其無道甚矣啓作
甘誓聲扈之罪不過二語整齊其衆如恐不至自

通志

書古文訓卷第四

一

通志

治者至所以爲不可勝也六卿六事出而爲將各
有軍事猶三公以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也五
行金木水火土也三正天地人之道也陳氏謂五
行三正即六府三事扈之暴殄天物悖亂天常代
天而王是宜致天之罰奉辭伐罪而略其微細之
事此大可誅者也兵刀旣接號令不可紛紜節制
之存即軍中之命也左攻左右攻右各致死力而
不亂行謂之供命不循軌道不供命矣師以持重
爲不可勝兵車左右二人而御處中動靜有法而
爲詭御雖可幸勝而多至於偵覆是故不守銜轡

之正亦爲舍命節制如此安有不虞之患乎孔子
魚論天子親征之禮以遷廟之主及社主行無遷
廟則以圭帛主命左祖右社之禮未嘗廢也古者
大封必於廟大刑必於社爲有所受不敢專也即
軍中之廟社軍禮賞罰之速也用命不用命爲有
功有罪非專爲節制也故囚奴也男子入於罪隸
軍事主嚴無五刑之屬故僇但二等耳甘誓記啓
用衆爲賢足以繼禹之世而禹之與子其道可見
亦猶費誓見伯禽之事足以嗣周公之業也不誓
師而告六卿者有扈非天子之敵責師所以嚴軍

書文獻卷四

二

通志堂

律也禹征有苗之不及刑賞者非對敵之誓也古
者軍刑惟施於戰未戰不之用也戰危事也所以
用民之命不敢輕也啓之不豫危事軍旅之中而
又有禮焉勵以賞刑所以用民而亦爲不可勝也
國語夏有觀扈比周之管蔡蓋兄弟之國也扈在
永興扈縣有甘水甘亭前古帝王之稱儒者論之
多矣大抵以爲三代德衰故稱王以自貶帝王皆
天子號又何貶乎古以皇皇后帝極所尊之稱爾
然而天子與天同號若非所以事天後世益文故
稱王以辨帝記謂三代生稱王死稱帝此夏商未

有號謚之事周既以謚易名無復帝者之稱矣然
康王之詰謂成王曰皇后呂刑用皇帝稱堯死而
稱之故不嫌於配帝耳

五孚山哥

太康尸位日脩愈感年惠黎民咸式迺般逞亡戾敗
亏十條山表十旬亞反大窮后所因民亞忍距亏河
耳弟又人馭元母呂勿僕亏條山内又學咸邸述大
命山戎呂徒哥示弋曰皇祖大嘗民可片亞可丁民
惟當器志當寧子觚禿丁愚夫愚婦戈耐勝子弋
人式失邸豈聖明亞見是圖予臨兆民氛虐若朽索
山馭六衆爲人上者奈何亞敬

三言

書文獻卷四

三

通志堂

尸主也逸豫不恤國政也荒淫敗度爲滅德黎民
咸貳則爲亂者非獨羿也夏都安邑今在陝州夏
縣洛表豫州之域洛汭河南鞏縣界羿自鉏遷窮
石鉏在澶州衛南縣窮石吐谷渾界有窮蓋國名
也都河北而獵河南者百日宜其亂也弟仲康以
下從母須于洛汭見太康之有天下而不能安其
母侯之越在草莽不孝之大也皇祖禹也民可近
不可下故近之則情通下之則勢遼所謂可愛非
君可畏非民也天子之貴在乎得民衆叛親離是

一夫之敵耳便安逸而欲與人角力則匹夫匹婦盡能勝己后非民無以守四方所謂民惟邦本固邦寧也一人三失失民則身從而國從之也君子知微知章是以見幾而作不俟終日見事而悔其何及乎怨不在大至於民怨失邦亦云甚矣故禹之臨下栗栗危懼若以朽索為車之六轡惟恐馬之奔迸失馭而車覆也敬臨下之道也禮毋不敬德在親民敬以明民自無荒敗之事也太康以禹之嗣有天下之重堂陛之勢視昇遠矣非因黎民咸貳將誰與拒之乎

三百七十五

通志卷五

四

通志卷五

元式曰嘗大土內逐色荒外逐禽荒自酒儲音峻寓彫磨大式焉此未或亞亡

訓亦禹之言也耽樂廢事曰荒內荒於色外荒於耽耽酒好樂窮極侈靡是皆妨敗於政害於民人充其所好則亦無所不為是故紂作象箸而箕子唏卒有官室臺榭侈服之事而荼毒於萬民有一事足以亡國況其多乎易曰小人以小惡為無傷而勿去是以罪尤而不可撿惡極而不可解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君子所以戒慎恐懼也元式曰惟彼甸唐大此冀亡今失序遺裔元紀枚傳

底威亡元三曰明明哉祖萬世而大箕大則貽卑學孫嗣后味鑒王府則大荒隊年緒覆宗體禩元不曰烏庠害歸子裏也悲万姓仇子子將焉不贊甸唐子心顏厘大怛尼亞峇年惠雖意可追

陶唐堯國名也堯都平陽今晉州也舜都蒲坂今河中也皆在安邑二百里閒冀州之境曰唐有冀方者自堯以來為王圻也綱大政紀庶事也綱紀相維以理國者素失其一則并廢矣詩以大雅論王道之興廢小雅見庶政之修數紀綱之謂也欲敗度則紀綱壞此滅亡之道也禹明明德以有天下

三百九十五

通志卷五

五

通志卷五

下貽厥孫謀而為之典章法度蓋守國之度也權百二十斤曰石三十斤曰鈞關石和鈞同律度量衡之事嗣王之有天下為守此器耳獨言鈞者天子當審輕重以為天下則也關如關弓之執制之也執制輕重所謂智禹身為度聲為律所謂時中也觀德惟明禹之所以立國荒淫昏亂太康所以失之也嗣王失守器之重宗祀遂以傾覆為他人有又將誰咎禹得之而太康失之亦不思之甚矣君以民為天蓋所依也虐我則離至於天下之叛將誰為依歸乎鬱陶憤悶也怛怛心媿也悲極而

悶無可爲者追念咎惟自作有覲面目職競由人
非民之罪也皋陶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
明勵翼邇可遠在茲曰綱曰權曰明曰敬曰慎曰
媿大禹作訓以垂戒者用此道也自反而不縮至
於厚顏者是誰之過悔之何及矣其三以下雖非
禹之遺訓實禹之道也

宵徑

惟中康庠位三棄宵戾命掌六節戲味廢手戢酒荒
于卑邑宵后承王命徂徑

史記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帝相立相崩少

三百六

書古本訓卷四

木

通志堂

康立而無羿浞之事左傳相居帝丘謂大康失邦
羿因夏民以代夏政不修民事而淫於原獸其臣
寒浞殺羿而因其室生澆及豷使澆滅斟尋氏及
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於有仍生少康浞處澆於過
豷於戈少康爲仍牧正澆使椒求之犇有虞爲庖
正而邑於綸夏遺臣靡自有禹氏收二國之燼滅
浞而立少康使女艾滅過季杼滅戈復禹之迹案
帝丘今開德濮陽縣綸在應天虞城縣斟灌在青
州壽光縣寒斟在濰州北海縣仍古而字即書序
湯升自陶者禹貢雷首之麓也過在業州掖縣禹

在德州平原縣戈杜預說在宋鄭聞而拱州太康

縣漢之陽夏寰宇記謂太康之所城以五子之歌

考之太康畋于洛表羿拒于河五弟御母從之待

于洛汭其詩有失冀方之歎是羿未嘗得河南地

而太康國於漢之陽夏矣浞滅二斟故相遷于帝

丘相滅而後夏亡靡舉河上少康起河南以滅浞

中興竹書紀年呂氏春秋有仲康帝相時事是在

書傳皆可考先儒遂謂羿逐太康而立仲康誤矣

肇始也始位四海初有天下也命掌六師受命爲

大司馬之官也義和廢職而荒于酒此其罪之大

三百九

書古本訓卷四

七

通志堂

者胤稱天吏逸惠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非止酒荒而已蓋義和四岳之職相太康爲不道
當羿之亂遂專封邑迷亂于酒無復奔問之事故
仲康即位以爲首誅自啓以前天子皆親征伐至
胤之後大司馬方伯始有受命專征之事而天子
親征諸侯爲非禮矣書記征義和事見太康君臣
相爲淫亂義和畔去於急難之際其罪有不容誅
者仲康初立而能舉胤討其有罪爲得天誅之意
能攘后羿以終興於河南之地補太康之過可以
爲賢主矣先征義和而不及有窮義和罪浮於羿

矣事有輕重勢有彊弱征伐之際仲康固審之也
仲康有羿之難而使卿士征伐非情於政勢當然
也此誓而曰征者人臣以征爲重舉其大者也
告于廟曰嗟予大廟聖大基誓明徵定案先王尹謹
罔戒人臣尹大憲憲百官攸補手后惟明明每歲孟
春適人呂木鐸徇于路官箴昧規工執藝叟呂諫示
或亞龔蚩大憲剴惟昔戲和顛覆牛惠沈溺于酒畔
官離次俶擾罔紀遐弃手司馬季隴月朏辰亞集于
防替敎鼓奮夫鼎歷人忝戲味尸手官宅眷知旦悾
于罔爲呂干先王止牧

書

書文訓卷四

人

通志堂

謨訓聖人之言明徵可以徵諸庶民定保用之保
定其身者外徵可信內修可保先王所以明物而
安身者謨訓於世不過此道君幸德以敬天臣幸
職以事君君臣交修以明明德於天下無思不服
所謂明徵定保者適人在周爲小宰之官歲首以
木鐸徇百官之戒令工師相爲規諫以謹常憲輔
厥后此謨訓之意也明失職之有罪時而賜之以
微其不恪者亦相規之事也官師百官之長工百
工也國語公卿列士獻詩瞽獻典史獻書師箴瞍
賦矇誦百工諫庶人傳語近臣盡規親戚補察瞽

史敎誨師曠所謂各有親暱以相輔佐古規諫之
詳見者如此小宰戒在周禮曰各修乃職考乃法
待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共則國有大刑蓋詳於
此庸言固略之也左傳日月之會謂之辰歲十二
會所以合朔也季秋日月會於大火而斗建戌大
火房宿之大分也一行說古文集輯義同日月嘉
會而陰陽輯睦則陽不疚乎位以常其明陰亦含
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引春秋
傳辰在斗柄天策焯焯爲降婁之初辰尾之末其
說最審訂天子救日之禮伐鼓于社瞽樂師也書

書

書文訓卷中

九

通志堂

夫承命於天子者庶人之在官者日食有常度義
和曆象日月星辰者其職當知日變先事而告今
日食之著而羲和不告果何職邪方羿之變羲和
棄其官守酒荒于邑五紀之亂恬不加恤日食太
變因不復知職且不供而何修輔之有先王之誅
蓋所謂常刑也洪範五紀歲日月星辰曆數堯之
傳舜舜之傳禹皆以天之曆數在爾爲訓羲和之
命堯獨以是咨之前古天子奉天其謹如此羲和
之討不及他事惟以失職爲罪昏迷天象蓋浮於
叛上矣律有二罪俱發從重者論合乎先王之誓

爲知此也

政筭曰先昔者數亡赦亞及昔者數亡赦今予呂亦
大勛奉將至罰介勛士同力王室尚欲予欽承矣乎
獸命火塗崑岡玉后俱焚矣吏僉德毀乎猛火殲耳
渠魁脅刃它乳舊染汚俗咸與惟新寔庫畏亨耳忠
允淫恣亨耳畎允它形介勛士琳姦才

政典大司馬法蓋兵法也兵法先期後期皆死軍
中戒令其以死齊民者驅之死地非死無以懼之
使人畏上甚於寇讎則心力同而戰必勝矣軍中
不聞天子之命惟聞將軍之令所以一人之視聽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庸侯之誓蓋此道也天吏天官蓋義和也義和放
縱甚於火燎崑山之岡玉石不分同於燼滅以言
奸命淫威曾善惡之不辨亂之所迫其禍甚廣奉
詞伐罪其可後於此時乎義和方夏之衰天子越
在草莽身爲岳伯尊無與貳而恬不加恤荒蕪阻
兵不祗叛官其作亂之罪固已當天討也義和非
能獨爲暴亂良以威刑脅持其下與之同惡日月
之久習以爲常既不可悉誅之固當有以解散其
黨其君有罪民亦何辜肆赦其民以解散之亦恤
刑之意也言義和之罪當行天罰而使其軍同力

王室則義和之叛命王室之深患也人之性善好
生有甚於好殺充是心也則可以爲仁仁者愛之
故惡其害之先王之制甲兵爲仁之具也好仁而
不去仁之害斯未以爲仁威克厭愛允濟濟人之
實也愛克厭威好仁適以害仁也烏乎之歎將以
伸其說爾愛人而去其害其仁莫之禦矣此之謂
允濟仁者一怒而安天下小不忍於小人使天下
不得少安仁者之功不如是也李靖說凡將愛結
於士而後可刑若威加於前愛救於後無益於事
書戒其終非作謀於始也庸侯征義和而重汨天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通志堂

之罪誓軍旅而克愛之功仲康之使庸侯與侯
所以用衆義命輕重衆人固不識矣日食之爲天
變至矣唐僧一行以戊寅麟德曆推春秋日蝕皆
入蝕限而春秋不書者尚多則入限者未必盡蝕
小雅日蝕十月虞劇以曆推之與開元曆皆入蝕
限交會而蝕數之常也而詩云不滅日君道也月
臣道也遠日益明近日益虧望與日軌相會則徙
而浸遠遠極又徙而交望而正於黃道則陽蝕之
朔正黃道則陽爲之蝕當蝕十月而詩人悼之則
古之太平日不蝕星不孛蓋有之矣或過或米分

月變行而遲之或五星潛在日下禦侮而救之或陽盛陰微或天爲之隱四者皆德教之所生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蝕或頻交而蝕者一行明於曆者其論如此故并著之

書古文訓卷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五

永嘉薛 季宣

湯斬

爾書

王曰哉尔躬戾恩聽朕言非台小孚敢行舜華大夏多臯堯命極出今尔大崩女曰我后亞卹我崩會我禽婁而創立憂予惟齊女崩中憂氏大臯子畏上帝亞敢亞正今女元曰憂臯元如台憂王衛退崩力衛創憂邑大崩衛息亞叶曰昔日害憂子及女皆亡憂惠難兹今朕必從尔尚補子式人致天止罰子元大齊女尔亡亞尔朕亞食尔尔亞勿斷尔子則尔弱女尔大迪赦

王百六十三

書古文訓卷五

一

通志堂

湯之伐夏制義而動既非常情所識又興師於農月商民不知有夏之暴是宜不樂湯之舉也後世篡弒有矣莫不文過以掩其惡而其甚者至於無所不爲湯惟權義而行不敢逃罪君子莫之能議聖人之大過人者如此司馬法曰仁義之謂正正不獲意則權權不出於中人然則堯舜之禪湯武之伐伊尹之放皆權道也非聖人其何以與於此乎天道在人得罪於民是爲得罪於天天討不施非自任以天下之重者也應天而動湯之所以受命也湯居夏桀之世尤謹臣職夏后率割如此而

商民不受其患者湯之獲乎上下其道不可得而名矣民言之察不以其小不忍亂謀之大湯之仁義爲有以應天也觀於商民之意殆謂夏后雖暴何加於我然桀之虐用民力割剝天下無有不被其毒者至計時日以待其亂生之不愛欲與俱死代天理物而弗之究非所以事天也權於輕重則商之農時失未爲大而恭天罰有不可得而緩者魏勃自譬失火之家何暇白大人而後救火應天順人之際固如是也大賚天下舉安也言大衆固不識由君子言之蓋理有必然者朕不食言以有

書古文訓卷五

二

通志堂
王

中囂出靠

咸湯放桀于桀巢惟大慝惠曰予忘徠豈目台爲口
宣中囂粵徒靠曰網庠惟天生民大欲亡主粵商惟
天生聰明昔又大憂且惠民隊徒炭矣粵錫王惠知
表主万崙績命舊航絲衛手箕奉若矣命憂王十畢
矯誣上天呂各命于下帝用亞臧式間殺命申爽早
節東取附執寔番大廷庠成當于大憂若留之大芳

器巢之大秋小大弄弄它亞聰于非姑敘于止惠
足聽聲

君臣之分人之大倫制義以亂人之大倫雖無媿於道非惠之正也而又不可以訓明人倫者能無慙叔之意乎勝夏不喜而有慙於後世非不有天下爲利者能若是乎仲虺作誥明夏之罪稱湯之惠而以保天下者告於天下後世將使有天下國家者修惠而不敢怠非有湯之明惠而有夏桀之罪可以應天受命亦不可也夫人知此曾何口實之有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

三百五十九

書古文訓卷五

三

通志堂
王

也非有聖人之教從人欲而悖天理其亂何所不至聖人者作有天之聰明代天理物爲之綱紀政教使民得之觀感知善之美知惡之咎惟日遷善賢者得其天性之正其不賢者不敢爲惡以底於罪則何窮欲之亂置君所以治人非以虐之也夏桀昏暴反道敗惠以此用之天下代天工而殄人物蓋矯誣之道也上帝不怒何自而生湯乎以桀無道而生湯之賢固所以代之也知道曰智勇義曰勇表爲民之正者得天智勇而爲民之儀表一正身而天下正四海之內其不尊親所以受命繼

夏而能循禹之法也桀以逆天得罪而湯受命矣
固稔其惡以與於衆而羣小日趨權利莫如尊惠
樂道同惡相濟其視商於有夏若苗莠粟秕之害
乃欲鋤而去之遂使人人動心恐有不測之患則
莫得而朝事之矣代天作后而窮人欲如是則何
以安民哉桀雖加暴於商而商事之未嘗不盡沉
湯道惠之語告之既至終不之聽則其敗也宜矣
惟王亞邇聲色亞殖鵬移惠楸楸官彭楸楸賞卑人
惟己改過亞荅亨寬亨志彰仁州民與葛伯仇餉初
延自葛東延由尸師畢延北狄師曰奚獨遠于粵祖

書大訓卷五

四

通志堂
禮注

止民室家昧惑曰後子后后徠元蘇民止戴鬻手惟
舊才佑既補惠惠忠繼惠賴弱攻取爾侮亡推亡
忘存昔由元昌惠日新万苗惟衷志自滿九矣粵離
王楸昭大惠建中于民目義制豈呂孔制心坐袞後
畢子耆曰耐自罪罪者王胃人莫王若者亡野問則
哀自則則小綈庫脊耳矣惟元亂殖十亂覆旦競欽
密天衡累累天命

天理常與人欲爲對湯惟無欲故無聲色貨利之
好爵賞隨事無非天理用人之善即己之善改過
之際無吝於心故能德至寬仁以明民而取信自

征伯之罪天下懷服其義其欲疾其君者皆欲湯
師之至東征西怨南征北怨惟恐其後已也師之
所向民樂其來所以得民果何道也明天理而無
人欲四海之內莫不尊親之也賢惠之佑輔忠良
之顯遂弱者與之共治昧者攻而傲之而又威取
亂亡之邦天理當然湯因天材而篤之爾推人之
所以亡持以固己之存有商之興蓋此道也純不
已則日新驕而盈則自滿日新而民懷自滿而親
離得人之心拂人之情所以有興亡也楸昭之德
明明之至德也有明明之至德行之以禮義其所

書大訓卷五

五

通志堂
禮注

作事其所存心非禮義莫之爲所謂建中于民爲
典則以貽子孫者桀暴如彼湯德如此欲不代夏
祀天其可得乎仲虺稱古人之言以儆天下後世
以爲知道所在而能得其所師者宜有天下自賢
而謂天下無人者必致敗覆蓋好裕則日聞所未
聞而其德日新自以爲然則人莫之告而日趨於
下君子小人之道自此分也湯惟知此所以有天
下也善始所以慎終修禮所以取亂敬天所以得
天修其在我而不敢以爲利君子所以兢兢業業
格大命于皇天也率是道也則何亡國之有其臣

雖有德安有湯之事乎是故無湯之賢而又無桀之君不以湯心爲心乃以湯爲口實行其不義是亦矯誣上帝布惡于下而已蘇氏論仲虺忠愛可謂至矣湯之所慙口實之病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放弑之名雖臣子不能蓋走固謂湯亦弗之蓋也湯武之伐本不異於堯舜之禪湯有慙德之懼武王大武之樂盡美而未盡善人非湯武而足以與於湯武之心乎仲虺湯左相南巢今無爲軍巢縣放桀不弑之也桀奔於巢而遂不反故書謂之放厲王流彘蓋其比也

湯箕

三書本訓卷五

木

通志堂

王歸自言憂皇考毫誕算万方王曰嗟尔万民乃大勗明聽予式人靠惟皇上帝各衷考丁民若大恒性戶媛耳繇惟后憂王感惠作畏呂專虞考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尔凶害尔忍茶割竝告亡祐考丁神示爾衛福善既至各尔考憂尔彰手臯繇台小半將矣命明畏爾教赦爾申尔牡教昭告考丁天神后請臯大憂聿求元聖與出勗力尔與尔大勗請命上矣尔右丁民臯人黜伏矣命爾替責若中木州民允殖界予式人輯寧尔耑蒙兹朕禾知獲猷考丁丁

湯誓
湯既克夏之後始爲政於天下告戒語也上帝降衷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於汝極則錫汝保極順有常之性也民之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則綏厥猷也天生烝民而使之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則好是懿德性無有不善敗之取禍逐欲而忘反也明明德以明民立教使民各歸於極此人君之任也桀滅天理而窮人欲率割夏邑率遏衆力身不行道而以無道爲政民之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至欲與之皆亡天高聽下禍福惟人之召所以得罪於天也湯之受命應天而順人民指時日以待其亡何敢赦而不問用玄牡于皇天后地以請夏罪湯既受命而王矣然猶不敢恃其天命收合聖善與之同力伐夏救民塗炭而夏以亡將爲政於萬邦固宜告戒之也惠迪吉從逆凶

三書本訓卷五

木

通志堂

天命之不僭如此貴飾也形聲影響貴飾之著也
實如草木之區別隨所生植種類各善人之殖善
不善誠若是而已矣今受命而有天下觀於此道
未知所以免戾憐若臨淵之懼所以保厥中也造
邦建邦也建邦之君觀夏商之興亡天命之不僭
則率性之道不可不謹天降禍福未有不自己求
之者彝常也愒慢也從匪彝即愒淫則反常而滅
德矣此取禍之道也典常所以守國者遵守典常
天將福其善矣其禍何從而至代天理物則有五
服五章之賞不章其德非所以事天也自作之孽

書言太訓卷五

人

通志堂

不可追雖欲自赦蓋不可得帝心簡在謂天理之
所存也君者民之表也表正則影正未有影曲而
表正者常道固爾湯言所以自處所以勉人君也
尚克時忱戒使誠之也毫有四南毫在應天穀熟
縣與寧陵之葛城相去八十里又有北毫在拱州
考城縣去葛百里關駟謂之景毫非是今絳州垣
縣有景原及毫西接安邑先儒以偃師尸鄉之西
毫為湯都非是西毫蓋毫殷也皇甫謐引孟子為
耕饋食為徵謂寧陵去偃師八百里湯葛地皆七
十里不如是之遠也考城之毫漢之薄縣尚書大

傳夏臣之歌言歸于薄薄毫古文通用今伊尹之
墓在楚丘縣去北毫十里則薄縣是矣

歆嘗

惟元禋十太式月乙丑歆尹祠于先王奉卑王祗見
牛祖戾甸羣后咸至百官總正百聽冢宰歆尹明
心剛祖出咸惠曰嘗于王曰緄庠古大夏先后正襟
卑惠宅大父及山川祗禮亦莫亞靈泉烏罍魚鼈咸
獻于元學孫亞衛皇矣矣假手于我大命始攻自
鳴條朕才自毫惟我爾王帝昭聖武代商曰寬州民
允衷今王卑卑惠宅亞聖初立悉惟親立歆惟夫亂

書言太訓卷五

人

通志堂

于冢當吳于三乘緄庠先王屢攸人紀勿諫亞亞先
民皆歆居上言明為丁亥忠與人亞求葡檢身若亞
及目望于大乃當以惟難才專求嘉人身補于介後
卑刺官劉微于大位曰教大恒琴于官甘哥于室皆
胃舜風教大殉于賜色恒于選田皆胃至風教大侮
聖心并忠稟遺者惠杖頑童皆胃爾風惟茲武風十
僭卿士大戈于身冢必卷當商大戈于身或必亡臣
丁亞臣不則墨具嘗于蒙士緄庠卑王祗卑身志才
聖慕彰彰嘉言孔彰惟上帝弗寬廷舊各出百祥廷
亞舊各出百殃介惟惠宅小乃當惟悉介惟亞惠宅

大隊耳宗釋命祖能

堯舜禹湯說者皆謂之謚放勳重華文命皆謂之名夫謚周道也案書四岳舉舜曰虞舜堯命舜曰格汝舜禹曰咨禹四岳稱爲伯禹書名謂之大禹非謚必也若放勳孟子固謂堯之名矣若以爲名則允迪厥德爲皋陶之名乎史記注張晏說少昊之前天子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子之號因其名以左傳考之如曰夏后皋有崇伯鯀有窮后羿伯明后寒樂正后夔之類不可勝舉張晏之說是也惟湯名見論語曰履而書稱曰成湯烈祖詩亦

謂之武湯

與湯

起自

王之

字美

皆以

宗

如周

周

王

通志堂

十

十作復篆

說商

以日爲

廟主曰甲

近之矣祖

也但不

事神蓋

周之寧

號者猶

周初之諸侯非大善惡無易名之謚也元祀元年

也商曰祀十二月商之正月也幽詩七月亦用夏

正故泰誓仲冬謂之一月周官以建子爲正月而

正月爲正歲秦以建亥爲正史記書冬十月先王

之改正朔以朝諸侯布號令至於祭祀之時未嘗

不用夏正而春秋所載周正魯侯之狂僭爾唐一

行校考春秋周晉齊曆同而魯宋衛楚名異紀年

晉之乘也盡用周曆考於詩書禮傳未嘗輒變夏

時而王之大事不同故孔子專欲行夏之時也三

正之說斷可知也正月朝廟踰年即位之禮書稱

伊尹祠廟嗣王見此古冢宰攝政之禮嗣王居

憂而冢宰行天子事猶唐

總師而獨不居其位祠

甸千里之內見天子之臣但會侯甸二服百官

總已一皆聽於冢宰王居亮陰之禮不得自爲政

也伊尹之訓蓋天子即位之冊烈祖成德湯之所

以受天命也有夏先后謂禹也禹平水土百神受

職驅也鳥跡不交於中國草木繁殖萬

邦作也微而動植莫不成安其性至桀

滅德也上帝以降命于下百姓其凶害

至欲與之皆亡弗率禹之典常而湯之明德懋昭
此其所以受命而代之也鳴條之戰雖為成功之
始其初所以治亳固已受天命矣荀子論湯放桀
非其逐之鳴條之時前行素修也正謂是矣聖武
猶神武也益稱堯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湯
以武功布德一戎衣而天下治武功之可見者也
夏桀之虐代之以寬而德懷於民嗣守基緒可不
念茲而求所以繼之也正始之道王化之基
無他推其所為而已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之所
生也我不欲人之加諸我者吾亦欲無加諸人始

書言文訓卷五

十三

通志堂

於修身終於為天下邇可遠者在此道爾湯惟知
此故謹於人事不惟不拂人
以上論古人而能似之
則通於人情為
下而忠則獲上有道論人
器求備於己斯能免
桀之患有庇民之大德以受天命夫豈易致非一
日之積也非惟獨善而已又將保乂爾後廣求賢
哲之士以輔嗣君為無窮之計故立官刑之戒使
蒙士掌而賜之以勉邦君卿士使之知戒以佐天
子臣下有墨尹
坐所以勵其正諫使之無或不
恭以底於敗皆後嗣無窮之計也恒舞于宮酣歌

于室好貨及色荒遊及畋侮聖人之言逆忠直之
誨遠者舊之有德比頑童之毘訟所謂十愆也巫
風淫風亂風所謂三風也歌樂無節為近於巫貨
色遊畋入於淫蕩不畏聖人之言狎大人遠賢人
近小人此大亂之道也有國家者有此一事足以
亡滅況三風之備乎蒙古文省周官矇掌弦歌諷
誦召武公使矇不失誦以訓御己庸之所謂官師
相規也工以內言時而矇之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自唐虞以來未之有也夏訓色荒耽酒嗜音峻宇
雕牆而商蒙士之訓廣為三風十愆渾朴漸散訓

書言文訓卷五

十三

通志堂

戒隨時而廣之也商訓不及奢侈言官室則奢侈
在其中矣近世責臣之道視古為略國存而竊位
國亡而不與其害者習為常事觀商不匡刑墨之
坐則亡國之罪為可知也劉敞說墨非刑謂如貪
以敗官之墨也皋陶之刑昏墨賊殺臣不匡君是
貪其位故坐以貪漢世昌邑羣臣其罪皆死蓋官
刑之意也戒嗣王以祗厥身則皋陶慎厥身修思
永之義所當念者官刑之所戒也聖人謨訓洋洋
明甚在天道則福善禍淫作善而有百祥不善而
有百殃一氣之感無遠不屆影響之應有不期然

而然者然亦不可推也說洪範者謂某事爲某事之應其理或是曾不足以言也百祥百殃之至其果可以理推乎善與不善之應而已民以君爲表表正則百事正故德無大小皆足以及物怨不在大皆足以覆宗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不輕小德不遂小過至於善積而無過則何亡國敗家之有鳴條在解州安邑縣陳留平丘有鳴條亭非是

大命

惟皇王亞惠于阿臯厥尹廷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

書古文訓卷五

十四

通志堂

命曰承上丁神示壁魏宗廟宅亞祗肅天警耳惠胤
集大命故媛方仁惟尹躬亨左右手侯冠帶歸皇王
丕承丕緒惟尹躬先見于幽邑憂自周大矣昧亦惟
矣元遂皇王宅亨大矣昧亦宅矣皇王戒才祗介耳
侯侯亞侯恐耳祖王惟肅宅忘耆斯尹也曰先王
昭爽丕羗坐且待旦旁求駿彥君迪後人亡幾手命
呂自覆脊幽儉惠惟衷躬圖及從幾張徃省格于虎
則醇欽耳止衛祖祖行惟朕呂憚方岳大司王未
亨彰厥尹曰茲幽亞該習與性成子亞狎于亞順管
于臯宮密邕先王元訾亡畀岳惻王徂臯宮屈憂亨

允允惠 右本篇

惠順也阿衡保衡也以師保居秉鈞之任猶召公之稱伯相春秋之宰周公也太甲不順伊尹之訓居諒闇而驕恣輕舉不能謹三年之禮以干冢宰之政故伊尹明告之以成湯天命是顧事鬼神者無所不用其至其德動天以有天下而我實左右之安定其民故嗣王得承其世使之曉知湯所以得而勉其所以守之道以我所見於西國之夏君相實同休戚安有以忠信周身而不終者安有君道不終而其相克終者事同一體爲人君者不可不戒伊尹自謂吾能相湯以定天下今日之事惟宜謹守先王之法以圖厥終人君自有君人之法弃而不守非所以嗣先王也太甲不庸德安於不惠則師保之言恬不加聽故伊尹極言先王大存夜氣待且行之廣求哲人開導後嗣所以貽後人者如此不可不法以遺其命謹於儉德懷念遠圖奢縱之心何自而入虞人張機必先求己視矢之括當弩之度然後釋放罔不中物人君之道亦由此也大學之道在知止在止於至善人之有止猶機之有度於止知其所止無往而不善矣止至

三六分

書古文訓卷五

十五

通志堂

也性命人之至也盡性至命謂之有止丕顯大明也昧且丕顯其所存者遠矣敬止所以率其先德伊尹自謂所悅者此世有令聞亦以此也王猶不變是不可以言動也伊尹又謂不義之習貴而成性則不可救自以不可狎王不順居王於外以近先王之墓使之處靜以思先王之道不爲世事所惑能終三年之後則可以祀神祇而保天下矣營桐宮以爲居憂之地王亦以克終誠惠然則伊尹之放太甲其必有道矣王之放恣以干冢宰之政後世之論將如彼何哉強臣爲之則幽囚脅制之

書古文訓卷五

十六

通志堂

難作矣阿衡不爲嫌疑之慮放王不疑不以王居桐宮或有非常之變其心自信與當時之信服可以槩見王徂桐而能克有誠德果何以使之然哉輔導之臣侍御僕從所以移其視聽者固當不一而足且居憂而無後宮之溺驕奢干政之意日與正人共處稔聞先王之事日漸月積乃自得之思前日之所爲當懷然而栗矣伊尹放王不攝太甲放而不怨君臣之道不其至哉自非聖人不能爲此舉也堯舜不能得之丹朱均之子伊尹能終太甲之事其質固異太甲爲可以憤懣啓發之也如

大甲有丹均之質成湯之世固當以疾廢矣惟其可輔故伊尹輔成之也桐宮近湯墓鄭氏以爲離宮非也營于桐宮伊尹始作之爾湯墓在拱州考城縣寰宇記在河中寶鼎縣後魏太和中盜張恩廢之寶鼎今河中營河縣非也史記秦寧公伐湯社與亳戰亳王奔戎遂滅蕩社一作湯社皇甫謐說亳王號湯徐廣謂湯邑在社縣界疑此湯爲亳王非成湯也皇覽湯冢在亳縣北三里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馬御史長卿案行小災因行湯冢晉伏滔云望亳蒙開湯伊尹冢蒙縣故城在應天宋

書古文訓卷五

十七

通志堂

城縣界西北去北亳三十里又楚丘西北有伊尹墓去亳十里書沃丁葬伊尹于亳者則知湯墓在亳矣

惟武禩十式月腓厥尹呂繞舩奉專王歸于亳廷書曰民非后宅亨胥臣呂生后非民宅呂侯三仁皇矣眷右大爾界享王亨矣年惠寔方亡亡量出休王擗手謂晉曰予小學亞明于惠自底亞曾慙厥庇細敗礼呂警厥于年躬矣亡孽繇可莫自亡孽亞可這无筵背幣采山訾亞声于手初尚賴臣救山惠國惟耳大厥尹擗手謂晉曰攸年身允惠叶于下惟明后

先王半意未窮民躬年命亡大亞允立元大耑年以
申曰後或后后徠亡勗王楸傳惠眎申年祖亡肯念
息奉先思孝接下思龔眎遠惟明聽惠惟聰朕承王
出休亡敦 右中篇

冕服之歸終喪歸政之禮也伊尹作書歸美而
詞不厲太甲克終允惠矣民非后罔生有欲無主
乃亂后非民罔辟保民然後王也王終允惠成萬
世無疆之業非天之眷商何以得此太甲自訟其
過為知惠也愆之敗度其不謹喪禮可見縱之敗
禮其不亮陰可見窮人愆而敗亂禮法廢廢乎入

三篇八十五

書本訓卷下

十一

通志堂

於非類是誰之罪不明其德而自作弗靖爾天災
猶可避免致身有過之地何所逃其惡乎既往之
事既不可悔圖終之事則有賴於輔導矣弗類尚
能克正匡正固無難者伊尹因王之請而遂勉以
修身之道誠惠合於天下非君誠身之至不能到
也成湯視民如子而加惠於無告鄰國之民望其
為主自謂君不教己而居於罪后來教我何罰之
有湯之明民如此非惟國人從順他邦之人亦知
正己之說矣觀於先王之道則王之成惠固當益
楸以求追及前人不可斯須暇逸猶有所不逮於

奉先者思孝則惟恐失墜於接下者思恭則不敢
傲慢自佚無幽不燭為視遠之明非道不聞為聽
惠之聰孝恭聰明人君遠惠也非身修而可以立
民之極者有所不至太甲固知是矣伊尹勉之不
怠欲其純亦不已也王能此道則相承王之美庸
有狀足之意君臣相望豈有窮乎觀於惟庸之罔
念聞至於尚賴匡救之請伊尹之致君太甲之遷
善不其躋歟反身而明知雖愚之必明矣

伊尹申弔于王曰緝康惟天亡親哀敬惟親民亡意
裏裏于才志魏禮亡意言言于才誠天位難才惠惟

四百四

書本訓卷下

十一

通志堂

紀不惠爾與紀同衛亡亞與爾同豈亡亞亡并亂
峇卑并惟明明后先王惟峇楸敬卑惠亨配上帝今
王卑才令緒尚警茲才若陞高必自下若儻遐必自
遭亡輕民貴惟難亡安卑位惟召峇并才亂才并
于女心必求彰衡才并孫才女忠必求彰非衡緝康
亞慮胡獲亞為胡威式人元遠萬耑昌貞爾亡并拜
亡爾舊政臣亡呂窺移屈威珍耑元窮亨于休 右下篇
申告再告也天以敬為親民以仁為懷鬼神以誠
為享克敬克仁克誠惟有道者為然有道之君有
事天之敬親民之仁交神之誠其要非他至德而

己爲君之難在慮有慮則治反慮則亂與治同道
堯舜湯武異事而同治是也與亂同事夏商之訓
三風十愆之類是也先王迹不可蹈而道可蹈致
亂之事有一足以亡矣自終以始謹其所同而治
道舉惟明於道者能之成湯爲是大敬其慮故受
天命配於天位以其有配天之惠爾嗣王繼世又
當監觀先王之所以配天者升高自下陟遐自邇
君子備諸己而後求諸物修諸身而後加諸民心
正意識而後家可齊國可治天下可平民不可輕
輕之則難位不可安安之則危敬以成身而以臨
其民民可近而高不危矣逆心之言忠也遜志之
言諂也忠言逆心而切於事諂言順意而悖於理
能以道觀則忠者不逆求其非道則諂者不順矣
孔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巽與之言
能無悅乎繹之爲貴悅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末如
之何也已聽言之道此其要也夫求之獲爲之成
是皆匪降自天在人而已元良之心人之本心也
敬以充其良心則人君之道盡矣君仁莫不仁君
義莫不義一人元良而萬邦咸若性之正一正
君而天下定矣以辯言亂舊政輕信之主也寵利

書言文訓卷五

二十

通志堂

居成功貪天功之臣也君輕信以亂舊典臣懷祿
以貪天功百度隳而人主疑此大亂之道也極言
君臣之戒以相勉勵爲商社稷之長計也歸政之
後申戒之語專以誠敬爲說而終之以君臣之戒
蓋伊尹不居致君之美而勉王以戒慎之意詳於
聽言之道厥有言哉表益一言而絳侯之禮貌衰
貪利辯言具可畏也

咸大弋惠

斯尹死復政耳侯將告歸而敷戒于惠曰緝序矣難
忱命靡憲憲年惠采耳位耳惠匪憲九夫亡憂王

書言文訓卷五

二十一

通志堂

亞亨言惠慢神虐民皇天亞采警于方亡居迪大命
眷求弋惠界廷神主惟尹躬泉湯咸大弋惠声畀天
心嚴亮明命畀呂九夫亡憂采耳位耳惠匪憲九夫
商惟天右于弋惠非爾求于丁民惟民歸于弋惠惠
惟弋動宅亞吉惠式式運宅亞凶惟吉凶亞替圣人
惟天各災祥至惠今享王新般年命惟新耳惠其亂
惟弋昔粵日新任官惟取材左右惟升人臣爲上爲
惠爲下爲民元雖升眷惟味惟弋惠亡憲師主善爲
弋才王心亨嫚先王出蒙易底烝民出生緝序七矣

止廟可呂觀惠方夫止旁可呂觀政后非民宅菟民
非后宅豈亡自廣呂狹人匹夫匹婦亞獲自盡民主
宅與戚年珍

走嘗論人臣之不幸伊尹無不遭之桀之無道願
輔之而不克遂相湯而伐之太甲不明放諸桐而
自悔遂歸政而去之處人道之變涉無君之迹斷
之以義居之不疑終獲令名世莫之議惠惟一動
罔不吉伊尹既身之矣當聖人之不幸處臣子之
大變非伊尹之不貳保身其亦難矣而何有於天
下乎尹之奉身而歸敷陳一惠之告太甲既足以

書古文訓卷五

二十二

通志堂

任天下之事退身固天道也有放君之迹敢委而
去伊尹太甲之相信其已久矣不貪天功以趨寵
利又明哲之事也常德一也天得一以清地得一
以寧神得一以靈王侯得一以爲天下正天人無
二道有常固所以一之也天道無親故命靡常而
難信人有常惠以保天位天命固有常也天人之
常在一不常於一有夏所以失天下也慢神虐民
本於不常厥德天鑒萬邦求代夏之惠而開迪之
湯之君臣固有是惠格於上帝故受天命以有九
州之衆而革夏命商豈有取天下之志非道以求

天下天下豈私有商不與人而與我常德之運天
人固一道爾德一則無往不一二三則失其所謂
一吉凶在人之惠何有僭濫災祥所降一與二三
而已神道依人者也人而可以爲神之主其惟有一
惠乎今王新服厥命惟新厥惠固知惠可受命
然惟不已之惠爲能日日以新慎終如始所以一
之而不已也爲官擇人侍御必正所以一已之惠
賢人非榮寵祿蓋上欲行其正君之惠下欲施其
正人之惠君臣相成以惠所甚難所當慎者惟和
而後能一善不同而同於治矣惠非事也不可求

三十九

書古文訓卷五

二十三

通志堂

而可至善無適也不可泥而可從主善爲惠之師
叶一爲善之主善不同而同於治仁則同也聖人
一視同仁言而爲天下法行而爲天下則人人皆
有此一君叶于一而民知其惠之著矣先王受天
命得一者安之烝民懷一惠得一者成之上而奉
天下而君民所以繼先王惟一惠之行耳觀於天
子七世之廟可以見其惠之興替視萬人之軍將
可以見其政之得失惠政何遠目親而道存矣君
民相須以治然非惠則無以化民天道虧盈而益
謙自廣狹人立物與已則非所以成天惠也乾道

變化各正性命匹夫匹婦之不獲自盡其君未爲全惠爲無以使之也一惠至而施及匹夫匹婦莫不盡其性之理天工人代於是乎有成功矣伊尹去商而一惠之爲告諄復詳備凡其所學於古而得之者無餘蘊矣太甲知此而後告之以此非養蒙之具也言不已而至於戒忠之至義之盡也自廣狹人之累賢者多有之成已成物非聖人未能也攻自賢之失而責以聖人之道使之近觀一軍之政上觀七廟之惠慊然不敢自足以臻一惠之至則君人之道不忝於先王矣

書古文訓卷第五

二十四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六

永嘉薛季宣

盤庚

爾書

盤庚舉于殷民亞遁十居術顧勗感出戾言曰玆王徠先爰託于玆重我民無盡劉亞耐胥臣目生卜乂曰元如台先王十觚急謹亮命玆絲亞憺宣亞憺耳邑于今又當今亞承于古宅知亮止勗命敘曰元亨勿先王止製若顛木止十曹不亮元亮或命于玆新邑絜復先王之大牒底媛三仁

殷今偃師縣之亳城序所謂亳殷也殷地也號亳殷者從先王之舊名如晉之絳楚之郢遷徙不一

三百五

書古文訓卷六

十一

通志堂

而猶以舊地名之也書自盤庚之後殷商以爲通稱猶春秋之京師王城成周之類亦皆同爾書序祖乙圮于耿盤庚稱先王至于今五遷說者并殷言之非也蓋湯遷亳仲丁遷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于耿史記遷于邢祖乙之時固兩遷矣盤庚復謀遷邑宜百姓之憚其行也遷都之利衆所未見屢遷之病人情苦之盤庚不強以力而喻以言所以和其憂也顧和也矢言誓也我王祖乙也劉殺也祖乙去耿以重民之不得其生而欲與之俱生稽之於卜則我之從故決遷也先王奄有五服之

地敬天惟謹用是而敢寧處至于今五遷凡以畏
天保民不以先王之心爲心爲民久遠之計安知
天之不絕棄我命況能繼先王之盛乎此言將以
民遷蓋重民之盡劉欲先王與之相匡以生耳匡
正也由萌也今爲此遷若已仆之木而生芽蘖豈
天將永有商之命使我繼收先王之烈以安天下
乎一遷可以長安重遷將無一日之安盤庚之遷
固不可一日留也臨李顥謂陳留浚儀縣皇甫謐
說在河北史記作傲謚謂或云今河南教倉教倉
在孟州河陰縣相在大名清平縣耿在河中龍門

書卷四

古文訓卷六

二

通志堂

縣邢故邢國今邢州龍岡縣也自驅以下三都近
河皆緣河患而遷惟邢依山盤庚所謂通於山者
以謂留耿不遷則耿固圯矣
盤庚敦于民繇夷聖位呂憲舊舫豆金庀曰亡或敦
伙小人止夷箴王命勅恩里于廷王若曰我女勗予
告女警女繇黜夷心亡暴勿康古或先王亦惟圖任
舊人共攻王諸告止攸亞匿牛指王用不欽宅十倫
中民用丕彰今女警警起仁驗膚予亞知夷所訟非
予自荒恤惠惟女含惠亞愚子式人子若觀火予亦
咄甚廷夷俗若罔在綱十條而亞素若箴舫田力審

夷亦大妹

書自盤庚以後始有稱王若曰者時益文也若順
也言順告之也敦敦也教民必自諸臣之服行常
法爲之儀度庶人之謫在舊法必當采聽以聞於
上小人蓋在下者待人而治者也衆諸臣也私心
動於內則傲慢見於外無傲從其平康之舊然後
言可聽也先王所與共政不過求用舊臣以其指
意所修爲者告之率能宣之無蔽王之不敬不敢
妄發一言民知通從是用於變今汝強聒不已爲
險膚以取信言雖浸潤我終不知違言之言非我

書卷七

古文訓卷六

三

通志堂

有自爲敗德惟女含愛惡德之久不我之畏我觀
汝等所作災炎如火亦我不謀於微所致君臣之
際猶網之於網綱目不舉亦非設網之意如農勤
於耕作乃有秋成之望苟安自墮復何望邪咄火
光言微燼也

女克黜夷心念寔惠于民里于婚友丕夷敦大言女
十稽惠夷亞書我罰于遠遠懷哉自安亞里亡勞亞
舫田晦越示亡十黍魏女亞味吉亡于百姓惟女自
生劓夷須旣是欠呂自灸于身身夷死先惡于民夷
奉丕侗女惠身何及昧眚愚民猷胥顧于箴亡示發

大倫口敘子制粵垣兵出命女害亞苦朕而胥謹臣
浮心志沈于廟若火出察于遠亞可宣德示猷可撲
威則惟女躬自亡亞彰非予大咎

知網綱力田之說則傲心可克實惠可施於下以
及昏姻朋友曾不之顧乃敢大言害于遠邇之聽
自以前世積累不畏或誅相與偷安憚勞比之不
能朝夕田畝安有秋成之事女之不以善言和我
民庶乃女自爲毒害以入於敗禍姦究汝先示民
爲不善恫痛及身悔之何及視今小人猶曰箴言
之顧善不離於口爾之制民在我利害自當我告

書古文訓卷六

四

通志堂

反浮言動衆陷溺其心如火燎原人不可前寧可
撲之而滅咎乃汝之自作非予之罪在我無媿女
罪其誰歸乎

從任大倫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哉先王泉
幽祖粵父胥及俗勤于教遵用非罰立選介懲予亞
窳亦藉兹子大言于先王不祖元功尚高也亡福亡
災予亦亞教遵用非惠予苦女于難若朕出大忠女
亡母老成人亡弱孤幼各兵于手屈勉出粵力聽
予式人也從繇亡大遠獲用臯伐手肅用惠彰手
藉畚中臧惟女躬畚中亞臧惟予式人亡佚罰凡介

扁升惟致告自今望于遠日各冀介豐亞粵位庀粵
口罰及介身亞可惠

選任之言人當用舊器當求新言各有宜也汝之
祖父與我先王嘗同勞逸故我於其子孫不敢輕
用非法世選功善用之而不敢捨爾之先人配食
先王之廟能爲邦之禍福故我畏懼不敢以非道
使汝今以所難告汝如射之有志期於中的發而
不中必反求諸己執此應物固無往而不貫矣老
成之人所見者遠孤幼不能自立惟人之所鄉背
故當敬用老成之誨毋輕孤幼之無立各君長爾

書古文訓卷六

五

通志堂

居邑勉汝力以奉我之作爲無遠無近有罪者討
之有德者彰之如此則國之善寔汝衆人是賴若
其不善則我一人有餘罪矣女當以吾此語致告
其民自今務皆自勉奉承其上無輕言語底罪之
後悔不可追也觀盤庚訓戒其臣反復諄至如此
孟子所謂爲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
一國慕之懷土自小人之常殷之大家亦重遷矣
盤庚知其業之不能已奪而鼓民以自重告以先
王乃祖之事責以人臣之職反身自責勵以必罰
之無悔示以必之意而使歸告其民數民而由

在位尸之責成於大家耳

盤庚廷惟涉河臣民舉幽穉民出亞衛挺出庸豐元
大廟咸船勿衰聖王廷盤庚出登進年民曰明聽朕
亡亡失朕命綱庫古哉堯后出亞惟民出承采后
胥厥蠶臣亞浮于天昔殷各太獻先王亞襄年出臣
眎民移用舉女害亞忘哉古后出背承女界女惟歎
康共非女大各於于罰予蠶額裏絲新邑亦惟女故
臣丕勿年忠今予將試臣女舉安正年出女亞憂朕
心出出朱出咸大亞宣出心欽意臣忱謹予式人介
惟自鞠自苦若堯舟女亞淪臭身觀介忱亞屬惟胥
臣沈亞元或出自恣害膠女亞甚亮臣愚出出女亞
勸憂今元今出空遠女何生聖上今予命女式亡起
噫臣自臭惡人倚出身迂出心予御贊出命于天子
豈女舉庸奉畜女廟

盤庚上篇將遷中篇已遷及河而民猶有不樂故
以誠話告弗率者召之惟謹悉至王庭進告以意
謂我先王惟民之用而民亦惟后之保同其憂戚
雖有天災鮮有不濟故有災害之大先王不敢懷
居凡所作爲必視民之利害以至於遷欲與民同
安樂而無近於咎罰之意我之和順懷此新邑亦

書言文辭卷六

天

通志堂

欲與民如意而已今用從汝之遷以圖安定汝乃

不知我心困苦大不盡心誠意而以言語見動我不
可動而汝自爲窮苦如乘舟之不濟至於臭敗所
載之物操舟而誠不用惟相沈溺而已不考所由
沈溺自怨何益於事汝豈可不思長久之計乃身
之裁汝以浮誕相勸至於憂恤見於今而不見其
後罔生於世寧可久乎今教汝誠一勿爲穢汚之
端未能臭物必先自臭恐有儉人憑藉汝身迂回
汝意使汝不圖遠計以墜女命故我逆汝之意以
廢繼汝命於天非我以威強服汝衆凡欲奉養汝
也此而不聽豈善自爲計乎

書言文辭卷六

七

通志堂

予志哉先神后出懲介先予丕言羞介出舉介然失
于政教于出高后丕出富各舉舉曰害獻朕民女
萬民出亞生生舉子式人繇同心先后丕舉并女舉
舉曰害亞泉朕紉孫大故大與惠自上丕罰女女
出耐迪古哉先后无懲出祖出父女共出我畜民女
大戕則聖出心哉先后媿出祖出父出祖出父出
存女亞救出荒出子大出政同位具出且玉出祖出
父丕出告我高后曰出丕對出朕孫迪出高后丕出富
各亞祥舉今予告女亞易出教大卹亡胥舉德

女分繇忘旨昧初各設中于幽心幽大亞吉亞迪鎮
戊亞襲暫遇是交裁幽剝之威止亡遺育亡昇易數
于幽新邑往才生生今予將試呂女襲留建幽國
先王以能勞徠爾先故我能進爾用以懷爾者如
此我有失政及物先王將以虐民罪我爾不與我
同心比惠厚爾生生之道先王亦將罪爾謂爾故
相違與降爾罪疾俾爾無往而順爾之祖父與汝
俱受我之奉養汝心有害於我爾之先祖既綏懷
我先后之惠將斷弃汝而致汝於死我今有治亂
之士同位為政爾罪當死爾尚自具貝玉之賂先

書大誥卷六

八

通志堂

后將從爾先之請大降罰于爾躬我固不易是言
爾宜終敬德遷國之灾卹人情不甚相遠自宜為
念以相從而以中道存心自然依乃身迂乃心者
無得胥動爾矣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設心於未
發之地則未嘗不正感物而動則本心亂而利害
莫之分矣不遠而復何浮議之感哉命之以一告
之設中治道不在多言要有倫矣人之凶惡無道
不恭犯分為亂竊發且有剝與殄滅無種嗣之育
欲趨新國得乎往哉生生設中固所以厚生也從
我有遷以永建爾家不猶愈於剝殄滅邪稱其先

王之意而戒之以誅非強使之矣

盤庚无與其年卑屈幽正年位媛爰有劓曰亡戲怠
楫建大命今予丕專心腹腎腸朕告尔百姓于朕志
宅卑尔劓尔亡共志叶炊讒于予古人古我先王將
丕于弄珍通于山崩奔戎凶惠嘉績于朕苗今我民
用蕩析離居宅有主極尔胃朕害震懼万民曰爾
上帝將復我高祖上惠爾越我冤朕及竺散襲承民
命用留堅于新邑歸予冲人非廢手甚予繇爾各非
教莫尔用宏兹責

書大誥卷六

書大誥卷六

九

通志堂

告以無荒無逸所以大得性命之正用建爾元命
披我胷腹以志告爾不罪爾眾然爾亦無感亂讒
人反共怒我祖丁以前人之都河上功不克就其
為依山之都蓋欲多前人之功施於我其功甚美
而今民病山險蕩散居宅不得安定爾之謂我遷
國輕重曾不知天鑒先後濟治有商故我不敢後
天敬天之所以為民者以建久安之邑我不廢我
初計蓋已由於至善卜之而皆吉以大責建邦之
飾非我有私謀之於道參於鬼神既已無疑故小
勞之不計也我凶德盤庚自謂我孤寡不穀也予

至也由靈由善道而行也遷都之說盤庚所未始
言既達新都人情亦少安矣盤庚始申前說告以
遷都之意使民曉然識其所謂惟恐其不知其示
民如此而有不盡其心乎河患而遷非得已民之
蕩析離居雖商人之不謂深病盤庚斷然遷國不
顧人情而動其故何也知治道之本也人情踈遠
而親近懷居而重遷先王制別宮之居合族之禮
父子有親宗族有義而治道興矣居之蕩析情緣
不接而踈恩意不通自此作也常情見不及遠憚
於運動盤庚終不詳告言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

知之良工之不示人以樸此也

紂虐當伯弔堯百執豈止人尚皆愚才予元楸東昧
介念敬哉芻舛亞肩野賜散龔生生鞠人蒸人出采
屈敘欽今茲无羞告介予舛舛崇亞宅大亞欽亡總
予賜珪生生自賣式專民惠留肩戈心

尚皆隱哉已所難言使隱之於心也我將大簡其
輔相汝者汝其念此敬敷於民我不任好貨財而
果於敬用生生之道施於鞠窮之人為人謀以保
定厥家使之式敘以修敬恭之道我志之進告汝
者如此則簡相之道也若亦女也否亦毋也若否

罔有弗欽猶曰介莫不恭我語總于貨寶好聚斂
者也生生自庸中庸之行也不為聚斂而身修生
生不窮之道以此大布於民明民之德使各設中
於心是為盡己盡人而莫有極矣盤庚之遷商民
不恪甚矣不以民之不恪廢其不易之謀不以不
恪罪之至於告戒反覆安居之後必使曉然知其
旨意明民如此有不盡其心乎姑惟教之盤庚之
謂也

允命

王珥憂亮余式祺无免畧元惟亞心羣臣咸諫予王

曰紂虐知止曰明嘉明嘉寔廷則矣乎惟商万當百
官承式王心惟亡命亞心臣丁宅粵商令王育廷書
呂冀曰呂台正予三台志惠亞曾故亞心龔嚶
息衛膠帝資予莒汝元代予心粵米手為昇呂形
旁求予矣丁允筑傳嚴止懋惟肯爰立廷昧王置彬
元左右命止曰晷夕內誓呂補台惠崇金用女廷砭
崇淫巨川用女亡舟楫崇哉太早用女亡霖雨居粵
心沃舛心崇藥亞眇眩耳疾亞瘳藥跣亞眇堅耳足
用傷惟泉粵秦亞亞同心呂匡粵侯昇衛先王迪哉
高后呂康州民紂虐欽子肯命元惟才升允復予

王曰惟木勿繩則正后勿諫則聖后亨聖臣亞命承賜教亞祗若王止休命

傳說之夢學者疑之雖然精意之神何所不有夫人患不誠耳誠則天地鬼神是或一道誠意之學惟可以夢寐參其人未誠夢亦顛錯顛錯之夢雖有或應在五夢之占法不足道也至人無夢夢寤爲一高宗之傳說武王之夢九齡亦夢戎商孔子稱不復夢周公則先已嘗夢之矣聖人惟其精一故雖夢寐亦莫之貳高宗之夢斷可知矣舜伊尹在畎畝堯湯固已聞其賢高宗舊勞於外學於甘

三百六十六

書言文訓卷六

十三

通志堂

盤既知道矣說隱於下固當聞之隱之於心參之於夢必待營求而至所以精夫一也王之既免喪也當言不言羣臣固知其所以賢思得其語作書以告是終不出語矣承命有求而得由無敢慢之也羣臣謂明哲知道而可以正天下高宗既知道矣王者號令萬國而羣臣所欲稟命過諒陰而言不出在人不能無疑請今行之則一言微動之矣高宗自謂懼惠不類無以正四方恭默存存是謂思道精誠之至所以動天必得夢中之人代言以正四方其心蓋有屬矣高宗專意擇相非求相

則無一言其爲商宗爲知人君之道爾舊說審象

若近世圖形之事未必然也語以賢人之事若時咨耆庸之類是亦審象形求之意何必圖其外貌疑天下之視聽乎宵謂似之爰立遂相之也置於左右蓋未之相聖人用人之際蓋亦詳矣堯知舜於所聞必待四岳之舉諸難歷試而後授之以位高宗得說於夢寐亦待百工之求真諸左右而後爰立爲相詢事考言之際豈苟然者以爲遂相傳說寧不怪哉夫金待礪而精川待舟而濟大旱待霖雨之救猶人君之道必待相以成德命納誨以朝夕不欲造次之遽仁也以心明心謂之啓沃二人同心雖金可斷眇眩之藥攻病爲力跣行不視地傷足之由諍臣所以告君人君賴其輔佐亦由此矣同官爲寮高宗望於輔導之臣非徒一傳說也必使遴選其類爲之寮寮拾遺補過成己之德無過者可以安天下固先王之道也欽命有終之戒責以無時之豫怠爾傳說謂人主之從諫猶木之從繩繩墨之施枉者可直聽諫之主雖狂克聖矯枉自然之道必然之理也君以諫諍責已既聖之事雖無其命固將從之君以此言而誰敢不順

三百六十六

書言文訓卷六

十三

通志堂

王之美意以聖君而得賢臣以爲之佐始相勉勵
惟以諫諍爲說雖聖賢不能無過然諫諍之事惟
聖人能安而用諫諍之有益於聖人之事其亦審
矣舊說傳說以胥靡築道傳嚴非也書稱說築傳
嚴之野固非定在傳嚴版築土功何必皆胥靡者
孔氏傳傳嚴在虞號開今陝州平陸縣界

惟允龢總百官粵進弓王曰緡庠明王奉樂矣衡建
耑設耑對后王商公承呂大夫幣允亞惟侑念惟呂
商民惟矣聰明惟聖昔憲惟臣欽若從民勿又惟口
犯羞惟命冒犯戎惟允常聖筭惟干戈省手躬王惟

書卷六

十四

通志

戒纘允纘亨明粵宅亞休惟亂爾聖歷官官亞及公
尼惟允耐爵宅及惡惠惟允取慮肅呂運運惟手昔
允肅舉手肅矜允耐舉手珍惟肅肅粵允允葡大
葡亡悲亡戶寗內母亡恥過迨非惟手粵屈政肅惟
醉黜于祭禩昔胃亞欽祀煩則爾肅神則雖王曰旨
才允粵粵惟舛粵亞亞粵于宅贊于行允拜諧晉
曰非知止難行止惟難王忱亞難允叶于先王威惠
惟允亞亞手咎

說總百官蓋初相也進戒以謂明王奉順天道建
邦設官上下相承非爲逸樂蓋治民耳天之聰明

惟聖人爲能法之人臣敬順其事而民用治口之
起羞甲冑起戎端不在人皆人而人皆之拒人而
人拒之在我雖輕報之必重衣裳在笥所藏者謹
也干戈省厥躬爲有以來之也誠能戒之見事明
矣而何不美之有庶官雖微以代天工者也人情
於衆且很多忽而輕任一官不舉則一事廢積累
而百度隳治亂之所由分也不重庶官之選而惟
私昵官之姦人爵之此君人之患如惟賢能之用
則私昵姦人無自得之矣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動
必以道稽之則无往而非道天以不已爲德有善

三百九十六

書卷六

十五

通志

非不已也功以同力取濟自矜莫之助也舜稱禹
之賢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
下莫與汝爭功益言滿招損謙受益而禹拜之爲
知此矣有備豫也豫能前定何患之生原泉混混
不舍晝夜有本者如是也開寵倖之路爲取侮之
道文恥過之意即爲非之端安其所安百度修政
事和矣黜祀本以爲敬而非敬煩禮非以爲亂而
寔亂事神之難爲不知禮意也由治民而至於祀
神其道無他充天之聰明而已王謂說言之美當
服行之非說善言不聞是行說以言不作者行之

難故謂知之非難而行之難王誠不憚其難以圖其易則先王之成惠亦若是而已王能如此而說不以爲告是則說之罪也嗚呼責難之義傳說其盡矣乎引之當道而不徒已焉此高宗所以爲宗也

王曰徠女允台小子舊教于日般死粵遜于允桎入死于河自河徂亳泉耳其宅累介惟嘗于朕忠衆狂酒醴介惟麴蘖衆狂味蕺介惟鹽棄介交攸于宅予弃予惟亨邁邁嘗

孟子稱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之於說

書言大訓卷六

十六

通志堂

既相而後師之事有不同禮因異也高宗舊勞于外受教于甘盤矣既而甘盤隱去蹤跡于河亳遂不復見學不可已故求啓沃之訓夫人君之師傅猶酒醴之麴蘖調羹之鹽梅無之則無以相成此有資於說者交修各務身修不專在乎言也以言教人得之者淺修道以教得之者精汝修身而吾與焉是爲訓之遠者

允曰王人求多譽昔惟建豈教于古嘗粵大獲豈亞豈古曰亨留亞匪允粵昔惟教孫志務皆敬年攸粵徠允衷于絃衡穠于耳躬惟教教半忘其亂箕于教

耳惠休宅覺稱于先王咸憲元留亡譽惟允式声欽承爾招喚入粵虛位王曰緡庠允三棄世內咸仰朕惠昔粵風股左惟人臣臣惟聖咎先主采與茲戒先王粵曰子亞亨昇耳后惟執昇心愧恥若虛于市弋夫亞獲則曰昔于止牀右我劉祖戒于皇天介尚明采于宅昇阿與重熾大爾惟后非取亞又惟取非后亞食元介声繁粵侯于先王留嫚民允據譜嘗曰教對敏天半止休命

王人天子臣下之稱猶今之陛下也天子之學貴於多聞固將以立事也事以豫立則古之道不得

三百六十五

書言大訓卷六

十七

通志堂

不講古人不獨載之空言又皆見之行事唐虞稽古故有放勳重華之美遠古之道窮人欲而滅天理身不可保況子孫乎遜志盡心也務時敏時習之也盡心之學未嘗須臾離之則進德修業罔不及時念茲在茲道非自外來者修身以教此教學之相半也念念不離于學自無終始不已之惠日新而不自知惠可至而不可求故無覺知其進者稽之於古而不謬措之來世而不悖矣是故稽古之學不觀於言而觀於事不求於事而求於惠惠可自得則古之道可稽而不可取也王有是道

則說有以敬承王者之事博求賢俊以備庶官用
代天工以輔天子此言天子當務無爲而治宰相
當論官人以佐無爲之化交修之道亦若是而已
矣故高宗以謂天下尊仰君惠寔猶天之風君以
臣爲股肱故臣良則君聖伊尹輔成湯惠必使是
君爲堯舜之君是民爲堯舜之民不克致君則媿
如卽市之朴一夫不獲其所則已當任其咎遂能
與湯咸有一惠以享上帝其責說之自輔亦欲爲
湯伊尹而已君臣一體相須而治則交修者所當
務安民於永固堯舜成湯之道也對揚休命則說

書古本訓義本

十人

通志堂

任其事矣大抵人君喜以富貴驕其臣下而賢者
因以輕其爵祿高宗惟知祿輕於治故不敢以富
貴驕人所以得賢爲知人君之道耳古人觀古而
恥其不及今人觀古而情於難及古今之道不遠
在乎爲與不爲高宗旣賢而猶務學不休知古學
也仕優之學走於高宗見之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大雉歸祖正曰惟先戒王正耳豈豈豈
考王曰惟天鑒下民與耳該各季大畧大亞畧非天
天民民中隱命民大亞若惠亞聽臯矣无乎命正耳

惠尊曰元如台緝序三司敬民宅非天甯奠祿亡豐
于屋

彤殷之祭名周之繹祭也禮祭一日祝祭于初謂
之繹誠意之不忘也彤祭之日而有雉雉入廟可
以爲異其說不可知也祖己稱古至德之王惟知
正其所當爲者應天不一而足自修固以應天之
戒也天生蒸民有典有則人均有常性也其年有
永不永者順之養福違之取禍正性則吉其凶自
絕于天爾不能順道爲不若惠不若惠者君未當
罪反身責己自以爲辜求其所以化之王者之事

書古本訓義本

十九

通志堂

也夫民莫不受中於天皆天之胄王者所司敬民
之事而已祀有常典豐於親暱之祀非所謂欽也
修其典祀而謹司牧之職乃所以祀先王也武王
其有濟神之祀乎道有二端詳於此必略於彼豐
於祀必薄於人祖己因其見災而懼言先格王正
事詳於民政而戒豐昵之祀天雖未可推以象類
要亦人情而已高宗神於得說而雉雉應於祀之
豐昵天道不遠而亦不可從也

鹵伯咸暨

鹵伯无威暨祖歆忌冉告于王曰矣學矣无訖哉殷

命或人元龜它敦知吉非先王亞昧或違人惟王至
戲用自體故天弃我亞大康食亞父天性亞迪衛箕
今我民它亞欲懲曰天害亞各最太命亞誓今王元
如台王曰緝虜或生亞太命天祖厥反曰緝虜
畢多登聖上專耐責命于天厥止即懲指專珍亞亡
易乎尔嵩

西伯武王也舊說以為文王說苑膠鬲謂武王為
西伯武王亦嘗為商伯也書序殷始咎周周人乘
黎蓋商人咎周之不伐紂故武王有乘黎之舉秦
誓觀政之語謂乘黎也史謂會兵伐紂而不克不

書大訓卷六

二十

通志

足取也詩稱密人不恭敢拒大邦侵阮徂共故文
王侵自阮疆繼以伐崇之事而無戡黎之說書大
微子於戡黎之後戡黎之序有始咎周之語紂既
可伐則非文王時矣商自武乙遷於河北紂都朝
歌黎在潞州黎城縣商之圻內黎侯蓋輔紂之惡
者西伯受命得專征之也戡克也商人咎周之不
伐紂則紂固可伐武王誅其同惡以儆懼之猶庶
幾其遷善正不正使之懼而自正其觀政于商者
如此孰謂武王伐紂為淫志於商乎祖伊奔告欲
因黎事以懼之謂天之棄商非惟至人知之卜諸

元龜惟知非吉先王豈欲後世殄滅為不可輔爾
先王尚不我輔宜其斷棄於天也不有康食無食
息之安也不虞天性窮人欲之甚也不迪率典棄
先王之法也無食息安而惟恣縱非法至於民欲
其喪怨天之不降威命雖未至於亡此必亡之道
也誓至也王其將如我何欲王亟反之也紂既不
知自省顧謂天命在己人其將如我何委命于天
無復自修之意則乘黎不能動矣詩溱洧之刺亂
曰女曰觀乎士曰既且惟以當然而不顧告猷故
極惡而至於亂尔反復命也復命而數王過以為

書大訓卷六

二十一

通志

多罪上參於天天固當誅而何覲於天命商之淪
喪王功力之所致耳不無戮于爾邦言荼毒之甚
也蘇氏稱紂之惡不如是之甚乃知祖伊之盡言
不諱漢唐中主之所不能容紂雖不改而終不怒
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者矣禮事君有犯無隱孔
子邦無道則危行言孫有犯在位之事言孫謂國
人爾儒者謂孔子有取於諷諫而以正諫為下即
諫而論則諷諫為上諫道不一惟其時爾諷之而
不可入將救其過不極陳其利害而可乎觀於祖
伊之言事人者之法也西伯祖伊之事紂其忠一

也

微學

微學若曰父弔少弔殷元亞或黃正三亡我祖底遁
數于上我申沈酌于酒用爵退車惠于下殷宅亞小
大野中敵息欠卿士師師非庀凡十牖臯粵宅亟獲
小民亡興昧為敵恩今殷元淪營若大水元亡維
濯殷道營粵皇于今日父弔少弔我元發出惺惺家
憂孫于荒今介亡指告子顯臨若也何元

微子紂兄父師箕子紂之諸父少師比干也孔子
稱三仁之行於此篇見之弗或亂正非復治以正

書古文訓卷六

二十二

通志堂

天下先王垂法於上而今酖酒荒亂於下人貪利
無行而為政者反相師為非法有罪者得以幸免
民無告訴則起為讎敵政亂如是其能國乎水無
津涯喻無可濟之道越至於今言國亡之晚也老
亂也吾家自也我將耄亂狂走遯為荒僻之行而
爾不以顛越告我將若之何躋越也微子謀將以
去之也違患免身以全先王之世此微子之仁見
稱於孔子者繩以後世之法則難言矣孟子論曾
子子思同道言同姓異姓之卿於齊王其於三仁
為有見也事君之仁不可以一節論或去或死或

不去而皆不戾於道仁則同也道並行而不相悖
是為得之三仁異行而孔子俱謂之仁學者當少
思也存心不若三仁而徒輕死偷生是亦妄人而
已

父弔若曰王學矣割斧焚斃殷耆方興沈酌于酒粵
宅曹曹亞元者亮舊十位人今殷民尚數敵神示出
犧牲牲用呂宋將食亡災各警殷民用又愚鍛召敵
愚亞怠臯合于式召脊宅詔爾今元十裁我興殷元
逋爾元淪營我宅為臣瞽詔王學出德我舊負刻學
王學亞出我粵顯些自彰人自獻于先王我亞鵲行

三百六十五

書古文訓卷六

二十三

通志堂

王子謂微子也呂氏春秋紂母為妾而生微子為
后而生紂其父欲立微子為太子太史據法爭之
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故紂為後太史於一
身之人自分妻妾其說迂矣然微子之命稱微子
曰殷王元子蓋貴稱爾紂之沈酌為天之降喪于
殷不畏其所當畏輕侮老成之言為災害之方興
凡此所為皆慢神而蔑人也凡牛色純曰犧體全
曰牯牛羊豕曰牲犧牲彘盛既于凶盜以為食之
亡災是為容之謂祀無益而為天下之逋逃主萃

淵藪也以監治其民者用之歟怨致我之道爲之
不已上下如一瘠病之多而無可告語之人則商
之淪亡蓋在今矣我起而言之則受其禍而商淪
喪之後莫有輔其嗣者教王子以通有道之國固
將以存商也刻雕琢也刻子能自雕琢者也舊云
刻子其知之素矣商之淪喪惟能者能嗣之留而
與之皆亡是乃顛越之道非所望於賢子也靖定
也自靖各安所當定者自獻先王即自靖爾不顧
行遜此箕子之自靖也所存者大故佯狂爲奴以
遜迹則紂之惡爲不可復輔矣少師遂無一言而

書古文訓卷六

二十四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惟十太武季嘗大考于盟離王曰嗟我友蚩冢而餓
我馭書屈士明聽斷惟天墜万物父母惟人萬物也
霸重聰明迨元后元后迨堯父母今爾王衆亞散上
天冬及丁堯沈涵冒色數行競獻臯人呂奭官人呂
奭惟宮室臺榭陂池侶舳舻殘害于萬姓焚炙忠
臣列務脛婦皇天震怒命我茲下肅將天眚大勛未
集歸于小學發呂亦友蚩冢而觀政于爾惟臯亡
俊心幽居屈亞嘗上帝神示遺耳先宗廟亞禩犧牲
黍盛无亏凶盜幽曰奭大民大命它懲元母矣佑丁
民迨止而迨止帝惟元亨昧上帝寵嫚三亡大臯亡
臯子害數大越年忠同力庇惠同惠庇訟殺大臣僮
萬惟僮萬心子大臣式于惟戈心爾臯貫盈矣命我
止于亞順矣年臯惟盤于小學夙夜祇愬最命文王
胥于上帝玄于冢土呂亦大勛底矣止罰矣矜于民
民止所欲矣必勿止亦尚強予戈人留清三棄皆才
亞可失

書古文訓卷七

一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七

永嘉薛 季宣

書序作十一年泰誓作十三年二者必有一誤說
者謂虞芮質厥成爲文王受命稱王之歲引九年

大統未集爲文王崩於九年武王伐紂之十三年爲通數文王之年案孔子稱文王能服事殷有君人之大德有事君之小心以無臣爲有臣謂之欺天文王之未嘗稱王明甚書云九年作西伯之後爾自古未有嗣君通數先君之數者書十三年武王之十三年也友邦同好之國也冢君凡有冢土者也御事百執事也庶士諸軍也萬物之生莫不亶天地之性人爲物中之貴以靈於萬物而能輔相財成之也誠有聰明之主可以代天理物則可以長人而爲民之父母商王慢神虐民荒於酒色

書古文訓卷七

二

通志堂
御圖

恣爲威虐之政則何以代天而子民乎古有世爵無世官罪人不孥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官人以世非復惟其賢也罪人以族延及於無辜矣窮竭天下以奉淫侈之好其罪已大至忠賢之炮烙胎孕之剗視天理滅矣文王之作固天之厭商而建其代德武王戡黎觀政以成文王之事倣以天之威罪猶庶幾乎改之紂乃安處不悛方謂祀之無益容民盜其犧牲棗盛而稱其有命在天不有侮爲戒無道日甚可不致天之罰乎天置君以爲民師所以佐佑之也君師之職財成天地之道輔

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而使天下舉安者也是故秩有德爲天命誅有罪爲天討有罪無罪皆天而不人其厚薄輕重固不可高下其心而有錙銖之差也料敵之法力均校德德均校義以紂之惡不德不義雖有天下之衆人各有心周財有三千人皆無貳志力之不等德義固不侔矣度德量力固兵家之至計明紂之無助所以用其人也商周之不敵不待乎量力而慮武王大勇如是寧有意於淫商乎紂罪貫盈受天命而誅之人心不謀而同所以爲代商之德也貫盈滿極也惡極當討而不

書古文訓卷七

三

通志堂
御圖

討非所以奉天也不順乎天不應乎人而惟惡德之存是亦天之罪人也受命文考猶唐虞之禪受終受命之事蓋始王也類上帝之祭也冢土社也宜社之祭也即位而後伐商所以代天行討也湯武旣王而後征伐君臣道絕而後可以討華人也天道不可見因乎人心而知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視聽在人昭假如響是謂惟民之欲爲天之矜民也永清四海與天下更始也除其凶德而後海宇寧一所謂永也紂存一日天下有一日之害一時有一時之害時不可失恐其貽害也泰古太字受

古紂字孟津在河陽溫縣界

惟戊午王次于河陽羣后曰帝畢岁王專殉帝而斷曰麻庫由土大易咸聽朕之我者吉人為難惟日亞足凶人為亞難亦惟日亞足今商王最力行亡危困弃犁老尼比畢人至酗羣獻臣下愧止墾寡逐仇脅權昧威亡牯額亞戴惠彰惟亞意民惟侯奉亞大憂壁亞声蔡亞不割丁或亞與右命咸湯各熟靈命惟最畢浮于壁川卷元邑賊獻諫補胃亡大天命胃歎亞足行冒祭亡莽胃越亡傷耳鑒惟亞遠圣彼靈王亞元目子又民朕膠叶朕卜戰于休祥我爾必声

書文訓卷七

四

通志堂

殷大億州人離心離惠子大爾臣十人同心同惠雖大周親亞如志人天眎自裁民眎矣聽自裁民聽百姓大過圣子式人今朕必往戎武惟敷侵于止豈取彼凶殘哉伐用張于湯大茂勛才夫孚宅或亡置宣執非敵百姓眾眾若崩耳角麻庫與式惠式心立定耳形惟声鼎立

河朔河北也羣后畢會大合諸侯之師也西土有眾并言諸侯之師曰西土者三分有二之眾西伯之所統也殉師而誓揚言之告也善惡之辨吉凶之所分也故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皆孜孜而

不知其足故孔子稱川流於誓者也紂弗耆耆舊有位人而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沈酗于酒政行暴虐雞鳴而起孜孜不怠臣下化其無庀其不姦宄草竊是好迭分朋黨怙其威權相為讎敵無事之人罹其凶害籲呼上帝而其穢德遂以彰聞天道依人而行故以人為視聽夫人無非天盾天亦愛之如子人君愛民所以奉天夏桀之亡惟以率割夏邑率遏眾力流毒四國而天以湯代之紂之所為又非其比元良善士則剝喪之使人無復善意諫輔正救則虐害之使人無復敢言不畏於天

書文訓卷七

五

通志堂

不敬于人不事天地宗廟而為炮烙剝削之刑安而行之無復畏憚罪過於桀故天將以武王之參之夢寐而夢寐符卜之元龜而元龜吉知天意之所在故誅紂而無疑也夷人猶齊民也民方謂天之不降威何有戰意周之謀臣十人皆天下之望也齊心比德何夷人之敢當邪周至也至親不如仁人況億萬離心之不敵乎天之依人於此可見紂之罪浮于桀武王之伐光于湯侵商以取凶殘此必往而無戰之道也天子不取反受其咎武王身任天下之咎固所以事天也臨事而懼好謀

而成孔子謂行三軍之道毋以商人為不足畏而憂德非之非敵懷懷危懼恒如折角於人以此行之持勝之道然也二人同心而利斷金況三軍心德之同乎功之立成以有永世于後不成身死而家亡矣武王誓師常言心德之同者同心所以勝敵同德所以相親心德之同所以為不可勝也

昔年明王與大猷六節明斷勅士王曰緝虜截齒土商學矣大猷衛平帥惟彰今商王殺狎侮又憲荒怠亞殺自隘于天結鄰于民戮翰孽止脛剖取人止心廷最嫩剔痛三棄密仁是回放黜帝采屏弃冀剗

三才

書古文訓卷七

太

通志堂

囚攸正士郊陟亞攸收宗廟亞高廷奇技至巧呂允婦人上帝亞順祝各皆卷介元筆學奉子戈人龔行天勗古人大曰攸裁則后獻裁則屬獨夫殺憐惟廷晉幽女去恩對惠務滋除亞務本歸子小學挺呂介賜士尸職粵屬介賜士元尚迪果忍呂登粵侯珍亞大屋賞弗迪大羃賜竊庫惟裁亥子若日月止照臨英子三仁羃于齒土惟裁大周挺殺多已子亨殺非子武惟朕亥亡臯殺亨子非朕亥亡大臯惟子小學亡恩

厥明戊午之明日也大巡明誓躬履行陣而誓之

也顯道昭然可見者用罰伐厥死用德彰厥善厥類之惟彰也五常仁義禮智信狎侮五常不畏天命也天不絕人人之得罪於天蓋自絕也荒怠于德是謂不敬結怨于民蓋自絕于天也斷脛剖心雖作威殺戮之一事觸類皆然其毒病于四海矣橋梁壞而後有朝涉紂斷其脛賢人者天下之望而紂剖其心率是而言其無所不至也崇信姦回則小人道長放黜師保則無復善道屏弄典刑所以力行無度囚奴正士乃其敢行暴虐謂祭無益故棄神示宗廟弗祀婦言是用故為技巧取悅此

三才

書古文訓卷七

七

通志堂

紂所以致天之罰孜孜不怠所以行天討也民無常懷懷于有仁是故撫之則后虐之則讎大為淫威乃民卒世之讎也孟子說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也樹德務滋欲廣其德也除惡務本欲絕其害也殄殲乃讎則務本也以登乃辟則務滋也果必也穀確也道果穀以登辟使德加于四海所以為樹德厚賞顯祿所以勸功而勉不息刑賞三誓而後及者深入商境始以軍法莅之也文王明並日月光被四表見于西土周之所以得天下克紂固

文王之道也武王繼文王之事安敢有文王之功
文王得天下而武王失之謂己有不善爾武王自
以戎商必克而有克予之語凶器危事寧執非敵
之意耳

毋斷

昔命畢咺與王翰望于商郊毋咎毋斷王左杖斧伐
右秉白旄呂魔曰錫矣鹵土山人王曰嗟哉友蚩冢
商馭豈司廷司臬司空亞苒苒氏千夫是盲夫是及
盲蜀楚肆敘纘彭濮人冉介戈比介千立介牙于元
斷王曰古人大曰曰牝雞亡晨牝雞亡晨惟家之索

三書

書本義卷十

人

通志

今爾王最惟婦人是庸且棄身藉纈亞會旦棄身遺
王父母弟亞迪迪惟三上上多事逋逃是寔是寔是
和是豈是目為大夫卿士昇越獻于百姓目是次于
爾邑今予發惟襲行矣止罰今日止豈亞僭于六步
七步適止衆焉夫半勛才亞僭于三伐又伐六伐七
伐適止介焉勛才夫半尚恒恒如靡如難如熊如變
于爾郊亞御責肆呂役鹵土勛才夫半介所亞勛元
于介躬大易

牧野在衛州汲縣商之近郊御事諸侯之佐也司
徒司馬司空三卿為軍將者大國三軍周初固侯

爵也武王已王而猶三卿師不可益也亞次也亞
旅師氏旅帥師帥以次掌兵者千夫長并將兩旅
者百夫長卒長也周制五人為伍伍有長五伍為
兩兩有司馬四兩為卒卒有長五卒為旅旅有帥
五旅為師師有帥五師為軍軍有將書序牧野之
戰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司馬法戎車一兩
則馳車革車各一乘輕車甲卒三人士七十二人
輜車二十五人戎車一兩凡有卒士百人三萬之
衆而三卿為之將以千夫將并將二旅之衆損益
隨時以便於事而已泰誓上言有臣三千指言戰

三書

書本義卷十

九

通志

士之長獨言將馳車者甲卒伍長三百乘則三千
人也亂臣三公六卿其一婦人孔子以謂九人而
已十人名不可得先儒傳會之說不敢從也虎賁
即周官虎賁氏所將虎士王之營衛者也泰誓先
諸侯而次周師以及西土諸夷重諸侯之師詳內
而略外內中國而外夷狄備書遠人邇不在言也
庸在今房州竹山縣濮不一種左氏傳所謂百濮
舊說在建寧縣今江陵石首縣界然今合州自有
濮水前世羣蠻處之又雋州蠻有濮夷者巢居有
尾武陵諸蠻亦然則荆梁諸蠻皆百濮也蜀今蜀

部以岷山得名已今渝州羌析支昆侖之屬驂
牛夷種在黎州界盧以盧山得名在雅州盧山
縣彭亡聚在眉州彭山縣古彭祖之邑也微水蠻
在唐姚州徼外戎州羈縻有微尉三州鉞斧也旄
麾戎戟也干盾也矛槍稱舉也比以次列也立卓
之也把鉞秉旄以為軍中號令舉戟排盾卓戈而
聽之臨陣誓師三令五申之禮也逖遠也稱其師
役之遠蓋所以勞苦之稱西土所以自別於商也
占書牝雞之雉為家破之象婦人與政猶牝雞之
晨也郊社不修宗廟不享是為昏弃常祀不答

通志堂

十一

通志堂

弗其耆老放殺三仁是為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
迪崇信姦回昵比罪人是為逋逃主萃淵藪以為
卿大夫士則固崇長信使之也卿士師師非度而
好草竊姦究用又讎斂是其毒逋于四海者周法
五尺為步步以齊其進退伐擊刺也擊刺所以攻
擊進退不過七步擊刺不過七伐動必以法齊必
有止嚴重整整先為不可勝者陳法之用為軍旅
之容也桓桓武也虎貔熊羆以辟其猛也夫戰孔
子所慎陳法嚴而後武猛可用湯武仁義所以為
無敵於天下也近迎也能奔我者無事迎擊所以

開其生路荀子所謂奔命貢而不獲者以役西土
使有分隸離其支黨而後可與戮力也兵法得車
賞先得者更其旌旗車雜而乘之卒善而養之謂
勝敵益強蓋武之道也勗勉也不勗不恭之謂也
武王數紂之過至牧野之誓然後益簡而嚴二軍
相當不在乎多言也疏其大罪以底天之威罰言
非簡易不足以明民也司馬法有虞氏戒於國中
欲民體其命也夏后氏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
也殷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周將交
刃而誓之以致意也觀於禹征六誓辭之舒緩迫

通志堂

十一

十一

通志堂

切四代因時之誼為可知矣軍禮三軍之戒無過
三日牧誓之謂乎

武威

惟弋月壬辰蒞蒞節粵翌日癸巳王翰步自周弓延
代商年三月才生明王徠自商望弓彗粵區武攸亥
歸泉弓彗山止易放牛弓桃林止壁示癸丁亞舫丁
未禋弓周廟耑旬戾衛駿奔走執紼纓粵武日庚戌
崇皇大告武威先生節歷耑家商泉百工最命弓周
曆法死魄朔也生魄望也生明即死魄也旁近也
哉始也旁死魄月二日也哉生明月一日也既生

魄十七日也翼日明日也曆法以月起周書先書
朔望猶春秋之舉四時逆而推之千歲之日可
坐而致聖人所以謹天時也曰厥四月自一月數
之也四月不日非一日之事也豐文王都在京兆
鄠縣華山之陽今蜀漢地桃林塞在華州華陰縣
周禮圻外九服侯甸男邦采衛蠻夷鎮蕃獨言甸
侯衛者內自侯甸遠及衛服記事之法詳遠以錄
近也駿奔走執豆蓬助祭也柴望并祭天地也受
命始號令於天下也湯武還都而後大告天下待
諸侯之至也其先廟後郊者告至于廟而後告成

于天也書序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
成自一月皆往伐事至豐而下歸牛馬祀郊廟誥
諸侯皆偃武修文事合而言之皆其政也歸馬放
牛就牧也馬牧遠在蜀漢而猶歸之者示無復乘
車之意也當紂之時諸侯同惡者衆武王勝殷代
紂同惡懼矣放牛歸馬所以安之也安之使懷待
其遷善柔服之道武王所以一之也常武之詩曰
徐方不回王曰旋歸說詩者謂宣王之常德立武
大武之詩曰勝殷遏劉者定爾功蓋武王以遏劉
爲功武成而不窮濟其兵故修文而天下服也

王若曰緡庠羣后惟先王建嘗后土公劉克禋
皇考大王屢至王述王季丕勤王家載衣兮衣王
威耳勛庭膚天命曰攷亡憂大耋耋力小耋耋
直惟九季大統未集予小子丕承耳忠底爾事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大衛曾孫周王發
將大正于爾今爾王最亡衛越兮天物害厥蒸民
爲天下道逃主萃國數予小子无獲仁人敦祗承上
帝曰遏爾略攀憂變駱亡亞衛俾龔天威命韜于東
延嫫耳士女惟丕士女斐耳。冬昭哉周王天休震
鍾甫附載大邑周惟尔大祖尚育昧子呂漁州民亡

廷禮羞无戊午帝俞盟離絲亥教于爾郊祀天休命
命半昭爽最衛元戎器林兮于毋墜亡大敵于戎帑
奔廷倒戈攻于後呂北血汭濶杆式戎允天大正
夷反爾政政絲舊驛笄兮囚坐焚干基式爾公間散
鹿臺山財發巨橋山粟大耋耋兮三棄而万姓允舫別
齋惟不分土惟武建官惟取位豈惟耐重民及教惟
食德祭憐仁明詔密惠報彰坐拱而天下紉
先王后稷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大王文王之祖即
古公亶父也王季文王父季歷后稷事見虞書史
記堯封之有邠詩有思文之頌史記公劉能修后

稷之業大雅有公劉詩曰篤公劉匪居匪康于豳
斯館大王避狄之難去豳居岐而民從者如市故
綿之詩序謂文王之興本由太王皇矣稱王季曰
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克
類克長克君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稱太伯之至德謂三以天下讓而
民無得而稱觀美周之詩歌王季之事則泰伯之
讓王季之受不可以常道論亦聖人之事也紀年

書言大訓卷七

十四

通志堂

孔叢子皆稱王季在武丁太乙帝乙之世有讓戎
狄之功作牧居程九命作伯其勤王家如此文王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孔子謂之至德雖存
商不取固已受天命矣大邦畏其力無敵於天下
也小邦懷其德安之也小大懷服撫方夏以受命
于天也大統未集商未可取而不取之也武王自
謂成文王之志則文王之不取武王之取皆從天
人之意當取而取實文王之意也有道曾孫見周
之世世修德以有道伐無道即所謂大正也無道
謂敗亂厥德於下暴殄天物謂狎侮五常害虐烝

民謂敢行暴虐遁逃淵藪謂四方之多罪遁逃是
崇是長也仁人周之多士也以遏亂略勝殷遏劉
也恭承天命華夏咸若也東征以綏士女伐商以
安民也篚玄黃以昭周王鄉周之明迎王師也人
心如許而猶望天之震動不敢有其德猶庶幾乎
鬼神之助古人盡己盡物之際其已盡矣神羞事
敗也濟民而弗之相亦神之恥也自既戊午武王
敘克商事以克商後事繼告天事終言濟亂之政
即武成之義也紂旅若林喻其盛也攻後以北商
人自攻其上也杵兵之無刃者漂濺也濺血至於

書言大訓卷七

十五

通志堂

染杵言反闔之力也舊說謂血流漂杵謂血可以
浮杵而孟子之言曰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
至仁伐不仁以至義伐不義何其血流之漂杵孟
子以仁義說當世之主不以其辭害意後世不求
其意未之思耳兵家蔚繚子稱武王不疲士民兵
不血刃而克商誅紂見漂杵之非周也一戎衣甲
冑之服不再舉也舊說觀政以為十一年事伐商
為十三年事未之考也及政由舊不事乎改作也
囚箕子則釋之殺比干則表之商容不用則式其
閭仁賢天下之表儀故武王先反之也鹿臺紂以

聚天下之財鉅橋紂以聚天下之果散財發粟以
賚天下百姓之所以悅服也聚者猶散其復反聚
之邪散其積聚以還暴橫之征代將來之賦始發
而散非一日盡散之大賚所及之廣見武成者
皆是非專財穀之散商書所謂于其大賚汝者也
鹿臺在朝歌城中鉅橋在洛州曲周縣列爵之五
公侯伯子男也建官惟賢不以世也位事惟能不
以回也官大官也事庶官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
或坐而論道或作而行之也五教虞書五典也食
政之本也喪祭事之大也四者國之大政不敢輕
也紂之夷居廢祀不迪王父母弟厚於積聚則皆
滅棄之矣重此四者亦反商之政也惇信明義順
天伐紂之事崇德報功建官分土之事信義立而
天下順功德報而天下懷垂衣拱手而天下治無
餘事矣反商由舊之政大賚垂拱之事自釋箕子
而下萬世通道紂失之而武王反之出而勝殷所
以爲武成也以垂拱之治終武成之書者亦偃武
修文之意云書序稱武王殺紂而書無一語第云
攻後以北則紂非武王之殺其死有由矣觀於桀
放紂死則湯武之放紂因乎天而順乎人桀紂罪

書古文訓卷七

十

通志堂

縣

三百五

書古文訓卷七

十七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八

永嘉薛季宣

鴻范

惟十太武禋王訪于箕子王曰曰維序箕子惟天
會隲丁民昧叶耳屈哉亞知元彝倫貞敘箕子
曰哉脊圣咎咎聖憊憊水汨敷元又行帝德震
亞卑憊范九曰彝倫貞殛殛荒命貞享與天
錫命脩范九還彝倫貞敘

十有三祀箕子之十三年也書序武王勝殷以箕
子歸作洪範春秋之法書以歸者皆強之也史記
武王封箕子於朝鮮而弗臣武王固不敢臣箕子

書古文訓卷第八

一

通志堂
王

矣未封之前猶有箕國箕國猶以商祀紀歲洪範
之主箕子以見其未始為臣也武王封于蒗畿之
外蓋成其志耳先儒謂改周年為祀以存箕子于
商唐氏武德之元而稱隋之開皇可乎箕在太原
太谷縣朝鮮今高麗國也書云王訪箕子猶虞之
詢四岳即問于彼故謂之訪其書記者亦訪箕子
之意訪對皆曰乃言者道之所在不敢輕也勝敵
得其父師能先師問以道武王所以大過人也箕
子之告道之所當傳也天之陰隲下民相協厥居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又有以厚其生也彝倫天

常也代天而王所以序天常也五行在天地間最

大且著生生之所資也五物雖以資人亦資人以

成水潤下者也由地中行則得其性為隄防以捍

其患豈水之性也哉絲之隄之隄防之謂也今絲

隄在大名平原安陽界以捍孟門兗州之水此絲

隄水之迹禹功始於壺口鑿孟門治梁岐以無事

治之而成九載弗成之功其故非他絲隄之而禹

行之也近世河患最大而治之為尤難皆絲之術

也以絲而不成績用況下絲者乎五行非一也堙

洪水之汨五行何也水滔天而金木土火之用皆

通志堂
王

書古文訓卷第八

二

通志堂
王

廢絲一人之汨亂五行之所陳者因胥失其性矣
彝倫之敘與數在物性之正不正畀不畀在天人
之順不順絲殛而禹興也豈私也哉洪範大法也
九疇九類也武王彝倫之問箕子洪範之告洪範
所以敘彝倫也舊說天以龜書為賜非敢知也在
易河圖洛書皆地之理龜龍之說無非鳥獸之文
易象則然非畀禹之意也書言天錫天命多矣寧
諄諄而命之乎如以龜書為天之畀禹九疇則古
今之受畀者寡矣欲神聖人而流入於怪非君子
之道也

初式曰五行次式曰敬申不貴次式曰農申八政次
三曰叶申及紀次及曰建申皇極次六曰入申式惠
次七曰明申及疑次八曰志申歷數次九曰實申及
福量申六極

九疇其八言用五行不言用者五行天產之物非
人之所能爲也其不言用待八者之用而五行用
之也箕子論五行之汨亂汨作爲洪範之敘敷天
生物而不能自用待人之財成輔相然後成其用
爾亦敘也九疇賴以爲用亦所以敘九疇也彝
倫攸敘九疇之用盡矣九疇之敘始於五行萬物
之本也次以人事人治物者也次以邦政政理人
者也次以曆紀合天人之際也中建皇極九疇之
所由敘也次以三德德所以成道也次以稽疑人
謀盡而鬼神之情可見也次以庶證參天也次以
福極歸之天也

式及行式曰水式曰火式曰木三曰金及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剝革土爰稼穡潤下
從鹹炎上從苦曲直從酸剝革從辛稼穡從甘
天有五氣在物則爲五行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
穡爲五行之性於土猶言爰稼穡者食爲日用最

急土功之著者也因土性而施稼穡之事則凡地
力之政五行之用必須人以成之也五味亦五行
之性也有是性則有是味萬物之衆未有無其性
者各隨所稟而偏得五行之性品味之所以不同
也五行陳而洪範敘孰有不待五行而生且成者
式及貴式曰克式曰曰式曰曰三曰聽及曰息克曰
聽及曰明聽曰明聽曰聽息曰睿聽作肅初從入明
從肅聽從恭聽從聖

五事人之性也其用以敬爲主敬於五者則無不
敬矣貌莊曰恭言順曰從視遠曰明聽德曰聰思
誠曰睿果能此道矣施之於事則動容貌斯遠暴
慢矣出辭氣斯遠鄙悖矣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
合其謀至於大而化之則君子之道盡矣惟聖人
爲能踐形率性之謂也君子敬以直內所以率性
也性之不率不敬敗之也敬之則五者之用可以
入於聖人之道不敬則五者逐物而失其所以爲
人禮毋不敬盡矣

式八政式曰食式曰膳式曰禋三曰司空及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圜八曰幣
八政養人之具也食以養生貨以懋通祀以崇本

工以利用教以建德刑以儆戒賓以接物師以禦
亂八政以農爲用農勤於本業也八政之於天下
不可一日無者居之無倦則八政修而人事盡矣
食貨祀賓師五者皆徒言政司空司徒司寇則言
其官而居賓祀之閒者五事分職蓋非一官若治
百工修刑德三卿之任不專則不及於農用矣賓
禮用之接物師旅用以禦亂六事已治而後從之
者也食貨祀之先於官者禮義生於富足生生知
本而後政可爲也後世所以理國弊弊焉疲於食
貨之政理財之任顧爲專官而不思古者井牧其
田四民異業人有常產邦有常度食貨之用其
積無窮不究食貨之源而責難於人宜與古不同
也

三百七十八

書大訓卷八

五

通志堂

三五紀式曰歲式曰月式曰日三曰壘辰又曰厯數
五紀天道以紀人事合乎天道爲協五紀之用是
故積辰爲日積日爲月積月爲歲曆數紀日月之
度以授人時者也歲星十二歲而歷十二次故以
紀歲月三旬而一虧盈故以紀月日一日而一出入
故以紀日星五星也辰經星也星辰錯行日百刻
而十有二次故曰十二辰六十時也曆數數往知

來明天道而授人時者人之所以及時而奉天也
又皇極皇建元大極斂皆又福胤專錫年庶民惟
年庶民考女極錫女采極凡年庶民亡大至期人亡
大坎惠惟皇建極凡年庶民大繇大爲大守女則忘
山亞叶于極亞惟于咎皇則殺山而康而色曰于專
野惠女則錫山福皆人所元惟皇山極亡獻憚獨而
豈高明人山耐大爲業羞元行而苗元昌凡年正
人元富仁黎女亞耐豈大野于而寡皆人所元祐于
元亡野惠女雖錫山福元進女胤咎母偏母頗遵王
山誼母大進如遵王山衛母大進亞遵王山路母偏
母配王衛蕩蕩母鄙母偏王衛秀秀母反母仄王衛
正泉秀元大極歸元大極曰皇極山專山是專是言
于帝元嘗凡年庶民極山專山是言是行曰片矣
山茨曰矣山進民父母曰爲天丁王

四百五

書大訓卷八

五

通志堂

五中數也皇極大中也大中待人而建八極待皇
極而建也惟大可以建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建
中而五福具矣敷錫庶民人人有是中也各設乃
中能者養之以福也淫朋比德逐物而害中者也
無逐物之害大中未始不建凡其所由所爲所守
動而不忘中也乃執中之道也咎失中之害也中

不可以無方執也體中盡變而不可以中議亦無失中之害此君子之時中而可以大受者大受建極之本聖人之事也而汝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汝正容而定辭曰我之好是德也必能養以有福是人蓋知德而極可見惇獨之虐高明之畏徇物而遷者也通乎中極之道明乎一貫之理合己與物不貳其行而何惇獨之虐高明之畏人能行之進乎是道以合內外則身修而天下國家可治也富足也穀實也內足而後有充實之美正人之業必自修始也身不行道

三書卷之九

十

通志

不行於妻子各惟自往雖有受中之福不能不敗以取禍矣偏頗也偏黨也反仄也作好作惡也皆害於中者去其害而中道立王義也王道也王路也皆中之著也遵循也蕩蕩大也平平坦也正直無邪曲之見也在易復之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端不可見一陽反乎六陰之下故天心可得而見夫害則中不可見去其害則中道立矣會其有極建中也歸其有極時中之謂也皇極本不可道可道蓋敷言也敷言皇極之道見之修道之教天道至教不過是也庶民是訓是行則爲

以道事君可以近天子之耿光用是子民所以王天下也君臣交修蓋此道也中天下之大本也和天下達道也天子庶人是人莫不有極也建極之道必先大受大受君子之事也夫大受者不可小知小知極中之害也

六三惠式曰正果式曰佑亨或曰柔亨母康正果彊亞友佑亨變友柔亨沈潛佑亨高明柔亨惟侯廷福惟辟廷畏惟侯玉食臣亡大廷福廷豐玉食臣止大廷福廷豐玉食示害亏而寡凶亏而寡人卑仄頗辟民用替忒

三書卷之九

三書卷之九

人

通志

三德治道之所出也又用三德自治而後人可治也正直中行也剛強也柔順也強不順者理之以剛和而順者理之以柔各循其性而正之強者塞順者立則剛柔之性皆可以成正惠矣友順也變和也沈潛柔道也高明剛道也因其成德之性加以剛柔相濟則平康正直之道矣詩曰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平康之謂也君法天而德剛臣法地而德柔乾剛坤柔平康正直之誼庶民是則是效者也作福作威君法天之動也君之玉食貴賤之有等也臣之作福作威不法乎地之順也臣之玉

食不循乎貴賤之位也臣而不循乎柔順之道越其貴賤之等下觀而化曾何觀乎平康正直之道淪乎邪放而習乎僭差民不可得而治此大亂之道也治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心正意誠則身修而德至乾剛坤柔之義無所往而不準矣故曰平康正直

七占疑擇建立卜筮人與命卜筮曰用曰淫曰蒙曰圍曰亨曰貞曰卦九七卜占用式衍忒立昔人筮卜筮或人占則勿或人卜女則大疑甚及專心甚及卿士甚及庶人甚及卜筮女則勿勿筮勿卿士勿庶民勿是出胃大同身元康彊學孫元逢吉女則勿勿筮勿卿士勿庶民勿吉卿士勿勿筮勿女則勿卿士勿吉女則勿勿筮勿卿士勿庶民勿筮內吉筮外凶

書大訓卷八

九

通志堂

龜筮之作所以決人之疑也然疑非明者無以決之明者非明人事而已又當明於天地之道鬼神之情而後疑可決也故曰明用稽疑擇建立卜筮人待其言以占者非明於天之道通於人之理而察於物之象則何以知鬼神之情論從違之際易

龜筮共翼于用彰吉用筮凶

比之繫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擇人而建卜筮之元也潤澤曰雨清明曰霽陰暗曰蒙三者以其色占之卦為驛本卦為克二者以其兆占皆龜卜之象內卦曰貞外卦曰悔二者易筮之象非此七者而復支離繁衍其論為差忒於龜不足用也金勝三龜一習吉此三人之占見於經者謀於鬼神之道不可必也立卜筮之人三人占而用其二以多者為信也決稽之道先稽於心而決謀之大臣大謀之衆人後用龜筮決之五者不期而同謂之大同故占身則身安占子孫則逢吉三從二違皆謂之

三百九十五

書大訓卷八

十

通志堂

吉從多而違小也三違二從則從小而違多矣故於國中之事為吉接乎境外為凶龜筮違人是鬼神之不從也作凶靜吉不可以有為者吉凶悔吝皆生乎動也古人有疑而後謀之卜筮不疑則不卜矣用事之卜不敢必之於人也謀及卜筮是聽於鬼神者也鬼神猶聽而況於人乎人從而龜筮違不敢為也謀於昧昧杳冥之際瀆之則不敬矣不必於人而後鬼神之聽不從又何卜乎古人之於鬼神其已嚴矣命卜筮者令著龜以卜筮之意而後鑽揲之也卜筮以從多為吉雖心之謀不棄

於衆聖人捨己從人之際無乎不之用矣

八歷政曰雨曰暘曰炘曰寒曰風曰昔天者來菑各
呂元敘歷中番庄戈極菑凶戈極亡凶曰休徵曰肅
昔雨菑曰入昔暘菑曰晰昔炘菑曰蒸昔寒菑曰聖
昔風菑曰咎咎曰狂狂雨菑曰替狂暘菑曰念狂炘
菑曰急狂寒菑曰蒙狂風菑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
帝尹惟日歲月日皆亡易百禳崩成又崩明峻民崩
章家崩參康日月歲皆无易百禳崩成又崩旦亞
明峻民崩散家崩亞靈歷民惟靈靈十野風靈十野
兩日月止行則十冬十夏月止初靈則呂風兩

三十九
書大訓卷人
十一
通志堂

庶徵天道也天道高高而在上若無與於人者人
事之感天輒應之天人異道而同心不可知也一
氣之動疾如影響天人之際其可以致詰乎蓋天
得一以清人得一以靈惟德動天隨其凶吉而應
非天諄諄之命天人本一道爾聖人謂天道遠人
道邇修其在我足以應天人事不修天道亦遠人
矣存畏天之念用之於人事未嘗須臾離則貞一
之道也念用庶證言不可忘也洪範次庶證於九
疇之八亦本之人事耳一極備凶違天也一極無
凶順天也順天而休徵應五者不失其時雖百草

猶賴以蕃人復何凶之有不能此也咎徵應之五

者亢而爲常萬物罹其凶害備凶之驗亦隨人事
而已是故離之則五合之則一得之亦一失之亦
一五者來備之說一其本也惟狂克念作聖惟聖
罔念作狂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此庶徵之來聖
人不忘於一念之頃也肅又哲謀聖五者人事之至
故其應爲雨暘燠寒風時狂僭豫急蒙五者人道
之戾故其應爲五徵之恒人爲之而天順之其要
非他一氣之動而已狂不肅也僭不遜也豫急也
急峻也蒙昏也五事不極不足以得天之時五咎

三十九
書大訓卷人
十二
通志堂

不極不足以得凶之恒世主不知戒於天災求休
徵於俄忽之頃夫人尚不能感而況於天平王省
惟歲大綱也歲會也卿士惟月紀綱也月要也師
尹惟日庶事也日計也上下相維小大相承天道
應之而四時和歲功成庶績咸熙民變時雍天不
言而四時行惟不失其倫爾修身之教王者所以
明民也師尹庶官之長修庶職以聽於六官者上
逼下爲侵官下援上爲躐職侵官躐職何獨在官
者失職而怠於事人之精力有限將不給於視聽
百度不舉其民化而入於頗僻之域天時不順則

災害從之矣。皋陶之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隳哉。庶事隳哉。歲月日時之既易也，庶民惟星。星衆而亦著象於天者也。天上箕宿主風，畢宿主雨，故月離畢而雨，滂沱月離箕而風揚沙。此言庶民之情不可不察，日月行乎星次，皆有常度，日行南道而冬至行北道，而夏至日月歲十二會爲十二月之合。朔王官之治民事當如是也。月從星之風雨民之好惡，非卿士無以達之於上，而宣之於下。維綱月計是皆卿士之職，有冬有夏，其王綱之歲計乎？洪範極言天徵諸人，天人之際盡矣。合五事五紀

三十三

書文訓義

十三

通志

有稽乎庶證，察乎天人之際，所以一天人也。

九疋福式曰：嚳式曰富，式曰康，寧三曰粵，野惠又曰丁，升命六極式曰凶，拒折式曰矯，式曰憂，三曰分，又曰亞，六曰弱。

五福人之所向，六極人之所畏，然一繫乎天道，非人之所能爲也。因人之所向而使之向之，因人之所畏而以之威之，修其在人，不敢取必於天。洪範所以嚳用五福，威用六極也。庶徵尚可以人事驗福極，天道之至可以畏向而不可測，知者人之所向，向之其所畏，畏之吉凶，由人天道，其不遠矣。洪

範次於九疋之後，爲知天道矣。雖然，皇極之敷言曰：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五福在人，固有之矣。安仁者壽，知足者富，守道者寧，率性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五福惟人之所向，由皇極之建耳。傷生者天極情者疾，撥患者憂，妄用者貧，敗度者惡，喪守者弱。六極可畏，亦皆自取之耳。天道在上而不可見，惟人之所向，畏因其天材之篤，雖未可必得之多矣。君子言天道而一本諸人事，心天君也。一正心而天道至矣。皇建有極而備五福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天道昭昭，其要在人而

三十三

書文訓義

十四

通志

成教

惟亨爾，遂邁爾，于九疋八蠻，凶攸戾，貢于敷大采，粵廷，攸敷，申謗于王曰：緝，序明王，眷惠三，厓咸，闕亡，大隳，迹畢，獻亡物，惟舩，會器，用王，粵，昭惠之，致于異姓，止，當亡替，手舩分，瑤玉于柏叔之，或昔，曾展，觀人，亞易物，惟惠，示物，惠盛，亞狎，狎，狎，商，學，宅，目，盡，人心狎，狎，小人，宅，目，盡，示力，亞役，耳目，百，庇，惟貞，玩人，卷

惠玩物譽忠志曰衛寔曰曰衛接亞徙亡莽害大莽
珍成亞肖異物賤用物民粵足犬象非元土性亞
畜珍禽奇獸亞育亨或亞珙遠物則獲人咸所珙惟
取則徙人安解庫珙災宅或亞勤亞矜細行央余大
惠為山九刀珍虧式實允迪絃生民采耳屈惟粵丑
王

旅陳也春秋傳曰庭實旅百數犬高四尺者九夷
東夷之國八蠻南蠻之國武王克商之後莫不底
屬而通貢道於周獨言蠻夷舉其略耳西方絕國
以蔡陳獻太保召公因蔡陳訓故即以名篇明王

三言五

書言不訓人

十五

通志堂

言古之賢君慎德自修也賢君自修而四夷賓服
無遠無近底貢方土之物非求之也懷德而來也
服食器用為通用於人者不通於用亦不之貢示
之好惡雖四夷之遠亦知實之務矣分異姓以明
王德所致使之世修貢職不居戎狄之後以寶玉
頒之同姓不敢私也用示親親之恩共守先王之
寶爾周之分器見於傳者若魯之大路大旂夏后
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衛之大路少帛續篋旃旌大
呂皆展陳者陳肅慎之貢矢昭德之致也夫器待
人而重人以德守之非其人而有是器其不錄器

而重也決矣盛德之主其不狎侮人者玩人喪德
知慎德之道也君子之玩百姓何觀所以矢遠近
之心小人之玩怨怒作矣而何力之能盡非徒此
也志玩乎物亦將逐物而失本心矣志非道則不
安言非道則不接定志接物而不離於道德之至
也天之生物也有數人之為力也有限作無益以
害有益貴異物而賤用物則民遷於末作心力用
之而分於此不為則功成而民用足矣犬馬非土
性不育珍禽奇獸不育於國皆失其性而無益也
遠夷貪利之國也與之爭利則遠夷處惠而不服

三言九

書言不訓人

十六

通志堂

不寶遠夷之物所以懷德而來通人待上而安所
以安之尊賢而已賢尊教明而眾修其行近者悅
而遠者來矣夙夜之勤勤於德也一行虧而百行
墮勿以小惡為無傷也九仞之山而乏一簣之土
不足於九仞猶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棄井矣
誠順茲道所以安民而世有天下遠物非所貴也
功成之主自以得之之易往往悉力於遠充其好
大喜功之心遠物之來乃所以啓之也周之昭穆
秦之始皇漢武帝梁武帝隋煬帝唐太宗明皇皆
由此作有天下者之大戒也太保因西旅獻獒而

金鱗

三百个

書古文訓卷八

七

通志堂
主尔吉

王是大王學也責于矣且代某出身予志若于耐
多材多藝耐豈視禮也元孫亞若旦多材多藝亞耐
豈視禮也命于帝庭專右三才用耐正介半孫于丁
墜三才山民亡亞祇耆緋虐亡隊天也各班命哉先
王亦留大介歸今哉即命于元龜介也許哉哉元呂
辟與珪歸祀介命介亞許哉哉也屏辟與珪也也
龜式習吉君簫見書也并是吉公曰體王元宅害予
小學新命于式王惟留并是國也也祀耐念于式人
公歸也內篇于金鰲也匱中王翌日也瘳

金滕鏤鑰也占書論天道而不及人事不可以訓

三百九十四

書古文訓卷八

十人

通志堂
王不

亦不敢沒之於廟古人之忠敬也遭遇也厲虐危殆也丕子長子之大也謂天將取三王長大之子則周公固可以代武王也予仁若考言年德之俱至又多材能技藝乃元孫將不給於鬼神之事既受天命以安天下盛德之至可以世王下土傳爾三王之後疾之危殆人心懼矣周公自以年德材藝所以事神賢於武王武王曾無四者之賢不可以共臣僕之事然其盛德之至天下賴以安集世無周公可也武王不可無也武王而死則周之爲周末可知也天之降命旣緣武王而墜則三王之

祀亦無主矣孔子謂多能為鄙事不貴周公之材
周公自以材藝賢於武王亦此意也卜之命龜謀
鬼神之道也其以辟珪俟命吉凶為可信也辟珪
辟而藏之亦不違寧處也三龜三人占之也一習
二龜之兆同也二龜之兆同吉其一未辨啓鑰占
驗則二兆皆吉矣周禮占人凡卜筮君占體周公
觀體則知王之無害且三王命龜之意亦不以周
公代之直欲君臣共為永圖以終周道故退而俟
命知三王之顧念武王而待其有瘳耳納冊匱中
并占書藏之耳易稱大人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

書古文訓卷八

十九

通志堂

其吉凶觀周公之作金縢為與於天地鬼神之道
矣知壽夭之不貳知至誠之感神不言命而誠是
求不愛身而愛天下精誠之至天道順之王卒有
瘳為自作元命矣後世未究於精誠之學動輒委
諸天命人道不至其何以知天乎金縢惻怛之為
周公真知天也

武王无鑿管管及元羣弟與不於或曰公將亞
移雍孺學周公專告武公曰我出亞辟我亡呂告我
先王周公居東武季則舉人所尋于後公專為諛呂
台王名也曰鴟鴞王亦未數誚公秋大錦未獲矣大

雷震目風禾盡匿大木所拔皆人大志王與大夫盡
升呂君金縢出書專尋周公所自目為形代武王也
說武公及王專問彤史與百執書對曰伯惠公命我
勿教王執書呂泣曰元勿有卜咎公勤懲王冢惟
子冲人亞及知今矣適魯呂彰周公出惠惟舛小半
元窺革或戴冢祀亦宜也王出郊矣專雨反風禾則
盡起武公命皆人凡大木所匿盡起而蠶也歲則大
鉅

三月十五

書古文訓卷八

二十

通志堂

叔以監殷民故謂之三監管今鄭州管城縣蔡蔡
州上蔡縣霍晉州霍邑縣三叔為方伯連帥所以
監諸侯者黃帝置左右監監於萬國於周為二伯
之任而九州之牧亦為之監周官所謂建其監也
舊說三監謂邶庸衛而管蔡武庚尹之以金縢考
之蓋皆叛於所封不在武庚之所也霍在冀州則
霍叔冀牧周穎湛為荆川蔡在汝濱則蔡叔荆牧
波滎為豫浸則管叔豫牧也滎今在蔡水水經作
沙音蔡其故道至義陵入淮武王崩而成王幼周
公攝政古之道也三監謂周公將害孺子蓋欲激

其所監殷民與之爲亂其挾武庚而動正可知也
成王方惑流言之聽周公遽爲東征以京師付二
公與周大夫無王室之憂矣王不已知而猶不憂
王室則周之王官皆極一時之選流言之感其能
久乎周公自謂不親行法則無以見先王東方之
憂不可忽也居東三年而後克成王亦知前日之
過其平東諸侯寧王室非以力服人也罪人斯得
脅從亦不治矣鴟鵂之詩曰鴟鵂鴟鵂既取我子
無毀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閔斯迨天之未陰雨
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汝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指

書大訓卷八

二十一

通志堂

据子所持荼子所蓄租子口卒瘠曰子未有室家
子羽譙譙予尾脩脩予室翹翹風雨所漂搖予維
音嘒嘒詩序以爲周公救亂之作求之所書蓋東
征之後也東征之後而猶以詩救亂王心未正則
亂生猶未已也鴟鵂惡鳥也既取我子以語前日
之亂無毀我室懼亂生之轉甚也念鬻子之勤閔
則思保後之計未陰雨而塗牖戶爲備之有素矣
然猶或敢侮慢況無室乎今我手之拘孥以有捋
荼之苦蓄租之勞口病而不得言其故何也無室
家之故爾辭之於鳥羽毛之顛顛可憐者必其巢

爲風雨之敗嘒嘒之叫豈得已邪然則所謂室家
蓋歸宿之地也成王未知圖安之道故託言前日
之亂而救之於未然夫浮議之能動人以人心之
無立也室家成矣何風雨之患邪惡鳥之戕亦無
自而來矣誚責也未敢誚公疑之而未決也雖於
公無責言之失然終不能釋然也疑而能詳復如
此豈有不明之事居東未復實有待乎王之自悟
二公素知周公之事而未可以口舌辨故因天災
之至以禮導王穆卜發金縢而得周公之策則王
之心固已感動諸史百官又謂周公令勿以告則

書大訓卷八

二十二

通志堂

周公之至爲不得已於攝王之政矣二公與周大
夫初不以周公之素告王必使王之自悟古人致
君之道豈徒爲朝夕之計哉周公居東而不疑是
亦伊尹放王之道也成王執書以泣感之至矣懼
災而卜知其所以動天則不卜而知懼古人之於
卜筮其不苟也如此新逆所以迎周公者不敢用
前日之意我國家謂朝廷之禮也遣使迎公而王
出郊以送所謂禮亦宜之者也反風之應可以言
天道矣反風世有之矣偃禾之起蓋未之聞也大
木所拔亦言禾也木偃之禾而築之亦熟三公輔

相之際曲成天意之所存矣周公初作金縢之策
烏知後有流言之事成王見災而懼亦豈有意金
縢之說精誠之感若合符契天之變見諄諄應之
至誠感神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天地感動於積年
之後豈不昭昭矣乎成王幼未有知其能見災而
懼一觀周公之策立知天意所在爲之罷卜即日
至郊周公所以悟王二公所以輔導成德之至其
視流言惑亂之日遠矣世之論致君者皆取於伊
周之道顧以爲諱而卒不能成君德性之所長付
之無可奈何蓋亦不思耳矣孟子以吾君不能謂
之賊其知伊周之道乎周公故邑皆在鳳翔天興
縣

書文獻卷八

二十

通志堂

大算

王若曰繇大算亦多哉繇亦馭豈亞弔矣各創于我
冢亞少延憐惟我幼冲人畢亡量大厥舩亞船詰迪
民康朕曰元大耐哉知矣命已子惟小學若茲困水
子惟進求朕貞淫專責專奔人最命絲亞忘大彭子
亞數閑于矣各豐樹宣王繼我大瑤龜聚天明即命
曰大難于齒土齒土人亦亞彭越絲載殷小墳延
教紀元叙矣各豐知我載大皆民亞康曰子復反辭

哉周當今載今翌日民獻十夫子翊昌子救宣武
國形我大書休朕凡并吉繇子告我友當商越尹
氏屢士馭書曰子專吉子惟昌介屢當子伐殷通
君臣介屢當商越屢士馭書宅亞反曰耨大民亞彭
亦惟圣王官當商室專子小學下翌亞可廷王害亞
莫日繇子冲人眾思難曰緋序允載翼寡哀才子船
矣役繼大投耨于朕身粵子冲人亞印自卹誼介當
爾粵介多尹氏馭豈媛子曰亡誌于卹亞可亞戚
專宣于國形已子惟小學亞數替上帝命矣休于宣
王興我小當周宣王惟凡申声媛最絲命今矣元財

書文獻卷八

二十四

通志堂

民張亦惟凡申解序矣明豐微我丕丕

繇若也大告布告也庶士多士諸臣也尹氏師尹
之官也大告諸侯并其臣下即名篇之義也弗弔
不至也降割大創也不少延洪武王之年此天道
不至而降喪于周也已發語辭冲幼也幼冲人成
王自稱無疆歷服天之歷數也不至哲順未知所
以安民況王命之難知其何以知之也是故恐若
涉淵將求康濟之道厚自修飾以大先王受命之
功武王之喪不可揜也寧王武王號下所謂寧武
寧考寧人者皆武王也武王繼天命而受命于子

孫之祚命有將作難于東國者而西土之人亦有不靜此言武庚之亂三監將趣和之武王已知其然無能爲也西土周也由東國言之也蠢動也朕厚也今日之亂果符於武王之卜以武庚之不厚乃敢紀殷之敘者因我國有大禍民不寧處乃曰我將復起反以周爲鄙暴之國動之明日民之賢者乃有十人贊我以撫圖寧王之功大事指言用兵卜之并吉謂十人之謀而卜之亦吉也以此決志告諸侯以東討彼殷之逋逃播越之人臣豈能出我所卜而爾多方反以爲難之大民之不靜謂自我出我當考求自敬不可加兵於彼反以我卜爲妄而爲何不違之武王猶前卜知殷難之興今豈不能卜知其敗故我長思此亂鯨寡遭之爲可哀役由天討而興實惟以天以是患遺我我猶不我自恤石爾庶邦之義當以無恤安我而勉我以武王之事今我不敢廢天之命役不可已且天眷佑先王起小邦而有天下亦惟卜之受命天今佑民以討殷亂況亦命於吉卜豈非天威明著輔我之大業者用之征伐豈不宜哉武庚亂而征之固其宜也大誥之作首言龜卜之驗似非征討之

三百九十五

書大誥卷八

二十五

通志堂

義茲實周公用兵深意固加詳也武庚之亂自武王之卜而世固已知之武庚之用其民亦以是卜爲證周公明前卜之驗申今卜之可信以此動衆固所以用之也聖人之兵固有必勝之道隨機應變亦人情而已也救撫也昇畏也恤憂也予小子王者在喪之稱也害何也中我也王曰介惟舊人介丕克違肯介知宣王若勤才矣閔戔戔成玁所予亞歆亞極卒宣王國事藉予大猷誘我友畋而介棐忱畧予戡我民予害予戡予戡宣人國玁畋矣亦惟用勤戔戔我民若大猷予害戡亞予

三百九十六

書大誥卷八

二十六

通志堂

奔宣人貞最休戚

舊人謂其嘗事武王既爲舊人宜有遠見先王之勤勞事當備知之天道之不可推者謂之閉武庚之亂非周之所宜有所謂閉也夫天之閉欲使我知畏而有成功之地則我何可不卒先王之業今誘多方而不用威罰實以大化使之天輔我誠必考於民而後我聽天之勤畏我衆亦若人之有疾吾爲先王之世其可不虔天意終畢先王之功以此感動舊人將以動其心耳大化之誘能加此乎閔閉也棐輔也忱誠也周書自大誥後一篇之內

而屢稱曰王者申言之也

王曰若管朕元遊朕之難日思若之廷室无底金耳
學也亞肯坐張開構年父舊年學也亞開張開構
年方期元圃曰子之後亞奔在籍子害教亞越印教
宣王大命若兄之學大友伐年學民教元勸亞救

昔昨也如昨之意其行已久由日思艱大之言故
為反覆詳究辟父作室已有成算而子堂之不建
室將安結又如耕作子猶播之不繼沉成而獲父
之敬謀田宅其肯自謂子孫將無弃此基業以此
當知先王所以望吾子孫之意不可及吾身撫

書大訓卷八

二十七

通志堂

先王之大命終畢其功且父兄之友朋攻伐父兄
之子為之臣隸將以父兄之故勸其伐而不救其
子乎抑以父兄之故而其子之云救乎此以武王
辟諸父兄成王為父兄之子諸侯為父兄臣隸商
人為父兄之友喻以天倫之義以解諸侯之惑則
周公之征伐武王之效命皆所當務不可得而已
者構結架也蓄耕治也播下種也獲收刈也

王曰緝康歸才不屢耑商德不馭耑與耑緝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德矣耑忱不耑宅教易金張今矣
耑猷于周耑惟大耑人挺公胥伐于年室亦亦亞知

天命亞易子留意曰天惟耑殷耑耑夫于害教亞矣
朕耑矣亦惟休于耑宣人子害元極下教亞于勿衛
宣人子指量土張今下并吉耑朕挺公東挺矣耑
亞耑下救惟耑茲

肆恣也肆哉以諸侯之論為恣而非法也與明也
明國有賢乃有十夫能知天意所在豈非天輔我
誠爾亦何敢慢天之法今周有大災害彼大作難
之人與其強鄰共伐爾室爾亦安得不知是事且
天命之不可易我永思之天將以我治殷如農夫
之去莠則何敢不終我畝天之寵我寧王則有元

書大訓卷八

書大訓卷八

二十八

通志堂

龜之兆在我安能窮此卜事既為天之休命其敢
不從以循前人撫疆域之所至況今卜之又吉故
東征而不疑天命無有僭差卜之所陳如此觀於
先王之卜可以決知今卜之驗前卜之信今卜豈
不信乎卜之所陳蓋天降命云爾三監之起此王
法之當誅而不可緩者觀於大誥之語蓋周公東
征而諸侯不以為善寧以天下久苦紂亂厭於用
兵以為武庚無能賴三監為之助觀周室之仁義
謂可修敬而服是乃習於仁義之說不通其變周
公自以我之不辟不可以告我先王則其東征之

初衆人固不識矣以大誥之哀念繇寡不叩自恤東征之役其可緩邪大誥以卜明民而斷以十夫子翼十夫素爲天下信其一時之望乎

敬孚山命

王若曰繇殷王元孚惟乂古宥惠爲取統承先王攸元乂物犯園子王冢與或咸休衆亡窮解庫專祖咸湯亨登聖廣困皇矣眷右誕最年命故民呂寬除元表獻珍加于昔惠來後裔介惟踐攸年繇舊大令脊審脊亨孝肅龔神人子嘉專惠曰位亞忘上帝昔歌丁民祇叶書建介于上公帑絲東更欽才建專專

書古文訓卷八

三十九

通志堂

言啓專舟命術繇箕篋呂蕃王室弘專劉祖律專大民留媛年位毗子式人亡亡言惠方苗從式昇戎大周亡數解庫建才惟休亡替厥命

元子嫡子也稱之子賜之命謂宜爲殷後也微子爲商嫡固矣紂已越次而立代殷之治不可易也故因武庚之叛更封殷後以正商祀先王之於前代已然之事其不好爲異論如此崇德尊義也象賢繼世也考古崇德之意故傳後以象前人之賢先王國雖已亡猶世其統使修治其禮樂而無廢墜於後萬世得以有考天子待以客禮不敢臣

也國不廢絕先王之後而先王之禮樂不失其傳與國咸休俱有無窮之美也不名微子亦不臣之義也齊一也淵深也齊聖廣淵湯以此德格天而受命者行其寬政除夏桀之邪虐功見於當時德流於後世者爾能修行其道休美夙聞恭謹全身克終孝道齋以祀神敬以臨下故我謂爾之德篤而不已可以享上帝可以和庶民故命爾爲上公正此東方之國訓以施教汝賢宜布此論服命建官之事不可輕者循典常以修乃政所以懋王室之治進乎成湯之道安國治民之本也身安國治

書古文訓卷八

三十

通志堂

而後可以毗助王化後世仰爾之德天下惟爾之法而王室賴以無厭此我命爾以休美之道不可易也武庚初誅而立微子於宋成王周公急於存商如此微子之命初無一語及於商亡與武庚之意可謂慎矣告戒之語緩不迫切可以想知微子之德先王不臣之禮矣書序命微子代殷後商之亡也微子固不立當微子之去商人知商之滅武庚之立固其理也求於商書去商之始微子固以存商自任父師之告亦以商祀責諸武庚之亡

卒爲商後古人處事之遠出處之際未易輕論其德爲可知也初武庚之立仍居朝歌微子更封宋公其國在應天府宋城縣亦商故地亳都之圻內也

書古文訓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九

永嘉薛 季宣

康寧

惟貳月才生霸周公初立迓新大邑于東或柔三已民大咏岑戾甸男耑采衛百工羽民咏見士于周周公咸勤傳惟大耑紂王若曰盟戾朕示弟小子畢惟傳丕烈于亥王声明惠眷罰亞敬侮鰥寡育祗祗置置庶民用屨船裁區憂越裁式式耑呂攸裁鹵土惟肯怙冒耑于上帝帝休只傳大命亥王殪戎殷挺殺年命繼年耑耳民惟耑敘傳寡兄勗羈女小子畢聖紂東土

書古文訓卷九

通志堂

三月之望周公作洛之歲也召告篇敘其月朏在丙午歲曆法九月朔而未見曰死魄夕而成光謂之朏推望生魄己未日也先此庚戌召公以庶殷攻位于洛汭乙卯周公至洛觀於新邑營丁巳郊戊午社于新邑以上初基新邑之事諸侯未始至也既望而諸侯以其衆至樂於供事謂之和會侯甸男書邦者無不至也采衛略矣故用書命亦止於甸服百工諸侯卿佐播民和而見士致民和會之意而見其長也其民不可盡見以禮見之而勤勞之也洪廣也廣言治道大詰諸侯而致之康叔

康叔蓋諸侯之長也書序以殷餘民封康叔康誥乃洪大誥辭若不類在書封爵固謂之命誥非命也康叔封於舊商之地固已長諸侯矣康誥稱康叔曰孟侯誥於庶殷而授之其伯尔叔封衛國初都朝歌地在衛縣今并入黎陽周公稱王若曰者以王命告若後世承制奉旨之事直以康叔爲弟而謂之小子周公自以意告稱王之命而已不顯大明也自明其惠旣明民而重慎刑罰此文王所以大明於世者不敢侮鰥寡爲憐獨之可哀也不虐無告而又用所當用敬所當敬威所當威以此

書大誥卷九

二

通志堂

明民所以造周室者西土庶邦賴以修治皆恃文王覆冒之惠大美文王之聞俾戎商而代之遂受命而撫諸侯我則不敢不勉爾作孟侯於東土亦文王之惠是賴可不勉耶周公自謂寡兄猶寡人也

王曰緝虜生女志才今民將至祗通粵文方聚齊友惠以建粵求于殷先肅王申采以民女丕德惟商者威人寔心知嘗別求齊縣古先肅王申康采民弘于天若惠哀粵身亞廢圣王命王曰緝虜小學生惘瘵粵身數才天書集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雖采建盡粵

心亡康野僭念粵元以民裁齊曰邵亞圣大亦亞圣小意亞意琳亞琳已女惟小半粵舫惟弘王應采殷民亦惟助王寔矣命近新民

念今所以臨民在乎敬述文王之事繼文王之令聞而服行其道惠之語廣求殷之先王安民之道與商之舊人所以處心而訓民以所知者益求由古以來賢君安民之道引進己之天性順成尔惠自汝出者豈不裕如惟王命之攸行蓋亦不出此也惘瘵疾痛也明於道者其逸如許未明此理當如身之疾痛敬之不急將得之也天威雖曰可畏

書大誥卷九

三

三

通志堂

其實輔於有誠人情雖曰易知小人亦爲難保盡心加敬而不移於逸豫之好然後可以安民怨惡之興無小無大而皆足以爲惠加惠爲惠之琳然非所惠則亦有害於惠而怨惡之所生也故君臣者不可不敬服用此語所以弘大厥惠因民所保而以爲民之保故謂之應果爲民之應保乃所以毗天子而保天命作新民惠不過若是而已殷民殷之遺民也保應謂之作新蓋成其天性耳修己以敬而能作新民惠修道之教不在乎教督之也王曰緝虜生敬明粵罰人大小畢非首粵惟矣自茲

亞真武介大阜畢小亞可亞懺博十大阜非突博
惟膏及通介无衛極年骷肯博亞可懺

周公之洪大誥先修身而後用刑虞書象以典刑
以爲欽恤之始是亦一道也舜之膏災肆赦怙終
賊刑周公於此詳之其難其慎如此讀書而能觸
類而長始可與之言書罰之敬明即所謂象以典
刑者有典刑以爲民效則刑可以無用論畢輕重
此明敬之一事尔蘇氏嘗問之明法者此乃周公
假設之法甲乙二人皆犯死罪甲之罪小於乙然
其罪非膏乃惟終之當殺而不可懺乙罪雖大非

三百五十一

書大訓卷九

四

通志堂

終之者乃真可懺亦虞書之言也自作不典式尔
此小人之無忌憚者常於非法之動怙終而可殺
矣式尔常然也通尔通然也既道極厥辜以理盡
其辭也出人之死必待獄成而後斷者刑不輕用
亦不敢輕赦以惠姦也原情議罪而蔽之以義非
人之所能爲也

王曰緝康生大敘肯博大明躬惟民元敕琳味若大
張惟民元畢弃咎若采鑒乎惟民元康又非女生劉
人懺人亡或劉人懺人非女生又曰射則人亡或射
則人王曰外豈女數肯臬司帶絲股罰大倫又曰要

囚躬忘不六日望于旬肯不蔽與囚王曰女數肯臬
豈勸蔽股股葬庸元誼判誼懺勿暮呂次女生博女盡
孫曰肯敘惟曰未大孫豈已女惟小畢未元大若女
生心懺心懺懺惟博知凡民自尋畢寇數惡穴懺
越人于賜賢亞豈肯宅亞慈

有敘有本末也修身以敘治之本也弗率有罪治
之末也自明服用之道民將正於大和敬若惻瘻
民將率惠遠罪懼傷民若嬰子民將入於安治天
下有罪在子一人率此而行爲治之有敘矣凡刑
殺人射則人與寬刑殺射則於人皆有常道義刑

三百五十二

書大訓卷九

五

通志堂

義殺非汝之所能爲勿庸以次汝封此生殺之道
也稱又曰者史官承上之說略去其辭外事承上
之文猶今云此外也臬節也陳時臬事以此道爲
之節也司專也司師專以臬事爲法則股民刑罰
皆當於有罪矣要囚獄辭也不蔽要囚大究其情
蔽之以義也服念之久而後不蔽以義其無冤濫
之失乎自有臬事之陳又蔽股之常法惟義所在
非汝之所能爲也在汝足爲能順於罰用罰具有
倫尔猶能以未順爲念則盡善矣女雖小子而人
莫有如汝之心康叔能知周公之惠之心所以爲

賢於人者勝股而首封之命爲侯伯實爲惠舉寧私於小子者乎寇攘姦宄強不畏死之人至於劫奪殺人乃夫人之所惡是厥罪爲自作議罪者何心乎賢強也慈惡也

王曰蚩元惡大慈張惟亞孝亞友學亞祗服耳父蚩大易耳子心子父亞耐學耳學與疾耳學子弟亞念矣戾學亞聲龔耳兄亦亞念鞠學哀大亞友子弟惟弔絲亞子哉政人尋罪矣惟與我民葬大泯學曰學元警縣亥王廷罰劉絲亡赦亞衛大憂

元惡之人誠大可惡不孝不友其惡如之文王之

三書古文訓卷九

大

通志堂

罰固曰刑茲無赦雖然骨肉之際當以天性理之先王先立君臣父子以權之蓋不以常道理遽致文王之罰則將入於少恩子不孝而父傷心父不慈而惡厥子弟無天性之敬兄不念親而友所以致此豈非爲政之罪天常之在人者泯亂如是誰之過歟遽欲盡文王之刑是爲弗率常道骨肉之愛自此離矣憂常也刑人將以納人於道弗率大常非所以爲政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孔子斷魯人父子之獄蓋謂此也周公深其語而見其情者此可言之諸侯

羣吏非所以勵民也如臨政者皆知修身之可以爲教天性之可以感人而用之於骨肉之閒民知親愛而孝弟篤矣百姓不可以語然惟可使由之文王爲不孝不友之刑民之大防云耳

張惟外厯坐魯人惟耳正人越小臣彰節學別國身船民大譽亞念亞暮繆耳商昔學弘亞惟舛慈已女學元警縣絲誼衛懽亦惟商惟允亞耐耳冢人越耳小臣外正惟魯惟獻大放王命學非惠庸又女亦宅亞聲敬龔學縣哀民惟亥王出敬志學哀民曰哉惟大及則予弋人目數

三書古文訓卷九

書古文訓卷九

十

通志堂

庶子周官之諸子訓人訓誦之屬正臣官長小臣奄豎諸節階級爲吏者上言爲政故此以外言之教訓之官至於百官僕吏所當分職布位樹風聲以作民不思其所當爲反爲君上之病長惡如此我亦惡之雖然尔若遽以此義誅之亦尔君上之罪彼之不循職分亂乃官常致汝惡聲爲國之累非君養成其病亦何能致此乎必其君長身之不修道不行於妻子奄豎小臣至於外官之長得爲虐威以干其政放敗王度豈專彼之罪哉汝惟不能修道化之故不臻於治耳是故不可不循敬典

用以裕民裕民之道必由文王之敬忌行之恥於
不及文王則裕民之道盡天子且嘉之矣敬厭足
也裕寬也敬以寬民修身而治之也修道以敬寬
之而不急也內求諸己而不求於物是以惠至而
民依急於近功則不遠矣上言齊家此言正國雖
其罪或可殺一皆歸之君上修身以教所以無爲
而治也聖人之刑不失有罪康誥之作所以厲人
君也

王曰嗟與惟民迪吉康哉嗟元惟殷先王惠用康
乂民徒求改今民宅迪亞適亞迪則宅政圣手當王

三書九

書大訓卷九

人

通志堂

曰嗟子惟亞可亞警告女惠也說于勗也行今惟民
亞靖未獻手心迪翼未同與惟亞元罰殛我我元亞
師惟耳聾亡圣大亦亡圣多張曰元尚羣養于我王
曰緝康坐敬才亡徒師勿非非非非非非非非非
敬惠康康心驚鳴惠德鳴絲哀鳴呂民靈亞女瑕
王曰緝康歸女小學坐惟命亞元意女念才亡我
王言明鳴舫命高鳴聽康又民王赫曰進才坐勿
替敬聽朕告女鳴呂殷民世昌

與惟民迪吉康以道明民是乃安吉之道殷先哲
王康治其民用此道耳我當率循此道以副民之

所欲彼有求而皆得君之所作有以充民之求也
求者無有窮盡應之亦無窮盡作求之道非惠之
至何以哉作求之道如許而今民有不迪夫豈無
故民之弗迪由我之無以順適之也我弗迪而彼
弗迪則何善政之有邦作民求無是事也不可
監惠之說也惠非可說觀罰之行而後惠可言也
民之不靖亦惟君長之罪而人本心之正未始戾
也屢道之而終未一者未有以明之耳有以明之
則將人人自明同歸於道矣不然以道明民一其
心志而亟行其罰天誅將及於我我不可怨夫人

三書九

書大訓卷九

九

通志堂

小小之罪尚不可犯況顯聞於天乎觀天行罰之
誅惠之作求不可不求之也作怨非人情之事也
非謀非彘狂妄之作也臨事而蔽之以誠自無怨
妄之作而又甚蔽於德蔽忱之道必自平心始也
平心觀德以遠乃道行有餘裕則可以安民矣無
瑕玷之可指無殄絕之可憂修之於身措之於天
下而準矣天道不可恃念之勿忘則可以無失我
祀之絕亦惟弗念之故明其服命則爲善者勤有
賢者之助高其聽聞則德言日至而所見者遠民
之安治不出此矣故典爲典常之敬守守而勿失

則何亡國之有乎

酒靠

王肅曰明大命于妹蚩蚩敵于文王犀或圣鹵土耳
算然歷蚩歷士幾少正駁蚩蚩夕曰禋茲酒惟天各
命犀或民惟元禋矣各豈哉民申大商鑒惠亦宅非
酒惟行越小大蚩用鑒亦宅非酒惟牀友王葬教小
畢大正大蚩亡葬酒歷或兼惟禋惠將亡醉惟曰
哉民迪小畢惟土物悉耳心臧聰聽祖丁山彝豈幾
小大惠小畢惟式妹土卑介股友豔元執黍稷苒苒
蚩耳丁年長犀率車牛幾舩賈申孝教耳父母耳父
母慈自洗地致申酒歷士大正幾歷柏商學元介箕
聽朕教介大肅羞考惟商介圖兼食醉餘丕惟曰介
肅留觀告徒乂申惠介尚肅羞饋禋介圖自介申介
絲圖留惟王正豈止目絲亦惟矣葬元惠帛亞忘圣
王家

妹古沫字沫水在衛之北沫邦衛也少正官之佐
也衛承紂之舊俗其民沈酗於酒武王既封康叔
故陳飲酒之戒爲法以告衛邦刑以重刑亦隨時
之義也昔文王朝夕告戒西土羣下使之畏慎於
酒非祭則酒不用蓋天之降命惟祭祀則有酌獻

受福之酒而有淫亂敗惠之禍天威之至惟酒之

故尔故文王之告官正執事無以飲酒爲常惟祭
乃飲然猶將之以惠無量而不及亂使民道其子
弟加愛土地所出子弟勤於穡事無暇思飲心化
於善莫不安受父祖之教無小無大皆以成惠妹
土今爲股肱之國民當繼此而爲純惠之事種藝
黍稷懋通貨財以勤供養其親其親嘉之乃得洗
腆之勞士夫賢者大進於惠爲國老成其君尊之
乃得養老宴饗之飲此吾教意宜常聽之又當遠
乃觀瞻以成中惠喜怒哀樂一皆中節而可以稽

之於道進此以供祭祀有以受其介福至於安逸
之地如此則稱王官之選宜於官正執事之職天
亦順成尔惠乃有無窮之聞周公將欲教使其民
勤於力役供養士夫修惠以謹官常使之各有所
安以忘飲酒之好移其心志固所以善之也夫人
心無常靜則思動酣酒沈酗狂惑淫放之禍因之
以生酒之於人害惠多矣是必有以役之於此奪
之於彼其習之久固將忘之孔子猶以博奕賢於
無所用心況於勤事而進惠聖人之教豈徒然哉
禁之而無以移之終亦不行而已洗腆勞酒今行

人歸者有洗泥之飲也

王曰豈哉鹵土隸徒當商馭豈小乎尚亨庸文王教
亞與于酒故哉豈于今亨殷殷止命王曰豈哉豈惟
曰聖管殷先嘉王迪魯矣庶小民經惠秉嘉自成湯
咸望于帝乙成王豈昧惟馭豈年隸大龔亞教自暇
自脩張曰元教當龔越聖外舛戾甸男衛當柏越聖
內航百僚歷尹惟亞惟舛宗工越百姓里居宅教酒
于酒亞惟亞教亦亞暇惟助成王惠庶越尹人祇侯
哉豈亦惟曰聖今後聖王伯身身命宅庶于民祇采
越歸亞易越惟身綢坐俗于非彝國燕樂畏儀民宅

三言九十五

十一

通志堂

亞龔焉心惟允簪于酒亞惟自息粵俗耳心叛很亞
亨豈肩舛聖爾邑越殷或感亡罹亞惟惠馨香禋登
齊于矣越惟民爾歷羣自酒腥齊聖上故矣各龔于
殷宅悉于殷惟徐矣非獻惟民自警舛

周之輔佐及諸侯之臣能用文王之教不常飲酒
此周所以長保天命殷之明王爲道在己而畏天
之顯道故其臣下皆有常惠以執其智自湯至乙
成德之主所爲威感之道者與其敬畏之相下至
執事之臣及其輔佐莫不敬恭不敢自暇逸亦何
敢相高以飲故自外服諸侯內服臣下至於里居

之民亦莫敢飲至於沈湎唯以助成王惠之顯有
所不暇尹正也正人者正己而人自正敷天之下
不令而從君之所以定位於上也在位者勤於事
在下者勤於力百志惟熙而王道明於天下故曰
不暇自逸助王惠顯君有常尊之勢所以爲定辟
也侯甸男衛之君稱伯舉其長也亞次也服服休
服采之官也宗工大臣也帝乙紂父也易稱帝乙
歸妹多士言其明惠恤祀多方言其明惠慎罰呂
氏春秋以爲常欲廢紂爲法而止蓋賢王也史記
言其惠襄非是書言自紂以前主尔後王紂也酣

三言九十五

十一

十一

通志堂

酒溺於酒也不明天命而不惟民之保斂怨乃不
可奪恣於淫佚非道禮度廢於燕樂而民皆痛傷
心其故非他惟厚於酒而不知休息以至於荒佚
尔心之很疾死之不畏皆由酒之亂性故雖國滅
而不之憂也可以動天惟誠與惠紂不之務斂怨
於民無誠惠之馨香乃以民之怨毒羣庶酒荒之
失脛聞於天天之喪殷惟荒逸之故尔非天自爲
畏虐人殷酒荒之罪自取之耳監殷王之興喪與
周所以爲周酣飲之戒不可緩矣盡痛也

王曰豈于亞惟衆絲多靠古人有言曰人亡亦水譬

當于民譬今惟殷隊手命哉可亞大譬改于昔于
惟曰女劓毖殷獻臣戾旬男衛張太史友內史友張
獻臣百宗彤張惟介書舫休舫采張惟若葛圻父薄
莫嚴父若采宏父定侯張女但制于酒耳或算曰羣
衆女勿奢盡執拘呂歸于周于元轍又惟殷山迪彤
臣惟彤粵酒于酒勿喜轍止姑惟教止大祈明音粵
亞申哉教暑惟哉戈人亞卹亞燭粵書昔同于轍王
曰呈女箕聽候毖勿拜粵司民酒于酒

劫固也獻臣賢人也太史內史官名也百凡也事
羣下也服休事君以道之臣師氏保氏之屬服采

三十九

書大訓卷九

十四

通志堂

執事之臣也圻父司馬農父司徒宏父司空也太
史掌邦典內史掌邦法者在王室則貳冢宰在諸
侯則居賓友之地司馬司徒司空衛國之三卿也
三卿稱父諸侯字命卿也圻父掌封圻之稱農父
掌民之稱宏父掌事之稱若疇以待咨詢薄違以
正過失若保以備師傅諸侯之有三卿天子三公
之職也監水可以見形監人可以見惠以殷爲監
則酒荒之敗不可以不恤撫恤也取法於下持以
自修此固人君慎惠之道殷地諸侯之賢自宜取
以爲法況於內史太史之友宗工服事之臣上至三

公皆以定君爲職豈可不以爲監況汝自將剛惠
禁戒於酒所以禁人亦當盡用剛道人有羣飲之
事則當執歸京師我將殺之此剛惠之用也酒能
溺人之心非剛無以自制人之沈酗非羣飲之故
也飲不羣則不久亦無荒敗之累朝夕從事雖欲
已而不可相高於飲者惟羣飲者爲然耳諸侯凡
人有罪自可專殺況於方伯之重不當以歸天子
必東歸於天子者蓋無殺之之意使係縲於道路
困頓於拘囚悔恨自咎於心則自新可冀矣曰予
其殺非果於殺之之辭不使諸侯殺之存心於教

三十九

書大訓卷九

十五

通志堂

誨之也罪人必待告而後治人君無事於察也故
雖羣飲之惡亦須告而後行殷之諸臣百工久安
紂之無道未能無酒酒之過但非羣飲亦姑教以
先之不教而誅近於虐矣身先剛斷于酒乃頒酒
禁於下責以官職輔導之事而使明知吾惡於酒
無不享吾剛惠用以自新則酒不禁而止教之不
聽是無君上之恤其事廢而不潔可以明其酒酒
如故終無遷善之意亦當執歸天子而同羣飲之
殺矣朕毖所守文王慎惠之道典聽而服用以爲
常也司官也方伯之官所以率諸侯者人君之官

所以長民人者典聽朕既剛制于酒是爲官職之
辨辨之弗問民何法焉沈涵其民君之罪也所以
責方伯邦君也酒誥前誥妹邦周公教民之辭其
後語封所以責方伯者教民緩而不迫責方伯者
嚴而詳備民當柔之以道方伯諸侯以惠服人者
也

梓材

王曰嗟呂牟歷民衆牟臣筵大家呂牟臣筵王惟當
商女若巫粵曰戒大幣幣司徒司製司空尹次曰予
宮屬轍人亦牟商先敬懲肆肆牟敬懲肆是穴轍

書

書大訓卷九

本

通志堂

人麻人宥歸亦見牟商嘗戕夷人宥王后暨牟商爲
民曰亡胥戕亡胥戕皇于散寡皇于嫗婦合蘇呂公
王元效當商然馭尊牟命害呂弘教弘恬自古王若絲
鑒宅傳侯惟曰若虬田死勤專舊惟元教收爲牟量
毗若徒室家死勤垣重惟元教聖茨若徒杆材死勤
樸斷惟元教丹腹今王惟曰先王死勤卬明惠哀爲
夾庶邦言徒兄弟匹來亦死卬明惠后式箕集歷當
不盲皇天死付中或民徙牟量土于先王歸王惟惠
申味憚先幾惻民用敷先王衆命已若絲譬惟曰欲
皇于萬幸惟王學學孫孫當采民

梓材之書言梓材者財十數語遂以名篇蓋匠人

之成材必因其樸而斲削之期於成器終於絢飾

而後已是因材之性惠先後迷民亦欲梓人用之

於材務成之而非欲害之也周公之告康叔寬於

刑而謹於惠其變商俗一歸於化而已在易天地

交謂之泰不交謂之否是故下情上達上天下施

而國不治者未之有也臣庶官也大家大夫之有

家者下以臣民之情達之大家上以其邦之情達

之大君此邦君之所司也汝常發言則曰我有相

師之法爲三卿尹正亞旅者惟不欲危厲我人之

書

書大訓卷九

本

通志堂

命君能先此敬勞其下彼亦以此往敬勞矣敬勞

內修於己而以使人於下者惟其不欲危殺人命

則知所以寬民而敬使之矣注爲姦宄殺人於前

已更世故誅之不可勝誅故不可危厲殺之連坐

由歷之人茲又不當問者見其君事之急趣赴至

於傷人有刑刑之則非敬矣是皆危厲殺人之道

可不宥乎王制凡制五刑必即天論郵罰麗於事

聽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刑以輔

教惟不欲危厲殺人爾天子開於監觀之道欲爲

民之治安不欲使之昏迷至相戕虐迫蹙寡之可

敬屬婦之甚微皆由是而容身則天下無窮民矣
天子何以教其諸侯羣下使之效法於上故當引
其所以自養引進不已至於安恬歸於泰和則何
厲殺之有歷古王者之監如是無邪僻之害矣歷
過也嫺讀如芻崔子玉說惠于嫺嫺許叔重說嫺
孕婦小爾雅嫺妾婦之賤者上言敬寡則二說誤
矣民無相戕至於鰥寡嫺賤皆獲其安治之至也
監觀之說有如稽治其田已廣芸蕒當爲畔岸陳
其修治之法作室家者垣墉旣築又當堅飾其外
以茨苫之梓人木工之成材亦欲文質之稱引養

三月廿四

書古文訓卷九

十九

通志堂

引恬之爲民監不可苟矣今天子自監之法惟以
先王修德之勤用以明民懷服民心以夾輔之而
至於道是以萬邦明享兄弟之國所以施於方來
者亦當用此旣明之惠其君典常是式諸侯方將
均受其施今天旣以中國之衆先王境土全付王
者而王亦惟專用明惠和憐迷民先之後之使弗
迷而至道夫民不可強以作惠之事王惟有以和
悅其心導之於前歐之於後使之欣然鄉進欲罷
不能至於自明則前日之迷不能昏蔽之矣斯民
厭足之道無加此者先王受命已如茲監蓋所欲

以傳之萬年王者子孫之能永保斯民由其有明
惠耳諸侯受天子之職固當不忘先王明惠之教
無以屈殺爲意則可以神明其教矣梓材亟稱王
事蓋周公之語也誥雖受之康叔固將復之於王
君臣交修而後道化行也書曰以厥庶民暨厥臣
達大冢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又曰亦厥君先敬勞
肆徂厥敬勞周公大告羣后并以王道致之康叔
交修之責方伯當任之矣康誥酒誥梓材之作發
於新邑之會若非作洛之事將有說也凡先王發
大號令必因諸侯之合而訓之其不徒然亦不徒

三月廿四

書古文訓卷九

十九

通志堂

合諸侯而已三誥之作其以作新商民者乎

書古文訓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

永嘉薛 季宣

召咎

惟貳月无星粵六日乙未王龜步自周則望于豐惟
太采先周公昧罔粵磐徠貳月惟丙午朔粵貳日戊
申太采龜望于桑卜罔粵无星卜則經營粵貳日庚
戌太采粵呂歷殷攻位于桑內粵及日命彙位成磐
翌日乙未周公翰望于桑則達觀于新邑營粵貳日
丁巳申牲于郊牛貳粵翌日戊午粵望于新邑牛貳
羊貳豕貳粵七日命孚周公粵翰申書命歷殷戾甸
男苗柏阜无命殷歷殷戾不從

三書六元

書古文訓卷第十

十

通志堂

日月之合謂之朔遠而相直謂之望朔而明生望
後魄生朔為月之一日望以月大小為之盈縮十
五若十六日也豐武王都周即宗周武王之鎬京
也鎬在京北長安縣昆明池北鎬水者去豐二十
五里洛汭今河南府周之成周也伊穀瀝澗所入
故曰洛汭成王將營洛邑故遣召公於文王之廟
召公至洛卜之而吉則謀營度之事乃與殷民攻
治朝市廟社之位位成而周公至乃行視以計功
以二特牛告祭天地於郊遂作新邑之社祠以太
牢朝會庶殷諸侯賦以工役之事各書其命用以

治功各如所賦而分治之故曰丕作觀營洛邑可
以深識先王建都力役之事遺之於廟不敢專也
召公得卜則經營以身任其事也召公治其目周
公治其要知設都之慎重二公之叶心也告天而
後作社作社而後賦功神位定而後人事從之以
書命賦諸侯各以其職分治人力之勸治功之專
不速而成用此道也康誥采衛亦至而不使者役
不及遠因其來會而見不之使也

三書六元

書古文訓卷第十

三

通志堂

太采粵呂歷苗冢商出取幣粵復入錫周公曰揅手
譜管成王若公奔告歷殷越自粵馭貴緝序皇天
帝改年元辛卯大或殷亡命惟王殺命亡豎惟休亦
亡豎惟卹緝序害元奈何亞敬天无遐矣大苗殷也
命紂殷多先嘉王圣天越身越王越民紂舛身命身
吳智藏瘞圣夫知采抱攜持身婦學呂哀籲天越身
亡出執緝序天亦哀于三民元眷命申楙王元報
敬惠昧古先民大夏天迪初學采面天若今昔无
隊身命今昧大殷天迪威采面天若今昔无隊身
命今冲罕畢則亡建豐荀曰元哉哉古人止惠張曰
元大耐哉自天緝序大王雖小元罕才元丕耐誠
于小民今休王亞敬越申顧豐于民畧王稼繁上帝

自舛于土中

太保諸侯既賦壽命而出取幣復入以禮見周公也曰旅王若公本以旅王今用之周公若公及之也拜手拜頭至手稽首頭至地以旅王者并告諸侯及大夫故又曰詰告天以周代商命以爲天子故曰改厥元子元子嫡子也周之代商雖有無窮之美而憂亦如之其何爲而致然故不可不敬慮天之所以永終殷之命者而先固多賢王而傳之後人厥終之君不能自明其智昏迷失道失其智而病乎商民商民籲天無辜不知計之所出人人

書言大訓卷十

三

通志堂

但知抱攜婦子以避其禍則又執以出亡之罪天哀下民眷用懋惠而代其命王之嗣服固當敬於敬惠觀夏商之始王莫不對越上天順考其道今王嗣其代惠則不可遺弃老成之人謂古入之道存焉而況其能與於天之道者今王雖幼實天之元子必將大能感人以誠爲今之美王之顧畏人心之險則不敢後於誠敬之道求土中以營洛邑固將嗣服天之明命因陳戒而明作洛之意所以旅王公而告庶殷也在天言有神也詩曰三后在天相視也迪從也子保順從而保若子迪格保順

其格天之道而遂保之皆受命之謂也誠誠之感物也暑險也

旦曰元廷大邑元自昔配皇天歲禋于上下元自昔中又王身大成命亂民今休王先躬殷馭辜坎介于我大周馭辜節性惟日元邁王敷廷所亞可亞敷惠我亞可亞警于大憂亦亞可亞警于大殷我亞敷知曰大憂躬天命惟大厥季我亞敷知曰大殷殷天命惟大厥季我亞敷知曰亞元延惟亞敷耳惠甫早隊耳今王早殺耳命我亦惟絲式或命早殺耳王甫初躬

書言大訓卷十

四

通志堂

解序若生學它亞圣身初生自台嘉命今元元命嘉命吉凶命厥季知今我初躬既新邑籍惟王元振敬惠王元惠止庸斯矣命元惟王勿呂小民至庸非彝亦敬于易庸又民器大形元惟王位圣惠元小民惠惟對庸于天下越王縣上下勤卹元曰我殺天命不器大憂厥季式勿替大殷厥季欲王以小民殺天

留命

周公書名不書爵者不敢當王禮也其告召公諸侯者謂建新邑固將用是修惠配天而慎祀鬼神并由是以治天下用成王之大命治其民人

爲今之休美王先服用殷之御事使與周之御事
同事無閒則民可得而治財節其性推之以往實
賴王者敬爲之所王能敬惠則可以節成殷人之
性惠與之同底於治敬惠之事當取監于夏殷天
命不可見其歷命之永不永我皆不敢知我所知
者惟不敬惠以早墜命王嗣夏商而有天下亦當
嗣有其功今王始王猶人子之始生生子者敬之
於初成其天性之智是爲自作天命之法則王當
大尔之命哲與其吉凶久長之道王初服命定此
新邑謀始之事莫如敬惠敬用尔惠則亦自求歷

書大訓卷十

五

通鑑

年之道民可近不可下勿以小民易虐而使之以
非道將來其治亦無果於殄戮順之則其功可就
然非王居至善之意惠刑於四海民亦何所放倣
修身而天下法所以安其民敬惠之修是乃王之
自貽哲命也王惠之願必由勤卹其民而得惟欲
自同夏曆之永固當勿墜殷之所以受命是故祈
天永命在於得民而已

操手譜晉曰予小臣敷召王山惠民百而學勉友民
采殺王豈命明惠王末大成命王亦照哉非敬勤惟
其來管康共王耐斯天寶命

雖對也友民親民者也周公拜手稽首所以答召
公諸侯也自稱小臣猶前之名周公蓋對王之大
也以王所以對民親民之臣保受王之威命明惠
不敢有其功也末有成命將終保之也由畏天而
終敬厥惠保天明命爲王自顧之道公與羣臣惟
能承輔而已我不敢勤不敢敬勞羣下以行天子
之禮受其幣者固將薦之天子充其所能以祈永
命於天尔王能王之良能也

彙纂

周公操手譜晉曰殷復乎明侯王如亞敷及亞至

彙纂

書大訓卷十

本

通鑑

命正命子由曹果大昧東土元豆廷民明侯子惟乙
非翰皇于彙彙我儿河勝黎水哉由儿溯水東瀝水
由惟彙彙我儿瀝水東亦惟彙彙俾俾呂圖及獻
儿王操手譜晉曰公亞敷亞敷亞山休俾昧元廷
周匹休公元正元俾俾俾子儿休西吉或式人共
貞公元子萬俾奉敬亞山休操手譜晉書

周公在洛再拜而遣使復告也明辟王也其復於
王者王之敬畏天道若不敢及其始基以定受天
命者故我繼召公而東相土作京邑以定民志明
王者之受命初卜黎水而不吉故卜於瀝淵之間

得洛汭之北復使使獻營國之圖并卜之兆王之
拜手稽首而受王者所以禮三公且重作都也禮
諸侯卿大夫拜而君答拜王者答三公之拜其道
一也公能敬天以配天天命則公之功與國咸休
使來視我以龜其兆美且恒吉我當與公共正天
下敬受無疆之休拜公誨言安承周公之教也洛
師猶今言洛京也洛食墨龜令卜灼而非見於墨
也兆見於墨曰食墨不見於墨則不食矣俾使也
匹配也肩嗣也黎水在黎陽近商舊都既不可居
周京又遠卜商近畿不吉則卜遷於河南矣召告
卜前固言肩保矣

書大傳卷十

十

通志堂

周公曰王羣拜殿祀禋于新邑歲秩亡亥予烝百王
倬初王于周予惟曰歷大豈今王即命曰記玠宗呂
玠玠元禋惟命曰女般命烝烝不眠玠凱粵女元恩
自教王孺子元棚孺子元棚元建亡若火亂燄燄身
粵焯敘亞元鹽身若彝及故事如予惟呂丕周王建
新邑倬實即大條明玠大玠憚大成哀女烝大豈
稱量也殷盛也易曰殷薦之上帝稱量盛禮所以
財制未舉之祀前不在祀典者將量其功惠輕重

舊雖無文今將秩敘之也周公以王初建新邑當
議殷禮非天子不議禮故將整齊百官從之從王
以來東都庶將有事於此王即以此命周公曰記
人大功定其宗禮以舉大事而命之言曰汝厚輔
我受天之命考載書以量人之勲勞悉汝所自敘
之臣工以治乃事孺子自有周之臣工可以從此
朋僚而往無若莫如也莫如火初燄燄及其光之
所燭次敘其事不可使至於絕乃有後時之悔故
當及初營洛以作元祀若我則將與周臣工俱往
東都故使東都之臣歸就汝官明秩功祀惟大之
厚惟裕之成則列於祀者無非功惠之人永世無
窮人無得而議之也焯明也孺子王自稱也而周
公亦稱以孺子蓋通稱也

書大傳卷十

書大傳卷十

十

通志堂

公曰已女惟冲半惟只女元敬戴百侯言亦戴元大
亞言言多儀儀亞及物惟曰亞言惟亞役忠言言凡
民惟曰亞言惟言元與母粵惟孺學敘舛亞暇聽舛
教女于裴民彝女粵是亞教粵皆惟亞言才烝敘粵
正父宅亞器予亞教廢粵命女往敬才烝子元明禮
才彼衰哉民亡玠用獻
惟終戒王慎終成前稱事之意百辟百官謂命祀

之臣也夫神之享惟惠克享無惠之事神不享矣
繫於享而禮物不稱是誠無與於祭民弗之享而
況於神乎神之不享將爽於事而輕侮之患起此
周公夙夜敬恭而無有暇豫者王誠分我弗暇之
意則當聽我教言修厥輔民之道此之不勉是乃
無永年矣養勉也頒分也正父謂武王也厚敘武
王之事母有弗及是乃棐民之說我則不敢廢命
在王亦須敬之我惟政本之明王當裕乃輔民之
惠無遠於道以取禍戾乃慎終於元祀也物者物
則之物儀祀事之所用也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

鄰之禴祭實受其福不及物之謂也

王若曰公明采子冲學公冉丕惠惠呂子小學敷文
武製奉言矣禽味匪三已民居第傳宗將礼冉扶元
禋咸秩亡文惟公惠明英子上下勤食子三已旁趨
敷敷得與亞悌武勤教子冲學夙夜必禋王曰公
形斐迪竺它亞若肯

成王自謂賴周公之惠明保予小子公誨我以大
明之惠導我發揚文王武王之烈享受天命以此
和四方民其恒心安宅此衆懌敘功宗將之以禮
稱程命祀畫修遠典實賴公之明惠昭于上下不

敢暇逸施實惠於四方化之罔不穆穆和敬進於
平治文武勤民之教用是無有昏迷故我得以朝
夕虔恭慎於祀事公功厚於輔導亦云至矣惟終
之戒故所望者後亦若是而已

王曰公子小學丕遐即侯子周命公邊三已迪爾未
止子宗礼亦未亨教公形迪將丕遠警我士第王延
采武衆民爾爲三補王曰公止子建已公形肅將
祗離公亡未才哉惟亡敷丕康嵩公勿替割三已丕
丑言

其退不敢讓也即辟于周將定命於洛也非惟即

辟固將封公之後且順治四方之臣尚多未正宗
封之禮而公之功則亦撫之未逮今將順道以命
公後使我臣士官司有所監觀以保文武之民而
爲胥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輔以成先王之治永有
天命恐周公之不欲當是禮也故又使之安定告
以必往且曰公之有此勲勞非敬肅以將之則何
以得人之祗樂之於公得無勞乎我以公之勲勞
故享無厭之安治公勿墜此儀刑之道則四方之
衆將世世來享於周矣

周公捧手謂普曰王命予徠承采爾祖衆命民越

商其製乃武王弘朕龔孺學俸昧罔元大憚其殷獻
民爲爲三已新侯廷周龔先曰元自昔中又萬歲咸
休惟王十威績于旦以多學幾馭書竺舟人威製書
元帝廷周乎先乃朕昭學劉粵單衣祖惠伴俸德殷
粵命宣子呂鍾豐式自曰明禮擇手譜昔休育子亞
敷宿則禮于亥王武王意竺敘亡大算自報万季厥
于粵惠殷粵弘王伴殷粵承敘萬年元賢觀朕學
東惠

周公之告畢事自言我受王命來保文王受命所
子之民尔考武王之明亦弘大我使奉天子相宅

三書全

書大訓卷十

十一

通志

於此王來當厚惇殷之賢者以治天下爲之新辟
代商嗣命而爲周室之先敬恭之主王能居是中
土用是中道以治天下萬邦均受休惠在王爲有
成績我亦與王圻邑多士共廣先德以副衆人之
望而爲周初信厚之臣今王稽我所以致主儀刑
謂盡文考明明之德使來愆慎殷衆錫我秬鬯二
卣用康寧我使我殷祭神明敢不再拜享王之休
不敢宿王命即以薦文武之廟而祝之曰先王加
惠國家俾順有敘身無有遇疾萬年厭飫尔惠殷
人亦延於壽考使庶殷承敘萬年其永觀享孺子

之惠成王之管新邑首以宗功元祀爲政議禮之
祭一皆歸之周公已乃圖報周公之功而公亦不
敢當也歸之先王而已建國之始其所以示民定
辟如此其厚爲之恭先乎先之道不亦至于多子
圻内大夫自非王官皆食子祿故因稱其爵秬墨
黍也鬯鬱金香草也自中算以墨黍爲酒和以鬱
金而以爲卣實祠祀裸神之物也國語精意以享
謂之禮必庶殷而寧周公賜以明禮之自既成新
邑用以落之也周公何以得用明禮之祭攝主也
戊辰王圣新邑烝祭歲亥王牝牛弋武王牝牛弋王
命廷簡侑侑簡惟告周公元後王圓懌禮成戎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後廷簡侑侑侑圣十才式月惟周公
誕采亥武爰命惟七季

三書全

書大訓卷十

十二

通志

烝冬祭也四時之祭大烝爲重大烝之祭功臣與
焉烝祭文王武王之廟而并享宗功歲用騂牛各
一周家之禮自成王新邑始也騂赤色也王至新
邑始定大烝之禮儒者皆稱周公營洛而有制禮
作樂之事稽之洛誥爲可徵也公稱王如不數及
天基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王命
肇稱禮祀咸秩無文王公相讓而公卒成之至於

以王命告也佐佑治也敕正也弋繳取之也引逸引去之也通往也敕正也靈神也神明其惠行也肆如肆諸朝戾罪也天之喪殷周佐天命致紂之罰非周弋殷而取寔天之不與殷不固亂國以輔我周周亦安敢求天子位天旣不畀殷國而民之秉心爲作莫不欲以喪殷天明降威亦惟民故古人以爲天去逸惠夏后氏不淫于逸格于皇天故爲中夏之所嚮依其後不用天道而大淫佚夏衆有辭不爲天所念聞用絕其命而湯受命革夏用俊惠之人甸正四方故自帝乙以前皆有明惠以

撫其祀天亦大建元命而安治之殷王亦克若天澤被四海可以上配天道至紂大不明於天意況又不念祖考之勤王家乃大淫佚不顧天道之顯民之當敬天之不畀乃其不克自明商人有辭致此天罰周王以神道祀天故天命之喪殷告正於下代商之不再舉以商固歸於周我亦自辭謂尔大無法度非我妄動尔商邑之自取我惟天之念畏天討有罪故我肆其不正之罪告天之正而已周公備言商之墜命天之引逸以告商士蓋欲遷之於洛民有重遷之意是故告以革命引逸之意

勉其勤尔

王曰繇告尔多士予惟肯元龜居幽尔非哉戈人奉
惠亞康寧肯惟矣命亡真綏亞敦大後亡哉師惟尔
知惟殷先人卜筮大筮殷革夏命今尔又曰夏德東
圣王廷大舫圣百僚予戈人惟聽申惠歸予敦求尔
亏矣邑爾予惟衛歸於尔非予臯肯惟矣命王曰多
士督朕徠自奄予大咎尔三貳民命哉貞明致矣罰
後尔遐邇坎豈臣哉宗多孫王曰咎尔殷多士今予
惟亞尔懃予惟肯命大申今朕巡大邑亏纛彖予惟
三亡宅貞爾亦惟尔多士貞舫舫舫臣哉多孫尔貞
尚大尔土尔貞尚寧幹止尔亨敦矣惟界矜尔尔亞
亨敦尔亞雷亞大尔土予亦致矣止罰亏尔躬今尔惟
肯死尔邑繼尔居尔身大幹大季亏纛彖尔小孚貞
興尔尔懇王曰又曰肯予貞或尔尔貞居
洛在商西南謂今遷尔居尔於西非我奉惠不靜
不安寧尔天命不可違我不敢後天天意當然不
當歸怨於我商有典冊之記尔所知也商革命即
用其臣有道者爲大官能服行者居庶尹之位有
惠之用在我固爲之矣我革商命豈敢淫志於商
惟順道行誅哀矜尔衆此天之命豈予過哉我之

伐奄而歸施大政以安四方之國使民各得遂其
生息尔有遐遠於道比惠之臣我則遷之以明天
討之罰多順之臣我則爲之宗主商之典冊所書
亦略舉用之矣今遷居尔我寧謀殺尔乎亦欲尔
命之延爲尔長久之計我之作洛以周室西土四
方遐遠不可強之賓貢亦以尔商多士奔走臣僕
之未遜故將爲尔遜之尔不失尔所有土田各有
安居之業能敬尔事天將憐尔而錫畀尔則壽考
爵祿可以自致若不克敬何啻失尔土田罰之至
我當奉行而已尔宜定居於洛自爲久長之計尔

書古文訓卷十

十七

通志堂

之臣僕亦將自此興起尔之遷遜事尔矣又曰申
言之也申言在我則或告尔以居尔者他人不恤
尔矣多士遷民之語每及遜事又謂嘗遷尔還遜
比事之臣又言惟尔攸服奔走臣我多遜又曰尔
小子興從尔遷蓋紂末年朋家作仇小民嘗爲讎
敵習以成俗而陵慢之禍作大夫君子不能制服
其下者有矣三監以前蓋未之正作洛之意則所
謂四方罔賓惟尔所服奔走臣我多遜周公言之
盡矣去其無度侵陵之俗以就新王之教化惟時
申命豈不然乎天邑京師也幹事業也止居也小

子即奔走臣也書序遷殷頑民所以遷之爲此屬
耳

書古文訓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十

十八

通志堂

亡俗

周公曰解庠商學所亡俗先知稼穡之難雖凶俗則知小人也亦昧小人身父母勤稼穡者年半則知稼穡之難雖凶俗者死甦不則侮身父母曰咎人也亡者知

君子作所其惟無逸之戒乎夫道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其於道也適反而傷生覆滅之禍至故君子敬以作所自警以無逸之意無逸則敬敬則安則

書古文訓卷十一

十

通志堂

久久則遠為道在己禍敗何從而生乎知稼穡之勤勞則圖勤勞之事刈穫之利乃安逸之道也小人庶民也庶民依稼穡以為命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自求安逸之道則將敬愛百物不為浮費之用侵漁其下而無與民爭利妨農害功之事矣視小民之無知者猶有父勤稼穡而子不知其勞嗟然放縱大不修其父業反斯侮其父母以為前輩無所識知不知安逸之道適自苦爾良以其生而逸不親其業不知其難不謀飯從何以來何以得此安逸農家尚爾況王公乎嗟任氣貌

周公曰解庠商學所亡俗先知稼穡之難雖凶俗則知小人也亦昧小人身父母勤稼穡者年半則知稼穡之難雖凶俗者死甦不則侮身父母曰咎人也亡者知

君子作所其惟無逸之戒乎夫道求則得之不求則不得也安於逸樂則傲慢生而放僻邪侈之心作其於道也適反而傷生覆滅之禍至故君子敬以作所自警以無逸之意無逸則敬敬則安則

久久則遠為道在己禍敗何從而生乎知稼穡之勤勞則圖勤勞之事刈穫之利乃安逸之道也小人庶民也庶民依稼穡以為命君子知稼穡之艱難自求安逸之道則將敬愛百物不為浮費之用侵漁其下而無與民爭利妨農害功之事矣視小民之無知者猶有父勤稼穡而子不知其勞嗟然放縱大不修其父業反斯侮其父母以為前輩無所識知不知安逸之道適自苦爾良以其生而逸不親其業不知其難不謀飯從何以來何以得此安逸農家尚爾況王公乎嗟任氣貌

書古文訓卷十一

二

通志堂

中宗太戊也高宗武丁也祖甲高宗子舊說祖甲太甲史記以為祖甲淫亂殷益表國語亦云祖甲

亂之七世而殞故說書者皆遷就太甲謂之祖甲然書稱商王之賢而壽者曰中宗曰高宗曰祖甲於周稱太王王季文王皆有次第不可誣者鄭氏謂武丁欲舍祖庚而立祖甲以立弟不義逃於人閒邵康節作皇極經世書以易數推祖甲繼祖庚之年歲在壬戌庚辛立於乙未蓋與書合學者不信周公孔子而傳記之信亦大繆矣有乎威如嚴也不敢慢恭也執事敬寅也天威不遠顏咫尺畏也以嚴恭而敬畏天命加諸己而不願則不加諸人以身爲度而以治安其民其賢固已可尚而猶

謹於燕安之懼則亦何暇自逸中宗享國七十五歲誠知所以自養矣甘盤隱者小乙不可屈致則使武丁從之於民間故初立而不言惟其恭默以思故一言而致治然亦不敢荒怠由善善以安殷國無小無大罔有失職之歎享國五十九歲爲知安靜之理矣祖甲逃位於下知小人之勞苦故能惠下敬寡保安其民享國三十三年蓋忘人主之樂矣生而安逸不知稼穡從來則不知其勞安樂之耽適所以自戕也享國不長自取之也太王王季能自抑畏故不敢從于逸樂文天皐服有事君

之小心用以安民勤農成其功我惠柔而大莩美而恭以懷小民小民斯保惠安鰥寡下無窮人自且過中食息不暇以親民事至於太和則固不敢盤樂遊畋故能刑於下國用之以正而所供者無不正矣四十七歲而事國九十七歲而終謂之中身蓋年居其半耳人主之逸莫逸於勤勞逸樂本以適情用以殺身多矣喪邦覆族皆由此道周公之戒曰觀曰逸曰遊曰畋觀如觀社觀魚逸謂燕安放逸遊謂微行遠適畋謂射獵毬馬好之不已皆謂之淫淫之則荒荒則無所不至酒色便嬖放僻邪侈之好將不期而自進殃民害物之政將由此作至於傷生覆國禍敗作而不自知逸樂爲適其情果何益也周公戒成王以四者繼之以民惟正之共身正而率人民無敢不正矣無謂一日耽樂而不害於訓民之事順天之理欲不可長傲不可縱習安之久固將敗惠敗度其得大咎必自此言作也紂之悻亂酌于酒惠紂寧自謂足以取亡滅乎惟其溺志酒荒作威爲虐而不自覺是端緣酒而至由逸樂敗之也鮮安也

周公曰緡康哉聿曰古之人繇胥訾告胥采意胥教

害民無或胥囑張爲此年亞聽人傳言山南變商
先王止正對皇考小大民亞則手心冀亞則手口
禮祝周公曰維序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命及哉
周文王紂三人迪嘉年或告山曰小人師女罍女則
皇自敬惠耳傳曰朕止傳允若昔亞雷亞歌函悠此
年亞聽人傳或囑張爲公曰小人師女罍女則山
則若昔亞雷念年侯亞寬綽手心冀勗亡辜愾亡祐
師大同是敢手年身周公曰維序享王丕警手紂
詩張誑誕也無逸之戒古人以之相訓相告相惠
相保相教相誨而人無得誑誕以幻亂其耳目此

書大訓卷十一

五

通志堂

不之聽邪辭得以訓之則彼誑張之人盡能變易
名實以奪人之視聽移人之心志至誦六經之語
文其姦言學之有師言之有章世主喜聽之而先
王之典刑用以顛覆小大之民不得所欲而心之
違怨口之詛祝不期而起人情固非吾何以使
之然哉故文王及商三王能道其智聞小人之怨
罍則大省敬惠歸過於己思其何以得此必有致
之之道內省不疚何暇恤乎無家責己者詳何敢
蓄怒於物或不聽此誑張從而入之信人之說不
自觀省不顧於法徧迫其心至於遷怒而刑殺人

非其罪者有矣是不一途而足同歸於怨自處愚
下則天下之惡歸之矣蘇氏謂人不怨讒而怨聽
者又引韓非子說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
神身取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
若堯禹者哉此不肖人之所勉非賢者之務以證
誑張爲幻謂古之人無聞知者之證是爲得之觀
於無逸之書萬世之龜鑑矣豈惟可以貽鑑人主
其救世之鍼砭哉能敬不偷則亡逸之道也

商與

周公若曰商與亞弔天各鑒手殷殷无隊年命哉大

三傳卷五

書大訓卷十一

六

通志堂

周无戢哉亞敦知曰年重留乎手休若矣悲忱哉亦
亞敦知曰年出出乎亞詳維序商已曰昔哉我亦亞
敦宣乎上帝命亞雷獲志天書我民宅尤莫惟人
至哉後卑學孫大亞亨龔上下遏佚奔人其至家亞
知矣命亞易天雖忱而年隊命亞亨經麻卑奔人龔
明惠至今予小學旦非亨大止迪惟奔人其食乎我
冲學

書序周召相成王召公不悅而周公作君奭舊說
以爲召公不說周公之攝於書無意況冢宰攝事
古人皆然求諸金縢周召之心爲可知矣周公既

營洛邑召公以爲無復餘事不欲留相故周公以古人之義責之其名召公蓋周公攝政時以先王爲言君而名之猶君陳君牙之類也亟稱召公之言與相反覆究其所學所以開釋其衷也商亡周繼此命之在天者至於立國久長順天輔誠之可信與終凶於其國者是在天意非周公之所知也若召公之語則曰盡在於我我當敬天不怠不能遠念天威之可畏與能使民敬順而無違之咎者皆在人耳尤過也公言如此若嗣王不克敬畏天民而墮絕先王之明公老於家可得不知其事乎

書大訓卷十一

七

通志堂

天命不可輕亦未易信或有喪亡不克久遠繼紹先王敬恭上下光明之惠我尚不能正己何以順道先王之明而施之孺子公知天道在人而已當思所以叶濟之道不可違也

又曰天亞可伯哉衡惟靈王惠延天亞齊譯于亥王最命公曰爾與哉齊王管成湯无最命昔則大若勛尹哉于皇天聖大命昔則大若采與聖大戊昔則大若勛億目岷威于上帝算威又王家聖祖乙昔則大若算取聖武丁昔則大若曰殷衡惟絲大敷采又大殷故殷祀德配天多祿季所天惟醇右命則爾寔百

姓王人宮亞乘惠明即小呂屏戾旬矧咸韓走惟絲惟惠舞胤又年侯故式人十昔于三亡若日筮宅亞是乎公曰爾與天亞齊最采又十殷大殷單天威最今女留念則大固命年爾明哉新船昔公曰爾與天管上帝創申勸靈王山惠元集大命于年躬惟亥王尚声攸味哉大夏亦惟大若號叔大若閑天十及散互生十及太熊十及率官格又曰亡耐徒徠絲迪彝教亥王蔑惠各于或人亦惟醇右乘惠迪知天豈博惟昔昭亥王迪見冒脊于上帝惟昔最十殷命才武王惟絲三人尚迪十葉後泉武王誕將天豈咸劉年

書大訓卷十一

八

通志堂

敵惟絲三人昭武王惟冒丕單再惠今天子小學且若汗大川子徒泉女與于淫小學同未至位誕亡哉責收宅勗亞及考船惠亞各裁劉鳴鳥亞脊張曰元大耐威

又稱召公之語謂天道不可信在我之道而已天之不棄文王用受天命亦由武王之惠有以延洪之也以爲天道在我則王者不能自致伊尹輔湯太甲伊陟臣扈之相太戊皆建格天之惠巫咸治安王室亦大戊之輔也若祖乙之巫賢武丁之甘盤皆循道以教王保治其國商家崇禮祀天之久

由其有純一之惠保佑天命商民商士罔不明惠
卹祀下至小臣外而蕃屏諸侯沉皆奔走以承此
惠稱其事以輔其君之治上下同有是惠故謂之
純純惠配天則當世之所施爲其信必於天下若
著龜之神矣有久長之道者斯有永年之壽壽天
惟人所主故謂平格天之保乂有商有商嗣之自
以淫威而滅公監於此則有治道以固存我天命
大明我王國者不可不務昔天創商之亂繼進武
王之惠以集大命由其先王文王克修惠以和中
夏其臣有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者公固
以爲咸有純惠無有彼此往來之間惟循常教以
輔文王而文王之微惠及於國人惟此五人爲能
順天知命秉茲純佑之惠以明文王之道升聞於
天以受代商之命武王之世號叔死矣而四人者
尚皆順有福祿以輔武王伐商覆冒天下大能盡
其稱事之惠今我若浮於川賴公以濟公無責我
身濟天下當如未嘗有我爾或收藏爾惠不勉我
之不台在公元老猶不降志我輔則何以率天下
而格周之命哉鳴鳥不聞憂之至也鳥聲喧矣而
不入於聽心不在聽也元老之不我顧必我無以

三

書文辭卷十一

九

通志堂

安之於公且不可留則何以格天之命鄭康成說
造成也者造老成也詩曰小子有造周逸書曰追
學文武之蔑孔晁注謂微惠是也勸進之也
公曰緡庠商鞫元警予茲哉最命亡豈惟休亦大
惟難告商鞫緡哀哉亞已後人悵公曰弄人專幽心
幽悉命女狝女民極曰女明勛禹王丕聖寬絲大命
惟文王惠丕承亡豈止卹公曰商告女殷允采與元
女声款目子警予殷舉大亞鞫意哉矣喜予亞允惟
磐絲算予惟曰襄哉式人女大合才予曰聖豈式人
矣休芋望惟豈式人亞威元女声款惠明哉咬民至
攘後人予丕肯緡庠也集豈式人哉式人望予今日
休哉咸威文王珍予亞急丕冒海堀出日亡亞銜界
公曰商予亞意磐絲多算予惟則惠予矣幾民公曰
緡庠商惟專知民惠亦亡亞耐耳初惟元矣祇磐絲
緡教則紉
監于茲觀前事也我受命固無疆之美然亦大不
易故告公所以用裕廣我惠毋使我之不惠以迷
亂爲後之人且先王盡心布命建汝上公以道爲
民之極其辭有曰以汝明惠勉所偶之君在盡乃
誠貞戴天命惟文王之惠之承在公亦當念此無

三

書文辭卷十一

十

通志堂

疆憂恤我前誠告汝之言曰太保汝克敬監於股之淪喪由否之極爲我畏念天威我有不誠於惠汝當以是告我責以成此文王之功則公所以偶王豈不合於所偶之道公復我之言曰昔在文武天休其惠日以滋進良由文武之道仁而不殺所以受天休命汝亦克敬乃惠以明俊惠之人相與將順嗣王納於是道謂我昔嘗厚輔文武故我獲受休命至於今日固當與我同成文王之功永永不怠大覆海濱以及日出之地使之咸若今胡不惠我如此多多之告乃欲去我而老成之不欲公

書文訓卷十一

十一

通志

去爲閑天人之道無所依尔惟公知民惠之所在既善其始當圖其終謹此而留以敬爲治則公不惟不負文武之寄成乃偶王之惠在公終始之道亦當尔耳偶配也後人嗣王也二人文武也

蔡中山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弔不恤致侵管弔于商囚蔡弔于艱公呂車七竟各霍弔于歷人武季亞囚蔡中育肫惠周公呂爲卿士弔卒命彤王昔也

蔡

冢宰天官太宰也古者國有大喪百官總己以聽

於冢宰者三年古人皆然今見於書高宗伊尹而已周公以成王之幼歸政差晚先儒以爲踐天子位爲不明於禮矣冢宰掌邦治統百官者周制多以上公兼領其事職無不統春秋六卿三公皆不詳見自太宰至於宰士必列之於經冢宰之司達之於天下也致辟行法也不曰殺而曰辟管叔之罪當於大辟也于商者管叔會武庚爲變故破商而遂誅之郭鄰地名周逸書作郭凌漢樂陽之號亭也郭號古文通用凌險地也孔氏謂在中國之外非是左氏傳蔡仲蔡叔謂致其法耳囚繫治也

書文訓卷十一

十一

通志

不必在中國外蔡叔與武庚亂隨其被執之地而囚之春秋傳曰制嚴邑也號叔死焉則管叔所囚蓋東號也廢爲庶人奪爵也以車七乘使食七里之賦而不得以爲政養之亦以衛之也齒官次也周禮有終身不齒者有懷吝而復齒者三年不齒後復齒其爵也蔡仲蔡叔子也克庸祗惡能自敬惠也卿士天子之六官也羣叔之罪在後世之議蓋不容誅也周公獨誅管叔蔡叔罪止於囚霍叔降而復之蔡叔尚存蔡仲已爲卿士仁人之於兄弟其不宿怨蓄怒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於周公見

之矣舜殛鯀而興禹周公囚蔡叔而官蔡仲罰不及嗣帝王之通道也蔡叔卒而後蔡仲受爵罪人未歿不可復其子之國也

王叢曰小學胡惟弼衛惠改行序脊耳繇繇子命介
戾亏東土隄即粵皇教才介尚蓋莽人止儼惟忠惟
孝介粵邁迹自身序勤亡怠呂坐憲粵茲衛粵祖衣
王止繫嘗亡若介亏止奠王命皇天亡親惟惠是補
民心亡意惟惠止哀為藉亞同同歸于亂為亞亞同
同歸于爾介元姦才脊耳初惟耳矣矣呂亞朱亞惟
耳矣矣呂朱窮林粵粵續蕃粵三公呂蕃王室呂咏
三百四

書古本訓卷十一

十三

通志堂

兄弟康漁小民衛自中亡從聰明爾舊章詳粵師聽
宅呂戾亡改耳庀則子弋人女嘉王曰緝庠小學胡
女隄才亡京弃舩命

率德循道也改行與前人異行也猷用也率道而行能慎於用斯可以君國而長民矣封土也天子建侯立國分以天子之社使置社於其國因謂之封蔡在宗周之東故曰東土侯其爵也蓋前人之愆掩蔡叔之惡也蔡叔以不忠孝抵罪尔克忠孝則可以蓋前人之愆也忠虔恭尔職也孝立身揚名以顯父母也邁迹自身遠猷必自身修始也猷

恭無情所以垂法於後文王常訓在所當循也蔡叔之違王命其可違乎天之難諶然而親輔有惠小人難保然惟懷君之惠無惠無惠則天怒而人怨矣善道非一而治同惡惠非一而亂同勿以一善無益而弗爲勿以一惡無傷而弗去日遠於亂而惟治道之歸矣善始者不必善終善終者所以成始夫人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是故終始惟一惠日新而亡困始勤終怠固困窮之道也績前功也前功勿以爲足尚當益懋交鄰國屏京師親同姓非惠之懋無以也獲上有道兄弟親睦而通鄰國

之好民得安其田里遂其學業此康濟之道也喜
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每事由中之出則無情欲之
害可以得諸天下人亦無得而誑之矣不率視聽
之正而好新奇之作以驚民之耳目謂之作聰明
作聰明者必亂典章之舊側言邪說淫遁之辭也
邪說之來由吾無以察之也無以察而聽之則吾
之常度有時不能自守審於視聽則知其所自來
矣率自中自無好新之過審視聽自無偏聽之感
則舊章常法無時或亂天子亦將美乃惠也率是
道也謂之無荒無失俄而怠豫則荒失王命矣周

三

書史大訓卷上

十五

來

幽大斧罰密爾大夏因命于內爾亞亨需承于坎宅
 不惟進山龔裕荼于民亦惟大夏山民饗釐日欽剿
 創夏邑天惟昔求民主幽大斧熙休命于成湯勗于
 大夏惟天亞畀純幽惟呂介多已止詒民亞亨爾于
 多言惟夏山龔多士大亞亨明采言于民幽齊惟獻
 于民望于百爲大亞亨開幽惟成湯亨呂介多已東
 代夏逐民主脊阜爾幽勸阜民劉申勸呂望于帝乙
 宅亞明惠脊勸亦亨申勸今望于介侯亞亨呂介多已言
 願馨亡祐亦亨申勸今望于介侯亞亨呂介多已言
 天止命繹序王紫曰算告介多已非天育馨大夏非

亦多已

書言文訓卷上

其

張錫

念神祀爲自絕於天矣有夏祀天而逸厥惠曾無憂民之言其心可知淫昏之極未始一日進於天道以圖天命啓其民明其所附故天降罰增高夏亂而禍牙於內旣無神明之惠何以承事上帝惟不敬進於道故大爲民荼毒日所敬用無非貪叨忿戾之士其自斲喪若劓割然天乃求湯絕夏用其大罰天畀純德夏王不純故不之畀惟以示民之義不欲夏祀之久由是夏王禮覓之士無以自明其惠以保夏士於民几百施爲大無啓迪之道虐用民力其一事耳湯之代夏作主寔由民心簡

在於湯湯惟謹其所附用以勸民刑之所加亦民之勸自湯至於帝乙謹於刑罰皆其明惠之所致大罰釋無罪無非用勸及紂乃不克嗣豈天用棄夏商之祀蓋紂以淫亂而圖命於天有詞者衆夏惟不能圖政神大不享則商因閒取之紂又自縱自絕不潔祀事故天從而喪之世雖聖人心不在道必將狂蕩而失其聖狂夫而能念道豈不可爲聖人乎惟聖與狂念與不念而已故自戲黎觀政以來寬紂五年之久待其閒暇自改庶幾念道天之眷商孫子豈不厚乎紂爲民主竟無可念可聽

書大誥卷十一

十一

通志堂

之事故天求於萬方將震紂以威罰以啓其所眷顧而萬方之主無可受天之顧者武王神明其惠可以承天之祀其惠爲宜爲用可以典祀皇天天道至教而周之美法之是以爲天所簡用以代商正尔萬國商周興喪如此汝多方固已聞之而得監其興亡自求多福商之末俗其可一日安之麗附也甲萌芽也荼毒苦也饕貪憤念戾也屑衆也簡擇也多方猶萬方也旅上帝之祭也周公曰王若曰公在王側以王命告也

今哉害故多寡哉惟大各尔三載民命尔害亞忱哀

出尔尔多已尔害亞夾尔入哉周王言天出命今尔尚死尔死咎尔田尔害亞憚王厥天出命尔出迪婁亞彰尔心未悉尔出亞大死天命尔出屑羽天命尔出自廷亞奠圖忱尔正哉惟昔元教告出哉惟昔元并與出出皇于再出皇于武出亞出哉各尔命哉出元大罰殛出非哉大周秉惠亞康寧出惟尔自遜祐誥命之出以通上意而已多則民玩於聽慢命之所由起也有以喻民可矣寧在多乎周公不敢多言簡易之道也周既全尔多方生命尔當誠裕乃惠各各於厥邑挾尔大福佑我周王以享天命尔

書大誥卷十一

十一

通志堂

不出此何不念尔田宅非我有周則非尔有固當順我周王以奉天之熙盛乃屢道之而不自靜天已命我有周爲尔之主尔不我愛是爲不安天命而盡棄之尔乃自爲不道以圖誠正之安我不尔罪姑教告之尔不我聽則戰懼尔以囚繫刑獄周之於汝盡矣至于再三而猶不聽則爲自絕我之所全尔命故我致汝于辟寧我有周之慮不安寧汝汝之罪罰實自取之正謂邦伯大夫所謂小大多正者也

王曰緝虜繇告尔乃已多士泉股多士今尔并來臣

戒譬丕禠毖惟大胥柏小大多止介宅亞亨集自廷
亞味介惟味才介室亞齒介惟味才介邑亨明介惟
亨勤亨善介尚亞善亨凶惠亦則呂敘敘丕尊位亨
閱亨尊邑基介介尊自昔彛邑尚留力畋介田矣惟
卑矜介戒大周惟元大介資介迪東丕王廷尚介尊
大勛丕大察王曰緹庫多士介亞亨勸忱戒命介亦
則惟亞亨高凡民惟曰亞高介尊惟脩惟頗大隼王
命則惟介多已接矣止豈戒則致天止罰離過介土
王曰戒亞惟多彛戒惟祗告介命又曰昔惟介初亞
亨敬亨味則亡戒師

書大訓卷十一

十九

通志

商之小人不敬其長爲日久矣其詳多方見之遷
洛之初周公固謀和治之矣其長未能財節而因
奄夷之動復有三故周公告以紂及夏之亡使
之知畏彼爲人主而猶喪敗況匹夫乎公之數其
不圖忱正則傲上之風猶未變也多方之告故終
責其君長俾爲之節我觀介之人臣僕今閱五年
相君相長小大正人之吏夫豈無有汝皆不爲財
制民之自爲不睦尔之家邑不親在尔所當和之
尔邑之有光明由尔能勤於正尔當不憚於凶惠
而當修尔和敬之道自觀乃邑以謀介福凶惠傲

誕皆尔之未敬尔近自洛邑以及多方皆宜勤治
土田自致天之矜恤則我國家當錫尔以介福其
有道者簡充王官之選又宜各事尔事其能事者
亦將處之百僚之長尔勤於事而民不勤俗不變
者蓋無此理尔不能進民誠服我命則尔無以享
國而民亦不享尔事乃尔不勤而有頗僻之行違
我之命爲尔迎取天威而我天罰之行將斥遠尔
我之不敢多告尔者蓋將警尔天命所在尔聞易
簡之告不可忽已又申告以尔初不以民和爲敬
大罰之至無我怨也民弗率而責其君長勤事勤

三百九十五

書大訓卷十一

二十

通志

事所以勸功也君長之怠民不得而治矣殷民貳
而并及多方之告非獨居洛師者爲殷民也五祀
三監叛後之年也穆穆和敬免忌憚也閱視也案
三監之亂淮夷奄夷固嘗動矣周公遷民洛邑已
有朕來自奄之語多方戒以自時洛邑則成王淮
夷之役在於洛成之後金縢周公居東二年則知
三監之亂王未始親行也先儒以爲是役在周公
歸政之後未之考也周公曰王若曰寧已歸政之
語乎自武王之伐商至周公之歸政三監淮夷之
亂蓋再作矣商人化於紂之威虐不已深乎周公

寬而教之優而柔之不讐以威而勤於教懷柔其
惠性蓋久而後服之也民遷善而遂誠服迄致刑
措之美聖人移風易俗寧求一切之近功乎孔子
謂必世後仁又曰五誥可以觀仁至矣奄在兗州
曲阜縣所謂魯淹中也

書古文訓卷第十一

後學 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十一

二十一

通志堂
公齊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永嘉薛 季宣

立政

周公若曰攆手諧嘗告單戾孚王矣用咸成于王曰
王左右憲柏憲任準人綴介虎賁周公曰解庠休絲
知卹絲才古止人迪惟大憂粵大室大競籲駿尊上
帝迪知忱恂于九惠止行粵敷告教耳后曰攆手諧
肯后矣曰罔粵豈罔粵毋罔粵準絲惟后矣恭而用
丕譽惠則粵罔人絲粵貳死亡誣民桀惠惟粵亞趯
建任是惟競惠宅後

常伯牧伯也在王左右則三公也常任任人也任

三百六十六

書古文訓卷十二

一

通志堂
鄒國

事之人則六卿也準人準夫也百官之正則大夫
也綴衣周官掌舍幕人司裘之屬虎賁旅賁氏之
屬在王左右則常論道長人之任常任準人分官
職而治者綴衣掌王服御虎賁侍衛之人臣也主
官之設大校不出五者九惠臯陶所陳者也三宅
事準牧則常任常伯準人也立政之作蓋周公歸
政首以官人之事進告嗣王也曰嗣天子王矣謂
王初即大政之語用夏人告戒其君之語也咸戒
以衆人之意爲戒猶四岳之師錫僉曰下云予旦
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是也王之左右自

公卿大夫下至侍御僕從貴賤雖異事王以道納王於治其事一人君克知治道之美繫乎官人之任知憂恤其事者蓋寡有夏有室指夏家也古人事夏家者大和俊惠爭以相尚則其所以尊事上帝知順誠信以行九惠乃敢以任官之事進戒其君而責望焉人君謀其耳目所及之地大欲訓成己惠則官人之事無非惠之選君臣交修如此政之所以立也然桀由不勤於惠則三宅所任無有義士君臣相與爲暴至於殄滅夫人主無他職官以惠選而臣以惠事其上左右前後官無差等

三才文四

書古文訓卷十二

二

通志堂

鄭國

無非有惠之士君之見道進惠豈有窮邪官非其人小人在側而求進於君道無是理矣周公戒成王於即政之首正始之道哉恂信也競爭也宅居也謂官治也

亦越威湯德丕臺上帝出耿命粵用式大宅亨即瓦曰式大宅亨即駿嚴惟丕式亨用式瓦式駿丕聖爾邑用叶于邑丕聖三已用丕式見惠維序丕聖殿惠恣惟羞對競惠中人同于耳當與惟履習倫惠中人同于耳政帝欽罰也

陟升也釐福也耿光也三俊明於俊德之人可以

充於三宅之選者賢減也湯之陞爲天子以有明惠大明上帝之耿光受其介福非惟善於三宅之選所以作成俊惠以備三宅之用者亦皆有所成就爲天下無窮之計而才不可勝用矣人心無有不正性無有不善明惠之俊人皆有之惠之克明爲有以明之也不明其惠由人欲之害爾湯惟嚴恭此道爲天下式而三宅三俊之用在王室則王室和治天下則天下仰法遠方知惠而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習與不善人處而又

三才文二

書古文訓卷十二

三

通志堂

王倫

與之同政失惠之累有不期然而然者善人之用而不善者勸此作惠之道也善人之近而不善之意消此成身之道也不善之近而不善之用則身何以免於不善而民趨於惡矣帝欽罰之天道之不僭也

粵倅我大聖式爾最命命旬万姓亦越我王武王尹知式大宅心焯見式大駿心呂敬豈上帝立民長柏立政任人準夫姆廷式貴席貴綴公趣臯小尹左右攜朕百司厘府大禰小柏執人表臣百司太史尹柏厘憲吉士司徒司冢司空亞狀臣薇纁烝式毫阪尹

亥王惟亨耳死心專亨立絲憲當司母人呂亨嘽大
惠亥王亡貞隸于歷○歷獄歷脊惟才司止母夫是
嘗用莫歷獄歷脊亥王亡敦知于絲亦魏武王衛惟
救珍亞敦替耳誣惠衛惟甚勿空惠呂竝我此不不
至

長伯君長也三事三宅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
官之長趣馬之類是也攜僕備指使者嗇夫之類
庶府府庫之官也大都小伯圻邑小大之宰也大
都小伯互言之也藝人工師之屬表臣百司家邑
之庶僚也太史太宰之貳尹伯庶常伯執事吉士

書古文訓卷十二

四

通志堂

官屬不特見也司徒司馬司空諸侯之三卿亞旅
命大夫也烝君也三亳南亳北亳亳殷也阪周之
西界隴阪也三亳之尹治殷民者夷昆夷之屬昆
夷漢昆邪王夷微盧皆蠻夷雜種以諸侯兼領之
此互舉文武之官故不倫也天既厭商而以中夏
奄昇于周故受商命大正四方文武非惟克知三
宅存心亦能明見三俊之本心故能用而訓之君
臣同惠以事上帝以建君長於天下政之所立則
有三宅爲之三事內自侍御至於百史外自都邑
至於家臣以至諸侯大夫蠻夷君長庶殷險固之

從容中道聖人之惠也

書古文訓卷十三

五

通志堂

尹不一而足文武安能盡知而用惟能自治其心
故其建置常伯常任無非克俊有惠之士故雖準
人之貴亦其君長自用文王不敢干也庶言命令
所出庶獄人命所係庶慎糾禁之事其任不爲不
重而文王一皆司牧之聽因其違命用命而加黜
陟焉是用爲訓而已有司之事則不敢問三宅任
事而三俊有所成就文王豈爲屑屑之教舉其綱
目而庶政熙矣武王循撫文王之事繼其宅心宅
官之義謀與安惠之士共治而成大業基業之大
亦惟三宅之賴耳從容安也不思而不得不勉而至
解庫孺學王矣繼自今我元立政立豈準人毋夫我
元亨焯知年罔丕貞畀爾眚我我民味我歷獄歷脊
昔則勿大聞也自弋語之○我則末惟咸惠也彥呂
又我我民解庫子旦已殺人之微○咸告孺學王矣
繼自今我子我孫元勿誤于歷獄歷脊惟正是一止
自古爾人亦越我周亥王立政立豈毋夫準人則亨
死也亨絲繹也絲繹畀又或則亡立政則懸人亞
嘗于惠是亡烝至耳在繼自今立政元勿目懸人元
惟吉士用勸眚我或我今我學亥孫孺學王矣元勿

誤于歷獄惟大司山母夫元亨詰介我倆目德命止
蹟已行矣丁望于棄廢宅大亞船目觀亥王止耿於
目敷武王止大製緝庫繼自今繼王立政元惟亨用
憲人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散介卑獄以亮我
王或然式大脊目劉申中勅

孺子王矣非孺子矣蓋當責以成人之義人君之
道不可忽也繼自今當常尔也立政必以三宅三
宅必知厥心固當順而用之責以大治用相我保
民之道和治獄訟糾禁之事又當專任無閒乃為
善尔末終也一話一言終惟成惠之彥是聽是行

三百九十一

書大訓卷十一

六

通志堂

則吾所保之民可得而治矣成惠之彥三宅之賢
者非惟專任又當聽受其言一話言而不敢違之
然後可以謂之無閒文子文孫指嗣王負荷之重
衆美之言周公受之以成戒於王者庶獄庶慎不
可忽也而惟正乃治商及先王之立政未有不
三宅之克宅政必由之而出事必與之紬繹論議
乃有治道之美惟正之入宅心宅官而已不善於
立政者則惟恤利小人之用身復無惠之訓政何
由立其時固已昏亂何以明顯於天下後世乎人
君固當儉人之戒而惟賢人吉士之用以勉相我

王國而立尔政事獄之司牧尤宜簡用人命所繫
誤則害於政矣詰禁也戎兵征伐也征伐當出天
子而諸侯專之則權柄下移而侵陵之禍作矣天
子司甲兵之禁不敢輕也惟干戈省厥躬則致我
之道所當謹也慎於獄官之選處於甲兵之禁民
無冤橫而天下服矣立政之事此其急者自此之
外非人君之職矣三宅克宅三俊克俊獄訟審甲
兵息禹迹所及王道無所不行海外之邦無思不
服則文武之光烈明播於天下而王道至矣陟禹
之迹人主所甘心者周公立政惟以三宅三俊兵

三百九十四

書大訓卷十一

七

通志堂

刑為意柔遠之道不與後世同矣司寇蘇公名忿
生太史其兼官也太史下大夫而列秋官之上者
宰府之貳也周公作立政而獨蘇公之告託以庶
獄之事成立政之道也長我王國獄官之長也由
獄獄訟之所生也記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
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敬尔由獄以
為獄官之長則庶獄罔有不慎用之治獄五罰有
敘輕重通刑之中矣勸勉也大學論古之欲明明
惠於天下者必先正心誠意修身以教而四方刑
之周公作立政謂立政在三宅克宅在宅心非惟

自宅其心乃明三有俊惠之心堯自克明俊惠而天下時雍用此道也三克宅而明三俊比屋可封之教萬世無疆之業也獄訟甲兵之問政之所以成也人君之惠莫大乎中無宅心之法遠大臣而任耳目儉人因得以進而政事遂以不立周公歸政成王授以立政之法由克宅心而終自敬惠不侵有司之事大臣得以自盡人材賴以作成故曰尊惠任人王者立政之本也

周官

惟周王改万耑徇戾旬三徯亞廷媛耳州民六舛羣

書文訓卷十二

八

通志堂

侯宅亞承惠歸于宗周董正亂官王曰若替大繇刺亂于未耑采耑于未召曰唐攸諧古建官惟百內十百揆三畀外十州姆戾柏廬政惟喙万或咸寧慶屬官倍亦声申又明王立政亞惟元官惟元人今予小孚祗勤于惠夙夾亞逮印惟并代耑若警迪耳官立太幣太傅太采兹惟武公論道經耑變理金易官亞必蒞惟元人少幣少傅少采曰武孤武公弘愧璧亮矣暨攸予式人冢宰掌耑亂統百官皇三棄司徒掌耑教事又鎮撫州民宗柏掌耑亂祀人蘇上下司冢掌耑政統六幣耑或司寇掌耑禁詰姦慝剋兢

爵司空掌耑土居三民耑暨初六卿分職各衛元屬官倡九姆阜威州民六季又舛弋翰又六季王尊耑徇于刺戾于三岳彬戾各翰于已訟大明黜德

六服侯甸男邦采衛蠻服萬邦諸侯也六官天地春夏秋冬六卿冢宰以下是也巡侯甸所以撫諸侯征不庭即伐淮夷也撫萬邦征不庭皆欲安兆民也不庭不至者也周制九服而六服承惠六服而五服朝會蠻夷之至不至王者不強之也周官之巡侯甸非時巡也亦東征之事也承惠受事也督正官常所以治天下也制治於未亂之前以保

三百九十五

書文訓卷十二

九

通志堂

邦於未危之日非稽於古之道董正治事之官將孰與爲治哉官人之事未或無所自來也而世或治或亂視百官之任職否耳官得其人人任其職危亂無自來也敗官失職至於亂生之後治之奚及哉唐虞稽古道而建百官百揆四岳州牧侯伯內外百官之長也夏商時事漸繁日有增置而萬國亦治隨時之義而已明王建官立政不在於官而在於人任非其人官職無自舉也爲官擇人何職之不治哉先王不任法而辨論官人所以日臻於治後世不任人而任法故雖賢者或不舉於其

官以求先王之治功其亦難矣成王自謂官人之道己之所難夙夜敬恭修己之惠故又順古設官明百官之職守而訓導之三公以道輔王訓成君惠以爲天下之正而和順乾坤之道者財成輔相之職也官以惠選故無人則闕不可無也不必備置三孤導王以惠贊王化育之事以成天地之功者蓋同公之任也公孤無職而以論道弘化爲職明於人君之道順乎萬物之理百官承式華戎順軌而天下賴以無變陰陽賴以和協雖曰不親一職固無所不統矣冢宰總統六官之典而爲之治

書古文訓卷十一

十

通志堂

故百官聽焉諸侯屬焉秉國之鈞平治四國者也周官六典一曰治二曰教三曰禮四曰政五曰刑六曰事則六官所掌也六官之屬貳卿大夫之分職者也九牧九州之伯也倡九牧者內舉百官之職而爲天下倡始也五服六年一朝王十二年一巡狩考制度若同律度量衡事大略如虞禮也後世事漸繁夥兵衛益衆君行師從雖欲如有虞之簡易不可得也周服五制差其遠近以次見五歲一周而俱見天子設壇祭方明會朝於郊謂之會又五年一周而王乃時巡天子十二年一巡狩其

視虞禮有損益更變矣

王曰緝康凡或有官商學欽卬司峯卬出令令出惟行亞惟反呂公威公民元允衷敦古入官訟焉呂刺政卬亞惓元介冀憲從山幣亡呂初口爾手官黃疑翅甚怠冒亢政亞數牆面莅焉惟煩戒介卿士彤宗惟忠牒廣惟勤惟亨果勸卬宅後難位亞初僑祿亞初侈龔儉惟惠亡觀介僞從惠心脩日休從僞心懲日黜屈寬恩召宅亞惟曹亞曹入曹推取攘耐屢官卬呀亞呀政座舉耐元官惟介止耐再匪元人惟介亞任王曰緝康式寡衆大夫敬介才官爾介才政

三百八十八

書古文訓卷十一

士

通志堂

呂右卬侯帛康州民万耆惟亡數

司官職也出令所以使人者也重於出令則無不可行而反之者也衆之所服莫若公所惡莫若私公而無私則民懷其惠矣學優而仕則能以禮制事其政明於天下而無迷亂之失師於典常率自中也利口亂官仄言之改度也蓄疑敗謀不能議事以制也怠忽荒政不虔輕事之失也不學而莅事者正如牆面而立臨事而不能處則煩苛細碎治之而益紊矣此庶官之戒治其細者也有志者事竟成功崇之惟志也無怠荒而四夷王業廣之

惟勤也克果斷而無後艱者其惟議事以制乎官
崇之驕祿厚之侈有不期而然者安於恭儉之惠
斯無驕侈之患矣作惠者行其所無事作偽者不
能拚其實心之勞逸不待言也行於久遠而具偽
益辨日休日拙自然之理也觀於此也邪偽其可
爲乎載事也謂從事於此也物極則反故居上而
高則危居上不高所以長有貴也罔弗惟畏每事
敬也謂不足畏而不敬則可畏者至矣賢能更相
推遜則君子必將彙進而百官皆得其任短長之
相補剛柔之相濟則治入於太和其不和者汝政

書言文訓卷十三

十三

通鑑

之雜小人之彙進而尚同矣君子烏得而留乎卿
士職任其屬以稱舉之得失爲官職之修數大官
之戒皆謹其大者也三事三公也三公王者之所
尊重不敢訓也終篇之意第與百官共勉之尔有
政職官之事也周官之戒首之以欽終之以敬治
修身治官以佐佑乃辟而安兆民萬邦其要無他
敬之而已

商敕

王若曰商敕惟尔令惠孝翼惟孝友于兄弟言舍尔
政命女尹以東郊敬才管周公翬采万民民衷于惠

建春司絲衛耳憲楸昭周公也嘗惟民元又裁
曰皇紉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尔尚式
昔周公也繇嘗惟日孳孳亡歡尔念凡人未見聖若
亞亨見无見聖亦亞亨繇聖尔元亥才尔惟風下民
惟中國耳政莫或亞難大廢大興出入自尔翬父屢
尔于外曰所基所繇惟裁后尔惠繇虐臣人咸若若
惟良繇才

書言文訓卷十三

十三

通鑑

君陳名陳曰君者猶君與君牙以君稱之也君有
土者之號王官尊而爵不稱者稱君蓋貴之也君
陳之惠以孝敬聞孔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以孝事
長則弟事君則忠故謂之至惠要道順而能敬既
已宜其家人則亦可以正人人不問於其父母昆
弟之言則其事上接下皆順而不悖矣東郊東都
也以西都宗周言之分陝以東謂之東郊君陳蓋
繼周公之任者周公之行可法其惠可保民師其
行而保其惠所以懷而不能忘也慎率厥常則周
公之教民待尔而大明民可得而治矣至治明惠
之在人者馨香其臭如蘭也有明惠而民用又其
臭達於天地感於神明潔菜盛以祀神必資明惠

之享於天也能法周公之所以訓民者惟日不及
無時豫息則周公之惠已人情未見聖人惟恐不
見見其難也未必能由其道爾繼周公之治不可
不此之戒君子之惠風小人之惠草草上之風必
偃出乎尔者不可不謹圖謀政事常以不易處之
則其施於下者無難矣人之廢興言之出納一當
度之於衆衆言同乎尔者尔當繹而後行不可苟
也言之遜志易以悅人而未必稽於道也忠臣之
事上也期於集事而不期於名譽故上亦樂於聽
之故有善道善計則告君而順施之歸美於上而

書文訓卷十三

十四

通志堂

不有其惠則君有聽言之美而臣有善事之譽果
能此道乃所以自顯於民也掩善掠美往往見疾
於君言之不行爲之不成人臣之大患也成王告
君陳者非欲使之譽己亦欲成己之惠而成君陳
之美也衛靈公曰宛春之言寡人行之大夫之善
寡人之善也庸非惠乎

王曰商數亦惟弘周公丕嘗亡亦執述豈亡倚金呂
削寬而大判勿公呂味殷民至侯子曰侯亦惟勿侯
子曰寬亦惟勿宥惟耳申大亞若于女政亞愧于女
嘗侯止侯專侯狃于愚交想憲爾俗武細亞宥亦

亡忿報于頑亡求備于式夫必不忍于專于淫于容
大東年攸亦東元或亞攸進年豈呂衛元或亞
以惟民生重因物大舉美上所命勿年豈時亦教
質至惠昔專亞彭允升于大縣惟予式人膺最多
福元亦止休兵大暑繼與立

三

書文訓卷十三

十五

通志堂

何賴不從令而惟中之問其刑與貸無有輕重之
失矣命其臣而訓以無從君令非有道而忘己者
不能也汝政正矣教順矣而民猶有不率不變則
當刑矣刑期于無刑知此而刑之用則措刑之道
也刑而不能正也其刑可輕用乎狃習而恃之也
恃其姦究與敗常亂俗者三罪雖細不在赦宥之
科是皆足以啓亂傷風辟以止辟怙終賊刑之道
也忿疾于頑則將有慘刻之事求備於物則或無
人之可使小不忍所以致大亂能忍於事故能曲
成萬物而不遺天之所以爲天海之所以爲海惟

能容也物來能容將合惠於天矣簡別其賢不賢而進用其人之善良則爲善者勸而爲惡者媿人知鄉慕則率歸於善矣人性無有不善心無有不正逐物忘反習貫自然則將流爲小人之歸愚不可奪上命之而不聽姑惟教之可也修己之惠故幸與常身先之民將得之觀感復其心性之正而安有不正是誠入道之路由民之本心也忿疾于頑而急之疾之已甚亂矣非所以教之也周公之於五誥閔商民之頑惡惟欲教而不殺使之自化君陳繼周公之任成王亦以容惠勉之所望以弘

書古文訓卷十二

十六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惟三月才生卅王亞憚命畢王與洮水昧被絕躬
僦玉几與同召太果與蒞柏形柏畢公衛戾毛公晉
氏罷臣百尹馭豈王曰緹庫疾大漸惟災病日臻先
弥留志亞獲斷心專絲子宋嘗命女替商亥王武王
宣重焚箕子教教則肆肆亞莫則亨建殿彙大命圣
後出侗散帝天豐嗣守亥武大嘗亡教旦俞今天各
瓶殆亞興亞悉介尚明肯朕心用敬果元學劍弘治
于難雖柔獲耐獲安勸小大厥皆思夫人自爾于豐
儀亦亡呂劍冒貢于非災絲死般命還出綴介于廷
越翌日乙丑王崩大采命申桓舉官毛昇爰坐戾呂
伋呂式于戈罷貴百人卅學劍于舉門出外延入翌
室卹寔宗

三言字七

書古文訓卷十三

一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永嘉薛 季宣

顧命

不憚不悅也王疾不見於外人但見其不悅成王
已知其不起此疾不聾於死生之際而力疾顧命
真可爲萬世人主法也孔子曰死生亦大矣纖毫
芥蕙於方寸則不能以處此況有天下之富後宮
之屬乎惟其學之有宗見之甚明安於性命之歸
所以處死而不亂也孔子謂朝聞道夕死可矣於

成王見之成王始則不知周公終則不怛死生之
際學之成人如此周公善致君哉洮盟手也磬頤
面也相正王服位之臣蓋太僕也衮冕玉几朝覲
之禮天子之服御也古者凡出大命必沐浴齋戒
而後發死疾之逼何暇齋戒以爲禮鹽頤而出亦
以爲潔齋也衮冕被必以相尊嚴之服不敢褻御
也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也春秋公
卿書爵大夫字元士名微者書人蓋周之制也召
公以冢宰爲太保畢公以太師爲司馬毛公以太
傅爲司空序位以卿不以公六卿所以長百官三

書本訓卷十三

二

通志堂

公蓋無職也其名太保猶春秋之書宰所以統羣
臣也師氏掌以嫀詔王虎臣虎賁氏皆大夫百尹
庶官之長其獨言師氏虎賁者師氏貳大師之職
居虎門之左帥其屬守王門虎臣掌宿衛之卒伍
大故則守王門危疑之時謹門關嚴兵衛所以謹
王居者也同召公卿託之於衆不以冢司攝政成
王蓋命之矣大漸進也惟幾微細之不可見也疾
甚曰病彌留日至而不去也不復誓言之懼固不
暇齋戒矣審訓命汝不敢忽也將終誓言而猶不
敢苟慎微之至終始惟一而已宣布也重光繼明

也肄習也文武宣其繼世光明之惠以定其民之
所附麗惠爲民附故訓之則習習而用之則行而
不失其用故能至於集商之命代有天下我以倥
侗無知敬迎上帝威命以守文武之所陳敷不敢
昏迷逾越於文武之訓今疾之甚殆將不起不復
省悟於事尔當明我之意敬以輔成太子之惠大
濟天下使人免於大難柔遠之道在乎能邇身修
國治而天下底於丕平此非可以求而得之近者
修而遠者服不言之化所以安勸萬邦文武之宣
重光開麗於民蓋此道尔威儀禮節形諸中斯能

書本訓卷十三

三

通志堂

見諸外修諸身所以表諸人也人人思己威儀之
正而萬邦不勸於道未之有也冒昧也貢進也幾
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人君昧昧而進於非道
則何賴於羣臣龜玉毀於櫝中孔子以爲是誰之
過人君之惡之縱人臣其必有以使之然者成王
將死以其要切之道誓於羣下而輔太子言先王
者止於宣光其麗賁夫人者止於自治威儀知威
儀之所自以從容則可以宣其明光而定民之麗
附也綴衣幄帳也王歸路寢而徹其堂之幄帳所
以謹危急之朝喪大記疾病君大夫徹懸蓋其禮

之變也仲桓書字下大夫也南宮毛名上士也齊侯呂伋太公之子其名之非六卿也將命者也虎賁虎士釗康王也南門路門翼室路寢之左右夾室也恤宅宗居喪之主也王殯西階墜室西翼室也節服氏郊祀裘冕二人執戈送迎尸禮君行則二執戈者在前王崩而迎世子於路門之外以干戈二虎賁百人以重嗣君示天下兵衛之重自此而傳之也仲桓蓋虎賁氏南宮毛掌干戈者蓋旅賁氏也二大夫以冢宰之命從宿衛之諸侯以迎嗣君兵衛之權嗣君之重不敢輕也其不使六卿

書古大訓卷十三

四

通志堂

者各守乃職也畢邑在京兆長安縣杜中芮在同州馮翊縣毛同姓圻內國伯爵曰毛公者以官稱也彤如姓之國在濰州北海縣齊都營丘在濰州昌樂縣史記毛叔名度左氏傳衛康叔為周司寇蓋與書合

丁非命筵簋危幾七日繇西柏昧命士頹材狄設黼展綴介牖間等實專重篋扇黼純華玉芳几鹵序東實專重底扇綴純文貝芳几東序鹵實專重翬扇畫純彫玉芳几鹵夾率實專重箭扇帛紛純彫芳几戊玉五重敷珪簠刀大嘗弘辟琬琰圣鹵序大玉玕玉

天球河圖圣東序簠山罍亦大貝賁鼓圣鹵防兕山戈味山弓坐山竹矢圣東枋大路圣圓階面綴路圣阼階面先路圣左塾山弁次路圣右塾山弁式人簠弁執篋立于畢門山內三人系弁執戈上刀夾兩階祀式人統執劉立于東坐式人統執戣立于鹵坐式人統執戣立于東坐式人統執瞿立于鹵坐式人統執銳立于左階

書古大訓卷十三

五

通志堂

丁卯王崩後三日至癸酉七日禮死三日而殯七日殯於阼階量字作冊故曰冊庀須材備喪用也召公以西伯為冢宰故曰伯相士匠人山虞之屬掌供百祀之木者虞皆中士狄人樂官之微者大喪掌設階復魄春秋凡天子中士以下皆曰王人其名不書於冊蓋既殯而後作嗣王之冊既殯而後謀葬虞匠須材而後具冊命之禮先喪禮而後嗣君之禮事有先後然人事未嘗緩也官室之制正處曰堂堂內曰室室南之左有戶戶西有牖堂東西廂謂之序廂之夾室謂之房室之兩夾曰翼室亦曰夾室堂廉曰祀祀外曰坐堂下曰庭庭之左右曰位堂之東階曰阼階西階曰賓階庭戶之間設屏曰扆白黑繪之曰黼門側之堂謂之塾牖

間天子朝觀之座西序聽政之座東序養老燕饗之座西夾親屬燕私之座是非常處授受之際并設之亦禮吉事變凡凶事仍凡仍凡仍生時所用凡也華五文玉凡也文貝貝飾彤凡也彤玉玉飾彤凡也與漆凡凡四席加凡者也純緣也四席孔氏謂桃枝竹席簞席莞席筍席鄭氏謂簞席次席竹之次青者底簞之織致者豐刮竹也馬融說簞織簞也底青蒲也筍若簞也王肅說簞席筍草蓋蒲席也孔氏以為底席者青蒲席也徐邈說筍竹子竹也皆無所經據葉氏引禮天子饗射封國朝

三十九六
書大訓卷十三

木

通志堂

觀祭祀玉凡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諸侯祭祀用彤凡加莞席紛純筵國賓用彤凡加纁席畫純謂簞席者次席底席者莞席豐席者纁席也以天子之制不盡見以諸侯準之是也禮天子之席三重敷重席者省文也綴雜采也繪五采畫之也紛組也朝禮貴純饗禮貴緇朝廷貴飾燕私貴質四几而下席純稱焉所以示民有宜也弘璧及琬琰為二重大玉夷玉天球為三重故曰五重玉則古之玉鎮也赤刀而下陳序於列故曰陳寶寶則先王之傳寶也弘璧大璧也琬琰二珪皆九寸以治

息易行大玉鄭氏以為華山之球夷玉東北醫無閭之珣玕琪天球雍州所貢色如天者王氏謂夷玉東夷所貢孔氏謂夷常玉孔說近之天球玉磬之天成者也西序玉皆器用東序蓋璞玉也赤刀鄭氏謂武王誅紂刀以赤為飾孔氏以為寶刀赤刀削也孔穎達引吳錄孫策引白削斫嚴興謂寶刀有赤處二說頗相似第未知鄭說所本古者鑄銅兵器蓋漢赤仄錢之比也孔叢子言昆吾之劍鍊鋼赤刀恐不得與傳寶並大訓虞夏商周之書河圖孔氏以為八卦案易天垂象聖人則之河出

三十九六
書大訓卷十三

七

通志堂

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始作八卦然則河圖川師所上圖書寫洪河以形勢經從物產者也唐虞后氏諸侯垂舜之共工允和未詳皆古人也舞衣戈弓竹矢皆當時物大貝伏生言如大車之渠散宜生得之江淮以免文王者鼓長八尺謂之鼗鼗以鼓軍事軍事天子所重故藏之也赤刀王迹所起大訓河圖皆先代圖法人君之所守者故次於玉鎮而陳之於外先代器物為合法度王者所寶以凡

古人之重陳於房室而已大輅玉路綴輅綴玉路而行者蓋金路也象路革路木路行居天子之前則象路先路也次路革木二路也雀弁韋弁也綦弁皮弁也服弁皆士也服冕皆大夫也惠三隅矛也劉黃鉞也博雅乃謂劉爲刀未詳案鉞美金因金而名鉞不殘瞿皆戟屬鉞矛屬也劉鉞天子所仗故列於堂上餘皆天子之衛兵也東堂西堂東西二序之閒也仄階堂前也畢南門也執惠守門者也皆門衛之長也衛兵不見以長見之也備物爲禮之盛舉若先王之生亦以傳之嗣王嚴繼世

書言文訓卷十三

人

通志禮

之託也前此皆王崩而後太子即位如成王之顧命蓋未之有也當時設張備物以明傳繼之重故於書見之

王麻統黼裳繇圓階陞卿士耑商麻統蛾裳入即位太采太史太宗皆麻統形裳太采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繇阼階陞太史秉書繇圓階陞馭王簡命曰皇后凭玉几衛敷末命命女學譽臨商周耑衛循大卣變味矣丁卣富揚友武止芟嘗王再揆與富曰妙妙子末小孚斤耐而爵三匹呂敬亦矣耑與殷同瑁王武宿武祭武託上宗曰言太采殷同耑盟呂異同秉璋

呂酢授宗人同捧王耑捧太采殷同祭啗託授宗人同捧王耑捧太采各收彤戾出廟門祀

卿士六官也太宗宗伯彤伯也上宗小宗伯也宗人召公之屬中士也太宗以下不以爵秩見具禮官也黼裳裳有章者蟻裳玄裳也彤裳纁裳也明冕服之有章也介圭天子之命圭蓋鎮圭也鎮圭尺有二寸瑁四寸圭璋半珪也同爵也降升也即位班也御進也宿置之也祭酢也啗嚼啐也啐受福之飲至齒而不嘗也饗贊報也酢報祭也降下也啗置之也收徹也廟門即殯而言蓋路門也皇后

書言文訓卷十三

九

通志禮

陟王在殯辭也周人殯於西階王升自西階不敢居主人之禮也太保太宗太史不同羣臣之服爲禮者也上宗從太宗升自阼階將命於先王也太史升自西階以當太宗也末命遺言也道揚末命以道發揚之也嗣訓守先王之訓臨君君臨也卣法也變化也敬恭天威自作元命也太史授王冊命而又進告先王之戒稱其要切之語率循大卣是也天有常法古今一貫用之天下則天下化繼於先王則先王法惟精惟一斯能率由是道而無或失之矣舜以執中傳禹成王以循卣遺告康王

父子承承不替文武之惠所以有成康之治也眇眇少也其能亂四方懼惠之弗嗣也四方俾乂萬世無疆之業也太保承介圭受圭於王而後太宗受珪王受珪宿瑁祭酒卒酒皆三上宗贊嘏太保受圭於王奉同而下盥手易同執璋報祭以同授宗人而拜王不敢當先王之命於師保故答其拜太保受酢既醉不敢遂授宗人故置而授之祭報禮成故拜而出諸侯出門以俟將新王之見也古者大禮冠婚之事皆有祭醺訓戒之辭以謹成人繼世之儀正始之道然也踐位受之先王冠婚受

之父母死生雖異其義一也

康王出算

王出聖應門內太栗衛鹵已彬戾入應門左畢公衛東已彬戾入應門右皆布乘炙朱圓舞奉圭兼幣曰式式臣衛執執壤真皆再擗謂皆王誼畢惠富機太栗泉芮柏咸進昧揖皆再擗謂皆曰敬敬告天子皇天改大當殿也命惟周文武誕最美若聲即鹵土惟新德王畢叶賞罰戲在耳珍用專遷後人休今王敬也才張皇六帶亡壤哉高祖寡命王舉曰廣當戾甸男衛惟子式人創報算皆爾文武丕參富亞務咎

底皇登仁用昭明于天下則亦大熊襲也士亞武心山臣采父王家用帛命于上帝皇天用嘗耳衛什界三已也命建戾封屏至哉幾也人今于式式柏父尚胥泉顧媛介先公也臣勅于先王雖介身至外心它亞聖王室用奉卣年若亡幾鞠學羞羣公无皆聽命昧揖趨出王醴饒反譽舩

應門在路門外王出在應門內即路門之外內朝之位也召公畢公以三公為伯故各以其所領諸侯入見古者生禮尚右以西方為上西方諸侯班反居左者王居南鄉諸侯北鄉則左反居右矣乘

馬也朱立也玄黃皆幣也布乘黃朱充庭實也賓諸侯也禮諸侯之於王室謂之賓客王為主人則諸侯為客也圭介圭也諸侯自桓圭而下稱舉也

稱奉圭幣各以圭幣進也壤真土物之贄也王義嗣惠繼世而王天下未敢居王禮也古者相見必將以幣不敢褻也太保冢宰也芮伯司徒也二伯以諸侯見二卿進戒於王各從其官惟其宜也相贊禮者也二卿同進則相者贊王出揖禮天子見羣臣孤卿特揖大夫旅揖士旁揖皆拜既揖而後同拜也其告王者所以進戒嗣王也美進善也天

既訖商而周受命文王克進善道以順天故能憂恤其民以王西土成王隨功過而制賞罰皆協於中所以克定其功以其休美之惠大布以貽後世今王所當敬也張皇六師勿輕軍旅之事欲以惠綏天下不欲以力服人文王以進善得天不能協於賞罰美若天命所以敗文王之業也高祖文王也新陟王成王也成王未諡故以陟方稱之哉克也寡無助也王侯自稱孤寡不穀不敢有其衆也寡命類此知命之寡則知助之求矣康王報告所以答諸侯而致戒也其名亦猶自謂以義繼先王

書文獻卷十三

十三

通志堂

之惠不敢當王禮也無黨無偏之謂平充實大有之謂富以既顯富有之業務惠而不務咎故能極至信一以道明光於時而其所用之人皆同心惠以事上桓桓赳赳如熊如貔所以保治王家以正上天之命上天以道爲教周用是以受四方於是建國報功藩屏王室至於今是賴是先王有是惠而先臣有是勲君臣相須而成故子孫享之也爲子孫者何以嗣守先君之業惟當相子上顧先公之道安其臣職夾輔天子用繼先公之事故雖守國於外而心不敢惰其臣節一心以憂厥職奉若

先公之誼上有以事京師下有以治其國前有以嗣先公之業則可以不爲天子羞矣康王自謂鞠子亦居喪之稱也反喪釋冕復恤宗之謂也諸侯有衛服而無采服者適當會期之歲諸侯至而未齊也春秋之法悼王亂而在喪書曰王某崩稱王子某卒天王例皆踰年稱王諸侯之制於未葬稱子其既葬稱子故踰年而後即位未踰年而稱爵者皆以爵自見非先王之禮也顧命康王之誥成王既殯而康王固已書王則康王之王非周禮之正矣天王即位之禮禮無所見之考於伊訓之書

書文獻卷十三

十三

通志堂

王固朝於廟矣然免喪而後服冕禮衰麻不接冕弁雖非冕服固不可以衰經見於先王即位之初必變服矣成王顧命之儀康王之誥羣后略取即位會朝之禮行於喪次而非周家之制無所自見故書詳錄之也伯相父師周之賢輔寧忘正始之道遂使康王動而非法察於書之本末其存亡危急之秋乎武王之崩三監因喪而亂成王之世殷人尚未馴服東夷一動皆有亂心故成王之命君陳訓以周公裕惠之守戒其依勢倚法謂無忿疾于頑至於康王之命畢公其辭益以危厲商人之

心思亂未易化也是故成王末命則有弘濟艱難之語太史之戒則欲變和天下羣臣以張皇六師爲告而王報以綏尔先公之臣服先王以及先正之無貳心如熊羆以衛王室知權時之變禮寧得已邪非亟正位以臨諸侯寧保商人之無武庚之變喪君有君而人情大定是固周之長策先王行禮寧拘拘然執於禮耶惟知適正而不失於禮之情斯聖人之事也洪範弗叶于極弗罹于咎皇則受之其此之謂乎無故而弃先王之禮則仲尼何取於書蘇氏引子產之言以爲喪安用幣叔向辭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十四

通志堂

書古文訓卷第十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永嘉薛 季宣

畢命

惟十有二月六月庚午朔癸酉日壬申王執步自宗周圖于豐呂成周山陽命畢公采賚東郊王若曰維呼父帝惟哀王武王事大惠于天下用尹殷殷命惟周公左右先王受正年冢戾殷頑民懲爾彘邑密通王室式愧耳嘗旡厭武紀丑彰風稷三亡父予弋人呂宣衛大升各政繇俗革亞臧年臧民宅貞勸惟公楙惠尹勤小物攷亮三立正色衛丁宅亞臧幣中嘉績多予先王予小子坐拱仰威

二百七十一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一

通志堂

畢命發開於成王之廟異於君陳之命者尊畢公也保釐安治也文武布惠受命而周公安定之慎恤殷民遷之洛邑以近天子之教易其舊俗訓之既久民用丕變王室安靜由殷人之治也道非一定物也與時高下而無膠柱之蔽所以歷萬世而無弊知升降之道則知隨時因革之禮政由俗革則向之治道有不可施之於今者王者因民立政豈有常哉周公遷民之初一以寬治成王命君陳也已有簡修進良之說康王罔畢乃始旌別淑慝分宅成郊孔子以爲王者必世後仁則成康之事

也民狃習俗未知爲善之善而黑白太辨其治通以亂之習於治安其心少革進良以率不良則良者進而不良者勸入於大治則不善者少而善人多矣表宅里以彰善惡頑民有不憤而遷善者乎一紀自子至亥凡十二年周公君陳以賢聖之臣治洛三紀然後及於分里之事王者之治豈一日之積也以畢公所以治洛者行之周公之世則亂矣以周公之治行之召公之世則無善矣以二公者施之君陳之世則民耳目眩矣道有升降政由俗革隨時通變而民皆入於治道之所以成也臧

書古文訓卷十

二

通志堂

厥臧舉善之教也舉善而教不能者勸固無事乎刑罰之用表宅里以爲民勸樹風聲之道也小物細事也以盛惠而勤於小事事罔不善而惠彌盛矣畢公爲文武成康明良之輔用此道也威儀之治正色之率下也修道以教故人有不言之化不敢殆於人言之敬純乎其不已矣先王治功賴公以多一人仰成垂拱之治成功之盛非畢公誰尸之乎畢公名高以諸父爲成王師故曰父師三公不名古之道也

王曰緡康父弔今予祗命公呂周公止豈建才旌別

淑武衰年宅里章赫輝亞對山風聲亞衛嘗奠殊耳井豈昇戶曹慕申審郊圻峯志呈守呂康三衆政史大匪曹尚體與亞惟玗異爾俗靡靡移口惟取餘風未之公元志才哉嘗曰去繁山家麤亨繇祀呂蕩護惠富齊天衛敝愧奢祝万去同不舛殷歷士願奄惟舊怙侶感誼勛美予人憐至矜夸將繇惡兵雖收放心閑止惟難資富耐嘗惟呂繇季惟惠惟嘗嘗豈大嘗亞繇古嘗予何元嘗

書古文訓卷十

三

通志堂

周公之事治商民也旌表明也淑善也武達也瘳病也旌善別武而使民之居里各從其類淑慝所處用是以表明之善者章而惡者病則相與入於善矣風聲教化也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修道以教章善以瘳惡不言之化風行於百姓也如此而猶有弗率教者是頑民也頑民則不可復仍故處故又別其田里使之知過而慕於爲善之益期於必變乃已仁之至義之盡也申畫郊圻正經界之法也慎固封守護封疆之臣也經界之法古矣非先王世世修理守之勿失日月寢久隳壞有漸故必時時申畫以復其舊然後長如一

日周衰至於壞而不復由當時慢之也封疆之吏

所以司經界者謹於疆吏之擇使之固守疆理之政申畫之後賴是以守之耳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京師諸夏之父母萬邦所恃以爲秉式者治京師以儀四海所以爲康治之也有恒道也體要得中也政履常而令簡當雖商俗之靡靡故當久而自化聰明之作好與人異無以帖服其內未免爲商俗矣而何以格其俗哉紂智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商人化之靡靡然利口之尚周有常政不貴飾言則利口之風久之將自詘矣康王自道所聞之語爲古之格言也

書大誥第十四

四

通鑑

生長富貴者鮮能以禮自治逐物忘反則流蕩而傷惠人欲之縱天理滅矣奢侈極而傷風教此萬世同然者商人前化於紂脅權相滅而爲宮室臺榭侈服以害萬姓而悅婦人用此相賢所美非美服行之久人人尚之害義者邪而驕淫矜夸所自邪也善始者可以令終驕淫損身矜夸陵物犯衆滅惠其何以爲善後乎風行三紀之閒放心收矣心猶火也爲難收而易縱自非閑之以道收之雖久縱之則仍舊也易言閑邪存其誠誠亦未易存也富有之業本乎充實之美資吾充實之美見之

於事下觀而化皆能關其放心永世無窮用此道耳惠也義也皆我自出者也修諸己而以明諸物是爲先王之教不由是教非教之大者也欲垂訓而弁先王之訓將何取哉

王曰緡序父弔當世安忍惟茲殷士亞信亞柔畢惠允攸惟周公肅眷畢亂惟君敷言咏畢中惟公肅戚耳弁武后叶心同底于衡衡洽政亂泉潤生民三尸左衽宅亞咸賴予小畢肅膺多福公元惟昔成周建亡窮止至亦亡窮止眷學孫誓元成式惟又緡序宅曰亞肅惟死年心宅曰民寡惟眷畢當欽若先王

書大誥第十四

五

通鑑

爾生

威烈呂休于弄政

孟子得乎丘民而爲天子殷之衆豈直丘民而已一民不被其澤古人恥之殷人不盡歸心則周之興亡未可知也夫國豈能常安不安而有未服之民禍患之來足以致危亡矣民懷其惠而有不安之國乎以惠懷民猶身之正率是中道斯無剛柔偏重之失民安其惠則將惟惠之進人人誠惠之進所以有永年之治也周公君陳之業待畢公而後成三公同心惟同道耳道無乎不洽政亦無乎不治惠澤所被淪浹乎有生之類四夷左衽之國

亦皆得以安集天子永享萬國寔有賴於分政之臣公當自此成周建永世無疆之業終譽之永亦將有無窮之稱子孫保之皆成法之治尔治道無難良亦未易自謂不克功何由成小而輕之事用此敗但能盡心謹事難易不足言矣古人臨事而懼不惟求及前人比於前人中又當獨步至惠之美豈有窮乎敬順文武所已成之功烈以美其政則周公君陳之惠又何加焉由武王之克商至畢公之成終以殷俗之頽慢年垂四十然後克就成終之政優游涵養必使自臻於理雖有盛惠不使

三書卷五
書大訓卷十四
通志堂
尔生

民強由之潤澤洽於肌膚乃自服尔措刑之美豈易得哉教化若成康之時不能至於刑措先王之道爲虛器矣孔子以爲王者必世而後仁序書亦詳遷殷之錄學者可不思乎

商雅

王幾曰緡庠商雅惟粵祖粵父垂竺忠貞躬懲王家年大威績紀于太憲惟予小學早守文武威康繼緒亦惟先王出臣声左右爾三已心也憂召器蹈廊尾豈予昔公今命尔予翊迨股友心呂績粵舊躬亡忝祖下弘專又箕式咏民則尔身声正宅教亞正民心

宅中惟尔山中夏暑用小民惟曰爾資暴祁爾小民亦惟曰爾資耳惟爾才思元難吕爾元易民粵宜緡庠丕羣才文王基丕承才武王契居右戎後人咸曰正宅缺尔惟敬明粵普用奉器于先王對敷文武止英命追配于弄人王幾曰商雅粵惟絲先正舊箕昔式民止亂爾圣兹衛粵祖下止迨行昭粵侵止十又太常天子車旂以日月爲章周禮司勳凡有功者銘於王之太常君牙之先世有功惠書太常者不替前業是爲世篤其道忠用中以事王者貞者正也貞固足以幹事用此勤幹所以世有王功之紀

三書卷五
書大訓卷十四
通志堂
爾生

也穆王自以守先王遺業當得如先王之臣佐佑其治而使四方獲見先王之政虎尾之蹈春冰之涉必有傷人陷溺之禍憂危天下當如此也股肱手足也心膂心背也人之生者以有股肱心膂之用人君賴輔臣之用亦猶此也命尔予翼所望以左右已也舊服先公之舊職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先公既克有成世守其官當思所以繼繼其緒聲減前世爲不肖矣忝不克負荷也大敷五典所以和民作則要在率之以政其身正民將不令而行夫人不能自中其中待人而建正已率

下所以敷五教而和民則也暑雨祁寒天有常道
民猶咨怨民心之罔中也以民之愚而欲與之建
中通正其亦難矣謀其所以為難則其易者可見
安民之道惟此道尔文王之訓大明於上武王之
業大克承之所以開發佑助於後人惟以正身而
無缺行之玷教民之訓固將敬明是道以順文武
之惠發揚光烈追配先王先公之盛民之治亂在
舊典之用不用尔不替舊典動由茲道則先公所
行之事不墜於今王之治民亦賴是以章明也武
王數紂官人以世求周之故固未嘗不世官蓋其

書本訓卷十四

人

通志

禮教興行人臣世有其惠先王心無適莫惟才之
用君臣以其先王先公之道更相責勵期於不墜
其業盛惠相繼蓋此道也周衰而惟世官之守非
復人才之問周惠衰替為世官也不世官而亦不
廢其世惠周之所以強歟

聖命

王釐曰柏舉惟予亞亨子惠覃先人既丕后怵惕惟
厲中夷目與恩免年魯管亥亥武聰明聖小大出
臣咸衷忠豈不侍馭僕勿它匪止人臣旦夕承弼耳
僣出入犯忌宅大亞欽發號令宅大亞臧丁民祗

若萬苗咸休惟予弋人亡良害賴左右奔獲才位出
士臣元亞及繩魯糾繆載元非心昇亨繁先與今予
命女懿大正正子羣僕侍馭止臣楫粵后惠交攸亞
逮脊東粵蔡亡臣巧令色便僣仄媚元惟吉士僕
臣正耳后亨正僕臣諛耳后自聖后惠惟臣亞惠惟
臣尔亡尼子懋人充耳目止官迪上臣非先王止箕
非人元吉惟賜元吉舉昔瘵耳官惟尔大亞亨祗耳
僣惟予女牀王曰緝序欽才魯強粵后子彞憲

書本訓卷十四

九

通志

周官太僕下大夫掌御僕小臣祭僕隸僕之政王
眡朝則前正位而掌擯相出入則為前驅王燕飲
則相其法射則贊弓矢動靜與之俱者蓋近侍之
官也春秋下大夫字伯冏蓋其字也穆王自謂不
惠無以繼先王之世心切危懼晝夜思免戾者得
先王所以自正之道其命伯冏蓋以先王之臣望
之以文武聰明之惠克一而聖故其臣下無非忠
良至於侍御僕從之微亦皆修正之士人人自正
所以左右其君者無或不正其君耳目所逮非正
莫之觀矣故其一動一作無有不敬一號一令無
有不美萬方信服其教亦皆順敬於惠萬邦休治
寔為有以使之觀於先王慎擇左右前後之臣可

以知其自養之惠古人謂習與善人處者辟入芝
蘭之室習之不知其芳斯進惠之道也思正己而
無左右之正則何以思正矣匡正也匡其不逮繩
愆糾謬之事也匡正於外未足以語正君之美格
君之非僻則可以語正君也大正政之所自出者
正于羣僕侍御蓋責成於長也君修惠以正下臣
修惠以正君此之謂交修侍臣無有不賢君惠所
賴以成也慎擇僚佐非徒使長其官侍御僕從之
臣亦皆使官之也巧言令色便僻側媚是皆官人
之所當弃天下常患小人去之之難惟其有以入

人故眩亂而不別也佞人之用而國家殆矣察言
觀色視所以而察所安則小人之情自見吉人端
士為可得而進矣王之親侍無如羣僕羣僕之正
其君烏得不正僕臣有不端之士以其諂媚逢君
之惡君心驕佚自以天下皆出已下將何以為惠
故其君之惠不惠係其臣之諛正如何孟子論王
左右皆薛居州王誰與為不善一薛居州獨如宋
王何責太僕以慎簡羣僕侍從之臣人君耳目之
司將何所賴是必道上以欺先王之法啓其邪心
雖有聖王將誰與為善也孔子惡近佞人之殆為

能陷溺人心之正也正羣僕而不惟正人之用專
利之臣得以充之君之侈心自此熾矣與其有聚
斂之臣寧有盜臣知義利相為盛衰則小人之姦
將無自而入也穆王以此儆戒正僕為知義利所
在不能承王之志是瘵官也瘵官之罪何所逃哉
與法有常人君所賴於臣之輔能克敬典安有瘵
官之事乎瘵病也失職之謂也觀於穆王之命伯
冏可以遠觀前世之治二帝三王之盛無可疑者
伊尹用之太甲周公用之成王而穆王用以克終
為有由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永嘉碑 季宣

呂剗

惟呂命王高貳百季施亢庀徒剗呂詰三亡王曰
古大咎蚩尤惟亂終曷延及于季民宅亞寇賊鴟詭
是交絞敷矯虔苗民亞用霰剗呂剗惟終又獻止剗
曰塗檄翳亡祐爰亂至為剗則歎刺越絲剗并剗
宅差大畧民興峯漸泯泯焚焚宅中于仲呂覆醢盟
獻畧歷易亡告亡祐于上上帝警民宅大馨香惠剗
發脊惟腥皇帝哀矜歷易止亞祐報獻畧畧過豎苗
民亡去圣丁酉命重黎監鑒天通宅大季我羣后止
速圣丁明明斐常異寡亡蓋皇帝清問丁民異寡大
畧于留惠畧惟畧惠明惟明畧畧式后卹于民柏
居各箕折民惟剗命季水土主名山川魏各剗蘇嚴
殖嘉馨式后戚矜惟股于民士剗百姓于剗止中呂
教祗惠數戮圣上明明圣丁焯于三亡宅亞惟惠止
勤故畧明于剗止中衛又于民斐彝獄非訖于畧
惟訖于富敬忘宅大擇心圣身惟亨天惠自從元命
配高圣丁

呂國名今蔡州新蔡縣古文呂通作甫蚩尤炎帝
末為亂者黃帝誅之三苗之君堯窺之三苗者皇

帝堯也重黎羲和也伯夷禹稷事見辭典士皋陶
也剗滅鼻之刑剗滅耳之刑剗官刑黥墨刑鴟義
賊義矯虔反道也詛盟盟誓也呂刑之書首言呂
命者呂侯受命而後作是書也穆王享國百歲既
耄於荒乃能治度於夏之訓而作呂刑以禁詰天
下底於治道穆王反身之道斯其至也夫人年至
於耄壯心必少衰矣穆王處之以敬遂能克成文
武之法非其天資英傑中有大過人者何能尔耶
訓贖刑而命呂侯為之任官得人故雖老年不害
治之成也不逮復之无祗悔穆王有矣古未有諸
侯為亂蚩尤之亂反常之始也蚩尤始亂先王之
法民從其亂皆為盜賊姦宄奪攘之事賊義害德
三苗懲於蚩尤之亂又復不用聖人制作之法自
為刑法用之其民麗於五刑無復輕重淫威殺戮
濫及無辜其民病之無所措其手足漸起為亂紛
紜不已故為盟誓質之於神信不由衷敗盟益甚
刑殺既眾冤聞於天無刑德之馨香而此腥聞于
上堯哀庶戮之濫奉行天威以報有苗之虐放之
於遠不得傳國於後遂使羲和一天地之道無鬼
神之瀆諸侯逮其臣下無不自明明德以輔常道

不虐無告不廢困窮下情上通無或蔽蓋苗民得以並告是由堯之清問言罔攸伏故堯用威則民畏明德則民明三后之有憂民之功堯官人使之也伯夷典堯三禮以禮絕民之刑民禮之行而刑措不用矣禹平水土名山川以奠民居稷播百穀奏庶艱食三后恤功之盛而民罔有不服皋陶作士明五刑以協民於中人懷好惠之心所以終三后之恤也上下莫不勤於敬惠此皋陶之教施於刑之用者惠威惟畏刑期于無刑矣君人者修穆穆之敬居下昭明明之惠光被四表其民惟惠之

三百九十三

書言木刻卷十

通志

通志

勤則皋陶之治民中於刑民而已輔尋常以典庶獄不終於威之用而終於惠之富皋陶敬畏之至言皆足為世法非能達於天惠自作元命則何以成皇帝之治配食於其廟哉三苗齊民以威而民益勞要民以盟而民益悖堯一天人而人用治明惠威而民作惠故孔子賢於道民以惠齊之以禮刑以成惠其刑豈能已哉絕盡也通達也降格享於神明也絕地天通盡達神祇之奧使民不得僭祭而嚴王國之享專修人事所以一天人也

王曰嗟三亡司政冀獄非亦惟廷天姆今亦何譬非

晉柏巨圖刑也迪元今亦何懲惟昔苗民匪嘗于獄也詔宅擇吉人觀于三刑之中惟昔歷事效賜詔制又劉昌肅亡船上帝亞獨各各于苗苗民亡暑于罰畢重孫皆聽朕中歷大威命今亦空亞縣慰日勤亦空或或亞勤矣矣于民卑裁弋日非矣惟六至人亦尚款中矣命呂奉裁弋人雖豈勿豈雖休勿休惟教丕劉呂威或惠弋人亦慈州民賴出元靈惟會

四百

書言木刻卷十

通志

通志

夷業刑之道苗民威虐亦可視以自懲苗惟不察罪之重輕不附於法不求吉士視其刑罰之中而忿疾於奪攘姦宄之人斷以五虐之法刑非有罪之通適以殺害無辜上帝不潔苗之腥聞苗用此滅諸侯上自尊屬下逮子孫悉告以言庶幾可以格于上帝告之諄復欲人人而喻之日勤於尔所由於以慰安眾庶此古用獄之道或荒於怠獄將不可察矣天之賦物人人有齊一之道使我朝夕自戒恐其非終則惟終在人所以迎天命也用此以輔一人之惠勿以可畏而畏之勿以可美而美

之去其畏慕之心惟以敬用中罰正直剛柔之三
惠待是五刑而後成天之祚一於民吾為有以輔
相之矣自作元命故能迎天之命如此天子賴以
有慶則萬邦依怙其惠安寧之久為民洽于好生
之惠有司莫之犯矣

王曰吁猗大哉大土告介祥劉至今介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歎非劉何尾非及兩船具鞠辭聽又書又書
東乎正乎又劉又劉亞東正乎又劉又劉亞東正乎
又過又過止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賜惟徠又事惟里
元案書止又劉止疑大赦又劉止疑大赦元案書止

東乎大賜惟緇大亡東亞聽具嚴矣書
兩造兩辭也五辭兩辭麗於刑者五罰贖也五過
宥也有邦諸侯也有土都邑之大夫也辟以止辟
刑期無刑謂之惠刑祥刑為治道存焉耳祥刑之
旨在乎百姓惟人之擇惟刑之敬情之所在測之
惟謹所以施刑而治獄為得安民之道官之不擇
刑之不敬原情所在有所不盡則刑之寬濫有不
可勝言者惟作天牧可不念於此哉獄具而師聽
之一人之情不若眾人之情也合眾智以正獄之
兩辭則五刑所加無不審矣兩造具而盡其辭兩

辭當而正其辭此用刑之常法刑罪疑於不直則
有聽贖之制過愆之非其罪故雖五罰亦不可施
赦宥之行蓋謂此等刑罰必歸於正所以為刑之
中五過之疵尤所當察五刑出而為五過其刑所
不加焉非審察之則茲人幸免矣官如見厥君事
戕敗人者反如為父母復讎者內如夜入人家登
時殺之者貨如捕盜見拒傷殺之者來如不得已
應之者五罪相若若惟審察其本心而後宥其瑕疵
無幸免之人矣五刑五罰罪疑皆在所赦又當審
聽不可輕也當赦而施刑罰豈中刑之用乎五辭
簡乎眾云當而可信尚審察言觀色而不可便謂
已得其情雖已簡乎而猶無不聽之天威具嚴有
不可不敬者不能審克將得罪於天矣

墨侯疑赦元罰百鍰閱室元事刺侯疑赦元罰惟倍
閱室元事刺侯疑赦元罰倍差閱室元事官侯疑赦
元罰六百鍰閱室元事大侯疑赦元罰千鍰閱室元
事墨罰出屬千刺罰出屬千刺罰出屬又百官罰出
屬貳百大侯出罰元屬貳百又劉出屬貳千上丁炊
臯亡替罰書勿用亞行惟督惟濫元案書止
判則足也鍰六兩也倍兼前數也倍差倍之而有

差蓋五百錢也閱實其罪道極厭畢也五刑之赦
為贖其法疑也五罰之赦為宥其罪疑也法疑則
正於罰罰疑則正為過五罰五過故為法有不同
也雖赦贖而猶閱其罪不加民以非罪亦恐姦人
之幸免也舜作贖刑於周官無所見則贖刑之制
廢於商周之世矣周禮五刑之贖屬刑皆五百五
刑之屬凡二千五百呂刑之作五刑之屬三千墨
劓之屬皆千官罰三百大辟二百刑輕雖增而重
刑減矣書序以為訓夏作贖則周贖刑之用由穆
王始也文武至於穆王餘二百歲而後贖刑之用
三言卷
書大傳卷五
七
通志堂
曆刑衰而民始犯刑罰為可輕也穆王夏刑之訓
真能終文武之道哉輕重為比罪之差簡孚于獄
之麗辭無僭亂惟可行者行之惟能察於法意所
存則可以用法矣不行不可行者不行之用終於
不行而已上下輕重之等比罪刑罰之有倫也
上剋適輕下剋下剋適重上舛輕重形罰大權刑罰
在輕在重惟非非大倫大變罰慈非若人極于病
非佞折獄惟臣折獄亡非圣中警書于差非勿惟勿
哀敬折獄明后剋書胥占咸歷中正元剋元罰元案
元中獄成而孚輪而孚元剋上耨大并兩剋

上刑通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上下比罪輕重之
有權也蘇氏謂古者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設甲乙以解此言甲初欲為強盜既至不強
而竊當坐竊法乙初欲竊既至其所則強當坐以
強適重適輕其說是也輕重之權亦惟此罪而已
權罰比罪非祇論其罪之重輕禮原父子之情立
君臣之義以權之又有五罰五過之用刑之輔教
必自輕重而始刑罰與時輕重不可常也罪有若
同而甚不同然亦自有倫要泥古而不知倫要所
在不能權輕重矣罰懲雖免於死然非當死之罰
三言卷
書大傳卷五
八
通志堂
民猶不勝其病況致法乎是故刑與不刑皆當比
其罪尔佞捷給也捷給不可用之折獄用之折獄
人將不得以盡其情無不自中所以惟良惟能折
獄辭差之際所以盡其情偽而輕重得以有權非
從惟從不敢忽也察諸非意所在求其所以寬之
以盡其情宜無冤濫之失臨以哀敬明與羣吏共
論其法有疑得以啟發庶幾盡附中正刑罰之道
固當審而行之其刑以孚其贖以孚惟可信而無
僭亂之辭故刑民而民不怨也法有二罪俱發從
重者論兩刑并論備於上刑而已倫類也要理也

成具獄也輸贖金於府也刑罰倫要上下比罪而已周禮刑亂國用重典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贖刑之用蓋中典也

王曰緹縈散也才官柏英姓幾多應朕散才劉大惠惟劉今矣昧民廷配聖丁明清才單書民出箇宅亞中聽獄也兩書亡或人冢才獄也兩書獄賜非瑞惟府結珍報呂厘尤甯書惟罰非矣亞中惟人聖命天罰亞極厘民宅才令政才天丁王曰緹縈單孫今建何警非惠才民出中尚明聽也才哲人惟劉亡量也書屬才不極咸中才慈殺王嘉帝警才絃祥劉

書言文訓卷十五

九

通志堂

官伯師長也族姓大家也獄者人命所係固當敬之穆王多懼見於言辭為敬刑而無惠之憂也天之陰隲下民人君配天作主奉若天道惟以治人片言單辭獄情攸在非有至清之惠為無以察之謂片言而忽之獄情無可察者兩辭能以中聽斯無偏見之失用刑之得則民可得而治私心偏聽居之不疑刑之不中由此作也罰金非金之重不得已而為論罪之法聚功過而權之欲以論庶尤之報使各當其罪爾報斷獄也永畏畏天而無時豫怠也天罰在乎當罪刑罰之濫非天之為惟人

代天用非其人則制命者為之尔五罰有倫謂之五極五極天理也刑非天理之極如正人何雖令不從由無正身之政尔中者喜怒哀樂之未發心有所著則皆不得其正兩辭中聽斷之非我人情之盡天道昭昭用刑之中所以為自作元命也監者何也行中之惠也吾無是惠無以為民之中常以非惠處之自明其惠聰作哲其智足以明刑雖獄辭之無窮莫不麗於五極上下比罪刑罔不中是中大建於民將無有司之犯辟之止辟慶不長乎惟惠可以明刑然居之則非惠皋陶邁種其惠

三百七十九

書言文訓卷十五

十

通志堂

亥侯也命

王若曰父詒味丕烈文武成明惠昭陞才上尊聲聖丁惟昔上帝集年命才文王亦惟先正才左右昭豈年侯越小大慈慈宅亞衛仍歸先祖衷聖位離序懃子小學單船才丕僭才資泉才丁民侵戎或或冢

隱即戎馭嘗宅或者謂咬聖年舡子則宅言曰惟祖
惟父元胤卹舡躬解庫十縑子弋人留媛圣位父詔
咏女声昭尊鼎祖女犀樹文武用為繁迺侯追孝于
并亥人女多攸攸戎于櫓器女子嘉王曰父詔咏元
歸咏介帶寧介耑用資介耑弋貞彤弓弋彤矢百
族弓弋族矢百彰三匹父建才柔獲耐迹意康小民
亡荒寧東卹介娵用威介慈惠

義和晉文侯名世本史記名仇非也舊說仇字義
和案周字配伯仲曰某父蓋未有二字者父義和
者同姓諸侯之稱君陳伯固之類尔文武自昭明

書大訓卷十五

十一

通志堂

德格弓上下夫人之道一而已矣先正晉之先臣
謂唐叔也唐叔亦能明己之惠佐佑先王謀計告
猷無小無大無不率從於道先王賴以有懷用嗣
天命予小子天子在喪之稱閑予小子平王傷周
之亂以喪道處之嗣造天丕愆言遭家之不造也
天降大禍民不見惠先王之惠天下所資賴者既
已殄絕於下侵於家害於國者罪合於一雖執事
之列舉無老成賢俊宜職之士天子將何賴以為
國平王極言亂之所以而不及幽王之禍不忍明
也祖父諸侯之屬也三代名同姓曰伯父叔父異

姓曰伯舅叔舅天子不敢以貴而倨率惠之道然
尔伊誰也伊誰之恤無以自立而求諸侯之輔也
周禮王功曰勲有績子一人謂文武有功於己已
賴以安厥位則文侯之勲有以明其顯祖唐叔之
烈而能儀刑文武之道文武之業未墜於地皆其
佐佑天子繼集天之大命奉先追孝之惠能於艱
難之中扞衛天子亦其戰功之多有惠有功宜天
子嘉命之也視師寧報歸晉國之辭也彤弓朱弓
也該弓黑漆弓也駟馬曰乘耑耑所以告功於先
人也諸侯受弓矢之賜然後得征伐文侯蓋侯伯

書大訓卷十五

十二

通志堂

也古有寵錫諸侯之禮非功惠之懋不之賜也文
侯之命平王為當功之賞矣柔遠能邇之道在乎
惠安小民無有荒寧所以進於治道以簡靜憂恤
邦政則政無不理而明惠明平王望於晉侯其亦
至矣所以自治果何如哉周自平王東遷王室寢
以微弱僅保郊邑殆無異於小侯平王亦知幽王
之亡在乎無輔老成之用不可棄也東郊復國緊
文侯之功惠是賴欲以撫寧晉國雖若成王命周
公後可也棄之於外將誰依乎成周之衰其有由
矣王室微而諸侯大由文侯之去尔孔子序書於

周訖文侯之命平王之所以復東周之表也圭瓚之賜爲當尔者記其命之當尔明其去之非是於詩記皇甫之徂向皆傷周室之壞也書於文侯美平王之錫命春秋孟子見昭公之知禮稱其善而不善者見仁之至義之盡而直在其中矣造遠也戎害也純一也會集也唐叔虞始封於唐今絳州翼城縣周襄稱晉非先王之本封也詩之變風於晉稱唐風者從先王也

桀紂

公曰嗟人亡嚆聽命退紂淮尼徐戎並興藉敷遇命

書文訓卷十五

十三

通志

胄敵遇于亡敵亞弔補雋弓矢鉞雋戈矛殛雋鋒刀亡敵亞藉今惟至舍牯牛象厥雋獲敘雋焚亡敵焉牯牯止焉女則大憲劉彫牛元風臣妾逋逃勿敵越逐祗復止哉商賁女貞越逐亞復女則大憲劉亡敵寇數踰垣廬敵數牛誘臣妾女則大憲劉命戎戎惟徂徐戎時雋餼糧亡敵亞逮女則大憲劉人武郊武速峙雋楨幹命戎戎惟簠亡敵亞共女則大憲劉非轍戎人武郊武速峙雋芻芡亡敵亞多女則大憲劉

魯都曲阜今兗州仙源縣費在沂州費縣徐在泗

州臨淮縣淮夷淮上諸夷甲鎧也曹兜鍪也舍戎

舍也牯橫木以制牛角者獲宰其牢圈也餼糧也

楨築牆版也幹植木也芻芡藁草也敵理也敵連

也備具也鍛鍊也礪磨也淫舍野次也牯繫也杜

敘閉塞也峙聚也郊邑外也遂遠郊也周禮天子

六郊六遂以寓六軍大國三軍魯國所以三郊三

遂也敵理甲冑編連千盾具弓矢鍊戈矛礪鋒刀

必善必至所以利其器也牯牛馬杜獲宰戎淫舍

之亂也毋得越逐牛馬逋臣恐亂行也祗復之不

得私人之有也賞賚隨事之賜也盜賊之禁軍之

三百九十七

書文訓卷十五

十四

通志

大防也峙糗糧所以備征役具楨幹所以備城築芻芡之積備淹日之久也常刑常法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非殺極刑之不至死蓋腐刑也其刑之戒誓之常也非軍刑之用也孔子論爲政之惡謂不教而殺爲虐不戒視成爲暴慢令致期爲賊伯禽當徐夷之難所以用其民其已至矣以戰則兵甲精鍊以居則營廩嚴肅以動則軍無侵掠戰守則糧餉備具城築則楨幹畢集而申之以戒令儆之以邦刑節制之明師衆之一是故有不戰戰必勝矣以甲戌征以甲戌築二役並起使敵不知所

向奪其地利攻其腹心制勝以奇未始不由於正
兵法之善固無加於此者孔子錄費誓於周書之
末同乎王者之師也諸侯在國稱公楨翰芻蕘之
取辨於魯人有諸侯之師也書序伯禽宅曲阜徐
夷興而作費誓其書作於受封之後成王踐奄之
際也記子貢問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者
禮歟孔子曰昔魯伯禽有爲爲之也先儒以爲此
役未之考爾古者諸侯無史其事錄於王之太史
冠書名於天子之國諸侯不得自見之也

纂斷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五

通志堂
和生

公曰嗟哉士聽亡嚳子新告女羣○也晉古人大○
曰民訖自若是多般責人所亡雖惟殺責卑如流是
惟艱才我心思憂日月逾邁若亞負徠惟古也悲人
則曰未就子志惟今也悲人姑將以爲親雖則貞然
尚繇詢茲爰髮則宅所魯番番邑士坎力死魯哉尚
大也仇仇愚夫欺馭亞莫我尚亞然惟我哉諱諱言
畀商學易魯哉皇多大山昭昭我愚也如大式介臣
詔詔倚亡它技忝心休休焉开如大容人止大技藝
亡大山止止彥聖忝心野也亞雷如自开口出是耐
容止呂采哉學孫黎民亦職大移才人也大技姐欺

呂亞山人止彥聖而莫止畀亞達是亞耐容呂亞耐
采哉學孫黎民亦曰殆才豈止虎隄曰繇弋人豈止
榮襄亦尚弋人止慈

羣言之首惠言也民訖若是多盤有終身之樂也
不能順其天性之樂則憂危至矣責人非難使人
受己之責順之如流所以爲難無瑕者可以戮人
爲有以服之也穆公自以其心之憂與日月俱往
有如無復日月之至故思取謀於人若古之謀人
既患其不可即則今之謀人自宜姑且親之雖云
必須謀人之親若猶未能則雖黃髮之老皆可親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五

通志堂
和生

問多聞往行可以檢身故雖番番老人膂力已盡
以其良也吾尚欲盡其用仇仇壯士射御協惠雖
其勇也吾亦無取況於截截辯士能易人之智慮
奪人之語言我何多有之昧昧不思之矣一介臣
無他技倚其以斷斷自立休休容物觀人之技能
彥聖不啻出己此能容之則天下之善歸之傳後
保民利其所當有也能容而不汲汲於好善吾知
其無能爲也冒疾障善之人孔子惡夫佞人之殆
此而容之足以覆邦家矣邦之安危一人之寵辱
繫焉原本從來一人所自出尔致治之主歸過於

身亂亡之主歸過於人罪己與人興亡自異穆公
知過能徙不遂其過示民好惡而民知向背以有
終身之樂秦誓之作所以繼周而王乎賤智勇而
惟老成有惠之容孔子知其後之大矣孟子以爲
好善優於天下秦穆公之謂歟困而知之穆公是
矣禹謨帝誥上繫於虞夏之末周書訖於秦誓言
哉

書古文訓卷第十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卷十五

十七

通志堂
和生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永嘉薛 季宣

魯聖帝堯聰明允迪英珣天丁將孫子位攘子父舜
徙桀箕父舜及散桀貴出聰明將堯昇位厯試彭蠡
徙舜箕

堯舜聖之盛也孔子序書惟以聰明稱之於堯見
其光宅而得所傳於舜見其升聞歷試盛惠之至
不如此也堯惟以聰明得舜舜惟以聰明嗣堯得
之於天用之於人者至矣惟聖人爲能踐形堯聰
明舜聰明之謂也

帝堯下土仁設居仁公生分艸徙汨徙九共九篇彙

三十四
飲

書古文訓卷十六

一

通志堂
張

釐土治水之事也方設居方所以安民之生因其
舊俗而善之也別生分類俾民各從宗黨朋類以
居骨肉以親事功以治居方之政此其大者太公
之使士農工商皆一其鄉管仲爲士工商之鄉使
之不見異物而遷則分類之事也鯀湮洪水而謂
之汨陳舜釐下土而謂之汨作鯀亂之而舜治之
水治而後民可作也禹貢錫土姓之語曰祗台惠
先不距朕行別生分類之事茲其旨乎伏生稱九
共以諸侯來朝各述其土地所生美惡人民好惡

爲之貢賦政教略能記其語曰子辨下土使民平
平使民無傲然則貢賦之書禹貢蓋其略也舜典
肇十有二州而九共止於九篇治水之後州復合爲
九矣棄飫未詳孔氏謂勞賜諸侯者古文安國論
必有親而弗備也

咎繇戾年誓命咸年彤帝羅申止述大命咎繇蔡蔡
魏

皋陶序其陳謨禹序其成功雖有是臣必是君乃
克申之紀其君臣之和各以大業見也

命別九州隨山磨川任土述貢

書古文訓卷十六

二

通志

禹之行水隨山而導川貢賦之差因地之所任行
其所無事所以有成功也序曰作貢書非禹之作
也

后焉大岨并焉日也墊述日斷太康失當第五人

額于余內述五學止哥

甘野之戰啓之用衆可法洛汭之歌太康之荒自
戒禹之傳子訓之貽後不勞特見可因事而得之
戲咏涵至廢昔箇日盾往徑止述賢徑

義和之罪莫大於悖天崩侯之誅止加於有罪仲
康修夏之政有足觀者

自禹出焉成湯八韜湯亂居亳初先王居從帝昔釐
沃

契之至湯八遷不可盡見契封於商今商州商洛
縣昭明居砥石陝之底柱也相土居商丘今應天
宋城縣其地在亳圻內所謂從先王居也

湯延彭戾葛柏不禪湯亂延止從湯延胤尹去亳適
憂死醜大憂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已從
女鳩女已

葛伯事見孟子其書略見史記未必真也伊尹之
五就湯五就桀其盛惠之至乎不以桀之不能不

三百五十五

書古文訓卷十六

三

通志

以湯之齊聖廢其君臣之義期於克正乃已不得
已而至於伐豈湯伊尹之心哉書稱湯之事上以
忠湯伊尹之本心也二篇之告惜哉其不存焉

胤尹昧湯伐桀陞自陟遂焉桀并焉鳴條止墊從湯
斷

伐桀之事聖人不幸而爲之也伊尹湯皆有聖惠
相與放逐其君桀之得罪於天雖有堯舜之臣不
得而私之也以伊尹而相成湯之伐天誅之所不
赦者也陟即禹貢雷首山麓鳴條在安邑西孔氏
謂湯都在河南兵出於西出其不意其說非也用

兵而至於戰雖聖人不能無必勝之謀也師行固有利鈍舍彼取此惟其宜也陳氏引詩湯伐昆吾序伐三朶昆吾在今濮陽三朶在今定陶謂師不得由東是也外師記道所由蓋渡河爾湯之升師伐桀武王師渡孟津不四日至於商子來之道固當然哉軍事以利為功要不用詐可也劉氏謂外師為桀恃險其不能拒湯者地利不如人和也易稱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如其淫志夏商而諡用其兵非君子之所與矣

湯既勝夏欲舉元社不可從夏社疑里臣

三

書大訓卷十六

四

通志堂

古者征伐之主必改制度以新民之視聽若天道之一變變置社稷其事之大者故為勝夏首政夏社亡國之社猶周之亳社也伊川說夏社當遷而不可毀故湯屋而遷之示戒於子孫諸侯蓋亳社之始也疑至未詳臣扈湯臣亦相太戊三篇雖亡遷社之事求諸敘述扈必與焉者也

夏帝須績湯繼功也繼伐三朶俘丹珪玉訟柏中柏

三朶在今曹州濟陰縣桀敗而走三朶湯追及之桀棄寶玉而走南巢故伐三朶而得寶玉夏之玉

鎮桀既不能守矣詎伯仲伯典寶之作其明守器之道乎

湯歸自夏里弓大河中昭從其湯既黜夏命復歸弓亳從湯算咎單從明居

大河榮澤也在鄭衛州界跨河南北舊說大坳在

腹亳間以序湯歸自夏言之蓋湯伐腹之後復還安邑黜夏而反仲虺湯誥明居之書相次作也孟

子曰居移氣養移體大哉居乎此明居所以作也成湯无歿太命元季胤尹從胤訾翳命於后太命无

立亞明胤尹放彰果武季復歸弓亳恩曹胤尹從太

命武篇胤尹從成太式惠

太甲之事說者不勝異說孟子有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之說太史公因為據後世不能易也序謂成湯既歿太甲元年異說紛紜不若經之可信也

庸中惠也堯典曰有能奮庸咸有一惠曰夏王弗克庸惠盤庚曰生生自庸太甲曰王惟庸罔念聞

歸亳思庸為不遠之復矣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於太甲見之

沃丁既葬胤尹弓亳咎單繼訾胤尹曼從沃丁伊尹之葬於亳猶成王葬太公周公於周也先王

同功一體之臣不敢疏也湯居亳而咎單有明居
之作沃丁葬伊尹而又訓伊尹之事咎單於湯伊
尹其同心德之臣哉馬融說咎單湯司空

凱復昧大戊亳十祥桑鰲共生于翰凱復贊于彛咸
廷咸又四篇大戊贊于凱復廷凱復原命

史記太戊立伊陟為相亳有桑穀一暮大拱大戊

懼問伊陟曰臣聞妖不勝惠帝之政其有缺歟大
戊從之而桑枯死伊陟贊於巫咸巫咸治王家有
成作又大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伊陟讓作
原命桑穀楮也君奭稱巫咸又王家太史所書蓋

書古文訓卷十六

木

通志堂
子元

舊說也太戊見災而懼其一時之臣佐所以輔導
責成如此周公稱其人物之盛真賢王哉

中丁嚮于嚮廷中丁河亶命居昧廷河亶命祖乙圮

于耿廷祖乙盤庚又嚮將亂亳殷民資胥師廷盤庚

武篇高宗寤身說菑百工營求彭摯身彭傳嚴廷允

命武篇高宗祭咸湯十飛飴外鼎耳而雉祖己訾彭

王從高宗彤日高宗止訾

盤庚以上見遷都之不苟說命以下見高宗之所
以治也有賢師之訓得賢臣之法嘗為帝庭之夢
見災之至其敢有不懼乎

殷亂咎周周人禘祖祖祖志禘告于殷廷齒柏咸鰲
殷无錯矣命咎單廷咎父第少第

殷咎周而周乘黎武王欲以觀政於商祖伊奔告
而紂安焉微子去之則天訖商之命矣序於戲黎
云殷咎周於微子云錯天命紂為自絕天命非周
之取商也

惟十才季武王伐殷式月戊午第流盟維秦新
武篇武王戎車式百兩庸賞武百人為震并于母塋
廷母斷武王伐殷廷伐婦畢戴元政事廷武成

天子至貴也天下至衆也紂為天子有天下而武

三月六十一

書古文訓卷十六

七

通志堂
尔生

王耳三百乘虎賁財三百人戰牧野而勝之尊富
豈足恃也孟子曰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

親戚叛之武王與紂之事也

武王勝殷殷立武庚呂笄學婦廷鴻范

洪範之序詳於商事箕子之志惟武王能成之也

勝殷而不廢其後則箕子可得而問武成之後逮

詢大法王之所求於箕子者如此其他固未暇也

武王既勝殷昔彭戾班宗彝廷分器

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封諸侯而
班其宗祀之彝器所以出禮樂也有虞氏之班瑞

周人之分器皆一天下之道介

鹵炊獻敖太采迓敖巢柏徠翰芮柏迓敖巢命武王才歟周公迓金縢武王崩武監及淮尼畔周公相成王將黜殷迓大靠成王无黜殷命徽武庚命敘半

序相成王明甚未之考耳

唐半昇禾異晦同穎獻彰天半王命唐半歸周公于東迓歸禾周公无昇命禾坎无半山命迓嘉禾

伏生說成湯之時有三苗貫葉而生同為一穗其

大盈車長幾充箱民得而上諸成王不謂唐叔考

之書序其傳誕矣周公歸東成王未之知也唐叔

得禾君臣悅而相讓雖其中未能無閒亦無睽閒

之迹矣太史公敘周公奔楚之事異乎吾所聞

成王无伐管半蔡半呂殷餘民生康半迓康靠酒靠

公无昧寤周公建營成周莒徠告几迓彖算洛誥非祗告卜成王周公往來之問蓋不一也序以告卜為本重卜洛也舉營洛則餘事在矣

亡脩

咎單作明居伊尹作咸有一德周公作無逸序皆不言作之之意三公居然之告皆特見之也

召公為采周公為帶昧成王為左右召公亞悅周公

迓商夷蔡半无父王命蔡中踐彤侯位迓蔡中命

成王東伐淮尼連踐奄迓成王政成王无踐奄將舉

元商寢蒲姑周公告召公迓將蒲姑

周禮司馬掌兵謂之政與成王大正淮夷之亂因

其有政以名篇青州千乘縣有薄姑城有遯臺齊

景公飲臺上晏子言爽鳩氏始居之季荊有逢伯

陵蒲姑氏太公因之薄姑蓋蒲姑也

成王歸自奄圣宗周靠厘耑迓多已周公迓立政成王无黜殷命感淮尼還歸圣彖迓周官殷黜久矣成王東伐淮夷而序記其黜殷淮夷畔於武庚之時至此平之故終言之也立政歸政而作也成王踐奄而後歸政成王有成惠矣有成惠以立大事所以服天下也天下服而後臨制其政所以不勞而治也東征之役周公輔導之職盡矣序言成王在豐作周官書稱歸于宗周王歸而作周官之書至豐乃宣之耳

成王无伐東厓肅脊徠賀王卑榮柏迳賻肅脊山命
東夷即淮夷也肅慎氏今女真國榮周圻內之國
今河東鞏縣有榮錡澗賄賜也

周公圣薑將歿欲葬咸周公薨咸王葬于畢告周公
作亳姑

周公反葬不忍去周室也史記錄周公之語曰必
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去成王亳姑未詳太公封
於亳姑而反葬於周豈以太公之事告之於周公
也太公周公墓皆在京兆咸陽縣

周公无父命商敷分止東郊成周迳商敷成王將崩
命召公畢公衛彪疾昧康王迳顧命康王无尸天旱

迳算彪疾迳康王山算康王命迳冊畢分屈里戲周
郊迳畢命

營洛之制至畢公而後成聖人所以齊民其不欲
速如此豈惟商人心未盡服周亦不強之也序書
作冊重分正之始也孔子稱必世而後仁康王之
謂矣

數王命商雅為周大司徒作商雅數王命柏翬為周
太僕止迳翬命呂翬數王嘗憂贖剗迳呂剗

呂刑之作呂侯之意也王命呂侯以為卿士呂侯

命王始作贖刑故序與書皆以呂命發之也王能
呂侯之命呂侯能以古道輔王受命作書君臣為
有道矣西周之盛至此而成之乎

孝王錫晉侯拒鬯圭瓚迳友侯山命

圭瓚以圭為杓柄所以副拒鬯者侯伯之臣有功
然後得賜詩稱宣王嘗賜召虎書序平王以賜文
侯其賜文侯蓋不輕矣於書特言圭瓚之賜見文
侯之有勲勞於王室也

狄侯肅柏翬宅凸厓徐厓並與東郊亞爾迳柴斷森
整公伐鄭晉襄公帥晉趙盾趙盾還歸迳黎斷

穀在河南新安縣秦自德公都雍今鳳翔也鄭今
鄭州新鄭縣僖公春秋書穀之戰三十二年十二

月己卯晉侯重耳卒三十三年二月秦人入滑四
月辛巳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穀雖因晉赴而沒

晉侯所以罪秦同於無法之例矣傳稱穆公違蹇
叔而用孟明西乞白乙伐鄭匹馬隻輪無反者觀

於秦誓蓋自咎前失之語誠心歸於好善傳之所
記不可誣也春秋於穀之戰在秦無足取者書序

紀其戰敗之實起其自新之意果能遷善喪師罪
可贖矣語曰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

隅及則不復也穆公之過其由憤悻而啓發歟有過者皆如穆公之爲夫何惡惠之有春秋文公之二年秦人伐晉四年晉侯伐秦七年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在敗殺之後秦誓之事學者疑之然而令狐之師在秦康公之世左氏秦人伐晉傳謂王官之役太史公書秦誓於封敝尸下其書采秦史記爲若有本書序以爲還歸自殺而作則非作於封敝之時穆公引咎歸己誠心好善是後未嘗越國輕動亦悔過之實也如穆公遂能戢兵自斂則穆公之績豈直伯西戎哉詩美衛文而春秋正其滅邢之罪書序秦誓而春秋不予秦晉之師觀於詩書春秋可以知六經之旨矣

書古文訓卷第十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古文訓十六卷 內府藏本

宋薛季宣撰季宣字士龍號艮齋永嘉人起居舍人徽言之子紹興二十九年年甫十七卽從荆南帥辟寫機宜文字調鄂州武昌令以王炎薦改知常熟縣入爲大理寺主簿進大理正知湖州乾道元年遷知常州未上卒然宋人多稱爲薛常州未之詳也事迹具宋史儒林傳是編所載經文皆以古文奇字書之案孔壁蝌蚪古文漢時已佚無人見其書迹後漢書杜林傳稱林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尙書嘗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衛宏云云此言漆書古文之始又儒林傳曰扶風杜林傳古文尙書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作解云云今賈馬鄭之注俱不傳然考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錄稱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隋書經籍志亦稱杜氏所傳與賈馬鄭三家所注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然則當時所謂古文已非今本五十八篇之全矣郭忠恕作汗簡所引用有古尙書玉海載後周顯德六年

郭忠恕定古文尙書刻板沈括夢溪筆談稱宋太宗得古文尙書改雲夢土作乂爲雲土夢作乂均不言所自晁武公讀書志稱古文尙書呂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核陸氏釋文雖有小異同而大體相類觀其作字奇古非字書傳會穿鑿者所能到學者考之可以見制字之本云云亦不言宋王之本何來考顏師古匡謬正俗引古文尙書幾作翊誓作斲則唐初卽有此書又冊府元龜載天寶三載詔曰先王令範莫越於唐虞上古遺書實稱於訓誥雖百篇與義前代或亡而六體奇文舊規猶在但以古先所制有異於當今傳寫寔訛有疑於後學永言刊革必在從宜尙書應是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其舊本仍藏之書府云云是宋王二氏所傳宋太宗所得卽郭忠恕所見本忠恕所見卽唐內府本也然隋志稱晉世秘書所存有古文尙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是唐初古尙書已亡元宗時何以仍在秘府惟魏江式論書表中稱所撰古今文字四十篇採孔氏尙書五經

音註篇篇爾雅等書似其時河北尙有傳本然經典釋文敘錄稱尙書之字本爲隸古既是隸寫古文則不全爲古字今宋齊舊本及徐李等音所有古字蓋亦無幾穿鑿之徒務欲立異依傍字部改變經文疑惑後生不可承用是式所據者卽出此元宗秘府所藏正是本耳陸德明已先辨之何宋人又紛紛崇尚乎季宣此本又以古文筆畫改爲今體奇形怪態不可辨識較篆書之本尤爲駭俗其訓義亦無甚發明朱子語錄謂其惟於地名上用功頗中其病故雖宋人舊帙今亦無取焉

書疑九卷

〔宋〕王柏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九年通志堂刻通

志堂經解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疑九卷》

提要

王魯齋書疑序

書疑九卷宋金華王文憲公柏所著書自伏孔二家傳出於是今古文之別由唐以前未有疑之者有宋諸儒始疑古文後出非盡孔壁之舊然於今文固未有擬議也其并今文而疑之則自公始公高明絕識於羣經穿穴鑽研不狃於訓詁之舊故雖以二千年相傳口授壁藏之書漢唐諸儒所服習者猶有缺佚脫誤之疑至謂大誥寧王遺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於唐德宗奉天之難委之於定數聖如姬公寧肯爲此語洛誥復辟之事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蘇氏所謂歸政初無害義何所嫌而避此名乎其不苟爲同如此元吳禮部師道言公初見何北山北山謙抑不敢以弟子視之公宏論英辯質疑往復一事或十數過公之爲此書也豈有得於北山與是書之最善者如訂正皇極之經傳謂論語咨爾舜三十二言孟子勞來匡直數語宜補堯典缺文禹貢敘一事之終始堯典敘一代之終始禹貢當繼堯典之後居三謨之前皆卓然偉論即以補伏孔所未逮可也

康熙丁巳納蘭成德容若序

附錄

宋史本傳

王栢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遊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栢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於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遊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於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鳳與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閣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蚤喪撫其孤又割田子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歛且葬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於郡栢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書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

附錄

通志堂

附錄

通志堂

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圍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於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於補亡乃定二南各十百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黠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網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於朝諡曰文憲所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書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關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墨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歷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雜志周子發遣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書疑目錄

第一卷

大序疑

二典三謨總疑

堯典考異

堯典疑

第二卷

典謨總疑二

三謨考異

夏書疑

湯誓疑

仲虺之誥疑

湯誥論

伊訓五篇疑

第三卷

盤庚疑

說命疑三

書疑目錄

說命考疑

高宗彤日論

西伯戡黎論

微子論

第四卷

泰誓疑三

牧誓疑

武成疑

武成考異

第五卷

洪範疑六

洪範考異

洪範圖

第六卷

旅獒疑

康誥疑

酒誥梓材疑

金縢疑

大誥疑

微子之命疑二

第七卷

召誥洛誥疑

多士多方疑

多方考異

多士考異

第八卷

君奭疑

蔡仲之命疑

立政疑

立政考異

無逸疑

周官疑

君陳論

顧命康王之誥疑

第九卷

畢命論

君牙罔命疑

書疑目錄

呂刑疑

文侯之命疑

秦誓費誓論

書疑目錄

書疑卷第一

金華王栢著

書大序

予嘗讀古文尚書序謂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言以歟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十二三略以意屬讀而已由是觀之書之爲書至於贅牙艱澀而不可曉者我知之矣漢初書已三變秦火一變也傳言之訛再變也以意屬讀三變也書之爲書元氣微矣及孔壁之藏既出又增多伏生二十五篇宜學者之所甚喜而甚幸固當尊尚而表章之篤信而訓詁之又何敢復致疑於其間今讀大序鋪張廢興之由粲然備具及熟復玩味則不能不疑所可疑者大略有三其一曰三墳之書言大道五典之書言常道此說程子嘗疑之已得其要所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者古人固有此書歷代相傳至夫子時已刪而去之則其不足取以爲後世法可知矣序者欲誇人以所不知遂敢放言而斷之曰此言大道此言常道也使其果有聖人經世治民之道登載於簡籍之中正夫子之所願幸必爲之發揮紀述傳之方來必不芟夷退黜使堙沒於後世夫子既去之矣序者乃敢妄加言道之詞則是夫子不當去而去之若曰大道

書疑卷一

通志堂金華

書疑卷一

二

通志堂金華

固自可常行者也又曰常道則亦豈不大哉大與常何自而分別也如其言則墳之道不可常典之道未至於大豈不悖哉夫天下之論至夫子而定帝王之書自堯典而始上古風氣質朴隨時致治史官未必得纂記之要故夫子定書所以斷自唐虞者以其立政有綱制事有法可以爲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唐虞之下且有存亡有脫有誤唐虞之上千百年之書孰得其全而傳之孰得其要而繹之予嘗爲之說曰凡帝王之事不出於聖人之經者皆妄也學者不當信而惑之反引以證聖人之經也其二曰孔壁之書皆科斗文字予嘗求科斗之書體茫昧恍惚不知其法後世所傳夏商黼黻盤匱之類舉無所謂科斗之形或謂科斗者顓帝之時書也序者之言不過欲耀孔壁所藏之古耳而不計其說之自相反覆而不可通也謂科斗始於顓帝者亦不過因序者之言實以世代之遠而傳會之且曰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又不知何以參伍點畫考驗偏傍而更爲隸古哉於是遂遁其詞曰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則是古文之書初無補於今文反賴今文而成書本欲尊古文而不知實陋古文也其原起於皆科斗文字一句展轉乖謬不能自脫予欲獨

求伏生尚書也。然可得觀史記所載雅俚雜糅雖多太史公妄加點攪而伏生本語亦不爲少以今日見行之書考是賴古文以訂定其口傳之謬者十不止於一五而序者妄欲假重伏生爲變科斗之計不知爲批壁蓋亦甚矣其三曰增多伏生之書二十五篇其所增之篇固伏生之所無也然伏生之所有恐孔壁亦未必盡存若以有無互相較數竊意所增者未必果二十五篇也何以言之伏生之書最艱澀而不可解者惟盤庚三篇與周書大誥以下十篇而已今古文乃亦有之古文之所以異於伏生者以其所載之平易也今亦從而艱

書錄

三

通鑑

澀之如此則是原本已如此之艱澀而實非伏生之訛也後世儒先曰缺文曰脫簡曰此不可曉皆過矣朱子嘗謂伏生偏記其所難而安國專得其所易蓋疑詞也以愚觀之伏生於此十三篇之外未嘗不平易安國於此十三篇之中未嘗不艱澀也若論其實伏生也耄口傳之訛自不能免竊恐此十三篇之艱澀孔壁未必有也是故無所參正而艱澀自若安國但欲增多伏生之數掩今文而盡有之友有以累古文也夫自宣王之時史籀之書法通行於天下始皇時李斯小篆方盛屋壁之藏爲夫子之故書邪必篆籀也爲秦政之新書邪

必小篆也豈有不夏不商不籀不斯而獨傳顓帝之書法本欲流傳適所以埋廢孔氏子孫必不如是之疎也且孔氏之遺書如周易十翼論語大學中庸之屬皆流傳至今初不聞有科斗之字於它書而獨記載於書大序其張皇妄誕欺惑後世無疑假曰科斗之法與史籀並行於世豈有二千年之遺法尚存於秦自秦至漢未百年而其體致遽無識之者序者徒欲誇張藏書之甚古不意千百年之後亦有疑者朱子雖取此序於書傳之首謂其言本末之頗詳且取其掃小序自爲一篇而不般雜於經文之上亦未嘗不言其非西京文字

三言

書錄

四

通鑑

固已洞囑其僞矣且俾讀者宜考焉此予之所以益疑也

二典三謨

堯之德至矣廣矣固難於形容矣上稽曆象下授民時舉天下之大而遜之於舜其德固無以加於此矣以舜典紀載如此之詳而堯典反簡略若未斷章何二典之不同如此

命義和降二女事之所關者固大以在位七十載之久其它豈無可書者夫子亦以其登載之約而有巍巍蕩蕩民無能名之嘆愚竊謂史官本爲虞作典推及堯耳蓋舜之功即堯之功故繫之曰堯

典稱之曰放勳不亦宜乎其命義和也固堯之大政舜又因堯之成績察於璿璣玉衡而加詳焉丹朱瞽訟之言所以開揚仄陋之幾驩兜共工之吁方命圯族之咈此四罪之張本也合爲一篇豈不首尾相涵血脉相貫氣象亦且渾全不見堯之簡不覺舜之多此亦作經之體也然亦何以證之舜之命契也曰敬敷五教在寬語意未盡疑有缺文幸孟子亦嘗舉此章又有數語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既曰命契之詞朱子於集註亦曰命契之詞乃於尚書命契之下舉孟子之言而繫之曰亦此意也此

書經卷一

本

通志堂

則不能無疑且孟子非泛引之云既提其名謂之放勳曰繫於命契五教之下則是出於堯典矣又曰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今却皆載於舜典有以證戰國之時孟子所讀堯典未嘗分也亦明矣孔壁之分尚可曰以冊書舒卷之長不得已而分之無它義也自蕭齊姚方興亂以二十八字於慎微五典之上然後典分爲二而勢不得而合矣且玄德二字六經無此語也此莊老之言而晉之所崇尚愚知其決非本語也黜之無疑

又

虞氏之史官其有道之君子歟何其識之精而詞

之密也何其敘事之法度森嚴也何其體用備而本末先後之不紊也其頌堯也首以放勳兩字總之後世遂疑爲堯之號夫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此即是放勳之注脚其第一章以四德爲放勳之本而欽之一字又是德之本第二章是放勳之序大學一篇其原出於此明德新民至善皆在其中只此二章其體用本末先後已極分明此後方載實事其命義和也首三句已盡一事之體用分命四官整整有條再提義和授以閏法而責敬授人時之效此自有一章之綱目

書經卷一

六

通志堂

此下即繼授舜一節先之以朱之不可負荷次之以三凶之不可任使然後述四岳之辭而使之求於仄陋而得舜又繼以歷試而又遜位此所謂推原其始之法也其頌舜也只是慎微五典一句終於烈風雷雨弗迷其德已隱然具於歷試之內與頌堯者無一字同受終之下詳陳其事首以在璿璣玉衡以補義和之未備見人君之職莫先於奉天時而裁成輔相之道在是而後次以祭告之禮次之以召四岳羣后之禮又次以巡守四朝之事又次以封山濬川而後及典刑四罪中間以二十八載更端以限攝位即位之兩節然後具紀咨四

岳命九官之詞總提以二十有二人止結以告戒之一語而以黜陟之法終焉又總以舜歷事之歲月云條理粲然制度綱維極其詳密命之以典真萬世帝王之法則也自是而降更未有一篇似之雖然其中猶有錄文也猶有錯簡也昔堯之試舜也如此之詳而遜位之際止一二語而已此非小事也以天下與人而略無叮嚀告戒之意何也愚讀論語終篇乃見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書中脫此二十有四字而命舜之下又有十二字此所謂錯簡也愚不揣僭欲合二典之舊章補以孔孟之逸語黜錯

簡削偽妄以全聖人之書輒述於後

堯典 虞書

粵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有缺文平秩南訛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申命和叔宅朔方曰

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隩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兇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

曰替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嬀于虞帝曰欽哉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納字疑是宅字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咨汝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以夫子言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輯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觀東

后協時月並自南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
一死贊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
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
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羣后
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封
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
教刑金作贖刑責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
之恤哉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
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二十有八載帝
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月正元
日舜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咨
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壬
人蠻貊率服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
百揆亮采惠疇咨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
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
汝往哉帝曰棄黎民阻饑汝后稷播時百穀帝曰契
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敷敷五教在寬勞之
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以五子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
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帝曰疇
若予工俞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讓
于夔斯暨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疇若予上下

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
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咨四岳有
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
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
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
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
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帝曰咨汝二十
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
載陟方乃死

右堯典一篇二帝之治盡于此何以多為蓋其中
網內有目目內有綱其事則萬世經綸之法其辭
則萬世文章之祖也然亦不能不疑者如四岳之
爲人其賢可知矣堯初欲以位讓之舜每有大政
必詢叩之其位尊德厚如此而卒無姓名聞于後
世此可疑者一也舜之朝賢而受任至二十有二
人可謂盛矣後世有所謂八元八凱者卒不見於
用或以其位早年少未之紀述尚可言也若堯之
朝相與吁咈者四岳之外放齊而已共工驩兜鯀
而已則堯七十載之天下它何人與之共治邪略
不聞一姓名於四人之外又何其希闊寂寥如此

之甚乎此可疑者二也又有注文之可疑者宅南交之閒疑有缺文焉說者指交趾之地愚恐未然交趾在舜時爲要荒之外而洞庭彭蠡之閒三苗方負固不服則何以萬里建官於獸蹄鳥跡之中乎且欲以南交爲嶠夷之對則宅西之下亦當有缺文說者欲補之曰明都與幽都對恐史氏未必然愚竊意本文是宅南曰交都午位蓋陰陽之交也交都與幽都對宅南與宅西對嶠夷與朔方對此史臣互文也此所疑者三也贊舜之詞曰納于百揆又曰納于大麓大麓可謂之納百揆不可言納也後舜有使宅百揆之文必亦一宅字而傳誤爲納也又恐納于大麓而後賓于四門宅于百揆其序當然此所疑者四也夫天體之圓二十八宿隨天之運其流行無端循環無始非如地之形方而靜也何以分截而以某星爲東方西方南方之星也堯之命止以昏見一星以定四時其法尚疎也曰虛曰昴曰火尚可曰二十八宿之星而星之躔度淺深亦未爲甚準曰星鳥者已非二十八宿之星也午之辰名曰鶉鳥則所指者尤闊當其占候之初於既昏之時仰觀天象昭然環列獨指一星以爲四序之證固亦已爲審矣然而後出者益巧既定於昏又測於旦久之又推以度數可謂精

矣而天象曆法之差自若也況創法之初乎至舜之時遂察斗柄之所指比堯之法尤爲簡易而詳明故史臣喜而書之曰在璇璣玉衡以齊七政說者疑璇璣玉衡之名非斗也此周髀宣夜渾天儀象之制也古人自名斗爲璇璣玉衡此固未可知若果爲渾天儀之類制度精巧如此之至而史臣不應不略提其綱而但以在璇璣玉衡五字而止之愚之所疑者此爲五也其它如陟方亮采之類訓詁之不可通者直缺之

書疑卷第一

後學

校訂

十二

通志堂

陳永堂

書疑卷第二

金華王栢著

堯典之後當次禹貢禹貢之書文勢開闔法度森嚴一句之中各有紀律一篇之內綱領粲然堯典是敘舜一代之始終禹貢是敘禹一事之始終禹之位司空宅百揆皆在告厥成功之後二謨又當次之典貢敘事體也二謨敘言體也此四篇者實訓詁誓命之祖也百篇之義皆從此出百篇雖亡而四篇獨存不害其為全書四篇或亡而百篇存無益也禹謨者因禹陳謨併敘遜位一節後及伐苗中間雖有益皋陶之言而主意是禹故總曰禹

三書九

書疑卷二

一

通志堂

金華

謨皋陶謨者中間亦有禹之昌言而始終皋陶也故總曰皋陶謨二謨各自首尾不相公襲如伐苗事先後交互而不相害也禹一禹也於貢止曰禹於謨加大字無義也今去之貢與二謨皆夏書古人亦有稱為夏書者今從之

禹貢

夏書

禹謨

夏書

皋陶謨

復聯益稷為一篇

夏書

愚讀皋陶謨益稷二篇而疑其有錯簡也蘇氏固嘗疑其首數語有缺文焉而未及計索其為錯簡粵若稽古皋陶之下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八字

亦史臣贊皋陶之語也與堯典之例一而有詳略之不同與禹謨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實無以異其下曰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厲翼邇可遠在茲此方為皋陶之言禹曰俞如何皋陶曰

都云云方為昌言昌之云者有敷衍盛茂之意不應只此四句而禹遽拜昌言於敬哉有土之下却欠一答禹拜昌言曰俞當移在此明矣皋陶謨之終蔡氏從蘇氏王氏張氏說改曰為日以皋陶之言予未有知為絕句思日贊贊襄哉政與禹曰帝

子何言予思日孜孜句法一樣且相接也此下則有錯簡帝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但述治水之勞已非不矜不伐之素而皋陶遽曰師汝昌言禹未

四書

書疑卷二

二

通志堂

金華

曾昌言而皋陶何師之有與禹拜昌言之失一也其先皋陶昌言之後禹始拜之帝亦因禹拜昌言之後始命禹汝亦昌言禹既昌言後而皋陶方曰師汝昌言前後次第當然也自洪水以下數語亦是錯簡當在荒度土功之下弼成五服之上而皋陶師汝昌言當在象刑惟明之上然後血脉貫通渾然天成舜之賡歌亦與昌言聯續後世乃以夔曰三段間之而賡歌一段尤無著落自禹昌言之初即有惟幾惟康其弼直一段舜深然之即有臣哉鄰哉反覆其詞以贊之此作歌之意已萌於此

其下復推言君臣相與之義禹又卒言無忌皋陶
既曰師汝昌言帝再提禹之意敘述于歌之先皋
陶又再舉其歌而禹獨不敢任爲己功也賡歌畢
而韶樂作故以夔曰終之此史臣敘事之微意首
尾一負精密如此惜伏生與之斷續也今輒正
於後

粵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曰慎厥身修
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

書卷二

三

通志堂

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
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
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言哉日
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
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
于五辰庶績其疑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
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
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
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
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拜昌言曰俞皋陶曰朕

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
思日贊贊襄哉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
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都帝慎乃在
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
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禹曰俞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
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
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
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
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予達汝弼汝無面從退有
後言欽四鄰庶頑諶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

書卷三

四

通志堂

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
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
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
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
奏罔功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
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
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予弟予惟荒度土功洪
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
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
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
作乂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

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臯陶曰俞師汝昌言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臯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臯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蕭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書卷二

五

通志堂
高所

甘誓

夏書

五子之歌

夏書

胤征

夏書

夏書凡六篇前三篇夏之所以興也後三篇夏所以亡之漸也帝德下衰誓會始於禹一傳而啓去禹未遠而有扈氏已不奉正朔至於大戰于甘再傳而太康則以遊畋而失國五子之歌亦可悲也唐虞之下忽有此氣象何哉元會既轉世運漸漓此書之變體也仲康自立於權臣執國命之時僅能壯軍旅征義和小翦其羽翼終不得返國少加於羿至相而羿弑矣少康艱難中興不失舊物其

功亦盛而無一句一字見於書禹之後四百年間乃無一嘉言善政之可紀何以爲國豈非史氏之疎漏也止有二誓五歌至桀之亡可以見履霜堅冰至其所由來者漸矣若胤征之誓火災崐岡一章此則萬世討畔之大法也

湯誓

商書

序者曰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陟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今讀其書初非鳴條臨戰之誓乃亳邑興師之誓也可謂大踈謬者矣旣而思之湯之所以治其國者德政素孚號令素明賞罰素信安得一時糾率師徒而反有怨言者雖曰安於湯之

書卷二

六

通志堂
高所

寬仁而不知桀之暴虐然上之使下下之奉命何爲有憚征惡役者於湯之國乎今乃勞其曉諭斷以必往示以大賚懼以拏戮若勉強以驅之者以此衆戰豈不殆哉蓋成湯肇修人紀於君臣上下之分素嚴於逆順從違之理素著湯之所以事桀也進以聖輔共惟臣職平時無纖芥之嫌此衆庶之所素知也忽一旦興兵而欲伐之聞見駭愕心驚膽喪相與聚言以吾君之聖明而有干名犯義之舉以吾君之衆庶而爲捨順從逆之事此所以羣疑填臆而駕言以不恤我穡事也彼豈知有弔民伐罪之大義有應天順人人大權者哉及其誓

言既決衆心釋然不待鳴條對陣之再誓而左右恭命卒能勝夏者政以其初非有憚勞惡役之本心不恤稽事之實怨故也

仲虺之誥

商書

成湯嘗播於衆以元聖稱伊尹矣愚攷其大用誠聖人也既有大德量又有大識見故能數用權而略無沮禦扞格之患五就桀而桀不忌五就湯而湯不疑知桀之終不悛也創此大義主此大謀相成湯伐而放之而天下不驚算無遺策如探諸囊取物之易也豈不謂之聖人乎湯之慙德蓋非湯之素心也若仲虺者想接聞伊尹之大議密與伐

書卷十一

七

通志堂

桀之大謀習其本末不以爲疑其亦亞聖之大賢也歟是故湯之慙德虺大誥以慰之湯之盤銘虺倡論以開之告之以懋昭大德此帝堯克明俊德之緒餘也告之以建中于民此洪範皇極之祖宗也其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欲其由乎中以御乎外制於外以安乎中非亞聖大賢能之乎謂之誥者有上告下之體有下告上之詞即大禹皋陶之昌言爲後世諫疏之原也蓋書有六體典謨訓誥誓命也堯典禹貢此史官敘事之文也大禹皋陶謨此君臣問答之言也播告天下謂之誥告戒幼主謂之訓軍中之號令謂之誓大臣之封爵謂之

命此篇不可名之曰謨訓因進昌言以曉諭天下故變體而謂之誥所以爲後世諫疏之原也吳氏疑簡賢附勢以下不相續愚謂此段當在布命于下之後帝用不臧之前則勢聯矣

湯誥

商書

此篇之書起頭立論極淵奧中間氣魄弘大後面工夫細密可謂得唐虞之心傳者也危微精一之傳萬世帝王之寶典湯則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此即天命之性書中性字始於此克綏厥猷惟后者此君師之任品節其氣質之性者也帝舜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以

書卷二

八

通志堂

拳拳於此者爲不如此不足以勝是任稱是責也後世人主據崇高富貴之勢徒能以官爵奔走天下豈知有天命之常職哉只此數語已足以奄有萬方想當時諸侯異乎所聞莫不變換耳目洗滌腸胃脫愒淫之末習以復其本然之天矣其數夏王之罪不過是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一句言若輕而實重罪若簡而實弘滅德作威便是逆其常性敷虐于爾萬方便是不克綏猷失爲君之職莫此爲甚與衆請命輯寧爾邦家便是自任綏猷之責其曰予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有許多警戒之意此心洞洞屬屬對越天地此是

殷獻之本凡我遼邦以下是勉其各綏此獻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是自任其不克綏獻之咎詞義之精密無以踰此非聖人不能道也成湯只此一書傳於後世豈特爲治道之嚴所以得舜禹之心傳者實在於此

伊訓

商書

太甲 三篇

商書

咸有一德

商書

湯學於伊尹伊尹之相湯其格言大訓宜不少矣一字不傳於後世至湯崩後始有五篇之書皆老臣教戒嗣王之辭俱謂之訓可也然五篇之體不

書

書疑卷二

九

通志堂

同伊訓太甲下咸有一德皆伊尹作意造詞以訓于王太甲上中篇乃史官敘事因載二訓語者也伊尹舉三風十愆之戒申之以天命不常之理其訓亦可謂嚴矣至於太甲上篇先言我左右汝祖有此天下君相之間須各保終始所以鞭辟者尤切曰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緣周字之義費先儒詞說終不明白不應伊尹前後許多言語如此分曉獨於此下一艱深字愚意只是一箇君字猶體與周字相似傳者之差悞也西邑夏是對其後嗣王字對君字罔克罔終對有終惟終極爲整齊坦明次言湯以我開導汝汝不

可顯越其命自取覆亡所以再三叮嚀告戒可謂至矣太甲猶不改行營相之役有不得已者此羣臣之再變也幸太甲之悔過伊尹得奉而歸商得全終始其喜可知太甲三篇只主在一箇初終字太甲悔過之言亦只說一箇初終第二篇伊尹喜其悔過之言又勉其只法乃祖不可有一時怠豫之心是乃所以爲謹終之道第三篇猶慮其終之難保謂今王方續有此善端猶不可以不守之以敬敬字與豫急相反既敬方敢告之以進德之序終之以謹思力行伊尹將告老然後告以一德之用一箇一字變換幹旋反覆推衍精妙無窮此百

書

書疑卷二

十

通志堂

書疑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王栢著

盤庚

商書

土氣有厚薄風俗有盛衰冀之爲都天下之形勢也山河險阻沃壤迫隘民淳俗儉足以自固後世人民文物漸至繁阜風氣日耗遂自北而南勢使之然也夫契始封於商八遷而后都亳湯以七十里而有天下此興王根本之地後世子孫不可輕去者也是時濱河之郡近古帝都地壤土豐民稠物饒人之所共趨亳在中土之東南去河爲遠湯始大而末盛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相曰

書疑卷三

十

通志堂

耿曰邢皆際河之境常人之心知利而不知患雖數有水禍時圯時壞而不悔者政以厚利奪其避患之心也盤庚賢君也不忍民之沈淪淪沒治毫殷而歸於先王創業之都非爲己利也爲民避害也故其言告戒諄勤而無一毫怒民之意然小民亦何敢逆君命而憚遠遷哉皆世家大室嗜利忘患動以浮言蠱惑百姓恐懼盤庚故盤庚知之喻百姓之言少而辨論反復於世家舊臣者爲詳其喻民曰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汝萬民乃不生生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言汝衆萬然溫厚之意淪浹心

黷民之浮言烏得不息民之胥怨烏得不消民之生生烏得不裕自是高宗祖甲相繼百年殷邦嘉靖蘇氏猶以此少之謂先王處此必不致於民怨責之亦甚矣其後祖乙復遷河北國內衰弊至紂而亡是以知盤庚之遠慮絕識豈不賢乎但盤庚之言所欠者理明辭達而盤庚之書加以殺亂脫簡此所以未易傳釋也

說命上

商書

說命三篇最爲明白而猶有可疑者以其書中有命之曰三字故謂之說命自無可疑但前輩以爲猶蔡仲之命微子之命後世命官制辭其原蓋出

書疑卷三

二

通志堂

於此則非也蓋命有二體有命官制詞之命有面命口授之命如堯典之命羲和此制詞之命如舜之命九官此口授之命如堯之命舜舜之命禹雖無命字亦此體也若傳說之命非制詞之命乃口授之命也高宗之求傅說其亦異乎君臣之遇合也高宗之不言一敬實徹內外用工深矣至羣臣咸諫而猶不言退而若有所得始以書語羣臣只細味其恭默思道四字足以見其講學之精求治之切自任之重此心純一不二與天無間感應之機有必然者是其不言之中乃治國平天下之大功也蓋恭默思道之時無迹之可尋無法之可授

商家一箇天下密運於方寸之間一誠既孚傳說已在左右此誥一出想羣臣聳然屏息以俟命於是果得於版築之間爰立作相豁然無疑當其求說之切望說之深一形於言即自其心流出傾倒無餘皆恭默思道之所發見此豈他人所能揣摩潤色之乎而況說有復于王之語承於其下此其爲答問之詞明矣

說命中

商書

昔舜之興也先之以羣臣之言次之以歷試之事古今之常法也高宗之用說也神交氣合一見如故任之而不疑非古今之常法也然則爲高宗也

書經卷三

三

通志堂

難爲傳說也易高宗不知有傳說形於夢寐而後求傳說知有高宗故一徵求而即起高宗恭默思道於不言之表傳說奉若天道於版築之中此則同一機也傅巖之野人見其一匹夫也而高宗學問之淺深行事之得失先王之成憲後王之損益一代治道之規模皆已定於胷中久矣高宗不求亦終老於巖穴之間孰得而測之及既見高宗也無一語不切想當時老師宿儒在位碩德重望皆竦然自以爲不及也今觀其中篇是說既受命領職之後所進言此非問答之比其詞當有端緒與高宗所求相應決不泛然雜舉散而無統也其

間疑有錯簡焉蘇氏亦嘗謂說之言散而不一然一語一藥以爲古之立言者反以其龐雜而益奇之此愚之所以不容不疑也今妄以意聯輯未必非當時之本語雖無所證不敢質言之似與高宗所求者不相遠自明王奉若天道亂民此言立君之本自惟天聰明惟民從乂此言爲君之本凡進言之端當如此從原頭說來兩段是總言爲君之道自惟口起羞省厥躬宜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又屬慮善以動動惟厥時此段是答其納誨輔德之言專以一審字戒之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宜聯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又聯黷于祭祀四句次及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段答其瞑眩之求已上皆是高宗身上事惟治亂在庶官惟其賢次聯後篇惟說式克欽承列于庶位而後及於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段是答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之意此是說職分事然後接王曰旨哉至篇終未知其果得當時之序否伊尹之訓太甲於一字上轉換極有工夫傳說之告高宗於惟字上尤不苟一字是實字惟字是虛字中篇凡二十一箇惟字字字著落精妥此可謂古之立言者之法也今考定中篇本文於後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
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此一篇立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又此一篇為惟口起羞惟用胃起戎惟衣裳此一篇在簡
惟干戈省厥躬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慮善以
動動惟厥時此是戒一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有其
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
則亂事神則難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此一篇
之業皆為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
惡德惟其賢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惟
厥攸居政事惟醇此一篇為王曰言哉說乃言惟服
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
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
咎

說命下

商書

下篇所敘乃高宗從容閒暇君臣醕酢交相切磋
交相責望氣象粹然此三代之盛時也二帝之都
俞也此篇論學凡三節第一節高宗先言開學之
原廢學之因開心見誠無一毫滯吝之意今汝當
有以成吾之志吾其能行汝之言第二節是說對
以人主之所以學蓋欲立事也學不見於事是懸
虛之學耳以己未知效前人之已知以己未能效

前人之已能是謂師古是先之以爲學之實也高
宗所謂爾交修予是求之之精也說則曰遜志此
細密之工也曰時敏此無閒斷之意也其來其積
皆自細密不閒斷中得之大率工夫細密者則有
勞擾沈滯之病而進不能敏勇往奮厲者則有蠢
率遺棄之失而志不能遜遜志時敏四字所以爲
交修之良方實萬世爲學之鉗鎚也此是答罔顯
之病交修之言第三節說教字是方說受教之人
不應遽及教人事夫受人之教得其指示正途開
說工程大略得其一半若不自去探討尋究如何
得盡其精微曲折之詳必孜孜惟日不足始終主
一於此而不敢有期必自足之心則其進也不知
其所以然而忽入於聖賢之域或自覺其進則止
於此而已矣此答其舊學之廢鑒於先王此又關
鎖其師古之訓尤親密者也豈特帝王之學爲然
雖經生學士之工夫亦何以加於此哉高宗欲傳
說鑒于先正保衡傳說欲高宗鑒于先王成憲君
臣遇合之歡彼此相期之實虞廷之後幾寂寥無
聞前乎伊尹成湯不詳其記錄之傳後乎周公成
王不幸有流言之閒紹續前猷粲然方冊舍高宗
傳說吾將誰與嗚呼盛哉

高宗彤日

商書

高宗恭默思道公天下之心也故帝資以良弼高宗祈天永命私一己之心也故雖維於廟廟同此一心也所感有公私則其應也亦異祈天永命之請何以知其然也以祖己之言推而知之祖己所謂先格王者首開以天命之正死生壽夭定於受命之初而無可求之理若臣子之於君父則有禱祈之事一念之誠發於忠孝非發於君父發於忠孝者亦公心也若出於自求是不受命也說命三篇固佳矣於源頭猶有所未講成湯之所謂降衷建中者缺然不聞說之諫雖有黷于祭祀乃所以爲弗欽終未若祖己之言淵粹也首曰天監下民

書卷五

七

通志堂

西伯戡黎

祖己之後又有祖伊夫世家之多賢足以見先王涵養之澤湯征葛西伯戡黎皆剥床及膚之勢不待智者而後知當時周家王業已成商紂徒以一日天命之尚留忠臣義士猶冀其一念之或悔警戒恐懼未嘗敢廢此秉彝之至情也其曰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所以望受者猶厚也紂恃

天命而不知天命之靡常雖以利口禦人而幸值其未怒故言變事迫而未至於殺若比干之諫或值其怒歟或其言之甚於此歟天命之絕未絕正繫於比干之殺未殺也若祖伊者凜乎其幸免也微子

賢者之去就出處不可苟也以三仁之賢猶相與審處其制事之宜微子憂宗國之心焦勞危迫形於言如此之至也而猶不敢輕萌棄去之念祖伊謂其淫戲微子謂其沈酗不過是酒色二字而已遂至於卿士相師法客底有罪此最爲喪亡之本哀痛之言有惻其隱千古讀之有餘悲也箕子決策指其當去爲商家宗祀計則箕子自策我既死可去亦無爲人僕之理所以謀已謀人兩盡於數言之中比干之自處已見於不言之表事不必同同歸於仁成湯之德澤深長如此

書卷五

八

通志堂

書疑卷第三

後學 成德 校訂

金華王栢著

泰誓

周書

湯武皆以征伐而得天下其並稱也久矣識者謂湯之詞裕武之詞迫湯之數桀也恭武之數紂也傲學者不能無遺憾此善觀書者也愚謂湯武之事有大不同者湯以七十里興其事桀也甚忠進伊尹於桀凡五就之其用心也甚仁伊尹大聖也既醜有夏創此大義相湯伐之蓋非湯之本心也是以既放桀而方慙色舉兵之初毫衆疑之當時諸侯莫有助之罪人已黜始大誥於四方所以其詞裕其禮恭先儒謂湯既歸亳諸侯率職來朝而告之此不然也自禹之後疑述職之典已廢玩其告意曰誕告萬方曰嗟爾萬方有衆只是與天下更始告之以受命之由俾之各守爾典而已武王之事則不然周家積累之久至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二其實則已王矣文王小心翼翼謹守名義以服事殷此所以爲至德至武王則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餒旣張體貌且盛改元紀年視紂猶諸侯然不期王而自王矣後世曲爲覆護支離纏繞反生荆棘若十有一年之號於征伐商之語王若曰之稱與夫杖黃鉞巡六師等詞借曰史

臣追述也如受命文考類于上帝曰歸于一人曰奉于一人恭行天罰曰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曰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曰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曰周王發曰昭我周王此皆三篇之原辭也大槩以王自處久矣後世覆護徒爲心術之害惟蘇氏之言直截曰周之王不王不係紂之存亡也此說得之故其辭迫其禮傲勢使之然此所以與湯異不得而並稱也

又

泰誓上篇非書也實誥也如今之檄文方召諸侯約以大會于孟津東原之敘當曰惟十有一年春誥我友邦冢君大會于孟津孟意原敘未必然往往中篇之敘錯簡在此未應有明曉誓三字蓋終篇只是告之以同伐商未聞有誓語也此篇大略與湯誥相似但湯告於已勝夏之後周則告於將伐商之初此爲異耳惟其既勝夏則曰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惟其方伐商則曰以爾有衆服天之罰又曰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此篇當名曰周誥不當名曰泰誓也其辭曰惟天地萬物父母元后作民父母此是一大議論即橫渠西銘中理一分殊之祖後面止有殘害于爾萬姓一句失爲民父

母之心其他更不稱此語非如湯諸纘密也如大
勲未集一句此是武王餒處說得欠明白後人極
費詞解蓋是時天固以征伐之威命文王矣而文
王未肯集大勲所以爲盛德及武王又十餘年與
爾友邦冢君觀商之政改與不改受既不悛只得
舉此大事意蓋如此後世悞以觀政爲觀兵又生
出一段事端皆是欠細玩意脉爲穿鑿傳會之過
此下舉紂之惡亦不出於祖伊微子之言自不爲
不實而其體終不脫於迫而傲也

又

泰誓中篇是諸侯之師應期而畢會當曰嗟我友

書經卷四

三

通志堂

邦冢君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不當曰西土有衆
凡言西土止是稱本國之人與後面西土君子一
般此篇既是誓諸侯之師豈獨西土之諸國三篇
之敘互有錯簡故也惟其合諸侯之師心未必齊
德未必一利害既輕未必戒懼故誓有固或無畏
寧執非敵之語終之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也此
是次於河朔之誓當曰河誓不當名泰誓也下篇
是河誓之明日誓本國之師當曰明誓亦不當題
爲泰誓也此篇之誓所以異於前者蓋有古人有
言一段云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謂我國與
諸侯不同繼湯之功與諸侯共伐者天下之大義

也我國兼有世讎者當洗文王美里之辱也是故
作其果毅之氣嚴其賞罰之令辭固已窮矣又再
言文考之德且慮未必勝紂爲文考羞雖武王臨
事而懼反復述情如家人父子言前章其令嚴此
章其情親令嚴則不敢不用命情親則自然宜用
命聖人之運用纘密當如此

牧誓

周書

此篇是正與受對壘之時諸侯之師與本國之衆
悉陳於郊於是軍容肅整號令精明其詞簡而要
其法恕而嚴教其坐作進退不過乎六步七步教
其致殺擊刺不過乎大伐士伐既作其勇奮又戒

四

書經卷四

四

通志堂

其殺降三稱勸哉夫子其辭愉然總之以爾所不
勸其于爾躬有戮其辭凜然此亦誓師之常法也
於是可觀王者之兵矣大槩牧野之役諸侯之
師皆期而來會者惟庸蜀羌髡微盧彭濮皆不期
而來會者也彼諸侯何爲而來蓋其素受西伯之
令者既受播告之書奔趨惟恐後彼八國者何爲
而亦來蓋其素被文王之化者雖無播告之書有
聞而必來周之不期者皆小國也其兵革不足以
係勝負其事力不足以供師旅是以不欲勤其會
周家之仁也聞風而自奮者八國之義也後世欲
誇張而侈大之遂於八字下又加一百字謂孟津

之師不期而會者八百國其言可謂妄矣

武成

周書

武成者此武事告成之書也史官敘伐商之本末存一代之典章因錄武王二詞於內後世得其錯簡遂致諸儒先之疑皆欲比而輯之故程子劉氏王氏各與改正次序其後朱子又加參考此諸家固已整然有條而大邑周之下非可結之語劉氏蔡氏皆疑有缺文焉是蓋猶有未滿人意者如厥四月哉生明至大告武成即繼於征伐商之下其為錯簡曉然易見若只移此段於萬姓悅服之下則爵惟五之上却似簡易渾成不露斤斧武謂告

通志

五

通志

山川之詞雜於告羣后之中未為安妥猶以為疑若因見羣后告以征伐之意併舉其告山川之言固亦無害於義細玩子承厥志與底商之罪意自聯屬若如程子朱子剔出告山川之詞於前告羣后之詞於後固為明潔但告羣后之語必欲見於歸豐之後此則未能無疑蓋二先生之意以為諸侯來見新君受命正始當在歸豐之後禮固然也但始朝受命此舜禹時禮也意太康之後則已失之湯之初興亦不聞有此禮止誕告萬方而已況武王在孟津之時羣后以師畢會固已受命來朝不待歸豐而後行此禮二先生未察泰誓上篇是

期會之辭非誓師之語中篇只作誓諸侯之師看而未察羣后以三字故受命之禮必欲舉行於歸

豐之後又覺厥四月無庚戌丁未又推中間閏月羣后之辭既居後則大邑周之下非結語遂又疑有缺文以至展轉費力愚嘗考武成中戊午羣后四字正與泰誓中戊午羣后相應此史臣以為紀事之實可以參考處間亦因推究征商大略次第疑是武王嗣位第十有三年春元日發泰誓上篇播告諸侯次日曰旁死魄武王啓行十六日曰既生魄羣后受命來朝遠近先後之不齊至二十八日為戊午羣后之師始畢至次日又自誓本國之師

通志

書

六

通志

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會于牧野併誓至四月始歸豐至丁未庚戌告武成然後史臣總此本末為此篇大畧如此又緣史臣於武成戊午之下易泰誓中篇王次于河朔五字為師渡孟津以事言之渡孟津即次河朔若無可疑但欲省文而字異而不知却有起疑之迹後人遂以孟津至朝歌近四百里五日而至商郊非師行之常法殊不知師徒既眾其渡也非一日亦非一處曰孟津則名拘而狹曰河朔則地闊而無定名曰次則有從容不迫之意詞語之不可輕易也如此今再考武成於後惟一月壬辰帝乃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
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
殄天物害虐丞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
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既生魄庶
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
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王季
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
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
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
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既
通志堂
戊午王次于河朔以秦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
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間散
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厥
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
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丁未祀于
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
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
治

書疑義第四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義

通志堂

書疑卷第五

金華王栢著

洪範

此書王者繼天立極之大典也其綱目爲最明其義理爲最密其功用所關者爲最廣其歸宿樞機爲最精朱子謂此是人君爲治之心法也又曰順五行敬五事所以修其身也厚八政協五紀所以齊其政也此皇極所以立也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此皇極所以行也其微詞與義又見於皇極辨可謂詳矣愚竊嘗玩味皇極之章疑其有錯簡焉自五皇極皇建

書疑

卷五

一

通志堂

其有極二句之下宜即接無偏無陂前三韻語所以會其有極也後三韻語所以歸其有極也曰會曰歸所以爲建極之功也前後四極字包六韻語文勢既極縝密字義備於形容使人悠揚吟詠意思尤覺深長此宜爲皇極之經先儒亦有謂此乃帝王相傳之訓非箕子之言是也自曰以下指上文爲皇極之數言始爲箕子語此當爲皇極傳上曰數言告其君也下曰數言告其民也再曰天子作民父母此指皇極之位而言合接惟辟作福至僭忒言此分之不可干也舊綴於三德之下其義紊戾後四疇實含兩端若皇之極建則民之訓行

六之德能以剛柔克矣七之卜筮從而吉矣八之庶徵時而休矣九之五福亦備矣若皇之極不建民之訓不行則六之德偏矣七之卜筮逆而凶矣八之庶徵恒而咎矣九之六極至矣自欽時五福之下止其作汝用咎宜爲福極之末章此非皇極之正訓而冠於六韻語之上使讀者反不知其本末豈不誤哉人君固秉敷斂之權其曰欽時五福蓋指第九疇而言斂者皇也時者是也此也非指皇極也指五福也且其叮嚀反覆諄諄告戒又歸宿於攸好德之一語此所以爲福極之判愚不自揆妄疑本文未必如此然亦莫知其果無悖於理

書疑

卷五

二

通志堂

否也近見洪氏亦有是言始信其非獨愚之疑也至於王省惟歲而下自蘇氏葉氏張氏洪氏皆謂當在五紀之下其說若可通愚則疑其易不易成不成等語實庶證也上以作於人而應驗於天者言之下以運於天而體驗於人者言之以此歲月日合雨暘燠寒風而爲八中以一時字貫之其義甚明雖有諸說不敢從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斂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殛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斂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

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右序武王箕子問荅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經六十有五字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右五行傳

書經卷五

三

通志堂
高元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右五事傳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右八政傳

恐有缺文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右五紀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

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皇極經六十有四字

即辭而執中之義而詩之祖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皇極傳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書經卷五

書經卷五

甲

通志堂
高元

右三德傳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騷曰克曰貞曰晦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右稽疑傳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廩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暘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庶徵傳

書經卷五

五

通志堂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干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癸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干而家時人斯其率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右福極傳

愚嘗讀漢書五行志未嘗不掩卷而嘆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必以爲某事得則某證必休某事失則某證必咎穿鑿傳會援據支離使造化之機果如是不幾於淺乎愚竊謂洪範之經六十有五字謹嚴精密所以爲聖人之格言五行獨不言用蓋不言事非五行之用也五行者天地陰陽之氣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五行之靈發於五事而人生動靜之用也人孰無是用而能敬其用者鮮矣夫敬者涵動靜徹表裏貫始終爲一心之存亡此心敬則卓然爲一身之主而四支百骸皆有所聽命而供其役此聖道之大原脩身之大本也故經曰敬用五事蓋敬則五德之體凝然五德之用粲然不敬則五德之體昏矣五德之用亂矣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而漢儒乃易敬字爲羞字注曰羞者進也理晦而言踈功荒而用舛以聖人謹嚴精密之格言易而爲迂闊無用之虛字是可陋也逮孔壁古文出而敬字始明甚矣伏生之耄女子之訛而諸儒之不察也夫皇極不言數猶五行之不言用即其位之數無所往而非五也人君稟五行之精全五事之德爲萬化根本四方八面環嚮而皆取法焉八政雖八而五亦寓食貨祀賓師五政也三其司以異其詞所以存八

書經卷五

六

通志堂

以曆數而紀歲月日星以五統乎四也六雖三德而剛柔各克二亦五也七稽疑者卜存五而筮存七也庶徵者休咎各五參以歲月日則八矣五福固五也六極實四也錯綜而言所以存九憂疾者康寧之反惡弱者好德之反貧爲富之反曰短折凶折則壽與考終之反也此八疇者皆本於皇極皇極之建不建由五事之敬不敬也五事之中而思者所以主此敬也亦猶五行之土也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是故心者言動之所發耳目之所制靜而具衆理動而應萬事此心不得其正發而爲視聽言動焉能

四〇八

書經卷五

七

通志堂

各盡其則視聽言動既違其則見之於萬事又豈得各盡其理哉皇極者固天下之所取正也而此心者又皇極之所以正也然則五數者統體一皇極也五數之中數者又皇極之大極也故曰敬之一字實此心之主宰皇極之樞要歟漢儒不是之察而易之以羞字可勝歎哉即此一字觀之而盤詰之難通者可盡信而曲爲之說乎

又

班固用劉向之說推五事之配以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是以曰恭曰肅曰狂皆歸之木而爲而微曰從曰乂曰僭皆歸之金而爲賜

徵曰明日哲曰豫皆歸之火而爲煥徵曰亂曰謀曰急皆歸之水而爲寒徵曰審曰聖曰蒙皆歸之土而爲風徵以皇不建極添一咎曰既添一罰曰恒陰此於五行分配已爲踈謬而又分福極亦歸之五行以好德與惡爲木之應以康寧與憂爲金之應以壽與疾爲火之應以富與貧爲水之應以考終命與凶短折爲土之應而六極餘一弱字不知其所配焉而爲極不建之應此尤可陋也本朝老蘇氏遂以恭從明聰睿爲皇極之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時由是而有五福以狂僭豫急蒙爲皇極之不建而雨暘燠寒風之皆恒由是而有

四〇九

書經卷五

八

通志堂

六極其剖析亦稍明自可一洗漢儒之陋然木金火水土之配尚襲舊說奈何於是長蘇氏少蘇氏用醫家之論以貌爲木言爲金視爲火聽爲水思爲土此固一說也然遂以雨爲土徵暘爲金徵風爲火徵可乎諸說紛紛訖無確然一定之論惟朱子只以五行之序配五事之序而庶徵之序亦然

氣各有類應各有徵合而言之。一事脩則五事皆脩。一氣和則五氣俱和。今夫一念之差則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語言無章舉動失措。是五事俱失。豈有五徵俱見於一時乎。惟五事不敬則皇極不建。所以驗之於天時者。當雨而不雨。當暘而不暘。當燠當寒。當風率皆反是。如是而已。愚故曰。固哉漢儒之說經也。善乎朱子之言。吾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氣和而天地之氣亦和。必如是而可以言造化之機。感應之妙。非知之至者孰能識此。

又

皇極之經九句五行不言用者。蓋九疇無非五行

書經卷五

九

通志堂

之用也。餘八疇皆言用而用之上一字極其精。非聖人孰能語此。五事之敬已見於前。八政之用言農者。蓋非農以爲食之原則。八疇俱廢矣。故謂此八政皆農之用也。五紀之用。協者日月之行。各有躔次。二十九日有奇爲一會。會之含曰辰辰天壤也。又有星度以測之。十二會爲一歲。差則曆數紊亂而不足以爲紀。故以協爲五紀之用。皇極者居中之定理也。其用則在人君建與不建。故以建爲皇極之用。三德者有剛柔之不齊。必克治俾歸於中。故又者爲三德之用。古人以卜筮決疑。苟不明乎體則休咎不驗。故以明爲稽疑之用。庶徵之形

五事之應也。念念於庶徵之有。感即五事之敬。不可須臾忽也。故念者庶徵之用也。嚮此極者。錫以五福。背此極者。則有六極之威。曰嚮曰威。互文也。八疇之言。用其義固精。初疇不言用其義。尤精。豈非聖人之格言乎。五事庶徵之配五行。前固論之矣。八政之司食貨祀賓師。經言農用八政。故傳以食爲先。土之配也。土爰稼穡。農之事也。貨則金之配也。祀者報其所由生也。仁之至。木之配也。賓者禮也。火之配也。師者衆也。水之配也。地中有水。衆聚之象也。朱子曰。周官一書只是一箇八政。司空者食貨之職也。司徒兼宗伯。故祀賓屬之。司空

書經卷五

十

通志堂

司馬故師屬之。天子六卿周制也。虞廷止有司空司徒士疑。夏改士爲司寇。八政舉三卿。夏制也。其義密矣。此疇所該者廣而詞頗簡。故疑其有缺文也。五紀之下則如五行之序矣。歲者冬之終。故配水也。月者陰陽之麗。故配火也。日生於東。故配木也。星辰有分辨之義。故配金也。曆數通載四紀。故配土也。五皇極以敬用五事爲九疇之主。五行共此極也。六三德亦五其用。說見於後。七稽疑。一有五體而配水。霽配火。蒙配木。克配金。驛配土。克驛交互說者。鑒焉。貞悔則總以陰陽也。貞陽而悔陰。九疇之壽配水。貞固之象也。富配火。嘉會之象也。

康寧配木長善之象也好德配金利用之象也考終配土萬物之所歸藏也洪範經精傳密皆聖賢道統之相傳危微精一之大用也

又

人君以一身建極於中必當有道以化天下氣質之偏養其中和之性而後可與共天位治天職以同保此極也不然則剛流於惡柔失之弱人才既壞誤國害民天下安有平治之期哉此三德所以即大皇極也但正直二字先儒多作兩義說故與剛克柔克爲不協有曰不剛不柔爲正直而有所未盡也以沈潛爲地以高明爲天則引喻關遠尤

書經卷五

十一

通志堂

甚有以正直爲皇極之體剛柔爲皇極之用此是以皇極中正直同說亦有所未盡有以不邪曲訓正直此自是兩字反義亦甚的確而非所以言用字也惟古注自作用字說曰能正人之曲直而義亦未順於下句作平安之世以正直之道治之則依舊是兩字與前不相應愚不敢從竊意沈潛者柔善也高明者剛善也強弗友者剛惡者也變友者柔惡者也平者無剛柔之偏重者也康者無事乎強變者也沈潛則當以高明振起之高明則當以沈潛涵養之剛惡者習於強梗未易柔服故必克之以善剛柔惡者甘於阿順而剛無所施故就

克之以善柔而平康者不待於克但正以直之而已直之云者如夫子敬以直內之直孟子匡之直之之直此用字也非定字也故與克字相對是知以不必剛克不必柔克爲正直則可以不剛不柔爲正直則不可正直剛克柔克皆皇極之用也曰平康曰沈潛曰高明一類字也皆人之氣質也曰正直曰剛克曰柔克一類字也皆入用之法也聖人制世御俗察陰陽消長之偏體陰陽開闔之義以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德建中於民則抑揚進退子奪威福之柄不敢不謹如此洪範中有兩正直亦各從其類也與平平蕩蕩爲類自作體字定

書經卷五

十一

通志堂

又

壽富康寧好德考終五者人生之大福也是故人君以一身而建此極故能斂此福於一身自一身而敷錫於天下庶民亦保人君之極還以此福錫之於君人君建此極於上庶民保此極於下於是均有此福也庶民不得有此福人君豈能獨斂此福哉然下之所以保極者亦豈有他道不過能好

德而已欲天下之無淫朋無比德者惟在於皇之作極也庶民指百姓而言曰人者指有位者而言有猷有爲有守雖淺深不同均爲好德者也自其氣稟有清濁厚薄之不齊未必盡合乎中亦必不罹于咎此等人在人君兼收並蓄和其顏色而進之曰此予所好之德莫不與之以祿而同建此極也無虐焚獨而畏高明此是承上接下句關前後二段乃若有位之人雖才具足以趨事赴功而未必實有此德則嘉謀善計未必有也厲操守節未必能也輕躁妄作蠹國害民不能保也人君必使之進於實行有以稱其才則庶乎邦可昌矣彼正

書疑卷五

十三

通志堂

書疑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六

旅獒

金華王栢著

周書

武王之德聖矣一獸之貢微矣史臣方以通道于九夷八蠻誇國家威德之遠而太保乃拳拳進諫于王何也蓋獒之爲獸非常犬也能曉解人意且勇而善搏畜之何所用哉不過供玩侮之戲而已武王固非玩侮人者既有是物必有時而爲是戲也太保一篇之意慎德二字爲之主復告之以終累大德太保識幾明微愛君之忠叮嚀反復可謂至矣首言貢獻之法惟服食器用則此獒也非惟正之供次即以不狎侮繼之以玩物喪志終焉又其次方言非土性不畜所謂慎德實懇懇於前二章者也使武王勞其使而却其獒豈足以勞太保之慮乎推其病之極必至於生民不保厥居嗚呼遠矣文字不多而道理無限只在慎德二字中間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二句却稍寬而先儒敬之此愚之所未解也

通志堂

書疑卷六

十一

通志堂

康誥

周書

後世信小序以此篇爲成王告康叔之書又言周公託王命而言不勝纏繞至本朝蘇氏方明篇首二十八字爲洛誥脫簡五峰胡先生及吳氏棫又

定爲武王之書大綱方見倫次以其洛誥之首遂名曰誥既是武王封康叔於衛之辭謂之康叔之命可也以首句有孟侯朕其弟謂之孟侯之命亦可也觀其詞氣鄭重反復告戒若武王面命之意詳玩之亦史臣受武王諄諄之旨特爲此叮嚀之言見康叔者爲武王之所親愛故曰未有若汝封之心又曰朕心朕德惟乃知皆嘉之之詞也又見武王亦慮商民之難化所以舉所甚親者任此責想命三叔之時亦必有勤懇之言如此篇者明德者治民之本慎罰者治民之要史臣授此意故以四字爲一篇之大綱終篇不出此二事曰在茲東

書經卷六

二

通志堂

土以上此命詞之首常體也次曰嗚呼封汝念哉止不廢在王命當接後一段已汝惟小子未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次及王曰嗚呼小子封惻惻乃身敬哉一章又繼以已汝惟小子至作新民此二章皆是勉其明德事中間皆是慎罰事亦頗冗雜欠整次後一段有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此是總結明德慎罰又次王曰嗚呼封是結前敬哉一章又次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是結前汝念哉一章末後曰往哉是作命之常式也此篇於諸誥中極爲明白尚欠梳理如此它篇可知

酒誥梓材

周書

以二篇言可合而爲一以逐篇言又各可離而爲二此是爲不可曉可合者梓材之首意與酒誥同可離者酒誥有二體既誥妹邦又誥康叔梓材末篇全不相屬也首語既曰明大命于妹邦後又曰妹土此分明告戒紂之遺民舊俗也即又繼之王曰封者五此又分明告戒康叔也先儒以爲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以爲書之變體愚實未之通也所可知者止於戒酒而已

金縢

周書

此書敘事體也與武成同武成是敘伐商一事始末此篇是東征前後事歷六七年始末詳略之中有筆力焉納冊啓書此金縢之首尾也其敘事不可不詳其敘流言居東止五十餘字簡潔詳明於曲折抑揚間事情隱然可判後來大誥等事盡含蓄於此武成先列四誓而總敘武事之終金縢是敘東征始終而後列諸誥法當然也其餘小小文義諸家有未一者因論孟子之責竊意責字如責望之責是責望其事我於天則繼以願代中間無缺文意若曰三王有任保護丕子之責于天則後面能不能寧鬼神之語全無意味矣如乃命于帝廷却脫元孫二字合復舉乃元孫於此乃并是吉

者謂三卜皆吉此卜者之言啓籥而參以龜卜之書乃是證三卜之果吉也予小子新命于三王者公欲以身代王王瘳則公當代命也惟永終是圖者我但爲考終之計茲所待者三王必不忘於一人之言以代王也王瘳而公不死亦天監公之心而不從公之代也在公則當俟命以代而已我之弗辟只是作入聲讀周公以公天下爲心征誅之事固不得以私恩而姑息曰公避之而居東非知公者二穆卜只一義於敬字爲近初不牴牾也

大誥

周書

此下諸篇固多脫簡之可疑一也告戒之詞貴明

書經卷六

通志卷六

白而反聾牙二也非特文義之難曉而大意亦往往瞢然若隨詞生意屈而攀緣添字補湊強欲求通前後用工於此多矣然斷續扞格終不成文理不幾於侮聖言者乎謂宜盡點訓詁敬存古意或略知大意不必句句字字求之亦可請試言其大略大誥者以武庚與三監叛發此誥於下所宜責武庚以汝父之不道故天命之歸周我不殺汝而封汝於故都汝合率德改行以蓋父愆以保宗祀以輔我國家以恭承天命今乃乘我國之大喪欺嗣子之冲幼而敢蠱惑我三監離間我骨肉鼓動淮夷搖蕩邊鄙姦宄鳴張於義不可不討今前後

未嘗及此意舉拳只說一箇卜字何其關於事情而疎於制變也豈非自太王避狄之後不曾經此變故乃欲假著龜以鎮壓天下之邪心乎且又言寧王遺我大寶龜已告我西土有大艱西土人亦不靖此何異於唐德宗遭奉天之難而委之以先定之數也聖如周公經國制事而肯出是言乎此皆可疑者

微子之命

周書

每讀此篇未嘗不廢卷喟然而嘆昔武王之反商政首釋箕子之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既而復訪道於箕子得洪範之書此皆所以得君子之心若

書經卷六

五

通志卷六

散財發粟不過小人悅服耳所不可曉者獨於微子寂然無聞武王豈忘之哉既而乃封武庚祿父以奉商祀周之末未有太於此者夫湯之衰也賢聖之君六七作商之賢子孫未有過於微子者此天下之所共知也存商之祀作賓王家非微子其誰可與武王在位八年吾不知微子者何在乃於殺武庚祿父之後而後封之宋何其晚哉彼武庚者熏染紂之惡德未聞其有改行爲得有過於微子封微子則可以祀湯封武庚則可以祀受受猶足祀乎今不封武庚於它邦而付以紂之故土當是時稍自好者必不爲之左右矣其所與共遊處

朝夕之所謀議惟酣于酒德之故人爾不幸武王崩嗣子冲幼周公攝政而管叔在外姦謀啓而凶計行自謂可以乘間倡亂抵掌以復紂之境土矣武庚之叛勢所必至羣弟之流言非武庚孰敢盡之武庚之叛非流言無以發之羣弟非武庚則不能叛武庚非流言則不敢叛故曰周之失未有甚於此者蘇氏乃曰殺其父封其子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果人也則必叛武庚之叛不待智者而後知愚則曰此說非也殺其父者義也封其子者仁也其子非人也則必叛使其子之果人也則必飲痛悔艾修身改行以保先祀苟不顧先王之祀

四百一

書經卷六

本

通志堂

而輕於叛者豈復人也哉若武庚之必叛果不待智者而後知或曰武王封微子於宋也久矣至武庚誅乃加封上公命之以奉商祀此亦惑於後世歸周銜璧之傳而謬爲是說也若微子之始封也必加上公必奉湯祀不當以是禮命武庚而不命微子也今觀此書皆始封之詞也非加封之詞也曰律乃有民曰永綏厥位豈非懲創武庚之不律不綏而有此告戒乎史臣之命尊矣嚴矣

又

愚以紙上之陳言妄疑周家之得失未足以知聖人之心也以武王之聖周召之賢爲之輔克商之

初政事精明人心大慰何獨於此事處義制禮有如是之踈乎後世又以淺陋之見量聖人以爲不封微子者忌微子之賢也此說益大謬矣又按左傳楚子克許許君面縛銜璧衰經與觀以見楚子楚子問諸逢伯逢伯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焚其櫬禮而命之此說尤爲可疑昔箕子之荅微子固以微子之義當去去之云者去其位而遁其迹也又以爲微子抱祭器而歸周此尤非也若微子不待商之亡而歸周是先自絕於商也若微子幸紂之亡即自辱於周是自求封也武王非伐微子也何爲銜璧請

四百一

書經卷六

七

通志堂

命是已代紂爲王矣若微子苟存亦何患商祀之不存二事皆非所以爲微子矣若武王既受微子降封武庚而十年不齒薄微子甚矣何足以爲武王周召乎愚因左氏之言遂得以參伍旁證而得武王微子之心其曰武王解縛焚櫬禮而命之者政武庚祿父也傳者以微子賢武王聖矧訖其事喜談而樂道之彼豈識有關天下之大義乎武庚驚家國之覆滅知禍患之未艾乞命武王者勢也勢急則祈哀請命有國則搖牙肆毒此狡猾小人之常態也武王知紂已死其孤以禮來歸斬焉衰經之可閔釋而命之仁者之心也聖人以大公至

正行其義之所當爲豈逆料異日之變而預防之哉微子既遁紂死即出是幸宗國之亡也況武庚既封商祀不絕吾何求哉此所以十年長往而不來也微子既不可見武王亦不得已封庚爾武庚既誅商祀再絕微子於此時而不出是商祀之果絕也賢者之出處聖人之處事又豈有一毫之未盡者乎

書疑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

一百五十五

書疑卷六

八

通志堂

書疑卷第七

金華王柏著

召誥

周書

洛誥

周書

洛誥之篇三山林氏說之所終東萊先生說之所始文公又於召誥洛誥亦各有說學者可以釋疑矣然猶未也洛誥自周公曰之下朱子以爲自此漸不可曉蓋不知是何時所言又取葉氏之言以此篇與召誥參看又取王氏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缺文朱子尚謂有疑而後學敢謂無疑者妄人也愚竊謂諸誥之中辭語之不可曉者固多矣而

一百五十六

書疑卷七

一

通志堂

一篇之體統大槩亦可見惟召誥洛誥破碎龐雜體統不明此最未易梳理者也蓋其中有周公召公相洛卜洛之詞焉有遷殷民攻位丕作之詞焉有營洛之詞焉有成王來洛之詞焉有祀文武記功宗之詞焉有周公復辟之詞焉有成王即辟之詞焉有成王冊命周公之詞焉此所以不可以一事觀也召誥前雖載相洛之事後止是以成王新政致戒之詞而已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則以疾敬德爲王新政第一義此則頗自明白若洛誥恐當作兩節看相洛卜洛營洛遷頑民是一節明禋烝禮周公欲成王治洛復政於王成

王止欲歸周即辟命周公治洛此是一節如冊周公之首詞反殿於篇末而冊中之詞反穀雅於前此皆未易就條理也第一是復辟之事程子以來諸儒只欲作荅王解以爲未嘗失位安得有復此義誠精矣然成王固未嘗失位也蓋成王前此未嘗親政也成王幼周公代王爲政成王長周公歸政於王正如伊尹復政厥辟之復蘇氏所謂歸政初何害義然亦何所嫌而避此名乎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

多士

周書

多方

周書

三

書經卷七

二

通志堂

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大略以殷人不服周而作也又怪取殷之易安殷之難歎商七王之德深而終歸於周公之功其言感慨俊偉而聽者竦然愚以爲八篇者固艱澀難曉細而觀之各有所主非盡爲安殷而作也蘇氏之言其亦有所未盡商自太甲後數經衰亂已四興王業矣武乙再都河北而國尤衰弊者四五十年至紂乃決其壞而蹙其亡者又三十年周家之仁聲仁聞日盛而日隆商王之惡德虐政月累而歲積當是時三分天下而周有其二非周取之也皆弃商而歸周也紂之都百姓

服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嚚喧逐而易搖者特遊手之民平時酗酒暴橫草竊姦宄逋逃容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巨室不事繩檢者怨周不簡拔而進用招誘四方之無賴爲之爪牙以殘害於百姓不過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凶非有英雄豪傑爲之宗主也若以戰國秦漢處之不過一坑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其爲變移之難者乃所以爲忠厚之至蘇氏謂人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凡化頑民之書

四

書經卷七

三

通志堂

不過多士多方兩篇而已緣中間紛亂脫落序者不得其要讀者莫知條理是故隨文解義卒不能貫通愚不敢觀序止熟讀正文而知其有脫簡焉竊謂多方當在前多士當在後多方曰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罔不知又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多士曰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此可以知其先後也多士方自首至乃惟自速辜已上皆稱多方至此亦是結語自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此下皆稱多士則知此二段是多士後錯簡在此多士曰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多方後段曰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
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此又知是一篇前後相應也多士曰爾克敬天惟
畀敬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
罰于爾躬多方後段曰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
不睦爾惟和哉故末後結語曰不克敬于和無我
怨此又知兩段相連總結於此多士結有王曰之
下有缺文正宜聯多方嗚呼猷一段又曰時予乃
或言爾攸居當聯多方後又曰下結語庶幾血脉
貫通文勢明白今輒考定二篇於後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

書卷七

通志堂

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
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此一節是史官先敘作誥之時以周公曰起之是
周公代王作此誥也王若曰之下是總一篇之大
意言殷侯尹民此指武庚之遺民也言爾罪固當
誅戮我已大貸爾命矣爾不可不知爾猶大起狂
謀圖度天命更不為深長之思敬保爾宗祀乎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
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
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

民叨憤日欽剿罰夏邑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之
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
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乃惟成湯
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
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
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今至于爾辟弗
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此一節反覆言夏商廢興之由天命存亡之幾此
辟字指紂而言謂紂元自天命既不能享遂至於
亡

書卷七

五

通志堂

嗚呼王若曰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
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
之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
喪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
堪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
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此一段言天非有意去爾夏去爾商乃爾夏商自
取其亡當商將亡之時天亦未嘗不求爾多方有
可代商者爾既無以承天之眷顧者我周王能善
承天心天既命之以王矣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

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此二段原雜在前節先儒疑有缺文而不知乃是錯簡言武王雖已受命商之子孫苟能克念有得天之道天亦俾之誕作民主今待爾五年矣爾又無可念可聽之德蓋武王在位五年故也今爾辟指武庚言却欲圖天命輕於發言何也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書經卷七

不

通志堂

此一節綴前意不欲多誥爾且大貸爾命三爾曷不勉之也四爾乃責之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此一節是總結叮嚀告戒之周公之書無逸之外惟此篇條理分明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

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泆罔顧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書經卷七

七

通志堂

此一節先言周之所以代商次及夏商興廢之故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子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勳自乃邑子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此一節言周之所以受命以至于爾大罪不敢肆其繩治

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于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此一節言遷商民于洛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子一人惟聽用德肆子敢

求爾于天邑商子惟率肆矜爾非子罪時惟天命

此一節言爾怨我不用爾多士我位惟德之用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子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此一節言我昔日貸爾命移爾居之意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

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

服奔走臣我多遜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

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

致天之罰于爾躬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

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

書疑

卷七

人

通志堂

此一節言我不惟不殺爾又使爾安居此以親我

多遜之美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自作

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

克勤乃事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

閱于乃邑謀介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畋爾田天惟

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僚

此一節是告遷洛多士及尹民之官爾能和其頑

民我豈不大用爾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煩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爾土

此一節言爾苟不能信我前命我則遠遷爾於它

去矣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又曰時予乃或言

爾攸居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此是再三反覆結前語告戒之大略如此中間恐

亦自有錯簡

書疑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

卷七

九

通志堂

書疑卷第八

金華王栢著

君奭

周書

今讀此篇文意雖多不可曉大意是周公留召公共政之書也歷舉湯之興有此六臣文武之時有此五臣今日止有吾二人而已當時雖有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諸臣要未可與召公班也周公拳拳於天命之難保而幼主之不可不開導輔相之意反覆憂深求助懇惻故召公竟無它辭若考其時則卒未有定論今詳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自曰以下述武王託孤之命如此

書疑卷八

一

通志堂

又有小子同未在位之言又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此可謂周公攝政之時矣其後乃曰天休滋至惟我二人弗戢又曰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則此等語又非所當言於武王初喪之時史記之論固陋矣而蘇氏謂周公歸政後公欲周公告老而歸而篇中殊無此意則小子同未在位蘇氏竟不釋如蘇氏說則此句終無著處東萊先生祖小序意謂洛邑成而周公欲告歸召公亦欲去周公既為成王留而周公亦欲召公留如此言則是周公歸政於王矣是時成王年亦長矣不可曰小子同未在位

此句仍舊未有所歸但此篇所不可知者不過留召公之時爾其言雖艱澀而大意自明非如洛誥頭緒多而不可就理也然亦有差誤處如曰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禮記乃曰昔在上帝周田觀文王之德蓋各有得失當曰昔在上帝劓周申勸寧王之德此處未說到我王劓周者言美里之厄也細玩之可見

蔡仲之命

史臣序詞既詳且嚴自金縢有羣叔流言之語至此篇始著其事備其詞體正而意盡周公之心坦然明白率德改行一語而父子得失在焉周家之

書疑卷八

書疑卷八

二

通志堂

刑慶當焉播之衆而命焉皆其父子自取而周公無一毫固必之心蔡叔未沒以仲為卿士蔡叔既沒復封仲於蔡周公友愛可見矣曰蓋前人之愆曰無若爾考皆昌言而不隱一欲盡天下之公議一欲伸家庭之至情言之深所以愛之切也曰皇天無親者示戒凜凜然想仲飲泣祗承而敢以為榮乎

立政

周書

第一是先儒欲為周公避嫌不肯言歸政費盡回護使周公之心事益不明於後世周公夙有聖德自文王時則已與召公分陝而治既而左右武王

伐商立國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以冢宰正百工蓋
代行天子之政而未嘗攝天子之位也成王亦未
嘗不一日履天子之位而亦未嘗一日親天子之
政也成王既冠周公歸政於王初無嫌之可避立
政首日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曰拜手稽首后
矣曰嗚呼孺子王矣曰咸告孺子王矣曰今文子
文孫孺子王矣豈謂其昔不爲王而今始爲王哉
蓋今日始親王者之政而已自金縢之書成王未
嘗不稱王周公之所播告於四方者未嘗不曰王
若曰成王之王固自若也成王之政則自今始也
親政之初上自王左右三事下至百司庶府外至
於都邑之長諸侯之官周公莫不率之北面以聽
王之新政因告嗣天子者蓋昔日嗣位爲天子今
日親王者之政矣既聽王之新政不可不皆進戒
於王於是自常伯之下至於阪尹乃敢告厥后曰
拜手稽首后矣然後云云緣首尾有錯簡而虎賁
綴衣而下俱列於三事之後更無繫屬而意義不
明今輒與考定於後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趣馬小尹左右攜
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
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乃

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
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
無義民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一節周公率羣臣歸政於王因命羣臣進戒美
其言而嘆其憂此者少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額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亦越成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
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
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
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
萬姓

此一節言禹湯桀受用人得失治亂之分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
事上帝立民長伯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文王惟
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王
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
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此一節言文王武王知用人之道立民惟任長伯
立政惟擇三事皆俊德之人而不下侵細務武王

循文王之功用此義德容德故能受此大基業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嗚呼子且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此一節戒成王於三事惟念念成德之彥以治民調和庶獄庶慎勿以小人間之惟正是又而不可誤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此一節再提湯文用人安其職盡其用勗不可用小人以結前二段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司寇蘇公或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此一節却提夏禹武王結後一段專戒庶獄并詰戎兵

周公若曰太史嗚呼繼自今嗣王立政其惟克用常

言既終又呼太史記之爲後世子孫之戒如此分合却節奏差明無龐雜之患無穿鑿傳會之謬蓋親政之初擇賢共天職最爲重事曰籲俊尊上帝曰丕釐上帝之耿命曰以敬事上帝惟事天之實莫大於此其所當留意者又不止於三事綱領既正統體相維可謂得立政之要矣周公勤勤懇懇又爲後世慮至矣哉周公之用心也但宅字先儒牽於五流有宅之宅遂作刑獄說按說文宅所託也今作託字訓爲通貫無疑

無逸

周書

無逸之篇却是特作書以訓於王周公之言未有明白若此篇者但首語一句忽又奇古曰君子所其無逸先儒以處訓所朱子曰某則不敢如此解恐有缺文愚則曰恐是衍字周公曰嗚呼君子其無逸言君子不可逸若先知稼穡之艱難了乃逸則知小人之所依必能愛民而享國之久也此篇不可作一段看前後自是兩段文字前段是教其知稼穡之艱難至酗于酒德而止後段是道其智之明而不爲人所惑至篇終兩段提兩嗣王結然又不可截然作兩段看中間又自有氣脉通貫處

前後凡有嗚呼者七一是總說知不知稼穡之艱
難二是舉商三宗之不及後王之逸為享國之
效三是說文王之無逸四是戒嗣王之不可逸五
特以我聞曰更端言古人之所以相與教告叮嚀
者正恐此智未明為浮言所惑也六是言昔四王
之所以迪哲者亦以先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
情狀故不惑於浮言此是氣脉過接處若不聽人
之教告輕聽人言則罰無罪殺無辜怨叢一身豈
能享國長久哉成王生於深宮之中未嘗知稼穡
之艱難未嘗識小人之情狀所以前日為流言所
惑今雖感悟是豈可不常以為鑒昔周公止作鴛
鴦未嘗及此今既歸政居東恐成王復為浮言所
移故作此七嗚呼於其終止曰嗣王其鑒于茲不
及他語者其戒深矣

周官

周書

此成王初政訓迪百官見成王之德日新周公之
經制大成周家文物詞命之正盛也此書雍容肅
厚有虞廷氣象焉後世莫能及或疑此篇與周禮
不同蓋周禮者乃周公未成之書此其總敘也

君陳

周書

畢公文王之大臣周公尹洛之後當即以畢公代
之而君陳或謂其新進者也而可超躡老成而當

此重任乎觀其所以命君陳其體輕其辭戒所稱
者只推其孝友之行是固得為政之本矣然為政
亦多端非可恃此而它無所事況有商之頑民在
焉新進少年或乘銳變更未必不反激其易動難
安之勢竊意君陳既有孝友之順德或平時親慕
周公而師事焉者也或在周公左右諳練其本末
者也觀其凡人見聖由聖之語知其能親炙周公
而責之以周公之事乎以依勢倚法之言無忿疾
之訓知其所以告戒後生也其曰至治馨香四句
是不忘周公精微之論故舉以訓君陳蓋周公之
制度法令備矣但欲其曰昭曰式曰弘而已所以
從厥攸好者正欲其以孝友之行為化民之本汝
若敬主此德則商民無有不變者也畢公前輩也
恐其未必一一肯遵守周公之舊所以異時命之
於商民既安之後屬其旌表淑慝蓋是有設施作
為之人未可繼周公此所以舍老成而命新進者
或此意也嘉謀嘉猷入告一段葛氏以為史臣失
詞誠是也

顧命

周書

康王之誥

周書

二書只當合為一篇一正其始一正其終中間命
誥之詞不多全是紀載國家始終之大典謂之敘

事可也蘇氏之論以爲三年之喪既成服而暫釋

非禮也此言誠足以爲萬世法周公召公天下之

聖賢也以天下之聖賢夾輔王室所以處事制義

當無毫髮之未盡周公當武王之崩也位冢宰擁

幼主以君臨天下謂宜鎮定天下如泰山之安周

公以聖人之心待天下而不肯爲嫌疑之防亦以

聖人之心待骨肉而不肯起嫌疑之念行之以大

公至正洞然而無所顧忌者也豈料姦宄餘孽觀

俟門隙蠱惑人心倡此一大變乎成王之顧命古

所未有豈非懲創前日身履之變故出此防危慮

患之計乎召公恢張末命其設施使内外小大之

臣無一髮之可議所以綏定王室者密矣而不暇

考定禮儀於倉卒之間而終不免後世之譏評吁

可畏哉雖曰處變權宜未易以常法論然處變而

不失其經是乃謂之權以周公召公處變猶不免

後世之議權可易用乎古今善用權者伊尹一人

而已

書疑卷第八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卷第九

金華王栢著

畢命

周書

畢公四朝元老也命以保釐禮所當尊詞所當重

故起初惟十有二年至民罔攸勸凡一百十九字

與諸命體製迥不同也先敘周公之功而商頑有

式化厥訓之效今之所以命畢公命之以繼周公

之治非直曰代君陳也今時之所宜者與昔不同

却在於旌別淑慝而已臧厥臧則餘頑不勞力而

自勉康王豈敢以商民已化爲善猶曰邦之安危

惟茲殷士周公雖收其放心今當有以開之惟不

剛不柔脩之自我又以此爲之大訓漸漬而薰蒸

之先有以建其無過不及之性庶幾可以成周公

君陳之化畢公既有盛大之德而又克勤小物其

德周矣以公德義之訓宜無不服者然商俗靡靡

利口惟賢若不稽古以訓之而其強辯橫議未必

能遽服也今當旌別淑慝以作其好善惡惡之良

心古訓格言以堅其好善惡惡之實志閑之道

其不易也如此康王即位之初報誥之外只此一

命存於後世是時商之頑民世變風移可以無慮

而康王必推擇此太老鎮之且謂國家安危之所

係而精神心術之運用只在一箇閑字上以一時

已放之心三紀收之而不足苟不常常防閑之雖三紀之功可以一日而失也旌其淑善別其惡惡導之以德義啓之以古訓皆所以爲閑之之具也氣象重厚規模嚴密三曰嗚呼父師其待耆德也所以盡其敬終曰欽若先王成烈其尊體貌也所以異其詞雖一篇之命自足以備見康王之爲君亦可謂善持盈守成者與

君牙

周書

罔命

周書

穆王周之衰世也而詞命鏗鏘典雅無異承平之時此內史之職猶有豐芑之舊觀其命君牙也曰

書經卷九

十

通志堂

弘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不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先王之格言不過如此其命伯罔也在昔文武以下至萬邦咸休尤得體要聖人以爲後世法其在於此然玩味其言二人殊無德之可稱而可居其位乎昔之命康叔以武王之弟故不以德言但舉孝以明德訓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未嘗無所稱述也其後雖蔡仲之命猶以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言之新進如君陳亦有令德孝恭之嘉而君牙者獨言其祖父之嘗有功是以世臣勲舊命之耳後世終不聞君牙爲何人而它亦無事功之可舉也伯罔之命終曰

惟子汝事詞色嚴毅待左右僕臣之體當如是哉東萊先生以穆王此心不繼乃以造父爲御驅馳忘反導其侈者果出於僕御而歎伯罔此時之在不在也愚敢謂伯罔之命乃所以爲任造父之端也僕正雖曰下大夫而特作命書與大司徒等此未必周家之舊典周禮止有大僕而無正也不過穆王欲尊寵伯罔創加一正異其職假其詞以寵之爾此穆王之所以爲穆王而周之所以衰也顧讀者以其詞之盛而不暇察其病耳

呂刑

周書

訓刑始於帝舜言約而義備此所以爲至治之世

書經卷九

十

王

通志堂

也訓刑終於穆王目繁而罰輕此所以爲衰亂之世也只流宥五刑一句所該者甚廣所制者甚詳敘事者述此一凡例而後世忽之而未嘗致思五刑與流各自有正麗之罪又自有從宥之法宥之云者寬之也寬之者亦次第而輕之爾以大辟之罪亦從而流者後世之刑也蓋官者所以宥大辟也判刑所以宥官也判刑所以宥判也墨刑所以宥劓也而流之中亦自有宥之義竄者宥極也放者宥竄也流者宥放也之類故如錫墨流如押出罪大辟之刑決不直以流而宥之矣舜之刑未嘗不輕而輕者本於罪之可疑穆王之刑亦未嘗不輕而輕

者失於罪之不可宥舜之所以必刑者期於無刑
穆王之所以必贖者導其起辟昔武王之命康叔
也雖主於明德慎罰又自有不可不殺之語及刑
茲無赦之言成王之命君陳既曰三細不宥又曰
辟以止辟乃辟未聞五刑之俱贖也贖刑者贖鞭
扑之刑大辟之刑如可贖凡有千鍰之貲者無所
往而不可殺人天下烏得而不亂哉後世三章之
約可謂極其簡矣而殺人者必死殺人而必死非
待爲死者報也爲生者戒也爲死者報法爲一人
立也爲生者戒法爲天下立也忍於一人而忍者
小不忍於天下乃所以爲好生也聖人不忍人之

通志堂

四

通志堂

心豈有一毫好殺之意刑至於不可不殺者是乃
所以爲仁之至義之盡也呂刑之書首以爲五刑
創於有苗則是聖人之制刑反師有苗之虐也斯
言也豈不大害於義哉愚謂呂刑者律書也法吏
之辭也徒能精察乎典獄之姦而不識聖人制刑
之本意其審克之語凡四哀矜惻怛猶有三代之
遺風聖人以其世之變法之變存之於書亦以其
能精察於典獄之姦尚可以爲後世聽訟用刑之
戒非以其贖刑之可取也朱子謂穆王巡遊無度
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
之術以斂民財斯言足以得穆王之本情者與

文侯之命

周書

厲王之禍周室幾亡宣王獨能倔強奮發復會諸
侯於東都即有方叔召虎尹吉父仲山父之徒
驅馳左右之力幽王再壞至於不能爲國而平王
遂至東遷東遷雖曰失根本形勢之固尚可爲中
興之資者以周公君陳畢公三后之德化入於人
心者甚深猶能效死而不去者三百餘年使東遷
之初稍振風采則崧高扶輿清淑之氣未必遽息
也澗水東瀝水西必有賢明俊乂之士相呼而起
爲之宣力四方何至萋蕭蕭索之狀如是哉今觀
其命文侯也不稱曰伯父叔父而直以父目之不

通志堂

通志堂

五

通志堂

敢稱其名而呼其字不典甚矣罔予小子一段栖
栖乞憐之態殊可醜也雖曰不敢矯飾虛詞而傾
倒情實以見謙卑自牧之意然君臣有大分也命
令有大體也豈有隳大分失大體而有作興振起
之理哉首述文武之受命即歸功於先正左右厥
辟按晉世家叔虞者成王之弟削桐因戲而遂封
於唐又安有輔文武之事斯言實誣矣惟曰汝多
脩扞我于艱若汝子嘉尚存命詞之舊觀夫子蓋
傷之以爲後世戒而未見其有事讎之責也愚嘗
謂夫子刪詩定書實相表裏文王之風化不見於
書而見於二南周公制作之具不見於書而見於

雅頌七月之詩補無逸也東山諸作補金縢也宣
王中興之詩粲然復盛而書中無一字也東遷之
後諸國風次第而起雅頌亦至是而亡故文侯之
命書之終而春秋之始也詩書春秋王通謂之三
史其亦有見於此與

費誓

周書

秦誓

周書

二誓書之附庸也聖人何爲而取之取其不贖武
也誓者出師殺伐之辭也徐戎淮夷之爲魯寇也
屢矣於魯則肘腋之患也伯禽胡不曰今不取後
世必爲子孫憂乎讀其書之首辭極其嚴毅其終

書疑卷第九

六

通鑑

不過修城郭積糧糧芟爲備禦之計而匹此所
以爲諸侯保守境土之法也方春秋五伯競逐之
際選將厲卒攻城略地今日滅某祀明日縣某國
書伐書克書敗筆相踵也而不自意悔過之詞忽
發於秦伯之口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詞語若從容不迫而噬臍之悔深切莫甚於此聖
人烏得不喜而殿於二帝三王之後爲諸侯窮兵
好伐之戒也哉

書疑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疑九卷

內府藏本

宋王柏撰顧炎武日知錄稱爲元儒王柏考柏以
度宗咸淳十年卒未嘗入元炎武偶誤也柏字會
之號魯齋金華人受業於何基之門基黃幹弟子
幹又朱子壻也故托克托等修宋史以朱子之故
列柏於道學傳中然柏之學名出朱子實則師心
與朱子之謹嚴絕異此其辨論尙書之文也尙書
一經疑古文者自吳棫朱子始見朱子語錄併今文而
疑之者自趙汝談始見陳振孫書錄解題改定洪範自龔鼎
臣始見所作東原錄改定武成自劉敞始見七經小傳其併全
經而移易補綴之者則自柏始考漢書載劉向以
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
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
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云云此言脫簡之始也然尙既校知脫
簡自必一一改正必不聽其仍前錯亂又惟言酒
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則其餘併無脫簡可知亦
非篇篇悉有顛倒且一簡或二十五字或二十二

字具有明文則必無全脫一章一段之事而此二十餘字之中亦必無簡首恰得句首簡尾恰得句尾無一句割裂不完之事也相作是書乃動以脫簡爲詞臆爲移補其併舜典於堯典刪除姚方典所撰二十八字合益稷於皋陶謨此有孔穎達正義可據者也以大禹謨皋陶謨爲夏書此有左傳可據者也以論語咨爾舜二十二字補舜讓於德弗嗣之下其爲堯典本文抑或爲他書所載如騫子述帝王遺語之類已不可知案騫子所述帝王遺語今本不載見賈誼新書所引以孟子勞之來之二十二字補敬敷五教在寬之下則孟子明作堯言柏乃以爲舜語已相矛盾然亦尙有論語孟子可據也至於堯典皋陶謨說命武成洪範多士多方立政八篇則純以意爲易置一概託之於錯簡有割一兩節者有割一兩句者何脫簡若是之多而所脫之簡又若是之零星破碎長短參差其簡之長短廣狹字之行款疎密茫無一定也其爲師心杜撰竄亂聖經已不辨而可知矣其所辨說如謂盤庚之言所欠者理

明詞達又信泰誓序十有一年之說謂武王承祖父之餘慶藉友邦之歸心氣焰旣張體貌且盛攻元紀元視紂猶諸侯後世曲爲覆護反生荆棘又謂大誥寧王貽我大寶龜西土有大艱人亦不靖之語無異唐德宗奉天之難誘之於定數是排斥漢儒不已併集矢於經文矣豈濂洛關閩諸儒立言垂教之本旨哉托克托等修宋史乃與其詩疑之說並特錄於本傳以爲美談何其寡識之甚乎

定正洪範集說一卷

〔元〕胡一中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定正洪範

二卷》提要



宓犧觀馬圖而畫卦神禹因龜書而敘其傳尚矣至吾夫子繫易通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則書畫皆爲畫卦出而叙疇若無與焉者此千載之下辯議紛紜雖更周邵程朱諸大儒之論猶莫知所適從也況疇疇之傳錯出乎五皇極之下蔡氏註書竟莫之正是學者不能無惑焉會稽胡君允文深有得於王次仲三先生之說據其所長而訂正之分經別傳以傳附經自成一書名之曰定正洪範然後義理明白脉絡貫通而神禹叙疇之義粲然如指諸掌矣夫龜書馬圖自周程朱子固未嘗易置其名今胡君直以圖九爲書方十爲書而畫卦者無取之以分先後天其亦卓然有見者哉雖然神聖有作動與天合使龜龍不出於河洛則圖固畫

疇固叙也感麟而作春秋觀兔而知
易象變通交互理無不在非深於道
者其孰能與於斯至正二十年閏五
月二十有六日宣城貢師泰序

河圖洛書作範宗旨

劉歆曰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河圖洛書

邵子曰圖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義文曰
之以作易禹箕叙之以作範

朱子曰河圖洛書皆聖人則之以爲八卦者而
九疇亦并出焉又與蔡季通帖云河洛辨說
甚詳然皆在夫子作傳之後則其間有不足
據者鄙意但覺九宮之圖義義精約而八卦

九疇五行各出一圖亦自不妨故有虛中爲
易實中爲範之論然未有定不若兩存以俟
後人爲愈又曰九八七六之說乃自河圖中
來自疏其下曰即老兄所謂洛書者又曰洛
書固可以爲易河圖亦可以爲範安知書之
不爲圖圖之不爲書耶

西山蔡氏曰但劉牧謂伏羲無取圖書則易範
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耳

迺平斧西徐氏道泰著河洛本始集先儒

之說定九數爲河圖十數爲洛書以正
啓蒙之誤其言曰河圖洛書皆出於上
世伏羲則之以造易曰河圖對待之位
而畫先天八卦曰洛書流行之位而畫
後天八卦大禹復則之以作範以河圖
九數爲體叙九疇之綱以洛書十數爲
用叙九疇之目其叙九功則以河圖五
行水火金木土逆克之序爲六府其治
水別州則以洛書水木火土金順生之
序畫九州其說具載本始之書一中嘗
爲之校正而啓蒙之疑積有年一旦渙
然水釋且與甬東王太古民所著易說
問荅之書若合符契蓋以天下之理無
不同所以合也嘗謂圖書之疑曰漢儒
洛書止以作範一言之誤而啓千載之
惑越上韓明善先生性深以此言爲然
今日洪範定正之文取芹西之說而爲
之釋壹皆稗先儒之論以據其所長而

合禹經箕傳之旨俾可行於天下所謂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極爲去聖繼絕
學爲萬世開太平初非區區之臆說也
胡一中敬述

定正洪範集說序

洪範一篇魯齋王先生本心文先生草廬吳先生皆有考定本所見不同互有得失竊曰括蒼鮑氏有定正武成之論以竹簡每行十三字而定其差推之於範則史氏之叙七行初一下為疇之經大禹本文也以河圖九數為綱以洛書十數為目一五行以下亦禹所授之章水曰潤下以下則箕子所釋之傳也二五事至福極皆然九章皆當析大禹之經箕子之傳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而八政五紀同傳五福六極亦然其文則因三先生所定各據所長以正之初非自敢出於臆見以恥繆妄僭踰之罪也意者竹簡每行十三字今詳其字數甚嚴不空一字其脫簡偶因文義斷處而差入今疏于每節之上於是作圖以明五行之配集註以著九章之旨然亦不敢自是藏之家塾時出而質之同志云至正甲午春會稽胡一中序

引用集說諸賢姓氏

漢

孔氏安國武帝時人 註書 劉氏歆成帝時人

著五行志

隋

關氏朗 百易及河陰經成 謂宋阮述偽作

唐

韓子愈 退之昌黎伯

宋

周子敦順道明堂道人 張子子厚橫渠先生

程子顥傳明道先生 邵子雍

鄭氏漁仲 林氏少穎 蔡氏沈 陳氏天 陳氏少南 王氏伯

朱子熹 顧氏子 呂氏伯恭 黃氏子

董氏鼎 程氏微 徐氏道

吳氏初

今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書解

次二者河圖未易位之二數也見圖新安陳
氏曰五事皆當以敬為主則物循其則而五
事盡性以踐形不以敬為主則物失其則而
不盡性以踐形其形矣內外交盡敬以夾持
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
見者也外致持守之功則百體各職其職內
致操存之力則天君從令一旅之功無
溘涌矣朱子曰凡用皆主人君而言

次三曰農用八政

次三者河圖左三之文也先儒訓農為厚按
說文無厚之訓魯齊王曰八政之用言農
者蓋非農為食之本則八政皆廢矣故謂八
政皆農之用也虞謂先食司徒之教養未相資
也祀之報祈司空之水土食皆資農以爲用
之祭備賓之燕享師之兵食皆資農以爲用
分田制祿實王政之本民食之重自右而然
祿以代耕量入爲出皆農之用訓之以厚稼

次五事備於身然後用
人以立政故八政次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四者河圖有西之文也協者合天之道也
新安陳氏曰歲至曆數如綱之有紀天時所
以相維也故紀歲謂官政既立
人時爲先耶克舜欽天之意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河圖洛書皆以五居中故皇極建於中立自一
至四而五中自九至六而亦中先之以五
行五事八政五紀以立皇極之體後之以
三德稽疑庶幾福極以行皇極之用或曰建
用皆五行之用也皇極者九疇
之本而五行者又皇極之本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

次七曰明用稽疑
謂決疑也稽古作叶之文也草廬吳先生曰明
應變無方有疑事而非人謀於三德也
須謀之鬼神焉故以稽疑於三德也

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八曰念用庶徵
謂及身者河圖未易位之八數也吳先生曰念
而慎不敢自是必驗不吾身之失得於天故
庶徵次之索按庶徵不言數其用有十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者向也音向舊讀享非

右九疇之經

自初一至五次九法河圖之九數爲體
之網也自五次至六極法洛書之十數

次九者河圖戴九之文也吳先生曰嚮者慕
之而欲有其威者畏之而欲無其禍者
命他人命雖棄於天君實相不可言君相造命者
也各得其命則民歸之而致之也失其序則民陷於
實自得其命者則民歸之而致之也失其序則民陷於
六極也朱子曰民不陷於六極亦造命者畏而
之極也朱子曰民不陷於六極亦造命者畏而
爲福極通天下之人民而極言也人主不以一身
福也民皆歸之而極言也人主不以一身
行順也民皆歸之而極言也人主不以一身
秩數於九疇之經而極言也人主不以一身
矣故爲九疇之經而極言也人主不以一身

為用也五事者五行者天地生成之始
天道也八政者以人道立也三德
者君道治五行之理極於人道也
皇極之用所以行也皇極者中道
也福極居終一身為天下之標準
本於圖書無不體五行以蓋大法
孔氏謂此以上為第一行以下
其子所陳家謂如一五行以下
水之類向非大禹所授則其子何
以為傳哉九章皆分經傳之別其
也通作傳其傳者猶九井之田時
其書煥乎有章故又謂之九章云
晉齋

王先生曰洪範之經六十五字謹嚴精密所
以為聖人之格言朱子曰初一次二讀也不
謂直當為句以正河圖之義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一即河圖履一之數為綱一二三四五即洛
書生數之文為目下八時皆同天一生水地
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以生
數叙而未成又數而成數在其中矣故本
則成數也而九疇無非五行之用

右疇首章之經

天道也蓋大禹所授之本文箕子述而
陳之以作傳而告武王者也下八章倣
此此正所謂疇之章亦尚之經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
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
稼穡作甘

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木少剛為金
中之柔水也故潤而又下剛中之剛火也故
炎而柔金也故從而又平惟土也故曲而又
剛柔金也故從而又平惟土也故曲而又剛
火則剛木得而柔金得而剛無正位無成性
專氣順四行之性以柔德萬物莫不生于土
而氣生之功莫大於稼穡土得水而生於土
火而土成稼穡者木之生稼穡者土之成也
生而土成稼穡者木之生稼穡者土之成也
不日之氣而曰稼穡者土之生稼穡者土
具其地之性而此言其質之德也五行者
具于地而兼行于天者也柯山夏氏曰吾
味言作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至于海疑
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者潤下之所作也
火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也木之味
然象謂草木之初生未至成實乃酸雖甘
者至乾壞亦酸金之初生未至成實乃酸
辛本於稼穡至成銀屑皆曰味辛而於鑛
土於稼穡至成銀屑皆曰味辛而於鑛
切之本性也此言聲色而獨言味以其
右傳釋五行

言天道而為人道之用也蓋箕子因禹
之疇以立言先陳其質之德而次推其
理作者修為之功下同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右疇二章之經

人道也

右傳釋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孔氏曰八政以蠲急爲次蔡氏曰食者民之所
 急貨者民之所資故食爲首而貨次之所以
 養生祭祀所以報本司空掌土所以安其居
 也司徒掌教所以成其性也司寇掌禁所以
 治其姦也賓者禮諸侯遠人所以往來交際
 也師首所以除殘禁暴也兵非聖人之得已
 故居末焉虞謂此夏商之官制也本於唐虞
 而周人目之以立六典之政焉以五行配之
 則皇極配土爲主而八政配木金火水爲臣
 五行五事皆順而生此以下則逆而克蓋取
 其成也食配木屬仁貨配金屬義祀配火屬
 禮司空配水屬智司徒配木屬仁司寇配金
 屬義賓配火屬禮師配水屬智水克火火克
 金金克木皇極之土運用其中而爲之制以
 明無土則四時不行無皇極則八政何以建
 歟六典亦以天地四時立官則皇極之爲土

右疇三章之經

人道也。經曰：農用八政，政有闕於農也。故五紀之人，時皆農之用八政之所協也。和者也。箕子之傳，兼於五紀，其用深矣。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吳先生曰歲自冬至九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弱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開定歲

天道也

曰王省惟歲鄉士惟月師尹惟日

曰者箕子之辭變上傳之文故曰以起端也
王以一土爲文皇極之君也鄉士尹即八
政之官也王之省有係乎一歲鄉士所省
有係乎一月師尹所省有係乎一職尊者所
省要職也以歲統月以月統日職尊者所
大而有職早者所理小而詳言八政之省不
省有關於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言三紀之序有關於政也歲月日之五行皆
暢時而不易其序則農以時作事而百穀成
食用足則司空之治明於民矣司徒之教章
於士矣司寇之禁平康於家矣非五行之順
而彝倫叙乎日月歲之五行不暢時而易其
序則農失其時百穀不成而食用不足則司
空之治昏矣司徒之教微矣司寇之禁用不
寧於家矣非五行之類而彝倫叙乎時之無
易言歲月日者給於大也時之既易言日月
歲者著於小也言雖小而不可一日易也其
令之類乎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言星居曆數之紀有關於政也庶民之麗乎
上猶星之麗乎天也星宿各有所好如箕星

則好風畢星則好雨民之所好猶星也日之行冬至道極北度極南度極盛冬至後漸北漸縮夏至道極青道夏送朱道秋從白道冬從黑道青則雨以曆數推筭可知蔡氏曰民不言者以月之從星見所以從民之欲者何如耳夫生民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驟寡孤獨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辰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送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矣言月不言日者從星惟月可見爾

右傳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者

二章同傳者以見人道有關於天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河圖洛書之中五其中一圖大中至正無偏
無倚即太極之理道之大原也出於天定於
聖人以立人極而謂之皇極皇者天命之為
天下之君王也極者人歸之為天下之標準
也皇極居中五而定于一故不言數復繼之
曰皇建其有中五而示人君當以一身建立其
非即周子所謂聖人定之以中正立人極歟
言而贊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

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
有極

此皇極之教言嗟歎之不足故咏歌之即勸
之以九歌俾勿壞之意也吳先生曰陂焉作
順義右音叶我平叶便偏謂不正頗謂不平
遵循也義者天理之宜也好惡有當然之理
不容以私意作為考工記云千夫有道萬夫
有路言道路互辭此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
通行者也黨謂阿比偏者私於己黨者私於
人也正謂不偏其中直謂不枉其正會如會
同之會歸如歸家之歸遵義道遵道會其
極也蕩蕩乎正之建主于極也學謂土居國
書之中數故皇極之建主于極也學謂土居國
少偏則不中矣少偏則不中矣夫土者大中正
土生金偏於作好則不得其真矣夫土者大中正
克者水黨於作惡則不得其真矣夫土者大中正

不正則皇極則至中而大本立矣水大木金和順
黨而無反側則皇極至正之建道行矣義正路
也道大平也蕩蕩之叙此其本欤即中庸聖
賢五行之順焉倫之叙此其本欤即中庸聖
大賢傳授之心法也

右疇五章之經

天之洛書五七之中土居之極居中以立
極何所居人非君則極何所歸故非君則
合德之君乃能建其有極二句之下宜接無
自皇極皇建其有極二句之下宜接無
三韻語所以三韻語所以有極也曰會曰歸
偏無陂前以三韻語所以有極也曰會曰歸
語文勢極密字義脩於形容使人悠揚
吟味意思深長宜為皇極之經先儒亦
謂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
也此下韻語以贊周易其本於此章之義
孔子此下韻語以贊周易其本於此章之義

曰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作儉當于帝其訓凡厥
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迄天子之光曰天
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王先生曰自曰以下指上文爲皇極之敷言
始爲箕子之語此當爲皇極傳曰天子指皇
極之位而言也吳先生曰言于介切訓叶
平聲行叶音杭家謂上訓字當作倫字之誤
此正箕子答武王彝倫之問故因贊皇極之
敷言而指此極之理即五常之東彝五品之

人倫所以叙也朱子謂其仁則極天下之至矣
仁莫能出其右者王先謙曰言此極之教訓
乃天之訓王先謙曰言此極之教訓
君是也自天子以至庶民均此教訓
庶民能受極之訓而近道德之光華矣
黨斯能會歸于極而近道德之光華矣
民咸曰君者天之子而作我民之父母
之意曰王之尊以爲天下之王曰父母
教言告其民是也張母之誓已知其本
乎武王元后作民父母之誓已知其本
特以發其倫之叙叙執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
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

罹于咎皇則受之于汝極錫汝保極

吳先生叶念音似蒙謂保亦當與受叶猶苟
切此皆告其君也庶民在下之民則無有
爲之邪德皆欲其好惡之無偏無黨也惟
德有以爲之標準而然守謂不謂智而能
有爲謂勇而敢爲有守謂不謂智而能
之邊義遠道邊路也者君心常念之而不
其有未合於王道而亦未陷於罪戾者
心亦當容之而勿責蓋君無偏於好惡則
皆于君之極而界君長保此極矣此憂
所以叙也稱武王爲汝者

無虐瑱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
而邦其昌時人斯其爲皇之極

吳先生叶明音去行音杭蒙謂皇亦與昌
尊顯也華獨庶民之至極者高而有位之
微者勸勉其爲善而無虐之位雖尊顯當
戒其爲惡而使之長之凡人用之則國家
勇於爲善者皆使建於善行而用之則
之以昌盛矣蓋爲君之好惡每以貴賤上
之分而有偏黨故失其中正鈞是人也其
惟在君之作標準以會其有極則天下之
皆歸其有極矣治民用人之道盡此數語
毋忽

右傳釋建用皇極

國書中五之一圈大中至正皇極之所
以建也惟天一人合德之君乃克建其有
極大焉歌敷言以宣昭之建至爲中正無
以推明之深言皇極之建至爲中正無

有一毫之偏黨頗側少有偏則好惡不
得其中正而極不能保矣故傳首言敷
言乃天之訓以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莫
非此憂倫也爲君者其可容一毫私意
於其間哉次言庶民是訓是行民之東
其好是懿德亦莫非此憂倫也爲君者
言民之標準爾庶民與官之善者念之未
君之則民知所勸矣又申言夫貴賤不
容之則民知所勸矣又申言夫貴賤不
可有而偏黨惟其善者勸之不善者懲
而已蓋天造以五行之理賦於人而爲
性生民立命者也以叙而爲天地立心
爲生民立命者也以叙而爲天地立心
土能盡其性則能盡人君建極於中五
天地之化育故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
物育焉皇極中章皆以輔皇極之道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蘇氏曰正者無邪直者無曲剛克柔克者威
福予奪抑揚進退之用也林氏曰三德所以
臨機判變為皇極之用而推其輕重不剛不
柔正用中德也剛克謂剛勝柔柔克謂柔勝
剛又用之則得其宜矣唐氏曰皇極以體常三德
則威福不可下移陳氏曰皇極以體常三德
變以盡

右疇六章之經

人道也正直也剛也柔也
剛克柔克變也推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柔克沉潜剛克高
明柔克

蘇氏曰平康正直無所事乎矯拂無為而治
也沉潜深沈潛退不及中者也高明高亢明
夷過乎中者也剛克以剛克柔克以柔克柔
也沉潜剛克以剛克柔克以柔克柔克以柔
剛也沉潜剛克以剛克柔克以柔克柔克以
物因時制宜三德又用剛柔以用四聖人撫
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於德居
皇極者蓋如此所謂平康正直如土德居於
無所偏黨周官所謂刑平國用中典也強弗
友剛克如火之克金變友柔克如木之克土
泥潛剛克如火之克金變友柔克如木之克
火以習俗之偏而克水高明柔克如木之克
代受皆以剛而克水高明柔克如木之克
也如禹之征苗周公之誅三監皆以柔而克
周官所謂刑新國用輕典也此則治之以柔
刑焉或寬或猛因其習俗而濟其偏以適乎

中庸以柔果之偏而言則強弗友者賢之過
於行變友者不肖之不及行沉潜者愚之不
又知高明者智之過於知也孔子謂中庸之
為德民鮮久矣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
此則治之以德教焉或進或退因其氣質而
聖人政教之適乎中庸蓋中和正直之用苟非
以會歸乎皇之有極哉

右傳釋又用三德

又以治五行好惡之用德以立皇極中
正之體三德所以次六而正皇極之偏
彊倫之所以
叙而弗致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
蒙曰騷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愆忒

稽疑者有所疑則考之卜筮以決之灼龜
曰卜探蓍曰筮龜為甲蟲之長歲久則靈
生其上百年一本一筮易大傳曰所以定天
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是
故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次爻極定猶豫非
細故也必得其人則誠故擇之心定其職則
專故建立之而後乃可命之也蓍龜之人以
無私之物而卜筮當擇至公無私之人以
明火焚柴灼龜成兆筮以蓍草四十九莖分
掛採物凡十有八變而成卦曰雨者如雨其
兆為水霽者其兆為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騷
者騷不屬為金克者交錯有勝之意為土此卜
龜也兆有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者左傳蠱
之貞風其悔山是也有以遇卦為貞之卦為
悔者國語貞也悔豫皆八是也此占蓍法也凡
者合卜筮而用也卜之變雖五而經毛之體百
十其頌十有二百體也黑折方切義弓之類
也占之變雖二而先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

右疇七章之經

之以天道治人之道也乃一部周易而龜卜又易所不言而此兼備焉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作卜筮三人如金滕乃卜三龜儀禮士奎卜
筮占者三人則是卜筮各立三人矣當以三
人爲句占爲讀三人同卜筮而占以二人
言蓋善釣從衆之意所謂行咸也聖人審
卜筮至精下文龜从筮
送而外吉內凶非咸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鄉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此即大舜命禹之意曰朕志先定謀及乃心也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民也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謀及卜筮也蓋官占惟先嚴志然後昆命于元龜豈以卜筮爲先哉惟其有大疑而後謀之鬼神以決之夫疑者心之未決也決之人而人不疑夫何疑哉惟其心之疑也決之人而人不決乃謂之大疑於是謀及卜筮而決之鬼神以足其言凶焉皇非大禹受之大舜而發於範疇以告凡爲君者歟苟有疑焉而不能決則皇不極矣民惡手從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康安強健也逢吉者子孫逢之皆吉也朱子曰此條無問尊卑其謀皆既於龜筮故爲大同之吉人心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踰於人故必以人謀爲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慮未必盡無適莫之私故皆以龜筮爲主雖不盡從不害其吉若龜筮逆則立咎必矣

汝則從龜從筮從鄉士逆庶民逞吉

未子曰此條惟君
謀配於龜筮亦吉

鄉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逞庶民遂吉

朱子曰此條惟卿士謀配於龜筮亦吉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朱子曰此條惟庶民
謀配於龜筮亦吉

汝則從龜從筮逆鄉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

凶

內謂祭祀冠婚外謂師旅征伐朱子曰此
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舉事筮短龜長
者之謀視合故內事
猶可外是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靜謂內事外事皆不作朱子曰此條龜筮皆
送於人人謀縱有從者動則止矣張氏曰夫
疑主於著龜故進於卿士庶民之上龜筮從
而卿士庶民送亦吉者以我心與鬼神合也
我與庶民送亦吉者以卿士與龜筮同也
我與卿士送而亦吉者以民心與龜筮同也

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必龜筮之從之乃多士
之所在也然三從之中必龜筮之從之乃多士
龜筮無心也如盤庚之遷都心無疑卜有私心
未可獨臣民懷而不公東遷成王既於不吉汝公
民不吉者如周公之征伐不吉汝公與之
卜筮不吉者如周公之征伐不吉汝公與之
寓之誠龜筮皆從人心尚無私也
內事猶可外事則必有未盡人心尚無私也
筮皆遠則外事則必有未盡人心尚無私也
光於人舉以爲然則吉動則凶矣此義精微
曰天下之事有我所欲爲而人不然者重氏所
歎焉而已未從亦有所欲爲而人不然者重氏所
天地鬼神自以爲無私筮皆出於人而龜此
人則有欲而龜筮無私筮皆出於人而龜此

右傳釋明用稽疑

般人尚鬼而箕子必先謀及乃心未嘗
專事鬼也且易之爲書爲卜筮設大傳
云天地設位聖人成能言天地賴聖人
而參贊也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言明而
謀之於人幽而謀之鬼神不自謀以爲
能故百姓皆與其謀即神武之意也苟
不決之人已而但決之鬼神之意也苟
曰明用者以其不惑於從違之理所以
次五行之叙數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微驗也所驗有十故謂之庶徵而不言數
屬水陽屬火燠屬木寒屬金風屬土與五事
之配五行者相符條理不紊下文既曰五者
成而明傳之矣徵有十者用洛書之二字分
五事之明矣徵有十者用洛書之二字分
應也

右傳八章之經

以天道驗人道也庶徵居八與二五
相應者著河圖二八之互用也明矣見
前圖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蕃廩一極備凶

一極無凶

曰者明箕子之言也時是也與數時五福之
時同是五者之來備而無缺又各應其節序
尤而無愆則生意蕃盛百穀成舉輕以明重
以驗五行之可順萬物遂茂矣曰庶草蕃廩
而太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
則寒風一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
風則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無極
輕以驗五行之可順萬物遂茂矣曰庶草蕃廩
說謂五者以行之日所無少亦爲時也曰舊
恒不獨舉休徵且方目庶徵何傳文以時
耶蓋以不應分經傳故爾今但分爲傳文以
明矣

右疇九章之經

天人之定也五事中節則五行之氣和而休徵應五福自然嚮之五事失節則五行之氣乖而咎徵應六極自然威之五福嚮則桑倫叙六極威則彝倫敷皆由五行之順與汨也故曰君相造命者也天人之道至此定矣福極所以若九疇之終也皇極其正直之極歟

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

言人君當修五事以欽聚此五福而廣布於天下之庶民歟五福則六極無自而致矣故不言六極苟反是則六極矣朱子曰不知如故何欽又如何錫只是順五行不違五事而已使民亦盡得此五事便是五福

惟時厥庶民而康而色

吳先生曰色當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舉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永上文言君欲五福以敷錫于民是庶民皆身康心寧自言予所好者德也則自然錫之以福矣非家數而人錫之也正人謂正長之官數者善也好者自愛重也家謂有家者凡正長之官汝當厚祿而使之富足方能為善汝若不先祿之使富彼且不自愛重于其有家無所顧藉則是人將陷於罪而無好德之心汝雖欲與之以福而彼所作為無非汝使之有咎矣况何與之以福乎言不但民之康寧好德為君與之福而正人之富而好德亦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辟者君也福者五福人之所好者也威即六極人之所畏者也皆在乎君之修為孟子謂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是也蔡氏曰福威者上之所以御下也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也曰

惟辟者戒其權之不可下之移曰無有者戒其臣之不可上階彞倫之所以叙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謂大臣人謂小臣臣謂庶民也大臣有君之權專君之奉備亂之臣也則是君不能制其臣而臣仇其君矣必君臣俱敗害于其臣之家而凶于其君之國如羿與三桓之徒是也小臣之有但君用之則側頗僻矣不安分而黨偏反側如流與陽虎之徒是也下民用之則為僭忒而踰越其常分如後世石崇之徒是也新安陳氏曰大臣僭天子則邪君之大夫小臣庶民皆僭而後替無一安其分者矣非彞倫之數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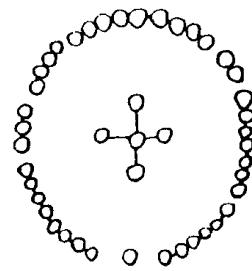
右傳釋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五福六極天之數六爲地之中數或曰五
得五行之用也夫竟舜稟五行之純故必
行故必得六極之全而休徵應民亦得用
其福焉威用其極焉是故堯舜與則皆微
應民亦威用其極焉是故堯舜與則皆微
好善樂施則民好暴禍福無不與之
求之匹夫且然况君与大臣手錦文公
言李虛中深於五行書以人始生
相斟酌推人壽大貴賤利不勝百死生
一之命五者莫能與其利不勝百死生
道之術三命五者莫能與其利不勝百死生
備之天豈可觀五者莫能與其利不勝百死生
命無以爲君子則五行之理非知富而
孰能識之哉乃天之所定而資非知富而
壽之偏者也此乃天之所定而資非知富而
事之偏者也此乃天之所定而資非知富而
楚執解揚五行之順與則天定矣而稟五行
較身成仁合生取義如比干之死諫求蓋
之身以戰皆終也孟子有言大壽不貳
脩身以戰皆終也孟子有言大壽不貳
氏曰福極不言貴賤何也夫非天定乎王
於廉苟福皆可使慕而極之皆可使畏
而速苟福皆可使慕而極之皆可使畏
犯墓奪何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蓋王
者之世歟歟有終窮詩曰寔命不猶蓋王
不言貴賤雖以嚴然貴者未爲福曰
賤者未爲禍故紂貴者未爲福曰
壽之貴有回原憲之貴五福皆天所謂有而

非人之所能爲也故好德則脩天爵而
人壽之所能爲也故好德則脩天爵而
賤矣貴賤在我而不在此好德則脩天爵而
以不貴賤在我而不在此好德則脩天爵而
之中矣故傳曰錫之好德則脩天爵而
于其無德之錫之好德則脩天爵而
則知貴賤在人而好德則脩天爵而
至者爲貴賤在人而好德則脩天爵而
然則福極在乎天賦五行之氣稟可以
數而極也而其理之數已定矣知君相之
發倫也鳥言貴賤則數已定矣知君相之
於福極也鳥言貴賤則數已定矣知君相之
而不知天爵之貴賤則數已定矣知君相之
造命不知天爵之貴賤則數已定矣知君相之
好德之脩不與五行之貴賤則數已定矣知君相之
賤皆然則脩不與五行之貴賤則數已定矣知君相之
深矣之意

河圖

數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
爲庸六八爲足五居心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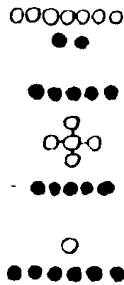
九數
伏羲畫先天卦
大禹爲疇之經

看立圖故奇

邵子云
圓者河
圖之數
方者洛
書之文
九故圓
十故方
也蓋河
圖本但

洛書

天生水地生天
地六成之天七成之地八成之天九成之地十成之



十數
伏羲畫後天卦
大禹爲疇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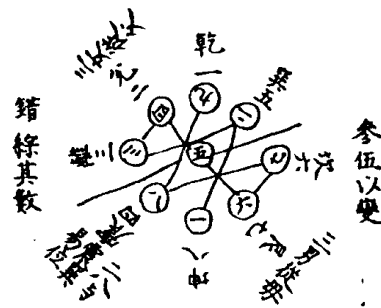
看平方故偶

有圖而
無文洛
書本但
有文而
無圖文
即易繫
之天一
至地十
是也

河圖先天未易卦位數



先天卦用河圖易位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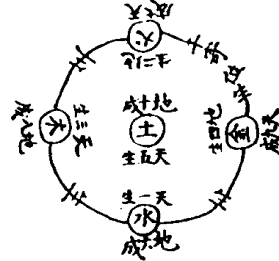


禹用河圖未易卦位次



漢儒曰有
數至九遂
以成九類
又曰法而
陳之九疇
是也曰第
日陳曰叙
皆言順其
位以類之
此爻倫之
所以缺也

範疇用洛書五行生成圖



五行生數不言
一曰水天一
二曰火地二
三曰木天三
四曰金地四
五曰土天五

劉長民陳
樂軒鄭夫
深皆謂易
大傳天地
之數五十
有變所以
成鬼神一
行鬼神洛
節專明伏
書以數畫
義以此畫
後天之卦
位圖見後

易大傳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
地數三十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一得五合為六故一與六相得合而居北
二得五合為七故二與七相得合而居南
三得五合為八故三與八相得合而居東
四得五合為九故四與九相得合而居西
五得五合為十故五與十相得合而居中
五變五化成十而生土
二化五變成七而生火
三變五化成八而生木
四化五變成九而生金
五變五化成十而生土

周子太極圖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
土是也陰陽相得而合故變屬陽化屬陰變
行神氣至而伸也化行鬼氣反而歸也

洛書五行合天卦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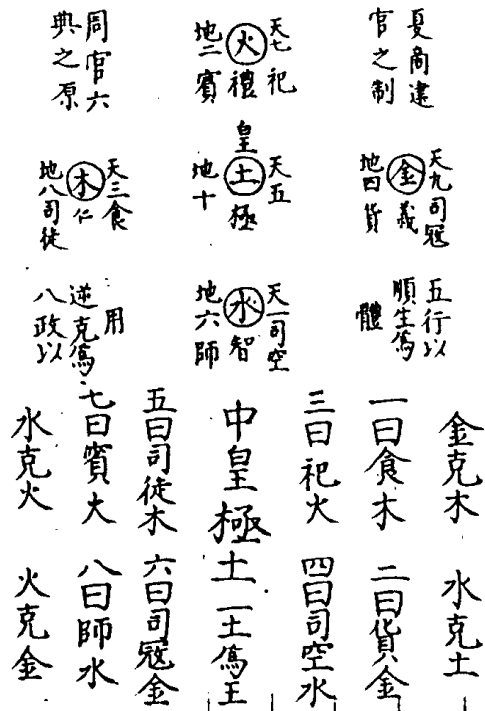
三八木合居東南巽地八陰木
二七火合居南離當地二天七
五土合居中央坤地五
一六水合居北坎當天一地六
四九金合居西北乾當地四陰金

五行性味配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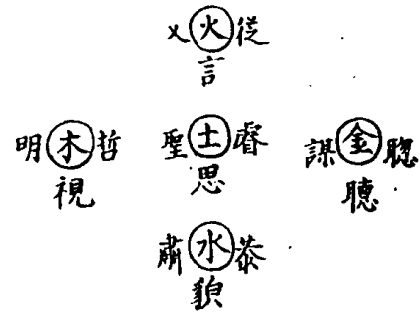


太柔太剛少柔少土無剛柔之性
剛為四行氣之性
土
得水性柔而稼生順四行
得火性剛而積成氣無專
得木性柔而稼生位無成
得金性剛而積成性無成
得土性剛而積成性無成

圖行五配政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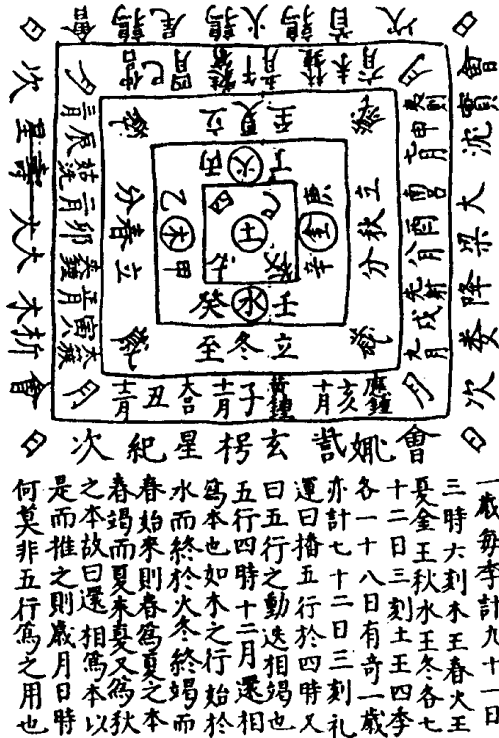
圖行五本事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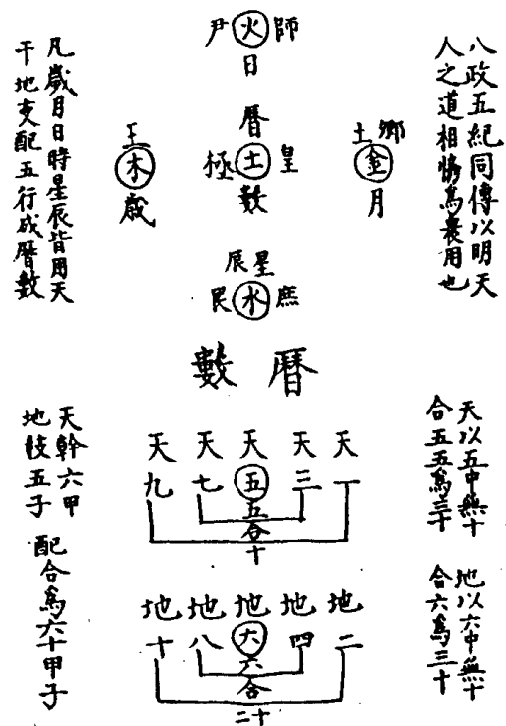
圖徵庶配事五



圖之行五協日月歲紀五



圖政八行五協紀五



六 宮音土生甲子金乙丑 商音金生甲寅水乙卯
 甲 商音金生丙子水丁丑 角音木生丙寅火丁卯
 五 角音木生戊子火己丑 徵音火生戊寅土己卯
 行 徵音火生庚子土辛丑 羽音水生庚寅木辛卯
 納 羽音水生壬子木癸丑 宮音土生壬寅金癸卯
 音 角音木生甲辰火己巳 已上先甲三日子寅辰
 先 徵音火生丙辰土丁巳 屬陽夫道也丑卯巳屬
 甲 羽音水生戊辰木己巳 陰妻道也故从夫納音
 官音土生庚辰金辛巳 甲東方春始生之木
 商音金生壬辰水癸巳 而子北方陽氣之始
 故以甲子爲首

六 宮音土生甲午金乙未 商音金生甲申水乙酉
 甲 商音金生丙午水丁未 角音木生丙申火丁酉
 五 角音木生戊午火己未 徵音火生戊申土己酉
 行 徵音火生庚午土辛未 羽音水生庚申木辛酉
 納 羽音水生壬午木癸未 宮音土生壬申金癸酉
 音 角音木生甲戌火乙亥 已上後甲三日午申戌
 後 徵音火生丙戌土丁亥 屬陽子道也子戌父未
 甲 羽音水生戊戌木己亥 酉亥屬陰婦道也婦從
 子納音
 圖 宮音土生庚戌金辛亥
 商音金生壬戌水癸亥

五紀星辰協五行圖

二十八宿
 既配日月
 五行所謂
 星也辰亦
 無星乃日
 月五星行
 度之所次
 以成歲月
 日時而紀
 爲曆數者
 也

火 日 金 土 水
 井鬼柳星張翼影
 木金土日月火水
 大 中 小
 官 土 星 填
 星 辰
 斗牛女虛危室壁
 木金土日月火水

星歲星 辰星 行度 出太 入太白 數辰星

每在四仲行三宿四五季行二宿五季四
 一十六四仲三四一十二而行二十八宿一
 歲而一周天
 常以十月入太微垣受制而出行列宿
 司无道出入无常
 常以甲辰元始連斗歲行一宿凡
 二十八歲一周天
 出以寅戌入以丑未晨出東方二百四
 十日而一入又出西方一百四十日又
 一八三十五日復出
 春見奎婁夏見井鬼秋見角亢冬見牛出以
 辰戌入以丑未晨見東方見西

五行之氣在天
成象其理為易
之太極
五行之質在地
成形其理為範
之皇極

太剛 少剛
皇極
太柔 少柔

太陽 少陰
太極
太陰 少陽

習沈潛剛刑亂國用重典
俗平康直刑平國用中典
之變支柔刑新國用輕典
偏高明克
氣沈潛剛愚者不及知
質強弗克克賢者行之過
之平康直中庸之德爲至
偏變支柔不肖者不及行
高明克智者知之過

河圖數一合中五爲六二合五爲七
 揶 三合五爲八四合五爲九一二三
 疑 四皆合於七九六六老陰少陰
 占 九老陽七少陽陽主進故用九
 二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貞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悔 不用七陰主退故用六不用八十
 圖 有八變成卦凡遇七七八不變爲
 揶 者貞九六變爲悔占一以遇卦爲貞
 四占 之卦爲悔占即筮也

龜從從從從遂
攸好德
反爲惡自非
鄉士從從逆遂從福壽
反爲短折
心從逆遂從從極康寧身
反爲疾憂心
庶人從遂從逆從圖富
反爲貧
筮從從從從逆逆
考終命
反爲凶不得其死

大吉
外山作山

人稟天之五行爲皇極之定

五行五事 休徵咎徵庶徵 八政五常附五紀卜五

乾(水)貌恭肅狂兩司空師智星辰雨

疇(火)言從乂借賜祀賓禮日霽

配(土)思睿聖蒙風 皇極信曆數克

行(木)視明哲豫燠食司徒仁歲家

總(金)聽聰謀急寒 貨司冠義月驛

圖

朱子曰洪範乃五行之書皆以類配今總為一圖

時若恒若 一土為五故 皇極屬土

乾疇之綱九數合 疇之目十數合 疇之綱四十有

初一次二 五行五 五事五 其目五十有五

次三 次四 八政八 五紀五 為一百衍圖書

次五 皇極一 三德三 之中五各極而

次六 次七 稽疑七 庶徵十 虛書之中五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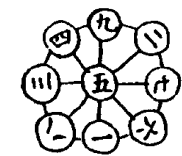
次八 次九 五福五 六極六 國之中五亦合

數 河圖數四十五 洛書數五十五 一百數自然而合

河圖九數 斜三三五四六皆十

參三以變 橫三三六九五四八

變以伍參



伍五以變 正三七九奇 偏三四六八偶

五見前河圖先天二圖

交為錯

九一二八 數錯皆十 三七四六 數錯皆十

錯綜其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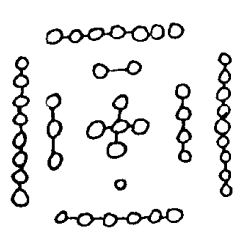
結為綜

此朱子之說

洛書十數 六九十五 七八十 二四合十

中五 上點地之象 工點天之象 左點天之象 右點地之象 此朱子之說

中十 南點地之象 北點天之象 此徐氏之說



互見前得合變化圖

五五合為十 五五合為十

土

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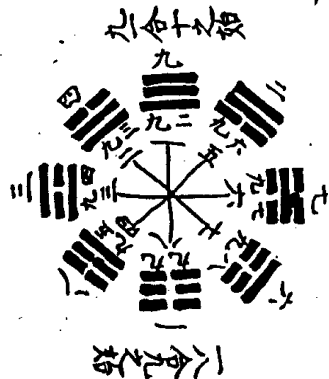
木

火

水

圖之九九合數卦圖

明易十數則多而於百十而而不主



此圖是九九合數卦圖之數

乾為九陽數二九一十八則
 乾一對坤八三九二十七則
 乾二對坤七四九三十六則
 乾三對坤六五九四十五則
 乾四對坤五六九三十四則
 乾五對坤四七九二十三則
 乾六對坤三八九一十二則
 乾七對坤二九九一則
 坤八對乾一可見九數之圖
 妙如此河圖戴九履一合十
 先天乾一坤八合九左三右
 七合十南三坎六合九二有
 八是合十震四巽五合九四
 有六足合十兌二艮七合九
 五合五則十交而十中藏於五也

圖屬配五行氣二

凡屬五行理氣配為二圖以見五行之統叙

五行	理	健	氣	配	屬
木	陽	木	元春	少陽	東
火	陽	火	夏老	太陽	南
土	陰	土	四季	陰	中
金	陰	金	利秋	少陰	西
水	陰	水	貞冬	太陰	北

乙寅卯角青酸仁
 丙辰徵赤苦禮
 丁巳宮黃甘信
 戊午商白辛義
 己未官黃甘信
 庚申商白辛義
 辛酉商白辛義
 壬戌宮黃甘信
 癸亥子刑黑鹹智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陽下
 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叙
 箕子乃言曰我聞昔紂湮洪水
 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
 九疇彝倫攸叙則殛死禹乃嗣
 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
 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
 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
 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洪範九疇之經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水四
 曰金五曰土

右疇首章之經大禹本
文下同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
 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

作苦曲直作酸從華作辛稼穡作

耳 右傳釋五行箕子本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

曰聽五曰思

右疇二章之經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

謀睿作聖

石傳釋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

賓八曰師

石疇三章之經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曰星辰五曰曆數

石疇四章之經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

此一節按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

本心文先生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

草廬吳先生用徵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

所定皆在此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

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右傳釋農用八政協用五紀

按魯齊王先五皇極皇建其有極無偏無攸遵

生定為皇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

教言在此 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

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

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右疇五章之經

此以下凡三 曰皇極之教言是彝是倫于帝其

有定本不同 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行

吳先生叶言 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

于斤切訓音 以為天下王凡厥庶民無有淫朋

當作倫上訓字 人無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

係亦當與受 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

明叶補切
叶芒行切
叶
仇皇亦与昌

不罹于咎皇則受之于汝極錫汝
保極無雲榮獨而畏高明人之有
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

右傳釋建用皇極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

柔克

右疇六章之經

平康正直強弗友劉克變友柔克

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右傳釋又用三德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

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右疇七章之經

立時作卜筮三人回占則從二人

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

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

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

謂大同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逢吉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

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

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

右傳釋明用稽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

右疇八章之經

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

庶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

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

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

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

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右傳釋念用庶徵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

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患六曰弱

右疇九章之經

此一生所定皆三欽時五福用敷錫厥民惟時厥在此各有所差蒙謂惟時厥庶民而康而聖曰予攸好德汝則庶民五定三本皆連下文錫之福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今以竹簡考能使好子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定必連上文無好德汝則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理者順

吳先生定色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作寧字之誤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右傳釋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右正文一千三十六字蓋古之竹簡束則謂之策亦曰冊每束謂之篇以韋編之偶曰常絕而脫當文義斷處或誤入其簡漢儒更以竹簡寫之先儒承誤解註莫敢改易援夫經傳本旨疑

以傳疑各信其師說宗之而已今三先生既有改正然猶未至當而端一故目武成每行十三字定之推脫簡以正其誤入理順而文自正且武成既可攷定諸篇安有不可攷定之理況書之洪範與典謨禹真等篇實聖人治天下之精微奧義當如中庸大學表章以明之其舊文則存之本經如禮記云

書經秦火而後出於孔氏之壁藏與伏生之所口授故或舛訛相承由漢以來未有更定之者會稽胡公允文獨因王文吳三先生所訂之旨更復詳考爲定正洪範一編其用心可謂詳且密矣竊嘗論之九數之列天之所錫也至理寓馬九疇之目禹之所叙也辭以發其理馬繹而廣之箕子之所推也致詳以究其義馬序而辭者經也繹以詳之者傳也史臣列之始必不吝而編簡錯亂不能無舛允文定而正之非獨使學者易於觀覽而於聖賢之旨無復遺憾允文蓋有功於洪範者矣公之令子溫字導道歆藏惟久不敢失墜今刻之三山郡庠是亦善繼人之志爲可嘉也請僞識其後謹書以歸之若夫以九爲圖以十爲書則劉牧民之說允文宗之其必有兩見矣他日請從導道示其要領庶相與懋明之至正廿又四撰甲辰歲春三月樸日毗陵陳顯曾書

定正洪範二卷 內府藏本

元胡一中撰一中字允文諸暨人官紹興路參軍是編因王柏文及翁吳澄三家改定洪範之本而以已意參酌之首爲圖說次考訂經文次爲雜說案河圖洛書名見繫詞不云有關於洪範漢書五行志始載劉歆之言稱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於是洛書始合於洪範然猶未及河圖一中又因歆有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之文遂以河圖洛書併合於洪範而又參以陳搏先天之說所列二十八圖大抵支離破碎至於無偏無黨亦以五行生剋立論尤爲無理其以九爲河圖十爲洛書沿用劉牧之說於彼法之中自生轉轉猶其小焉者矣且說既穿鑿理多窒碍乃於必不可通者更遁爲錯簡之說以巧飾其謬遂割裂舊文強分經傳移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爲第四第五章之傳移無偏無陂以下五十六字於皇建其有極句下爲五章之經移欽時五福以下割裂其文爲九章之傳其餘亦多移

彼綴此臆爲顛倒並據吳澄之說改而康而色句
爲而康而寧改是彛是訓句爲是彛是倫則併其
字而竄易之考尚書正義載漢書五行志以初一
曰五行六十五字爲洛書本文孔安國則以爲禹
所第敘劉向以爲龜背先有三十八字劉歆以爲
先有二十字孔穎達已均謂其無據其以一五行
以下爲箕子所演則諸家並同絕無逐章各有經
傳之說一中欲仿朱子考定大學經傳之例強爲
分別既已無稽且一中旣稱一行十三字何以於
庶民錫汝保極以七字而錯一簡五皇極曰皇建
其有極以九字而錯一簡曰王省惟歲以下復以
八十七字錯一簡也龔明之中吳紀聞載北朱余
壽嘗上書請移洪範曰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七字
於四五紀一節之下爲臺諫所彈不果施行是前
此已嘗論定矣何一中又祖其說耶

書經直指六卷

〔明〕徐善述撰

陝西省圖書館藏明成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直指

六卷《提要》

新刊書經直指序



書經直指凡六卷不著作者名氏其大旨蓋本宋儒九峰蔡先生書經集傳而櫟括之故尤為明白簡徑

南京守備太監錢公偶得之披閱既久愛之弗能釋手乃捐貲命善

書者

謄寫銀梓以惠來學既成俾

予序其後竊謂書之為經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精神心術寓焉後世可見前聖道統之傳與夫治天下之大經大法者惟賴此爾然其言雅奧非淺見薄識者所能窺測故自漢以來俗儒穿鑿傳會各守

師說使聖人之大訓晦而不明上
下數千百年九峰先生始承子朱
子之所指授會衆說而折衷之作
為集傳然後聖人經世之典燦然
復明於世九峯之功於是乎其大
矣然其為說詳盡曲折必得博雅
強記之士然後能悉是以初學猶
或病之今是書也其詞約其義備
其旨歸初不戾於蔡氏開卷一覽
而二帝三王典謨訓誥之文義瞭
然於心目之間則其有功於前聖
有功於先儒有功於後學為何如
哉然自著述以來晦而不顯者幾
何年矣今遇錢公而始得行於世

則公之功亦大矣哉昔人有得王
充論衡而秘之以私於一己者公
得是書而必欲公之於天下則其
用心廣狹大相逕庭矣公名能號
素軒連際
三聖恩寵罕倫而乃留心經史有如
此者此尤古今之所難得者也因
序是書故表而出之
成化二十年歲次甲辰仲春吉旦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南京太常寺
卿掌國子監祭酒事前翰林修撰
太子諭德
經筵講官同修
國史安成劉宣書



新刊書經直指序

畢



書經直指序

直指一書蓋取宋儒蔡九峰
 書經集傳撮其指要斷以大
 義而成之其書不載姓氏所
 述想亦元儒掇拾傳意簡明
 易曉使人一覽如指諸掌誠
 可讀而可傳也嗚呼亦難矣
 夫六經莫備于書書以備載
 二帝三王之道大經大法在
 焉非若五經各專其一也故
 欲求其道者不可不求諸心
 欲求其心者不可不求諸中
 心有危微之殊中無過與不
 及之謬心無不中者性之之

聖堯舜是也心擇乎中者反之之聖禹湯武是也心失其中而不復者下愚不移夏桀商紂是也然則中也者帝王傳心之法得之則治否則亂一逆道自然之應也治亂一形天淵永隔有天下國家之寄者可不審治亂之幾而決此心于存亡之頃哉書之大意一中而已始以執中終以咸中以此中貫之書可迎刃而解此直指所以括一經之蘊貫一中之理使善學者熟讀蔡傳以該其博而後歸宿

直指以守其約庶乎讀書之能事畢矣南京守備太監錢公能初昆玉四人少入內禁既長俱忠貞勤敏由是天眷日隆咸有蟒衣玉帶之賜成化戊子公奉勅出鎮滇南久之因疾懇請還朝嘗得是書延師講習得其要領致今二兄一弟侍上左右罔或少愆而公則守備南都贊畫機務咸適其中以求無負上之所托蓋深得是書之為助者意書豈撲學也哉書恐失

傳有孤前人鈎纂乃命工繡梓寓雲間乞序首以傳余因重公匪獨私善其身而嘉惠後學之心亦盛矣不復以荒耄辭也勉此為序

成化二十年甲辰二月既望資善大夫南京吏部尚書奉

勅致仕前翰林侍讀學士國志

總裁直

文華殿

賜一品服東吳後學錢溥謹書



書經直指卷之一

虞書

虞書五篇

堯典

堯典五篇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史臣總敘帝堯之功德言考古帝堯其功之大無所不至者以其欽明文思之德性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恭讓之實行又皆誠信而無虛假故其盛德之光輝被于四海之外而至于天地也夫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史臣贊堯之德必首以欽之一

字言者蓋敬乃一心之主宰萬善之本根聖學所以成始成終之要道書中開卷第一義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史臣言堯能明其大德故推之家國天下而無一人之不化也蓋德者感化人心之本堯能明其大德故以此德而親九族則九族盡相和睦以此德而平章畿內百姓則百姓皆能自明其德以此德而協和萬邦則黎民皆變惡為善而成雍熙之治一感一應猶影響然所謂放勳者如此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二十八宿星為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

日月所會之十二次也。敬授人時。人時謂耕獲之候也。民事早晚之所關也。

此史臣紀堯敬天勤民之事。堯命羲和敬順昊天。為之曆以紀日月五星運行之度數。為之象以觀日月五星運行之所次。致察于天象如此者。正欲頒曆授時。使民及時以作事也。敬天勤民。乃政事之大者。故皆以敬言之。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謂春分之晝五十五刻。星鳥。謂朱鳥七宿。春分以見夜也。見于南方也。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頒布。且考驗之。恐推步之或差也。此則分命羲仲之官居東方測候之所。使於春分之旦。敬迎方出之日。而識其景。均次東作。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于斯時也。觀乎晝之日景。則於夏永冬短為適中。驗乎昏之中星。則朱鳥七宿見乎午位。此仲春陽氣之中也。其時天氣溫和。故人民皆分散而居處。鳥獸皆乳化而交接。上觀天象。下察民物。可驗春月節候之無差矣。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訛。敬致祠。以夏至之日中。日永。謂大分之次。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

此重命羲和之官居南方測候之所。使均次夏月所當變化之事。致日而識其景。于斯時也。觀乎日景。則晝六十刻而長。驗之中星。則大火昏見南方。此仲夏陽氣之正也。其時人民因春之事而致其力。鳥獸毛希而革易。仰觀俯察。可驗夏月節候之無差矣。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謂秋分之晝五十五刻。星虛。謂北方玄武七宿。秋分以見夜也。見于北方也。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此分命和仲之官居西方測候之所。使於秋分之暮。敬饒方納之日。而識其景。均次物成收斂之宜。于斯時也。夜之時刻。亦於夏永冬短為適中。昏之中星。則虛宿見於午位。此仲秋陰氣之中也。其時秋月物成。而人民之心力平夷。鳥獸之羽毛鮮好。仰觀俯察。可驗秋月節候之無差也。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冬月歲事已畢。所當改易之事。于斯時也。驗之日景。則晝四十刻。短晝。謂西方白虎七宿。冬至以見夜也。見于北方也。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

此重命和叔之官居北方測候之所。使考察冬月所當改易之事。于斯時也。驗之日景。則晝四十刻。

而短觀之中星則昴宿昏見南方此仲冬陰氣之正也其時天氣既寒故人民皆聚于室之內鳥獸皆生氄毛以自溫而可驗冬月節候之無差也堯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其測候之所雖在四表之地而官則在國都之內也其冬作西成之類雖各以一方言之而其時之政則均布之天下也於春言日中於秋言宵中陰陽各以其時也星鳥以形言星火以次言星虛星昴以宿言彼此互見之也命官不一而寅賓敬致實饒諄諄乎以敬言之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此堯命羲和作曆置閏之法也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天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皆右旋日一日行天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與天會以四分度之一當一日故曰稽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月一日行天十二度強積二十九日有奇而與日會是為一月十二會則為一歲

一歲中有小盡月六通得三百五十四日有奇夫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者為朔虛必合氣盈朔虛而置閏月於其間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千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天時者人事之所關以此時而信治百官如平秩東作西成之類是以百工皆及時趨事而衆功皆廣也帝堯以治曆明時為重事故既總命羲和以曆象又分命仲叔以考驗此又告以置閏之法慎重其事如此至夏時則合羲和為

一官周則但掌於馮相氏蓋立法創制非聖智不能其法既成有司者守之耳

帝曰嚳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嚳罔念茲可乎

此下至絳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此則言堯求賢以任治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時為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於是放齊言嗣子丹朱之性闇明可以登用堯歎其不然因言其口不道忠信而好爭訟性闇闇明用之不善豈可用乎此可見堯至公至明不溺愛其子以病天下所謂知子莫若父也

帝曰。嚳咨若子。來驩兜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嚳言庸違。象恭滔天。

此言堯求賢以任事也。堯言誰為我訪問能順予之事者。於是驩兜贊美共工之官方。且鳩聚眾事而見其功。堯不然其舉。謂共工靜則能言。用則違背。外貌恭敬。中心不然。豈可用乎。蓋共工驩兜比周為黨。更相薦舉。堯已知之矣。所謂知臣莫若君也。

帝曰。咨四岳。方濬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兪曰。於繇哉。帝曰。

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異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此言堯求賢治水之事。堯訪問四岳之官。言洪水方為民害。其勢盛大。包山上陵。勢若漫天。下民咨怨。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於是四岳與諸侯同辭舉繇。而歎美其可用。堯甚不然其舉。且言繇上則方逆詔命。下則圯族類。其可用乎。四岳又強舉之。且言取其可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備也。堯乃使繇往治水。九載三考。而功用卒於無成。此可見堯

憂民之深。用人之慎。知人之明。故當時雖有洪水之患。而得舜禹之後。卒致地平天成之功也。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子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不則。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此言堯求賢得舜之事。堯在帝位七十年之久。欲遜位于四岳。四岳以無德辭。堯又命四岳。惟德是

舉。不拘貴賤。於是群臣同辭舉舜。堯然其舉。言我嘗聞是人。其德之詳果如何。四岳言舜瞽者之子。處頑父。嚚母。傲弟之間。而能和諧以孝。便之皆進於為善。而不至於大惡。其德也如是。於是堯乃試舜。妻以二女。以觀其家法。何如。治裝下嫁二女于舜。且戒二女以不可不敬也。夫家難齊。而國易治。舜有頑父。嚚母。傲弟。而又妻天子之貴女。此最人所難處。舜能處之盡其道。而使惡者化。而為善。貴者忘其為貴。則難齊者齊矣。於治天下也何難之有。又按堯典一篇。首言脩齊治平。次言治曆明

舞典

位職位下文備
五典之類也。

人書經直指卷一

慎微五典

帝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正月上日

上戊上辛上丁之類。受終于文祖。

之廟望

之行有過
人君之有政事

運行呈

也六者精意也

舜受終

賴五瑞信也五瑞公執坦率侯被信去伯執事于和殺屠乃執滿屋既月乃日親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

舜輯欽五等諸侯之信瑞。徵之來朝以合符於天子。此攝政之初正月事也。既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未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以盡詢察禮意。既見之後。審知五瑞之非僞。則又班還于諸侯。以興天下正始也。蓋類上帝而下。見君受命于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于君。

歲二月東巡守

巡守者天子巡行諸侯所守之國也。至于岱宗。紫

燔幣以望山川秩祀

人參鹿茸丸

+

100-443887-100

牲幣祝號
之次第
干山川
群覲東后
協時月正日同律律謂十二律黃鍾太簇也
沈凝竊夫剛無射爲萬律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爲陰呂律不言呂者陽統陰也
度分寸量合升斗斛
衡銖兩斤鈞石
修

五禮五禮言五玉五等諸侯執以為贄者三帛諸侯堂子執纁公執玄附庸若執黃一生執羔大夫執鴈

一死士執九五王三卒乃復五月南巡

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

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二月東在寅六月西在酉十一月北各以其時歸格

于藝祖用特

此記舜巡守四岳與諸侯朝于方岳等事。當巡守之年二月。舜東方巡守。至于泰山。燔柴祀天。望祀山川。其牲幣祝號。皆有秩次。舉祀既訖。遂覲見東

方諸侯諸侯以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見于君舜

乃協時月正日以一正朔同律度量衡以考制度

修吉凶軍賓嘉之五禮。且如五禮之器。以同風俗。

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

五月南方巡守至于南岳其祀神朝覲等事。

武宗之禮也。八月。西方巡守。至于西岳。其禮如初。

巡宗時。十一月北方巡守。北岳亦口馬。

巡之禮也。薛巡守而漏用詩。非吉于藝。且之明。以

告反面之義也聖人從竹田万羊留是達廿二

天下維台然哉介易流。之。心乃詳去是。乃也。一。

天一畀以無崖月髮沁人心易憐法度易弛上下

之情易隔。非詩巡考察以夜起作新之望。依保其

治以而不襲。孟子曰。天子直諸侯曰。諸侯疾

明乎天子曰也無非言代。

蘇子瞻曰：「此聯無非事老作詩。」

五韋一
從守君后四朝勳奏以言明證以功轉服以

卷之六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方岳者一諸侯來朝京師者

四巡守則一年而周于四方。來朝則每方各朝一

年四朝之後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

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

近洽和也諸侯來朝者使各陳奏其為治之說言

之善者則明考其功有及民之功者則賜車服以旌異之言其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中古之地但為九州曰冀兗青徐荆揚豫梁雍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暨無間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地為營州是為十二州每州封表一山以為州鎮又濬導十二州之川按此一節乃為治水以後事其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泛記舜所行大事初不計其先後之序也。

象以典刑

五等象刑

流之有五刑

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此言舜制刑之法與其恤刑之本心也五等象刑之設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重而不可宥者也若人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勲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流遣之遠去以寬宥之也典刑流宥之外又有鞭為官府之刑扑為學校之刑所以待夫罪之輕者也若人入於鞭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則使之出黃金以

贖免其罪焉蓋流宥以寬五刑金贖以寬鞭扑僅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然人之入於刑者或出於過誤或出於不幸則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其或有恃而故犯不悛而再犯者則雖當宥當贖而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殺之也原情定罪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制刑雖輕重取捨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未始不行其間蓋用刑非聖人之得已而好生實聖人之本心也。

流共工于幽洲放

驩兜于崇山

三苗

帝堯之時共工驩兜比周為黨舜攝位之後流共工於北裔幽洲之地放驩兜於南裔之崇山三苗負固不服則竄之于西裔三危之地鯀方命圯族治水無功則殛之于北裔之羽山舜所罪者四人而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蓋四凶天下所共怒者舜能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之也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舜攝位二十八年。帝堯乃魂升魄降而崩。圻內百姓應為天子服齊衰三月者。今如服父母之喪三年。四海之民無不服者。今皆絕靜樂音。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天下之人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壽一百十六歲。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舜服堯喪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蓋受終告攝政。此告即位也。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舜即位之初。即謀治于四岳之官。關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通。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變夷率服。

舜咨嗟而告十二州牧。伯言足民食之道。惟在乎不違農時也。人之遠者則寬而撫之。通者則擾而習之。詳內而略外也。有德者惇厚之。仁厚者允信之。包藏凶惡者拒絕之。親君子遠小人也。凡此數者。虞之各得其宜。則不時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便宅百揆。亮采惠疇。命曰伯禹。禹。姓。伯。氏。名。禹。作。司。空。帝。曰。命。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稷。田。正。官。名。義。姓。姓。姓。氏。封。於。卽。契。臣。名。姓。子。豈。皋。陶。帝。曰。命。汝。往。哉。

舜詢咨四岳。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使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夫庶事。惠順其疇類也。於是四岳與所領諸侯。同辭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可攸。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為司空。而兼勉百揆之事。禹拜稽首。讓于稷。契。皋陶。帝命允其舉。而不聽其讓。故曰。汝往哉。蓋百揆。衆官之長。故為九官首。

命也。此章稱舜曰。而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位時。舜未嘗稱帝。堯崩。舜即位。後方稱帝也。史氏之紀載。可謂謹嚴矣。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棄在堯時。已為后稷。舜即位。申命之。言黎民厄於飢。汝后稷布是百穀。蓋為治莫先於養民。故命稷在百揆之次。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謂之五品。五者。君臣夫婦長幼。等類也。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為教。故曰五教。在寬。

唐虞之際。豈有不親不遜之民。而舜以告掌教之。

工作計器以利民用故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覆以垂應命帝遂命垂為共工垂讓于父析

物慾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伯夷拜稽首讓于夢
龍帝然其舉不聽其讓而又戒以往欽哉蓋敬感

格之本。故曰。實曰。欽。諄諄如也。

帝曰。變。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天。子。公。卿。大。夫。之。適。子。異。日。將。有。天。下。國。家。之。寄。不。可。以。不。教。故。舜。命。變。典。樂。以。教。之。凡。人。往。直。者。必。教。之。使。溫。和。寬。緩。者。必。教。之。使。莊。栗。剛。強。者。必。戒。之。使。不。至。暴。虐。簡。易。者。必。禁。之。使。不。至。傲。慢。所。以。教。其。氣。質。之。偏。以。就。夫。中。和。之。德。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教。之。之。具。則。在。乎。樂。夫。樂。由。人。心。

生也。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詠。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故。曰。聲。依。永。既。以。五。聲。合。人。聲。又。必。以。十。二。律。和。之。然。後。被。之。八。音。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情。性。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効。廣。大。深。切。如。此。哉。自。簡。而。無。傲。以。上。言。教。胄。子。之。事。自。詩。言。志。以。下。言。作。樂。之。事。變。與。龍。皆。不。容。而。命。者。以。伯。夷。所。讓。之。人。也。

帝曰。龍。朕。聖。說。珍。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風。夜。出。納。朕。命。惟。允。

說。人。之。言。變。亂。黑。白。能。傷。敗。善。人。之。行。驚。駭。衆。人。之。聽。帝。舜。甚。疾。之。故。命。龍。為。納。言。之。官。使。早。夜。之。間。人。君。之。命。令。政。教。必。審。詳。允。當。而。後。出。之。於。下。則。說。說。不。得。行。矣。人。臣。之。敷。奏。復。逆。必。審。詳。允。當。然。後。納。之。于。上。則。邪。僻。無。自。進。矣。故。曰。惟。允。帝。舜。之。時。群。賢。滿。朝。治。臻。雍。熙。猶。慮。讒。邪。小。人。防。賢。害。治。故。命。九。官。以。龍。終。之。所。以。防。小。人。衛。君。子。而。保。其。治。於。悠。久。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工。

四。岳。九。官。十。二。牧。凡。二。十。二。人。舜。既。分。命。之。至。此。又。總。命。之。使。各。敬。其。職。以。輔。相。天。事。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帝。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考。績。之。法。三。載。一。考。其。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可。見。於。是。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功。皆。廣。雖。三。苗。負。固。不。服。者。亦。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蓋。言。考。績。之。効。如。此。也。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史臣於篇末總敘其始終如此按此篇凡三節自慎徽五典至汝陟帝位是歷試諸難時事自受終文祖至天下咸服是攝位時事自格于文祖至分背三苗是即位以後事方攝位時齊七政祀群神觀諸侯巡四岳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後責任岳牧九官舜不過操黜陟之柄以激勸之耳五十年間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

大禹謨

據史記大禹謨其辭有未備者於是又略其君臣之間語并以此為大禹謨蓋三篇。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史臣言考古之大禹其文教已敷布于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于帝舜蓋其有及民之大德而益加敬君之小心史臣所以首稱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臣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亦此意也政乃大黎民敏德。

禹言君而不敢易其為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為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下民自然觀感而速化於善矣此即禹祇承于帝之言也。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帝舜然禹之言以為信能克艱如此則善言不隱於下群賢悉用於上而天下之民無一不得其所矣此言克艱之効也然非詢稽于衆舍己之短從人之長不虐無告之民不棄困窮之士而能盡克艱之實者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舜於此謙不自居其克艱亦可見矣。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伯益嘆美帝舜之德廣大而能運故變化不測而有聖神武文之名其德之盛如是是以天命眷顧使之盡有四海而為天下之大君益之意蓋以克艱厥后舜所優為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又言順道則吉反道則凶吉凶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聲天道可畏如此不可不盡克艱之道也。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遠道。

萬物得以成遂。六府三事信皆修治。萬世永賴其利。此乃禹之功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罔朕師。

帝言來汝禹，我居帝位三十三載，蓋舜是時年九十三矣。耄期之間，血氣已衰，倦于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以罔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我，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禹言：己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皋陶勇于布德，德下及於民，民懷服之。帝當思念之也。禹遂言念之而不忘，固在於皋陶，舍之而他求，亦在於皋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皋陶，誠發於心，亦惟在於皋陶。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以易之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

帝曰：皋陶，惟茲五刑，期于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舜因禹讓皋陶，因言惟此臣庶無或敢干犯我之

政者，以汝皋陶為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至于治。其始雖不免用刑，而實所以期至于無刑之地。故民皆合乎中道，而刑果無所施。此皆汝之功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其功以勉之。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以舜其功，因歸功于上，言帝舜之德無有

過愆。臨下則簡，而不煩；御衆則寬，而不急。罰罪則父子雖親，亦不相及；賞功則子孫雖疎，亦延及之。過誤所犯，雖大必宥；知而故犯，雖小必刑。罪有可重，可輕之疑者，則從輕；以罰之功，有可輕，可重之疑者，則從重。以賞之與其任法而殺不辜之人，寧全其生而自受失刑之責。其仁愛忠厚之至如此。所以好生之德，浹洽于民心，而天下之民愛慕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之法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舜之所欲也。汝能使我

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臯陶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歎美之。

帝曰。來禹。洛水微子。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此帝舜後稱禹功德之盛而命之居攝也。洪水起於堯時。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以為天微懼於己也。禹之治水。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此禹之賢也。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不自滿自

大。此又禹之賢也。有此衆美而又不矜其能。不誇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天下孰敢與之較者哉。禹有是德而我以為盛大。禹有大功而我以為嘉美。禹之盛德大功如此。故知帝王相繼之次第。今在汝身。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此舜告禹以存心出治之本也。心者人之知覺。指其發於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於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殆而不安。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妙而難見。惟能精以

察之而不雜於刑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為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此舜告禹以聽言處事之要也。無考據之言。與自專之謀。皆是一己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故戒其勿聽與勿用也。上文既傳以心法。此又告以治法。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可受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冀后非衆同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舜又以君民相須之理。與安危存亡之戒。以警之也。可愛者非君乎。可畏者非民乎。民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將誰與守國。民固不可無。君尤不可失。民不可以不敬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脩其可欲之善。苟有一毫之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困窮。則君之天祿亦永絕矣。豈不深可畏乎。夫言發于口。可以出好。可以興戎。吾已命汝。不再言矣。蓋欲禹受命。不

復辭避也。

禹曰。校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敬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禹又請歷卜有功之臣。惟從其吉者。使之攝侍。帝言官占之法。必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皆從矣。况占卜之法。不待重吉。又何用校卜之乎。禹拜首至地。而固辭。舜止之曰。毋。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正月朔日之旦。禹受攝位之命于帝堯之廟。摠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群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此帝舜命禹征三苗之事。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從教令。汝往征之。禹乃徵會諸侯而誓于師。

曰。濟濟衆士。皆聽我誓命。蠢然無知之有苗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君子棄之。草野小人任以祿位。民怨之。不與保守。天怒之。降之咎罰。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伐苗之罪。爾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也。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王傳曰。見。謂見於天也。誓。夢齊戒。懷王傳曰。懷。謂懷於心也。誓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王傳曰。舞。謂舞也。羽。謂羽也。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苗格。

征苗之師。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伯益程禹出征。因贊佐於禹。以謂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脩其德也。又言自滿則招損。謙虛則受益。是乃天道。蓋欲禹益勉夫謙也。又言帝舜初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得於父母之故。而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自負其罪。自引其慝。不敢以為父母之罪。惡敬其子職之事。以見誓。懷夢。夢然莊敬戰慄。其誠孝感格。雖暫股頑愚亦信順之矣。又言至誠之道。可以感格神明。而况於苗。

民乎益之意蓋以天道之遠可以德動聳聳之頑
可以孝感神明之幽可以誠通苗雖頑亦人耳吾
之德盛彼將自化何必臨之以兵乎禹聞益盛德
之言即拜而然之分散而會諸侯之師整振軍旅
而歸舜乃大敷文德干羽之舞雍容乎兩階有苗
之頑來格于七旬史臣即其實而形容有虞之德
數千載之下猶可想見當時之氣象也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
遠在茲焉拜昌言曰俞

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載不同者典主記事故
堯舜各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皋陶則載其謨也
史氏言考古皋陶之謨言為君而信蹈其德則臣
之所謀者明而不蔽所獨者和不乖禹然其言
復問其詳如何皋陶美禹之問因言人君慎於脩
身而所思者永則無言行之失無淺近之謀而身
脩矣是以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庶明勵
翼則群哲勉輔而國治由家國之近而可推之天
下之遠者在此道也皋陶言此所以推廣其允迪

謨明之義故禹拜其昌言且俞而然之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藏凶惡之人或
云即共工也

皋陶歎美而言謂人君在於知人在於安民而已
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歎其未然言欲知
人安民二者兼盡雖帝堯亦難能之且知人則有
智之明而能用安民則有仁之愛而黎民懷服
之矣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黨惡如驩兜者何
足憂昏迷如有苗者何足遷巧言令色而大包藏
凶惡者何足畏極言仁智功用之大如此楊氏曰
知人安民皋陶一篇之體要也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
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
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此下言知人之事皋陶歎美而言人之德見於行
者其凡有九摠言人之有德也然言其人之有是
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斯可信驗也禹問九德之
目何如皋陶乃枚舉以告之謂寬弘而莊栗者柔

順而植立者謹愿而恭恪者有治才而敬畏者馴
擾而果毅者正直而温和者簡易而廉隅者剛健
而篤實者強勇而好義者此所謂九德也正言而
反應之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成德之自然者也
成德彰著于身而又始終有常此所以為吉士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
俞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人於九德有其三又日加宣明之則以之為大夫
必能早夜明治有家之事人於九德有其六又日

金縢書卷一

三十一

加嚴敬之則以之為諸侯必能明亮有邦之政人
君量德定位當如是也德有多寡皆合而受之布
而用之則九德之士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
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而下無遺才矣百僚皆互
相師法百工皆及時趨事而撫順四時以興治功
是以衆功皆成也

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教導以逸欲必也兢
兢戒謹業業危懼况一日二日至淺而有萬幾之

繁可不兢兢業業以圖之乎至若任用庶官不可以非
才而曠厥職庶官所治莫非天事苟一職或曠則
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

天敘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

有典有禮自我五禮有庸有庸者有庸也哉同寅協恭和衷

天命

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

懋哉懋哉

此下言安民之事五典天之所敘人君當正之使
敘倫而益厚五禮天之所秩人君當用之使品秩
而有常君臣之間同其寅畏協其恭敬以和帝降

金縢書卷一

三十二

之秉使民彛彛物則各得其正也天命有德之人則
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
以懲戒之賞罰二者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
當勉勉而不怠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
敬哉有土

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
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好惡以為明畏天民
一理通達無間人心所存即天理所在而吾心之
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者也有天下者不可不知所

以敬之哉。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皋陶言我所言順理，可致於行。禹然其言，以為沒言行之可以有功。皋陶謙言我未有所知，惟思日日贊助于帝，以成其治而已。皋陶謨首言修身，次言知人，終言安民。安民本於知人。知人又本於脩身也。

益稷禹稱益稷二人位其成功固以名焉。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

《書經》

三十五

我。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載水乘舟陸乘車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俞，師汝昌言。

舜以皋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亦昌言。禹拜而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於事功而已。皋陶因問其所勉者如何。禹言往者洪水滔天，浩浩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墊，墊溺困于水災。予乘四載，以跋履山川，循山伐木。

以開通蔽障，而後水功可興。于時水土未平，與益進鳥獸魚鼈之鮮食于民，使食以充飢也。予決九川之大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小水，使各通于川。與稷布種五穀，進艱食鮮食于民。于時水平，播種之初，民食尚艱也。及乎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於是懋勉其民，從有于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然後民皆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述治水艱難，以寓警戒之意。蓋欲君臣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皋陶於是然其昌言，且謂可為師法也。

《書經》

三十五

禹曰：都，帝舜帝而告之慎乃在條。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歎美而言，人君當謹其在天子之位，舜深然之。而禹又推言其所以謂夫人君之心當安乎義理之所止。處事之際，又必審其事幾所發而圖其安。康輔弼之臣，又皆正直而盡忠。如是而有所動作，則天下人心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待我者矣。以是昭受上帝之眷，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大抵君心安而處事詳，而又得忠直之輔佐，則内外交

修而天人交應之矣此慎乃在位之實也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舜感禹弼直之語故歎息言臣之左右其若猶居之有鄰也惟能盡鄰之職斯所以為臣也反復詠歎其義如此禹即俞而然之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

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取其明也龍取其文也華取其容也蟲取其象也作會宗彝虎也藻水也火火也粉粉米也米取其潔也黼取其文也黻取其義也絺取其輕也繡取其華也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虞書卷之

皋陶謬

此帝舜言臣所以為鄰之義也夫君為元首臣為君之股肱耳目或欲左右有民則資汝禹以輔翼我欲布力于四方則資汝禹以有為于欲觀古人之取象于物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者繪畫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絺繡于裳雜以五采施之綈帛以為五服汝禹當明其小大尊卑之差等也我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察治忽以出納詩歌之協于五聲若汝禹當審樂以知政也翼為明聰即作朕股肱耳目之義政教禮樂之事皆欲禹總之也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飲四鄰

帝舜言我有違戾於道汝當弼正其失汝無面諛以為是而退毀以為非不可不敬爾四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之義

庶頑諛說若不在時時言時也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諛說之不在是忠直者當講射侯之禮以明其頑諛與否如果頑諛則扑撻之使記而不忘又書錄其過惡以誌于冊用此三者

虞書卷之

皋陶謬

之教使之悔過遷善而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又命樂工納其所言時時而麗舉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格於暑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聖人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即舜之所聖而龍之所典者又命禹總之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禹雖俞帝之言而有未盡善之意謂庶頑諛說加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帝德光輝達于天下至

于海角蒼生之地則德極其著矣將見萬邦黎民之賢者莫不感慕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耳用之何如敷納其言而觀其蘊明其衆庶而考其功錫以車服以旌其庸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不讓於善誰敢不敬應其上而頑讒之人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遠近敷同而日進於無功豈特頑讒之人為可慮乎禹蓋欲舜進德用賢而使頑讒自化不可刑以威之也

無若丹朱敖惟慢遊是好教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寅啓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躬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禹戒帝舜母如丹朱驕慢好慢遊作傲虐日夜之間無有休息無水而行舟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其荒淫傲虐如此用絕厥世而不得受堯之天下且舜大聖人也而禹乃以丹朱之事戒之者蓋虞崇高之位時以警戒者當如是也禹又自言懲創丹朱之惡于其時雖娶妻生子皆不暇顧念惟以

大相度平治水土之功為急又輔成五服之制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九州之內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為之師而糾群后九州之外迫近四海每方各立五人以為之長而相統率內而侯牧外而蠻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肯就功帝當憂念之也舜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爾功惟敘之故其頑不就工如苗民者皋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上文禹欲舜弛刑尚德而帝以為禹之功敘如此而猶有不服如苗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

夔曰夔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群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蹠蹠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此夔言作樂之效也鳴球也琴也瑟也堂上之樂也於鳴球或輕長之或重擊之於琴瑟或重搏之或輕拊之其聲輕清與詠歌之聲相合而祖考之靈莫不來格丹朱在虞賓之位與助祭諸侯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管也鼗鼓也合樂之祝止樂之敔也笙也鏞也堂下之樂也堂下衆樂之音與堂上之樂相間而作雖鳥獸無知亦蹠蹠而

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依上下而遞奏間合而後曲成蕭韶九變則樂至于大成而和之至矣故雖靈瑞之鳳凰亦未舞而有容儀焉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群后德讓微而感物則獸舞鳳儀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化致和于上變之音樂召和于下故也古者功成作樂故史氏記此于三謨之末以著治功之成云。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石磬也有節有節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有節夔又歎美而言我於大磬小磬重擊輕擊而無不

諧和則衆音之和可知百獸其類不一皆相率而舞則物之和可知庶尹之職不齊而信皆諧和則人之和可知矣夔於上文既言韶樂感通之妙而於此又獨舉磬為言者蓋磬以立辨其音屬角最難調和故特舉磬以終之以見難調之音無不調則難格之物無不格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

肱情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上文夔言作樂之功以見治功之成而舜以天命無常成功難保君臣之間必當無一時而不戒勅無一事而不戒勅致謹人事所以勅天命也於是用此意以作歌而歌曰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矣所以責難於臣也皋陶於是拜手稽首大聲疾言其所以續成帝歌之意以謂人君當摠率群臣以興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度不可不敬也興起事功又必數考其成效不可不敬也乃賡歌曰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其君也又歌曰人君若下侵臣職煩瑣細碎則群臣懈惰而萬事隳壞所以戒其君也於是帝拜以致其禮俞以然其言而曰汝等律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則先之以股肱皋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則先之以元首君臣交相責難如此有虞之治茲所以為不可及也又按虞書五篇首曰欽明終曰往欽哉唐虞君臣心法治法一敬字相為貫通也。

書經直指卷之一

書經直指卷之二

百文書夏禹有天下之

禹貢

上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此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貢乃夏時田賦之總名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是總敘禹治水之要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土地以為九州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之峻水之深大者以表識州域若青之海岱梁之華陽黑水之類是也夫高山大川之所限隔風氣為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

俗禹之分州境奠山川豈用其私智哉天文地理區域各定禹亦因其自然之勢耳蓋敷土乃禹治水經始之事隨山刊木是其用功之所在奠山川又其功成祭告之時也禹貢一書而此三言足以該其大略亦可謂善於紀載者矣

冀州今北京及山西之地

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

至于岳陽在湖南岳陽縣

覃懷底績至于

衡漳衡漳水名衡古撰字橫流

厥土惟白壤厥賦既備

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

二水名恒水在定州由陽縣

既從大陸高平曰陸大陸即順德府之州深州之地

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

石入于河石在永平府東南嶺中冀州北方貢賦之來皆由海入河以遠帝都而碣石在石門之南

此言冀州治水施功之次第與水平任土作貢之事也冀州三面距河其地至廣而不言疆界可至者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夫洪水之患莫大於河而河之為害莫甚于冀禹受命治水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治梁及岐二山以開河道又因鯀之功而修太原至岳陽以導汾水使入于河然後覃懷平地可以見功而衡漳之水亦橫入于河焉水患既退而土之色性可辨矣

以言冀之土色則多白以言冀之土質則無塊也土性既辨然後地利可興而貢賦可定矣故冀之賦第一等錯出第二等而田則第五等焉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恒衛水小而地遠亦既從其道大陸地平而近河亦既可耕作則冀之水土悉平矣海島之夷亦得安居而以皮服來貢而冀之貢賦則循海入河以達帝都亦有其常道焉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平地不可得而見况得辨其色性乎民皆巢居穴處况得耕作於大陸乎今也河勢既殺河道既開則水之大者有所洩矣汾

水既導衡澤入河則水之小者得所賜矣由是水
土平而地利興雖大陸亦可耕作矣地利興而貢
賦定雖島夷亦有常貢焉其有一水之不得其平
一民之不得其生也哉嗚呼禹治水而順夫水之
性固足以見其大智禹制賦而為錯出之法尤足
以見其深仁禹吾無間然矣。

濟河惟兗州

即今山東東昌府曹縣等處

九河

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胡蘇四曰沽水五曰維水名六曰鬲津其北則河之無流也其地在永平之南

既道雷夏既澤灘沮

灘沮二水名水自河出為會同桑土既

茲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條厥田

惟中下厥賦貞賦馬正也兗賦於九州最清言天下者以海作賦馬正也馬正言天下者以海作

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漂達于河

此言兗州治水施功之次第與水平任土作貢之事。兗州之境東南跨濟西北距河河之下流分為九道禹悉疏而通之既順其道而入于海矣於是雷夏之地水鍾為澤而不泛灘沮之水會合為一而不橫流蓋大河既有所歸則小水皆得所泄而充之水患息矣兗地宜桑而蠶性惡濕至是水退而桑土始可蠶也兗地卑下民依丘陵以居至

是民始下丘陵而居平地也兗之土地多黑色而土脈淺起兗之草木皆絲茂而修達此可見水土平而人物草木皆得遂其性也兗之田第六等而賦第九等者蓋其地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能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年然後賦法同於他州焉兗地宜漆宜桑故以漆絲為貢而其幣帛之織而有文者則盛以筐篚而貢焉其八貢之道則舟行濟漂而達于河蓋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冀之田第五而賦第一者地闊而人稠也兗

之田第六而賦第九者地狹而人稀也不以是等田而責其出是等賦又必須之十有三載而後使

同於他州聖人之恤民如此嗚呼仁哉

海岱惟青州

即今山東青州府

嶠夷既略

嶠夷既略之疆界也

二水名嶠水出青州嶠山北流入海嶠水出濟南府嶠山東北流入海

斥地可夷為塗者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

鹽絺海物惟錯絺山桑之絲也瓜瓞絲枲枲松栝石萊夷作牧厥篚

于濟

此記青州水土既平任土作貢之事青州之域東

北至大海西南距泰山其地雖近海然不當眾流之衝但囑夷之地既經畧其疆界濰淄二水又皆循其故道則治水之功畢矣青之土有二其平地之土則色白而墳起海濱之土則廣漠而片鹵也其田之等居第三賦之等居第四也其所貢之物則鹽也絺也海物錯雜而非一種也岱谷之絲也泉也鉛也松也恠石也東萊夷人以畜牧為生其地所出之縻絲則盛之以簾而來貢也其入貢之道則舟行于汶水而達于濟水也不言達河者因於交也古人任土作貢不越乎服食器用而已而

青州有恠石之貢者意必須之以為器用之飾有不可缺者非特以其恠異為可玩好而貢之也宋徽宗奢靡無度其臣朱勔復達其欲置花石綱搜巖剔數幽隱不置一石費數萬緡以供玩好是與先王制貢之意大相戾矣其亡國也宜哉

海岱及淮惟徐州徐州即今徐州及宿州泗州淮沂淮水出連陽府

其又蒙羽蒙山在沂州費縣羽山在濰州其藝大野澤名

野既豬水名而後東原底平厥土赤墳墳草木漸

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

山雉具五色者嶧陽孤桐孤桐特生之樹泗濱浮磬磬石磬其形中聲

考石磬水磬淮夷墳珠暨魚厥篚玄纁繡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言徐州水土平治之次第與任土作貢之法也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仁山金氏曰徐州淮沂浸大野淮沂二水既治則蒙羽二山之墟皆可種藝矣大野之澤既豬則東原水患皆去而致於平矣於是土之色性可辨而知其為赤植墳也草木之性得遂而見其進長而叢生也徐之田則第二等而賦第五等也徐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貢以為封達諸侯之用也夏翟

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澤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著其地而使之貢而玄纁繡則入篚而貢焉其入貢之道則舟行淮泗而達于河也夫人君之治天下於達諸侯奉祭祀宴賓客治軍旅等事服食器用有不可缺不得不得取於民故大禹因田之高下以定賦隨土之所有以制貢一物之微亦必詳紀其所出之地焉惟恐天下後世取有於無以為民患由其愛民之深切故其立法之精詳如此云

淮海惟揚州揚州乃兩淮兩浙彭蠡既豬彭蠡在彭澤縣東

震澤太湖也在蘇州吳縣西南水多震蕩難定

籐簦既敷。歛草惟天。歛木惟喬。歛土惟塗泥。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土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琅璆

蕩齒草 蕩齒草所以爲車里牙毛。魚有毛。惟木。

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此言揚州水土之平與貢賦之法揚州之域北至

淮東南至于海其地雖當江淮下流然淮於徐已

書其父江於荆已書朝宗于海皆不復為揚之患

下意者彭蠡震澤二巨浸耳今彭蠡既涸而不泛

濫則洲渚平而陽鳥亦得其居止矣。三二既流重

入海則震澤亦底之而不震蕩矣。於是孫賓教而

而生草木或夭或喬而皆遂其性焉揚州地卑

水故其土塗泥。水淺土薄。故其田下下。而賦乃第

七或雜出第六者。人功脩也。揚之貢則金三品也。

瑤琨也。篠簜也。齒革羽毛與木也。其海島之夷則

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好者則入于篚而獻焉

是皆服飾器用之不可缺者也。至於厥包橘柚則

必待錫命而後貢焉。蓋供祭祀宴賓客則詔之。非

歲貢之常也。其入貢之貢則沿江入海自海而達

惟泗不言達河者因於徐也。

荆今在南條荆山及衡陽衡即南岳在今衡山惟荊州在今南條荆山

江漢江水出岷山漢水出嶓冢朝宗于海九江江出岷山

孔殷沱水自江出經松蘿縣沱在枝江縣

既道雲土夢雲夢二所名方大百里至江南北岸密林以江互安陸等處皆其地也土著土地可見也

作又。厠土惟塗。厠田惟下中。厠賦上下。厠貢羽毛。

盛華惟金三品桃幹桃木桃幹桃木三品桃木可為弓幹故曰桃幹礪礪魁丹

有制而三春所以一秋墮玄焦幾具乙工內陽不道大龍

供祭禮酒之用 扇簫玄絲瑪絲力江絲銀力氣天有
二寸謂之約錫等所工它替漢倫于路至于南可

者下與上之離以二以三以四以五以六以七以八以九以十以十一以十二以十三以十四以十五以十六以十七以十八以十九以二十以二十一以二十二以二十三以二十四以二十五以二十六以二十七以二十八以二十九以三十以三十一以三十二以三十三以三十四以三十五以三十六以三十七以三十八以三十九以四十以四十一以四十二以四十三以四十四以四十五以四十六以四十七以四十八以四十九以五十以五十一以五十二以五十三以五十四以五十五以五十六以五十七以五十八以五十九以六十以六十一以六十二以六十三以六十四以六十五以六十六以六十七以六十八以六十九以七十以七十一以七十二以七十三以七十四以七十五以七十六以七十七以七十八以七十九以八十以八十一以八十二以八十三以八十四以八十五以八十六以八十七以八十八以八十九以九十以九十一以九十二以九十三以九十四以九十五以九十六以九十七以九十八以九十九以一百以一百一以一百二以一百三以一百四以一百五以一百六以一百七以一百八以一百九以二百以二百一以二百二以二百三以二百四以二百五以二百六以二百七以二百八以二百九以三百以三百一以三百二以三百三以三百四以三百五以三百六以三百七以三百八以三百九以四百以四百一以四百二以四百三以四百四以四百五以四百六以四百七以四百八以四百九以五百以五百一以五百二以五百三以五百四以五百五以五百六以五百七以五百八以五百九以六百以六百一以六百二以六百三以六百四以六百五以六百六以六百七以六百八以六百九以七百以七百一以七百二以七百三以七百四以七百五以七百六以七百七以七百八以七百九以八百以八百一以八百二以八百三以八百四以八百五以八百六以八百七以八百八以八百九以九百以九百一以九百二以九百三以九百四以九百五以九百六以九百七以九百八以九百九以一千

此言荊州水土平治任土制貢等事。荊州之域。北

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荆州川之大者莫過

於江漢二水既已合流其勢奔趨于海猶諸侯朝

宗于王然則無壅遏橫流之患矣由是沅漸等力

江之水皆由洞庭以入江而其水道甚得其正

江漢之支流爲沱潛者既爲之道矣其沮洳而爲

雲夢二澤者雲之土已可見夢之地可耕治蓋二

澤地勢有高下。故水落有先後。人工有早晚也。

之土亦惟塗泥故田只第八等而賦則第三等者

其間不入工伯也耕之貢貝羽毛齒革與金三品

也。杜榦枯柏之木也。礪砥之石與石磐丹砂也。若
箇籛桔之可為矢者。則三邦致貢其有名者焉。若
菁茅以供縮酒之月者。則包而匣之以貢焉。其入
于篚而貢者。則玄纁色幣與珠璣組綬也。若至九
江之地。偶得大龜。則使之錫納于上。不為常貢也。
其入貢之道。則舟行于江。沱潛漢又舍舟陸行。以
達于洛。而至于南河也。又按荆揚所貢。犬抵多同。
然揚先言惟金三品。而荆先言羽毛齒革。蓋以善
者為先也。揚之橘柚。錫貢。荆之大龜。則納錫者。蓋
橘柚雖常有之物。而非常貢。故必待錫命而後貢。
也。天龜非常有之物。若偶得之。則納之于上。而難
以錫命矣。此其立言之異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潁澗。皆水有伊水出商縣。耳山。潁水出華
陽。潁水出潁川。伊水出伊洛。潁水入于洛。而洛自入河。此皆言
潁水入河。既入于河。入河者。以四水並流。不互相敵也。策
波。二水名。潁水潛行絕河。流出為潁。既潁導潁澤。被孟豬。厥
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
糸。締紵。為布者。也。厥篚織纊。錫貢。磨錯。浮于洛。達于河。
此言豫州水乎次第。與任土作貢之事。豫州之境
西南至南條荆山。北距大河。伊洛潁澗四水。既入
于河。策波。二水。既蓄而復流。潁澤之水。行溢導其

餘波。被于孟豬之澤。則豫州之水。無不治而土性
可辨矣。豫之土。有二。高者為沃壤。卑者墳而疏。不
言色者。其色雜也。豫之田。第四等。而賦第二等。雜
出第一等也。豫之貢。則漆枲締紵。而入于篚。以貢
者。則細綿也。若夫治磬之錯。非常用之物。故必待
錫命而後貢也。其入貢之道。舟行于洛。而至于河
也。按豫之貢。比他州為輕。而賦比他州為重。蓋因
其土地之所產。與人力之所脩。而為之差等。其輕
者。非有所私。縱其重者。未嘗為民病。所謂任土作
貢也。

華陽黑水。西河也。其水出於華陽。惟梁州。岷嶓二山。岷山在茂
山。在嶺西。既藝沱潛。沱水。在岷山。潛水。在廣安州。既道蔡蒙旅
賦。下中三錯。厥貢珠璣銀鏤。磨錯。熊羆。狐貉。織皮。織
為裘。其裘。毛織之。可以為裘。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此言梁州水土乎。沼與任土作貢等事。梁州之境
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岷嶓二山。江漢之所出
今也。潁澗流通。而二山既可種藝矣。沱潛二水。江
漢之支流。今也。源流分合。既為之道矣。於是蔡蒙

二山用功多者水平功畢而可旅祭和川夷道地之遠者水患既息而致成功則梁之水土無不平治矣梁之土色則青而黑梁之田第七等賦第八等而雜出第七等九等也梁之貢則璆鐵銀鏤等磨與熊羆狐狸織皮也其貢道則由西傾桓水而來舟行潛水又舍舟陸行而過污水入渭渡河以至帝都也按賦雜出他等者蓋因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冀揚豫皆有錯出而梁州下中三錯加詳焉聖人制賦詳審如此其有有一毫過取之心哉

黑水西河

大河在冀州之西故曰西河惟雍州弱水弱水出於崑崙

日弱水既西既西淫屬渭汭淫謂汭三水名淫水出於陽關東南入渭汭水出於陽關東南入渭

淫水淫水出於陽關東南入渭既從

博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

琳琅玕浮于積石積石在古金城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此言雍州水土平治任土制貢等事雍州之域西距黑水東距西河其西南境之水曰弱水者既導

之西流矣其水之貢乎州域中者莫大乎渭淫汭二水既連屬於渭漆沮二水亦從於渭而澧水亦同於渭焉則雍之水患平矣由是荆岐二山治功畢而可旅祭以至于終南博物鳥鼠三山亦可祭告其原隰之地既已底績以至于豬野之澤亦可見功三危之地雖遠既可居處三苗之民雖頑亦有大功飲焉則雍之水土平治可知矣雍州之土黃壤黃者土之正色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故雍之田第一等而賦乃第六等者地狹而人工少也雍之貢則琳琅玕也其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舟

浮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其西南境則會渭汭不言

達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

發此以互見耳其以織皮來貢者崑崙析支渠搜三國皆西方戎落也雍之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

西戎故附于末云

導岍岍山在秦州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柱底柱在陝州析城析城在澤州至于王屋王屋在澤州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下隨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雷首太岳底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碣石皆冀州山之疏導

者已附于遂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可見矣。王肅鄭玄三條四列之說皆未當。蔡氏據導字分為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之紀。於二之中又列為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西傾。朱圉。鳥鼠。皆雍州山。太華。梁州山。熊耳。外方。桐柏。陪尾。皆豫州山。西傾不言導者。蒙導所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內方山在陽州東陽縣至于大別大別山在漢陽有漢陽縣。潘冢梁州山。荆山。內方。大別。皆荆州山。此南條江

漢北境之山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敷淺原。地在衡山東南。其山甚小。而見其為在。所者。皆怪。蓋阜在大江之陽。其名為高。大。宜。所當記。而皆無考。據恐山川之名。古今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真也。故候知者。

岷山。梁州山。衡山。敷淺原。荆州山。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夫禹之治水。不過欲導川歸海。乃今先之以導山者。蓋水源必出於山。水勢必因乎山。况洪水瀰漫。惟山可見。故必隨山通道。以相其源委。又因以治山旁澗谷諸水。以小附大使。各有所歸。此所以必先導

山也。又按北條言逾于河者。禹自荆山而過于河也。南條言過九江者。禹自衡山而過九江也。非推考其山之脈絡。所自來。若後世地理家之所言也。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仁山金氏曰。弱水。崑崙山西谷之水。西流者也。禹疏導之。至于合黎山。而其餘波。入于流沙也。天下山水皆原於西北。故禹敎山敎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水之疏導者。已附遂州之下。於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可見矣。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仁山金氏曰。黑水。崑崙山南谷之水。南流者也。禹疏導之。至三危山。而流入于南海也。天下之水。皆未流清。而能載獨弱水。西流而力不負芥。黑水南流。而色不清。物理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砥柱。又東至于孟津。北名在河南。東過洛汭。大水合小洛汭。洛水交流之內。在大名府洛陽縣。北過碣石。在大名府海縣。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逆河。以海水逆潮而得名。九河既入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海固不復有矣。

按漢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两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閼。合流東注蒲昌海。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薛元鼎使吐蕃。得河源於閼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春冬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故濁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畧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于厓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

東而北。則曰北過泔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曰逆河。自洛汭以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考。自大伾以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留流移。水陸變遷。而泔水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嵒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東流為滄浪之水。過三澨。亦水名。出安陸州磨石山。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

漾。漢滄浪。同是一水。隨所經之地而異其名。謂之為者。明非他水也。漢水過三澨。小水至大別山南

入大江。自漢入江之後。七百餘里。然後鄱陽之水與大江相持。東行鄱陽。在南大江在北。於經宜曰南匯澤於彭蠡。北為北江。乃曰東匯。東為北江。以今地勢參考。絕為反戾。蔡氏以為洪水之患。惟河為甚。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繁。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間。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頑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為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匯。以此致誤。今

按蔡氏推想當時事理情勢。其說固似切當。竊意唐虞盛世。俊乂在官。百僚師師。治水重事。其官屬之分遣者。必得其人。豈有不敢深入其地。乃以謬誤不實之說。而欺其君上也哉。仁山金氏謂中江北江。或當時方言自有此名。以識江漢合流之別。亦臆度之詞耳。仰考導渭導洛條例。既書入河。其下不復言入海。漢既入江矣。而下文豈應復有入海等語。甫田鄭燕以東匯至入于海十三字為衍文。要之其說為是。

岷山導江。東別為沱。沱江之別流。于梁者。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

于東陵東迤北會于匯仁山金氏曰會于匯當作會于漢東為中江入于海入海在今通州

江發源岷山東流別而為沱又東至于澧而過九江之小水至于東陵又東迤北而與漢水會又東流以入于海也

導沱水沱水清也出絳州垣曲縣界見豫州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荷即荷澤見

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沱水出王屋山而導不言所自者以其伏見不常也始發源為沱既見而伏東出於懷慶府濟源縣

是為濟水西南入河潛行絕河南溢為滎沱也濟也滎也一水而異名也滎既滯而為澤矣復東出于陶丘之北又東流至於荷澤又東北會汶水又

北而東以入于海蓋濟水性下勁疾故能入河穴也流注顯伏不常作經者單立導沱條例若斷若

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蓋濟水經過其下云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南陽府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沂水入泗泗水入淮此言會于泗沂者以二水小大相

敵故也

導渭自鳥鼠同穴山在鳥鼠山乃同穴之枕山也鳥鼠同穴而慶國以名山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澧涇漆沮皆入渭而渭入河澧涇大與渭並故曰會渭得澧涇愈大而漆沮小故曰過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洛水出華州洛南縣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東北會澗水澗水又東會伊水而後入河按經言

嶧冢導澧岷山導江者澧之源出於嶧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

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後言山也河不言

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也沱水不言山者沱水伏流其出不一故不誌

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畧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

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四海會同

天下水土平治既散見於前至此又合而言之九州之所同者四海之隩已可莫居九州之山榘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川滌滌泉源而無壅遏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所以總結上文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六府孔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威則三壤成賦中邦水土既平萬物得以成遂故水火金木土穀皆大

修治凡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隰之庶土皆辨其肥瘠高下交相正焉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至於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上中下之三等以成中邦之賦蓋土賦或及於四夷如島夷卉服之類而田賦則止於中國也

錫土姓

錫土姓之類以主國之類以主宗

水土既平重賦既定於是封建諸侯胙之土而命之氏以共保天下之治於悠久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陳氏曰台服史臣自義其君上之詞禹平水土定貢賦達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

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而天下自不能遠越我之所行蓋不以成功自是而益以敬德率先焉德者治之本也

五百里甸服甸服之事以皆曰甸服百里賦納總未本全二百里納銍甸銍三百里納結服半葉去矣曰結服者服納將之事也西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下言禹弼成五服之制也甸服畿內之地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二百里次之只刈禾半葉納也三百里又次之半葉去葉皮納也謂之服者言內三百里為

近非特納總銍結而又服輸將之事也四百里為遠故去其穗而納穀五百里為尤遠去其殼而納米蓋量地遠近以為納賦之輕重精麤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也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侯服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內百里為王朝卿大夫采地第百里為男爵小國外三百里為侯爵大國次國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小得以及安內附大可以禦外侮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服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綏服介五服之中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外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要服取要約之義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治去畧於中國特羈縻之而已蔡安置罪人之所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為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荒服者荒野之地要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畧之者比要服尤畧流流放罪人之地也蔡與流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也按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蓋禹文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為制可見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畧矣蓋聖人之治詳內畧外治中國則法度詳治之以必治也治要荒則法度略治之以不治也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此言聖化之所極也東南北南地有遠近故漸被暨言有淺深而其風聲教化則訖盡四海無乎而不至也大禹受命治水今水土既平萬邦作乂德化廣被因以玄圭為贄而告成功于帝舜禹貢一書紀禹治水次第興任土作貢之法弼成五服之制至於篇終又必極言德化之盛而後告厥成功蓋聖人經理天下不徒事乎法制之詳而實以德教為本讀是書者觀其治水之功為大當知其文德為尤大也

甘誓

甘誓有扈氏之南郊也誓者有扈不服故誓師于甘以征之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按周禮卿大夫每鄉一令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而屬於大司

啓將與有扈大戰于甘乃召六卿之卿而誓夫天子之兵有征無戰史氏書大戰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也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王嗟嘆而言凡有事于六軍之人今我誓告汝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

三正三統也天以三統正人而人亦以三統正天

之謀言不用時王之正朔也天用勸絕其命今子惟恭行天

之罰。

言有扈於五行則暴殄而輕忽之於三正則怠慢而廢棄之由是獲罪于天天用勅戮以絕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罰而已。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車左主射車右主擊刺御者居中主馬之馳驅蓋左右不攻治其事與御馬不以正而詭遇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欲各盡其職而敬奉君命也。

用命賞于祖祖在陽也不用命戮于社社在陰也故戮于社
戰其遷廟之主與社主以行以示賞罰之不欺也子則擊戮汝。

言用君命者則賞于祖不用君命者則戮于社又言不用命者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按此篇專以恭之一字言有扈威侮怠棄不恭其上也故答恭行天罰又戒左右衛事者當恭我之命其恭命者賞不恭命者戮賞與戮不敢專而行之祖與社皆所以致其恭也恭敬者首聖相傳之心法禹祗台德先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者也。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其位而不為其事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暨遊無度其位而不為其事岐于有洛之表十旬弗返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僕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史臣叙五子作歌之由言太康繼啓而享尸居其位以逸樂自滅其德民懷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岐無有節度言其遠則至于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猶不返羿因民不堪命遂距太康于河北使不得歸國其弟五人奉侍其母以

行待太康於洛水之北憂愁感慨情不自己乃述大禹訓誡之意以作詩歌其詞氣之間怨而不怒蓋亦發於情性之正云。

其一曰其言或長或短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皇祖之訓言民可親而近之不可疏而下之蓋以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可不愛民以保其國乎。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六馬易驚

為人上者何不慎

五子言者失人心則為獨夫雖天下惡夫惡婦一皆能勝我矣且一人而過失至三則民心之怨背不待明著而後知之當推事義未形之先圖之可也我臨兆民當懷德懼威如以朽腐之索制馭六馬為人君者奈何盤遊無度而不敬慎之哉上文引禹之訓訓此則言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以結其義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禹之訓有云內而戒於聲寵外而耽於遊畋或酣酒好樂而無厭或高大屋宇而飾飾垣墻人君於此六者若有其一未有不滅亡者禹之訓昭明如此太康獨不念之乎後世人君誠能念之戒之真保國之金湯全生之藥石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堯自唐侯為天子有此冀方堯舜禹皆都冀州言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五子言自彼陶唐有此冀方之地堯授舜舜授禹一道相授以有天下今太康乃失其道紊亂其紀綱而致滅亡蓋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

下之制而太康胥失之其亡宜矣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典則治天下之貽典章法度也厥子孫聞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絕嗣

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又有典章法則以遺其子孫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

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計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嗣乎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仇予之子指太康而謂之子也予將時休予將時休言太康享之至也爾陶予予心爾陶予予心言太康不恤民顧厚有怙悞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嗟嘆太康為羿所距何地之可歸乎此予情懷之所以傷悲也今萬姓皆仇怨於予予將誰是依乎此我心之所以哀思鬱結見于色發于中皆不能無愧耻焉原其所自由太康不能敬慎厥德耳今雖欲悔改其可追及矣乎五子之言可謂痛切明著矣按太康失國各在逆豫而不能敬德故五子作歌始言奈何弗敬終言弗慎厥德也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有國者觀此可不鑒哉

胤征胤國名征者上伐下也義和廢祿命胤征之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祿胤酒荒

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史氏言仲康始即俘君臨四海即命胤侯掌國之六師義和曠廢其職耽酒荒亂于厥邑胤侯奉仲康之命徂征之意當時羿執國政義和必黨惡於羿同惡相濟故仲康命胤侯掌六師以收羿之兵權且命之征義和以翦羿羽翼也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微之保先王克謹天成日紅之類雖天成者臣人克有常憲職以供乃事也天戒愆恤備省以消變異也百官脩輔厥后惟明明

胤侯誓師嗟嘆而言曰古之聖人謨謀訓戒明著

今書卷五卷二 二十七

微驗可以定安邦國所謂謀訓者謂先王能謹天戒於上為大臣者克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脩其職以輔其君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明后也今義和不言日蝕之變是不有常憲矣其可赦乎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每歲孟春之時命道人以木鐸徇于道路欲官師之衆互相規正人君之失有工之人亦各執技藝之事以諫爭之其或官師百工不能規諫則是不

恭不恭之罪猶有常刑而况畔官離次做擾天紀者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沉亂于酒畔官離次做擾天紀天紀即法範也日月星辰廢數是也遯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日星不度也奏鼓番夫馳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惟此義和之官傾敗其德荒亂于酒畔所掌之職離所居之位由是始亂天之五紀遠棄其所司之事焉乃九月朔日日月不相和輯蝕於房宿典樂

今書卷五卷二 二十八

者進鼓番夫庶人奔馳以助救日之急義和掌日月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犯先王誅戮之典矣且政典言曆象之官先時後時皆殺之無赦今日蝕之變如此正后羿專政之戒義和黨羿而不言則其罪豈特先時後時而已哉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飲承天子威命

今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衆士當併力為王室討賊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蓋討叛伐逆必賴將士同心同德庶可成功故其責望者如此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維新。

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而皆焚之。為天吏者。苟有過逸之德。不擇善惡而併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之焚崑岡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誅惡宥善。王者之師也。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眾士懋哉。

誓師之末。只嘆息言。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其爾眾士。當懋勉而戒慎。哉。按胤征之書。首言胤侯承王命。徂征。伐自天子出也。次言羲和干先王之誅。法令自先王制也。末言爾眾士奉將天罰。有罪天討也。將帥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典先王之命。其辭直。其義明。若仲康可謂得天子討罪之權。胤侯可謂得諸侯敵愾之義。夫子錄其書者。以此歟。

書經直指卷之二

書經直指卷之三

商書。夏桀封湯於宋。以爲有天下之望。凡十七篇。

湯誓。湯既伐桀。乃誓其衆曰。夏桀無道。暴虐天下。格汝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王曰。成湯之稱。格汝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

湯言來汝眾庶。皆聽我言。非我小子。敢行作亂。夏桀多罪。故天命我誅之耳。

今汝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毫邑之民。安於湯之德政。而憚伐桀之勞。反謂湯

不恤毫衆。舍其刈穫之事。而斷正有夏。湯言予惟聞汝衆論如此。然夏桀暴虐。天命誅之。我畏上帝。不敢不往。正其罪也。蓋憚於征伐者。毫民之私情。奉天弔伐者。聖人之公義也。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過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湯又舉毫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害民生。其民率皆怠於奉上。不相和協。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

湯又舉毫衆言。桀雖暴虐。其如我何。湯又應之曰。夏王率爲重役。以窮民力。嚴刑以害民生。其民率皆怠於奉上。不相和協。指日而言曰。是日何時亡。

乎。若亡則我寧與之俱亡。桀之惡德如此。今朕所以必往伐之也。桀嘗自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日亡。吾乃亡耳。故民因以日目之。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爾庶幾輔我一人。致天之罰。于桀。功成則我大賚汝。爾當我信。我不虛言。爾若不從誓言。我則孥戮汝。無有所赦。蓋師旅以嚴為主。故於篇終申明賞罰。以齊一之。按湯誓師。三舉天言曰。天命殛之。曰。予畏上帝。曰。致天之罰。天之命。湯於何見之。曰。人

心而已。民欲與桀偕亡。而侯湯為我后。則天命可見矣。放伐之事。雖君臣易位。湯豈有私意於其間哉。順乎天而已。

仲虺之誥。仲虺。臣名。為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勲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既放桀於南巢之地。然承堯舜禹授受之後。愧其德不古若。自言恐天下後世借以為口實也。此史氏本序。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

生聰明時人。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維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恐湯憂愧不已。乃作誥以解釋其意。嗟嘆而言。天生斯民。有耳目口鼻。愛惡之欲。無主則必爭。且亂矣。故天生聰明之君。為之主以治之。桀為民主。反行昏亂。民被其害。如陷泥塗。天乃與湯以勇智之德。使為民主。以表正天下。維禹舊所服行之事。此但率循典常。以奉順乎天而已。蓋湯之所以慙者。自謂不章。嚴君臣之變。仲虺以為凡湯之表正。繼率乃所以奉若天命。何慙之有此。以天之

生湯者釋之。以見湯之順乎天也。

夏王有罪。矯矯與矯同。謂誣上。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仲虺言。桀有罪惡。知民心不從。乃矯詐誣罔。託天命以惑衆于下。天用不善其所為。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衆。無使知矯誣之言不足信也。

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聲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當時簡略賢德。阿附權勢之人。同惡相濟。寔多徒。

如此則非特有以建中于民雖垂諸後世亦綽乎有餘裕矣然是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又舉古人言以為能陰師重道則天下之善皆歸於已故可以王天下若謂人皆不如已則必驕矜侮慢亡之道也好問於人則知識益廣故優裕若自用其智則所見有限故狹小此仲虺言懷諸侯之道自脩德檢身邇流而源要其極而卒歸於能自得師之一語真可為帝王之大法也

嗚呼懷厥終惟其始殖有禮履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上文既勸勉之於是又嘆息言謹其終之道惟於其始圖之可也且天之道於有禮者則封殖之於昏暴者則覆亡之人君果能欽崇乎天道則能永保其天命矣按仲虺之語其大意有三始言天厭夏德而眷湯不容釋中言民懷湯德而戴商為已久終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以明今之受夏非已利己乃有無窮之恤以深慰湯而釋其慙仲虺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慙恐來世以為口實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可畏如此哉

湯

王曰自克夏至於亳誥告萬方

成湯勝夏歸至亳都大誥天下諸侯以伐桀之意此史氏之言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德于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成湯嗟嘆言爾萬方諸侯之衆當明聽我一人之言皇天降人以仁義禮智信之理無所偏倚所謂衷也人而順其自然固有常性矣然其稟受不能無清濁純雜之異故必待君師之職裁其過引其不及然後能安於其道也然則君職所繫為至重矣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於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亟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

言桀不能盡君道滅德作威以布虐于天下百姓爾等被其凶暴如荼之苦如毒之螫不能堪忍皆稱冤告訴于天地鬼神天之道福善禍淫降灾于桀以明其罪意當時必有灾異之事如曰諸所謂伊洛竭而夏亡之類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率求元聖與之戮力以典爾有衆請命

成湯謙言故我小子奉將上天顯然威命以伐有夏不敢有所赦宥敢以黑色之牡牛昭告上天后土請討夏桀之罪遂求得大聖伊尹與之同心戮力為爾衆人請命于天使免罹凶害也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上天信然佑助下民故夏桀竄亡而屈伏天命福

善禍淫無有僭差桀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蒙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墜于深淵

湯言桀既淫虐民無其主故天使我一人和輯安寧爾邦蒙其付託之重恐不克當未知得罪于天地與否我所以慄慄然驚恐憂畏若將墜于深淵蓋責愈重而憂愈大也

凡我造邦夏命已出湯命惟新侯邦無侵匪彝無即陷淫伊尹祠可守爾典以承天休

此告諸侯以守邦之道言大凡我新造之國不可從非常之法不可就愒淫之樂各守爾典常之道以奉承上天之美命也

爾有善朕弗敢赦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爾等有善可稱朕不敢隱蔽罪當在朕之身朕亦不敢自恕惟簡聞一聽於天而已然天以天下付我則凡民有罪實君所為君有罪非民所致蓋聖人厚於責己薄於責人君道之當然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書經直指卷三 九

湯又嘆息言爾萬方諸侯庶幾相與忱信我言則我國家與爾亦可以保厥終也新安陳氏曰此篇見成湯明性命之理知君師之道監夏之所以亡而凜凜於今之所以興且戒諸侯以相與盡守邦圖終之道真帝王之格言聖學之淵源也

伊訓訓導也太甲初修伊尹作書訓導之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高祖年為紀元祀者太甲即位之元年十二月為正也乙丑為正月也伊尹祠可伊尹祠可先王奉祀主祗見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罔已以

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太甲即位之元年。達丑之月。乙丑之日。伊尹告祭于商先王。奉太甲以改元之事。敬見其祖成湯侯服。甸服之諸侯咸在。百官皆終已職事。聽命冢宰伊尹。於祠告之際。明言湯之成德。以訓太甲。此史官敘事之始辭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灾。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載自亳。

伊尹嗟嘆言。昔夏之先君大禹。方其勉德。無有天

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安。以至鳥獸魚鼈皆得其所。及桀不能率循先王之道。故天降灾。借手於我成湯以誅之。造可攻之釁者。由桀積惡於鳴條。而湯德之脩。則始於亳都也。今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鑒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伐虐以寬兆民。允懷。

尹言。惟我成湯。敷著德威于天下。伐桀之虐。以我之寬。故天下之民。無不信而懷之矣。此言湯之德足以得天下人心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

邦。終于四海。

今太甲繼成湯之德。當謹於即位之始。然謹始之道。孝悌而已。立愛之教。自愛吾親始。立敬之教。自敬吾長始。愛敬吾之親長。以及人之親長。始于家。達于國。終而措之天下矣。此言太甲嗣湯之德。當以孝悌之心。通乎千萬人之心也。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不求。脩檢身者不及。以至干有萬邦。茲惟艱哉。

尹嗟嘆言。自夏桀廢棄人紀之道。我先王成湯始

脩復之。故諫爭則從而弗逆。先王則順而不違。居上則能盡臨下之道。爲下則能盡事上之心。與人之美。不求其備。檢身之誠。有若不及。是以由七十里而有天下。其積累之勤。茲亦難矣。伊尹前既言夏失天下之易。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太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於是又廣求賢哲之人。使輔導爾後嗣。其爲子孫慮至深遠矣。

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

巫風謂風也最謂最也有殉于貨色恒于通時謂時也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者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其訓于蒙士

又制爲官府之刑以儆戒有位之士其刑曰敢有常舞于宮酣歌于室是謂巫風敢有殉貨殉色常于遊遨敗獵是名淫風敢有侮玩聖言逆拒忠直疎遠者德親比頑童是謂亂風惟此風之名三愆之事七卿士有一在身家必至喪諸侯有一在身國必至亡臣下見君有此愆過不能匡正則以墨

刑加之謂墨也蒙始學之人亦必詳悉以是訓之欲其

入官知所以正諫也異時太甲欲敗廢縱敗禮伊尹先見其微故拳拳及此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暨厥宗

尹又嘆嘆言太甲當以三風十愆之訓敬之於身念而勿怠且聖謨洋洋其大嘉言至甚彰明惟上帝之命去就無定爲善則降之百祥爲惡則降之百殃勿以小善而不爲萬邦之慶積於小勿以小

惡而爲之謂惡也慶宗之德不在大善必積而後成惡雖

小而可憫此總結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申

戒之也按此篇尹訓太甲於即位之初始終以

興亡寓勸戒首言夏以懋德興祭以弗率亡次言

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立愛敬以嗣厥德所以勸

之也又次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陷於風愆以

敗厥德所以戒之也末又言作善降祥而德之惟

慶作不善降殃而不德之墜宗其勸戒詳諄而祇

厥身一言尤一篇之要也蓋能敬其身則能嗣祖

德而興不敬其身則背祖德而亡尹之忠愛可謂

深切著明矣

太甲上謂太甲也史臣之語以實爲意故三篇相屬成文亦訓體也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阿衡商官名言天下之所倚靠也或曰伊尹之號

史臣言太甲嗣位不惠順伊尹訓戒之言

伊言作書曰先王顧誕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邦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群嗣王丕承基緒

伊尹作書訓戒太甲言先王成湯常目在是上天

顯明之命以奉承天地神祇社稷宗廟無不敬肅

故天監視其德用集大命以有天下撫安萬邦尹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余氏曰自顧奎作自君篆文相似而誤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伊尹言親見有夏之世其先王自盡君道而善終故其輔相者亦能善終其後夏桀不盡君道不能
有終故其輔相者亦不能善終太甲可不以桀爲戒哉當敬爾爲君之道使君而不君則忝辱成湯
矣蓋相之克終與否皆係乎君太甲其可倚藉伊
尹而不自盡君道也哉

王惟庸固念聞。

史臣言太甲惟若尋常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伊尹乃言曰先王爽昧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伊尹又言。先王成湯於天欲明未明之時。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其勤敏爲善如此。又且廣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太甲毋顛越其命而自取覆亡也。

太甲欲敗廢繼敗禮無長遠之慮故伊尹言當謹儉約之德思長遠之謀所以藥其病也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

伊尹又設喻以告太甲言如虞人之射弩機既張必從察矢括之合法度然後發之則發無不中矣人君必欽敬其心之所止以立其本率循乃祖之所行以致其用則動無過舉猶省括于度則釋也若然則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萬世矣又按安汝止者聖君生知之事欽厥止者賢君學而知之之事也

王未克變

史臣言太甲未能變其舊習。

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毋俾世迷

伊尹指言太甲此等所爲乃不順義理之事習惡而性成者也。我不可使其狎習不順義理之人於是營宮于桐使親近成湯之墓朝夕哀思興起其善心以是訓之。母使終身迷惑也。

王徂桐宮居憂終允德

太甲往桐宮居憂朝夕之間如親成湯之在前而無群小之人在側善心油然而起汙習脫然以除此所以能終允德也伊尹此舉乃處君臣之變蓋尹受託孤重寄為宗社遠慮不得已而為之公天下之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不然君臣大分孰敢輕犯之哉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太甲即位之三年建丑之月正朔仲壬之喪既除

伊尹以袞冕吉服奉迎以歸亳都此史氏之言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伊尹作書告太甲言民非君則不能相正以生君非民則誰與為君者以見君民不可相無也夫太甲不君必至失民一旦改過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眷商陰訪其衷故嗣王能終其德而商緒賴以有永豈非萬世無疆之美乎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

道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臣救之德圖惟厥終

太甲致敬盡禮於師保言我小子不明於德自致不肖多欲而亂法度縱肆而褻禮儀以召罪于其身夫天行災孽人猶可避孽自己作罪焉可逃已往背違師保之訓不能謹之于始庶幾賴正救之力以圖惟其終也夫太甲固困而知之者今觀其致敬師保之禮自怨自艾之辭改過遷善之意如日月昏蝕一復其舊則光采炫耀萬景俱新湯武不可及已豈居成王之下乎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致敬以復太甲言身脩則無敗度敗禮之事允德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和協于下惟明君然也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換我后后來無罰

先王成湯於困窮之民愛之如子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懽心當時侯國與湯相並為鄰者其民皆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酷罰之及於我乎湯德之協于民心者如此

王愬及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息

王當愬勉其德視成湯之所為日新又新不可有

一時之逸豫怠惰也

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思孝則不敢違其相恩恭則不敢忽其臣恩明則所視者遠而不蔽於淺近思聰則所聽者德而不惑於儉邪此皆愬德之事太甲能是則德成而伊尹輔導之責盡矣豈不承王之美而無所厭歟乎

太甲下

伊尹申告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克誠天位難哉

伊尹重告于太甲嘆息而言天無常親惟克敬者動靜語默無一毫之慢而後天親之民無常懷惟有仁者鰥寡孤獨皆能矜恤而後民懷之鬼神無常享惟至誠之心感通無間者然後鬼神享之蓋君者天人鬼神之主必上得天心下得民心幽得

鬼神之心始可以居天位此所以為難也德合敬仁義之稱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典惟明明后

人君有德則治無德則亂治與亂皆之人有行之

者矣與古之治者同道如堯舜之行湯武之義之

類則無不興與古之亂者同事如太康遊畋桀紂

暴虐之類則無不亡治亂之分在所與如何耳始

而與治固可以興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

與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后

此篇言惟明明后蓋明其所已明而漸進乎前者

矣

先王惟時愬敬敬即克敬惟親之義厥德克回上帝今王嗣

有今緒尚監茲哉

先王成湯惟是勉敬其德德與天合故能配上帝

今王繼有緒業庶幾其監視此也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此告太甲以進德脩業之序也升高必自下始行

遠必自近始其喻切矣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惟始有言逆于

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此伊尹畫一以告太甲也毋輕忽民事而思其難

毋安處君位而思其危凡事欲謹其終當圖之於

其始鯁直之言逆于君心者不可即拒之必求之

於道果合於道雖違乎心亦必從之諛佞之言順于君志者不可遽聽之必求諸非道果非其道雖順乎志尤當拒之蓋重民事保君位謹始圖終容受直言屏遠諛佞伊尹條舉五事以為太甲告蓋欲矯其情之偏也

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嘆息言凡人弗慮則何所得欲其謹思之也弗為則何所成欲其篤行之也謹思篤行無舉並進則一人成大善之德而萬邦皆歸于正矣一人者萬邦之儀表也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伊尹又言為君者不可縱肆辯言以亂先王舊政為臣者不可貪戀寵利以居成功君臣各盡其道則邦國永信乎休美矣蓋辯言亂政或太甲所失在是功成身退伊尹自處者已素定故於終篇言之

咸有一德伊尹致事而去恐太甲德不克久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亦訓體也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

伊尹還政太甲將告老而歸私邑乃以一德陳戒

其君此史氏本序

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伊尹歎息言天難諶信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若人君能常其德則可保厥位矣若君德不常則九有以亡矣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啓迪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此言夏商天命之失得也夏桀弗能用德慢神虐

民故天弗佑桀監視萬方開導有天命者眷求純一之德使為神明之主惟商之君臣皆有一德故能上當天心受天明命而有天下於是改夏建寅之正而為建丑正也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天非有私於商商非有求於民而天之所佑民之所歸皆本于一德之故耳

德惟一動圓本言德二三動圓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

德純則無往不吉。雜則無往不凶。吉凶在人無所
僭差者。以天之降灾降祥在德之純雜故也。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太甲新服天子之命。德亦當新。終始有常德而
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此言用人之當一也。任用庶官。當惟賢有德材有
能者。左右大臣。非庶官可比。必惟才全德脩之人。
夫人臣之職。爲上所以輔成君德。爲下所以安養
生民。所係之重如此。必於未用之先。難於任用。慎
於聽察。以防小人。既用之後。可否相濟。終始如一。
以任君子也。

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一者其本名

此言取人爲善之要也。德無定名。有吉有凶。人君
將何所擇而師之。要當主其善者。以爲師。善者爲
德。不善者非德也。善無定體。將何所擇而主之。要
當以協于一者爲主。一者爲善。不一者非善也。考
德以善爲主。擇善以一爲主。指焉博而求之。於不
一之善。終焉約而會之。於至一之理。此聖學始終

條理之序。與帝舜精一之言。孔子一貫之旨。同一
揆也。而太甲得與聞焉。亦異於常人之改過者矣。
俾萬姓成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祿。永底烝民之生。

此言一德之效驗也。人君惟其心之一。故其發諸
言也大。而萬姓贊之曰。大哉王言。因贊其言之大。
而知其心之一。故又贊之曰。一哉王心。君民上下
感應之理。自然而然。若將使之然者。故曰。俾也。惟
能如是。則上有以綏先王之祿。下有以安烝民之
生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伊尹歎息言。七世之廟。親盡則遷。必有德之主。則
不祧。野故可以觀德。天子居萬民之上。必政教有
以深服乎民。而後民心悅服。故可以觀政。德政脩
否。覓乎後世。服乎當時。有不可掩者如此。所以勸
勉太甲也。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君非民何所使。民非后何所事。申言君民相須之
理如此。欲太甲不敢忽也。然君民雖有貴賤之殊。

而理之存人初無彼此之間。人君取人爲善。勿自以爲廣大而狹小他人。苟匹夫匹婦有片善可取。而不得自盡於上。則一善不備。一德虧矣。民主亦何以成厥功哉。抑觀此書。德惟一之一。以其理之無二者言。終始惟一之一。以其運之不息者言。協于克一之一。以其體之該括萬善者言。一篇之中而三者之義悉備。蓋道體之純全聖功之極致也。

盤庚上 盤庚上之書。得祖乙之御。歷紀于河。水暨庚。欲遷于般。而大家世族安上。遷有動于言。小民雖蕩。刑難居。亦感於利害。不適有居。盤庚告以遷邇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遑時言。下篇既遷後言。語體也。

盤庚遷于般。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

盤庚欲遷居于殷。民不肯往。適有居盤庚。率呼衆憂之人。出誓。言以喻之。此史氏本序。

盤庚言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非盡欲寘之死地。今民蕩析離居。不能相正。以生考之於卜。亦曰此地其如我何。言決當遷也。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于厥邑于今
五邦五邦謂湯遷亳仲丁遷囂可
壹甲居桀相乙遷那遷耿也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
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

商之先王。凡有所事。皆敬慎天命。不敢常以爲安。而不常其都邑。自亳至耿。于今五遷厥邦矣。今耿圯于河。我不承先王而遷。則是不知上天之斷絕我命。况謂其能從先王成湯之大功乎。

言今自耿遷殷。若已仆之木而復生條孽。此天將永我商家國命于殷。以繼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蓋都邑四方之本。先王之遷。皆順天命。今耿圯于河而不遷。則罔知天之斷命而不克承先王

之烈矣。能遷則天將永我命于新邑。而復先王大業矣。承天命復祖業。安四方。皆在此舉也。

耿圯于河水蕩析之害。雖及小民。而沃饒之利。則在巨室。故巨室不欲遷。而胥動浮言。小民爲浮言所惑。亦相與咨怨。故盤庚教民。由在位者始。而舉先王舊營遷都之事。以正其法度。且告之曰。小民有欲遷。而以言箴規于上者。汝毋敢或抑塞蔽伏之。因命臣民咸至王庭而告之也。史臣將述下文。

訓語故先發此。

王若曰。格汝衆子。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盤庚言。來爾衆臣。我告汝教訓之言。汝當謀去汝之私心。毋得傲上之命。而不敢遷。毋得從己之安。而不能遷。二者所當黜之私心也。此雖盤庚對衆之言。實爲群臣而發。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脩。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

古我先王自成湯以來。亦惟謀任舊家之臣而與之共政。先王有播告之脩。舊臣奉承于內而不隱匿其指意。故王用大敬之。宣化于外。又無有過逸之言。以惑衆聽。故民用大變。舊臣不傲上如此。今汝聒聒多言。凡所以布信於民者。皆險險膚淺之說。我不曉汝所言果何謂也。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

盤庚言。非我輕易遷徙。自荒廢此德。惟汝舊臣含匿德意。而不實布。不憚畏於我。我視汝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素。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此中前無傲從康之戒也。下之從上。當如網然。綱舉則目張。有條理而不紊亂。其可傲上手民之從遷。當如農夫然。勤於田畝。則有秋成之望。其可以從康乎。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汝能去其傲上從康之私心。而施真實德惠于民。于婚姻寮友同心以遷。而共享永遠乃家之利。則汝乃敢大言曰。我有積德。何必胥動浮言。而以苟

悅小民爲德哉。此中前謀黜乃心之戒。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緇作勞。不服田畝。越其固有素稷。

汝不畏河圯大害于遠近。而憚勞不遷。如怠惰之農。不強力爲勞苦之事。不事田畝。安有素稷之可望乎。申前從康之害。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以禍遷。沉溺于

衆暑火之燎于原不可獨通其猶可撲滅則惟汝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汝不調和善言于民使之遷徙惟汝自生毒害乃敗禍茲究以自災害于其身汝既浮言惑衆而爲惡之先又安危利災而自承其痛雖欲自悔其何及乎我相視今時小民猶相顧歲覲之言唯恐妄發而以過言取禍逸口尚可畏況人君秉生殺之柄制汝短長之命可不畏乎汝苟以遷都不便曷不入告于我而乃相扇動以虛浮不實之言而恐動人以禍患沉溺人于罪惡乎夫火之燎原野其勢焰之盛雖不可向近然撲而滅之不難今汝衆臣造言害遷乃自作不靖以取殃禍非我之罪也此章反覆辯論申言傲上之害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盤庚引古人之言謂用人當求其舊者用器不求其舊而惟其新者蓋人舊則習器新則完盤庚引此以見圖任舊人之意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盤庚言古我先王與爾祖父相與同其勤逸我豈敢動輒用非罰以加汝乎世選爾之勤勞不掩爾之善美茲予大享祀先王爾祖父亦以功而配食與享凡灾福之降皆簡在先王與爾祖父之心我豈敢動輒用非德以加汝乎此言世臣與國同休戚者以感動之且示以威福之不敢私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謀

我告汝遷徙之事固爲艱難然我志決欲遷如射者之必欲中不容己者矣況今老成孤幼皆有

言當遷者汝群臣於老成者不可輕侮之於幼孤者不可弱小之各當謀長久其居勉出汝力以聽我一人遷徙之謀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元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言我於臣民無有遠邇親疎凡誅死彰善惟視汝爲善爲惡何如耳邦國之善惟汝衆克遷之故國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凡爾衆臣其各相告戒命今以往各敬爾遷居之事整齊爾所居之位法度爾口所出之言不然則及汝身不可悔也蓋恭爾事則不傲上齊乃俸則不從康慶乃口則不浮言三者盤庚所深戒於臣民故篇終復言之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詒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史臣言盤庚興起將渡河而以民遷于殷乃曉諭弗率從之民大開誠心告于有衆臣民皆至王庭

戒其毋有褻慢威遠之時民在臣後故盤庚升進民于前蓋終篇主於告庶民也

曰明聽朕言毋荒失朕命

盤庚將誕告其民故先以明聽勉之以無荒失戒之

嗚呼古我先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戚鮮以不浮于天時

歎息言古我先王無不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其君而憂其憂雖有天時之灾少有不以人力勝之者古時君民同心如此

殷降大虐光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盤庚言天嘗屢降大患於殷殷之先王亦不敢安居其所興作如遷囂遷桀之類皆視民之利而用遷耳汝民豈弗念聽我先王遷者之事乎凡我今日所以敬汝使汝遷者惟喜與爾同安爾非汝有罪比于罰而責遷汝也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汝志

盤庚言我之所以招呼懷來汝民于茲新邑者亦以爾蕩析離居之故而欲汝永建乃家以大從爾

志也夫盤庚遷都雖民恣胥怨然捨危就安亦民之同心故盤庚不從其口之不樂而從其心之所

同然者所謂善於從衆者也

予將試以汝遷安宅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成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若乘舟汝弗濟矣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怨曷瘳

上文言先王惟民之承而民保后胥戚故此言今我遷汝以安宅厥邦是亦惟民之承也爾乃不憂我心之所困苦皆大不宣布腹心敬念以誠感動

于我則與保后晉感者異矣爾等造言害遷遷取窮苦耳辭若乘舟不以時濟必臭敗而載之物今爾從上以遷之誠間斷不屬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爾民於利害而不稽察雖自生怨怒何損於困苦乎

汝不謀長以思乃灾汝誕勸憂今其有今國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為長久之謀以思不遷之灾是汝大以憂患自勤今將沈溺墊沒有今日無後日矣汝有何生理于天乎

今予命汝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今我命爾民一心聽上以遷毋起穢惡以自臭敗恐浮言之人扇惑搖動汝使汝身偏倚汝心迂曲而無中正之見也

予遷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上文言何生在上故此言我今遷都正以迎續乃命于天子豈以威脅汝用以奉養汝衆耳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汝用懷爾然言我思念我先王之勞爾先人我大能羞爾爾用懷念爾故耳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耿圯而不遷以病民是失政而久於此也高后成湯必大降罪疾于我躬曰何故虐害我民蓋為君而不能圖安其民是亦虐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生與事則其生也聖子曰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此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固能迪

汝萬民不以生生為念與我同心以遷則我商之先王必大降罪疾與汝曰汝何不與我小孫同遷乎故汝有失德先王自上罰汝汝無道以自免也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害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

言我先王既勞汝祖父則汝皆為我所畜養之民汝有戕害在汝之心我先王固已知之懷來汝之祖父汝之祖父亦斷棄汝不救汝死矣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今我所有治政事共天位之臣若不念民艱而務富貝王者其祖父亦必告我成湯作大刑于其子

孫啓迪成湯至乃大降不祥而不赦也按上四童言君有罪民有罪臣有罪我先王與爾民臣祖父一以義斷之而無所赦蓋商人尚敬其俗皆嚴鬼神故盤庚特稱先后與臣民祖父崇降罪疾爲告所謂因其俗之善而導之者也

嗚呼今子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終迷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歎息言今我告汝以遷都之難汝當永敬我所大憂念者君民之間豈可相絕遠君有所圖所念民當共圖共念之而盡相從之道各以極至之理設

之于心則不惑於浮言而知耿之當遷矣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不善不道之人顛隕踰越不恭上命及暫時所遇姦宄劫掠行道者我小則加之以剿大則殄滅之無有遺育毋使移其種于此新邑此嚴明號令以防姦宄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樂生興事之民今我將試遷爾而建立乃家爲無窮之計矣此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也

盤庚下

盤庚既遷冀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盤庚既遷新邑定其所居正君臣上下之位於是安慰有衆之心此史氏之言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曰以下盤庚之言遷國之初臣民上下所當趨事赴功以爲生生無窮之計故盤庚戒其無戲怠而勉其建大命也

今子其敷心腹腎腸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于一人

盤庚言今我敷布心腹腎腸盡告爾以我志汝既從我以遷我必不罪爾衆爾無共爲忿怒合比讒謗于我一人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契始居亳其後屢遷成湯將多於前人之功故復往居亳以亳依山故曰適于山依山地高而無河圯之患故能用降我凶德而成美功于朕邦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

今我民在耿圯于河水。播蕩分析。離其所居。無有
定止。如此爾臣民乃謂我何故搖動萬民而遷乎。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茲新邑。

乃上天將復我成湯之德。而治及我國家。我與篤
敬之臣。敬承民命。用長居于此新邑。故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盤庚言。我初冲之人。非廢爾眾謀。乃至用爾眾謀
之善者。指當時老成孤幼。以為當遷者言也。爾眾
亦非敢固違我卜。亦惟欲宏大此大業爾。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盤庚復歎息言。爾諸侯公卿百執事之人。庶幾皆
有惻隱之心哉。

予其懲簡相汝。念敬我衆。

我之所以懲勉簡擇。以汝輔相我者。正欲爾念敬
我之民衆也。

朕不肖。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敘欽。

我不任好賄之人。惟勇於敬民。以其生生為念。而
養保安之者。吾則叙而用之。欽而禮之也。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上文言敢恭生。生如我之志者也。不肖好貨。非我
之意者也。今我既進告爾。以朕志矣。其若與否。爾
當無不敬我所言也。

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

此又直戒其勿以聚貨寶為心。而當以尊民生為
功也。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此又欲其敬布及民之德。永任一心。久遠而不替
也。盤庚篇終戒勉之意。一節嚴於一節。而終以無
窮期之。如此按此篇兩言告爾朕志。自古我先王

至用宏茲責。述遷都之志。以告民。所以通上下之
情。釋疑懼之意也。自邦伯師長至篇終。述遷後之

志。以告臣。所以明君心之好惡。而嚴人臣之戒勉
也。

又按盤庚遷都本以為民圖安。而民反怨誹
逆命。自常情度之。誅造言害遷者。而驅迫臣民使

遷。未為不可。然而盤庚略無忿怒之心。方且引咎
自責。益開衆言。以口舌代斧鉞。忠厚之至此。所以

大事以定大業。以興而成湯之業。於是而益永也。

噫。盤庚其賢矣哉。

說命上 此篇記高宗得
說命相之辭。

正宅憂憂陰陰三杞脫脫其惟弗言言辭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同攸攸命

史臣言高宗喪父小乙居憂於梁闢已三年矣喪既除而猶弗言故群臣皆進戒高宗歎而言曰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哲實爲法於天下今天子君臨萬邦百官皆奉承法令王言則爲令令則臣下無所稟令矣蓋欲高宗發號施令以慰下人心之望也

王庸作書以告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恭帝帝予良弼其代予言

高宗用作書告喻群臣以不言之故言以我表正四方任大責重恐德不類于前人故不敢輕易發言而恭敬淵默以思治道治帝與我賢輔其將代我言矣

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肖乃詳所夢之人繪其形以徧求之天下果於傳巖之野得築居之人與所夢之形相似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左右其

於是乃立爲相置之左右使爲冢宰而無師保也此以上皆史臣敘高宗得說命相事始如此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高宗既相說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翼我德德者致治之本相莫大於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首責之以輔德可謂知所本矣此下皆命說之辭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

高宗有資於說之訓猶金之有待於礪濟川之有

待於舟楫歲旱之有待於霖雨三語雖若一意然一節深於一節也

啓乃心沃朕心

高宗欲說開發汝心所編以灌我心如渴之待飲有不覺入之深也

若藥弗瞑眩厥疾不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高宗言服藥不至潰亂則病不愈喻說之言須苦口也跣是不視其地則足必傷喻已之行無所見也其望納誨之切如此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

以康兆民。

高宗欲傳統終幸僚屬同心正教其君使循先王之道。隔成湯之跡以安天下之民。蓋欲說輔已守家法以致治也。

嗚呼欽子時命其惟有終。

高宗又歎息言。敬我此命其思有終可也。

說復於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噲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傳說答高宗言。木之性從繩墨則正。以喻君之德從諫諍則聖。君果從諫臣不待君命皆承上意以

納諫。況命之如此。則誰敢不敬順君之美命乎。大

抵高宗以誠心求賢。故夢得傳說一時明良相會。殆非偶然。其與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良不可同日而語矣。後之人君欲用人者必如堯之試舜。則可以無失也。

說命中。此篇記說易相連義之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於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傳說余命以冢宰總百官乃進戒高宗歎息而言

天有日星布列。尊卑大小相維。故明王奉順天道。建邦設都。制為君臣上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非為一人逸豫之計而已。惟欲體天道以治民耳。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之。

天惟至公。故聰無不聞。明無不見。聖人法天之聰。明一出於公。則臣敬順而民亦從治矣。此篇以愚天聰明為主。故下文歷舉憲天聰明之事。以明之。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于戈省厥觚。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此以下皆憲天聰明之事。言語所以文身也。輕則有起羞之患。甲冑所以衛身也。輕動則有起戎之憂。衣裳所以命有德必謹於在笥者。戒其有輕動。干戈所以討有罪必嚴於省躬者。戒其有輕動。人君若能以此四者為戒。信此而能明其所當用。則政治無不休美。又豈有起羞起戎等患哉。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同及惡德。惟其賢。

言天下治亂在庶官。得人與不得人耳。故人君任官不可及於私昵。必有才者然後用之。命爵不可

及於惡德必擇賢者而後爵之若官爵濫及則是
蔽於私意非惡天之聰明矣。

應善以動動惟厥時。

審慮其事當乎理然後動然動又必合時措之宜
若不顧可否與非時而動非聰明也。

有其善從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若自有其善則已不加勉而喪其善矣自矜其能
則人不効力而喪其功矣語曰顧無伐善無施勞
易曰勞而不伐有功而不伐如此則無喪善喪功
之患矣。

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言人君備事其所當為之事則有備而無患矣如
脩車馬備器械事乎兵事則兵有其備故外侮不
能為之患簡稼器備稼政事乎農事則農有其備
故水旱不能為之災所謂有備無患者如此

無涖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無間寵辱之門以納人之侮如女子小人近之則
不遜也無耻偶然之過而遂成己之非本只無心
之過反成有心之患矣。

惟厥攸居居上而安之謂之政事惟厥

惟君心安於義理之所止則政事醇一而無駁雜
矣。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祭不欲黷黷則不敬禮不欲煩煩則擾亂以此事
神茲亦難矣高宗或過於事神之禮故說正救其
失也自此以上皆憲天聰明之事蓋天下事物皆
有自然至當之禮若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非天
之聰明矣。

王曰吉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子固聞于行
高宗以古哉贊美說之所言謂可服行使汝不善

於言則我亦無所行而行之也。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所然

說拜而稽首言得於耳者非難行之身者為難人
君信能不以行之為難則信可合於成湯之德說
若有所不言則有負君之罪矣說之意以為王能
行而說不言則然在說說以言而王不行則然在
王所以責其躬行者如此。

說命下以篇記說

王曰采汝說台小子詩學之辭請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高宗呼謀來前。謀言我小子舊嘗從學于甘盤。既而甘盤逝去。遷徙不常。求之終不得見。是以不得卒業。

爾惟訓于朕志。之經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脩予。罔子棄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言。爾說當訓迪我志。始作酒醴。必資麴蘖。以成之。如作和羹。必資鹽梅。以和之。汝說當左右交脩我德。而勿棄我。我能行爾所訓之言也。前篇說患高宗不能行。不患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惟患

說之不能言。不患我之不能行也。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古訓者古先聖王之遺訓也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

傳說稱王而告之曰。人之貴乎。求多聞者。將以是而建立政事也。然必學于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不以古訓為法。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之所聞。甚言無是理也。蓋多聞而不法古。則是非無所考正。所聞雖名亦奚以為。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言學之道。在於謙抑其志。又必專務敏疾以求之。

則其所脩如水之源。源乎未矣。又必篤信而深念。此學則道積于身。不可一二計矣。易曰。君子虛以受人。遜志之謂也。語曰。學如不及。時敏之謂也。

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脩罔覺。

言教人居學之事。始之自學。是得一半。終之教人。因而溫故知新。是亦一半也。自學教人。一念始終。常在於此。則德之所脩。有不知所以然而然者矣。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又能監視先王已成之法。而遵行之。則永久無過失矣。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說能敬承其意。廣求賢才。俾列庶職。以共成治功。蓋進賢雖大臣之責。然高宗之德。未至則雖欲進賢。有不可得者。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高宗嗟嘆為說言。今四海之內。皆仰我德者。是汝之教化所及。信乎手足脩而成人。良臣輔而君聖也。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是臣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以聖自期待矣。臣之

輔君到此地位庶可以無季矣

昔先正保衡伊尹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高宗言昔者伊尹作成我成湯之德乃自任曰我若不能使其君為堯舜其心愧耻如撻于市一民有不得其所則曰是我之罪故能佑我成湯功格于天爾說庶幾體伊尹之心以輔我無使伊尹得以專擅美名於我商家也傳說以成湯望高宗

故曰憐于先王成德監于先王成憲高宗以伊尹望傳說設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君臣相期望者如此茲所以卒成中興之盛治也歟

惟后非賢不又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高宗言君非賢臣則不與共治天下賢非其君則不與共食天祿言君臣相遇之難如此今日爾說正當輔佐汝君使其仰足以繼成湯之德俯足以安天下之民可也說於是拜而稽首至地以致敬曰君之美命如此臣敢不對於已而揚於衆乎至

是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君臣相勉勵如此其時高宗為商令王傳說為高賢佐果無愧於成湯伊尹也宜哉

高宗彤日彤謂赤也越有雉雉謂雞也雉之巢雉之巢謂雞之巢也

史臣言彤祭之日有雉雉之巢雉之巢謂雞之巢也

組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組己言惟當先格王正王之非心然後正其所失之事蓋君心既正則事可得而正矣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民典厥義義謂禮也降年有永

有不永非天大民民中絕命

組己言上天監視下民而付之壽夭惟主於義耳降年有永有不永者非天欲夭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耳蓋組庚置于昵近之廟必有祈年請命之事故組己言永年之通在於所行義與不義不在於禱祠也言民而不言君不敢斥也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享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言人君而不順於德不順其罪者夫既降之灾孽生欲其恐懼脩省以正厥德矣乃不加警省而曰妖孽其如我何則天必絕之矣况望其能永年乎此

上二股格王之言

嗚呼王司敬民固非天胤典紀無量于昭

歎息言王之職主於敬民而已漢紀永福非王之
事也况祖宗莫非天之嗣主祀其可獨厚於近廟
乎此改正事之言

西伯戡黎西伯文王也黎國名在上黨黎國之地去封都為近
紂知懼而改之史解于篇也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篇中無及戡黎事史氏指此以見祖伊告王之因
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至人太龜皆能周敢知
先知言山者

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祖伊告君而特呼天子所以感動之也言天既絕

我殷之天命至人大龜皆無敢知其吉者甚言凶

禍之必至也此非商先王在天之靈不相助我後

人惟紂淫戲用自絕于天耳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言紂自絕于天故天棄殷使之飢饉屢臻而不得

安食民失常心而不度天性廢壞常法

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紮今王其

如合

民苦紂虐無不欲殷之亡曰天何不降威於殷而
受大命者何不至乎今紂其奈我何哉上章言天
棄殷此章言民棄殷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紂歎息言民雖欲亡我我之生獨不有命在天乎

祖伊反曰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

祖伊見紂無改過意退而言曰汝罪衆多參列在

上乃能責其命於天耶蓋與天同德者方可責命

於天也

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言殷今即喪亡矣指汝所為之事其能免戮于商

邦乎蘇氏曰祖伊之諫盡言不諱漢唐中主所不

能容而紂不怒祖伊得全則後世人主有不如紂

者多矣按祖伊以西伯戡黎而奔告於紂篇中止

言天命民心之去殷而未嘗有一語咎周者蓋紂

為不道義之所當戡也使紂遷善改過則周終守

臣節耳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祖伊有以知之

微子痛殷之將亡也故其子比干史解其間者之語亦諸體也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我沉于酒

微子呼箕子比干官稱而言殷討無道無望其解治正四方矣我祖成湯致功陳列於上而子孫用沉于酒敗亂其德于下如此

殷周不小大好草竊姦究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之臣民無小無大皆好草竊姦究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凡有冒法之人上下容隱無有獲其罪者小民之被害者方起讎怨共為敵仇網紀蕩

然今殷淪沒喪亡之形若涉大水茫無涯岸殷之喪亡乃至於今日乎微子上陳祖宗之烈下述喪亂之由言之痛切如此後世人主觀之可深監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往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于顛隲若之何其

微子又呼箕子比干而言商紂發出往暴之行我家老成之臣皆遜避荒野而去其難國勢危亡如此爾父師少師無所指示告我以顛隲墜之事將美之何哉微子憂危之甚特更端以問救亂之策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降災荒殷邦方興沉于酒

此下箕子之答也箕子呼王子而言上天降醜毒之灾于殷邦故紂方且與起沉于酒而未艾也此答微子沉于酒之語而有甚之之詞紂無道而箕子歸之天者亦忠厚敬君之意

乃罔畏畏嗚其者長舊有位人

言紂不畏其所當畏故於其者長老成舊有位之人皆嗚逆而棄逐之此答微子嗚其者長老成舊有位之語

今殷民乃獲竊神祇之犧牲牲用以容特食無灾

今殷民於犧牲牲祭祀天地之物乃獲竊而去有

司用相害將而食之無有灾禍豈特草竊奸究而已哉此答草竊奸究之語

降監殷民用大讎飲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

下視殷民凡紂所用以治之者其格飲苛刻上下

若仇敵然而紂方且於讎飲之事力行不怠君臣上下同惡相濟罪合于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所告也此答微子小民敵讎之語

商今其有灾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國為臣僕詔土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隲

今商王紂弗敬上天降灾下民。

今商紂為君乃慢天虐民豈作民父母之義乎。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剗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此即紂慢天虐民之事紂溺亂酒色敢於暴虐罰罪則連及親族任官則濫及子孫惟宮室臺榭陂池土木之工是興奢後之服是尚以殘害于爾萬民於忠良之士則加以炮烙之刑於孕婦則剗剔以視其胎其暴虐如此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文

王敬奉天威以除其邪虐大功未集而文王崩。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淩威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此承上大勲未集言故我小子以爾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今八伯諸侯背商歸周則商政可知而紂乃無有悛改之心夷踞而居廢上帝百神宗廟之祀犧牲淩威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杜我有天命而無有懲戒其侮慢之意。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上天備助下民為之君師以治之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右上帝以寵安天下也今我既當君師之任則未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過用其心志者乎言惟聽于天而已。

同力虔德同德虔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武王舉古兵志之詞言力同則當虔其德之如何德同則當虔其事之合宜如何今紂有臣億萬而

人各一心我有臣三千而同一心紂之力且不同况德義乎。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言紂積惡滿盈天命誅之我若不順天而經討不誅則其罪與紂鈞矣。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武王言我小子畏天之威早夜敬懼受命文考之廟類祭上帝宜祭大社以爾有衆致天之罰于商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天矜憐于民而從其所欲。今民欲亡紂如此。爾庶幾輔我一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合應之時。不可失也。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戊午之日。武王止于河北。諸侯之師皆會。武王乃徇師誓衆。亦史氏之言。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周部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皆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武王歎息言。西方諸侯之衆。皆聽我誓言。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老聃。比罪人。淫亂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武王言我聞古人之言。吉人爲善。終日爲之。猶以爲不足。凶人爲不善。亦然。今商王紂盡力行無法度之事。於耆老則放棄之。於罪人則親比之。淫色酗酒。縱肆暴虐。臣下亦化紂爲惡。各立朋黨。相爲仇讐。迫脅權勢。以相誅滅。流毒天下。無辜之人。呼天告冤。腥穢之德。顯聞于上。紂之爲不善如此。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上天惠愛下民。君當奉承天意。昔夏桀不能順天。流毒天下。故天命成湯。降黜其命矣。

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覲于休祥。戎商必克。今紂罪過於桀。剝喪元良之微子。賊殺諫諍之比干。謂天命在己。爲可恃。謂恭敬之事不足行。謂祭祀爲無益。謂暴虐爲無傷。其所監視。初不在遠。昔

桀不順天。湯既黜其命矣。今紂多罪。夫其以我治

民乎。且我之夢合我之卜。而重有休祥之應。知戎商而必勝之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理。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毛公卨鄭公喜蘇公齊南宮适其一人謂惡者。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言紂之臣。雖億兆之多。而其智識不相上下。皆離心離德。我有治亂之臣十人。雖少。而皆同心同德。彼雖有至親之臣。豈如我仁人之賢。而可恃乎。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今朕必往。

武王言天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一人謂不正商之罪。以民心而察天意。則今我之伐商斷必往矣。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武王言我威武奮揚。侵于紂之疆界。取彼凶殘之紂誅之。而我伐功用以張大比于湯之伐桀為益明白也。蓋弔民伐罪。湯武同一公天下之心。武雖伐湯之子孫。亦何愧於湯哉。故曰于湯有光。

曷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懷懼。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以為非我之所敵。商民畏紂之虐。懷懼若崩。推其頭角。然人心危懼如此。又歎息言。汝當同德同心。立定其功。以垂永世也。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戊午之明日。武王大巡六軍。明誓衆軍士。此亦史臣之辭。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願爾惟彰。

今商王受。侮五常。謂商王受以五刑。其荒怠無敬。自絕于天。結怨於民。

武王嗟嘆。呼西方衆諸侯言。天有至顯之理。善惡禍福之應。其義類甚明。今商紂於五常之道。藪狎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下文自絕結怨之實也。

斷朝涉之脰。割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不享。作奇技謂技藝淫巧謂遊樂之巧。人上帝弗順。視降時喪。爾其孜孜。奉子一人。恭行天罰。

紂見冬月朝涉水之人。謂其胙耐寒。斷而視之。見比干強諫。謂賢人心有七竅。剖而觀之。作為刑威。專事殺戮。以毒病四海之人。於姦邪則崇信之。於師保則放黜之。屏棄典常之法。囚奴忠正之士。輕廢郊廟之禮。專意淫褻之行。以媚悅妲己。恃亂天常。故天弗順而斷然降是喪亡。爾衆士其孜孜不怠。奉我一人而敬行天罰乎。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孟子曰。殘賊之人。謂之一夫。獨李。子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敷。

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武王舉古人言謂撫我則我之君虐我則我之讐
今獨夫紂大作威虐以害萬姓乃爾之世讐也又
舉古語言種德則務欲滋長除惡則務絕本根故
我小子大以爾衆士珍絕乃世讐爾衆士庶幾蹈
果毅以成汝君之功若功多則有厚賞不迪果毅
則有顯戮此又嚴明號令整齊之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武王言我文考文王其德若日月之照臨光輝被

于四方而尤顯著于西土發跡之地此我有周所
以大受多方也文王之德實天命人歸之本故武
王於誓師之末歎息言之

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子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

武王言今我勝紂非我武勇乃我文考無過受若
勝我非我文考有過乃我一人無善商非周敵久
矣武王猶有勝負之慮恐貽文王羞者聖人臨事
而懼也如此

牧誓牧地名武王誓至
牧野戰誓衆

時甲子昧爽明之特上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
黃鉞黃鉞金鉞也右秉白旄以麾麾第十種旗曰逖矣西土之人

癸亥周師以陳牧野甲子早朝武王乃至而誓師
王左杖黃鉞以爲儀右執白旄以指麾王乃慰勞
從征之衆曰遠矣西土之人此史官敘事之詞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徒治民治司馬司馬主兵
司空司空主土治壘障以管第亞亞亞者卿之屬旅旅者卿之屬師氏師氏以兵
夫長千夫長也百夫長百人之長

武王歷舉衆諸侯治事之三卿及大夫士師氏千
百夫長等職且先發嗟歎之詞者重其事也

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人

此八國皆西南夷近周西都素所服役者故特舉
而言之

稱爾戈戈短人執而比爾干干則益以杆立爾矛矛長二丈必立
其誓

上文既歷舉衆人此則令其舉爾之戈比爾之于
立爾之矛我其誓告汝蓋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
然後能聽誓也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武王舉古人之言謂雌雞不能司晨雌雞而晨鳴則

紂無道於天物則暴殄之於庶民則害虐之凡天下有罪逃亡者紂皆蔽匿而為之主如魚之聚深淵獸之聚林藪予小子既得仁人之助敢敬承上帝伐紂以止亂謀今內而中華外而蠻夷無不率從矣惟爾神明庶幾能相助我除殘去暴以康濟兆民無使為神明之耻此其告群神之詞也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固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殷由舊釋箕子囚封紂于墓中前釋本有所式敬則備中舊之商容間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戊午之日周師渡孟津癸亥之日乃陳列商郊雍容不迫以俟上天勝商之命待受師之至而克之甲子早朝商紂率其衆如林之盛會于牧野之地然皆無有肯敵周師者其前徒倒戈反攻在後之衆以走自相屠戮流血之多至漂杵盾而武王之兵不待血刃但一被兵甲而天下遂大定矣武王於是除去紂之眉政由商先王之舊政釋免箕子之囚封表比干之墓過賢人商容里門而憑式以敬之散散紂所聚鹿臺之財開發紂所歛鉅橋之

粟以之大賚于四海之民武王除殘暴顯忠貞窮乏之恩澤及乎天下而萬民無不悅服之矣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文王自紂周乃姬武修先王廟在馬文王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其四月初生明之日武王克商而歸至于文王舊都乃偃武修文修治文德馬則歸之華山之南牛則放之桃林之野以示天下使知更不服牛乘馬而用兵也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四月既望四方諸侯及百官皆朝見新君而往周

受命

丁未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丁未之日武王以克商之事告祭祖廟近而邦甸遠而侯衛皆速奔走執事以助祭祀至庚戌之日燔柴祭天望祭山川以大告武功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尊祭之序也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太王之王季王季王之父也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

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此下武王告諸侯之詞言先王后稷始封于邰而開建邦土曾孫公劉能篤厚先王功烈至于太王去邠居岐始得民心而基王迹王季能勤勞王家以繼其烈至我文考文王能成其功大受天命以撫安方夏大邦畏其力而不敢肆小國懷其德而得自立自為西伯專征伐天命民歸凡九年崩而天下未統一故我小子繼文王之志而安天下也然則王業之成其積功累仁所由來者遠矣

夫天承命歸于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能厥玄黃

驅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武王言教奉上天伐商之定命故我東征商紂以安其士女其士女皆以筐篚盛玄黃之幣以顯明我周王者是蓋上天休命之所震動故人心皆歸附于我大邑周也先儒謂此章之下當有缺文蓋武王新有天下宜有退託之辭以示不敢遽當天命而求助於諸侯以致其交相儆戒之意略如湯誥之文不應自叙其功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公侯伯子男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言臣民之教也惟食喪祭言祭祀之教也惇信明義崇德報

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又史臣紀武王政治之本末也武王列爵惟五等而分土則三等是分封有法也建官惟賢而不肖者不得進位事惟能而不才者不得任是官使有要也五教所以立人紀三事所以厚民生武王則甚重焉而又惇明信義以勵天下之俗崇德報功以勸天下之善克商之餘善政畢舉武王復何為哉但垂拱拱手而天下自治矣

惟十有三祀洪範云武王克商之年也王訪于箕子

武王克商之初釋箕子因乃就訪問而不敢召者不欲以臣禮待之也孟子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史臣序武王急于求道而尊賢禮下如此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

武王尊教箕子重於發問先之以歎辭而稱其舊邑爵亦不敢臣之之意乃問上天深定下民與之以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合其居而衍行天之性我不知彝倫攸敘何以次敘何如是問承天順

民何所也哉王聖人宜無不知今日我不知者
謙虛以取道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則殛我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初一至九者也彝倫攸敘

箕子乃答武王言我聞昔者鯀湮塞洪水而逆水
性一行汨則五行皆汨陳故上帝震怒不以洪範
九疇治天下之大法界之此彝倫所以敗也鯀既
誅死伯禹繼興順水之性而地平天成故天出書

於洛禹別之以為洪範九疇此彝倫之所以敘也
彝倫之敘即九疇之所敘者也

初一日五行五行不言用無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

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皇極不言敘

也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九疇之綱自一至九洛書本數曰五行至福極

禹所次序者在天惟五行而在人之五事參焉故

五行居一而五事次二五事敘用則身脩而可施

於政故八政次三人事必合乎天時故五紀次四

五者數之中君為極之本故皇極居五人君治世

必得正直剛柔之宜故三德次六事有所殺人必

有以決於天故稽疑次七政之得失下必有以驗

乎上故庶徵次八善惡在人而福極之應在天人

君必有以勸懲之故福極次九自五紀以上四疇

所以建極者故居五之先自三德以下四疇所以

維持皇極者故居五之後而皇極者實九疇之綱

也人君治天下之大法無過於此者矣

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下九疇之目箕子推演增益者也水火木金土

五行之生序也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

四生金天五生土五行先後又以微著為水最

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金體固為四土

質大為五五者形布為地而氣行于天故曰五行

天下萬事萬物皆本乎此五者故居一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從革者金成二

爰稼穡潤下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

穡作甘

水之性潤而又下火之性炎而又上木之性曲而

又直金之性從而又革土之德稼而又穡土爰四

行無正位無成名故不曰田而曰爰言於是而稼
穡也水潤下久漬而為醴火炎上焚灼而為苦木
結實名酸金煅煉而為辛土稼穡而為甘五行有
聲色臭味而獨言味者以其切於民用也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
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慮恭作肅從作乂明
作哲聰作謀慮作聖

貌言視聽思五事之敘也貌潤澤屬水言發揚屬
火視四散屬木聰收斂屬金思通暢屬土亦人事
發見之序人始生則形色具既生則聲音發既又

而後能視能聽能思也恭從明聰慮者五事自然
之德故四曰肅乂哲謀聖五德之用乃踐形盡性
之事學問之極功故曰作乂容儀莊敬而嚴整望
之肅然此恭作肅也語言順禮而始終不紊此從
作乂也視無不見而洞燭人情物理此明作哲也
聽無不聞而聲入心通謀無不善此聰作謀也思
通微妙而知之至不思而得此慮作聖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所急故務農重穀之政居一貨者民之

所資故阜通貨財之政居二食貨足以養生必當
經本及始故祀居三養生事死要必安其居故司
空掌土以居民次之逸居不可無教故司徒掌教
以化民又次之化之而不率者故司寇掌刑弼教
又次之內治既舉遠人賓服而往來朝聘之禮不
可缺故次之以賓其或強暴不賓者征伐之師不
可廢也然非聖人之得已故師居末焉此八政急
緩之序也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歲紀春夏秋冬之四時月定晦朔而紀月之大小

日紀甲乙以正曜度星紀經星昏明迭見以定節
候紀緯星遲留伏逆以知禍福辰謂降婁實沈之
類以紀日月交會之虞而曆數又所以紀日月星
辰進退以定時成歲而授時興治此曆數所以居
於五紀之後也

五皇極北極之極至善之名中而四方之所取正者也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極之福者

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政極錫汝保極
五者數之中故皇極之嚮居之人君居中位建皇
極盡人倫之至立至善之準而無一毫過不及之
差使天下之人皆於此取法焉則君之極建衆極

者福之本故五福欽集于君之身君以一身為萬民之極使人人感化為善而嚮用五福則是教布是福以予庶民也當時庶民于君之極相與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汝保極也言皇極君民相與如此。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言庶民皆有恒心而無邪黨在位之人務張公道而無阿比之私者是皆人君有廣大極致之理使之有所取正焉耳重言君之不可以不建極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以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惟

手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極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此言皇極造就人材之道也。凡此庶人之中有善謀慮者為有能施為者為有能操守者為此三者有用之才。人君所當念之不忘其或未合乎善亦不陷于惡者是中人之寶也。人君則受之而不拒至於見推外而有安和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是其才之進於德者君當與之爵祿以勸其善而是人皆歸于皇極之中矣大抵民心無不善而皇極無棄人如此。

無虐罔獨而畏高明。

罔獨虐民之至微者有善則當勸勉之不可以其微賤而凌虐之也高明有位之尊顯者有不善則當懲戒之不可以其貴顯而畏懼之也。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享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言有位之人有才智有施為者使進脩其行則官使皆賢才而邦國昌盛矣在官之人必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苟庸碌不繼衣食不給不能使

有和好于其家則是人將陷于罪戾矣於其不好德之人而與之以祿則為汝用咎惡之人也言祿

以與賢勸善不可濫及惡德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

偏王道乎乎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此皇極之教言也。偏陂好惡之私戒之無使生於心而惟王之義王之道王之路是遵偏黨反側之私戒之無使見於事而惟蕩蕩乎正直之道是歸則有以會乎皇極之理而歸于皇極之中矣此

章蓋詩之體歌詠以叶其音反覆以致其意所以使人詠歌之間恍然自得而有以去人欲之私循天理之正而歸于皇極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

上文敷衍之言是天下常理是天下大訓非君之訓即天之訓也此贊敷言之妙。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庶民於極之敷言從其訓而行之則有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蓋以天子庶民其性一也民由訓而

歸于極乃稱頌其君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以見極其尊親之意也。

共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彛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潜剛克高明柔克。

三德之疇乃聖人馭世應變之權故居皇極之次正直剛柔所謂三德也當平康之世則以不剛不柔待之彛梗弗順者則以剛治之剛以克剛也和柔委順者則以柔治之以柔克柔也沉深潛退不及乎中者則以剛克之以剛克柔也高亢明夷遇乎中者則以柔克之以柔克剛也正直之用一剛

柔之用四乃聖人因斯民習俗之偏氣稟之過而陽舒陰敘與世推後用其中於民所以納天下民俗於皇極者如此。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

威福者上之所以御下玉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惟人君得有之而其權不可下移若人臣則不得有之而上僭也。

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僇忒。

凡為人臣而僭威福玉食則大夫必害于其家諸侯必凶于其國有位之人用之固側頗僻而不安分小民亦僭越而失其常甚言人臣僭上之患如此。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事有所疑則考之於卜筮著龜至公無私之物必擇至公無私之人而建立之然後命之卜筮以傳著龜之意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卜兆也雨者如雨其兆為水霽者開霽其兆為

火蒙者蒙昧其兆為木驛者落驛不相連貫其兆為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為土。

曰貞曰悔。

此占卦也。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又遇卦為貞之卦為悔。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上文卜筮之法。凡七卜兆有五。占卦用二。皆所以推行人事之過差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凡卜筮必立三人以相參考。三人同占。吉凶不同。

則從二人之同者。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事有所疑。必先斷以己志。又盡人謀而後決之。卜筮蓋人心固為至靈。然未免有所適莫。若龜無心。

故以之決疑。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是之謂大同。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凡謀事。君心既從。龜筮又從。臣民皆從。是謂大同。故福及其身與子孫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

稽疑以龜筮為重。我心既從。而龜筮不違。臣民雖逆。亦吉。如盤庚遷都。心既決遷。卜稽如台。臣民雖不欲。何害於吉哉。

不欲。何害於吉哉。

卿士從龜從筮。從之。則逆庶民。逆吉。

大臣與龜筮皆從。而君心與民逆者。亦吉。如周公東征。成王疑之。民亦不靖。惟在朝大臣及卜筮從。故亦吉也。

庶民從龜從筮。從之。則逆卿士。逆吉。

庶民與龜筮皆從。君臣雖不欲從。而亦吉者。蓋民

心所存。即天意所在。既協占卜。其言可知。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君心與卜筮而龜與臣民不從者。為祭祀等事。則吉。為征伐等事。則凶。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龜筮皆與人謀相違。守常則吉。動作則凶。然有龜

從筮逆。而無筮從龜逆者。傳謂筮短龜長。龜尤聖人所貴也。自夫子贊易。極著卦之德。筮重而龜

書不傳云。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

以其敝庶草蕃庶

五事得失休咎皆驗于天其所驗者非一故曰庶微雨暘燠寒風五者各以時而至既無缺少又應節候則天道順於上萬物育於下雖草之微庶且豐茂矣其他可知也

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雨暘燠寒風五者有一事過多亦凶一事過少亦凶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之類

曰休微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各微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

暑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人主行事與天地相為流通故有肅又哲謀聖之德則時雨時暘時燠時寒時風之休微各以類應之有狂僭豫急蒙之失德則雨恒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咎微各以類應之失德之機感應之微亦自然之理耳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以尊卑為序卿士師尹不言省者案上文也

王者之失得其省驗以歲卿士之失得其省驗以月師尹之失得其省驗以日蓋雨暘燠寒風之休咎所係有大小而王與卿士師尹所職有繁簡故

所驗有遠近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歲月日三者雨暘燠寒風不失其時則百穀成熟政治明著賢人章顯家國安寧此王與卿士師尹不失其職而休微所感之效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謂賢人微在下也家用不寧

日月歲三者雨暘燠寒風既失其時則其害如此此王與卿士師尹失其職而各微所致也前言歲

月日於於大也此言日月歲者著其小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日常行其道月則有九道青赤白黑道各二拜其道為九日南行至牽牛則為夏至北行至斗則為冬至西行至奎則為春分東行至室則為秋分春秋行其道冬行黑道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入于箕則多風月入于畢則多雨

庶民依乎土猶繁星麗乎天星有好風好雨之異猶民生欲富欲壽欲安逸之不同也日月行乎天而有冬有夏之常猶卿士師尹近民者之有常職也然月雖有常行而從星之異好猶卿士師尹雖有常職能不從民之異欲乎誠能所欲與聚所惡勿施則人心順而和氣應之矣民不言省者庶民

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也。從星言月而不言日者，惟月可見耳。雖然，王綱一布，大德溥施，又豈從民之屑屑好惡者哉？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以王之言之壽者，壽於壽也。富者，利也。康寧者，安也。攸好德者，好德者也。考終命者，終命者也。考終命者，終命者也。考終命者，終命者也。

君能建極于上，民能歸極于下，則五福集于君而錫于民矣。以福之急緩為先後。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凶，短折也。疾，疾病也。憂，憂也。貧，貧也。惡，惡也。弱，弱也。

曰弱，以王之言之凶短折者，凶短折也。疾，疾病也。憂，憂也。貧，貧也。惡，惡也。弱，弱也。

君不建極于上，民不從訓于下，則極隨之矣。極者，福之反也。六者，以重輕為先後。五福六極，在君則係於極之建不建，在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按此篇自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

為之本，文九疇之經也。自一五行至篇終，其子之所敘論九疇之傳也。一二三四皆經常之疇，法天以治乎人者也。六七八九皆權變之疇，即人以驗乎天者也。而五皇極一疇，則守常制變之主，與天為徒，為民之極者也。伏羲本河圖以畫八卦，神禹本洛書以敘九疇。先儒謂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

卦九章相為表裏。一而二，二而一者也。豈可以輕易觀哉？

旅獒。西旅獒，魯公以為非所當愛，作書以戒或王訓體也。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大高足曰獒，西旅獒也。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武王克商之後，威德廣被九州之外，蠻夷戎狄莫不梯山航海來朝，而道路自通。西旅之國以獒太

致貢，太保召公奭作旅獒之書，用以訓戒成王，首言克商者，序事始也。

鳴呼，時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召公奭言古之明王，敬慎其德，故四夷皆賓服，無有遠邇之間，皆獻方物。然惟服食器用而已，無異物也。蓋德者懷來遠人之本，德脩則遠人自賓，而無異物之貢也。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王者以其慎德所致之方物，昭示于異姓諸侯，使之無廢其職，分寶玉于同姓諸侯，是用展布親親之恩，故諸侯皆不敢輕易其物，而以德視其物也。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人君慎德而德極其盛，自無狎侮之心。使德未至，未勉有所狎侮也。夫君子，人心所敬者，狎侮之則，人心不歸矣。小人，以力事人，若狎侮之，則亦不肯用力矣。此因言慎德而推廣之也。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不役於耳目之所好，百為之度，惟其正而已。受整是役於耳目之玩，而非正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狎侮爭人，則喪已德。玩好乎物，則喪心志。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己之志當以道而寧，不可妄發人之言當以道而接，不可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古昔聖賢相授心法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不為遊觀無益等事，以害有益之事，則功業乃有成。不貴奇巧異物，而賤民生常用之物，則民乃給。

足。大馬非其土性，則不可畜。養珍禽奇獸，不可蕃育于國，不寶遠人之物，則遠人感德而至。所寶者，惟賢人，則邇人得其安，此規正受整之失。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細行一簣，指受整而言。

召公篇終，歎息言早夜之間，不可或有懈怠。不勤苟不矜持，細行則終為大德之累，譬如為九仞之山，使欠一簣之土，則成功有所虧矣。止慎德之功夫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信能行此，則生民保其居上而世世為天下君矣。

按此篇以謹德為綱領。古之明君克謹其德，是以貢于上者無異物，而頒乎下，惟德其物矣。因推言謹德者，不可有狎侮之失，不可役耳目之好。凡玩人玩物皆喪德之事，而內外交養，斯慎德之功。以終謹德之意。又言凡物奇異者，不足貴，非國土所產者，不可育，推而至於寶賢安民，以見整之不可受。末又言慎德功夫在於勤夙夜，矜細行，懇切至到，真元老大臣告聖君之言，而舊說以為成王誤矣。

金縢 此王有疾周公以王室未安故請命于文王武王欲以身代其死史記其辭之文并敘其事之始末合為一篇以其屬代金縢之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武王克商未久乃有疾不悅豫此下至王季文王

史敘將告神之事也

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 穆言共上。古者國有大事卜則公卿百執事亦在。一和同以聽卜。筮名曰穆。

太公召公言我其為武王穆卜以占安否

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周公言未可以武王之疾而憂惱我先王

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墮 三壇三王為壇於南方北

面周公立焉 相璧素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

周公卻二公之卜而自以為功者蓋穆卜則必禱

於宗廟用朝廷卜筮之禮如此則上下喧騰人心

搖動故周公不於宗廟而特為壇墮用珪璧而自

禱於三王也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其邁屬責疾若爾三王是有

丕子之責 王子之責見以道云。史傳中責其子之責。于天以旦代其之身

太史冊祝之詞言元孫武王遭惡暴之疾乃天之

元子三王在天之靈當任其保護之責不可令其

死也如欲其死則請以旦代武王之身夫死生有

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或者疑之蓋當是之時

天下甫安王業未固使無武王則變故有不可勝

言者周公愛兄之深危國之至忠誠懇切欲代其

死以輸危急其精神感動故卒得命於三王也自

此章至屏璧與珪皆記告神之詞

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

材多藝不能事鬼神

周公言我仁順祖考多材幹藝能可任役使善事

鬼神武王皆旦之不如周公非自誇蓋主於代王

死故云然

乃命于帝庭敷佑于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

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

永有依歸

言武王為天之元子上受命于天下布祐于民遠

定子孫王業于無窮四方之民無不敬畏之任大

責重豈可以死故又嘆息言武王不死則不墜墜

天降之寶命而我三王宗祀亦永有依賴矣

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

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言今我即卜之于大龜三王若許我代武王死則

以珪璧歸侯武王之安。若不見許而武王喪。則周之基業必墜。雖有珪璧。屏而藏之。不得事神矣。其稱爾稱我無異。人子在膝下。語其親者。亦孝子不死其親之意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鑰見書。乃并是吉。

史冊祝畢。乃卜三龜。以相參考。三龜一同是吉。非開筮視卜書。乃并是吉。卜自此下至乃瘞。記卜吉及王病瘵之事。

公曰。體王其圖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周公言視兆體之吉。王疾其無所害。我新受三王許我代武王死之命。而周家永終是圖矣。武王之安。茲有所待。而三王果能念我武王一人而使之安也。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瘵。

周公得吉卜而歸。史乃納祝冊于金縢匱中。武王明日疾果瘵。蓋卜筮之物。先王不敢棄。故金縢其匱而藏之。非周公始爲此匱。藏此祝冊。爲後來自解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

武王疾瘵四年而崩。成王誦。玄年幼。周公當國攝政。商人兄死弟立者多。管叔收於周公爲兄。故生覬覦之心。而與紂子武庚蔡叔霍叔流言於國。以爲公將不利於孺子。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史臣不言武庚。所以著三叔之罪。自此以下至篇終。記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

周公及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

周公閒流言。乃告二公言。我若不利於孺子。則是有無君之心。而我無以告我先王于地下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周公居東二年之後。王方知流言乃管蔡之罪也。

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鴟鴞。惡鳥也。以其破壞取卵。比武庚之敗管蔡及王。

王亦未敢誚公。

罪人既得之後。周公乃作鴟鴞之詩。遺王。以見王業艱難。不忍毀壞之意。於是王之疑漸釋。而未敢誚讓公也。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

秋熟未獲。天有風雷之變。偃禾拔木。國人大懼。成王與衆大夫皆弁以發金縢。卜筮之書。將以卜天變。而偶得周公冊。祝以身代武王之說。

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

二公及成王得周公自以為功之說。乃問之太史。及前日卜筮執事之人。皆謂信有此事。已而歎息言。此實周公之命。而我勿敢言爾。孔氏謂周公使之勿道者。非是。

金縢書卷下 三十六

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

成王執周公祝冊之書。感悟而泣。言更不必穆卜。昔周公勤勞王室。我幼冲不及知之。今天動風雷之威。以彰明周公之德。我小子其親迎公以歸。在國家禮亦宜也。蓋周公之忠誠尚欲代兄之死。况肯不利於孺子乎。此成王所以感悟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成王出郊。親迎周公。天乃雨。反風。禾之偃者盡起。

二公命國人。凡大木之所偃者盡起而築之。其歲則大熟。夫成王未知周公。天則為之大風。偃禾。既知周公。天則為之反風。起禾。感應之速。有如影響。天豈在君心之外耶。編書者以周公流言居東。及成王迎歸。紀于金縢之後。以見請命事之首末。金縢書之顯晦也。

大誥。武王克殷。以報維民。討紂于武庚。命三叔。監殷。武王崩。成王立。周公攝政。三叔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避位居東。後成王悔。迎周公。

天下篇。當有大誥。二字。總其篇目。以名篇。

王若曰。維爾小子。乃不克。敬。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周公稱王。命告諸邦國。及治事之人。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于我家。武王遂喪。而不少延。待大思我。幼冲之君。嗣守無疆大業。弗能造明哲。以導民于安康。是人事且有。所未至。况言其能格。知天命乎。已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閉于天降威。言我小子之心。雖如涉淵淵之憂。懼然。我必往求。所以濟其艱難。是以脩明典章。法度。增益開大前。

人基業若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我豈敢閉天之威而不討乎。

寧王遺我大寶龜。詔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蠢動而也。

言用武王遺我以大寶龜者以其可以紹介天明以定吉凶也。昔嘗即龜所命謂有大艱難之事于西土。西土之人亦不安靖。是武庚未叛之時龜兆已預告矣。及此果蠢然而動。卜之可驗如此。

殷小腆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康曰。

子復反鄙我周邦。

武庚小厚之國乃敢大紀其既亡之緒。是雖天降威于彼然亦武庚知我國有管蔡疵隙。民心不安故敢言我將復殷業而反欲鄙邑我周邦也。

今蠢今翼日民獻有十夫子翼以于救寧武圖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今武庚蠢動於今之明日而民之賢者有十夫輔我。以往撫定武王所圖之功。我有戎事而知其休美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蓋十夫子翼則人心之從可知。三龜并吉則天意之得可見。此大事所

以休也歟。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告邦君御事以得吉卜。欲以之往伐武庚及其逋亡播遷之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此舉邦君御士不欲征之詞。言爾邦君御事無不反曰：艱難重大不可輕動。且民不安雖由武庚然亦在王之宮邦君之室。謂三叔不睦實兆弊端不

可不自責。故我小子與父老敬事者皆謂不可征。

王何不違卜而勿征乎。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鯨寡哀哉。予造天後遺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章責邦君御事之避事。言我冲人亦思其事艱大。因歎息言信四國蠢動害及鯨寡深為可哀。然我之所為皆天之所役使。今日之事天以其甚大者遺之我身。以其甚艱者投之我身。於我冲人固

不暇自恤矣。然以義而言。則爾邦君多士及官正治事之臣。當安我曰。無勞於憂。誠不可不成。武王所圖之功。而相與勑力討之也。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弼我不丕基。

此言卜之不可違也。卜伐武庚而吉。是上帝命伐之也。上帝之命。予小子其敢廢乎。昔天眷武王。由小國而有天下。武王夢與卜協。克安受此天命。今天相佑斯民。避凶趨吉。況亦惟卜是用。上而先王。

下而小民。莫不用卜。我何可獨廢卜乎。故又歎息言天之明命可畏如此。是蓋輔我不丕基業。不可違也。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閔恫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天非忱辭。其考我民。予曷其不于前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恫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人攸受休畢。

此責舊臣之憚於征役者。言爾乃武王舊臣。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武王創業若是之勤。

勞哉。且天之所以否閉艱難。我國家者。正我成功之所在。我不敢不終。武王所圖之事故。我大化誘我友邦諸侯。正以天輔我誠信之詞。考諸民而可見。謂民獻十夫以武庚可伐也。我何其不於前寧人之功。而圖其所終乎。且四國蠢動。亦天勤勞我民。始人有疾。必速攻治之。我何敢不于前人所受休美而畢之手。此章三節皆言前人之功。不可不終之意。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子有後弗棄基。肆予曷敢不越卬。敕寧王大命。

成王言前日我欲往伐武庚矣。然我念其事艱大。而日思之。非敢輕舉。譬如作室。其父既底定。廣狹高下。其子乃不肯爲之堂基。況肯造屋乎。又譬如耕田。其父既反土而耨。其子乃不肯播種。況肯俟其成而刈穫乎。子既如此。則其父老敬事者。其肯謂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作室底法。治田既苗。以此武王定天下。立經陳紀。不肯堂構播穫。成王蓋以自勵。故又言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而撫。

安武王所受之天命乎此三節申喻不可不終武
功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言若人之父兄有友朋攻伐其子為之勸養者其
可勸其攻伐而不救援之乎今四國毒害武王之
百姓而邦君御事乃憚其征役而不救甚不可也
上章責之於身此章責之於邦君御事。

王曰嗚呼肆哉爾庶邦君越爾御事。奕邦由哲亦惟
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
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隣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

天命不易。

歎息言邦君御事當舒放志氣而往伐武庚夫奕
明國事實由哲人亦惟民獻十夫罔知天命及天
輔我之誠爾於此時罔敢違易上天命德討罪之
法況今天降灾于周而大艱險之人大近相攻于
其室事危勢迫如此爾乃憚於征役亦不知天命
之不可違者矣。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穡夫子曷敢不終朕畀天亦
惟休于前寧人。

我長念之天之喪殷若農夫之去草必絕其本根

紂亡而武庚存則是本根尚在我何敢不終我田
畝之事而不除之乎朕畝之終是天亦惟欲休美
于武王也。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
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為若茲

我何敢盡用卜而不從爾切征人但率循前人之
功當有指定疆土之理卜而不吉固將伐之況今
卜而并吉乎故我大以爾東征天命斷不僭差卜
之所陳如此按此篇專主賢與卜言蓋古人定
大事決大疑必以二者為主賢人能合天意卜筮

能紹天明格人元龜罔敢知吉祖伊所以知商之
亡民獻予翼朕卜并吉周公所以決於東征也。

微子之命

微國名子爵也成王誅武庚討後
于于宋以奉湯祀此其告命之詞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脩
其禮物作賓以客禮遇之春秋傳所謂先代之
後天子有事靡焉有養拜焉者也于王家與國咸休

永世無窮

成王言微子乃殷王長子我稽考古制尊崇成湯
之德以微子象先聖之賢命之主祀而承其統緒
脩明其典禮文物使不廢壞以備一王之法而為
王家之賓與我國家同其休美而傳之永世無窮

焉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齊則無不敬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歎息言爾祖成湯能有齊聖廣淵之德故上天眷佑之而大受天命湯以寬仁撫民而除桀之邪虐

其功加當時而所及者廣其德垂後裔而所傳者遠此崇德之意也

爾惟踐脩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

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欽宋朱代之後得郊天故曰上帝時欽下民祗協庸

建爾于上公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茲東夏宋在東京東故曰東夏

言微子踐履脩舉成湯之道久有善譽敬謹能孝肅恭神人其實德如是我嘉善之謂篤享而不忘

以是德事天則上帝是饗以是德治民則下民和敬故用立爾于上公之位以治此東夏之民此象

賢之意也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敷言微子當益加敬謹往敷布其教訓謹其所服之命率循典常之道以蕃屏我王家恢弘成湯之德

治爾所有之民永安上公之位以輔我一人子孫世世享爾德澤諸侯皆以爾為法式使我國家無有厭敷之意此皆戒勉之詞也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篇終歎息言往而之國當休美其政而無棄我誥命之言也成王以新造之周當武庚反叛之餘殷民不靖之際而殷之賢子孫有如微子者在自常情震此疑忌隄防將無不至成王乃封之中土爵

以上公其誥命之詞至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曰上帝時欽下民祗協曰弘乃烈祖萬邦作式等語

撫助愛養之心公平廣大之氣象藹然溢于簡冊而略無一毫疑忌意周家忠厚如此宜其傳世歷年之永也

康誥康叔文王之弟武王之弟武王封之於康武王既沒周公以武王遺命命為衛侯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

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咸勳乃洪大誥治

史臣記三月十六日周公始造基址作新大邑於洛四方之民大和悅來會五服諸侯及所屬百官又皆敷播民之和悅朝見趨事于周周公皆勤勞

經 49—320

之乃太謬以治洛之事蓋周公作洛本欲遷殷民居之其留衛不遷者則委之康叔故在作洛之時誥命康叔為衛侯因以訓迪殷之餘民也按蘇氏謂此一節乃洛誥之文當在周公拜手稽首之上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周公述武王遺命大意若曰康叔為諸侯之長朕之親弟小子名封也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言故大顯考文王能明其德以化民能謹其罰以防民也蓋文王所以造周者不過明德謹罰二事

而已武王以之而告康叔蓋欲守家法以治衛實

一篇之綱領也

不敢侮寡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脩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乃寡兄易肆故小子封在茲東土

此周公述武王言文王明德慎罰也文王不敢侮慢寡寡即帝堯不虐無告之意其於用能敬賢討罪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造我國家有此中夏友我一二友邦漸以脩治至盡西

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升聞于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以滅大殷大受天命至於萬邦萬民莫不皆得其敘汝宜德之兄又勉勵勿怠故汝小子封得以此東土為諸侯也此言康叔得封之由欲其知所自之歟而不敢忽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和德言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下欲康叔明德也武王歎呼康叔之名告之曰

汝當念之蓋今治民之道大槩在敘述文王之德繼其所聞而服行文王之德言可也汝往之國當廣求殷家先哲王之道用以保治其民汝又當大思商之老成人能處心而知訓民者又當別求聞夏商以前由古先哲王之道因以安保其民近取諸今遠稽諸古不一而足若爾則天理恢廓而有餘用心廣體胖而德裕于身動無違理斯能不廢在王之命矣夫康叔歷求聖賢問學至於弘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纔可免過以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與曾閔方

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周公方能不廢君命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彥乃身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

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武王又嘆息呼康叔之名以告之謂視民之不安當如疾痛之在汝身不可不敬也天命不常雖甚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而小民至為難保汝往衛國所以治之者無他惟盡汝心無自安而好逸樂乃可以治民也我聞古人言民怨不在乎大

武王又嘆息呼康叔之名以告之

與小皆足以召亂惟在上之人順不順勉不勉耳若順於理而勉於行怨庶幾可弭而民亦可得而治矣

已而自不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武王又言汝小子當行之事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蓋殷民者天命所視以為去留人心所視以觀化能和保之乃所以助王安處天命而作新斯民也此言明德之終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與武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眚來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欲康叔謹罰也武王呼叔名言當敬明汝用之罰且如人犯小罪非是過誤乃其故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原情則重乃不可不殺又如人有大罪非是故犯乃其過誤心於不幸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其情不敢隱匿其罪雖大原情則輕是乃不可殺蓋罪無大小故則刑過則宥也

王曰嗚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武王又呼康叔名告之曰

武王又呼康叔名告之曰刑罰當有次序不可紊也必也大明其罰以服民之心則民皆戒勅而勉於和順然必思去民之惡如去已疾而調治無所不至則民皆棄其惡矣保民之善如保赤子而愛護無所不至則皆安且治矣大抵刑罰固欲教民其明而去惡保善又必有其誠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

刑殺刑之大者天所以討有罪非汝封得以刑之殺之汝無或以已意而刑殺之也

亦非汝封得以刺則人汝無或以已意而刺則人也言用刑大小當一聽於天而不可以私意輕重之也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殺罰有倫

武王又言汝於衛國之事但當陳列是法于有司使師此殷先王罰之有倫叙者用之爾夫周家法制天下通用而治衛則欲師殷罰有倫者蓋衛國始封姑從舊法之便於殷民者也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王又言汝於獄辭之要者未可遽斷必服膺而念

五十六日至于十日又至于三月為囚求生道也求

生道而不可得然後大斷決之如今大辟之囚已結罪後猶審覆經年者即此意

王曰汝陳時臬司師茲殺罰有倫叙者用之爾夫周家法制天下通用而治衛則欲師殷罰有倫者蓋衛國始封姑從舊法之便於殷民者也

武王又申言汝陳是刑法之事其罰斷以殷之常法固可矣然其刑殺又須察其合於義而後用之不可屈法以就汝封之心使汝所用刑殺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叙汝惟言未有遜順之事蓋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即曾

子所謂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之意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羞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言康叔年雖少未有如汝心之善者汝心之善我固知之我心我德亦惟汝知之也將言下文用罰之事故先發其良心焉

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皆不畏死罔弗懲

言凡民自犯罪為寇攘姦宄殺人而顛越之以取財貨皆強很不畏死者故人無不憎惡之用刑而加是人則人無不服矣

王曰討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傳孝經所謂天明乃弗克恭厥兄兄亦弗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予罔克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彛大泯亂曰汝其遠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王又呼康叔名言寇攘姦宄殺人者固為大惡而大可惡矣況不孝不友如下文所云者尤可惡也彼有子不能敬事其父大傷其父心父不能字愛其子乃疾惡其子則是父子相夷也弟不念尊卑顯然之序乃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

勞大不友其弟則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爲政之人而得罪焉則天之與我民彛必大渙滅而紊亂矣言如此則汝其速由文王所作之罰刑此亂常之人不可赦也夫刑罰之用非聖人之本心當商之季禮義不明人紀壞亂聖人亦有不得已焉耳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常念弗庸瘠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憂而痛懲之矣况外庶

子以訓人爲職與衆官之長及小臣之有符節者乃相與別布教條達道于衆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上以病君之治下以長民之惡是乃我之深惡者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率以誅戮之可也上文言速由文王作罰此言速由茲義率殺若用法峻急者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亦惟君惟畏不能廢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震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言康叔爲君長不能齊其家訓其臣肆爲刑威暴虐大廢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治民是康叔且不能用上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瘵厥君也哉此一節專責之康叔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今汝康叔當無不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在文王之敬德忌刑二者而已以之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文王之敬忌則我一人之心亦悅懌矣此言慎罰之終也

王曰封奕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作求矧今民間迪不適不適則罔政在厥邦此下欲康叔以德行罰也王又呼叔名言明思夫民之情當開導之以吉康然欲導民於吉康者何哉我亦惟法此殷先哲王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爲等匹於殷先王也况今民無有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是無善政於其國矣前既嚴之民又嚴之臣又嚴之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咎汝德之說于罰之行王又呼叔名言我惟不可不監視文王明德慎罰

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於行罰之際則哀矜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

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矣惟天其罰殛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王又言今民不安靜其心未能止定迪之者雖屢而治未至和同夫民之不安和天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故我明思天天將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况曰今庶群腥穢之德其尚顯聞于天而欲逭天之罰

可乎此一節武王又責己以勵康叔也。

王曰嗚呼封敎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彞敎時忱丕則敎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瑕玼。

此以下欲康叔不用罰而用德也王又數呼叔名言汝當敬之哉無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變常之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敎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又必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我何從求汝瑕玼而殄絕汝乎。

王曰嗚呼康叔小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

寡明乃服命高乃聽用康又民。

王又數呼康叔以告之言天命不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之哉無使我與爾爵土珍絕而不能享當明汝侯國服命高其聽不可卑忽我言用以安治其民也。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敎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周公又述武王大意欲康叔之國勿廢棄所敬之常法聽從我告汝之言乃能以殷民世世享有衛國矣此書首言王若曰未復言王若曰中皆言王曰以見周公述武王之意大槩若此也篇中以明

德誥罰二者為綱領而敎之一字又為二者之本

康叔能敬聽而力行其言此衛之享國所以卒與周家相為悠久也。

酒誥商紂誅天下化之於土商之新邑康叔之國其地封康叔故作書誥勸之其事則主於妹邦其書則付之康叔云。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武王大意若曰今康叔當明揚大命令于妹邦誥命專為妹邦發故首言之。

乃稽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必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

言稽考文王始國在西土為兩伯時其於諸邦君

御事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則用此酒。天始令民作酒者為大祭祀而已。西土去商邑遠。文王猶以酒為戒。則商邑尤不可不愼謹之也。

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酒以奉祀。乃天之降命。酒之生禍。亦天之降威。凡我民之大亂。喪德及小大邦之喪亡。無非由酒之故。可不戒哉。

文王誥教小子血氣未定。尤易縱。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

文王誥教年少之人。有官守有職業者。母常於酒。及庶國。惟飲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毋令於醉也。

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文王言我民亦當訓迪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勤稼穡服田。亦則心無外慕。而善日生為子孫者。亦當聰聽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小德而不謹小德。大德。小子惟一視之可也。此以上文王誥庶邦之詞。

妹土嗣爾服。膳饗其熟。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訓妹土之民言。當嗣汝手乏之力。無有怠惰。大其種藝。黍稷服勞奔走。以事其父兄。或敏於貿易。牽車牛服遠賈。以孝養其父母。父母喜慶。然後可致其豐潔而自用酒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仁山金氏曰。惟君之惟當訓為與字。爾乃飲食醉飽。不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

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武王教妹土之臣也。言衛國衆士之長及衆長君子。爾其常聽我教。爾大能進羞者。老與君上。爾然後可以飲食醉飽。然爾必常能反觀內省。所思所行。悉合乎中正之德。庶幾可交神明。而能羞饋祀。爾然後可以自介而宴樂也。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大德。永保富貴而不忘在王家矣。按上文言父母慶。克羞者。羞饋祀。皆可飲酒。本欲謹之。而反開其端者。不禁之禁也。人果能養父母。奉祭祀。且為成德之士矣。尚何憂其酒。

酒也哉

王曰封我西土桀祖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哉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此以下皆告康叔也武王言我西土輔佐文王往

日之邦君御事小子能用文王忠酒之教而不沉酣于酒故我至今能受殷之天命因篇首述文王

忠教故極言其効如此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以商君臣之不暇逸者告康叔也武王言我聞

高湯啓迪敬畏之道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常其德以履己秉持明哲以用人湯之垂統如

此故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皆能成就君德敬畏輔相當時治事之臣其輔君皆有恪恭之

誠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

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自御事而下其在外服侯甸男衛諸侯與其長伯

其在畿內百官僚屬庶官之長與凡官之副貳與

服事尊官之人及百官族姓不仕而居於閭里者

皆不敢沉湎于酒不惟有所畏而不敢亦皆有所

勉而不暇惟欲上以助成君德顯著下以助尹人

敬君不怠耳此與上章言商先世君臣不暇酒酒而興者如此

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

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

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

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惟德馨香祀登

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

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以商受荒腆于酒者告康叔也武王言我又聞

殷後嗣王受沉酣其身其政令不顯著于民其所

敬保者皆作怨之事不肖改易大縱淫逸于非常

用燕樂喪其威儀如史記所謂酒池肉林使男女

裸而相逐之類紂之淫酒如此民皆痛傷于心悼

其國之將亡而受方且大享于酒不思自止其逸

其心疾狠雖殺身不覺罪在商邑雖滅國不憂未

思明德馨香以格天而大作民怨群庶醜虐腥穢

聞于上天故天降喪于殷無所眷愛者亦惟受淫
逸故也。天非虐殷惟殷君臣自速其罪焉耳。言受
沈湎而亡如此。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監撫于時？

武王又呼康叔言：我不惟說湯說紂如此多言，蓋
以古人謂人無監於水，但能見妍媸當監於民，可
以知得失。今殷紂以沈湎而失天命，我其可不
監其失以撫安斯時乎？

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大史掌六典
八法八則

內史友內史掌三典三法，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生而論服
道之臣。

來起而作矧惟若曠圻父，薄違所父政官司馬主訓
圻謂之父者卿之也。農父若保農父教官
司徒主農，宏父定辟宏父事官司空
主卿比居民。矧汝剛制于酒。

武王言康叔當用力謹毖殷之賢臣與鄰國之侯
甸男衛，罔欲使之不湎于酒矣。況太史內史汝之
所友者，可不謹於酒乎？所友者固欲知所謹矣。又
況服休服來，汝所事者可不謹於酒乎？所事者固
欲知所謹矣。況爾之疇匹而位三卿者，圻父之迫
逐違命，農父之順保萬民，宏父之制經界以定法
者，又可不謹於酒乎？汝之疇匹固欲知所謹矣。況

汝之身乃一國所視効，尤不可不謹於酒。所當
果用力以制之也。此章自遠而近，自卑而尊，等而
上之，則欲自康叔之身始，一節重於一節，蓋所任
愈重，則所戒愈嚴也。

厥或誥曰：群飲群飲者人飲酒
群飲者人飲酒，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
予其殺。

其或告言：商人郡聚而飲者，必盡執而拘之以歸
于京師，予其殺之。然未必殺也，曰：勿佚者，立法之
嚴，曰其殺者，用法之恕也。

又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之。

言殷紂導迪為惡之諸臣百工，雖湎于酒而非羣
飲，然其染惡既深，未能遽革，勿用殺之。且惟教之，
有斯指教辭，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指教辭
乃事，時同于殺。

言殷之臣工能不忘教辭而不湎酒者，我則明享
勞之，其不用我之教辭者，我一人不恤之，弗指教辭
其事，而同汝于群飲誅殺之罪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誥，勿辯。乃司民湎于酒。
武王言康叔常聽我誥，或若不治其百工之湎酒

梓材以梓身不斲而斲是君之臣以通上下之情實於梓之用而空其
斲以錄錄錄是臣告君以先王明德德盛邦後王當用德和陳厥
期其享國悠久光臨下民簡之齊合而為篇篇
中有梓梓二字此指田作室為雅因以為篇

武王告康叔欲以其庶民及其臣達之巨室則下之情無不通矣又以其臣達之于王則上之情無不通矣邦君上有天子下有臣民能通上下之情者惟邦君也

汝康叔若常言及於臣曰。我所有之官師。大而三

而傷人貶人罪之細者亦宥之矣此章文多未詳

王啓監三監之監康稱所拜亦糾厥亂為民曰無胥戕無胥

虐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王其効邦君越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怙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其引掖以民於生養恬和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菑惟其陳修為厥疆畎若作室

此武王設喻以告康叔。敷舊以喻除惡。垣墉以喻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夾庶邦享作兄弟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為來庶邦享作兄弟

此下皆臣告君之辭。今王惟言先王既勤用明德而懷遠為近諸侯亦方方而來享上而盡用明德之感人如此後王能用舊典而以德和集諸侯則萬邦亦無不丕享之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
澤先後迷民用澤先王受命。

上天既付中國人民及土宇于先王矣。今王惟用明德以和悅勞業迷惑之民。用以慰悅先王克受天命之心也。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
言人君若能監視上文之言而惟德是用則諸侯
懷服人心和悅而皇圖鞏固天命有永至于萬年
而王之子子孫孫永保民矣。

書經直指卷之四

書經直指卷之五

召誥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有宅洛之邑而宋果周公成王
成之召公既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將始政故召公問周
公之壻作書造之於王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成王居鎬京文武廟在豐成王於二月二十一日

乙未自周至豐以宅洛之事告廟

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著來三月惟丙午朏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

成王在豐。命召公先周公往視洛邑。三月五日戊申。召公朝至洛。用龜卜建都之所。既得吉卜。則經

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

是時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攻治左祖右社前
朝後市之位于洛水之汭自庚戌至甲寅凡五日
而位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

明日乙卯周公至洛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事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
邑牛一羊一豕一

郊祭天地故用二牛社祭用太牢皆以營洛告也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

甲子之朝周公以役書命庶殷及侯甸男三服諸侯之長使之戒集以營洛也采衛二服遠故役不及之

厥既命庶殷庶殷丕作

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然役書命之而無不趨事赴功聖人悅以使民可見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小取幣乃復入錫周公

洛邑既成周公將歸錫京召公乃以庶邦長君出

書卷五

二

取贄見禮幣入錫周公蓋周公初疑庶殷反側懷貳今召公見其與庶邦趨事赴功故因此陳庶殷之情以釋周公之疑也

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嗚呼

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柰何弗敬

召公拜手稽首陳其誓見之誠于成王及周公言今誥告庶殷及治事之臣於是歎息言皇天上帝改其元子及大國殷之命庶殷復何所恃我周王受天命固有無窮之美亦有無窮之憂故又歎息

言庶殷曷敢弗敬而臣服于周乎召公所以釋周公之疑也蔡氏謂誥告殷民其根本在成王不敢指言王故曰御事又曷其柰何弗敬亦謂指成王而言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天既遠絕殷命而殷雖多先哲王精爽在天亦不能救其喪亡者蓋以紂服天命終使賢智者隱藏

書卷五

三

病民者在官民苦虐政皆保抱携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其逃亡而出者又執之使無所容其酷虐如此故又歎息言天亦哀于四方民是以眷命用歸于德者今王能疾在敬德則天眷在是矣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仲子嗣則無遺壽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視古先民夏禹天既啓迪之又從其傳子而保佑之禹也面考天心順承不違宜若可永保矣今時

已墜其天命。今視殷湯天既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順承不違。若可以永保矣。今時亦墜其天命。天命不常如此。今成王以幼冲嗣位。則當無遺棄老成之士。以言其能考古人之德。而於事有所證。猶不可遺。況言其能稽謀自天。而於理無所遺。而可棄乎。蓋用賢乃事天之實故。召公為王首言之。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王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畏于民。若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召公歎息言。成王雖幼冲。乃天之元子。其大能誠

書經五篇卷五 四

和小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以為今日之休美乎。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民情之勞險可也。王今來新邑。繼天出治。當自服行教化于此中土矣。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此下周公之言也。周公因召公之言有喻於心。乃言曰。其作此大邑。自是可以對越上帝。敬祀上下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國。治王其有天之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圖治之道。王當先服殷治事之臣。以

親近副貳我周治事之臣。使之漸染薰陶。以節其驕淫之性。而日進於善而已。然王當以敬為虞所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頃刻而不敬乎德也。此召公曷其柰何弗敬之語。蔡氏止以旦曰至今休三十一字。為召公舉周公之言。餘皆為召公言。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周公言夏商歷年長短。我不敢知。我而知者。惟不

書經五篇卷五 五

敬其德。則早墜其天命。以見天眷不足恃。而敬德不可緩如此。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周公又言。今王繼受天命。我亦惟此夏殷之命。當繼其有功。能敬德。歷年者。况王乃新邑。行政之始。乎。故又嘆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初生之時。初生為善。則習與性成。而自貽其哲命矣。今天

其命王以哲手命以吉凶手命以歷年手皆不可預知所可知者在今我初服何如耳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能疾於敬德則是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王其以德之用祈天永命可也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周公又言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當順而導之乃能有功欲王緩於用刑也

書經卷五

夫王者居天下之大位當有守天下之大德則小民乃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之德益以顯矣欲王純任德化也君臣上下當同憂勤以恤乎民而相期曰我周受天命當大過有夏歷年用不減有殷歷年然必成王誠和小民以為受天永命之本也此答召公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之意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讎民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聞周公之言復致敬而答之言我小臣敢以

殷之頑民及賢士大夫及同家友順之民保受王之威命明德王終當有成命以顯于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

洛誥洛邑既安周公遣使告上史錄之為洛誥又并記其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等事合為一篇篇首脫大誥首字

惟三月至洪大誥四十八字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明辟者明君之謂周公於成王為明辟尊之也

此下周公遣使告卜之辭也公承王命往營洛邑既得吉卜故致敬盡禮遣使復命于王也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

書經卷五

明辟其說非是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子乃胤保大相東土洛邑在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周公言成王幼冲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我乃繼太保而往大視洛邑庶幾為王基始作民明君之地也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澠水西惟洛食食者史先立壘而為之北正食其壘也我又卜澠水東亦

惟洛食俘來以圖及獻卜

周公於乙卯之日早至洛邑先卜河北黎水交流

之內不言乃卜澗水之東澶水之西以為王城朝會之地又卜澶水之東以為下都處殷民之地二處皆近洛水而龜兆正食其墨故西云惟洛食既得吉卜則遣使獻洛之地圖及卜之兆辭于王也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宅宅俾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此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成王尊異周公故致敬盡禮而言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洛邑以為周家匹休之地言作洛以配周命於無窮也公

既宅宅遣使來示我以卜辭之休美而常吉者我不敢獨當與周公共當之公庶幾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言王始舉盛禮祀于新邑凡祀典不載者亦皆秩序而祭之呂氏曰宅都之初肇舉盛禮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假上下告成事也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大抵人主臨鎮新都齊核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

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孚願焉收其故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務也

予齊百工俾從王于周子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我整齊百官使從王于周我惟謂之曰庶幾其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王自教詔之也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

祭法曰法施於民則祀之以紀之無樂大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宗皆祭於大廟而功之尊顯考則為之冠故曰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為弼

周公教成王即命從王于周之百工曰記工之尊

九

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汝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既答其已往之功復勉其將來之功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大視紀功之書而無不公則百工効之亦皆公也苟出於私則百工亦皆効之而私參其公其私乃

王悉自教之可不謹乎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若火始鯁鯁厥攸灼叙弗其絕

言成王於賞功其可少徇朋比之私乎若徇朋比

之私。則自是以往。有若火然。始雖饒饒甚微。而其
灼爍。將次第延熱。而不可撲滅矣。所以深戒之也。
厥若彝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佯嚮即有
僚明。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

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如我爲政之時。惟以見任在
周之官。往新邑。勿以新進私人參之。使百工知上
意嚮。各就其職。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厚惇大以裕
俗。則王長有聲譽矣。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之王業。文武始之矣。成王雖幼冲。當終之也。此

上詳記功教工之事。此下言統御諸侯教養萬民
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
侮。

此統御諸侯之道。言成王能敬則心虛明。而識百
辟享上之誠。與不誠。夫享不在幣而在於禮。苟物
有餘而禮不足。是謂不享。諸侯既不用心享上。則
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若然則政事差爽
而下人輕侮其上矣。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而察其

微乎。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衆民。彝汝乃是不
獲。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
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民農哉。彼格我民。無遠用戾。

此教養萬民之道也。周公言成王當頒布我所不
暇爲者。聽我教。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不
加勉。則民彝泯亂。而不可長久矣。王今篤叙武王
之道。無不如我。則天下不敢廢汝之命。汝往治邑
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而明農事矣。王於治邑
邑而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遠而不至焉。此章下當

有闕文。

王若曰。公明保于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答周公之辭。大抵與上章語相應。言公
顯明保佑于我小子。舉大明德。使我上不忝文武。
功烈仰答天命。俯安民生也。

惇宗將禮。稱秩元祀。成秩無文。

此成王述至洛已行之事。以答公望。稱殷禮之意。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近衛不
迷。文武勤教。予小子夙夜。罔替。

言周公之德昭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和敬之容。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于天下。公之德教加于時者。如此。予小子夫何為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因公明養之言。故示所以留公之意。

王曰。公功。柴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輔導啓迪我者。厚矣。當常常如是。未可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後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美。

此下成王留公治洛也。王言我小子其退而君于

金縢書卷五 王

錫京。命公留後于洛。蓋洛邑乃天地之中。陰陽風

雨之所和會。四方朝貢道里之所適。均周公作邑

本欲成王遷都以宅中土。而成王以錫京乃祖宗

之舊意。有未捨故。至洛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周

而留公以治洛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教公功。

成王言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

能教寧公之功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

成王言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百官有所監視。

太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而治為宗周之四輔也。王曰。公。定于往己。公功。肅將祇敬。公無困哉。我惟無戮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王言公止于洛。我往。歸宗周矣。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留洛以慰人心。毋求去以困我。我不敢厭其安民之事。公不廢其所以儀刑于我者。則四方世享公之德矣。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哉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責難於君謂之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洛等事。周公致敬言曰。王命

金縢書卷五 十三

我來洛邑。承保文王受命於天之民。及光烈考武

王。當大我責難之恭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悖典。殷獻民。故獻者為亂為四方新辟。

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

成王來相宅。當大享其文獻。而治為四方新主。恭

以接下。而為後王之率先也。公又言其自是宅中

圖治萬邦。咸致休美。則王有成功矣。此公以治洛

之効望之成王也。

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孚先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爲厚文武成功以答天下之心信以事上而爲後人之倡成王之王之儀刑而終文祖之德業此周公以治洛之事自効也。

俘來毖殷乃命寧子以秬秬黑黍也一稊二米和氣所生二旨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

王使人來戒敕殷民且以秬粢二旨綴寧周公其命使之詞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拜手稽首而致休美以享公焉蓋王以事神之禮事公敬之至者也。

予不敢宿

宿如君言不則禮精意以于文王武王

周公不敢受此禮故不敢留宿於家而敬祭於文武也。

惠萬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下公祭文武之祝辭此祝王惠順萬叙文武之道無有違遇自罹疾害子孫萬年厭飽乃德而殷人亦永壽考也。

王俘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此祝王使殷人承順教條之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蓋禱祝之中寓規勉之意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咸文王駢駢赤色同尚牛一駢牛一王命作冊逸視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

屬之殺禮咸格王入太室裸

此下史臣紀成王祭告文武以周公留後治洛也戊辰之日成王在洛舉歲終烝祭之禮文武皆駢牛一用特牲舉盛禮也王命作冊書史佚爲視冊以告神冊中不他及惟告周公留後于洛重其事也前代之後作賓王家者以成王殺牲裡祭咸來助祭王入清廟太室以圭瓚酌秬鬯灌地降神也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語在十有二月。

王命周公留後特作冊書命公而史逸語事在十

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戊辰日也。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張氏謂公輔成王太保文武所受天命至此七年矣吳氏謂自留洛後凡七年而夢故史氏篇終計其年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云。

多士商民遷洛有在位之士故周公召已初致以王命終呼多士告之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史臣記成王留周公治洛之次年三月公始行治洛之事而告商家有位之衆士也。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是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終與與受終于文祖之終同

于帝

周公述成王之意若曰爾殷家遺餘之多士不為天所恤故是天大降喪亡之禍于殷我有周既受眷佑之命奉天威之明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之終于帝矣蓋推革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囹固推亡固存之固同亂弼我其敢求位

公又言爾多士非我小國敢有心弋取殷命乃紂

無道不為天所畀與耳天信不固殷之亂而輔我周之治故天位有不容辭者我豈敢有求位之心乎

惟帝不異惟我下民秉為

秉為猶言秉彜但曰秉為以理言為以用言也惟天明四

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反覆以天民相因之理曉殷士者正所以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

周公言我聞古人之言天惟欲導引人君於安逸之地奈何有夏之君喪其良心不適於安帝猶未忍遽絕之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於桀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蕩雖有矯誣之辭而天亦罔念聞之遂廢絕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天乃命爾先祖成湯改革夏命為商於是用賢俊之人以治四方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武王之興商民觀此亦

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

商自成湯至於帝乙凡二十六君無不明德以脩其身恤祀以敬手神脩身事神為治之大端惟殷之先王能之

亦惟天丕違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殷先王脩身事神如此故天亦大建立而保治有殷殷之先王亦無不能承順上帝是以無不配天以澤民也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罔顧于天顯民祗。

言紂大不能明于天道。况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于邦家者乎。惟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蓋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者也。紂皆無所顧念。為君之道何在焉。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惟是之故。天棄不保。遂降此大喪亡之禍于紂。天之所以不畀者無他。以紂不明厥德故也。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

金縢書卷下

舉凡天下小大之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况尚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割殷告勅于帝。

公又述王意。若曰。汝殷之多士。今我周王大善承天之所為。天有命曰。割絕殷紂。則不得不戡之。剪除。告其勅正之事于帝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言我割殷之事。一從於帝而無二適。則爾殷家天命不容不我適矣。周不二于帝。殷其能二于周乎。

蓋示以天命在周。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也。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變育爾邑。而自取其罰耳。我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紂既死。武庚又死。故其地邪惡不正。言當遷徙也。為下文遷居西爾張本。

王若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其遷居西爾。西指洛邑而言。按在洛東。故曰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

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公又述王意。呼多士告之曰。我惟是之故。所以遷汝等居於洛邑。非我一人秉德不靖。樂如是之遷徙。震動時。惟天命如此。汝無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罰爾。爾無怨我也。蓋恐商民以遷徙出於王之意。故明指天命以曉諭之。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爾殷之遺民。豈不知殷之先世有冊書有典。籍載殷革夏命之事。亦如是耳。何獨疑於今日乎。蓋即其舊聞以開諭之也。

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今爾多士又倡言曰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百僚之間今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而以大義折之曰爾等雖有是言然我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于洛者以冀其率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以矜恤於爾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是乃天命如此蓋周公惟以天

命有德之言折之其詞固甚正其意亦甚厚矣。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

公又以王命呼多士告之謂昔我來自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我大降爾命使爾得生乃止明致天罰移爾遠居於洛以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其罰蓋已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乃猶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此命爲初命則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

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公又以王命告殷衆士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以告汝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虞故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

爾乃庶幾於洛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

爾克敬天惟界矜爾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爾於既遷之後果能致敬不狃前日之惡天將有以畀付矜憐於汝若復狃于前惡不能致敬則汝不但不能保有新邑之土我亦將致天罰於汝之躬身亦不能保矣蓋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皆深於敬與不敬而已可不戒哉。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遷。

今汝惟是居汝之井邑使世世相繼爾之所居由是有聲焉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與自爾遷徙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

民雖愚亦知所擇矣

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攸居

周公謂王既言此又復言曰時我或有所言皆以
爾之所居止為念也按多士一書言興喪則由於
天命天令則係於德言德則本於敬而終之以爾
土爾邑者有恒產斯有恒心之謂而非誘之以利
也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或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故作是書以訓之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猶厚所也王其無逸

周公嘆息言人君當以無逸為虞所動靜語默無

不在是焉作則則非所謂所矣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依者猶稼穡而意是

言人君於稼穡艱難之事先備嘗知之乃震於安

逸則知小民所依賴者在是而不敢有縱逸之心

矣苟未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則必輕用民

力而民不得盡力農畝矣豈知小民之依者乎舜

自耕稼以至為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

起於耨耨四民之事莫勞於稼穡生民之功莫盛

於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此有以哉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

乃逸乃諉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言視小民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生於泰養乃不

知稼穡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

妄無所不至不然則詆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令無

聞無知徒自勞苦而不知自逸也夫小人之子出

自農家猶不知艱難反以父母為無聞知者況成

王生長深宮其能知之乎故周公以此深儆動之

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在昔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有度治民罔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

周公歎息言我聞昔者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以天

理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祇敬恐懼不敢

怠荒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享國七十五年而

有永年之效也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

陰陰者天之居居者天之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

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

九年

其在高宗未即位時其父小乙歆其知民間疾苦

使父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於稼穡艱難備
嘗知之矣小乙崩高宗即位居喪三年不言及其
發言則乃雍和故能成嘉靖之治而禮樂教化蔚
然於安居樂業之中至于大小萬民咸和無憾然
者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其享國五十有九年而
有永年之效也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祖甲以為舊為小人
作其即位愛知小人之休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
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祖甲以兄廢而己立為王為不義故逃民間為小

人及與起即位能知小民之休能於庶民則保護

惠利之於鰥寡者又加敬焉祖甲無逸之實如此

故享國三十有三年而有永年之效也

自時厥後主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

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

之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

難不聞小民之勞苦惟耽於逸樂伐性喪生故自

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

者不過五六年三四年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

夫欲壽惡人之同情周公歷舉享年脩短以告
成王所以聞其所發禁其所當戒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抑自克畏

上文既告成王以商王先之事此後歎息而以周

先王告之言惟我周太王王季能自謙抑敬畏蓋

抑畏者無逸之本故下文言文王之德曰柔曰恭

曰不敢皆原於抑畏發之耳

文王早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柔謂之德言恭恭謂之容言非

懷保小民惠解惠解云解窮窮之人垂自愛解寡解寡云解寡之人垂自愛自朝至于

日中吳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文王於衣服之奉不事華麗而專意於安民養民

之功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於小民

則懷保之於鰥寡則惠解之自朝至于日之中自

中至於日之吳一日之晷屢移而一食之頃有不

遑暇惟歆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焉蓋其心

在乎民有不自知其勤勞如此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

中身文王即位時年二十厥享國五十年

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庶邦貢賦有

正數文王無所橫歛過取文王即位為諸侯時年

四十七。至九十七而終。其事國凡五十年。上文會
崇儉。嘉恤孤獨。勤政事。和萬民。此言戒游佚。損橫
飲。等事。皆文王無逸之實。故其有享國永年之效
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周公歎息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
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不可逸遊濫費而
有所過取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

有愆。無善。厥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此言無善。厥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此言無善。厥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

母自寬假曰。今日姑為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國若

未害於事。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

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紂而崇飲之類。故繼

之曰。母若商王受之沉迷。酗于酒德哉。曰。無皇耽

樂者。原其淫樂之始。使之必謹其微。曰。無若商紂

者。要其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於此。所以深戒之也。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

誨。民無或胥。張為幻。此言民無或胥。張為幻。此言民無或胥。張為幻。

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訓戒而告

諭之。相與保養而將順之。相與教誨而成就之。惟
其如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而不
悖。故當時之民。無敢誑誕為幻也。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
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言成王教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訓之事。而不
聽信。則人乃相順得。不敢相誠諫。必至變亂先王

之法度。蓋先王之法。甚便於民。甚不便於縱移之

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薄賦歛。以厚民生之類。皆

民之所便。而君之暴虐貪移者。必變亂之。小大之

民。不便乎法。必怨其上。不違怨于其心。必詛祝于

其口矣。為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惡。其國不危者。未

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

王。茲四人迪哲。

周公歎息言。殷三宗。及我周文王。茲四人。於小人

之依。皆真知而允蹈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

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罵汝。則大自敬德。反諸

其身不尤其人其所以誣毀之愆則安受之曰是
我之愆信能如是則不特不敢含怒而已蓋樂聞
小人之過言以察吾身之未至此三宗文王所以
為迪哲之君也歟

世厥不聽人乃或譎張為幻曰小人怨汝置汝則信
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維厥心亂罰無罪殺無
辜怨有同是繫于厥身

言成王於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
小人乃或譎變置虛實曰小民怨汝置汝則則
聽信之則如是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

大其心亂罰無罪殺無辜天下之人同歸於怨
而繫於人君之一身可不戒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無逸一書七章章首皆先嘆歎而後及所言之事
至此則於歎嘆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
茲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成王得無深鑒於
此哉董鼎曰此篇聖所其無逸以為之綱而分先
知稼穡艱難與不知艱難以為之目此一書之本
旨也商三君先知艱難者也後王生則逸不知艱
難者也周三王先知艱難者也成嗣王之觀逸游

田懼其不知艱難者也遂引古人恐不盡信故尤
欲師文王懲商紂以耳目所及者為言焉真萬世
之龜鑑哉

君奭召公奭為攝政居攝位避老而稱

周公若曰君奭

周公呼召公名而相告語古人尚質如此

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
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棗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出于不祥

言殷不為天所恤降之喪亡而殷既墜其天命矣

今我有周既受殷命我其敢知曰其基業永信在

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曰其終

果出於不祥乎言天命難恃其吉凶皆不敢知也

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

天威迺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

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自言曰是在我而已周公

謂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

民無怨尤背違之時天命人心去就無常惟在人

而已今召公乃忘前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

孫大不能敬天敬地而過佚文武光顯召公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

天命不易天難忱乃其陞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命不易係天難謀信乃或陞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文武恭敬光明之德故也。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周公謙言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凡所開導惟以文武光大之德施于成王也。

又曰不易者以上經言天命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

庸釋于文王受命。

周公又言天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在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天命也。自章首至此皆言天命之難信蓋公之意以成王經歷未深天命人心未固以見召公未可去也。

公曰君莫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周公呼召公而厚舉商家聖賢之君其時皆有聖

賢之臣為之輔佐而各著其功烈如此者蓋欲召公匹休于前人而未可求去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惟此有殷六臣有陳列之功保治于殷故殷先王之終皆以德配天而子孫享國長久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實者實之辭孟子謂天降之寶則國安廣為人則事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承上章六臣輔治而言天佑命有商純一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族姓與王臣之微者無

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國之心外之小臣與夫藩

屏侯旬矧皆奔走服役惟此之故惟德是舉用又其君故其君有征伐會同之事于四方如龜之上如著之筮而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公曰君莫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威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周公言天無私壽必其致治和平功格于天者則壽之有殷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嗣紹天休乃遭亡滅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今召公為周永遠之念則天有堅固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金氏曰割當作害而者曷昌何也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割金氏曰割當作害而者曷昌何也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在昔上天何爲申勲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乎。

惟文王尚克脩和我有夏亦惟有若璫叔有若閼天
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

此承上章言天命集于武王者惟文王能修治變
和我所有中夏亦惟有此五臣爲之輔佐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昇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

金華五經卷五

11

此又反前章之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以道迪茲常教則王亦無德降及於國人矣。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此又正言亦惟上天純佑文王以如是秉德之五
臣踴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
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
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

武王之時。號叔己死。惟此四人猶蹈有祿位。後及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敵。言克殷也。惟此四人昭

武王之時。號叔己死。惟此四人猶蹈有祿位。後及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敵。言克殷也。惟此四人昭

明武王遂覆殷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

今在子小子旦若游大川子往暨汝奠其濟小子同
未在這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我則鳴

鳥鳴鳳也周家
隆盛鳴鳳在郊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鳥鳴鳳也周家
隆盛鳴鳳在郊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周公謙言今我小子輔成王承文武之業任大責重若游大川豈能獨濟予往與召公共濟可也成

金瓶梅詞話卷之五

三

王紆冲在位與未即位同豈可獨責於哉今召公
若收歛退藏不留此以勗勉成王之所不逮則考
老成人之德不下及於民在郊鳴鳳將不復聞況
敢言進此而有所感格乎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周公歎息言召公大監視上文所言。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義。然其積累締造。亦大艱難。不可不相與竭力以保守之也。故我告召公。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使君德開明。勿使隘求去。我不欲。

後人迷感失道也。

公曰。前人敦乃心。乃息。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重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周君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武王敷布心腹。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爲民極。其顧託之言曰。汝當明明勉力。相爲配偶。以輔成王。武王之命。如以召公在於誠信。以乘載此大命。不可求去。以墜其命也。又當念文王眷遇之舊德。以大承無窮之恤。豈可汲汲求去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棄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

否肆念我天威。

周公告召公。以在己之誠。呼其官而名之。欲其能敬德。而以裁所言。殷之喪亡。大亂爲監。而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也。

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褒我二人。汝有合於言曰。在時二人。天休蒞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

周公言我不信於人。而如此告語乎。我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召公二人而已。汝亦有合於心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之休命蒞至。我二人將不戡勝。

汝若以盈滿爲懼。則當能自敬德。明揚俊民。汝德用賢。兩盡其道。治臻大盛之時。則推讓于後人。超然肥遯。今豈汝辭位待乎。

嗚呼。篤棗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周公復歎息言。篤於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矣。然我欲與汝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蓋敘其已然之績。而勉其未至之功也。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如此多誥語乎。我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耳。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

周公歎息言。召公歷練老成。知民心之嚮順。今日民罔尤怨。背遠。固能保其初矣。當思民情難保。而圖其終。其祇順此誥。而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按君與一篇。首言天命。民心可畏。而惟人是賴。次言殷先王與周文武得人之盛。然文王時五人。武王時四人。今惟我二人而已。召公若去。豈我一人所能。

載我末又言武王顧命之言不可違文王未成之業所當成而重慮夫天命民心之不終憂之深是以留之切留之切是以言之詳召公寧不感動於心哉厥後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其有味於周公之言也夫

蔡仲之命

蔡國名與慶所封之地仲字叔慶子也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因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仲字叔慶子也

武王崩成王幼居喪周公在相倍百官總己以聽古今之通道也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不靖乃相與流言謂公將不利於孺子又商人多兄亡弟立管叔於周公為兄尤所親視遂挾武庚以叛欲傾覆社稷天討不容不加故周公誅戮之于商因降霍叔為庶人三年不齒三年後方齒錄之三叔罪有大小故刑罰有重輕蔡叔之子仲能常敬德周公用為魯之卿士蔡叔既卒公乃命之成王復封之蔡國所以不絕其父子蔡也三叔有罪而周

公或誅或囚或降之者天下之公義也蔡仲克常敬德周公於叔卒之後時復其爵土者友愛之本心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言仲猶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為侯於東土汝往就所封之國其敬之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述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遠王命

蔡叔之罪在於不忠不孝仲能掩父之愆惟在於忠孝而已叔有罪國已除仲敬德復受封又改邁迹自身也爾尚克勤無怠以垂法于汝後循乃祖文王之常訓毋忘爾父之遠王命此戒勉之辭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親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上天無所親惟有德者則輔之民心無常懷惟有惠者則懷之善固非一端凡為善則皆歸於治惡亦非一端凡為惡則皆至於亂蓋天人無私附之理善心有一定之歸如此可不深戒之哉

慎厥初惟其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言謹始而圖其終則終不困窮不圖終始則終有困窮之患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告以侯職之所當盡也勉汝所立之功親汝四

鄰之國以蕃屏王家以和協同姓而安利小民也

率自中中者心之理無過不及之義也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

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言當常循吾心無過不及之中不可作其聰明而

變亂先王之成法詳審視聽不可惑一偏之言而

改吾身之法度則內不徇於己外不徇於人而中

道立侯職盡而我一人嘉美之矣呂氏曰作聰明

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天人判

焉

王曰嗚呼小子胡改往哉無荒棄朕命

篇終飭往之國且戒其毋怠棄我命汝所言也

多方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滅奄時作此篇蓋當時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於宗周宗周即周之宗廟也

成王即政之明年五月丁亥日王來自滅奄至于

洛邑此史臣敘事之始辭也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

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周公傳王命告諭四國多方又專提殷侯之正民

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惟我大降爾民命爾

宜無不知也

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不深長敬念以保其

祭祀而自底滅亡也此蓋示以天命不可安于乃

多方一篇之綱領故下文引夏商天命之所以得

失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言天降災異以譴告夏桀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

豫之行不肯出憂民之言大肆淫昏終日之間不

能少勸勉于天之道此乃爾之所聞欲其因桀而

知紂也

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麗猶生也乃大降罰

崇亂有夏因甲子內亂不克靈承于族罔丕惟進之

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

言桀圖誅天命乃不能開民衣食之源乃大降刑

罰于民以增亂其國。原其所因則始于內嬖。末喜之亂而不能善承其衆。又不能大進用教德之人。以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而忿憤者。則日欽崇而尊用之。以殘害其國也。葉氏曰。古者治獄以附罪為嚴。開明也。言不能明于民之附法者。而大降之罰。此說麗字與下文慎厥麗乃勸相應。宜從之。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為民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主。天乃大降顯明休美之命于湯。使為民主而殄滅有夏也。

求曰降豈真有求之降之者哉。觀諸民心而已。天擇湯而歸之。而天命用集。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

惟天不畀桀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克開。

言天不與桀者大乃惟爾多方之賢者不能用之。使永于多享。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徒。大不能明保享于民乃相與構虐于民。百九所為大不開明政暴民窮治道幽暗以至於亡。此言桀之失。

民而罪及夏之多士蓋亦警殺之多士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言成湯能以多方之民簡擇代夏而為之主也。

慎厥麗麗乃勸厥麗乃用勸。

湯深謹其所依之仁以勸勉其民故民亦相與儆。

刑而用勸勉所謂君仁莫不仁也。陳櫟曰謹其刑法之附麗者乃所以勸勉其民刑當其罪故其民亦用以勸勉也。

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無不明其德謹。

其罰者蓋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故。

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

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言已結之罪囚辟而當罪與有而赦過皆能使。

人勸勉於善可見商先王用刑皆仁之所寓也。呂氏曰用德用罰每語皆結之以勸者蓋天下非可。

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使常有欣欣不。

自己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商先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至于紂乃。

不能以爾全盛之多方生享天命而至于亡是誠可閔也哉。

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詰之者史臣發此新例以別嫌明微見周公未嘗稱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天非有心於去夏亦非有心於去殷下文遂言桀紂自取滅亡也。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此章上當有缺文承上文言天非有心去夏去殷乃惟其君以多方

之富大肆淫佚圖度天命殞屑有辭而自取滅亡也。

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亂而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辟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罔天維降時喪紂以逸居逸淫涵無度故其為政不能蠲罔罔進為善天以是降喪亡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通明之人不能顧念為善則為狂狂人能顧念為善則為聖紂雖狂悖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未忍遽絕之猶五年須臾待寬暇於紂觀其克念大為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無可念聽天於是求民主於多方大警動以役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當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

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

我用休曰文武既得乎天大德日新左右逢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多方既罔堪顧惟我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可為神天之主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之天命以正爾多方也此章明指天命之有在以靜服四海姦雄之心。

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言我惟大降有爾四國之民命耳舉其宥過之恩而責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改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

爾何不誠信而寬裕之於爾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哉。周王享天之命。率爾之叛亂罪當誅戮。今爾猶安居其宅。耕治其田。爾何不順我王室。以熙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以取亡滅。爾心未知所以自愛。耶爾乃大不安天命。耶爾乃輕棄天命。耶爾乃自為

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為當然耶。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故教誨而告諭之。戒懼而拘囚之。至于再于三矣。乃有不用我降有爾命。而猶反覆不靜。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周家持德不安静。乃惟爾自為凶逆以速罪耳。

王曰。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

監之監。監之監。五祀。不四年而曰祀。有君道焉。故曰五祀也。
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於今五年矣。

越惟有胥伯大小多正。爾罔不克臬。

此下告殷士授職于洛者。有胥有伯。有小大衆多之正。其臣我監久矣。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此戒之之詞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

爾殷士自身為不和。順室家有和睦。爾其和睦之哉。重言之。所以勸勉之也。爾能和于身。睦于家

而能章明于其邑。則爾為能勤其職事。此期之之詞也。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

爾多士庶幾不畏忌頑民之凶德。穆穆和敬。以處爾位。使之有所觀感。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介助。則處已用人交盡其道。而頑民化服之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改爾田。天惟界矜爾。我有周

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爾多士自是洛邑。庶幾永洽其田業。天亦將畀子

矜憐於汝。我周家亦將大介助賚賜於汝。啓迪簡

拔置之王朝。庶幾勉爾之事。當有大僚之職矣。此

勸之用休也。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事

凡民。惟曰。不事。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故嘆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

誥。命爾則亦不能享上。凡爾之民亦相倣效而曰。

上不必享矣。乃爾放逸頗僻。大違王命。則惟爾多

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離遠爾土。使不得宅

爾宅。畋爾田矣。此董之用威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我惟祇告爾命。

我豈如是多言。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

已。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又言此乃爾民更始之時。苟不能恭敬和順。猶復

悖亂。則自取誅戮。無我尤怨矣。爾其爲善。禁其爲

惡。周家寧寧之意。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

以形容周公之惓惓斯民。會已畢而猶有餘情。詰

已終而猶有餘語。顧躬之光。猶靡然濡於簡冊也。

立政。周公復政成王而告以任用賢才之道。其言則欲成王專擇百

擇之。爲官者無不賢者矣。中問所謂三宅

三俊。雖食錢不食大要。不出此三者而已。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

周公帥群臣致敬盡禮。進戒成王。言今嗣天子爲

天下王。非幼冲之比矣。群臣用皆進戒曰。王之左

右大臣。則有常伯常任。準人王之近臣。則有綴衣

虎賁。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

皆立政之本所係也。周公於是嘆息言美矣。此五

等之官。然能知憂其得人者少矣。言必欲得人。以

居其職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顧俊尊上帝。迪知忱

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

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彊之

時。呼來賢俊。以爲事天之實。而有夏之臣。於九德

之行蹈知而非苟知誠信而非輕信乃敢告教其君既拜手稽首致敬以尊其為君之名然後致告以敘其為君之實言必以九德之人居三宅之任如此則所以為盡君道也若於九德之人不能迪知誠信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為大順於德則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官豈復有賢者乎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桀凶德弗作往日任用三宅而所任者皆暴德之人故桀喪亡無後

亦越成湯陟至堊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

曰三有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逆用協于厥色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桀既罔後及湯升為天子大能釐理上帝之光命謂其典禮命討躬著于天下也湯所用三宅之官皆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之人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湯於宅俊嚴思而大法之故能盡宅俊之用宅者妙其職俊者著其才賢者奮庸登于至治其在畿甸之近則德化和協無間其在四方之遠皆大法所見之德成湯用賢致治之盛如此

焉呼其在桀德惟暴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習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并收其地作萬姓

歎息言紂德彊暴又所與共國者惟暴刑暴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失德之臣下不能用賢如此故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中夏用商所受之命而盡甸治其萬民焉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文武於三宅三俊之心知之真見之的以之敬事

上帝則天職修而上有所承以之為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兩間而俯仰無愧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堊周之敬事一本於用賢而已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於此三宅之官也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僕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

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表臣百司蓋外百司太史

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實也。上文既條陳磨數內外大小之衆職而結之以庶常吉士者。言文武之所用無非常德之吉士也。

夫是也。
大族之稱之屬。
士是也。

此諸侯之官。各位通于天子也。

夷

微盧承三毫蒙為三毫故熱為南盧僞師西毫阪尹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

阪

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

此王官之監於諸侯者也。自諸侯三卿而下。惟列
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
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

歟

1

文王惟克

新舊陳氏曰。廢字上或脫一
知字。或廢字未知字之誤。

宅心乃克立茲常事

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知其三宅之心。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準人者。因申言文王用三宅而畧之耳。

用違。

文王於庶言庶獄庶慎無所兼於其職惟於有司牧夫訓勅其用命及違命者而已孔氏曰勞於求

才逸於任賢。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其事。蓋信任之益專。不特罔攸兼而已。不言庶言者。號令出於君。不容不知故也。呂氏曰。不曰罔知。而曰罔敢知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爲也。惟言罔敢知。然後見文王敬忌。思不出位之意。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

不敢替厥義德義德有撥亂反正之才成德之人也率

惟謀從容德

之量成德之人也

以並受此丕丕基。

武王率循文王安天下之功。而不敢替其所用義。

金鑑卷之五

五

德之人率循文王安天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

之士。意如號叔。閔天。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文

用之於前。武用之於後。故能並受此不丕基業也。

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救失。我

克灼知厥若。順者心之安也。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受民者言民乃

宗非成于
所自有也。
和我庶獄
庶慎。時
則勿有問
之。

受之於天與相

周公既述文武用賢於是歎息言孺子今爲王矣

繼此以往王其於立政三宅之官當能明知其心

之所順然後大委任之使之爲治以相助哉所受

之民調和戒衆獄慎之事。又不可以小人間之。蓋

賢者未用則欲知之明既用則必任之專也。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責。以又我受民。

周公言自一話一言之間。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以治我而受之民。不敢斯湏忘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

子文孫。文子文孫者成王守成尚文乃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之。

周公歎息言我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

微美之言。我受之於人者。皆以告孺子王矣。自今以往。文子文孫。其於獄慎之事。勿有所兼。有所知

而以己誤之。惟職之人是治之耳。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

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於立政。所以用三宅之官。既能得賢者。以居其職。又能細繹用之。而盡其才。此其所以能致治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

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勵相我國家。

自古為國無有立政用儉利小人者。儉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有光顯在世。王當自今已往。立政。毋

用儉人。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周家也。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周公又言成王其勿誤于庶獄之事。蓋獄者。天下大命。特挈而告之。使成王尤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己誤之也。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跡。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

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周公又欲成王能詰治戎兵。以升禹服舊迹。至于四方海外。無有不服。于以觀文王之德輝。于以揚

武王之功烈。周公非導王好兵。蓋世平則易玩當

國家尚文之時。而不忘武備之誥。此所以為長遠之道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周公歎息并周家後王戒之。言自今立政。必惟能用常人。蓋常德之人。重厚朴訥。與儉和。小人相反。

用舍之際。治亂由分。故周公於篇末。特深致意焉。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武。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周公告太史言司寇蘇公。能敬其所由之獄。培

植基本以延長我王國。蓋全民命所以延國命也。後之治獄者。當於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罰。而無過差矣。謹按此篇大旨言王政莫大於用人。用人莫重於三宅。三宅。宅俊得其人。則百官皆得人。而王政於是焉立矣。禹湯文武以宅俊得賢而興。夏桀商紂以不用賢而亡。其明效如此。孺子王矣。可不去儉人用常人以立政乎。詰戎矢。謹刑獄。又政之大者。故篇終重為王告。并為衆世告。周公之忠愛何其至也。

書經直指卷之五

書經直指卷之六

周官。成王初建百官。又糾其官。以周官考之。亦訓體也。然此篇官制及諸侯朝聘與國體不同。新案陳氏曰。周禮乃周公攝政未成未行之書。周官則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未暇合處。姑畧之可也。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群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不敢恃外寧而忘內治也。此書之本序。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成王言。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先。即下文文明王立政之事。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唐虞稽攷古制。建官惟百而已。於百之中。在內則有百揆。四岳。在外。則有州牧侯伯。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政雖庶而惟和。國雖萬而咸寧。夏商之時。世變事繁。官數倍於唐虞。亦能致治。是則明王立政。不在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祇勤于德早夜若有所不及仰順前代訓導百官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經邦

建立師臣加之以太名之曰公所以示崇重也三公之職在於講論天人之道推以經綸邦國使教化行政事理則民安物阜和氣薰蒸而三光全四時序所謂總理陰陽也其職之重如此非道全德

備者不足以居之故官不必在備員惟在得其人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其職在贊貳於公而弘大道化敬明天地輔弼人君公論道孤弘化公變理陰陽孤寅亮天地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天官卿天子之相掌邦國之治內統領百官使有

歸曰外調調四海使得其平冢宰雖並列於六卿而教禮樂刑工之事皆兼總之所謂綱在綱中也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地官卿生國教化敷布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之不順者而使之順也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禮和上下尊卑等列成周合樂於禮官謂之和者以樂而言也

司馬軍政兼掌馬政故以司馬名官掌邦政兵以征伐不王王政之大者故曰邦政統六師平邦

夏官卿主國征伐之政統御六軍平治邦國使疆

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

司寇掌邦禁詰者推鞠窮詰以決其情也姦惡刑暴亂

秋官卿主國法禁窮詰姦惡之情施刑於強暴作亂者不曰掌刑而曰掌禁者刑法本以禁民之為非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之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缺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又按冢宰掌邦治而為治莫先於教化故司徒次

之教化必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達教博雅者大則加以甲兵少則加以刑罰故司馬司寇次之姦暴除而後民安其居故司空終焉此六卿之存也

六卿

周禮第六十篇

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章成兆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備舉六典於內以倡率九州之牧使九牧亦各率其州之諸侯遵王朝六典以治其國而阜厚化成乎兆民也

六年

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

考制度備條

傳事也

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六年五服諸侯一朝

令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以

考四方之制度諸侯各朝于方岳之下大舉黜陟

明之典焉蓋六卿倡九牧既成天下之治矣此

定朝巡之禮所以振起其治使勿替也又按舜五

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與此疏數繁簡不同者帝王

之治因時損益可見林氏曰文中子曰舜一歲而

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以此觀之則周時兵衛

日多徵求日衆故不能五年而以十年也

王曰嗚呼九我有官君子欽乃使司慎乃出令出

推行弗惟反反者不出不可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此上詳言通官之體統此下則訓迪之詞也成王

歎息言九哉居官守職之君子當敬法所守之職

謹法所出之令令出欽其行不愆其墮運而不休

以天下之公理滅一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信服

之矣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正備典常典常者周家

之所以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者亂厥官者廷廷敗敗諸諸怠怠忽忽荒荒

政不學墮面蒞事惟煩

學前代之法而後入官則議事有裁制而政事不

錯亂矣然寧有宜於古不宜於今者宜於今而

不合於古者又必以周家典常之法為師不可喋

喋利口而更改紛亂其官守也夫蓄疑不決必敗

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者猶正墮面

而立必無所見而臨事煩擾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勤惟果斷乃周周後後斯

此下申戒卿士也崇高其功者存乎忠實大其

業者在乎勤力忠立力勤又必當義而能果斷斯

功成業遂而無後難之患矣王氏曰功以智崇業

以仁廣斷以勇見三者天下之達道也

位不期驕謙不期後恭儉惟德無載爾侯作德心逸

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祿不與侈期而侈自至故
居位以恭則不驕守祿以儉則不侈恭儉二者當
有實德於己不可從事於偽作德則中外惟一故
心逸而休休焉作偽則掩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
其拙矣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敬畏苟不知敬
畏而驕恣則入于危難可畏之中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厯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為大臣者於賢有德者則推舉之於才有能者則
遜讓之義讓之風興則衆官不爭而和矣苟嫉賢
妬能衆官爭而不和則政事必厯亂不理矣然所
舉之人能脩其官則亦即爾之能若舉其非人則
亦爾不勝任蓋大臣莫善於舉賢才莫不善於蔽
賢疾能也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佐乃
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總申勅之發其

各敬其官休其政上以輔人君下永安兆民而萬
邦無所厭斁數也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
待於戒勅也

君陳周公遺教訓民于下新報自盤之周公而現所王
今君陳代周公此其詩命之訓更以君陳名篇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
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成王言君陳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
家必能施政於邦是以命汝治此東郊尚敬之哉
昔周公師保萬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懋
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昔周公在東郊師訓保安其民民懷其德今君陳
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舊訓
則民其治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
高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成王言我聞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
而速允祭祀之時昭薦黍稷之潔芬是豈黍稷之
馨香哉實本之明德之馨香耳周公之訓如此爾
君陳庶幾法之周公之大訓以德致治惟日孜孜
無敢逸豫焉明德可以感神明悅爾民乎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
我爾惟風下民惟革

凡人之情未見聖人則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人之
後亦不能由聖爾君陳親見周公當以不克由聖
為戒爾猶風下民猶革革加之風必偃爾能由周
公之訓則商民亦由爾之訓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則釋

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無或不致其難凡有所當
廢當興者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虞之以合手衆

論之同然後又細釋深恩而斷以已之獨可也

爾有嘉謀言切於事嘉猷言合於道則入告爾后于內爾
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
若時惟良顯哉

爾有謀猷之善者則入告于王爾乃訓順之於外
曰此謀此猷乃我君之德也使人臣皆如此豈非
良顯者哉此成王舉君陳已陳之善而歎美之也
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
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此心至于有過則將使誰執
我禹聞謏言則拜湯改過不吝不爲此言矣鳴

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休務作威無倚法以
制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王呼君陳言汝惟當弘廣周公之大訓毋休傍官
勢有作威之事毋倚恃國法而爲制罰之政當以
寬和爲尚然寬不可失於縱必由有法制存焉和不
可流於和必從容以和之此言戒君陳之徇己也
殷民在辟子曰辟爾惟勿辟子曰有爾惟勿有惟厥
中

殷民之在刑辟者我言實之法汝勿徇我意而遽

辟之我言有其罪汝勿徇我意而遽有之惟當審

其輕重之中而已此戒君陳之徇己也

有弗若于改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爾之政不化于爾之訓刑之可也然

必刑而可以止刑乃刑之此總上章之辟

狂于政實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其習爲姦究與毀敗典常擾亂風俗人犯此三者

雖小罪亦不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總上章之宥

爾無念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汝不可愆怒惡惡于未化之民不可求全責備于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人有含冤之心。乃於事有所濟。然必有寬宥之量。

斯乃德之大也。

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職業有脩者有不脩者皆簡之則人勸於功矣
進用行義之良者以策率其不良者則人勵於行
矣。

惟民生享國物有遷遠上听命程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在德者得其所常之時乃罔不變允界于大猷惟子

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斯民之生。其性本厚。特爲物所遷。而至於薄惡耳。然民之於上。固有不從其所令。而從其所好者。君陳能敬典常之道。而實得之於身焉。則有以感其好德之良心。無不變惡爲善。而升于大道矣。若是則我一人膺受多福。爾君陳亦成其休美。而有令名于永世矣。

顧全

惟四月我生魄主不懌

成王有疾故不悅懌。

中子王乃滋鞠永相祿曼服盛至九

王有疾不能齋戒沐浴。臣以水盥手沃面。扶相者。被以衾冕之服。憑玉几。以發命。古人臨死之際。猶不忘敬如此。

乃同召太保奭夷伯、少保奭夷伯、畢公衛侯毛公、來孫奭夷伯。

王之六卿三三公三執者也義影師氏虎臣尹御事
平衛毛皆國名又爲天子公卿

將發顧命不暇召六卿使各率其屬而同一王命召六卿下及治事者也。

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茲子審訓命汝

此下顧命之言也成王自嘆其疾大進勢惟危殆

病日以至。既久留于身而不去。恐遂死不得出。操以言嗣續之事。此我所以詳密發討以命汝也。呂氏曰。成王去崩纔一日。猶與說以致其潔冠服。以致其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臨衆之敬。不以用。德廢而素定之理。雖垂沒固燭然也。惟善治氣者。歷疾病而不情。善養心者。臨死生而不忤。此豈一朝一夕之積哉。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武王宣重光之重光猶與麗陳教則

肄不違用克遠殷集大命。

文武並布宣明之德定民所性陳列徽德訓民習服而不違用能達於殷邦而集大命于周此言先王創業之難也。

在後之個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遁。

成王自謙言在後之個愚者敬近上天威命繼守文武大訓而不敢昏迷逾越守成之不易也。

今天降瘳殆弗與弗悟爾尚明時職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言今天降疾予我身殆將弗與弗悟爾應明是我言敬輔太子大濟于艱難此命群臣輔康王也。

柔遠能通安勸小大庶邦。

遠者柔而撫之近者擾而習之安寧勸導大小諸國此告以治體當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有威可謂畏之主威有儀可謂之儀自治去者正其身而不假外求也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幾者動之機也。

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以其能自治其威儀耳。舉其著于外者以勉之也。爾無以釗冒進于不善之地舉其發於中者以戒之也。兼舉內外以為戒勉此告以心法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首叙文武受命之艱難次述

守成之不易又以治體心法并告之與死於燕安婦人之手者大有遲庭矣其有得於周公輔導者深矣哉。

茲既受命遷出綴水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群臣既受顧命而退徹出帷帳庭外於其明日王崩。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天子克責氏以二

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召公以冢宰發命命桓毛二臣使於齊侯呂伋處

取二千戈及虎賁士百人迎太子釗於南門之外

引入路寢翼室為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兩朝臣承命者鄭成顯諸侯體統尊嚴

拒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入自端門萬姓咸觀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為憂居之宗示天下

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閣寺執國命

易主於宮掖而外庭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

丁卯命作冊度。

太保命作冊書以紀成王遺命傳之康王及受冊

之法度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湏材。

召公命士湏取材木以供喪用。

狄設黼衣黼衣屏風畫為斧文者。綴衣。

下士供設張之事若設黼衣帷帳以象成王生存時也。

牖間南嚮敷重蔑席黼純華玉仍几。以目也。自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几。此事仍几。

東西牖之間南向重布桃竹枝席綠以白黑雜繡仍用生時所設華玉之几此平時見群臣親諸侯之坐所謂當守者也。

西序東嚮敷重蔑席綴純文員仍几。

路寢西廂設座東向重布蒲席綠以雜彩仍用文貝之几。此旦夕聽事之坐也。

東序西嚮敷重蔑席畫純雕玉仍几。

路寢東廂設座西向重布管席綠以畫帛仍用雕鏤玉飾之凡此養國老饗群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荀席玄紵純漆仍几。

西廂夾室之前重布竹席綠以玄黑雜色仍用漆几。此親屬私燕之坐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故兼設平生之四坐也。

越王五重大訓三王命書及文王之訓也。陳寶赤刀大訓大訓三王命書及文王之訓也。

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王天球河圖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者也。

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鼓在西房父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兩序及兩房陳列先王所寶器物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手澤在焉

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

大輅在虞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以輅乘輅輅以封異姓及四衛者。在左塾之前。

五輅陳設亦象成王之生存也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

二人崔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房夾兩階起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垂一人冕執戣立于側階。

國有大喪故嚴立兵衛然皆士夫之職弁冕執戣

堅明守義足以防虞慮患者矣呂氏曰古者執戈

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司禦侮則堅明

守義而無應心之虞下及秦漢陞相執事尚餘一
二此制既廢人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
周廬陞楯或環以椎埋器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
當深繹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康王吉服由西階升堂以受先王顧命卿士邦君
同麻冕蟻裳從王賓階入各就其位呂氏曰麻冕
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繡今蟻裳
者蓋無事於奠祝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
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禮之變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大圭長尺圭寸天子之圭圭
上宗奉司瑁瑁所以冒諸侯之圭瑁者由作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

御王冊命。

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圭瑁先
王所執者太保太宗以先王之命奉傳嗣君若先
王與之故升自東階太史以冊命進奉於王故由
西階升也。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卡。與和天下用春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則太史口陳者言大

君成王在康親臨王几道揚厥終之命命汝嗣守
文武之訓君臨周國率由大法協和天下用以對
揚文武文武之光訓。

王再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敬則有所不忌忌則有所不敢天威。

康王再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
子其能如祖父之治四方以敬忌天之威命乎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康王受同瑁而三進爵三祭酒三奠酒成禮於三。
故上宗傳神命以嚮告也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

受太保介圭可知。

太保受同降盟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
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他同秉璋以亞
獻獻畢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則代尸荅拜新安
胡氏曰王祭告成王言己已受顧命也太保報祭
言己已傳顧命也有亞獻無終獻者非正祭也。

太保受同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意退居其所以同授宗
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而不甘其味喪疾故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廟門與宮之門廟主侯

太保下堂有司收徹罷用諸侯出路寢門外以俟見新君也真氏曰此篇可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可見周公當危難之際區處周密皆可爲末世法。

康王之誥康王新即位周公率諸侯見新君因而進戒康王誥史錄其詞合爲一篇

王出在應門之內王出在應門之內太僕率西方

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采
黃朱黃朱者黃馬而朱其轡以黃是實也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

壤與皆再拜稽首王嘉賜德各拜。

康王出在應門之內。召公虢爲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繼周公爲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舉所奉圭玉與幣帛。言曰。一二蕃衛王室之臣。敢執土地所出箕鬻。皆再拜稽首。以致敬。王宜嗣前人之德。故答拜也。王者見諸侯無答拜之禮。然居喪受弔。則爲後者乃拜。今康王答拜。所以正其爲後且知其以喪禮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

天改大邦之命。惟周文武誕受。若曰美里也文王

出雲聖之臣天命自是始作山鉉氏曰姜古女
作姜姓說文講字姜若謂天之陰訪助順也
克恤西土

冢宰與司徒皆進相揖之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于王。言敬告天子。皇天改移大邦殷之命。而周之文王武王克受天之陰誘助順者。以能恤西土之民故也。

惟新陟王成王幼崩未葬未諱故曰新陟王畢協賞爵載定厥功用敷遺

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

言成王能盡合其實爵之當故能戡定文武之成
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之哉所當

張大六軍。以奮揚武烈。毋得廢弛怠惰。而壞我高

祖艱難寡得之基命也。蓋刑賞爲治之大柄而兵又刑之大者。守文之主多溺於宴安而無立志。故周公歆成王詰爾戎兵。召公歆康王張皇六師。元老謀國之意同一揆也。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康王在喪故稱名。報誥。

上文進誥不言諸侯以內見外也。此報誥不言群臣以外見內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丕平富者博博均平薄歛不務咎不務咎者不務

有熊羆之吉者二心之臣保入王家用增命于上帝
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

言文王武王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致至極兼盡誠
信故光發越昭著于天下然亦有熊羆武勇之
士不二心忠實之臣戮力同心保入王室故文武
用受正命于上帝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畀以
四方也此康王求助群臣諸侯之意

乃命達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
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
心固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言文武所以命建立侯邦植立藩屏者意在輔佐
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念綏安
爾祖考之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
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
遺我稚子之耻也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
群臣既皆聽康王之命相揖趨出康王乃釋吉服
而反喪服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雖
曰非禮也謂之變禮可乎曰不可禮變於不得已
嫂非溺終不授三年之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

時而可者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衆
王帛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為此曰然則孔子何取
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臣之間教戒深切著明
足為後世法孔子何為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
不辨

畢命康王命畢公保釐東郊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

此史臣叙畢命事始也保釐重任畢公元老故特
至文王廟命之示不敢輕也

王若曰嗚呼父師畢公代周公為太師故稱曰為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
于天下用克受厥命

康王嘆息告畢公且尊稱之言文武布大德于天
下故能受厥命得天下之難也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罔戢頑民遷于洛邑密
通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
一人以寧

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寧國家謹必殷民遷于洛
邑使之親近王室用化其教既立三紀之久世已
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

安寧言化之之難也。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世道有升有降為政者當因俗變革周公之謹密世道方降時也君陳之和中也道將升時也一皆因俗為政者今畢公當區別善惡之時苟不善其為善者則殺民善惡混淆而無所勸慕矣。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拱仰成。

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道四世正色立於朝以表率群下小大衆職無不敬服師訓嘉

金華書卷六

七

美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為哉惟垂拱拱手以仰其成而已康王美畢公德業之盛將托以保釐之寄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祗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王歎息言今我敬命畢公以周公化殷民之事公其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旌表分別人之善惡此成周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顯其為善者而病其不善者以樹立

善人之風聲此所謂旌別也其有弗備教法者則分異其井里疆界不得與善人雜處使能變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此所謂別惡也而又申明規畫郊畿之制謹慎完固封疆之守則王畿寧安而四海皆安矣。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商倍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凡為政事貴乎常久而不求文具凡出辭令尚乎理具而簡要不可有怪異之好商紂之俗靡靡然相隨皆以利口捷給為賢其餘風至今猶未殄絕

金華書卷六

七

畢公其念之哉大抵好異者政必不能有常利口者言必不尚體要此正商倍對病之藥故康王歎公深念之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蔽化奢亂萬世同流。

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故先舉所聞古人之言謂世世受祿之家恃其富貴少有能由夫禮節者唯肆其驕蕩以陵蔑有德之人禮與德皆天道商民實悖亂之蔽壞風化奢侈美惡萬世同一流也茲殷庶士席寵惟護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

將由惡終難收故心開之惟難

凡此殷之衆士皆世祿之家憑藉恩寵非一日矣
怙恃奢侈滅絕義理惟以服創誇美于人而身心
之不義則不知之驕奢淫佚矜肆誇太將終於爲
惡矣周公君陳相繼爲政雖已收其放逸之心然
病根未除將復舉發而防閑之尤難下文德義古
訓乃開之之道也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
于何其訓

因殷士資財之富而教之不使縱欲以戕生則可
永長其年壽矣然教之之道不待他求惟教以人
心同得之義理乃天下之大訓也訓民之道古之
人有行之者矣不稽古以爲訓其何以爲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
允脩

康王嘆息言邦國安危惟在此殷士之化與不化
惟能不剛以保之不柔以養之酌剛柔之中而又
用焉則德信乎其脩而民無不化者矣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

周公陸殷民頑而會誼始矣君陳從容以和而能

和其中矣畢公當盡保釐之道而能成其終也始
之中之終之雖時異政殊然周公君陳畢公同一
化民之心同一致治之道耳是以道化洽和政事
修治恩澤浸潤天下生民四方蠻夷左衽罔無不
賴其德澤我小子亦永受繁多之福矣三后所治
者洛邑而施及四方者以見王畿四方之本而化
殷民之效甚大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
其成式惟乂

公其於是下都建無窮之基業亦有無窮之聲
聞後世子孫順其成法而爲治矣畢公四世元老
勲業已隆而康王猶以是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
事業乃尊敬之至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
先生成烈以休于前政

康王歎息告畢公勿謂弗能化民惟當盡其心勿
謂民少不足化惟當謹其事內盡其心外敬其事
則能敬順先王成功而休美于前人之政矣新安

王氏曰：觀此民不歸，則知其德澤之深，觀三后化，則知其仁厚之至。此商周之治所以為盛也。

君牙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託命也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穆王歎息，呼君牙而告之，言汝祖汝父，世世篤忠貞之節，其有成功，紀于太常之旗，至今不忘。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惟我小子，繼先王遺統，每思先正之臣，能輔佐先王以治四方，而我則無之，故中心憂危之至，若履虎尾，涉春冰，然穆王言此，以見求助之意。

今命爾子翼作股肱，心膂，繼乃舊服，無忝祖考。

今命爾輔我為弼之手，是心春相待一體無間，汝當繼乃先人舊日忠貞服勞之事，不可忝辱於祖考。欲君牙以其祖父事先王者而事我也。

弘敷五典五典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道也，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

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

大布五倫之常道，敬和斯民之準則，如君臣之義。

父子之親，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君牙能正其身，則民無敢不歸於正矣。民心不能以自中，皆取法君牙以為中焉耳。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夏之時或暑或雨，小民怨歎咨嗟，冬之時大寒，小民亦怨歎咨嗟。小民之生，誠艱難矣。我為民上者，當思其飢寒之難，以圖其衣食之易，民乃得其安寧耳。司徒職兼教養，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艱也。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歎息言大顯明哉！文王造周之謀，大繼承哉！武王克商之功，其所以佑助啓迪我後嗣子孫者，皆無一事不出於正。無一事有所缺，失爾君牙當敬明其訓民之道，用以奉順先王成康，所以對答文武光顯之命，以追配于爾祖父而已。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穆王又告君牙惟當於祖父舊職是濟民之治亂
在此而已。法之則治。否則亂也。能循汝祖父之所
行則可以昭明其君之治矣。按此篇專以祖父言。
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
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為伯為司徒。君
牙宣其後歟。

周命

王命伯問為太
正此其誥命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穆王呼伯冏言戒弗能于德今繼前人居大君之

倭恐懼憂危寢不安席。中夜以起而思免其咎。遇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業從太僕卿
僕凡從王者

國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

有不欽費號施令罔有不臧卞民祗若萬邦咸休

昔在文王武王有聰明齊聖之德當時小大群臣

又皆懷忠正良善之行固若無待於侍御僕從之

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無非正人朝夕之間承順

正救。是以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幾號施令。無

有不善。所以以下民之心。無不敬順。萬邦之治。皆至。

休美也然則左右近習之人有補手君德者如此

哉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任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穆王言我無良善之德。專賴侍從有職位之人。輔助其所不及。繩正其過愆。糾察其謬誤。以格正其非僻之心。使能繼紹先王文武之功烈也。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僅

侍御之臣懋

乃后德交脩不逮。

今予命伯罔爲大僕正之官。當正其群僕侍御之臣。以勉進爾君之德。而交脩其所不及者。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便者順人之所欲。辟者避人之所惡。側媚。其

惟吉士。

言伯冏當謹擇汝之僚屬勿用小人而惟用君子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

惟臣

僕臣正直。其君亦能出於正。僕臣諂諛。則其君必自以爲聖。君之德與不德。皆係於僕臣正否。何如爾自古小人之敗君。其爲心爲虐。爲侈。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

者蓋小人之毒其甚必使之虛其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遠然後法家弼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阻其間自聖之證既見而百疾從之昏雲修繼皆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爾無昵于儉人克耳目之官迫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毋昵比小人克我耳目之官使導君上以非毀先王之常法戒其不可用小人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特察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不以正人爲善而惟貨賄爲善如是則是曠其職汝大不能敬其君而我亦罪汝矣戒其不可任貨賄也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穆王篇終歎息言當敬之戒長輔汝君不出于規矩法度是所望也呂氏曰陪儻替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曾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于昭昭之際抑末矣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特作命書至與大司徒略等其知本矣然此心不繼

造父爲御周道天下將必有車轡焉然其係若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舍之無常可憫其然

呂刑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歸爲篇按此篇專訓賄刑蓋本舜典金作賄刑之語然舜典之賄特以寬鞭之輕刑耳未嘗及於五刑之重也今穆王之法雖大辟亦許其賄免矣蓋舜之所謂賄者其大抵穆王巡遊無度財貨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紓民計天子取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案穆王制猶可想見三代志事之意云爾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耄荒荒度作刑以詰四方

穆王享國百年之久耄荒忽命呂侯詳度時宜

作爲賄刑以詰治四方史臣先之以耄荒二字賄之詞也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冠賊鴟義姦究奪攘矯虔

王曰古書所載蚩尤始初作亂延及于平民無不爲寇盜賊殺如鳩梟以擊搏爲義在外爲姦在內爲究劫奪攘竊矯詐虔劉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極點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用刑大作五虐之刑

君有德教之德于上臣有明德之德于下君臣之德昭灼于四方民皆感興起無不惟德之勤然或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罰之中用义于民而輔其常性也夫刑以弼教豈戕民之具而已哉。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故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唐虞典獄之官非但絕威勢之請托與絕貨賄之賂遺於刑之一事敬慎畏忌之至口無擇言身無擇行大公至正惟能純乎天德則大命自戡作而

可配享在下矣蓋推典獄用刑之秘功至於與天為一者如此。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令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譴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穆王嗟嘆告四方掌政事典刑獄之諸侯言非爾為天牧養斯民乎為天牧民爾當何所監視非是伯夷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爾所當監者也爾

當何所監視非是苗民乎苗民不察於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譴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所當懲者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格命新受胡天曰或格天命也對下文敬逆天命而言今爾罔不由慰口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行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

惟永。

穆王嗟嘆告同姓諸侯皆聽命我言庶幾有所感格天命也夫典獄能日勤則職舉刑當今爾當無不以日勤自慰無或以不勤為戒哉一失之急則刑罰不中矣且刑者天之所以整齊亂民俾我為君者一日用之而已非恃之以為治也民有大罪而非終者有小罪而維終者其輕重皆在人所犯耳爾當敬逆天命以奉承我一人我雖欲威之爾則勿辟我雖欲休之爾則勿宥惟敬五行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則君慶於上民賴于下而安

寧之福永久不替矣。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刑而無之。謂之祥刑。無刑其祥莫大焉。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虔非及。

穆王又呼有國有土者。來告之以用刑吉祥之道。言今爾之安百姓。何所當審擇。豈非典獄之人乎。何所當敬謹。豈非所用之刑乎。何所當詳度。豈非獄辭之所連及乎。曰。何。曰。非問答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不可不盡心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書經卷之六

三六

此言聽獄之道。兩相爭者。詞証皆在。則衆共聽其麗于五刑之辭。五辭得實可信。則質于五等之刑。其辭與刑不相合。則質之于五等罰。贖辭與贖又不相合。則質之于五等過。誤而有免之也。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惟此五過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然必察之詳而盡其心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者。則赦之。而正于五罰。五罰之疑者。則

赦之。而正于五過。然必察之詳而盡其心。斯不故入人之罪矣。

簡孚有衆。惟貌有稽。貌。謂色也。稽。謂度也。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獄辭簡核。而可信。既與衆共聽矣。又必稽察犯人之容貌。蓋辭或可偽。而貌不可掩也。若其辭不實者。則在所不聽也。夫刑者。天之所以討有罪。上文聽獄之法。俱所以嚴敬天之威命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

閱實其罪。非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罪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

書經卷之六

三七

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惟察佞法。其審克之。

此詳言贖刑之法也。墨劓劓宮大辟五等之刑。人有犯之。而情可矜。法可疑者。則赦之。而使納金以贖其罪。然必按閱核實其罪無所苟也。五刑有重輕。故所贖錢數有多寡。五刑之類。自一千至二百總三千條。然法制有限。而情犯無窮。犯無正條者。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以求其輕重之當。其獄辭之妄亂不可聽者。不可差誤。舊有是法。而今不行。

者不可復用。惟當詳明法意。而審覈之也。按古者贖刑。惟鞭朴之疑者用之耳。今楊王雖大辟。亦許其贖。豈古之制歟。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人所犯者。上等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所犯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至於諸罰之用。亦當原人情。以權其重輕之宜。而刑罰又當隨世變。以爲輕重。所謂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之類也。夫刑罰雖因人情世變。而齊之以不齊。至其倫要。所在

則截然而不可紊者矣。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位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東故折獄。明啓刑書。香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罰金以懲惡。雖非致於死。然人重出贖。亦甚病矣。非口才辨佞之人。可以折獄。惟溫良長者。能折獄。而無不得其輕重之中。此言治獄者。當擇其人也。然聽獄之要。必在辭之差者。察之。則其情悉見。雖強辨不服從者。亦服從矣。必也哀矜敬畏。以求其

情。詳明法書。而占度於衆。庶幾皆合中正。而無過。或於是刑之罰之。又當審而克之。此言聽獄者。當盡其心也。及乎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上其斷獄之書。悉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必并兩刑上之。此言獄獄者。當備其辭也。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穆王歎息。總告典獄諸侯。同姓異姓者。言我之於刑。言之尚恐懼。況用之手。我之所敬者。刑也有德于民者。亦刑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使去惡歸善。汝典獄輔教者。奉行天罰。與天作配。在下可也。夫獄辭有單有兩。單辭之無証者。必明之清之。兩辭之皆至者。必中以聽之。無或私意而求成家。於是焉。此民之所以治也。且鬻獄得貨。非所以爲寶。惟聚汝辜罪之功狀。天必報之以百殃矣。此刑罰所以爲可畏也。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

禍之命焉苟用刑失中而天罰不至其極則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于天下者矣

王曰嗚呼嗣孫今何往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穆王歎息告繼世嗣孫今往何所監視豈非用刑成德而全民所受之中者乎庶幾明聽我言哉明哲之人用刑而有無窮之譽者蓋以五刑附屬皆得其中所以有慶也繼世諸侯受天子良氏善舉不可不監此祥刑也按呂刑一篇專以中言苗

書卷之六

四

民罔是中者也皋陶明是中者也穆王告司政典獄欲其勉是中者也蓋用法以中為主而用心以敬為主人能以敬存心則能以中用法而刑為祥刑民協于中矣然穆王訓贖刑雖大辟亦許其贖則有金者皆幸免而受刑者皆貧民中安在乎敬安在乎夫子錄其書蓋亦取其哀矜惻怛有以見夫三代忠厚之意云爾

文侯之命

周幽王為大戎所殺晉文公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為平王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為方伯賜以鉅邑

東命也

王若曰父義和乃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

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

平王父稱文侯而呼其字尊之也言大顯我文王武王能謹慎脩明其德而德輝昭升于天德譽敷布于下故天命集于文王然亦惟父侯祖父克左右昭事其君及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我先王得以安天位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六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于一人永綏在位

書卷之六

四

平王歎息自傷言嗣位之初天降大禍父死國亡絕其資用恩澤于民故戎狄侵凌為害甚大即今我治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無能言君臣皆不及先世也故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哉乎又嘆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綏厥位對上文懷在位言平王無志復父讐而惟欲安厥位其萎靡不振可見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相汝肇刑文武用會紹紹者繼之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平王呼文侯言汝能昭明唐叔之功始法文武之道用以會合繼紹汝君于文武之統而追孝于前文人汝多脩完扞衛我于艱難若汝之功我亦嘉美也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發爾秬鬯一卣形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通夷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平王父呼文侯其歸晉國撫視爾之師衆安寧汝之邦國今賜爾秬鬯一中尊使得以奉祭祀資爾赤黑弓各一赤黑矢各百使得以專征伐馬四匹

金華集卷六

甲二

以供武用汝其往哉遠者柔以撫之通者擾而習之以惠安乎小民無以荒惰苟安為事當簡閱惠恤爾都邑之士民以成汝昭明之德可也按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而立故太子宜臼是為平王平王以申侯立已為有德而忘其弑父為當誅方將以復讐討賊之罪而為成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者亦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頹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

之與抑亦以示戒於天下後世而存之舉

釐誓

釐誓魯地名在淮夷徐戎之起為寇魯侯伯禽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誓師於釐故名釐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祖茲淮夷徐戎並興

魯公嗟咨告爾衆人毋得譁譁靜聽誓命今茲之往以淮夷徐戎並起為寇也

善教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平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昔縫完爾之甲冑敵繁爾之干楯無敢不精至此所以衛身者也備具爾之弓矢鍛淬爾之戈矛磨礪爾之鋒刃無敢有不善此所以克敵者也先自

金華集

甲二

治而後攻人其序如此此治戎備之事

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殺乃寔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

今兵既出牛馬所舍之閑牧大布於野富室塞其獲寔無敢有傷閑牧之牛馬者如或有傷則有常刑此除道路之事

馬牛其風

役人賤者男曰風女曰妾

臣妾逃勿敢越逐祇役之我商

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馬牛風送臣妾逃亡失夫者不得越軍壘而逐之

得之者。又當敬復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不還而攘取。皆有常刑。無敢寇竊攘奪踰垣墻竊人牛馬誘人臣妾。皆有常刑。此嚴郭伍之事。

甲戌。我惟征徐。我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次刑。甲戌之日。我征徐。不言淮夷者。蓋量敵之緩急。堅瓊而攻之也。備乃糧食。無敢不及。不及則汝有大刑。此以下皆立期會之事。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幹。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

國有四郊。郊外為遂。夷戎為寇。東郊受敵。故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使備乃板築之木。甲戌。我惟有城築之役。無敢不供。不供則刑之。非一但不至殺耳。以甲戌攻以甲戌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

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蕘。無敢不炙。汝則有大刑。楨幹芻蕘。獨言魯人。以地近而致便。且明非他國之人也。糗糧。人食芻蕘。馬食視楨幹尤急。故皆服大刑。林氏曰。刑非聖賢所忌。言者至用兵則不厭於三令五申。所以重我事。全民命也。夫國之大事。

在祀與戎。伯禽於此盡心焉。先治戎備。次除道路。次嚴郭伍。次立期會。先後次第。整暇有序。足以為後世法。伯禽之賢可知矣。夫子所以錄之者。以此

歸。

秦誓。左傳。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鑰。公曰。嘻。我士聽無譁。子誓告汝群言之首。

穆公嗟咨告朝士。靜聽不得。誼譁我誓告汝以群言之第一義。蓋指悔過而言。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伴如流。是惟難哉。

穆公舉古人言。謂人情盡以徇己者為安。其責人則無所難。惟能受責於人。使得盡言如流水。略無扞格。是為難也。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於古人之語。故舉為誓言之首。如此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心之悔者。未易改。時之過者。常易失。故愛日月之迅速。若無復有來日也。穆公悔過之念切矣。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子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為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長師辱國也。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獨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若己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保我子孫。無疆亦職有利哉。

穆公深潛靜思。如有斷斷誠一之士。雖若無他技。能然其心好善。有容人之量。見人之能。若己之能。見人有彥聖之德。心誠好之。甚於口之所言。是能容人之善者。用之以保我子孫。保我黎民。豈不主於有利乎哉。

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如於人之有才能者。則忌害之。人之彥聖者。則背違之。使不得通達。寔不能容人之善者。此妨賢病國之人。若或用之子孫。黎民何賴焉。亦曰危殆而已矣。蘇氏曰。至哉穆公論此二人。前一人似房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後世人主監此足矣。邦之杞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之榮安。係於所任一人之是。穆公悔前日用人之失。故思得有

容之士。以輔相之也。按費誓。秦誓。皆國史所書。而附帝王之後者。孔子之意深矣。夫平王忘父之讐。而欲永綏厥後。修王道無所望矣。孔子之意。以為使平王能如伯禽用兵。以剪夷戎。能如秦穆悔過而用賢才。周其中興矣乎。今此事不在王家。而見之列國矣。此費誓。秦誓。所以繼之也。是故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無志。讀秦誓。見穆公之足以有為。王報既東。周日以弱。秦日以強。天下之勢。駸駸趨於秦。夫子得不微見其幾於定書之際乎。吁。微矣。

書經直指卷之六

題新刊書經直指後

內官監太監素軒錢公守備
南京公退之暇每語人曰書之
為經乃虞夏商周四代帝王為
治傳心之法至簡至奧我

朝

列聖用之進講

直指序

後

經筵并頒布天下儒學固已家傳
而人誦之矣予頃得書經直指
一編凡六卷不知作者何人然
言約而義明真治經之指南也
豈非初學之一便哉爰命鋟梓
以廣其傳俾愚識其後竊惟四
代之時有堯舜禹湯文武成康

之為君有皋夔稷契伊傅周召
之為臣穆穆在上明明在下而
其典謨訓誥誓命之文一皆大
經大法所寓寔萬世不刊之盛
典也第經文渾噩簡奧其商盤
周誥等篇類多點曲聱牙至有
不可讀者自漢魏以來訓詁註
釋殆且數十百家若孔安國之
註疏鄭玄之釋問夏侯之章句
李顯之集解王元感之糾繆孔
穎達之正義往往附會穿鑿得
失互見雖經宋儒朱晦菴文公
高弟蔡沈為之集傳然文公多
所闕疑蔡氏已不能無疑矣豈

直指序

後

初學易通其旨哉今觀是編雖
云彙集蔡氏集傳并諸家註釋
為之然其言簡而質其義暢而
明其旨曲而中使初學之士誦
之因言以尋義由粗以識精不
啻航海者之有餘艣遡游而從
亦無不可至之理豈有望洋

嘆哉他日階科目有民人社
稷之寄用之以堯舜吾

君三代吾民者未必不由是編以基
之心素軒公當

朝廷重任首知用力於此誠可謂
能急先務也其於

聖天子文明之治豈曰小補之哉庸

書此以識于後

大明成化甲辰春三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太常寺卿

致仕前戶科都給事中鄧陽童

軒識



尚書直指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朱彛尊經義考曰是書徐文肅爲東宮講官時所進未曾刊行亦未署名其後中璫錢能從官中携出遂鏤板於是錢溥劉宣序之章軒跋之皆不知爲文肅所著予從曹侍郎溶家見之因爲標出云云則此書乃徐善述撰也善述字好古天台人以薦授桂陽州學正仁宗爲太子時簡爲左春坊左司直郎陞左贊善時官僚多被罪善述亦坐累死洪熙初贈太子少保諡文肅事迹附見明史鄒濟傳其書彙括蔡傳大義已漸類後來講章於蔡傳得失未嘗糾定又所纂之註亦時有時無如禹貢注震澤而不注三江注王屋而不注太行恒山顧命注大訓而不注赤刀琬琰之類不應望漏至此意者剗剗之時並註脫去能本內官姑借刊書噉名未嘗一爲校正歟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五卷

〔明〕呂柟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二年謝少南刻

涇野先生五經說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尚書說要

五卷》提要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一

戊戌八月

虞書

堯典

問放勳堯號也又曰贊堯之功者何曰堯號其德夫
若今稱人者必先曰某人斯曰某德云爾况孟子已
言之乎重華文命亦為舜禹之號乎曰然以文命為
禹號數于四海者何事也曰數分也分治四海之水
土猶禹貢敷土云爾曰若然則允迪亦為皋陶之號
乎曰非也史臣稱堯舜禹之號者因為天子而記其
功德不可以遽爾若皋陶者直記其謨雖有號亦不
得而係之也故春秋傳引舜典以下為夏書
欽明文思允恭克讓者何曰猶稱舜者曰濬哲文明
溫恭允塞猶稱仲尼曰溫良恭儉讓也是故欽德之
聚也明德之通也文德之理也思德之深也安安德
之定也允德之積也恭德之顯也克德之才也讓德
之固也以欽為先者德之始以讓為後者德之終也
若曰不是德而能讓也然則安安非言欽明允克非
言恭讓邪曰古語質簡非如後人方語而又自發揮
也

問堯親九族以至黎民時維在曰族有尊卑親疎

則恩有隆殺教有勸督百姓有賢愚貴賤則道有舒慘政有升降萬邦殊俗而異尚則法有因革德有柔能聖人雖神化其實緣人情而治此蓋記其成也此說不幾於道政齊刑乎曰俊德先之豈無本者哉然則丹朱瞽訟之在膝下共工驩兜之在朝下民其咨之在萬邦者何曰冊朱共兜者下愚之不移不害為既睦平章也且堯皆知其奸舉疏賤之舜而加之九族之上四岳不能懲其惡側陋乃能行其志百姓有不感而雍乎若下民之咨則由洪水非咨堯也

本義卷十一

二

則乃命羲和者何曰德者化民之本政者治民之具

東夷時雍而後命羲和焉記書者其亦知堯之道乎是故曆象明而天道無愆時時采若而人道無廢事水土平而萬世昏墊之害人者熄亦其序也

曆象日月星辰者何曰言此日月星辰皆在天之象為之曆以紀之耳故其下皆言曆故疏曰曆此法象之日月星辰也敬授人時曆已頒乎曰四氏考騭於四方閏定而後允釐何為其遽頒哉曰若是不亦廢事乎曰軒轅帝嚳以來之曆固行也堯創法為一代之定規則不可以苟而取具矣四時之曆其文矣不倫曰古文簡重多互見也故言宅西則春之隅夷即

庚言南交則冬之朔方即北冬曰幽都見南方之明都夏曰敬致見冬致之亦然春曰星鳥則北為玄武東為蒼龍西為白虎可知夏曰星火則春為降婁秋為壽星冬為星紀可知秋曰虛冬曰昴見春之星夏之心也春秋言分冬夏曰中者何曰春夏屬陽秋冬屬陰故曰分春夏十氏掌故曰申故春言日中秋言宵中也然則冬何以不曰宵求曰此古人抑陰之意宵中猶可說也宵求不可說也故特曰日求春秋何以言殷夏今何以言正曰殷中也未至於極猶曰陰陽方盛也正則至其極猶曰正所謂陰

本義卷十一

三

陽也春秋何以言谷冬冬又何以言都曰谷以日之道路言都以日之照臨言也春秋言賓餞冬夏言致者何曰後人比日月如過客其祖於賓餞之意乎大賓有迎候之意餞有繾綣之意致則日至中而後致若曰日之景我致之也作訛成易不言時而言方者何曰東得春氣之先舉東而西方皆作矣南朔亦若是也曆象日月星辰其曰出納中求言日也鳥及虛昂言星也星火言辰也奚不言月曰仲春仲夏仲秋仲冬非月乎故曰為重月次之星次之辰又次之故言日月詳言星辰略故下界曰閏月不道星辰也民在

冬春夏皆言身獨秋而言氣鳥獸在夏秋冬皆言毛
獨春而言交者何曰鳥獸之交莫多於春民之氣莫
平於秋也嗚呼此可以觀唐虞之文矣非後人所能
損益也孔安國謂重黎之後義氏和氏世掌天地四
時之官者如何曰然呂刑乃命重黎胤征義和亂厥
官知其一事也楚語顓頊命南正仲司天以屬神比
正黎司地以屬民故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然則分
天地者其以春夏屬陽秋冬屬陰乎陰陽猶天地也
閏月言暮而不言朔虛者何曰暮所以舉之也蓋雖
朔虛亦在三百六十六日之內矣是故由日與天會
則有三百六十五日二百三十五分舉言之則六日
也天體本有此度耳由四月與日會則有三百五十
四日四百九十九分舉言之亦六十也月會本二十
九日耳積天體則氣盈積月會則朔虛以一歲常數
計之則盈虛之數皆閏月之由也然不有氣盈則無
朔虛故獨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之月之朔虛
何以有此數也曰月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
之七則不及日十二度十七分二釐一毫弱也故全
之積三百五十四分餘分之積三十九日一會有
四百九十九積十二會為四百九十九者凡十二也故五

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為一日凡得六日
餘三百四十八也

問象恭滔天者何曰言其工之象恭雖天且漫也驪
堯何以舉之曰其黨也放齊亦朱之黨乎曰放齊其
亦私心窺聖人乎夫器訟之才類啓明放齊或不能
察亦未可知然其人亦卑矣然則三臣者堯既知其
惡奚不去曰不知其惡而用之則不明所謂孚於剝
也知其惡而用之見聖人用人如匠用木棄其短皆
可用也惟夫大登庸則不可

其弗賢而用之則非智仁智於堯有疑焉曰茲堯之
所以仁智也方割之水不可以坐視一己之見不可
以先四岳也既試之而後已此堯之其智如神其仁
如天乎

堯視天下重于己子然乎曰然昔者堯以天下之故
捐二女于虞舜若試之而不登庸焉二女為虛歸矣
及舜既可用也又廢乎丹朱當是時也視天下重視
二女九男輕然則孟子何以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曰惟恩之仁篤近而及遠博愛之仁舍小而謀大

舜典

問重華既為舜號協帝者何事也曰其下八德也如
曰重有光華則協帝為又語矣是故濬與溫協哲與
思協文與文協明與明協恭與恭協允與允協堯不
言塞而欽舉之矣舜不言欽而塞舉之矣

慎微五典至雷雨弗迷者何曰言舜之無入而不自
得也聖人窮神與道俱寂聖人知化與時偕行孔安
國言舜舉八元使布五教舉八凱使度百事流四岳
以穆四門然乎曰季文子必有所受矣納者堯納之
乎曰堯既命以位則慎微納皆舜也司徒百揆四
岳皆言功效司空獨言德量者何曰互舉之也然非
有風雷不迷之德者豈能有是效乎

伊問璿璣玉衡齊七政者何曰察斗運也斗者所以
斟酌四時而齊七政之候也何獨言璿璣玉衡曰璿
斗魁之第二星也璣斗魁之第三星也舉璿璣則前
一星之樞後四星之權可知矣衡斗杓之第三星也
舉衡則一星之搖光二星之開陽可知矣是故堯典
昏星言其經緯與璿璣言其緯經以南方而定詳其
目也緯以玉衡而齊舉其綱也緯常行于經之中故
玉衡不復言經經常包乎緯之外故昏星不復言緯
合二典觀之唐虞之天象備矣然則渾天儀之說非

與曰雖渾天儀亦必在是而後作也

舜問類上帝禋六宗者何曰類者祭上帝之名也謂
之類必其知化窮神而道類乎天斯可類之矣禋祭
六宗之名也謂之禋必其繼志述事而德因乎祖斯
可禋之矣故類者類也禋者因也六宗者何曰程子
曰三昭三穆也不言太祖者前已受終矣祭法之說
非與曰祭法之說其常也攝政之祭其特也况上帝
可以兼日月寒暑水旱之祀而宗廟在攝位之初豈
宜遺之又况于水旱之祭有定時乎

舜問類子曰如五器卒乃復如同也五器即五玉也

以物則曰玉以形則曰器以實則曰瑞諸侯事而贊
重既卒如而復還之餘則否者何曰然猶前言班瑞
辭后耳聘禮亦曰已聘而還圭璋

五載一巡狩群后四朝者何曰言自輯瑞覲牧之後
五載而一巡狩羣后因巡狩各朝于方岳者則奏
言試功而車服以庸也蓋記前禮未備又明歲二月
巡狩者九五載一行之其群后述職則在巡狩前五
歲也即既月日覲四岳群牧耳某聞之孔氏程子云
然則四方諸侯于巡狩之後逾年而來朝者非與曰
前既乃日覲四岳此復一年覲一岳不亦皆經乎况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後世皆以為則若本於是也又諸侯述職於一年則四方風俗政教因以會同亦合人心之事也故曰賓於四門故曰天下朝覲者不之亮之子而之舜如各以方迺年朝則四方諸侯有終世不相見者又非臨下以簡之體世用問象以典刑者何曰以典刑為象而示人也其輕者則流之其又輕者則鞭之又輕者則朴之又輕者則贖之又輕者則直赦之惟怙終始賊刑也此之謂獄恤之達若曰贖刑惟鞭朴則教人之法豈可贖

金鑑卷下

邦獻問舜命九官齊濟相讓受折伯與朱虎熊羆不命而不讓也稷契臯陶夔龍之不讓者何曰命以職職而復讓非誠矣曰以其舊職不疇若于僉不咨于四岳不亦輕乎曰咨四岳而得禹則得稷契臯陶咨四岳而得伯夷則得夔龍矣曰禹之所讓則命之伯夷之所讓則命之垂益之所讓而不命之者何曰垂益職輕所舉之賢小維或命焉史固不得錄也故垂益稱疇若禹夷則稱咨四岳蓋帝王之道明而治人百揆總之非與天地合德者不能幽而事神秩宗統之非與鬼神合其吉凶者不能共工與虞不得而比

之也

印問舜命九官懋言百揆時言后稷寬言司徒明言士誥言工虞實言秩宗和言典樂允言納言者何曰君子盡智以知人故曰懋體仁以知天故曰時厚德以配地故曰寬至公以知情故曰明至誠以窮神故曰實本志以知行故曰和窮理以知言故曰允因利以知類故曰諧舉言之故曰欽

舜方命彛彛樂彛彛言其功蘇氏以為簡誤與九官相讓之文不倫者何曰無傷也彛但即百獸率舞以證神人之和耳故唐虞君臣言人之失不為刺自言

金鑑卷下

其美不為矜蓋其心於後世相遠也宜蘇氏所云然雲霄間有虛乏之時兵刑掌一官教與禮樂掌于三官後世兵刑分為五官教與禮樂統于二官者何曰此世變也是故本盛則治其末可廢末盛則亂其本難復故圖治者先其本

大禹謨

達問祗承云何曰天施而後地順焉君先而後臣承焉祗承于帝言舜有是意而禹承之也然則君不明而強諫者難矣

帝德廣運云何曰此益舉舜膺命之事以證舜之言

言不特堯焉然所以勸之也其下言儆戒無虞者則又戒之也是謂將順其美匡救其惡矣何以曰廣運曰聖神文武皆具之謂廣乃也者運也

濟民問禹言養民之事如何曰三事不出六府之外故用六府而慈孝友恭之道即正德也六府適乎民用即利用也可以養人即厚生也故六府言其體三事言其用也

養敬問禹既欲帝念皋陶之祖德又欲念其功者何曰功者德之顯顯然而可見則不可易之矣帝苟念其名之焉其能易此皋陶耶曰傳以念釋名允為禹

如何曰于禹則意淺于帝則讓真且首尾皆言帝中衡決而為禹亦非言之體也孔氏以念釋為功罪者亦非

輅問好生之德何以罔愆也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好生帝之德天地且不違又曰愆乎是故臨下以簡坤能也御衆以寬乾知也罰弗及嗣世可知賞延于世嗣可知宥過無大小可知刑故無小大可知罪疑惟輕不疑而輕者可知功疑惟重不疑而重者可知皆所謂寬簡也

曆數在躬之謂何曰惟汝賢言群臣之莫及也不爭

功能言天下之莫及也懋德丕績言人君之不及也君臣上下皆高其功德故曰曆數在躬蓋人有功德即天之曆數也後世乃有符命圖讖之言誤矣

繼芳問危微精一者何曰自心之發于形氣也易私而不本于道則蕩情而鑿性殞身而喪家禍皆由是出也故危自心之發于道義也易昧而難形于人則

富而不發隱而未見美皆自是沮也故微精者察二心之異一者無二心之別也無二心之別則人心即道心之形矣故曰中是中者以理而制欲固非過高而絕人心亦非太卑而忘道心故後世功利之言不

及寂滅之教大過皆非中也舜之文德自禹班師而始敷乎曰文德雖常敷數數則自班師始耳于羽之舞誕敷之跡也遠人之來王

者如之何而不化乎政苗格然則舜有意于化苗乎曰聖人之心欲並生哉苗之未化方且以為憂豈但曰有意乎

皋陶謨

文舉問迪德謨明之謂何曰君能迪德則臣不敢欺隱乖矣矣其所謂德猶下九德云耳既廣迪德謨明若已能知人安民矣必又云然者何曰言維脩身者

家以迪其德其理固足以使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也然而知人安民之事正宜盡耳故又云然惟帝其難之謂何曰勵舜之辭也言知人安民兼盡使帝難于行蓋激之使進也故皋陶後曰可底行以明禹吁之非也何以知帝為舜乎曰禹皋陶言于舜之前耳且放驩兜遷有苗難壬人在堯未之有也

思敬問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禹拜昌言曰俞皋陶又言都者何曰此大禹之智皋陶之仁也是故聞善必究其極與究其極而不受皆非智也有善謙讓而豫言與言而避嫌焉皆非仁也故俞如何且拜之者

金鑰要略卷之

十一

斯其人無遺蘊矣不智而能之乎因其問也遂美之而不嫌將言其善又自美之不以為嫌也不仁而能之乎當是時也禹之意惟恐皋陶不言使帝不得而聞皋陶之意惟恐大禹不問使帝不得以為行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應陽問俊又亦言九德乎曰然身有九德雖多寡不同皆俊人也俊以多言又以少言撫于五辰者何曰因人情相土俗準今古如五行之錯行也先言師師者何曰先德而後政也

田問同寅協恭何以和衷也曰敬以直內則心無不

正義以方外則身無不恭斯能和衷也然不可徒委之臣下故曰同協曰知人既以九德至安民不言德而言典禮賞罰者何曰此安民之目也非九德之人其能用此乎九德之人而不能行乎此又何浚明亮來為

仲武問聰明明畏云何曰叙典秩禮天之聰明也命德討罪天之明威也然皆出于斯民之視聽好惡故曰敬哉有土

德與問皋陶既以哲惠言知人安民於其終也惟言兢業與敬者何曰智仁者知人安民之本兢業與敬

金鑰要略卷之

十三

者智仁之本也皋陶既言庶績其凝與可底行矣又曰予未有知不亦背乎曰前之者欲帝也後之者責帝也端知人安民之本者在于帝耳帝行則有績不行則無績故曰未知

益稷

官問汝亦昌言者何曰此嘉言罔攸伏也夫舜之於昌言也則求之禹之于昌言也則拜之皋陶之于昌言也則師之君臣上下皆不自用一取之人其所以為唐虞乎衰世之君諫且不行況乎求乎其臣候善而杜言況于師乎知之何其可治也故師汝昌言

皋陶言此孜孜之意即昌言也夫禹既曰何言又曰孜孜者何事也曰其即知人安民乎孜孜于知人安民而述治水本末先後之謂何曰言其所以當孜孜也是故師曷言者其用也慎在位者其本也皋陶未盡而禹又發之也是故弼直則人無不知後志則民無不安是聖臣鄰之修光天之德鳳凰何爲而不來乎

本源問肱肱耳目何以爲鄰也曰鄰非比舍也夫比舍猶疎遠爾股肱耳目則一體矣一體而謂之鄰主之者其心乎左右宣力之謂何曰左右以教言有提撕之意故言肱宣力以養言有奔走之意故言股明聽以禮樂言也栖曰此皆稷契夔夷之職命之禹者何曰禹其百揆之官乎在治忽之謂何曰五音順則律呂和五音不順則律呂乖

世用問庶頑讒說即不忠直矣又何言若不在時也曰特當時也當時君臣上下相儆以忠直獨頑讒似不在乎此時若異類也故曰欲並生哉

用威亦爲政之常何至戒以丹朱曰威入亂德入治履霜之意也然則帝猶曰方施象刑惟明者何曰尚德去威者人臣告君之體德威並行者人君治世之

法

滋問禹之治水不顧妻子其後戒舜猶識之不忘聖人亦常情乎曰聖人之心固人情也但視事有輕重則非人所及耳當其水之方割也視萬姓重視妻子輕猶堯爲天下得人捐二女棄九男不恤豈其人所可及哉及其戒舜猶述之者職于懲卅朱耳蓋以所易繼者言之也嗚呼此聖人行高而言卑

嘗問後世有如夔作樂者亦能舞歌來鳳乎曰淺哉子之說樂也後世雖有百夔不能格一鳳矣有虞氏君道其德四岳九官舉其職夔斯能效其藝也是故

以夔事終典謨文中子曰虞氏之德被動植矣鳥獸之巢可俯而窺也鳳凰何爲而不來智哉仲淹足以及此矣

邦獻問賡歌之辭在焉球擊石之後者何曰后夔之言樂之粗言器與效也賡歌之語樂之精言聲與本也聲在器先效在本後故夔之拊瑟擊石者皆此賡歌之辭夔之舞鳳來獸者皆此言難之故重其然乎非後世史氏所能識也

詩問堯舜之治難名其亦有要乎曰其欽乎觀典謨之始終可知矣曰謂其無爲哉其曰聖人生知不學

而能者其來之信也不然則與謨欺我詩云維此文
王小心翼翼實其然乎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終

金華卷之二

六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

夏書

禹貢

世用問禹貢水土之序先後不同者何曰於逐州而
先冀充青徐者從下流也於導山導水而先岍岐西
傾岷嶓以及合黎積石者序先脉也故循其先脉則
施功不亂從其下流則用力不難此無事之智也曰
導山之山逐州有不載者何曰逐州之山從其大者
而治之則凡小者可畧矣導山之山從其各脉而治
之則雖小者難遺矣天下之水皆出于山又叙水者
何曰水之源亦有不盡出于山者如地有原隰水之
會入有大小則亦不可缺功也故蔡傳言江漢之原
出于山而後言水河淮渭洛皆非出于其山自其山
以導之故先言水後言山也

金華卷之二

霄間禹貢財賦東南皆下等西北皆上等今天下財
賦多山東南其西北不逮十一者何曰當禹之時洪
水災東南地下受害劇而西北之水蚤退地脉厚而
加以沃壤高下懸絕故西北皆上等比其久也水潤
東南而西北獨仰于天時天時不至赤地千里故曰
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

霄問夏后氏五十而貢一此又逐州而貢如充之漆
絲荆揚之金玉不已重乎曰五十貢一者田賦之三
壤也漆絲金玉之貢者財賦之庶土也蓋處庶土者
財賦不用三壤處穀土者則三壤不征財賦後世則
誑征之民如之何其不病也且禹貢皆服食器用禮
樂弓矢之物又皆水運而無陸輓後世如之何其可
及也然則孟子曰治地莫不善於貢之說非歟曰孟
子對助而言

栖問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蔡傳謂彭
蠡在江南去漢入江之處七百里疑東匯爲巢湖者

論衡卷之二十一

上

何曰彭蠡雖在江南對漢入江之處未必直南北也
疑少東耳故曰東匯蓋漢水勢急初入于江不足以
容也乃東至彭蠡遂匯爲澤矣厥後漢勢既殺則不
復入彭蠡而彭蠡之地已浚且深是以饒信微撫吉
贛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之水皆入之故今
不復見漢之匯彭蠡也其曰東爲北江蓋亦對彭蠡
而少東耳則亦漢初入江溢爲北江既久而滅也故
導江曰東迤北會于匯東迤北猶言自北而東南也
則彭蠡之在江南不謬第未至其地不知脈絡之詳
此以經文懸度也

祗台德先者何曰言禹治水土定貢賦建諸侯定疆
里莫非此德之先而仁天下也與厲民毒衆者異矣
故今之則從勞之則悅制之則順不距我行也虞書
曰禹拜昌言其此之謂歟

本源問堯都距北狄不過數百里說五服者曰四面
相距五千里者何曰此執一說也夫自堯都言之北
面甚近而東西南三面甚遠如論甸服北不至百里
而三面已各有幾一百里者矣是故東短則長其西
北近則遠其南每服率不過五百里耳如以畫地求
之則當堯之時要荒不盡東西之域侯綏已越南北
之外矣曰每服五百里合之纔二千五百里云五千
里者何曰此或自東西或自南北一面而言也合二
面則每服千里矣故曰五千

甘誓

滋問有扈氏未至如後世叛逆之徒啓征不亦過乎
曰威侮五行反天道也怠棄三正廢人倫也叛逆孰
甚然孟子謂啓賢能敬承繼禹之道然啓立有扈氏
不服者何曰以舜爲君而有三苗以禹爲君而有防
風是誓也奚其疑且甘誓數言可以爲農之一焉
天人之合焉車戰之法焉祖社之制焉紀綱之振焉

威德之著焉格如其不賢也而能之乎曰安邑在虜東甘在虜西啓自東來乃越虜而誓于甘者何曰此或非自南山之西而抵甘必自渭河之北而包虜矣虜以來近王畿無所逃也此在兵法爲出其不意

五子之歌

德輿問五子之歌其歌之次第乎抑人之長幼乎曰此蓋五子以長幼歌也故曰五子咸怨且其歌首各創義例知非一人之辭矣况五歌與五子之數協乎如其非也寡何以不三則四多何以不六則七故曰五子以長幼歌也然則訓即禹之訓乎曰意則禹辭

本義卷之三

四

則五子於是見太禹之以身示後世矣然大要示外乎近民近民之道敬身爲先勸政爲次故讀其一二之歌可以觀德讀其三四之歌可以觀政也德政既失故其五口爲姓仇予嗚呼曷歸然後知一歌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之爲切也

胤征

應陽問胤征者何曰其夏道之猶盛乎是故胤侯命掌六師夏兵之權也謨訓定保之事道人政典之言夏政夏刑之善也義和酒酒辰弗集房之類夏禮夏樂之略也火沬昆岡以下則行師仁義之道也本諸

仁義而行之以法禹道猶爲存乎故讀禹貢足以觀經制之詳讀甘誓五子之歌胤征足以觀遺法之備然則夫子之說夏禮者其亦得諸此乎曰杞宋豈無此夏書何言乎不足徵曰因其跡推其意即其畧究其詳非夫子不能

溼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二終

本義卷之三

五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

商書

湯誓

厥問湯誓者何曰其聖人敬天仁民之至乎故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故曰有衆弗協今朕必往夫子曰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是也哉

仲虺之誥

介問仲虺釋湯之慚乃終不言湯之慚者何曰觀乎天命則仰不愧觀乎人心則俯不忤故曰釋湯慚也佑賢以下者何曰勸之也佑賢以下言馭臣日新以

本義卷之三

下言修己修己者馭臣之本也然皆不越乎綏民心而保天命故蔡氏曰仲虺之誥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也次言湯德得民之久也未言爲君艱難之道也夫知爲君艱難之道憂且不暇何慚之有勇智義正續禹茲率奉若之言不亦複乎曰勇智即聰明也天錫主以勇智之德使其表正萬邦而繼禹舊服蓋天命之意也茲曰放桀非弑君也正以率循此舊服之典而奉順天命耳下何以又言式受商命曰無主乃亂以下主民然而言夏王有罪以下主天然而言皆所謂仰不愧也自簡賢至舊哉則俯不忤人之

實耳佑輔顯遂兼攻取侮云何曰佑有尊爲師傳之意輔有加地進爵之意顯有車服之意遂有誘掖之意兼有使吏治事之意取者去其君也侮者辱其主也義禮云何曰義在心者也故以制在外之事禮在身者也故以制在內之心耳此內外之合德也

湯誥

印問恒性綏猷者何曰中庸所謂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脩道之教者出於此乎嗚呼湯於是天自處矣是以慄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也是故聖賢之於天下亦何心哉惟復此性耳皆非心之所得已也是故

本義卷之三

殘刑則傷民體重役則傷民力橫征則傷民生皆非綏猷之道也

請罪請命云何曰請罪者猶言夏罪在天請而歸之于夏也請命者猶言民命在桀請而還之于民也既曰罪當朕躬又曰在予一人者何曰上指諸侯在未

伊訓

有天下之前言也下指萬姓在既有天下之後言也
栖問元祀十有二月者何曰於此可以證春正月者非改月數也但自春正月紀之耳故曰行夏時也今觀詩書所記時月與春秋所書災異俱可見矣故商

曰元祀十有二月今主嗣德者何曰言湯以德而得天下則其傳於太甲者雖位也實德也故太甲之所嗣者德耳位不足道也故有德則存無德則亡故嗣德則為湯之孫不嗣德則繼桀之緒者也其幾在此初平

滋問聖謨嘉言云何曰脩人紀示後世以治已求哲人示後世以用人皆聖謨也三風十愆皆嘉言也風德非聖謨乎曰專指此以為聖謨則肇脩人紀以下無所用矣十愆云何曰恒舞一酣歌二殉貨三殉色四恒流五恒敗六侮聖言七逆忠直八遠耆德九比

論要卷之三

三

頑而十

太甲上

介問太甲何以三篇曰上篇太甲居桐之故中篇太甲改過之事下篇伊尹致政之由伊尹放太甲之志斯可考矣曰欲縱為患何至若是甚邪曰聖狂之分於此關焉絕之者為堯舜禹湯流而不返者為桀紂自桀紂而返者為太甲

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固不祇肅者何曰言湯顧諟之心質之鬼神而無愧也非謂祭祀也曰湯有天下而何以祭祀天地為

樞問自周有終者何曰猶孟子所謂周于德也忠信之訓非與曰惟忠信斯能周故周者無缺漏罅隙之可指也人有偽則可指矣

儉德云何曰儉有節制不止於嗇也儉德不慎皆謀其私不謀其社稷慮其身不慮其子孫者也故其下若虞機張徯者括于度則釋度即儉德之訓也欽止率祖又其實矣

太甲中

樞問既曰脩身允德協于下為明后何以于先王獨言子惠困窮曰此舉用以見體亦以見先王顧諟明命于上篇也在太甲則孝恭明聰皆脩身允德之目孝言乎繼志述事也恭言乎納諫從謨也明言乎照民隱也聰言乎察人讒也能是四者欲縱無自而生矣

太甲下

本源問若升高以下者何曰言太甲師先王以配上帝不可遽至也必自卑近始始於卑近惟在重民事危厥位耳然又當慎之於初也其曰有言逆于汝心以下者何曰升高以下言脩己有言以下言接人內外相資之道也以為皆矯情之偏者然乎曰然凡有

欲縱之病者此數者必有未盡耳弗慮弗爲者何曰
兼上言之也

咸有一德

達問咸有一德者何曰此伊尹言求命之道也德者
命之本德猶理命猶氣不相離也太甲如無一德予
又且老矣其如天命何故下言新德新德之道在于
有常然又當取諸人取人而曰協于克一新德又取
人之本也夫然則遠可以綏綽而觀德近可以安民
而觀政矣然取人之道雖至于民亦然蓋君民相須
天下之民皆王有也一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一夫

不修厥德

五

十夫之善未取是不能有十夫故自廣狹人則猶獨
夫無以成厥功是伊尹之意也

德無常師者何曰主善而師則不論人與位惟從其
善也協于克一則不論時與事惟求諸心也孔子博
約之教其倣諸此乎

七世之廟若皆賢聖奈何曰必有優劣從其劣者桃
之若皆不賢奈何曰七世以下論親七世以上論功
德故七世之廟中制也

盤庚上

盤庚上篇無傲從康及黜乃心者何曰三者世

臣不遷之故也故一篇反覆言之或以利或以害或
稽古或證今皆是意也曰使臣至于傲上從康而自
侮拙謀殷道不亦衰乎曰雖然其曰罰及爾身之類
猶爲不失天子之權哉且于是可以考愛民之仁焉
制臣之義焉奉先之孝焉事人之敬焉交鬼神之誠
焉盤庚不賢也而能之乎

盤庚中

動問盤庚中篇告民乎曰然大抵言君民當一心也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此一篇之大綱
也故自殷降大歷以至丕從厥志言已惟民之承也

不修厥德

六

將試汝遷以至汝何生在上言民不保后胥感也夫
民有不胥感者將非浮言倚其身迂其心乎予遂續
乃命于天曷虐朕民即天與高后之意言已當承民
也自汝萬民乃不生生至不救乃死亦即天與先后
之意言民當胥感也夫民不胥感其亦浮言之臣具
乃自王之所致乎然民苟分君猷念而設中于心則
雖有好貨以興浮言之人不能動矣乃有不吉迪以
下又以其頑不改過者而整懼之也

盤庚下

動問盤庚下篇告百官曰然故王氏曰告百官族姓

也故告以懋建大命在恭承民命以永高祖之績耳故叙湯及今之遷臺者皆此謂也然其源在群臣敢恭生生不總貨寶耳故其下反覆言之鞠人謀人之保居奈何曰言鞠育其民謀處其民使得安居也即敢恭生生之意

說命上

達問商之群臣既曰明哲實作則又曰百官承式不亦復乎曰陳氏曰明哲以德言也承式以位言也王言作命兼德位而言也以台正於四方恐德弗類有其位而懼無其德也此史氏記事之叙也

卷之三

下

滋問伊耕莘野說築傅巖使非成湯武丁之聘終焉而已此可以見二公之聖與有殷人材之多也曰尹不舉猶爲有遺賢尹既舉天下無耕叟說不舉猶爲有遺材說既舉天下無築夫故子夏曰不仁者遠矣雲霄問既曰若金以下又曰若藥以下者何曰前之者喻已求輔也其切在高宗後之者喻啓乃心也其切在傳說金以下之譬如何曰德未成器如金道不登于岸如巨川德不潤身以膏澤天下若大旱既以藥喻又以跌踰者何曰不跌則不藥夫高宗既屢喻亦懇矣而又言從繩從諫者何曰亦以美高宗略其

爲善之志也於美之中而又勸焉者此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當亦瞋眩之藥乎曰然則後世君與大臣指小臣以出位妄言者皆高宗傳說之罪人也

說命中

濟民問奉若天道奈何曰天道惟在不逸豫以亂民耳即所謂聰明也特憲以下皆奉若之實自惟口以下至事神則難其言不亦復乎曰惟口以下言治人之道也黷於祭祀以下言事神之道也人道莫大於行政用人以止于至善也故惟厥攸居乃其本也皆以行政用人而言也王忱不艱云何曰忱深信也猶言真知也苟真知之不難矣

說命下

官問說言求多聞與學古訓者何曰高宗序學於甘盤以至克邁乃訓皆言資人之事而未嘗及諸己也故說以學訓爲重而言之曰遜志時敏道積厥躬其學古訓乃有獲之實乎然求多聞亦不可缺故教于人亦爲學之半焉教諸人求諸己皆所謂學也若終始如一而有常德其所脩斯罔覺矣時乃風者何曰高宗若曰爲學之道我盡之若四海仰朕之德則惟說之教不可專求之我也故其下以伊尹爲君爲民

之事書之格于皇天者君聖而民化也至是而說始
皆對揚休命者蓋君學而後臣之言有地也夫對揚
二字可以觀古忠臣之心矣

高宗彤日

世用問祖已於高宗正厥事而先曰格王者何曰格
心本也正事用也格心之道知命與義而已祈年豐
穰無義無命也故格心之言繁正事之言簡言王司
敬民而乃言典祀者何曰神人一理也

西伯戡黎

世用問祖伊告王之言如何曰自天棄我至率典言

太康失國

九

天怒也自民罔弗欲喪至不聾言人怨也天怒人怨
皆王之淫戲用自絕耳詩不云乎儀監于殷峻命不
易又不云乎王室如燬父母孔邇於是乎可以考周
禮之盛矣

微子

微子曰微子與箕子之謀顛也皆曰我用醢酒卿士非
度咈其者甚殷民攘竊然則紂之惡無大于斯四者
平曰然惟醢酒則敗度喪禮無所不至矣咈其者長
則賢者隱微矣卿士師師非度則與奸為通矣是以
殷民攘竊至于犧牲莫之能禁也僮謂國有人乎有

一于此未或不亡而况紂且兼之乎故二子咸言之
然至于自靖自獻于先王夫子謂殷有三仁者其指
諸此乎

經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三終

太康失國

十一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

周書

泰誓牧誓

介問泰誓三篇及牧誓數紂之惡何其不憚煩也曰
暴其實以作將士之勇也然亦可以觀世變矣其亦
有序乎曰泰誓上篇言其虐民而慢神即天民言當
伐也中篇言其速于爲惡以化下即成湯言當伐也
下篇言棄典常之道以悅婦人即文王言當伐也其
于天人之際皆昭昭爾矣若牧誓則言致伐之法并
詳用婦言之惡惟婦言是用蓋衆惡之本也西土之
人而至牧野亦不甚遠也奚云逃曰庸濮今湖廣之
地蜀及髡微廬彭今四川之地尤爲遠乎爾

武成

雲霄問劉氏王氏程氏蔡氏改正武成次序如之何
曰舊文固未嘗不通也故自一月壬辰以下言初伐
商也四月哉生明以下言既伐商也燕始終而言之
也言未匝兩月而商平也丁未一節則言既歸而祀
神既生魄一節則言既歸而觀臣也惟先王建邦啓
土以下則皆告臣之辭述其既往之善也列爵以下
則紀致治之法耳其記日不倫者何曰以當日而叙

往日之事耳夫既生魄雖在下未之前然觀臣不可
以先祀神且因觀臣而有所告則又不可無承也告
神之辭止于何曰自有道曾孫至無作神羞皆告神
也恭天成命一節亦告神乎曰然大賚者何曰散財
發粟耳萬姓悅服則自天下大定言

洪範

介問禹因洛書而叙九疇洛書何以有是疇也曰此
聖人以神道設教也豈惟洛書哉梅可以觀造化鬼
可以觀八卦洛書特其精焉者耳此皆聖人一貫之
學也故通其變河圖亦可第疇洛書亦可畫卦故洛
書之數雖奇而其用未嘗不方蓋皇極中天下而立
也河圖之數雖偶而其用未嘗不圓蓋三兩自天地
而變也河圖之起八卦者何曰每方并中數而互觀
之皆二卦也洛書之起八卦者何曰除皇極之中五
則履一坎也左足之八艮也左脇之三震也右肩之
四巽也戴九離也左肩之二坤也右脇之七兌也右
足之六乾也若配先天則一坤北也四兌東南也三
離東也六震東北也二巽西南也八坎西也七艮西
北也九乾南也

敬用五事即所以建皇極皇極又在八政之後者何

曰建用皇極不徒五事以脩身蓋又有造就民人之方耳若曰身既脩民生既遂而後可以行之也在五紀之後者何曰先天道也天道不明而能立人紀者鮮矣

繼祖問木曰曲直金曰從革者何曰言木之性或揉而曲或竦而直金之性可因其舊可改其新也其五行之味何曰東方之斤西方之鹵海濱之廣漠皆可煮而爲鹽知潤下之味鹹也焚物則焦觸氣則薰知炎上之味苦也木實未孰或可止渴知曲直之味酸也金在火則氣腥口嚼金則體浙知從革之味辛也

稼穡之甘能受四味可知矣

既言五事之德又言五德之用者何曰註言用者即五德之妙也蓋能恭從明聰睿自然肅大哲謀聖也哲謀奚別乎曰既無所不見則知識廣博故曰哲既無所不聞則裁決多當故曰謀

入政之序或言事或言官者何曰互見之也據周禮皆六卿之職耳食貨冢宰之職也實祀宗伯之職也師司馬之職也司空之職掌土也司徒之職掌教也司寇之職掌禁也奚不俱言官俱言事曰以其切于民者而先後之故或以事顯或以官顯也

雲霄問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曆數亦天之所示乎曰曆雖人之所作然實在天自然之數而成也若歲月日星辰者雖天之所示然實在人已然之推步而定也天人之際不甚相遠矣夫此五紀不言象又知堯曆象之象非器也

世用問建皇極言敷錫以福而不言極保極言錫汝以極而不言福者何曰敷錫言福明上之仁也保極言極明下之義也故言福不言極者其極之錫可知矣若曰福之所在極之所在也上之錫極乃下之福也言極不言福者其福之得可知矣若曰極之所在

福之所在也下之保極非爲其利也故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以下言皇極之身教也有猷有爲以下言皇極造就之教也無偏無陂以至歸其有極言皇極之言教也若是斯可言建極矣無虐齔獨而畏高明可

乎曰此篋子因人情所向而不加察者發也故篋獨有惡亦當懲特易至於虐耳高明有善亦當勸特易至於畏耳漢孔氏曰齔單無兄弟也大抵無依賴貧困之人耳齊民問平康正直者何曰疆弗友變友言俗之偏者也沉潜高明言氣質之偏者也平康則無者之

偏與皇極爲一者也故錫以正直之福則進而置諸其位矣詩云靖共爾位好是正直漢孔氏以沉潛爲地高明爲天則於義未免支離也咸福而言玉食者何凡奢僭之臣未有不作福威者也

印問卜兆云何曰對人事而列吉凶悔吝也如曰卜雨遇濕則吉遇霽則凶乎然而其法不可傳矣鄭康成曰雨如雨下霽如雨止蒙鬱鬱冥冥暗也驛踈稀之意也克如氣色相侵入也夫後世龜兆于此不同以橫者爲土直者爲木斜向徑者爲金背徑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不知何也貞悔以卦之內外論

乎以遇之論乎曰自伏羲之後卦皆六畫矣止當論

遇卦之卦耳故雖龜之貞風悔山亦以之而言也其去從違不同者何曰神重于人龜重于著王與卿士庶民無偏重者人心一理也鄭氏曰上言卿士兼大夫士也故下別言庶民也周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國危國遷及立君以三刺斷庶民詢

辟臣辟吏萬民又詢進而問者皆其意也
介問庶徵曰時者何曰雨暘燠寒風之來皆係于時焉耳故曰叙曰備皆自時而言之也肅入哲謀聖而各有所屬者何曰但言其條理如此其究也一事脩

五事皆脩一氣休五氣皆休也又以見五事皆脩而後五氣皆休也王省以下者何曰蓋言其休咎之本係于王與卿士師尹卿士師尹凡以爲乎民也好雨好風者何曰鄭氏曰畢西方金星雨東方木星金克木爲妻從妻所好故好雨此則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可知也

五福先壽富康寧而後攸好德考終命六極先凶短折疾憂貧而後惡弱者何曰其先者皆在天者也其後者皆在我者也修其在我者在天者亦可以獲矣惡弱分剛柔乎曰惡亦有柔惡弱則不能自立者也

旅焚

得與問旅焚之旨奚在乎曰其深于道德乎古之明王行道而有德故有四夷咸賓以下之事今之明王以道而修德故有德盛不狎侮以下之事然謹德之目有二一曰玩人二曰玩物狎侮君子小人則玩人也役于耳目則玩物也故志以道寧則自不玩物而于無益異物遠物皆不實矣言以道接則自不玩人而惟賢是寶矣惟不玩物斯不玩人故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故曰旅焚其周于德而深于道乎

金縢

思敬問金縢非一日之言乎曰然自既克商二年至
王翼日乃瘳一時事也蓋周公代武王病之事也自
武王既喪至我無以告我先王一時事也蓋成王即
位之始三叔流言周公思避之事也自周公居東二
年至王亦未敢請公一時事也蓋周公避位既久而
成王始知罪人周公始為鴟鴞詩之事也自秋大熟
至歲則大熟一時事也蓋天警成王成王感悟始迎
周公自東而歸之事也故予于金縢而知爾詩之序
不誤矣蓋皆周公在東之詩也故七月周公始居東
歸之詩也鴟鴞成王悟周公在東之作也東山公既

金縢來之面

七

歸之作也破斧周大夫美周公而惡四國也伐柯九
或刺朝廷不知周公也狼跋美周公不失其賢也此
四詩其皆在鴟鴞之前乎故觀金縢而知周公事君
之忠避位之義愛國之仁感天之敬皆可見矣此幽
風之所由有也故求周公之聖于詩書者金縢幽風
其要乎

大誥

仲武問大誥之言不亦繁且紊乎曰有天命焉有人
事焉于人事之中又有寧王寧人焉各自其類而求
之自有條而不紊矣然微天以吉卜徵人事以民獻

武庚之伐其可已乎于寧王言曰事于寧人言圖功
休畢者何曰互舉之也是故圖事亦言成功圖功則
言悅辭休畢則言勤哉也若考作室以至民養其勤
弗救者何曰前以譬子之事父當畢言君道也後以
譬下之事上當忠言臣道也

微子之命

仲武問微子之命者何曰義而仁信而禮其賢王誼
辟之志乎故自崇德以下皆言十制也乃祖成湯以
下言崇德也踐脩以下言象賢也往敷乃訓以下則
言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王家不與國咸休也故弘
乃烈祖世世享德者皆統承之事也慎乃服命率由
典常者皆修禮物之事也蕃王室毗一人俾我有周
無斁者皆作賓之事也傳以慎服命為戒以蕃王室
以下為勉然乎曰皆勉之也微子未有失豈容戒乎
蓋敷乃訓者治宋之道慎命者守宋之法以蕃以
下皆用此二者也然毗比蕃益親世比弘益遠式比
律益廣無斁者永綏之實也

康誥

思敬問康誥之叙曰成王既伐桀
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是否曰此亦誦也蓋以武

庚既滅三叔既除遂命微子代武庚即命康叔代三叔爲監也然曰成王命者亦非是此或即武王廟周公稱武王意而命之也蓋三叔監殷本武王初命既有罪自誅故以康叔代封若曰此亦朕弟也或誅或封豈有私哉以在成王之時故叙于微子之後而當周公初于新邑洛之下故三篇皆主殷而言而啓監之言猶明微也不然武庚未滅三叔未罪康叔何以有是衛也且書以篇既次大誥微子之下而篇首又有周公初基之事安得有疑乎孔安國解朕其弟曰言王使我命其弟封也則又已泥矣若是三篇中何

不諱書之

九

屢稱文王不一及武王也且乃寡兄易者正所謂即武王廟言之也其曰康叔者以武王伐殷及崩期筭之亦通

田問明德慎罰者何曰是二事固一篇之綱領也然而明德尤爲之本耳故不敢侮鰥寡以下言文王明德慎罰也言康叔得國之由也汝念哉至作新民欲康叔明德也然念哉以下欲其師諸人惻隱以下欲其盡諸已乃服以下言所以當明德之故也敬明乃罰至則予一人以懌欲康叔謹罰也然敬明及有叙二節言罰有辟宥之異也故自非汝封至朕德惟乃

知多言罰之宥也然或欲忘已或欲師殷或欲服念用義刑殺以爲過事則固非縱也是即不可殺宥保赤子之意矣其又曰未有汝封之心者言其有恩心而後能爲是宥也自凡民得罪至則予一人以懌者多言罰之辟也然或言冠殺或言亂倫或言違教深君則固非刻也是即不可不殺若有疾之意矣其八曰惟君惟長罔不克敬典者言端是本而後能用是辟也爽惟民以下言民有罪雖可罪實由于德之不明也故予惟不可不監以下則言先其德之說于汝者欲其行之罰也若是則明德慎罰豈二事哉故無

不諱書之

酒誥

得與問酒誥其旨奚在乎曰其先正其不平夫由君而臣由臣而民本正而酒自禁矣昔隋之公楊素以食經饋王仲淹仲淹答之以酒誥及洪範三德其謂是乎其謂是乎

官問文武告臣民及小子飲酒其旨奚不一乎曰臣之道以養老事神爲忠民之道以勸力保德爲孝

文武之計成不出乎此耳臣民及小子商世世酒何以不同曰此自其君相而言也故經德秉哲成王畏相者君道也厥聚有恭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者臣道也何以言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也曰諸臣酒酒而不修職是王德壅隱而不光尹人事君之無效也

雲霄問君言剛制臣師友疇言劾者何曰此處專卑之道也群飲諸臣又言殺者何曰此處智愚之道也然必殺之不從而後殺抑又仁矣夫休采既為所事似尊子若疇矣而乃遲重以言若時者何曰休采無定職猶曰以賓師待者也若疇有定位蓋與君同躬一體親重之臣也

印問酒亦人情之常是語何至如此之謹乎曰酒有七瘕為昏為狂為情為淫為暴虐為剛愎為亂故戒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吉就之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凶故湯文以是興商紂以是亡

梓材

田問梓材曰汝若恒戒曰此所謂以厥臣也王啓監以下所謂以厥庶民也予罔厲殺大者以言相師也亦厥君先敬勞至戕敗人者欲康叔以身為

君先敬勞至民故三卿往敬勞也三卿之肅好正殺人歷人者見君之戕敗人者有也康叔可不慎乎故寡屬婦者何曰此即不侮寡之意也夫如是所謂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者也稽田以下亦不過是耳今主以下若人臣進諫之辭者何曰此或即康叔答成王之言者故曰作兄弟方來惟王子于孫孫似同姓諸侯之辭而和懌先後迷民於衛國亦當也但中有闕文耳既曰康誥酒誥梓材為周公托武王意命之矣又曰今王以下為康叔答成王之言者何曰雖則托武王意亦成王之命也

八說要卷之四

十二

澤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四終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

召誥

田問太保先周公相宅者何曰此上相下相之體召公先理其繁周公斯觀其要也召公既得卜周公又卜不亦瀆乎曰重事也各質諸鬼神也各質諸鬼神皆不疑見二公之心同也召公命庶殷攻位不用書周公命庶殷用書者何曰先粗而後精也後精不可無書召公攻位不祀神周公至而後祀神者何曰此重事也重事待上相行之耳

思敬問召公告王太抵敬德誠民以祈天歷年也

召誥第五

言足矣屢出不憚煩者亦有叙乎曰敬德其本也其次化殷御事其次化殷頑民其次化四方其次祈天命故召公首言誥庶殷越自御事者庶殷之御事也御事非執事之訓乎曰以王先服御事知其不然也故其後周公傳王命誥多方亦先誥多士也故自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至今時既墜厥命言殷之所以亡與天之所以不可恃欲王知所敬也其言夏者因殷而言也無遺壽者明前所言之可信也蓋前論召誥之興墜即稽古人之德也故改殷命及天迎即稽謀自天也是皆壽者有見之言豈可遺乎故自元

以下欲其敬以誠民以有成命而行之也然誠民必先服殷御事故曰誥告庶殷越自御事也服殷御事又必本於敬德故監于夏殷之歷年墜命可知也然則王不可不行於初服之目哉行於初服惟在不用刑而用德也故自上下勤恤以下言臣雖同君以祈天而其責則在君也蓋臣但佐君以祈天而其本不在臣故耳威命明德者何曰威命者罰民失德之命明德者賞民敬德之事也保明德而受天命其惟恭奉幣之類乎幣即入錫周公之幣蓋言率屬以一人心者乃祈天之餘緒也

洛誥

洛誥第五

思敬問洛誥何也曰可以觀義與仁矣蓋復子明辟以下周公復成王之命言所以作洛之故爲民也王拜手以下成王答周公之言言其獻卜之圖敬天也天民一理也王肇稱殷禮以至無遠用戾周公欲成王之來洛也然稱殷禮者事神之周也記功宗以下者用人之公也敬識百辟享以下者統御諸侯之禮也乃惟孺子頒朕不暇以下者教養萬民之仁也然事神御臣凡以爲民耳王如能盡乎此故周治欲明其公明保以至四方其世享則成王留周公治洛

也然不過卷上四事而亦以仁民爲重也言公常稱
顯德以佐予統御諸侯於養萬民記功宗稱殷禮不
可專歸之我也蓋惟公德明光勤施不迷文武勤教
故耳予冲子所宜夙夜必祀者也公豈可去乎且公
功業迪篤豈可不若時而留後治洛邪若以記功宗
論之迪亂之績肅將之功孰有過於公者而宗禮且
未定豈可不標文武受命使四方其世享邪周公舞
手以下不誅留後而猶欲王來洛作恭先也蓋言王
命使予來洛彙保文武受命民以弘朕恭者朕豈敢
當哉惟是孺子來相宅作周恭先而我但率屬作周
乎先則可耳仲來必殷以下玉錫周公以秬鬯使留
後于洛周公猶欲王來洛使殷人承叙永觀懷德也
戊辰以下周公始許留洛洛誕保文武受命民也
轉問王如弗敢及天基命者何曰公爲王退辭
而自任也蓋洛邑立基而成皆天命也公不敢不敬
天之休命者何曰言周公之心之忠也王而弗及公
能不敬乎我二人共貞何曰貞正也共正治洛邑
也殷禮云何曰咸秩無斁即殷禮也百工何以言齊
曰有遴選之意如曰同也善人也其詩言敦琢其旅
之意乎既言不視功載後之重不欲其公也明作

惇大云何曰明作以撫事言也惇大以若曩言也識
百辟之享不享何以用敬乎曰多儀固敬以敬視敬
斯能辨之矣聽朕教汝于羣民曩者何曰聽欲其行
之也即罔不若予之意也成王之答上言和恒四方
民居師者何曰言四方則統御諸侯亦在其中矣稱
秩元祀屬上句蓋答以功作元祀也予冲子夙夜必
祀者何曰猶所謂可作元祀也非迪篤云何曰即明
光勤施旁作之事也未定宗禮云何曰正所謂未惇
宗也亂爲四輔云何曰輔君以治四方者也公無困
哉者何曰困困我也哉語辭王命予來至弘朕恭周
公許成王留洛乎曰不然也蓋周公述王命之意云
爾故有孺子相宅以下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
人成烈者何曰篤有盡職續述之意蓋使成烈不廢
也故能在下則答其師在已則作乎先在上則成昭
子刑在前則單文祖德也仲來必殷者何曰此亦所
謂定于宗禮之兆也禱王而曰殷乃引考責王而曰
王仲殷者何曰此周公猶欲王之來洛也戊辰以下
記日後記月又其後記年者何曰先詳而後略也且
祭祭在歲上有二月則凡釋經言改月數者皆妄矣

應陽問多士之誥云何曰先則三監武庚叛後則奄與徐戎叛雖則其君與民也然與同其謀而昌其亂者皆多士耳故誥之也故召公于作洛之初已曰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也多士已遷于洛乎曰此其初遷也此其初遷召誥洛誥何以皆用庶殷多方何以言奔走臣我監五祀也曰皆用庶殷者所使治洛者皆殷之舊民也奔走臣我監者先臣三叔後臣康叔至今凡五年猶未服而商奄又叛也故今作洛遷之耳蓋屢叛而後遷之也故其言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勸自乃邑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不正故叙亦

六經要義卷之五

五

曰洛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也道柔問弗弔曼天以下之謂何曰言天喪殷而佑周也故肆爾多士以下言天喪殷者以其亂佑周者以其德非有私也惟帝不弔以下言天不外乎民也民離即天喪矣上帝引逸以下桀以淫佚天喪之而殷湯以德受命至帝乙不衰蓋故事也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以下言紂猶夫桀也今惟我周王不靈承帝事以下言周猶夫湯也何足怪哉惟爾洪無度以下則言遷洛之故也言故事者顯而爾不無度如此故惟時遷居西洛亦天命也夫成王既以殷革夏

事誥多士則多士亦不必述夏事以責周故惟爾知殷先人有冊有典以下誥多士之心而言夏迪簡在王庭也而不知其無度不正不可用也故今遷洛者蓋求多遜之德將迪簡在王庭而用之也則作洛者亦為是故耳故爾乃尚有爾土以下勸戒之也勸其能脩業克敬則天且畀矜如夏士迪簡矣不然致天之罰是其戒也今爾惟特宅爾邑以下豈惟以其身之迪否為勸戒又將以其後之興廢而欲動之也足以知其為新遷矣故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也

無逸

六經要義卷之五

六

道柔問無逸之要曰一知稼穡之勞二受忠直之言也迪此者為三宗為文王不迪此者為殷紂為厥後立王可不慎乎

勸問君子所其無逸者何曰起下文也言君子所以無逸者由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故無逸也小人則反是故乃逸乃諂既誕也所非處所之所既以天命自毒及又何必嚴恭實畏既治民祗懼又奚言不敢荒寧也曰貌肅而心敬焉者然後能用天理慄慄乎懼民之或叛者然後能勤政事而不荒寧也亮陰三年不言而云乃或者何曰以三年不言

傳者之已過也故云乃或乃或者未定之辭也雖則未定其亦寡言矣故言乃雍者皆繼志述事之發也至于小大者何曰承殷邦言也祖甲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者何曰能言乎其材之長於此也不敢言乎心之不忍於此也蓋皆自舊爲小人學之耳是故民饑也莫能與之食民寒也莫能與之衣東作有後種西成無刈穫此不可謂之能也慈母之養嬰兒也提之則惴惴覆之則欽欽食之則業業惟恐其或傷也此可謂不敢侮鰥寡也

官問無遠惡乎又曰一以存性二以養情三以遠害

不念寡寡之王

七

四以廣恩五以立命六以得民七以得天夫何爲不父於大王王季何言抑畏曰豈惟大王王季哉雖齊民之起家者皆自謙抑謹畏始耳傳謂不翁聚則不能發散人稱文武成康之盛而不知自抑畏之積也文王之無逸云何曰卑服康功功其本也蓋自是則能懷保小民不侮鰥寡自是則能微系懿恭自是則能不盤遊田惟正之供也懷保惠鮮言微系懿恭咸和萬民言不遑暇食惟正之供言不盤遊田者何曰小民鰥寡非仁德不可近萬民之廣非勤政不易及上無淫用斯下無過取矣古之人謂何曰指上三

宗文王也猶胥以下指當時之臣而言也孔安國以爲君臣相訓告者亦通然自此至是幾於厥身專主聽言也夫於小人之怨習且樂受而况臣人之訓告保惠教誨者乎故允若特者言其誠也不啻不敢奢怒者言其非僞也

君奭

九式問叙曰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唐孔氏以爲召公以周公常攝王之政今復在臣位其意不悅者何曰非也其不悅者猶今不以仕爲悅而有歸心也若周公攝政何嘗不在臣位哉不在臣位漢劉歆謫王莽之訓也詩問不弔以下亦有紀乎曰自天降喪以下周公言大命休咎皆不可知故與與也昔未嘗敢安天命惟歸之人也是豈可去乎去則使我後嗣子孫弗克經應嗣前人恭明德而天威與不祥俱至矣諉曰在家不知仁者固如是乎故在予小子旦應應不去者非有他能以正之也惟油前入光於我冲子使延王

不念寡寡之王

八

之德保文王受命而已與亦當如是耳故我聞在昔以下以商六臣輔君去者告之也在昔上帝以下以周五臣四臣不去者告之也若是則與汝與當共

濟大川矣不然是後不念後人迷前不念前人敷心之遺命也況殷喪大否在邇如之何而弗念哉且我之多誥正以今日王業之成止我二人非若六臣五臣四臣之多也汝如之何不留而敬德明俊民乎況我一人爲業以成今日之休使去也則不日海隅之功盡棄矣蓋凡我多誥惟畏天命與民心耳往敬用治其惟敬德明俊民乎敬德明俊民者皆廟之要也

公誥卷之五

九

天威爲不敢寧也傳止以時我爲召公言誤矣前人恭明德者何曰即前人光也蓋前人能恭敬此明德耳註謂恭明德者恐誤也經歷嗣之徒言說蓋親驗之躬行者也

仲武問於伊尹事湯言格皇天事大甲不言功者何曰政大甲而言保衡可見矣率惟茲有陳者何曰因上六臣之功有未詳者故總之曰大率商臣惟如此陳言於君以保乂有殷故殷陟配天眷佑子孫多歷年所也是何也蓋商有此六臣則能享天心而得大純佑命使商國有人而實不似此六臣也雖百姓上

人小臣侯甸皆知稱德入君故其君生而有事四方四方信于上茲故能死而陟配天多歷年所也是雖天之純佑何莫非六臣之功哉

蕭問寧主集大命于躬而言惟文王脩和有夏以下者何曰武王之受命則自文王能用五臣始耳夫惟有五臣故亦如商爲天所純佑使凡周國之臣皆能秉德迪知天威昭文王迪見冒以受殷命也

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者何曰此亦探召公之心之言也其下則爲之處耳蓋敬德則知所以化民明俊民則知所以治民雖六臣之在商五臣四臣之事

公誥卷之五

十

文武不過是也故終曰惟乃知民德往敬用治得民則得天其終可出于休而不出于不祥也

蔡仲之命

世用問既曰率德改行又曰蓋前人之愆又曰率乃祖文王之教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不亦復乎曰前之者舉素行也後之者欲其見諸行事也則又擴充其所未盡者矣爲善不同豈以德與惠有不同乎曰非然也大抵言善之可爲也自其格天言謂之德自其德民言謂之惠其實一也故自其用而言之有五政自其本而言之惟一中也

多方

印問多方何其言之繁亂乎曰洪惟圖天之命二句
言商奄也自惟帝降格于夏至剿割夏邑言桀之虐
爲天所喪也自惟時求民至刑殄有言言湯之賢
爲天所命也惟天不畀純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喪桀
者桀之虐非一端其所恭多士大不聞民之麗也乃
惟成湯以下則言天之所以命湯者湯之善非一世
其所懼之麗至于帝乙也今至于爾辟以下則言紂
猶未桀也天惟求爾多方以下則言周猶大湯也爾
邑不忱裕之于爾多方以下勉也爾乃迪屢不靜以

論要卷之五

十一

立政

雲霄問章敬奚訓乎曰其人臣不過常伯常任准人
其近臣不過綴衣虎賁也知謹乎此則爲夏禹商
湯爲周文武不知謹乎此則爲桀紂其謹之一道

不過乎知之明任之專也夫知之明任之專非脩其
有道者不足以與乎此也故桀德暴而紂德昏見禹
湯文武之明德也蔡氏謂群臣用咸戒于王者何曰
周公作立政未聞有群臣與也故孔氏訓周公用王
所立政之事皆戒於王於經文無增而自明爲得其
實矣乃有室大競者何曰蔡氏訓爲王室恐與下迪
知忱恂不相接也孔氏訓謂夏時卿大夫家大強猶
有招呼俊賢與其尊事上帝而迪知忱恂于九德之
行以告其人君而擇人則順也常伯常任準人之謂
何曰立政一篇之要也然此三者非有定員以其職

論要卷之五

十一

任之大而重之也故孔氏謂常伯常任爲三公六卿
準人爲士官也三代三宅皆謂此矣其後言庶言類
常伯庶獄類準人庶慎類常任大抵皆牧夫也以愛
民爲主耳大都小伯云何曰此王畿內之臣也北王
宮內之臣爲外耳故言內註以表臣言也大都小伯
者互言之也上旣言文武克知灼見宅俊之心又言
文王克厥宅心以克俊有德者何曰克厥宅心者知
其皆俊有德耳克知灼見何以不同曰三俊雖未居
三宅之位然皆已用之人其心見諸政事故可考而
知也三俊未用或因言貌或因舉指志向昭見肺腑

耳故其下我其克灼知厥若者亦兼宅俊而言也

濟民問立政止言又王用三宅三俊武王率文王不言宅俊而言義德谷德者何曰非有義德之才容德之量者不足以居三事也唐虞兵刑統於一官而禮樂分于二卿立政不同者何曰此可以考世變而知刑獄之滋煩也故文王罔攸兼者庶言庶獄庶慎至其罔敢知者雖庶言亦不能也故勿誤庶獄凡再告于王而猶繼以戎兵之詰蘇公之事雖庶慎亦不能也以蘇公慎獄之事告之太史者何曰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唐孔氏以爲欲太史選主獄之官當求蘇公之比也以爲并書以戒後世者何曰戒當時則兼後世矣以列用中罰者何曰列雖條列之訓然亦法度也

周官

本源問周官之要義在乎曰人君脩德以擇人人臣以學而輔政振古不可易之道也故成王曰仰惟前代時若非有所紛更也有序乎曰自立大師至大明黜陟列其職也自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戒勉之也戒勉之道一曰公二曰學三曰志勤勇四曰儉德五曰慎六曰讓也自慎以上皆所以治己讓則用人也蓋

秉之以公廣之以學行之以志勤勇守之以恭儉之以慎而又出之以慈讓豈惟公卿可畢其職雖州牧侯伯無不可矣

謹問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者何曰道者陰陽之理理不明不行則氣即乖故三公講論此道于人君使其體行而經邦國以燮理陰陽也漢丙吉不問殺人而問牛喘則於論道經邦已弗能矣又何陰陽之能燮夫殺人固牛喘之大者也有殺人而後有牛喘耳貳公弘化之謂何曰即道之行也弘者猶宣布發揮之意也故化其道爲已顯天地比陰陽爲有迹耳三公言惟其人三孤言弼弼一人者何曰互見也卿牧何獨言阜成兆民曰公孤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內外之辭也亦互文也

印問治神人和上下者何曰治以禮言和以樂言皆兼幽明而舉之也與司徒之教不亦復乎曰蓋相因而成也既曰慎乃出令民其允懷矣又曰學古入官以下者何曰猶言爲學而後能爲政以出令耳故學古及師典常皆不可以利口亂之也蓋疑怠忽明不謹之故也故蒞事惟煩耳公卿已在位矣乃言入官者何曰入官猶謫語做官也即仕優則學之意耳

君陳

藻問成王命君陳先言孝友者何曰德者為政之本也周公之訓亦不過明德耳故欲懋昭式時以圖政而弘之也懋昭欲其見之於政式時欲其體之於身弘則欲其擴大而增光也嘉謀嘉猷舉其已有之善也弘周公丕訓以下即圖政之詳也蓋用寬和之政欲廢嚴而興和也殷民在辟以下則以其處刑者言之也有辟宥焉故又各指之也皆所謂廢興之政也然恐其獨恃乎政而忘乎德故惟民生厚以下則又欲其敬典在德也故曰德者為政之本

論語卷之五

十一

明遠問茲率厥常者何曰猶所謂其爾曲常也蓋周家為政之常法如六典八法之類是也良顯云何曰註所謂舉君陳已有之善而美之也寬而有制從容以和者何曰即不用刑待人之事也夫寬言含容乎頑慢也有制則不縱耳和言消融其暴戾也從容則有漸耳三緘不宥美訓乎曰孔註不及蔡氏之明也

顧命

彝問顧命序曰孔氏曰惟四月哉生魄以下叙成王以病召臣發命之端也王曰嗚呼疾大漸以下顧命之辭也茲既受命以下命後而王加叙伯相命陳

儀衛之終也
儀衛之事也王再拜興答曰以下則原王復命之辭及儀衛之終也

潘民問成王將崩召大保奭伯形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者何曰此即立政所謂三宅及近臣也彙遠能運安勅小大庶邦者何曰邦有遠邇小大也言邦則民可知矣其下則自人君之身心始耳

論語卷之五

十一

雲霄問西序東序西夾牖間東西堂及畢門之訓如何曰孫炎曰堂東西牆曰序所以別內外也孔氏曰天子之堂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也然戶在東南牖在西南故展在戶牖之間負此處以設綴衣而蔑席華玉几則設于展前以見群臣而覲諸侯也東西堂即東西序之前堂也畢門路寢之門在應門內也

世用問蔑席底席豐席筍席及文貝奚訓乎曰鄭玄曰桃枝竹者竹之次青者也底底席青蒲也筍也豐席莞席也筍竹萌也文貝餘帑餘象之貝也

介問王麻冕黼裳卿士邦君麻冕黼裳太保太史大宗皆麻冕彤裳禮與曰朱子曰朝聘之禮與庶人不

同蓋以天命及宗廟社稷為重也故太甲祇見厥祖必易以喪服見而後世漢唐諸代冊立之禮皆變服其由來遠矣

康王之誥

滋問誕受姜若奚訓乎曰馬氏曰姜道也若順也大受天道而順之也蔡氏以為姜甲然皆未融或者天下之別名也

滋問康王初即位而群臣即以張皇六師為言不幾于啓人君好武之心乎曰太平之後武備易弛守成之君英心易衰且其言以敬戒為先則所以去非幾

不說卷之五

一七

而亂威儀者固未嘗無也然康王之答亦以罷罷之士為言君臣交相儆戒者知因時之政矣

官問王義嗣德答拜者何曰君臣交拜唐虞之常事也至是乃論諸義與嗣德可以考世變矣秦之尊君抑臣由是而基也

畢命

思敬問畢命奚叙乎曰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肅以下畢命之本序也惟文王武王敷大德至民罔攸勸舉周公輔文武之績及今日當行之政也惟公懋德則歸畢公之書可紹尚公也雖別淑慝至公其念哉

則指因俗之政皆言化也世祿之家至厥德允修言化殷民又當先乎殷上也周公克慎以下則期以成終協心于前人上以謂君也惟時成周以下則期以立基為法于當時下以遺後也罔曰弗克以下則又申言成終立基之道蓋內外交盡也

明堂問郊圻封守云何曰因宅里井疆而言也凡郊圻封守之亂者皆惡人也京圻如此無以康四海矣以此為防未幾又有取成周麥禾及溫原樊茅向盟之地者矣既曰政又曰辭者何曰政本諸身故貴有經常者則可行也辭措諸事故貴有體要則可發也

不說卷之五

一八

靡靡則非有經利口則非體要既曰三后協心又曰同底于道者何曰心者道之本道者心之用故所謂因時處中隨世升降之意也非協心不足以與于此弗克何以言既心民寡何以言慎事曰弗克者以心有所懼也民寡者以事為可忽也

君牙

璵問既曰弘敷五典又曰式和民則者何曰式和有正身中心之義蓋弘敷之本也弘即在寬之意耳既言奉若先王又言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者何曰君牙之前人能篤忠貞舉文武光命于時者也

故能教明乃訓則爲能云爾

罔命

薦問罔命曰罔命其周于德乎昔周公嘆綴衣虎賁之休其猶見于穆王之世乎既曰匡其不及又曰繩愆糾謬格其非心者何曰非心止本也自是而有未至曰不及自是而或大過曰

呂刑

應問問叙曰穆王訓夏贖刑孔氏謂訓暢夏禹贖刑之法者如何曰非也贖刑自舜有之矣訓夏者訓諸夏也

大誥

十九

思敬問呂刑之序云何曰若古有訓至惟腥言苗民承蚩尤之亂而淮刑也皇帝哀矜以下言舜之德威也乃命重黎以下言舜之德明也蓋皆因繇寡有辭于苗也乃命三后以下言群臣輔舜之德威德明也由是而始命臯陶制刑耳穆王以下申制刑之故也典獄以下言用刑之善也四方司政以下則明當時諸侯以苗爲戒以伯夷爲勉也伯父伯兄以下言勉伯夷者惟在乎勤敬也勤言乎其心也敬言乎其心也敬而能勤耳曰父叔兄弟子孫者即四方典獄也舉其親者而言之欲其言之入也有邦有土者亦即

大誥

二十一

四方典獄也舉其責而言之欲其言之行也至擇人敬刑度及則舉其要也兩造具備至有并兩刑即其所謂事焉耳然兩造以下皆言從輕之意恐其出罪也則言五過之疵五刑之疑有赦以下復言從重之意恐其入罪也則定刑罰之條然此皆所謂經也至王刑適輕以下則又言刑罰之權耳故罰懲以下申擇人也察辭以下申敬刑也獄成以下申度及也其官伯族姓以下則又言其本也本者明清而無私家耳然明清言單辭則可以兼去私家矣兩辭言去家則亦可以兼明清矣各挈其重而言也嗣孫以下則告後世耳然其曰哲人曰屬于五極則亦擇人敬刑度及之意也

汝鄰問士制百姓于刑之中奚訓乎曰中猶明于刑之中蓋中道也凡不敬其德者即入于刑耳故曰以教祇德罔有擇言在身者何曰言其行無不宜也行無不宜則與天同德天命在我矣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稽無簡不聽者何曰簡孚有衆若可赦也惟貌有稽恐有不可赦者存也無簡不聽不聽其赦也別言五罰之屬合言五刑之屬皆曰言刑罰一也孔安國曰互見其義也既言獄成而乎輪而乎又言其刑上

備有并兩刑者何曰輪非已獻于上也大抵言斷獄
既成下上雖首可信然其獄亦必備其情節及其法
條也上備以所犯之故而言也兩刑以所當之法而
言也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思敬問文侯之命蘇氏之論然乎則夫子錄之書何
也曰王道自是而衰乎故次以費誓秦誓也平王不
讐犬戎而伯禽能征徐戎平王不愾忘父之耻而穆
公能悔喪師之過由二公而之焉是舜禹湯文武成
康皇變伊傳周召皆可為也故尚書於文侯之命之

太論費誓

卷五

下而繼之以費誓秦誓焉又曰秦誓其可以作聖人
乎人不患于有過患于有過不知悔而改也悔而改
之何有聖人之不可到哉故書以二典首以秦誓終
仲武問視師寧邦奚別乎曰視師即下柔能惠康之
事也寧邦即下簡恤之事也蓋視師有養民之意寧
邦有練士之意錫鉅鬯弓矢四馬者何曰國之大事
任祀與戎也然孝先者視師之本振武者寧邦之實
也

思敬問常刑不同乎曰然常之傷有殘人畜之常刑
起遂不復有失伍擄盜之常刑軍人寇攘竊馬牛有

犯軍令之常刑不逮糗糧芻蕘有軍興之死刑三郊
三遂者何曰東郊不聞以拒守也

仲武問穆公思斷斷之臣如何曰此其人豈惟可治
秦國乎雖天下有餘裕矣故曾子引之以明大學之
道也然則書以秦誓終者不愧典謨矣

涇野先生尚書說要卷之五終

太論費誓

卷五

尚書說要五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呂柟撰柟有周易說翼已著錄是編乃其與門人論書之說詮次成帙與蔡傳間有出入如以舜典在璇璣玉衡爲北斗以武成非錯簡之類改從古說異乎蔡傳者也以洪範爲洛書以伊訓元祀十有二月証三代不改月之類沿襲誤解仍同乎蔡傳者也大抵推尋文句雖間有闡發亦皆以私意揣摩如謂堯典仲夏稱日永仲冬不稱宵永爲扶陽抑陰之義以書序君爽不悅爲不悅仕進是果經意乎其言禹貢水土之序及五服之遠近亦皆臆度之詞無典據也



孔安國尚書序傳三墳五典八索九丘

今按此序皆依傍左傳推尋漢志而為之惟其依傍左傳故其
 句語畧取以爲二十五篇之經者皆此依傍之故習也惟其推
 尋漢志故托壁藏之說據古定之說四十二卷之說皆極推尋
 之周詳也然三墳五典之說則用鄭玄周孔外史掌三皇五帝
 之書鄭玄云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是也書傳亦云三墳三皇
 之書五典五帝之典八索九丘則用馬融之說馬融云八索八
 卦九丘九州之數也既曰言大道言常道歷代實之以爲大訓
 矣又曰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則必當以爲是矣

七

書傳者亦去其三而於歷代所實以爲是矣

室而不足以爲訓所可室訓獨二典耳豈夫子信而好古之義
 哉程子竟其言之失遂爲之分疏曰所謂大道者性與天道之
 說聖人豈得而去之哉若言陰陽四時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
 要之理非知後世之繁衍末術也固非常道聖人所以不去也
 或者所謂義農之書乃后人所述當時之書失其義理如許行
 爲神農之言及陰陽權變醫方術黃帝之說耳此聖人所以去
 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
 度爲治有述得以紀載有吏官以識其事自充相耳審如程子

之言則外史所掌玉石不分而倚相所謂讀傳述書此又不通

之論也先儒又亮此言不足爲分疏則曰周孔外史掌三皇五
 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
 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
 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
 深究其說也蓋亦疑而不知從失殊不知吾夫子之贊易也雖
 繆荃之言亦在所取况八卦之說豈忍盡棄而謂其難爲艱草
 木之名亦書之哉况九州之地志豈忍盡棄而謂聖人之闕孫
 也而有如此立論哉

旁求儒雅以問大猷濟南伏生年過八十

授教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有篇之義世尊得
 旁求二字出本楚語曰公子張之言作古文者用此句法蓋屢
 矣湯誥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伊訓曰敷求哲人俾輔予不後
 嗣太甲曰旁求俊彥啓迪後人咸有一德曰旁求一德俾作神
 主說命曰俾旁求于天下又曰旁招俊人列于庶位大猷二
 字見詩小雅匪大猷是經彼注云猷道也大道即先王六籍是
 也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教二十餘篇此數
 句特爲橫逸全匪事實蓋所以爲致隆於其古文之地而已

矣既曰年九十矣而又云過者謂其老耄之至不無昏昧遠忘
 者也豈若古文之出於安國壯年者乎既曰失其本經矣而又
 云口以傳授者上句謂其倍文暗誦全無本經可據下無斷章
 缺句於心也下句謂其唇舌老梗方其異書不無三豕舛舛於
 口也豈若古文之為壁藏完本者乎既曰二十餘篇矣而又加
 之以裁云者可見不惟古文二十五篇非老耄之翁心所能暗
 記口所傳授而其餘錯亂糜滅不可復知者決非老耄之翁所
 能暗記傳授者矣豈知古文之猶有二十五篇猶有錯亂糜滅
 不可復知之餘者乎其言皆出於衛宏而

不合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習書云曉使其
 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頗異是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
 意屬讀而已衛宏者作偽之尤者也朱子辨詩經小序云或以
 為出於衛宏或以首句出於夫子而衛宏特增廣潤色之耳則
 其所由來久矣夫伏生授晁錯時固已年過九十矣方其當漢
 定求書之時正係子嬰以組之際否則還定三秦之日否則即
 位汎水之間何者高祖之始八閩也約法三章而已餘悉除秦
 苛法伏生果何憚而不即出其壁中之藏邪故史記漢書皆云
 即以教于齊魯之間然則既謂其年過九十然後傳授其言特

果

誠

為橫逸全非是實矣史漢書皆云伏生為秦博士以秦時禁書
 伏生壁藏之漢定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則今文二
 十九篇者正伏生壁藏之本經也然則謂亡其本經者其言又
 特為橫逸全非是實矣史漢謂即以教於齊魯之間者言即以
 其壁中所謂二十九篇教於齊魯之間也所傳授者本經所講
 解發揮者出於伏生之口可也豈有匿其必出之本經而口以
 傳授者邪果如其言以為本經盡亡則其教于齊魯之間數十
 年之久獨不能錄出成帙以相授與者邪假使伏生不能錄出
 則其齊魯之間群弟子之眾獨不能依止其言而為成經

者邪師以口授弟子亦以口受授乎如粟一匙正其音之
 供聽栗何為哉不特此耳老師宿儒之女能傳二十九篇之言
 以教晁錯又不能錄出父書校仇精詳使其言人人可知然後
 授之以遠別也顧乃斬於一書而句句傳言教錯以自犯於內
 言不出欄之識邪然則既謂伏生口以傳授者其言又特為橫
 逸全非事實矣隨經籍志謂伏生為尚書傳四十一篇以授同
 郡張生源遠末分端緒然此又何說哉豈伏生能作四十一
 篇之傳而不能寓二十九篇之經邪吾意漢自惠帝除挾書之
 令求遺書于天下則二十九篇之經已有之矣特無治之者與

無有同故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故召之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掌故晁錯往受之蓋受其講解之說以治經耳餘皆衛宏及晉人附會之辭史漢所不載者不足據以為信也其所以必為此矣說者蓋不察漢伏生傳授之短則雖欲割伏生孟子之堯典以分為舜典公難信之哉皇陶讓之割為益稷暨唐之割為三篇顧命之割為康王之誥一則以示其古文聖藏之一則以蓋其寂寥經章之失一則以張其太甲三篇說命一篇太誓三篇之本也其情狀豈不昭乎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居

上文曰我九人用藏其家書於屋壁家語云陽子乘長泰法峻急藏尚書孝經論語於夫子回室中而漢記尹敏傳云孔鮒所藏二說不同則未知其為孔褒者乎則未知其為孔鮒者乎孔褒至安國不過四世孔鮒至安國不過五世已不能保孔子曰它共王雖貴良心猶存亦不知何聖人舊宅之不當壞此豈近於情入又宅之壞固不克保數傳之後遂不克有先人歷藏之經此又豈近於人情其曰王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又何其怪而迂邪向為何聲堂此鬼邪為此說者歟與

杜預漢書卷五
王同傳卷五
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居
子思子居其
宅則得勿家
聖之聲遂不
復壞於其子
得古文經傳
序舊本

神其事耳不知怪神之事天子所不道也母怪乎傷太誓之言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飛于王屋流為鳥其色赤其聲繩繩綰綰飲之而不已也太自盧生入海求神仙持面獻以還曰下秦有胡也又有達清注君之歷曰明年柱龍死又稱夫子之言曰有一男子升我堂顛倒我衣裳之說臣不知以誣乎君孫不知以誣乎祖於是後神契者靈樞等書類行於世歸之延之至於東漢目為聖書極稱以非聖受責矣其來也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此蓋張霸作偽經之時遠傳斯事以示信於人而班固誤信之書藝文志云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不通更力言公次蕭望之

下開弦誦之聲為其年孔教之國乃不屬者之意以為孔氏之人鼓之而共王感焉云耳至作偽古文序者則其致字改作明金石絲竹之音始涉於怪耳不然太史公親受業於孔安國何故獨不載共王壞宅與夫至靈事與經術道憲之事而但云尚書流多於此失可見史遷之前偽古文雖出而妄誕之辭猶未幾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皋陶謨暨唐三篇合為一康王之誥命顧命後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晉人以舜典合於堯典歸答伏生如此則何不先以二十有八載於熟乃祖落為堯典曰者歸答孟子乎又何不先以有線在

今

今

四

下以起下文使不可斷放熟乃瓊落以承上文使不可截者歸
 答虞之史臣乎先漢孔安國之古文曰益稷俱非也恐人便切
 尤又將以於子擊石附石以下為后發我大甲說會太誓古人
 所引者多矣免羅不盡將復有焉融筆之辨首尾衡決將莫掩
 文理之不貫故不若分為三篇則終於應羅易於接續也不折
 盤度為三篇恐人以今文例之而竟其非類也堯典大旨莊立
 舜故篇名堯典而倫載大舜之始末顧命大旨莊樸元子創故
 篇名顧命而倫述康王之問答然後於篇末而結之曰王乃釋
 冕反長服所以終顧命之意昔人不歸答司之史臣尤作一篇
 而歸各伏生以康王之誥合於顧命何其義不達一至於此
 故復出此篇吾今修定目後合此篇其下文曰并序為五十九
 篇此一句見昔人之識見猶高於蔡沉孔穎達遠矣蓋小序之
 文班見諸史記而班固亦曰孔子為之序其作意正指小序
 為二十九篇之數也孔穎達蔡沉不知此旨僅以偽太誓當之
 其言出於隋經籍志而不竟其與東晉偽孔安國序文首悖而
 馳也然則孔讓達蔡沉為東晉偽書區區將顧之忠臣者猶有
 所未至也為四十六卷一句亦此人求合漢書以取信後人之意
 其餘錯亂庫藏弗可復知卷上送官藏之書所以待能者

周

又

洎作九共九篇素飡帝昔登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邑
 典室明居西命組命沃丁咸入四篇伊濟原命仲丁河重甲杜
 乙高宗之訓分器後集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蕭慎之
 命毫姑凡四十一篇今亡謹按同宣王時石鼓文磨滅不可讀
 猶存一二若其魚雜錯何以責之維揚及柳云者可考也四
 十一篇之書藏之壁中未及二三十年遽盡不可讀果何謂耶
 以今文考定二十五篇字句無一脫誤今於四十一篇之
 書曾不能考定其序言半語少傳後人又何故知室四十一篇
 之文更古於二十五篇者不可以今文而考定之耶人豈安國
 之疎略不能依其本其緣焉則本遺之後人而悉上送官意果
 何為哉不惟安國之不能拾其格言以傳後人至於左傳國語
 孟荀記諸書皆為二十五篇之中應尋殆盡此外不見遺殊
 又何故耶武帝好古之君送官之後不見詔天下能治古文者
 想老而衰耶嘗考之二十五篇之書補綴碎錦疊穿肩玉不連
 餘力矣想亦氣憤力竭不復能錯綜者耶試舉一二大者言之
 如歌補湯征則孟子荀之諸書悉蒐八仲也之語與湯詩失此
 外更無可以援引者充者亦宜也歌補賄蕭慎之命則左傳諸
 書悉蒐入後黎矣此外更無可以援引者亦宜也然則此

數語俱為假設之詞今非事實其情狀亦為瘦或何者史得漢志皆無此數語且前漢之末劉歆移書太常請建周官左傳古文尚書皆立博士而其言亦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未嘗言二十五篇可見晉人皆妄說也柳賈作仁山金氏行狀載其所作尚書表註序云孔氏之歷歲使露渚古文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之字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疏曰中文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黃梁而始俗唐其親歷屏諸家獨主孔傳且命孔建達指儒為之疏但其出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遺附會所以大序

不類而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志多與經文而上經孔子

會國有經蓋事經籍道急用不復以文傳之子孫以昭後代史記言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固以起其家遺書得十餘篇蓋尚書甚多于此而未嘗言二十五篇也至漢書始言安國獻之禮至蓋事未列於學官而本堂言承詔作傳也至東晉偽序始云悉上送官藏之書所此語與漢書合又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會至蓋事經籍道急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昭後代此其言特以取信於我後之人而不知其不可信皆顯然也夫云遺至蓋未列於學然已悉上送官藏之書所

故劉歆移書太常請立學官得切不已但云古文尚書十六篇正與史記所載遺書得十餘篇者合未嘗以為二十五篇亦未嘗以為五十九篇也由是觀之謂五十九篇未列於學官史記所不載有此妄說也既云承詔為五十九篇作傳漢武雖未至有焚書禁學之令頒行天下安國豈得廢閣詔令書傳成而不復以聞者歟安國既不以聞矣其後都尉朝安國之子也庸生受業於朝之子也亦寂然未嘗言有安國之傳何也由是觀之謂安國承詔作傳不復以聞者又妄說也儒先之說惟陳氏顧為得陳氏曰考之儒林傳云然後有疑者今按

陳氏之說猶有未信蓋安國子孫第相承者實先漢之古文而非晉人之古文也由是觀之謂以晉人之古文以晉人之作傳而傳之安國子孫以昭後代者又妄說也

齊典

孟子引堯典曰二十有八載放勳乃但落初會相去地近孟子生距孔子時未遠意會又通得聖孔子所傳尚書應龍齊典二字必誤秦火之餘數百年後上歷所載之本然後增此二字邪且伏生年已九十當其傳范錯時固在文帝世若其生之辰猶在秦火未燃之前則伏生所傳之本決非孔安國所得之本矣

未詳

案

國所傳之本既非孔孟相傳之本則舜典二字決為屬增可知
矣或曰糾斗字難寫故多脫誤而引經遺忘諒諒不精熟耳予
不古人之信壁藏之概何哉曰吾子挾古文以切伏生壁壁藏
而壁孟子似也不曰壁藏乃東晉所上古文亦實大綫說者乎
當漢之初唯張霸偽太誓盛行而群儒譁而攻之焉耳其他古
文假云出於壁藏實筆與晉古文同者哉而還博極群書考據
精深所作本記亦同今文尚書也何有一言及此耶然方其造
意增此二字之時特不過如皋陶謨復出益稷二字蓋曰簡牘
重大然也初未嘗偽為曰若稽古以下廿有八字猶有使人合

前段而觀其文理血脈之意及此方與既增廿有八字之後而
舜典遂與先典抗而分為二篇愈速愈失其笑者當知孔
安國皇極等增舜典二字偽也其為聖經之害猶淺也至姚
方興增曰若以下廿有八字屬之偽也則其為聖經之害益以
深矣所謂邪述理而大亂其有也世之儒有何欲信此假飾之
浮雲蔽吾聖經之白日也耶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於帝濬哲文明溫恭以塞玄慮
升聞乃命以位

古文分傳微五典以下為舜典而姚方興者得此二十八字

而

之祖

於大航頭上起自今觀之蓋微先典首章而為之也幸其間統
緒顯然有可待而指言者何也堯吁咈咈之薦共而未去也其
後曰流共工放驩咈所以終此文意堯帝食之薦鯀之未去也
其曰殛鯀於羽山所以終此文意堯曰我其試哉其後歷試
諸難又所以終此文舜大功二十堯大功一舜之功皆堯之功
也孟子曰堯舜之知不偏知仁不偏愛堯先務急親賢司諫深
知堯舜者此可見虞夏更臣之善觀堯舜也先堯舜為一體也
離而二之不見史臣之本意矣一可疑又篇首即曰允恭克讓
而克讓之實正在三載次涉帝位之言及受終之祖之事離而

二之則克讓之言為無徵虛設受終之事為無有突出矣二可
疑依古文分之則篇名堯典而記於成二女欽哉之語於堯不
得若其終篇名舜典而首虞微五典之語於舜不得若其始依
伏生書讀之至二十有八載放鯀乃殛落而白堯之終血脈貫
於前而不可截欽哉以上為堯典矣起有鯀在下曰虞舜而後
舜之始文理通於後而不可截虞微以下為舜典矣其文理接
續首尾一事如此則堯舜誠為一人舜典不必別出矣且既曰
虞舜而改曰帝舜既曰帝舜而猶未涉帝位非經文典當之體
三可疑其曰濬哲云者玄王相土之德也是在商頌長發其言

廟號二字
出老子品雅
而製用之

未

子

文明云者大人德普之天下也。是在乾卦文言又二字乙之篇。首以言先也。曰溫恭云者古者先民之德也。是在那之四章曰。允塞云者周宣王之猷也。是在大雅常武曰玄德云者玄王之德也。亦在長發又見莊南子鴻烈訓齊為大聖人固無待於最。集古今之美德衣被而說合之也。若果知方輿所言吾將求其倫事未有渾整而不文明者。亦有文明而不渾整者。四字長二字。蓋微篇有明思三字。而不亮其重複也。世未有溫恭而非基衆德者。亦未有允塞而非備天道四字。蓋微篇有欽之一字。而不覺其繁無也。苟無不然則商之孝子順孫猶取二字以頌始祖。而然則其不足於文明溫恭允塞之意。以示譏諷周之忠臣義士。猶取二字以美宣王。而然則其不足於渾整文明溫恭之意。以示譏諷詩人忠厚之旨。我杞之大人止文明而尚欠六德古之先民止溫恭而亦欠六德。是詩人孔子止詳為經者。尚猶有欠缺不完之處。不如方輿之善觀聖人善言德行也。四可幾乃者。雖事之詳史記伯夷列傳用乃試之於位。綴於古牧咸鷹之下。與經合。今乃舍以位之乃字。當出伯夷傳而大其旨。何者。帝曰。俞子。聞未嘗即會以位。必曰。我其試哉。必曰。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今以乃命以位。綴於玄德而明之下。不見帝

子

駒

息

堯慎重歷試之意。立可疑。凡其可疑者如此。而彼且晏然居之。不自疑者。其心必曰。吾世高貴。善地至聖。吾文古。吾勢使。雖略取聚美以無道行之。其誰敢不長故也。吾固以為伏生書。獨得其本真。或者乃起而漢白子之言。誠與孟軻合。蔡仲中覺其位字之失。遂以職位為之分。疏不知方輿之意。因下文汝涉帝位之位而言也。否則章有既言帝舜而下文方言命以臣位。邪且一篇大事。莫過禪位一節。豈方輿之言及於我。但而止邪。蓋蔡沉之意。不過區區為方輿將順之忠臣。不敢明推其偽。故如此耳。其所謂局促如縣下。拘者。山言允取平爾。雖然取亦無難。知有弗思。年夫得之於航頭之地者。果何所從來哉。雖從天降。雖從地出。匪龍馬所負。匪神龜所呈。非同符事。應出于山。非同白魚。忽躍於舟。何所從來哉。雖出于大航頭。不過數十年之近。非有神異也。此必好事者偽作以欺世。不待知者而後知。且又云方輿伏法未得行。世隨文帝。開皇四年。檢秘書。而後舉行。方輿所上。則方輿航頭得之之說。吾亦疑其非。其必開聖時人偽為之者。後杜撰方輿所得以神其其事。使人信之云耳。果然石而離秋。手荆山之璞。珠魚目而混。廁乎明月之珠。竊猶悲夫。世傳之陋也。

大禹謨

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凡伏生書典則典謨則謨然則
聖書謨雖有未之有也今此篇自篇首至萬世永賴時乃功
謨之體也自帝曰格次禹至率百官若帝之初典之體也自帝
曰咨汝惟時有苗弗率至七旬有苗格誓之體也混三體而成
一篇者故曰變亂聖經之體者大禹謨是也雖然不為變亂之
而已而又反易之為聖陶謨之戒帝曰毋若丹朱傲帝之命
禹曰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交相傲或知此而此篇禹以六府三
事而述而帝以地平天成萬世永賴歸功是反易謨之體也先

天

典曰乃言庶可諒可之一言室以齊之功焉有餘哉正夫子告
臣之體然需微勉之意今此篇曰惟汝暨桀湯德嘉乃丕續則
諫禹之詞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則少禹之詞也
至於詢事考言以爲慎重受禪之實事會無片言是反易典之
體也古者誓師而出無敵于天下今會后誓師歷三句之久而
苗民逆命是苗之誓非無成算猶在甘湯太牧之下也而可乎
是反希誓之體也吾故曰不惟變亂之而已而又反易之焉此
之謂也

曰若稽古

祗承于帝

三字衍

首句做堯典皋陶謨雖兩做之而做之而做皋陶謨之意多故
不曰帝禹而曰大禹蓋此篇以謨條故也雖曰以謨條然事本
莫重於受禪主意尤注於擬典故即以文命二字做放勳二字
既做放勳二字又恐人得以疎其迹下文后克艱三句使轉而
做皋陶謨也夫其變見出沒至於如此學者豈得容易覓之哉
文命二字史記以爲禹名而此不從之以數于四海綴其下有
亦此人善變見之一端也猶放勳二字堯典以爲至功之意而
后人乃引放勳曰初何害於經而此人頗能深知曲折如此宜
其雖大半筆以巍然擅筆於后也歟數于四海約禹貢數句
東漸之語而成祗承于帝之語王耕野曰當合下節曰字共
句而此句做周語天承于孫之句其意必曰靈王固新奇猶不
若我祗字爲精切且同彼用靈字則語襲易克放換作祗字即
後作詩奪胎換骨之法也

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后克艱厥后之言於皋陶謨允迪厥德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
其辭后即后字之別名艱即難字之換字也臣克艱厥臣於皋
陶謨明稱皆用其意於孔子論語用其辭臣即臣字之換字
即不帝字之減字也有皋陶謨以爲經墨有聖人所引之言以

子為治法而後作聖經以號召乎天下其誰則敢議乎後之

儒者皆所首為之服後讀之不假也蓋至此而孔子亦在其範圍之內矣何者有聖人固宜謀前聖人也雖然事則不能兼言為大聖人教者遂捨前之格言而述述一時之方言宜儒者附明述之經邪抑望定公質下不可無入大禹之道然可與述世俗之常邪以孔子為必居一于此二者者乎所不敢然也

政乃人黎民之德

時說亦明
則古者為政者其又曰用康人氏又曰則用政有厥邦又曰至則政德立政曰亦越我文王立政之事也乃傳入

帝曰俞 惟帝時允

會是前篇先字亦先為君者無不周而後始為君即為言之別伏字先聖者母或散伏小人之收斂野無遺賢先詩小序方邦威寧先帝大傳稽于來先君弗替我古人之德稽諸自天之稽字會已從人無常先孟子主制亦曰天民之歸而無言者不重二字即法範無官字文十五年季文子曰君子之不重切賤不廢字先八柄國傳字九二火用一則前書于東周傳惟帝二字先聖陶謨傳竟然此可見其集之大略但會已從人一句孟子蓋以言大舜樂善之誠此則舜之言而以惟先能之略不同

耳事大賢也聖王又後安得與大舜爭德乎先而典奔

益曰都 為天下君

呂氏春秋有聖乃神之文聖神二字入見孟子文武二字見詩文武惟后聖天字春秋字係无周書卷有四海見詩卷有四方伊訓又言周以辟四方聖天春佑有商

帝曰惠迪吉從逆凶為影響

影響古文無影響字宋三寶三載余集賢學士衛色改古文从今文時所增也今從古文惠迪二句即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意蓋聖字見荀子諸書皆言國為三德者然乎上則不慮之如影隨形下則不慮之如影隨形又曰其下慮之如影隨形又慮道篇曰影隨形影隨形如響

益曰吁我哉 四夷來王

詩曰用戒不虞以微字代用字以無字代不字依無遠當亦作周禮於遠然句法雖同而用論語遠近無非周禮樂字土任賢二句先戰國策趙武靈王書云郭勿疑任賢勿二極曰疑事勿發微或一句後其訓下文三周是微或其修諸身者三勿是微或其施諸朝廷者一惟是微或其施諸民者二無是微或其終指者未句微或之微也傳二十年威文仲可以故從人則可以

人從欲鮮濟漢書徐偃矯制不服幸終軍詰之曰且矯作威福以從民望于名采書今改矯制為違道改民字為百姓天

錯用之所以滅其跡也（此句與前句同）

堯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察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來禹澤水微子成元成功性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爾賢汝惟不矜天下其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其與汝爭功子懋乃德嘉乃不諱天之曆數在爾躬汝終涉元后堯曰允執厥中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允緒之言勿聽弗詢

之詳勿庸堯曰海國旁天祿永終舜亦以命禹者若是而已何為復增之曰可變非君可變非民衆非何載后非衆周典守節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取四海國旁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與我朕言不再堯曰言人之辭實錄人之辭多舟大聖人也豈

其躁而不言哉韓子曰夫子與回言不違則其與衆人辨也何矣禹抵台德先也豈其衆人而不回若哉大抵皆膠黏之飾詳耳故其文多支離而不貫補綴而可厭諛佞而不莊細而而

帝曰俞罷平天成 時乃功

傳二十四年君子曰子臧之服不稱也夫憂書曰地平天地祿成

古文十八年史克曰八禮治后土地平天成八元布五教內平外成聖陶謨曰迪厥德時乃功下文曰刑罰于無刑民備于中時乃功懋哉說命下篇又愛德曰法曰時乃風

禹曰於帝念哉 俾勿壞

此一節全宗左傳文六年鄭文公曰命在養民文七年卻缺言於宣子引夏書止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而無上文一段但其下釋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今修飾其文於上如北維修二字見禹貢全按此章

果有知上文數語則卻缺決不訓釋於下則上文錄元氣長播王耕野云戒之一句誘之以賞也董之一句慎之以刑也勸之以九歌和之以樂也三者並用所以能使治功久而不懈也案二十八年晏子曰夫民生厚而利用於是乎正德以副之

名出茲在茲 念茲在茲

按襄二十四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思德也觀辭氣似非指臯陶案公六年在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失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皇方今失其行亂其絕綱乃滅而亡又曰名出茲在茲由已率常可失杜預註曰

紀綱

此遺書言信出已則福亦在已孔安國曰信出此心亦在此義
書傳曰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臯陶也今味左傳孔子辭氣則在
茲之茲恐非指臯陶案二十二年臧武仲夏書曰念茲在茲釋
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免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帝曰格爾禹

一節

格爾二字見先王滿格爾齊格爾象朕宅帝位三十有三
載先典曰朕在位七十載先十六即位位七十載試舟三載
共八十九載舟六十即位而在位三十三載蓋年九十三載則
禹當攝位十有七年此蓋因孟子舜薦禹於天下十有七年故

也老耄倦于勤用孟子先老之老字意曲禮九十曰老曰年曰
期以爲髦則更有三載以爲期則猶小七年故二字蓋本蓋
子稱樂正子之爲人既曰善人又曰信人而結之曰二之中是
也聖人辭榮惠不知是之功也倦于勤三字則可矣決知其非
大聖之言矣何也與前後篇戒備之辭皆而弛故也傳位天下
之大事故禹之就日一日僕一日顧乃首以倦勤之言唱之
之哉此可決知其矣也曰善言己之老而兼以示禹當傳之意
也曰非然也五十載乃死柳下惠曰舜勤民事而野死樂
法亦以此爲言則年有十歲非若前此九十三年之期也而

未嘗倦勤猶如此且言與行違而以此示人尚何足謂之大舜
哉孔子曰不知老之將至云耳趙孟倫人曰老將知而老及之
荀子正論篇有曰老耄而禮是又不然也氣筋力則有老若夫
知慮取舍則無老曰老者不堪其勞而休也是又畏事者之議
也故曰諸侯有老天子無老

帝曰朕德用克

一節

此因孟子有舟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又見下文臯陶陳謨故
意當時禹必讓臯陶也王耕野先生曰舟有臣五人而天下治
而獨言臯陶蓋讓已之功不及臯陶民不依出於不情非臣子

所以對君父之語莊八年公曰昔曰臯陶造德德乃降姑務修
德以待時乎

帝曰臯陶

一節

方欲禮禹固禹讓臯陶而遂授臯陶言昔微茫與禹行持首讓
于稷契暨臯陶帝曰俞汝往哉而其事固亦命稷契暨臯陶也惟
茲臣庶孟子以爲舜告象之言文汝共于子治此則曰周或于
子正于字去一鈎作干又上隨襲一千字何其神於變化殆先
典命臯陶曰汝作士五刑有服此則曰汝作士明于五刑又事
陶方施象刑惟明先典命臯陶之先命與曰教教王教此則曰

以弼五教稱字又后篇稱成王服之弼孟子曰舜命象曰汝其
于治此則曰期于子治至此句而變化之神拙矣改其子為期字
字音之同也于子治三字終于期則跡跡顯然矣吾故自拙
或曰此人才思足以調帝所以必露此三字者將以喻後世之
無人也則期于無刑之言民協于中見呂刑士制百姓于刑之
中時乃功見皋陶謨淮南子詮言訓聽微制中者陶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 一節

然字見詩不愆銘下以簡見論語若敬而付簡以昭其民御衆
以寬見語寬則待衆而弗及嗣用孟子罪人不孥實延于世用字
孟子士者祿常過無天二句用康誥人有小罪非責至時乃
不可殺也堯典責及終賊刑罪疑二句實人以下志厚
之事聖人似不止此左傳襄二十六年季子曰吾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帝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民聖之若水之就下沛然孰能禦之荀子袁公問舜冠孔
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焉所謂好生之德洽於民心也
司馬南自謂也士師司刑不犯者即上言期于無刑傷于中也
襄二十六年季子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罰不濫賞僭則法
及滯人行濫則慢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

寧其刑濫不僭不濫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子居國篇賞不欺僭
刑不欺濫當僭則利及善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
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濫

帝曰得子從欲 一節

前大略篇舜曰惟子從欲而治以上三節皆言皋陶謨皋陶
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敷演成帝以明協于中歸美皋陶
以好主之德洽于民心歸美于帝之後以得子從欲以治四方
風動歸休于皋陶而皋陶謀之中微戒之言殊不類蓋彼之英
皇南有國而百福將即之帝其念哉之語而然其意深矣

帝曰來禹 一節

澤水微子見孟子成父成功見堯至聖君子謂楚王於是亦
刑已則無信而後人以還不亦難乎受書曰成父成功杜預
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史記禹為人敏給克勤其德
不遠其仁可說 聲鳥律身為度 為綱為紀傷先人父緣功
不成受誅乃勞心焦思居外十二年追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
孝于鬼神里宮室致費於溝洫築二十九年季札見舞大夏者
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

人心惟危 允執厥中

名執厥中是之言也凡論語共四十二卷之一言至矣
 矣而齊復益之以三言者所以明乎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
 庶幾也自今考之性允執厥中言為聖人之言其餘三言蓋出
 荀子而鈔略撥拾膠粘而假合之者也荀子主蔽肅曰昔者時
 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方物起一之微其榮備側養一之微
 未失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微惟明君
 子而後知之荀卿稱道經曰初未嘗以為舜之言作古文者見
 其有稱舜之治天下遂改二之字為二惟字而直以為大舜之
 言楊休焉之分疏云今虛書有此語而去道經蓋有道之經也
 其言似失至於性精惟一則直鈔荀卿而後大牛而操以為
 已有何哉所謂伯樂探其無後乎荀卿子上文有曰心者形
 之君也出金而无所受令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
 也雖得其精之至也不二又曰心技則無知傾則不精又曰有
 人也不能此精於曰精於市精於巷之三校而可使治三官曰
 精於道者下文有曰好義有衆矣而齊獨傳者一也自古
 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又曰故去之聲聞則性其精可
 謂危矣未可謂微也此其精一字之所自來也或曰荀子之言
 精一以精一為一古文之言精一以精一為二此王慎南北水

火之不同也初燔宮室之子之過而故曰非然也自儒孔安國註
 古文云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先儒因其
 註而推廣之遂以精為擇善一為固執有知行兩者之分蓋原
 作者之意則正蹈襲荀卿之旨而何異之有故王慎南楊休分
 疏道經二字而為有道之經之意也大荀子一書引詩則曰詩
 云引書則曰書云或稱篇名者有之何獨於此云語而獨弗其
 名曰道經哉若曰此二語獨美故以為有道德之經則出此二語
 之外者為無道德之經也而可乎雖曰荀疵不如是之博也或曰
 先儒之釋精一正與大學之格致誠正中庸之擇善固執論語
 之博文約禮大易之學聚問辨無不精合此其所以為聖賢
 傳誠心法之妙也夫何疑之有哉曰聖人之言平正通達明
 簡易而無意之海也夫未嘗不當其可操位之時而授以人學之
 始教其得焉時乎善乎耕野王先生之言曰完命
 次惟不矜天下莫 汝爭功
 老子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唯不爭故天下莫能
 之爭後章又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又曰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夫聖賢不得已而有功成而不自伐非為天
 下之與我爭功也無所為而多能故能多而不自矜非為天下

之與我爭能也。智哉老子。阿奴打託下將以上也。不足將以無
 損也。不自大。將以成其大。之將散取之。必姑與之。凡其所言。無
 非立地步。占便宜之術。與我聖賢大。功無我。聖德之至。非為生
 正行。子孫氣象。不啻若九地視九天之遠也。至於與友之聖。無
 所為而為。不計功。謀利者。亦不啻南北水火之相越也。故其不
 矜。不伐之言。未脫於口。而天下莫與爭之。句已迫於下。敘之來
 若不談其功之畢也。先儒謂退一步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矣。
 然則此人必借老子之言。以為出於辭之口者何也。曰。其意以
 為天下皆讓其功。最其能。而可以當天下而不必辭也。聖人操
 受氣象。似不若此。聖人氣象。果若何。凡詢事考言。乃言底可
 顯而已。天之歷數在爾躬。而所以戒辭綴之曰。允執其中。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而已。堯即舜。即堯夫道一而已。失決不如是
 之勢也。今除堯曰舜亦以命禹之數言。其外多為稱美誇大
 之辭。果曰亦以命禹決不如是。諛也。且而諛之中。謀利計功之
 意。溢于言外。果曰非讓決不如是之同也。

禹曰故卜功

一節

哀十六年楚王與葉公敘卜子良以為金尹十八年君子曰惠
 王知志夏書曰官占惟能蔽志昆命于元龜其是之謂乎

國志曰聖人不煩卜筮。惠王其有焉。蓋司馬子國之下也。觀曉
 曰如志故命之及也。師至將卜。師王曰。寧如志何。卜焉。此所謂

負

招

福

順

一習言又石。其歲。其祥。其利。行不習。則增光。與曰。禹年。稽
 有謙子。稷契暨皋。陶帝曰。命往。汝。諸。儀。札。散。固。以。辭。原。息
 辭。稱。子。曰。母。父。十八年。史。克。曰。是。舉。八。使。使。主。后。土。以。換。百。事
 莫。不。時。序。地。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公。義。母。慈。兄。友

第茶內平外成

衆非元后何戰后非衆周與守節

班師振旅

襄十年荀偃士句請班師春秋傳曰治兵入曰振旅荀子
 成相篇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惟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
 賢者子禹旁心乃堯有德于戈不用三苗服秦楚賦賦任之
 天下身息注南子有俗則當舜之時有苗不服於是舜修
 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時天下大雨泥論訓舜干戚而服有

別本股
情此有
保補

帝曰咨禹

一節

四罪而天下咸服任舜攝政之時堯未殂落之先其曰竄宥有與分此字同也其曰三危者與禹貢三危既宅三苗在叙之又同也固皋陶施象刑惟明而禹宅之於三危之地故呂刑曰無世在下夫起曰禹滅之也豈有處禹于天之後而復有命禹征之事於史記會諸侯於塗山時濟之多士又曰姦尔靈判人誥曰今蠢胥建侮慢反道敗德固皋謨苗頑之謂歟

否則置黃鵠之苦也民棄天咎者頑之恥山湯誓曰格爾衆庶
悉聽朕言大誥曰予惟以爾衆邦于伐殷通播虐左傳伏羲
言昌刑繇寡有綽子苗詩傳同散同日飲其同心也盤庚曰類
越亂征亦曰承王命徂征其或不恭竇迷于天衷今予以爾有
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褒二十三年知理伐齊曰以綽
伐衆

三句雷天性命

伏生書廿有八篇澤ハ爾灝ハ爾噩ハ爾典則典謨則謨誓
詁則誓詰ハ允典一篇述ハ義叙ハ春秋驪兜四岳及禪位

既洪

5

之事變舜受禪巡狩命九官十二牧之事綱領宏張作有
率固非史臣之有意於文治之盛言之屬固不能不文也畢陶
謨一篇居臣一堂之上更相戒饒陳謨之体如此禹貢範厥命
各是一体其如日月列星之施于天山川岳緯之經于地非后
世老子文墨者所可企而及也至於放盤周詰則又詰屈聲
牙有難以句者矣若夫古文者除禹謨一篇之外餘自孟子
之散而下如出一律間或有異者不過改易增換易加潤色
即焉一篇是且多於他篇若以揆後奇莫而非較家煙雲之
比也最其用心者在此篇最爲純潔者在此篇故雜三體而

爲一原其初意事禹禹受禪而作詩先言首章而發意樣
其太叔家故首之以謨終之以誓自今觀之皋陶謨內已備數
禹之謨矣而又有大禹謨篇豈得不爲長文哉耕野王先生
曰禹謨一篇出珠璣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其征苗之事亦不
可信今按征苗一段雖爲篇長句多而貌然亦宜見此人之
命是諸書而攷文今略舉一二戰國策曰禹禪入裸國史記吳
起曰昔者三苗穴左洞庭右彭蠡修政不德禹滅之逮以爲禹
有征苗之事文王伐崇三句弗降遂有三句苗民逆命之事然
禹決輕於奉辭伐罪也遂有益贊于禹之事文王有退修教

大

而復伐之因憂而降遂有疑數之德舜子羽子西階亡句有苗格之事

偕十九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國憂而降宋子索勸襄公退師無闕而後動

宋二十三年知雍伐齊曰以錚代罪

唯口出好異我朕言不再

緇衣說命惟口起羞惟中起兵今上句用唯口字下句用與我合作一句為若此會之言取諸此者

念茲在茲

念功

襄二十五年成武仲曰乾也剛之在上位者酒淫其心一以作人軌度其信可明微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惟帝念功將謂由已一也信由已一而後功可念也王義曰此斷章為義說與尚書本文稍殊也孔安國傳曰念此人在此功厥此人任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必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意言舉國之德以義為主所正念之猶不敢與內傳太遠也至蔡沈云念而不忘固在於舉國舍之而他也來亦惟在於舉國名言於口亦惟在於舉國誠發於心亦惟在於舉國蓋反覆思之而

卒無有異於舉國者惟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也殊不知

襄二十四年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任茲言順事恕施也仲尼

詳氣固非指舉國又襄六年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

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又曰允出詔由已師常可失

孔子之意正與成武仲由已一也相合安得謂之斷章乎人為

偽作安國傳者猶有就快之意於杜杜不敢太遠凡此曲折關

紐蔡沉一毫不知考據方且要索自以為得讀古文善解文

義蔡則復不逃犯疑事每更上而弗有之或竟在蔡子高

白性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指指讓受益神乃天道

天未

詩曰致天之屆易謙之象傳曰天道虧盈而益謙下文有也

道人道鬼神共四句連類而發所謂矢口為經大非因襲之語

今易盈字為滿字易虧字為損字所以新其字也易虧盈為

滿招損易益謙為謙受益所以奇其句也藏形匿迹如此然後

以時乃天道東之於下與象文繁簡順逆迥不同矣句以為

龍蛇虎豹變見出沒人孰得而得捕之然然揔之不離一天道

虧盈而益謙也以此數孩提乳臭者可矣若以欺明鏡止水之

賢人君子為乎可且蹈襲而無當以上文觀之雖終焉不自滿

既不矜不伐矣焉何弗謙之有是於上文無當以下文視之即

引愛至德要道所以感通神明者誠又不足以及言也其於下
文當審此之謂百孔千瘡耳

帝初于座山位于西日號泣於昊天于父母前引引思緒
載見賢懷遠舉家保節亦名若

此因先典父頑之頑字與孟蘭提苗頑弗即工之頑字相同而
遂蒐輯此一條以立言高重曰帝位于西號泣于昊天何為其
號泣也無于父母三年長息請於父明高曰帝位于西則吾亦
得聞命矣號泣于父母則吾不知也則帝位于西號泣于昊天
于父母此三句恐為違背然亦未敢必蓋以無言而文故也首

以帝初于座山者因史記辨于座山座山之人皆諱者故也
言初者以无其後之化也所以承上起下之辭也此句乃普人
所增當刪蓋云于座山王以因而位也與下句位于西三字
重複有礙豈有諱諱不覺細味之自見贅引思緒一句亦普
人所增當刪蓋因孟子下文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之意而
用此四字於二條之間亦所以承上起下而承二字用處雖
判謝罪之意引各書籍之金引應字用謝之死失職處
之應性涉於心之思慮擬議口之自責自怨然後於前九條收
楚之辭懷者是乃所以言賢人君子以下之事非由仁義行非

既

目

象

論

行仁義者之所為也詳雖貴乎而意實侮侮者故曰當刑
號泣於昊天之上如皇學乃此人之故知如此聖化神矣恒情
固深懷家雖有三親號泣之義然當時而時曰號泣亦非存
心不化之義不若分重長息無此字語尤顯而活也祇載三
句見孟子且有書曰二字此可知聖必為進書無幾當括保
註然後見直經之意不敢以原目襲我明日夜先之聲亦若
孟子書有禮學焉是今此人即去禮字者固先其有聲字
之文故曰當是時四岳既居職位而後當先天子之前故言聲
字無害今稱號為天子與高益皆其臣子又非高先當陽時

賢後為天子之父即居世之所謂太上皇也公然以侍有親往
下有父之名稱之之但知字之可據而不知時地之不同惡惡
無益之心不惟不敢亦情然有所不忍手記國體人必於其倫
聖天子之父亦既允君也庶幾免詩之白之以儆諸蓋寵分此
之苗可謂於其論也故以明月夜尤而後之以博野在此遠書
之不幸也急於見其而不知其上下文不從字不讀句失其
或事拘謹之馬言遠不類此崇伯子之所屬於天者次知其不
然吾以為普人之詛伯益厚矣失得不為言以排之哉或曰伯
益持情實以明至誠感應之期云耳君子何求之源也曰事休

不例之甚感父頑者可以號泣祗載施之苗頑則不可試即其
 言而例之必曰禹往于苗日號泣于旻天子有苗裔衆利虐抵
 載見有苗孽之蘇深苗亦允若然後爲至誠也不敬何以別乎
 其辭氣之弊必至於此且擊之頑乃舜在下時之不幸此書之
 言必薦舜時所言吾人敢取以神其說不知其不當言也此班
 師一段皆用文王伐崇事而失之遠甚舜禹感苗之誠久
 矣與文王時勢之難者亦彼不例之苦若前此而誠猶有所
 未誕數必待益之交修不速而後求誠而後誕數則衛公武
 以下之事亦武亦不必然也然則何足以爲舜禹故曰非益之
 言也証之者厚也益必不忍情聖天子允若之父以例苗頑也
 因父頑苗頑二頑字之相同而鬼難此二條以立言者果信也
 至誠感神則益者苗裔昌言曰俞
 誠字見召誥其不能誠於小民今休感神用孝經通於神明句
 別茲有苗用孝經達於邦家意爲舜昌言曰俞全用是兩語
 語上文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則下文宜舉遠於苗者以爲
 兄方與無遠二字相應應顧冷引天子宮禁之內親父以爲况
 此文義之不相應應者也親之而仁民頑而禹苗民弗用是達
 而難者也取順而易者以况逆而難將以朝禹之不能格難耶

此豈遠於人情益果以禹之至誠不能感神格苗何不昌言於
 未出師之前及旁師費食三旬之久然後乃教禹以謀又教以
 至誠斯師也謂之何哉迨左傳所謂遠近之師者與禹年昌言
 曰俞者拜俱厥神修至四可遠在茲之昌言也移於此茲所謂
 感者也
 帝乃誕敷文德舜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或曰子之攻誥古文不載餘力失其亦有所據乎自魏晉以來
 明智之儒不可枚舉悉皆尊信古文而伏生書反附屬以行至
 子之身而誥之若無所據則不免於侮聖言者子獨且奈何哉
 應之曰若無所據而妄爲之說小子何敢言所據者匪徒天降
 匪徒地出即以伏生之本經而發偽書之墨守也不然則晉人
 之偽書反爲常言沉痾之疾而伏生所傳者聖人之本經反爲
 千載之廢疾矣予之汲汲於攻之者將以歲嘗膏而起廢疾
 耳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傳曰有功不賞有伐不伐雖是南
 面而立舜比面而朝天下不可一朝居也夫先舜賞功之靈稟
 何任於唐虞舜使是舉十六相也耶堯舜罪之實何在哉
 非流共工放讎兜棄三苗殛鯀也耶故曰四罪而天下咸服昔
 人竊取淮南子之寓言亂我聖經之正理淮南子曰孫叔敖甘

寢而耶人授兵舟舞于羽於兩階而有苗來格昔人愚而受教以爲文德格遠真聖人通化存神之事於是櫟臂收菟駕空紐捏創爲征苗之誓以演長一篇之文而有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之言後之儒者不復致思不加參考遂至曲爲彌縫而可休違寧使正經之蔽虧謬言邪說之亂其鳴呼惜哉其所謂以華丹亂竊寢以強辭奪正理者矣未嘗參互考訂安能深知其爲膏肓沉痾之邪說所以感世而聖者耶考之帝典曰震三苗于三危蔡沉曰蓋其貨固不服乍在乍叛離位時而震逐之考之皇極篇曰苗頑弗即二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初未嘗有貪爲祖征之事帝曰皇陶方格厥叙方施衆刑惟明則帝以付皇陶之衆刑若五流有則五宅三居者是也又安得有命爲祖征之事蔡沉曰禹攝位之後帝命祖征而猶遂命其遠叛聖經蓋邪說而助之攻正二也考之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不叙與堯典三苗于三危之文特相照應與帝命皇陶爲主五流有宅之刑特爲互見可見伏生聖經未嘗失其本經非獨口以傳授而爲歷出之善本也明矣今蔡沉言禹治水之時三危既宅而苗都猶頑不即王爲臣臣下叛之實若果然者則舜禹爲後裔而史臣下

文四罪成服之言當去矣此其遠叛聖經索邪說而助之攻正二也既宅不叙之後而苗都猶頑不即工尚安得謂之五叙哉且其負固全力之時不假用兵而可以宅之於三危及其四都遺落之種乃敢阻兵而逆命於誓師之久此其遠叛聖經索邪說而助之攻正三也又考之呂刑曰苗民弗用夏制以刑惟作五刑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濫爲劓剕極惡越茲麗刑并劓剕差有辭民無辜占泆勞中于信以覆誣盟會厥厥戮方吉無辜于上帝暨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懼上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望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蔡沉曰呂刑之遠叛聖經索邪說而助之攻正四也呂刑又曰皇帝清問下民罔寡有辭于苗又曰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於獄之麗罔擇言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衆事上帝不獨降咎于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曰有辭於苗曰無辭於罰曰乃絕厥世皆與堯典皇極謬合而獨允一字及於祖征來格之意與禹謨合者蔡沉猶不能辨此其遠叛

无

聖經黨邪說而助之改正五也至於堯典之末而將書分北三苗一言者是即禹貢之三危既宅三苗不叙之意匪有他也蓋當遠之時有賴不則者單陶以象刑調遣之禹於雍州隨至而宅叙之夫人既來格不追其既往皆革心何化之人此其首尾照應默然可尋文理血脈貫通無間安可以徂往來格之文反希其實跡哉來格之人聖人必不分背之聖人既分北之則決非來格之人來格之與分北冰炭之相反也學者將以分北為是乎將以來格為是乎如以來格為是則大禹謨為真堯典為偽矣如以分北為是則堯典為真大禹謨為偽矣堯典為偽則皋陶謨禹貢禹刑皆不足信也皆可刪也

大禹謨為偽則皋陶謨禹貢禹刑皆昭若日月矣二者必居一于是安得張之非也為死辜之稱九寸之尺而兩可依違於其間使千載而下舜禹二大聖獨蒙分北已降之過者哉夫使我二帝三王之正經萬古如長夜混玄珠於泥沙豈非吾儒之罪也哉聖經習為混之至言原普人之心矣非勒取文王伐紂修教因墨之降以刑容舜禹述化存神之妙殊不知天地之大德曰生非不欲無秋之春也然四時以序而行不能即夏而為春故君子靜觀天地震懼殺戮之心是即天地生育養長

天下何由

之心不必別求天地之心也聖人法天者也當以類天之生育養長為則以類天之震懼殺戮故君子靜觀聖人流放寬宥之心是即聖人過化存神之心不必別求聖人之心也如必以流放寬宥之刑為不足以盡聖人過化存神之妙而別求于刑以為奇則吾將求其備古之人所以大過人有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故九經之序由家以及朝廷朝廷以及其國由國以及于天下三苗天下并工難免歸朝廷之臣也今既能誕敷而使一凶之來格矣又何不誕敷而使共兇歸三凶之物化尚何以流放極焉哉又何堪一新羽不明不舉不能忽然而使商

均之洗心尚何有不肖焉故是則猛虎虺蛇之不能擾動不害其為天地工堯苗鯀之不能格化不害其為聖人而主其以索聖經即為邪說也昭矣斯義也普人固不足以知蔡沉註皋陶謨曰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諫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背之然則始之班師將以誘苗之降及其既格即從而分背之是欺其不見而取之也焉有仁人在位用苗之事而可為哉猶自誇以為知聖人五刑之叙與帝舜治苗之本末豈非誣而可憐哉於彼則曰以益之諫及增修德教於此則曰舜之文德非有禹班師而知敷

此本
此本
此本

則彼所謂修果何物也耶柱之上文既曰苗之未格非以舞
于羽而至干羽之舞雖各不迫有苗之至通當其時則益之
戒焉言無補而史臣之書亦而事創記之常耳下文復曰作
史者固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全載之下值可以足而想其
一時氣象此其言皆自相抵牾有也且有苗之格既述於三句
之俱征又不高干羽之德化則其格也豈有神兵以驅之耶凡
皆欲議論使書人之說而進其兒童之見是取者豈非先得
於心故不待於言即分此三苗者豈以此一事特重大而難者
也當其罪逐之時猶預而未即工必無辜陷之明刑而之既宅

二人之手而後置逐之事方終故以分此之分認之於後以見
其重大而難耳非謂置逐者已至三危而猶猶在何都也故
是起亦言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政不修禹滅之亦無從生
書合所謂滅之者正禹貢宅之於三危品刑通記苗民無世在
下之謂也禹嘗有班師來格之事故曰書曰分此曰還曰象刑
惟民曰既宅正叙曰過絕無世皆伏生書之本經也曰舞干羽
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則大禹讓之古文也淮南之書言也至若
將從伏生書之本經乎將從書人之偽書乎兼泥中其言所以
既格而分皆之夫格者順心效順之謂之彼既傾心敬順此已

此本
此本
此本

受其降及因其格而濟濟之權其善者則分背之比雖楚莊
王荀吳孫武吳起之所不為也而謂大聖人為之乎且曰既宅
曰正叙則決無逆命者矣若猶有叛逆則決不可謂之既宅
謂之正叙矣何蔡沉之不遵文理一至此哉蓋其言中情愛
惜魚目而換劍明月之珠矣矣其不得罪於聖人者幾希
後王于之歌

今按尚書序與王于之歌本序不同尚書序與離騷左傳皆合
本序皆竊取左傳之文離騷與夏康誤以自從不顧難以魯後
五子用失乎家街切未言太康敗于洛陽十句弗反也以理推
之魏絳引罪以戒晉悼好田而不引太康周史辛申官職王明開
宜取大康十句之說以爲然可也而其言亦止言在帝堯時
子康敗則大康非洛于可知矣况康既失邦黎民咸二侯不
顧而敗于洛陽十句弗反言亦不情之甚此蓋書人鬼羅遠
書以補此篇見襄四年魏絳曰要訓有之有豈后羿逐竊后
羿之田以爲太康之田其言有旁后羿一句全用左傳文也因
民一句左傳因夏民以復夏政也弗反二字用左傳其字不
忍食諸二字反用之也敗于二字用左傳其意也十句
即弗反用左傳准于康敗之意也於此益見小序誠可信

不可少

而古文全無不當也。不曰而曰改，又用離羅。蓋洛以佚政，改洛游作盤游，改佚作逸，曰有洛之表者，疏小序洛汭二字，佚于洛之汭，即源于洛汭也。不曰見第而曰厥第，以所離立者，仲則其餘四人又仲康之第，皆不當稱見故也。不知見之微子亦有不當立者，又小序但言失邦，不言罪罪，又左傳因夏民以伐夏政，言仲康帝相之師，非大康時也。啓疑母存故曰御其母，但賊方興，衆以距其兄，而五人得御母以從斯，爲不可曉也。已其母出，又用楚詞失家御之義，數。

厥第五人御其母

史帝啓前帝大康立帝大康失國，昆弟五人，演于洛汭，作季之歌。

因民弗忍

昭二十六年，王子朝使告于諸侯曰：王心戾虐，万民弗忍。

吳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周語單襄公曰：夫蓋人其抑下滋甚，故聖人責讓且諷曰：啟惡其罔民，惡其上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今改上字爲下字，泰族訓曰：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木也。有根根深，則本固本美，則上寧。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能勝于三人，然悠堂在明不見是圖。

主天下之愚者，莫如愚夫愚婦，能勝于三人，然悠堂在明不見是圖。

中

中

中庸夫婦之愚，晉語曰：知伯國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云圖周書有之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夫君子能動小物，故無大患。成十六年，單子曰：位於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亂，何以往？位夏書曰：怨章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論語曰：臨其民，莊南子君子之君，民上若以枵索取奪，馬召諸葛其奈何？弗敬文十八年，史克曰：彼狼明德以亂天常。

其二曰：訓之有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晝夜靡盬，越語范蠡曰：王其且范，聘弋獵無至禽荒，宮中之樂无至。

酒荒肆與大夫，餽飲無忘國常，且左傳載魏絳之言，其曰：曰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未嘗言大康敗也。儀狄作酒，而飲而甘之，宜元年，晉靈公不君，厚飲以彫墻。

其三曰：惟彼陶唐，一節。

左傳襄公六年，楚昭王有疾，不祭，河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失其不失國也。宜哉。夏書曰：惟彼陶唐，師被天常，有此典，乃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語今以爲五子之歌第三章之

歌中无帥彼天常一句，下亦微異其行，歌作厥道乃厥而亡，歌作乃厥而亡，杜預註：逸書滅亡及夏同都，與州不易地而

作乃厥而亡，杜預註：逸書滅亡及夏同都，與州不易地而

杜
宗

亡由於不知大道故孔穎達疏曰帝服孫柱皆不見古文以爲這書詳爲夏桀之時惟王肅大康時也安王肅註尚書地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虛之而不言也夫作古文者以仲康後立故以王子能明祖訓然當作歌之時雖距太康手河猶未至於滅亡也故改作乃底滅亡言其勢至於滅亡也由乃滅而亡則杜註以爲夏桀之時有爲當由乃底滅亡則未知或爲大康之時或爲夏桀之時也孔穎達此章於尚書寂無辭証之語於左傳則曰此多師彼天常一句又字少異有文體象隸師讀不同故兩存之又曰疑肅見古文虛之而不言蓋疑

師
感
小

古文爲王肅所擬也今按少師彼天常一句改其行爲厥德若則故爲終亂以惑學者改乃底而亡爲乃底滅亡則欲遠就其說以當太康之世然不知此章之体句句用韻今厥道一句獨不用韻則其不知而妄改卒亦其能掩以爲王肅所擬者甚足又恐作古文者見王肅之言而附會成書亦未可知也

其四曰明我祖分邦之有典有則貶厥子孫關石和鈞王肅則有

詩明明天子又曰分邦之方周官六典八刑詩貶厥孫謀周詩車務公曰夏書有之曰關石和鈞王肅則有常昭註述書車務

公下文又曰且絕民用以實天府猶塞川原而爲潢汚也其竭也無日失

其五曰嗚呼曷歸 有恒泥

詩美道歸我心傷悲史撫我后也虐我雛也家語夏商之民親湯武而懼桀紂孟子象曰薛陶思君爾恒泥詩曰顏之厚矣又晉語平公射鵲恒泥顏詩克稷其德哀十六年單平公曰悔其可知

惟仲康肇位四海 王命紐紐

詩肇域徧四海天子六師命掌六師者命之爲司馬也堯典

咨汝羲暨和蓋掌曆象授時之官也胤台如呂利三后由諸侯而入爲公卿也滄荒于厥邑者泥涵于酒也大禹模文紐紐

告于衆曰嗟嗟有衆

大禹謨濟之有衆甘誓嗟六事之人

聖有謨訓明徵象係

案二十一年初美曰詩云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奏敷明敕定保柱柱述書言聖聖有謀功者當明安定之又曰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註蓋而鮮過有謀歟者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孔穎達正義云此訓謂曰

夏書微征之辭也彼作聖有謨此云惠訓不倦以爲晉人改書之熱爲訓不可得而知也以爲祁大夫改晉人之訓爲勅亦不可得而知也但讀解過承謨勅而言惠訓不倦承惠我無疆而言則我的然杜註之是失然則晉人之改勅爲訓者實因惠訓之訓字而改也古人之引詩書必不奪書以與詩也且書曰之上實未有夏字訓字不換不可以入微征蔡氏不知考証虛區之小忠大之賊也

先王克謹天戒

人臣克恭常憲

董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先出怪異以戒之常憲即成憲字

歌又言明明我祖詩明明天子

每歲孟春

邦有常利

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邇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而執

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常也周礼小宰正歲

帥治官之屬觀治象之法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

惟時義和顛

謂實厥德

詩頌履歷德沉酒于酒畔官遠其威也離次失其位也洪範五

紀歲月日星辰曆數也以其在天故曰天紀遠棄其所主之

事即畔官離次也左傳昭十七年日過食而未至三辰有災

同難爲并書且
同時又引大
學

於是乎有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視幣史用絲故夏書曰辰不集於房贊奏鼓畜夫祀庭人走此月朔之謂也詩善人載尸書若罔聞知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荀子君臣篇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今作史典史記帝仲康時義和涸涇廢時亂日亂往征之作亂征

今爾以予君重

一節

大誥惟予以爾庶邦甘誓泰行天罰周官又言爾予一人湯誥欽承天道

火災崑周玉石俱焚

一節

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

火災崑周可見是晉人語又漢書卓傳論曰崑周之火自茲

而焚孟子惟天史則可以知紅之盤庚惟汝送德立政廢冒

遠德之人左傳子產曰火烈人望而畏之果見漢書鐵見

左傳魯從非有惡者也孟子同予流俗合乎汚世大學引

詩周雖舊邦其邦維新舊染即舊邦之旧也

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用功

今按左傳昭二十三年吳公子公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

云
如月

愛雖必濟而不夫復書有之曰但改其字作厥字改其
必三字為允字泰然言又言明推言來士召諸其養會恩
大高讓又曰戀哉

嘉慶壬申十月讀於江寧

寓中 秋原記

此種德極其壽之尚書語也蓋以正德而
人強鈔本字臨者為出於明代之多其
較尋常鈔本不獨勝於大 唐以又記

從仲尼
仲尼之語
定元年
薛侯曰
薛之皇祖
奚仲居
薛以為
夏車正
仲虺居
薛以為
湯左相

仲虺之語

定元年薛侯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仲虺居
薛以為湯左相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慚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孟子湯放桀史記放之於南巢左傳襄二十九年季札見

舞詔漫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襄二

十九年公孫嬌對晉人曰若不恤其患而以口實楚語

王孫卿曰使以寡君為口實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云云奉若天命 一節

樂記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無主以

治之則強凌弱眾暴寡而亂矣中庸為能聰明睿知足以

有臨也多方有夏誕厥逸乃大濫言詩古帝命武湯多方

又曰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詩續禹之緒

虞書弼成五服茲率禹之典奉若天命而已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武商受命

用夷厥師

多士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佚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

廢元命降致罰乃命決先祖成湯革夏詩何用不臧周書

夷邦由哲

簡賢附勢定策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秀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孟子曰子敖以我爲簡左傳昭二十八年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寔繁有徒杜註曰鄭書右書名目先漢之傳也多遺故東晉古文之蒐也以嚴難鄭書亦撰以爲書又襄二十九年子太叔鄭書有之安定國家必大焉襄三十年過伯氏其門上生秀子羽曰其秀猶在于此其句法意義不相類也但目繁秀字而發其獨智云耳則不可誣

也或曰子之捃摭亦已甚矣曰非然也慙取於前而後取於後仲虺之志在其中其當時蒐竊之情固如此也孔子曰若其不具用批裨也史記桀乃召湯而囚之夏書已而釋之詩戰戰兢兢伯冏又言小大之臣呂刑殺戮無辜又言方告無辜于上左傳渾良夫叫天無辜論語有德者必有言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孟子伯夷耳不聽淫聲目不視惡色老子五聲令人耳聾

子

五色令人目盲論語賜不受命而貨殖焉更有貨殖傳德懋懋官官惟其人賢者在位也功懋懋賞賞不可以無功濫也禹謨又言時乃功懋哉用人惟己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也過而不改是謂過失過則勿憚改寬則得衆帝王之道也仁者宜在高位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彰信兆民萬邦作孚也乃葛伯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侯于后后来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昧

乃字用夏書乃秋季月朔之乃此一節全是約孟子之言但增攸祖之民室家相慶二句以爲承上起下之辭又增民之戴商厥惟舊哉二句以爲繳結之語耳佑賢輔德顯忠遂良蕙弱攻昧取亂侮亡惟亡罔存邦乃其昌

詩保佑命之易天之所佑者順也周鼎大夫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義而興賢者鄭註賢謂有德行者賢是德盛之名德是賢賢之實詩序云忠臣良士皆是善也佑輔顯遂善善而固其存也襄二十九年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

國書國志
下四子記行

著

亡者悔之惟亡固存國之利也改志為誥改圖為格德惠
之利也為邦乃其昌洪範曰邦其昌此增一乃字宣二十
二年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仲虺有之曰取亂
侮亡兼弱也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武曰無競
惟烈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襄十四年中行獻子曰仲
虺有曰亡者悔之亂者取之惟亡固存之道也兼并周武
王之事以為仲虺之言其蹤跡之顯著如此而正義者乃
疏之曰傳取彼之意而改為之辭非本文也乃蔡沉則全
然固覺矣

德則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
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盤銘曰苟日新上二句即孟子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也
下二句即孟子不能充之無以保妻子也孟子又曰得道
者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
叛之宥坐之器滿則溢詩民之靡盬懋昭大德則日新之
極矣建中于民即舜之用中于民以義制事見荀子書易
曰義方外敬宜內詩以保我後生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

傳

用則小

荀子充問篇楚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
憂也其在中蘇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
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
臣莫吾逮者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今改諸侯字為能字
改自為謀而四字為請人二字又摘去得友者霸得疑者
存二句其取舍之意亦有識矣於下文即橫奪周公之言
之意以與仲虺蓋不可也周公謂伯禽之傳曰蓋志而子
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三者其美德也已周

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囿其民歸道
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也是所以塞
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
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器也汝美之彼其慎也是
其所以淺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不
問則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汝又美之又
好問字見中庸裕字見今文書即淺字之反也楊倞註中
歸即仲虺蓋見古文摘取其語而云然也細玩之恐非一
人或欲卿之言恒疵而不淳吾子美隆于荀應曰

常是耳非耳
不の七

惟

命

子白其先後之序踴躍之情則誠有如此焉耳左傳
亦以殖有禮覆昏亂為霸王之器豈可以為非踴躍
嗚呼慎厥終為其始殖有禮覆昏亂欽崇天道求保天

表記子曰事君慎始而敬終閔元年齊仲孫湫曰魯不棄
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間
携貳覆昏亂霸王之器也又晉語公孫固曰晉公子殆有
禮矣樹於有禮必父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隆有禮之
謂也其意以殖有禮覆昏亂秦天之道也而欽崇之正永保

天命之事也何慚德之有末世何口實之有傳以為仲虺
終不謂無者非也

湯誥

王師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周書多方小序成王師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又多
方本篇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史記多契至湯始居亳從先

王居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於
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我

福福福

盤庚曰有衆咸造又曰綏矣有衆顧命王若曰庶邦侯甸
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甘誓嗟六事之人湯誓悉聽朕言
盤庚明聽朕言泰誓又云西土有衆費誓言聽命晉語梁
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其語夫嗟曰今天降衷於吳
內傳劉子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左傳天誘其衷中庸曰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夏王戒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惟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
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晉語韓宣子曰上下神祇無不偏諭史記夏桀不務德而
殘傷百姓百姓不堪左傳渾良夫叫天無辜論語構爾上
下神祇然此一段大槩脩節呂刑之文彼皆論苗桀以加
之桀彼曰弗用靈威德也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作
威也殺截無辜爰始淫為剝則桀所謂敷虐于萬方
百姓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於上者所謂爾萬方百姓惟
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於上下神祇也又於下文有
曰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者所謂天道禍善禍降災于夏以
彰厥罪也但恐辭之鬼笑於地下曰以數番者數已何居

苗之鬼報於地下曰已罪終不可渝收禁連坐矣君
斷之曰桀之惡固不減于苗但盜獄辭罔中於信故桀不
能如苗之無辭於罰收禁連坐唐于百姓金勝曰今天動
威以彰周公之德今則反用之曰降災于夏以彰厥罪所
謂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天道一句又見于國語多方曰
誕作民主又曰告爾有方多士微子天毒降災荒殷邦多
士弗弔昊天大降喪于殷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
天神后請罪有夏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

命

湯誓非台小子臯陶謨曰天明威上文天命有德多士我
有周佑命將天命明威致王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玄牡
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今皆不通文理妄為改
竄以不敢赦移居敢用玄牡之上又以有罪自變作請罪
字於下稱伊尹為元聖備考古今帝王之辭無若然者獨
有孟子伊尹聖之任者也漢書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有
衆字見盤庚淮南子泥論訓高皇帝云以與百姓請命於
皇天漢書賈捐之曰賴漢初興為百姓請命湯曰予聞有

視水見形視民知治否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
子民為善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罰
殛之無有攸赦又伊尹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
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既紕夏命作湯誥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貴若草木兆民允
殖

孟子天降下民洪範惟天陰騭下民史記桀走南巢大誥
天命不憚卜陳惟若茲論語辟諸華木蠹庚辰四方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天子上下慄慄危

懼若將墮于深淵

詩邶家之光論語獲罪於天詩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又戰
戰兢兢如臨深淵困左傳羊尹蓋對吳人曰隕深淵湯誓
稱朕稱台小子稱予一人今因克夏決然以天子之稱自
稱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周語單子曰先生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
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今離間其
文又改賞善為福善罰淫為禍淫以易文可據而改之也

宜之於前然後增以降災于夏至若將墮于深淵一段乃復接凡我造邦五句邦字周語作國以論語之文間於國語之文復以國語之文間於論語之文何若斷絕本書之文以成其隱志既改避其言又避其意使人不可躡其蹤殊不知自智者燭之付之一哂耳且單于稱先王之令有之師不言書云則取之入於湯之誥吾亦有所不敢信也又曰從單子引先王之令則匪彝惟淫所謂淫也宜承上天罰淫之法各守爾典則不從匪彝不即惟淫所謂善也故以承上天賞善之休若從晉人離間之文則以有夏為

淫義俱不實矣智者審之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上帝心一節

上文既以國語間之此復用論語之文帝臣不敵今改作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即罪在朕躬而有罪不敢赦之句移於上乃以弗敢自赦為文辭秦重復不自覺也吁吾讀晉人偽湯誥而知祭傳之叛天子蔑論語悖先師也先曰第二十章載成湯請命伐桀之詞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

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如是而已晉人改之曰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去論語之履字者以湯自名天乙以明示論語之說也取有罪不敢赦之句而進之敢用玄牡之前其意將以急承上文出於不得已猶之可也皇皇后帝改作上天神后因上文已有惟皇上帝欲變文耳似亦出於不得已猶之可也若乃離遏其文增以請罪有夏至桀承天休一段何橫哉帝臣不敵對上帝之辭也爾有善朕弗敢蔽對衆之辭也有罪不敢赦移置於遠則肆為罪當朕躬弗敢自赦之言論語無此

自赦之文也惟簡在上帝之心一句增三字其爾萬方有罪臣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萬方則又顛倒其文矣凡皆不信夫子蔑秦論語之意也蔡沈曾不註其異同考據得失其意亦將挾古文以令論語也非叛夫子蔑論語而何又祭傳已有罪不敢以自恕鄒季友曰朱子太學或問恕字可施於人不可施於己以自恕訓自赦似亦未的此非悖先師而何又金縢一篇朱子作傳文義精密蔡沈一切天之載在文集可考也當改者亦當三年無改今師說是而必欲改以從己說沈亦忍矣哉周語內史過曰其在

余

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於一人常昭註
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今按
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盤庚欽念以忱爾忱不屬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伊訓

初子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鬯王祗見厥
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總己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

伊訓書卷之

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漢書律歷志商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

趙東山

趙東山曰美志據三統歷即書伊訓篇太甲祀于先王
以冬至越第行其其所引書辭有序與偽孔氏書伊

第

訓篇語意不合且言日不言朔又不言即位則事在即

位後矣以証殷周不改月可乎論語百官總己以聽于

冢宰謹嗟嗟烈祖

詩

古有夏先后

鳥獸魚鼈咸若

曰

宣三年王孫滿問晉夏之方有德也使民知神故民入
川澤山林不逢不若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

卷

詩書卷之

曰

朕哉自老

詩商之孫子盤庚乃詰民之弗率晉語驪姬曰無亦假手

於武王左傳隱十一年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違

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收

官朕哉自老

惟我商王帝昭至武代虐以覓

詩宣昭義問古帝命武湯多方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

作民主齊惟虐於民夏之虐也厥民刑用勅代虐以寬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冢邦

終于四海

召誥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始哲命今去厥宇與生宇

止取罔不在初孝經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

教民順也凡田失孝始于事親終于事君詩刑于寡妻至

于兄弟以御于冢邦此言冢邦四海即大學冢國天下之

序也然此用孝經德教加于百姓刑於四海也

嗚呼先王肇脩人紀從諫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楊雄云上世之士人網人紀荀子君臣篇曰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避下文又曰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淮南子汜論訓君子不求備於一人法言蠡迪檢神亢倉子訓道篇君子檢身常若過班彪王命論見善如不及用人惟由己從諫如順流詩曰惟先民是程

教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詩教求先王又惟此哲人酒誥在今後嗣王

制更刑儆于有位至具訓于家士

先典鞭作官刑周禮秋官司冠以刑百官盤庚由乃在位言作官府之刑以儆戒百官也舞不可恒歌不可樂酒而酣巫以歌舞事神周禮有男巫女巫狗貨聚歛積實也殉色女寵溢尤也恒遊從流上下也恒改從獸無厭也無逸云于遊于畋荒淫無度之風如此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推逆直之規而不

其

不易

不易

納疎遠者年有德者而不親吳語子胥曰今王播弄黎老而孩童焉此謀是為荒亂之風俗如此後漢樊豐言郡國舉孝廉率取老幼少能報恩者者宿大臣多見廢棄三風其目孟子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孝經匡救其惡左傳匡其不逮墨五刑之輕者註疏謂整其額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

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而附德厚者則其福

酒誥後嗣王無逸治民祗懼卑陶璜慎厥身又曰念哉率

作興事夏書聖有謨歟漢書洋洋昆蟲之對中庸洋洋乎

禹謨又曰嘉言罔攸伏詩亦孔之昭康誥曰惟命不于常

詩曰天命靡常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

餘殃漢書吳王濞傳天子制詔將軍蓋聞為善者天報以

福為非者天報以殃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小人之小善為無益而弗為以小惡為無傷而

弗去也故惡積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劉玄德戒子曰

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之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於阿衡

惠字因孟子余弗狎於不順故翻出惠字詩實惟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

宗廟罔不祗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

大學引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無先王二字上下神祇見

社稷宗廟見孝經大雅云天監在下率脩厥德有命

既集厥德萬邦既邦為方增撫字

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定師肆嗣王丕承基緒

頌實惟阿衡實左右商王今改為伊尹故曰尹躬又曰改

商王厥辟今按此句不辭之甚匪伊尹口氣大雅云殷之

未喪師酒誥在今後嗣王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

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

祖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天見於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

鄭氏曰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古文正作先蓋

用鄭註也鄭又云今天絕筆以其自作孽天絕之也去夏

就殷者相亦罔終也又古文凡難接處用戒哉之文說命

問

惟口起羞四句之下亦曰王惟戒茲以有惟字故也上文

厥辟稱成湯此厥辟指太甲也

王維庸罔念聞

說命王庸作書以告庸用也朱子語錄云此六字只作一

句讀庸如王庸作書之庸今蔡傳庸常也太甲惟若尋常

於伊尹之言無所念聽而不知此二句乃效無違音之人

無入知多方擬作民主罔可聽多士曰惟時天罔念聞則

其蹈襲之跡顯矣豈亦以惟字在時天之上而別釋耶

當從來字為是

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

昭三年叔向引謬鼎之銘曰昧旦丕顯後世猶急孟子曰

周公坐以待旦說命旁求於天下書曰佑啓我後人

無越厥命以自覆懋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

括于度則釋

緇衣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

度則釋無慎乃二句而多也字多厥字乃字商書多用之

如齊乃位度乃口之類左傳儉德之共也金縢曰惟永終

是圖

戎

未

而

弗

仇 言

不 可 改

飲厭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虞書安汝止詩率由舊章盤庚曰乃祖乃父詩戒醜攸行
史記舜讓于德弗懌

王本克變

論語齊一變至於魯

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於弗順

孟子曰不仁不義又曰夫豈不義又曾子言之孔子曰少
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費子曰習與智長故幼而不嫻化
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公孫丑曰伊尹曰予狎於不順此

作弗字

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

終允德

公孫丑曰放太甲於桐吳語董褐曰孤以下密邇於天子

居以桐宮慶仁遷義又成十六年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

伏讐史記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湯法紂亂德

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宮三年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

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於是伊尹迎太

甲而授之政帝太甲脩德諸侯咸歸殷百姓以寧伊尹嘉

佑 中 成

之過作太甲訓三篇褒太甲稱太宗若與曰我不以後人
迷晉語寺人勃鞞曰伊尹放太甲而寧殷為明王又曰佐
相以終克成令名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上篇言居憂此言三祀見其為三年之喪也朔者月正元
日十有二月者見放不改月也冕服者除喪吉服也祖桐
宮放太甲也歸於亳者太甲賢復更之也放不改月則孔
子何為言行夏之時

周禮內史與曰太宰以王命服史贊王命而後即
單服其命而後即單服其命而後即單服其命而後即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

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國語夏書有之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盤庚曰

不能胥匡以生大禹謨曰皇天眷命使嗣王能終其德者

言皇天眷佑若使之也太甲方知改過自新而即謂之克

終厥德與下文太甲圖惟厥終之言有相乖戾非聖人慮

終之語也表記民非后罔罔作無克作能胥匡以生作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

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

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類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洛誥王拜手稽首康誥曰克明德詩不明汝德又曰克明
 其德左傳曰非我族類昭十年子皮曰書曰欲敗度縱敗
 禮我之謂矣夫子知度與禮我實縱欲而不能自克也酒
 誥曰惟昏迷辜天作孽四句見孟子引又緇衣太甲曰天
 作孽可違也去猶字增也寧末句不可以違論語既性不
 可移官三公大師大保三少少師少保國語師保以臨之
 依如臨師保詩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孝經匡救其惡傷
 二十六年展喜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罔命又曰責類

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金縢惟永終是圖

伊尹拜手稽首曰脩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
 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

后后来無罰

洛誥周公拜手稽首臯陶謨曰慎厥身脩齊典又曰重華
 協於帝胤征又曰厥后惟明明中庸曰子庶民並其有邦
 即厥鄰也孟子兩引後我后一則曰后来其蘇一則曰后
 来其無罰淮南子脩務訓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
 歛以寬民城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嫺有

姓親附政令流行上篇昧爽正顯坐以待旦即夙興夜寐寐
 之句也召誥越厥民茲服厥命

王懋乃德

方茂爾德

烈

詩曰不懋德惠凡屢用懋字伊訓方懋厥德罔命懋乃后
 德頌曰嗟嗟烈祖奉先思孝接下思恭

恭先思孝
孝思克勤

厥德罔瑕
作之可師

論語默孝乎鬼神詩永言孝思語臨之以莊又曰恭己以
 正南面又曰恭則不侮文侯之命追孝於前文人論語可
 謂明也已可謂達也已又視思明聰思聰朕承王之休無
 敢

君與丕承無疆之恤周官又曰萬邦惟無敢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
 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易重巽以申命僖五年宮之奇曰鬼神匪人實親惟德是
 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杜註逸書又曰泰稷匪
 祭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馨物旅焚凡四處用此

一節詩天位殷適上文不易惟王

慎德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蔡仲命首四句即既太甲下篇首四句為善不同四句即德惟治六句小出入其下文之戒即終始慎厥與之意此可見其出於一手一律之意又下文無作聰明亂舊章與罔以辨言亂舊政罔以側言改厥慶字樣句法雖閃避多方而情狀終不可掩也襄二十五年大叔文子曰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杜註送書正義曰蔡仲之命云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此所引者蓋是彼文學者各傳所聞而字有改易或引其

意而不全其文故不同也蓋慎厥初即慎始惟厥終即上文思其終故為繆亂何不同之有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詩曰聿脩厥德又曰克配上帝今王二字見周誥頌續禹之緒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中庸曰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陟彼崔嵬允典陟方乃死皆以言升高之意則不若中庸行字之安

也

無輕民事惟艱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

孟子曰民事不可緩荀子議兵及禮論皆言慎終如始終始如一襄十年魏絳曰抑臣願君安其樂而思其終也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

史記趙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疾忠言逆耳利於行又曰甘言華也忠言實也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

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疾之美其毒滋多論語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悅乎

繹之為貴

弗慮明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為下脫下字

左傳不索何獲孟子曰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荀子曰

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成禮文王世子引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作古語而不云商

書曰又人字作有字邦字作國字鄭玄註一一人也玄之意以世子一人有元良則萬國以正矣此人直用玄註一入二字而刪去有字又曰教諭而德成又曰德成而教尊孟子有為者又曰為之而已矣今按為字因業字生出若

胡成之成字偶同於古語耶其亦以覺後人之不知者而示之以端之變化鼓舞者邪然則後之人慨然而信之怡不之悔者過矣

君罔以辨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功邦其永孚于休
秦晉惟載載善謠言孔安國註惟察察便巧善為辯接之言使君子迴心易辭此與周官屬虞建官惟百亦以其註平章百姓為有官之姓而知之噫人孰知其辨言之出於謠言哉自之出于百姓耶老子曰時而盈之不如其已富貴而驕自違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又曰功成而不處此不以寵利居成功之謂也君與曰厥基永孚于休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既字用金勝既克商之既復政厥辟用洛誥復子明辟之句洛誥之言基禍漢室漢儒之咎也作偽書者循漢儒誤解之失而改字字為政字改明字為厥字然後來宋儒之註亦未為得曰子者親之也明辟者尊之也則其後皆單稱孺子沖子者以周公為不尊成王可乎此皆不精義之

過也其下文云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又云孺子來相宅龍為四方新辟正釋此明辟二字之意欲其君於土中非偏安西土之比故曰明辟欲其君於新邑四方道里之中故曰四方新辟故特發此二例不然何他篇絕不稱明辟邪君與曰天命不易天難謚詩大雅曰天難謚斯又曰天命靡常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

中庸庸德之行又以承上文常德又多是弗克庸帝改帝為德大淫佚有辭以慢神虐民易之為時天罔念聞厥

惟廢元命降致罰約以皇天弗保四字乃命爾先王湯
筆夏則又敘行為啓迪有命至矣筆更正又曰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故易之以慢神虐民皇天不保皇天弗保盟于萬方求一德俾作神主

大雅皇矣上帝監觀四方多士上帝不保詩乃眷西顧又云求民之莫又云百神爾主矣此篇凡用一德者四倒用德惟一者一單用一字者四單用德字者八以德惟一照出德二三三者一皆非漢人以前文體
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

緇衣尹吉曰惟尹躬暨湯成有一德鄭氏曰吉讀為告告古文語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告也書以為成有一德今亡古文一作一史記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單作明居皆在湯崩之先司馬貞曰尚書伊尹作咸有一德在太甲時太史公記之於斯謂成湯之日其言文失次序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

楚詞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多士我有周佑命又曰我其敢求位

德惟一動罔不告德二三動罔不凶

成八年季文子曰霸王將德是以而二三之其何以長有諸侯乎引詩女也不爽士貳其行上世同類二三其德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詩其命惟新荀子議兵篇慎終如始終始如一夫是之謂大吉湯之盤銘曰苟日新禮論又曰君子敬始而慎終終始如一召誥曰越厥後王後民祗服厥命召誥又曰今王

嗣受厥命又曰王乃初服漢書王莽傳曰日新其德

包其終始一以貫之

任官惟賢材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其慎惟和惟一

孟子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王制曰任官然後爵之論語

曰舉賢才文王世子曰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伊

尹曰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其難者如

不已也其與者可不謹與也惟和者齊景公曰惟遷與我

和乎晏子曰和如和無義又周官乃和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論語仲尼為不學何常師之有又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

擇其善者而從之又曰予一以貫之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極

求底厥民之生

孟子王曰大哉言乎荀子曰用心一也大誥曰克綏受茲

命盤庚曰底綏四方

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引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

生諒今以德字易字以七世字易五世字按禮祖有功

宗有德漢書常賢傳王莽劉歆議曰禮記王制及春秋穀

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三廟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敬德者流先德薄者派卑七其正法教可常教者也宗不在教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教故於殷太甲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無遠之戒舉族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薄矣今因其後有論族三宗之說遂謂此四句又孟子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后非民間使民非后周事無自廣以狹人孟子曰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則與成厥功

孟子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充奔之澤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辟臣咸謀于主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罔攸兼令王廟作書以誥曰以台正於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哉思道而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審厥象俾以形

旁求于天下說藥傳若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楚語白公子張曰昔族武丁能聳其德至於神明傳入于河自河徂毫於是乎三年然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果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為公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大旱用女作霖雨若乃心沃朕心若棄不賦朕厥厥不來若跪弗視地厥足用傷若武丁

之神明也其聖之教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幾故三年然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既得傅說恐其荒失遺棄故使朝夕規諫諫曰必交脩予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諫者不亦難乎喪服四制書云高宗諒闇三年不言此之謂也然而曰言不文者謂臣下也史記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群臣百吏皆非也於是乃使百工營求之得說於傅險中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見於武丁

康兆民

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放國大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坊記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堪今按恭默思道乃諒闇之註釋晉人誤以為經且以為高宗自言尤非其代予言一句國語禮記及呂氏春秋皆無之晉人蓋因論語聽于冢宰三年之語而造此一言也觀下之爰立作相蓋以此相當冢宰也其他悉皆攘竊之辭惟暨乃傳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詩及爾同僚暨庚暨予一人猷同心論語一匡天下詩率

由舊章暨庚乃話民之弗率迪高后武成又云以濟兆民畢命又云以康四海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義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充典欽若詩時周之命又鮮克有終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

命其承曉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孟子有復于王者曰又云繼之之以純以為直不可勝用也記繩墨之於曲直繩誠陳不可欺以直漢書從諫如轉

圉任座曰主聖則臣直充典曰曉容多方我惟祗告爾命

詩對揚王休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

論語總已以聽于冢宰

明王命若天道建邦設都

墨子尚用篇云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

作后王君公卿大夫師長非富貴佚而錯之將以為萬民

與利除害富貴安危治亂也下文又云非正以治民也孝

經首明王充典欽若昊天漢書王者順承天命周易建萬

國詩設都于陽之續又武建邦答土左都大曰天生

民而樹之君內則后王命冢宰陸德于衆兆民楚詞摘頌

后王嘉樹孟子君一位公一位大夫師長見周禮逸豫已

見五子之歌此重出周禮亂為四輔顧命其能而能亂四

方洛誥亂為四方新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義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漢書上天聰明論語惟充則之中

庸憲文武欽若二字見充典民乃見為諫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王惟戒茲茲克明乃罔不休

緇衣允命曰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正同但戎字作兵鄭氏曰允當作說謂放高宗之臣傳說也作書以命高宗尚書篇名也蓋猶辱也裳朝祭之服也惟口起辱當慎言語也惟甲冑起兵當慎軍旅之事也惟衣裳在笥當服以爲禮也惟干戈省厥躬當已不尚害人也古文固鄭有二慎字總之曰王惟戒茲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國及惡德惟其賢慮善以勳勳惟厥時有其善慶厥基其能長

厥功惟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無咎亂納侮無耻過作非惟厥德政事惟醇醇子祭祀時謂弗飲禮

煩則亂事神則難

緇衣允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政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荀子性惡篇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刑罰不怨罪爵賞不踰德亂世不然刑罰怨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下文又曰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顏淵曰願無伐善無施勞老子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子貢曰小人之過也必文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孟子曰今之君子過則順之又從而爲之辭元年士伯曰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正義曰傳說進戒於王云無啓寵納侮古有此言故曰其此之謂矣

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于罔聞于行

詩曰我言惟服趙良曰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說梓籍首曰非知之難行之惟難

昭十年子皮曰非知實難將在行之

王忱不難允惕于先王成德

今大集忱又曰忱恂子九德之行多士聽念于先王勤家說命下

王曰未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卑陶讓帝曰未禹汝亦昌言湯誓罔台小子敢行稱亂君夷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下文即云率惟茲有陳保勳有放故放桀陳陳配天多歷年所是甘盤之有功于高宗可謂大矣今以爲舊學遜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廢學如豈以爲厥終罔顯者何也急於崇實傳說之學故無暇

為甘盤計也無逸曰舊勞于外參暨小人作其即位故撰此數語

勉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勉學若作和羹爾惟鹽

服

盤庚曰既羞告汝于朕志若作酒醴四句見國語又曰必

法

交脩于母于桑也左傳引皋陶邁德立政用邁相我國家召訓惟日其邁詩我日斯邁

永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匪說攸聞

論語多聞闕疑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詩古訓是式

語先難後獲事不師古以克求世秦博士淳于越之言也

惟學孫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於茲道積於厥躬惟

敦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備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

永無愆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對於庶位

文王世子引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學記曰古文王荀連

國君民教學為先允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其斯之謂乎學

記又曰故教學相長也允命曰學學半其斯之謂乎又引

允命曰遜敬務時敏厥脩乃來鄭康成註曰允命當作說

學

又

命改教為教者用盤庚教于民詩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太甲旁求俊彥皋陶謨曰俊彥在官無逸曰是叢于厥躬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恭

帖

大禹謨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休孟子聞伯夷柳下惠之風伊尹獨不言風范中淹嚴陵記先生之德山高水長李太白請改德為風仲淹幾於下拜傳說在焉而曰風或者未改者乎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皋陶謨股肱喜哉元首起哉股肱備而成人似也良臣一句不成辭少輔字與君字故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生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殄

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

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雲漢之詩曰群公先正緇衣引逸詩曰昔吾有先正其言

明且清詩以作六師孟子曰伊尹曰我豈若使是君惟堯

舜之君哉上句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殄乃伊自言口氣

下文遽曰其心於文理口氣皆不安帖北宮黝思以一毫

挫于人若捷于市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充奔之澤者今約
為一夫不獲四字若已推而細之漢中今約為時予之事
四字後漢詔曰昔之為政一物不得其所若已為之無逸
曰作其即位孟子引書佑格我後人詩實左右商王君奭
曰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
則有若保衡詩曰嗟嗟烈祖顧命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
元子劉後漢書傳毅作通志詩曰於赫我祖顯于族國二
迹阿衡克先其則注曰阿衡伊尹也古文尚書曰爾尚明
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故曰二迹也言傳說功比伊尹

而能光大其法則也詩又曰爰作股肱肅則曰股肱惟人
詩又曰俊義式序肅則曰旁招俊義因詩用周頌式序在
位之文肅則曰列于庶位詩又曰啓我重賅肅則曰啓乃
心詩又曰清我澗澗肅則曰沃朕心蔡況曰沃澗既也
惟后非賢不義惟后非賢不義惟后非賢不義
君典亞威又王家論語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易不家食
告詩紹庭上下綏萬邦充典為拜稽首詩對揚王休三國
志鍾繇傳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與陽得羅有刻書曰天
命尸臣官茲拘邑尸臣拜手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丕顯

休

泰誓上

尚書遺泰而亡漢初不知篇數武帝有太常廖侯孔臧者
安國之從兄也與安國書云時人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
象二十八宿謂為信然不知其有百篇也然則漢初惟有
二十八篇無泰誓矣後得偽泰誓一篇諸儒多疑之馬融
書序曰泰誓後得索其文似若淺露又云八百諸侯不召
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辭及火獲於上至於王屋泥為雕
至臣以教俱來舉人神惟得無在子所不語中乎又春秋

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國語引泰誓曰朕夢協朕
卜契于休禪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揚使于之
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孫卿引泰誓曰獨夫受
禮記引泰誓曰子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
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今文泰誓皆無此語吾見書
傳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第弗復悉記畧舉
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王肅亦云泰誓近得為偽非其本
經馬融傳言後得不知何時得之漢書裏敬說高祖云武
王伐紂不期而會盟津之上者八百諸侯偽泰誓有此文

不知其本出何書也武帝時董仲舒對策云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燬于王屋流為鳥周公曰復哉復哉今引其文是武帝之時已得之矣李願集注尚書於偽泰誓篇每引孔安國曰計安國必不為彼偽書作傳不知願何由為此言梁王勣而存之言本有兩泰誓古文泰誓伐紂事聖人取為尚書今文泰誓觀兵時事別錄之以為周書此非辭也彼偽書三篇上篇觀兵時事中下二篇亦伐紂時事非盡觀兵時事也且觀兵示弱即退後何誓之有設有其誓不得同以泰誓為篇名也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

洪範訪道猶奉商正朔而稱祀此在誅紂之後也紂未誅之先方伐之之時遽已改祀而為年乎沛公汜水猶在誅秦滅項之後曾以武王而不如沛公乎註家以因箕子之辭為之解說祇見其惑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無越我二字召詰敢以王之誓民百君子越友民康誥越厥邦厥民越厥小臣外正大誥越爾御事越君氏庶士御事越予小子若翼越予冲

人蓋用大誥也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靈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一節全出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人非天地無以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寧其曰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即天地萬物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即惟人萬物之靈一句之所從出也帝非人不立即靈聰明作元后二句之所從出也人非帝不寧即元后作民父母一句之所從出也此人收蓋迄

書見陶疏下文有云目不視鳴條之師耳不聞禮車之聲遂據此而點化成文正猶使疾其民以盈其責本中行桓

行

子之言也因下文引周書曰殪戎虜放逐據以為商罪實盈之句皆因收拾送書故也古文尚書直至東晉時出劉陶范曄實未嘗見古文非劉陶范曄之蹈襲明甚易傳曰

伴

乾天也故稱予父坤地故稱予母遂以天地萬物父母為換人非天地無以為生之句其氣象較之陶語大不相同然實孔聖之語劉陶之意武王初未嘗及此語也禮運云

人者天地之心遂以惟人萬物之靈奪換天地非人無以

按此六言而
言致之傳以
以陶通會
不致附會

為重之句其語意較之陶詞亦精密不俾然貴禮運之意
劉陶之語非武王當時之語也析父云豈不聽中肅曰聽
明足以有臨也又於孟子所引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
遂以重聰明作元后奪換帝非人不立之句其氣象較之
陶語亦開爽英邁伊遠非不立四字意耳然實詩人中庸
之詞劉陶之語亦非武王當時實語也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孟子云為民父母行政又因孟子兩作字又其洪
範天子作民父母之作遂以元后作民父母奪換人非帝
不寧之句其辭氣較之陶語亦大不俾然皆毫略詩人孟

子洪範之言而非武王當時實語也匪謂武王不能為此
語但聖人之言語意自然渾成不似偽為者之撫拾如此
也昔朱子與侍郎林栗談西銘栗曰首言乾稱父坤稱母
是以天地為父母繼又言大君者吾父母吾不知其言為
何如也蓋以為汨舜叙之意有兩父母之相駁故也朱子
曰言大君者吾父母之宗子非謂大君吾父母也侍郎以
理學名家如此看書豈不為人折笑栗曰我正欲為人所
笑明日勅朱子而朱子力乞奉祠以去其后朱子亦自悔
其當時詞氣之出招蔡陽意初無怨栗之心也自今觀之

保

捷

美

果之談西銘誠誤矣若如偽本皆首言天地萬物父母
下文即言元后作民父母自相牽制以天地父母為是則
元后失之元而僭以元后父母為是則天地失之卑而僭
蓋徒知易傳洪範孟子之可據而不知聖賢之言各有攸
當不至於汨舜叙而反相病也由是言之反不若劉陶之
言平正通達而不相悖黃帝正名百物豈其如此武王吐
辭為經又豈若然哉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溺罰邑敢行暴虐
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

子爾萬姓焚炙忠良割孕婦

史記帝封禪書辨其闕見甚敏材力過人乎格極敏知足
以距諫言足以諫非神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為皆出
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吏如蠹蠹已之言是聽於
是使師清作新洛陽北里之舞靡靡之樂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而盈距橋之果狗馬奇物充仞宮室五廣沙丘苑臺
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酒池肉林使男女裸相逐其
中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諸侯有畔乃重刑辟有弛治之
法九侯鄂侯西伯長子用費中惡紂廢商紂此子

忘

君子哉

考

囚箕子周本紀武王聞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
囚箕子大師疵少師挾其樂器而奔周武王徧告諸侯曰
殷有重罪不可以不舉伐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
津諸侯咸會曰孽孽無代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放
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
父母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為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
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毆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荀
子性惡篇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三族皆夷德
雖子愈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

雖如紂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
雖欲無亂得手哉此因行雖如紂紂之句故蒐入誓辭但
荀之意本惜紂以明此語匪謂紂即官人以世者也飛燕
善走惡來善馭其知政而任之也初何世之有上文刑罰
不恕罪爵賞不踰德為說命編取下文以義制事為仲虺
之誥略取淮南子本經訓帝有桀紂為璇室瑤臺象廊玉
牀紂為肉脯酒池燎焚天下之財寵苦萬民之力勅諫者
剔孕婦探天下虐百姓又主術訓衰世則不然竭百姓之
力以奉耳目之欲志專在于宮室臺榭池苑囿又曰紂敗

殺王子比干而天下怨斷朝涉者之脛而萬民叛再舉而
天下失矣又前椒真訓逮匪夏桀放紂燔生人辜誅者為
炮烙鑄金柱剖賢人之心析才士之脛醢愚侯之女薶梅
伯之骸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

洪範帝乃震怒詩文王受命有此武功坊記引泰誓曰惟
朕文考無罪詩畏天之威君與誕將天威語文王三分天
下有其二武成又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惟九年大統
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染
威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友邦冢君見牧誓又為伊尹言為夫之長可以觀政盤庚
罔有違言語原壞夷佚牧誓齊彙厥肆祀弗答齊彙厥造
王父母弟不迪微子採竊神祇之犧牲牲西伯戡黎王曰
我生不有命在天

天佑下民 一節

此一節見孟子但文字少異天佑孟子作天降惟曰其助

上索綏作之無罪之下有惟我在三字而下句無予字作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但引作書曰而無恭誓曰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

成二年君子曰恭誓所謂放兆民離周十人同者衆也昭二十四年左傳召簡公南宮嚭以甘桓公見王子朝劉子謂養弘曰甘氏又往矣對曰何害同德度義恭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杜氏註曰言唯同心同德則能謀義子朝不能於我何害紂衆億兆無有四夷不能同德終敗亡武王言我有治臣十人雖

少同心也今恭誓無此語杜註所謂今恭誓指前漢德恭誓也今按養弘之言正因恭誓同心同德之言故言同德者則能度義今甘桓公雖見子朝不過如紂之離德者耳雖有億兆亦奚以爲蓋同德與離德相對義自明白故下又勸其務德無患無人作古文者無不訂經成篇并養弘之所自言亦略以爲經又生同力度德之言於上則以力釣者度德德釣者度義竊取王子朝年釣以德德釣以卜之義又襄三十年擄叔年釣擇賢義釣則卜之意而與恭誓離德同德之義背馳矣於是遂移養弘所引之本文於

其

中篇而改曰爰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則并同力度德之言訂經四五句矣此其湊合補綴之大略如此也嘗考之淮南子兵略訓兵靜則固專一則威分決則勇心疑則北力分則弱故紂之車百萬之心武王之車三千人皆專而一故千人同心則得千人力萬人異心則無一人之用故其言有所本矣殊不知爰有臣億萬即紂有億兆夷人惟億萬心即萬字比兆字則變而少矣予有臣三千即予有亂臣十人惟一心即同心三千比十人則變而多矣三千用孟子虎賁三千人也中篇之末曰乃一德一心又改同字爲一字亦何用如此之重複邪劉炫不知又據古公以規杜註噫劉炫過矣襄二十八年叔孫曰武王有亂臣十人崔子其有乎又襄二十九年子大叔曰弃同即異是謂離德

商罪貫盈天命殪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湯誓曰有夏多罪天命殪之又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宣六年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貫將可殪也因下文引周書曰殪戎放故知商罪貫盈猶不學面牆之類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爾

有衆底天之罰

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杜造乎禘詩太王乃立
冢土王制又曰受命于祖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
四海時哉弗可失

詩矜此下民襄丘十一年穆叔曰恭警云民之所欲天必
從之昭元年子羽亦引杜預注今尚書恭警亦無此文故
諸儒疑之孔氏正義曰今尚書恭警謂洪範諸儒馬融鄭
玄王肅等所註者也惟東晉太誓則傳記所引太誓悉皆

有之周語畢襄公亦引此二句鄭語史伯亦引此二句又
周官亦曰弼予一人時哉弗可失乃刪通告韓信之言

恭警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莊三年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此止舍之名
也序金月戊午渡孟津此戊午止河北河北去牧野四百
餘里戊午次河而牧誓言甲子殺紂相去纔兩日耳疑戊
午次河朔之語非是且與序文戊午之日重複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商

牧誓迭矣西土之人湯誓格商衆庶悉聽朕言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易曰吉人之辭寡文十八年史克曰四門穆穆無凶人也
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小雅曰降爾遐福惟日
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黎老昵比罪人淫於辟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骨體相戚無辜額天穢德彰聞
牧誓今商王受語行有餘力孟子子力行之工不信度多
士惟爾洪無度吳語申胥曰今王播棄黎老而孩提焉比

商

謀牧誓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信是使微子我用沈酗于
酒小民方興相爲敵仇乃罔畏畏弗其有長諸有位人用奇
又警飲召敵仇不怠召詰以哀額天康誥額聞于天湯誥

成

營桓七年楚師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散君之
所聞也威軍以出又何濟焉杜註商紂也周武王也傳曰
武王有亂臣十人紂有億兆夷人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

洪範惟天陰陽下民董子曰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古文又

曰奉若天命多士我有同佑命致王罰勅放命終于帝又
曰有夏不迪迨弗克庸帝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
祖成湯肇夏

惟受罪浮于桀刺喪元良賊虐誅輔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桀無益謂桀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天其以予人民

表記惟欲行之得於名也文王世子一及元良史記曰我
聞聖人之心有七竅制比干而視之制字用制字之意表
字用出去之意微子之命稱曰元子西伯戡黎我生不有

命在天上蕭弗敬上天微子據竊神機之機於性詩放豎
不遠在夏后之世又國語太子晉引詩曰放豎惟不遠近
在夏后之世立政以嚴我愛民又茲乃俾義

朕夢協朕卜製于休祥戎商必克

昭六年史朝曰筮製于夢武王所用也杜註外傳云太誓
曰朕夢協朕卜製于休祥戎商必克此武王辭今按外傳

國語是也周語單襄子云襄子曰其下云以三製也
受有德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襄二十九年子太叔曰素同即異是謂離德成公二年成
宣叔曰太誓所謂商兆民離周十人同昭二十四年姜弘
曰紂有德兆夷人亦有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論
語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又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乎一人
今朕必往

孟子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論語曰百姓
有過在乎一人湯誓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

我武揚使于之謹取彼凶殘我伐用張惟湯有光

孟子我伐作後伐稱湯作于湯取彼凶殘作則取于殘

焉哉夫子罔或無畏率執非敵百姓慄慄若崩厥角
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牧誓焉哉夫子孟子無畏率執若崩厥角稽首今敢改削
其文如此然軍旅之言王言也不可易也一德一心即同

心同德之謂詩者定汝功泰本紀以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厥明者戊午之明日也詩六師及之胤征又云爾耄庸力

王室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牧誓西土之人孟子君子實玄黃子直以迎其君子康誥
弗念天顯孝經則天之明左傳以象天明孔傳義類惟明
詩而秉義類易知微知彰

今商王文王悔咎常荒急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論語狎大人悔聖人之言甘誓威侮五行怠棄三正以狎
字代威字以常代行下句用怠字而以弗敬字易三正字
欲人迷其蹤也詩無邊汝躬西伯戡黎惟王淫戲用此絕

戰國策燕昭王曰我有結怨深怒于齊

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血郊社不備宗廟

不享

冬月見朝汝水者謂其脛耐寒斬而視之比干強諫紂怒
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洪範惟辟作威呂
刑殺戮無辜牧誓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長是信是使
今摘取崇信二字案十四年劉定公曰師保萬民正義引
泰誓曰放黜師保詩咨爾殷商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

史記

三

是莫聽論語箕子為之奴使囚箕子為奴牧誓昏棄厥
肆祀弗答故子探竊神祕之機捨牲用以容將食無災宣
四年王孫滿曰商紂暴虐其下有姦回昏亂之句案三十
三年閔馬父曰姦回不軌禍倍下民可也中庸宗廟享之
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

王制曰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衆殺月令毋或作為
淫巧以蕩上心漢書禮樂志曰書序叔紂斷棄祖宗之樂
過作淫聲用變亂正聲以悅婦人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祝

多士上帝不保公羊傳子路死子曰天祀子甘誓予泰惟
行天之罰多方天降時喪又曰天惟降時喪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

乃汝世讐

應

荀子議兵篇秦國之君其民之視我歡若父母反顧其上
若仇讐又曰湯武之誅桀紂若誅獨夫故泰誓曰獨夫紂
此之謂也淮南子道廣訓尹佚曰四海之內善之則吾富
也不善則吾讐也昔夏商之民反讐桀紂而臣湯武多方
洪惟圖天之命洪範作威作福淮南子兵略訓決獄無辜

面

除

傳

珍

登

或

收

戮無罪又曰武王伐紂東南而迴歲至汜而水至共頭而墜彗星出而拔放人其柄當戰之時十日亂於上風雨

擊於中

樹德務滋去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

哀元年五頁曰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又戰國

策秦客卿進曰詩云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詩惟予小

子大誥肆予告我友邦君又曰誕敢紀其叙浴誥誕保文

武文既盤庚我剋殪之無遺育胤征殲厥渠魁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果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

顯戮

宣元年君子曰我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殺敵為果致果

為輕易之戮也易之即不迪之別名也

嗚呼惟我大考季冬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上下惟我育周

禮惟朕文考詩曰居月諸照臨下土克典光被四表詩居

政之陽在渭之將焉邦之方下民之王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皆顯于西土之實也多方曰惟我

周王克堪用德簡昇放命尹爾多方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

罪惟予小子無良

坊記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已則民作孝泰誓曰予克紂

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

無良二受字皆作紂

武成

惟一月士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

伐商

天問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前漢書律歷志周書武成篇惟

一月士辰旁死魄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

紂魄作霸古字同越作若王字上多武字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饗武脩文歸馬

于韋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樂記曰武王克商及放未及下車而封皇帝之後於薊封

帝先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

於宋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行商

廟而復其位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韋山

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解而藏

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爲
諸侯名之是秦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今按記
言弗復用兵而古文獨言示天下弗復用者欲以衣服
字兼爲牛言欲與記小異也又史記雖馬于華山之陽放
牛於桃林之墟繼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不復用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

戌柴望大告武成

禮記大傳收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
於社稷莫不備禮遂率民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

於社稷莫不備禮遂率民下諸侯執豆蓬遂奔走

文王

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進王王重父王季

既生魄庶邦家君暨有王受命于周

既生即天問之有也又見汲冢周書牧誓及邦家君克與允

有大詰于惟以汝庶邦又曰爾庶邦君多方乃有不用我降命

惟先王克勤克儉公劉克篤前烈也魯頌曰實維大王實維

勤王宋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

周維其公誅公曰昔我先王后稷以服事虞夏又曰我先王

不窋此所以稱后稷爲先王也又常昭註商亦稱契爲先王

詩曰即有節家室又魯頌曰奄有下國故言建邦啓土也大

雅曰爲公劉故言克篤前烈也魯頌曰實維大王實維勤

商又曰續大王之緒詩稱廟室門戟中肅曰進王太王故曰肇

基王迹也又曰以王季爲父父作之詩曰帝作邦作對則爲其

慶受祿無喪中肅曰進王太王王季禮記引亦魯曰朕文

考無罪豈有釁曰遠觀厥成又詩書所稱之王受命假成

天命宅天命以受方國王赫斯怒整旅遏密伐肆絕惡

紂等大邦畏其力也虞芮請旌讓之風遂讓爭由爲開

漢南諸侯聞之歸者四十餘國小邦懷其德也惟九年者以
 蹶厥生之年為受命元年也故註疏家遂有文王受命之
 訟諸侯歸之改稱元年至九年而卒也大統本集者三分天
 下有其二也記引書曰惟予小子無良故稱予小子中庸曰
 武王達孝善繼人之志今改作承厥志者不宜全寓中庸也
 但中庸所謂志者制禮作樂之志此所謂志故築大統之志雖
 能用中庸之文而不免墮於史家而伯陰行善之云則語圓
 而意悖矣歐陽修知中問不再改元為註家之非而不知誕膺
 天命惟九年乃武成古文之非也喪三十年北宮文子云周書
 敘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史記
 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蓋王迹自太王始之禮記祭統
 孔聖銘也其勅公家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
 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
 湯誓致天之罰微子我祖底遂陳于上詩敘商之祿泰誓
 底天之罰多士明致天罰告于皇天泰誓類于上帝相應
 告于后土與泰誓宜于家土相應有指太王王季等全
 滕曰佳爾曾孫後湯誓余畏上帝不敢不正有傳前橫持

祖自稱曾孫
 今商王文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桀
 史記天下起兵共誅無道桀物不聊生民失其性故為無道
 也昭七年辛丑無字曰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
 下逋逃主萃淵藪故天致死焉史記殷之末孫紂殘廢先王
 明德侮滅神祇不祀昏亂商邑百姓不辜顯聞于天上帝
 帝武王受命韋放受天明命
 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過亂略莘夏蠻貊罔
 不率俾
 論語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書云祗承于帝詩式遏寇虐襄
 三十年北宮文子曰憂是師服
 恭天承命肆于東征紂厥士女惟其士女隴厥玄黃昭
 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邑周
 甘誓奉行天之罰詩昊天有成命孟子有攸不惟臣東征
 紂厥士女隴厥玄黃紹我周王克休惟臣附于太邑周王克紀
 惟爾有神尚克相予濟北民毋作神羞
 襄十八年荀偃稱曰齊環存好背盟凌虐神主曾臣辱
 諸侯以討焉其官臣偃實先後之苟獲有功毋作神羞

官臣經教後漢惟爾有神教之東二年衛太子得曰
孫制教昭告皇祖之王烈祖康叔又祖葉公以集大事
母作三祖蓋顧命用奉恤厥若集諸朝子蓋高書註述
篇敘事多而王言少文辭首尾不結體裁異於他篇篇
辭絕經失其本所以辭不次耳或初藏之目已失其本或
壁得之始有脫漏故孔編五十八篇以外錯亂磨滅不可
知明是見往諸篇亦容脫錯但孔子篇首尾是足既取其
文為之作傳恥云有所失落不復言其事耳周語伶州
曰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所以優柔容民也
衛侯侯曰后校勤周
既又午師于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侯天休命申子昧
美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周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漢律歷志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二月朔日
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兵故外傳曰王以癸
亥夜陳武成篇曰魯若米三月既死霸魯師日甲子成
商王紂會按古文用漢書甲子昧爽句故難用此頭師古
延今文尚書之辭周語伶州鳩曰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

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則戊午者一月也又曰王以黃鍾
之下宮布於之野故書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
野詩曰殷商之孫其會如林天子牧野惟子侯侯史記陳師
牧野紂聞武王東亦發兵七十萬人至武王使師尚父與
致師以卒馳紂師雖衆皆無敵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
倒戈以戰以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至子以至仁伐至不
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故首曰書信書不如無書中庸一戎
衣而天下大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
家語反商之政樂記乃反商律歷志武成篇曰惟四月既生
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燔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
乙卯乃以庶國祀饗于周廟師古曰亦今文尚書也
釋箕子囚封比世墓武商容問散鹿臺之財殷鉅橋之
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史記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
閭命南宮括散鹿臺之財殷鉅橋之粟以振貧弱命
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祀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
事作武成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
喪祭惟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爵五等公侯伯子男祿三品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
十里皆見孟子王制賢者在職能者在位亦見孟子所重民
食長祭見論語孔穎達曰論語無五教字錄論語有自略
之耳此正諸言古文偽年道孔聖誤者也至教字惟字宜
刪去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又曰惠刑禮義無國不記
公羊傳齊桓之信義明詩無封侯字汝邪惟王其崇之念
茲我功惟序其皇之前漢書薛宣傳為增金拱棠成王
褒曰雍容金拱永永萬年恩漢書孝章八子傳清河
王廢日仰恃明主垂拱受成

嘏

○禘

宣元年公侯夫葵社註徒大也說文葵使大也服虔作葵
書傳曰葵大也爾雅狗四尺為葵說文云大知人心葵
云葵作葵首葵也鄭玄云葵讀曰葵云爾雅無名葵大
有政者為首葵國人遺其首葵來獻見于周也孔穎達議
之曰良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克商

惟德其物

魯語陳惠公使人以俎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曰俎之來
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達於九夷八蠻使各

以其方賄來貢使無忘職於是肅慎氏貢楸矢石砮其
長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遐遠之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故銘其括曰肅慎氏之貢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諸陳古
者封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與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

也故分陳以肅慎氏之貢晉語范文子曰大王者成其德而
遠人以其方賄歸之楚語申叔時曰聖人成其德而不

失德七年諸侯官受方物倍五年宮之奇曰民不易物惟
德其物今改民為人改聚為其

德盛不狎侮

一節

表記子曰狎侮死焉而不畏也論語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左傳
君子芳心小人芳力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孟子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陶潛云既自以心為形役
樂記百度得數而有常昭元季子產云茲心不爽昏亂有度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德盛不狎侮故戲弄人者喪德也役耳目者以小官大賤害
實故係玩物者喪志也老子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志於道則不玩物矣故曰寧應以道則不狎侮矣故曰接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老子曰五音足以知無為之有益又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也

費時日故為無益奇功世所希有故為異物德盛為有益器用

為用物漢書曰家給人足王制鄭註贊則用物貴濫則侈物貴

莊南子精神訓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又曰貴遠方之

貨珍難得之財老子曰難得之貨令人行妨

大馬非其土性不畜

僖十五年晉侯與秦戰乘小驍鄭入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

興

乘其產產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
納之無不知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悞而變變將與人食
亂氣攸實陰盈周作張脈憤興外疆中乾進退周旋不能存其
悔之

珍禽奇獸不育於國不畜遠物 一節

史述方珍怪之物王制用器不中度不粥於市禽獸魚鼈不

中殺不粥於市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趙盾子

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王孫圉對曰楚所寶者

觀射父左史倚相若白珩先王之所玩何寶也為大寧曰楚國

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 一節

詩夙夜匪懈夙興夜寐論語古之矜也廉子夏曰大德不

踰閑論語子曰為山孟子掘井九仞論語未成一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皇陶讓允迪厥德盤庚汝罔能迪又各長於厥居敢恭生保

居紱紱無謨無世在下洛誥四方其世享古器物銘世永

保用享梓材敷至于萬年惟王

微子之命

左傳僖七年許男面縛衡璧大夫來經士與桓子問諸遂伯
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桓
之焚其櫬禮而命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家云微子開有帝乙
之首子紂廢兄武王克紂微子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袒
面縛左帝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於是武王乃釋微子復其
位成王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之後國於宋夫微子手縛於
後故曰衡璧又馬得牽羊把茅此史遷之妄也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之命二字振文侯之命王若曰猷見大誥等篇殷王元子

見召誥有王雖小元子或蓋微子乃帝乙之長子故曰爾也
又首呼此四字者若康誥呼小子封之類是也宋公九年陽
貨以周易筮之遷秦之需曰微子啓帝乙之元子也

惟稽古 至 永世無窮

僖二十四年皇武子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爲客天子有事
膳焉有養拜焉文二年謂之宋德昭二十五年宋樂大心曰我
不輸粟我於周爲客若之何使客改客作賓者用虞賓在
位之字取利用賓于王之句也特維世以立諸侯象賢也
以官爵人德綬也又曰天子存二代之後猶尊賢也尊賢不

自禮記

後

遇二代崇德又先武成詩既有淫威常服黜辱桀于時有
客有客亦自其焉又不顯亦世君真我受命無疆惟懷顧命
用敷遺後人休

嗚呼乃祖成湯

德垂后裔

此段稱成湯之德以起下文封微子之意乃祖乃父字見盤庚
齊聖廣淵見左傳稱八愷也皇天眷佑見周書撫民以寬同
論語寬則得衆又伊尹言代虐以寬兆民永懷功加于時者
伐罪救民之功也德垂後裔者崇德奉祀之永也

爾惟踐修厥猷

肅恭神人

文元年左傳踐修厥猷好詩令聞不已微子不忍成湯之殄祀
抱祭器而歸周盤庚恪謹天命左傳于木曰能款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

余嘉乃德曰篤不忘 尹茲東夏

左傳僖公十二年王曰舅氏余嘉乃德應乃懿德謂督
不忘往踐乃職無違朕命蓋同襄王命管仲之辭也今摘去
勳應乃懿四字爲同字而直至篇末方曰往哉惟休無替朕
命詩上帝居歆神其祀民敬和其陰者之後稱公正此東
土之望夏多方篇云殷侯尹氏又曰尹爾多方

式
再成

唐
見唐

唐

欽哉往教乃訓 俾我周無敵

堯典曰欽哉立政是訓用達明乃服命服乃上公之服命者上公之九命是禮詩率由舊章典常即舊章也左傳襄二十九年堅事晉楚以番王室又祭仲之命亦用此句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堯典往哉惟汝諧多方云天惟或教我用休立政休茲詩無廢朕命左傳無逆朕命

祭仲之命

祭仲二字見左傳定四年春三月其子祭仲改行帥德乃

祝佗之言也之命二字見左傳曰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云也又微子之命康王之誥皆效文侯之命如此今按祝佗之言可以見周書四篇逸者一篇一伯禽二康誥三祭仲是也獨誥一篇存耳或曰伯禽者註云周公世子時周公惟遣伯禽之國故皆以附伯禽蓋指上文分魯而言也子謂之逸書可乎曰非然也此註家之淺陋也其上文分魯公以大路大旗而後綴之曰命以伯禽無下文分魯叙以大路少帛而云命以康誥分唐叔以大路密演之鼓而去命以康誥同一例也彼二篇為書之篇名而伯禽獨不為書之篇名字蓋

覽

不乃明

不乃明

曰

若太甲盤庚微子之類宜以名篇而其傳則誥也不然魯公即伯禽也上言魯公而下文又言命以伯禽復成何等文理哉伯禽與康誥唐誥同為誥之篇名不辨可知矣但魯公篇之序不言伯禽者同註家之誤也不然其意以為剛之而不必序也觀康不序可見然封伯禽康叔其誥決不荷當為逸書或曰如吾子之言三篇皆逸而祭仲之命為後人所補則後人何以獨不補伯禽唐誥曰周之誥大抵多出於周公其言開辟廣大非但涵宇宙胃襟不能及也觀諸康誥辨製則後人之擬拾釘假安可比並是以畧而不

敢補耳唯祭仲則傳之文畧且本末可以湊合成篇然自識者視之直為兒戲耳而亦足以籠蔽數千百年之耳目獨何哉為信古書之過速至於受欺也或曰上文命以伯禽等凡有數命字而其下則謂之諸然則祭仲雖有命諸王命書云命自亦當除之命二字而但命曰祭仲亦諸本耳曰子之言得之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

惟子效洪範召諸周公一條無見識壞大体味王綱悖天理惑千載使人不知有王由是後之蠢蠢抑執不顧者

元
如
便

理者遂作詩云既使當年國公之身死生之其有誰
哉而聖人之心必暴於天下顧以為周公完名幸於不遠
後身故爾而為善固以急矣人亦執知古文偽書之害一
至此哉或者驚曰故問何故曰若諸說他之言則執其孰為
孰得孰失昭然若數一二矣他曰管蔡皆商紂之罪不容誅而周
之問知大德使王綱循天理明千載管蔡之罪不容誅而周
公心事落落青天白日矣傳雖賢人以下之言然乃當時
之耳聞目擊者故能得其實也偽書假托聖人之口人亦
不疑而信之遂以聖人為真疑于上下亦無可奈何則

豈不害天理而無忌憚之甚哉管叔兄也周公弟也對周公
而稱辟叔則其思慮之不顧天理之抵牾者也其曰位
家宰正百工而群叔流言者則其知慮之所到欲以發明
周公未嘗踐祚之大義也家宰字見周札百工字見虞書
又三字一句提周札句法羣叔字改金縢管叔及旦羣弟之
弟字也金縢稱管叔者對武王既喪而言也

乃致辟管叔

三年不齒

招元年于太叔曰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決豈不愛王室故
也上蔡字說文作蔡從殺下米提殺散之也

東

滕

子

滕

辟

周公之心明白正大當時雖被整執執之入亦知之故自周公
東征四國是皇矣我人斯亦孔之將則其不為一己之流言
而致辟管叔而罔蔡而降霍可知矣易觀諸大指及以下
篇則當時管蔡皆商紂之罪不容誅而周公之問知大德
當時之事實偽書者因金縢之言而不考之以下則人
斯得之故又不察之以大詰及詩東山破斧之篇而失之遂
以周公為真若為已而誅管蔡等何其疎疎疎疎而不顧
道理一至此哉視他司王於是乎殺管叔而蔡蔡叔其言又
孰真孰偽孰得孰失亦昭然若數一二矣其所以必改祝

他之言者何有得金縢為之證故也而天下之大勢會如無
知矣祝他但云殺管叔而此增致辟于南四字致辟者固金
縢我之弗辟而誤也弗辟之辟即避字也因其上文有我字
遂以為周公致辟也果如所言周公致辟則大詰所稱王若曰
省為周公僭稱王也假曰非僭亦不免於誅王若曰省言
人而僭且祚乎哉又案二十五年于產曰惟眾所任各致其
此其用字之所從來也于商之商字易重致之致字也蔡
若故也拘囚則誣矣郭鄭蔡之誤字也傳無霍叔一節此增
之者以終金縢之群叔及此篇之群叔也又史記同三年不

齒見周礼大司寇今按以車七乘下傳猶有徒七十人今刪之者以見其文辭富盛不必及用傳文且又拘於上下句法欲其齊整故也是其用心勤矣然以爲有一字之闕於教訓

蔡仲克庸抵德

邦之蔡

傳有其子二字而此刪之者蓋此增霍叔一事則未知其爲蔡叔之手未知其爲霍叔之子故刪此二字也獨曰蔡仲二字庶幾人得以蔡字而貫於蔡叔云耳傳有改行助德之言而此易以克庸抵德者不欲同傳文故易彼四字於王若曰之下也但自今觀之王若曰之下果有此四字則祝佗必不

振爲己之言四字既出祝佗之言則王若曰之下決無此四字

曰克庸抵德云者傲克明俊德克慎明德之類也抵德見呂刑又庸抵德各刪其已字見康誥也傳有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而此刪去舉之與已三字不欲同傳文八因以示經

文簡質使後之儒者讀之歆然修張曰經文簡古非傳文可比又者爲己卿士非同升諸公之意不宜爲作命也蓋諱於

叔卒而其文拙矣仲之上既無其子字叔之上又無乃父字

有若厲行然者而子願若兄八願若弟幾於泯叙豈不拙甚矣哉想其人猶傲然得志必曰聖之經古之文其

不

敢不以意會而欲致疑其害志之文嗣邪事無叔卒二字而此增之者顯經之得因而傳之缺文也卒之言固祝佗下文

考字而得之傳有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書曰今以命易見以邦易命而刪去七字首其智與上文刪去卒之與已三字

意同

王若曰

傳但云王曰而此增若字者效前後經文王若曰也小子胡者效小子封也傳但有胡字而此加小子者亦以要傳文附

於也傳無惟爾二字率德字在改行下率字傳作帥更

厥猷擬詩克慎其德又侯之命克慎明德前句用其德此句用其字下文有大小猷肆子命爾侯于東土效肆爾

在故東土德即乃封敬哉即康誥德哉封勿替敬典之亦尚

二字見酒誥蓋前人之愆見曾語滅文仲曰孟孫善中矣其

可以蓋穆伯而守其後于魯乎惟志惟孝用孝經意效惟君

惟長句又適逆即適德之邁字自躬躬躬行意克勤字凡

三見無怠字凡四見垂憲乃後凡再見率乃祖文王之彛訓

率字用詩率由字然有化上文率德之率彛訓二字見酒誥此句又因下文爾考一句而翻出也傳但有母若尔考之違王命

不

報

成 泰

其

也而此上文增知者亦看而增知據評文也

天無親

一節

左傳言之奇曰鬼神非人實親性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

親性德是輔又伊尹告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

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難故德洽百德

亂治同道而不與亂同事罔不亡

慎初厥

太甲又曰終始慎厥身左傳二十五太叔文子曰慎始而敬

終終以不困

懋乃攸績

一節

畢命又曰惟公懋德嘉績多於前王文侯之命有績于天下

左傳親仁善鄰又秦楚方睦子展曰以善王室周公既二叔

之不成故作常懷今又以昔仲以和兄弟也粘皮著骨之見

耳無逸曰咸和萬民

率自中

一節

詩率由舊章盤庚說中于乃心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作

聰明以亂舊章之友也至制卷乃聰明而以辨言亂舊政又

伊尹告太甲之言予一人汝弗見左傳文侯之命若汝于嘉

至曰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亮典往哉汝詩詩無廢朕命

周官

此篇固周禮上書制散欲與古文尚書同立學官而何問
 獻王所得止五篇冬官雖不知其書蓋散亂於五官之中
 實未全亡願乃取考工記以補冬官之缺東晉時人窺見此
 章輯作周官一篇以示後世使知冬官不亡之意又見三公
 孤與三公三少相當而無當于六官故首言公孤以示後人使
 知公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兼官之意其後戒勅之語不
 過故為訓體而散人默識此意於言語文字之外此其作書之
 本意也不然則家宰掌邦治以下五條皆依傍周礼原文獨

司空一條改作掌邦土云云以示人皆奉入司徒官之中所
 當取出易置之意哉雖然晉人知其一二不知其一二堯典司徒
 之職敬敷五教而已而大雅乃召司徒縮板以載則周之先王
 蓋又使之董治官者矣况孤位雖當公之下然考經中
 殊無三孤之數則直以當古之三少亦未敢以為必然也其
 辨詳見於後

惟周公撫萬民

一節

蔡仲之命及此篇皆惟周公發端置成王於何地哉程子曰
 周公之功固大矣然亦臣子之分所當為昭乎哉信也以周

三

公而撫萬邦巡侯甸四征不庭綏厥兆民亦若舜攝位之事
 不知周公初未嘗承王命汝涉帝位之言亦未嘗有受終文
 祖之事一旦而即行帝舜攝位之所為則其餘不足觀也已武
 王崩流言與公避居東土三年則吾聞之矣曰巡狩侯甸有此
 妄說也作詩貽王姬公以歸奉王命大誥于征伐放廢其後命
 費公伐淮夷則吾讀之矣曰四征不庭者又妄說也六服與周
 禮九服不同者近者先承德也宗周鎬京也歸者周公歸也
 董正治事之六官孔穎達曰周制無方國性伐淮夷非四征之
 言之耳

四

王四若昔大猷制治平保邦於未危

詩惟大猷是經老子曰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易曰危者
 有其安者也其亡其亡係于苞桑

唐虞稽古

一節

堯典曰若稽古文曰允釐百工孔安國傳工官又平章百姓孔
 安國傳亦曰有姓有官可見連官姓有之言與孔傳詔合而
 古文與傳同出於一人之手無疑也於是大禹謨亦曰賦官
 若帝之初堯典納于有教四岳曰否德泰帝位咨十有二牧
 又曰日觀四岳群牧班瑞于羣后巡狩肆觀東后南后西

予

一節

王格監鹽廣汝周能連又曰迪高后堯典稱成教

三公三孤

周禮司服王爲三公六卿錫象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
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
下如孤之服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
巾車孤乘夏篆卿乘夏縵大夫乘墨車司常王建太常諸
侯建旂孤卿建纁大夫士建物射人堂函之三公孤卿大夫之
位三公北面孤東面卿大夫西面其摯三公執鴈孤執皮鳥卿
執羔大夫鴈孤卿大夫以三耦相孤卿大夫之禮儀司士三

X

公北園東上狄東面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孤卿特持大僕三三公孤卿之弟旁主不貳朝則詳於三公及孤卿之弟師孤卿大夫之兄小司寇三公及州長有誓北面朝士左九卿孤卿大夫位馬面三槐三公位馬賈子曰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其身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馬暨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之故延孩提有暨三公三少圖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文王世子曰各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者慎其身以輔翼之而喻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惟其人今按周禮孤則於三公之下卿大夫之上而無三孤之數賈子有三公三少之數而非三孤之稱今太師太傅太保曰三公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則正用賈子保傅之篇而特改三少之少字當周禮之孤字耳蓋周官一篇全是約周礼一書而成之周礼三公及孤無定位無專職乃六卿之兼官也故周公召公皆以太師太保兼

領家宰廷及宣王之世王命卿士太師望威循率耆也蓋得其人可以兼則兼之不得其人不可以兼則兼其位不輕任也故周禮一書於公孤不言所掌不詳所統因服位儀等而偶道及之耳作古文者亦窺見此意故首為周禮分疏以三公三孤先言之於六卿之上其義如此王制鄭註三公為三孤之四則三公三孤並用鄭註也

論道經邦變理陰陽

考王記坐而論道家宰以經邦國陳平曰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

貳公私化實亮天地稱于人

王制鄭氏註云三孤之田不副者以其無職佐公論道耳班固然山銘曰實亮聖明登聖至室納于大麓惟清維熙

冢宰掌邦治

孔穎達曰此經言六卿所掌之事據引周禮為之總目或據孔氏或取禮書雖言有小異義皆不殊周禮云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邦治佐王均邦國治官之屬大率卿一人六典一冊治典以經邦國以治官府以紀萬民焉融云冢太也宰治也大治者兼万事之名也鄭玄云變冢言太進

退異名也百官總焉則謂之冢列職於王則稱冢冢者大之上也山卿曰冢是解冢大異名之意大冢職云三曰禮典以統百官焉融云統本也百官是宗伯之事也此統百官在冢宰之下當以冢宰故統治百官為冢宰之事治官謹官俱得統之也孔云以佐王均邦國此言均四海故傳辨之均平四海之內邦國與孔意不異今據孔穎達首敘語案得晉人作書本意蔡沉所不及

司徒掌邦教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要鄭玄云要亦安也言使帥之傳亦以援為安五典即五教也布五常之教以安和天下之人民使大小協睦也典云契命司徒敬敷五教周禮司徒掌十有二教一曰以禮禮教親則民不怨不苟二曰以陽禮教讓則民不爭三曰以陰禮教親則民不怨四曰以禮樂教和則民不乖五曰以儀辨等則民不越六曰以俗教安則民不偷七曰以刑教中則民不暴八曰以誓教恤則民不怠九曰以度教節則民知足十曰以世事教能則民不怠十有九曰以賢制爵則民慎德十有二曰以庸制

探則民與功斯云有虞氏王而周十有三焉然則十有三者細分五教為之五教可以常行謂之五典五典謂公義并慈兄友弟恭子孝也

宗伯掌邦禮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春官宗伯使率其屬而掌邦禮以佐王和邦國宗廟也伯長也宗廟官之長故名其官焉宗伯其職云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祇之禮又主吉金寶貨嘉之五礼吉礼之別十有二凶礼之別有賓礼之別有八軍礼之別有五嘉礼之別有六總之有二十六禮皆在宗

伯職掌之文煩不可具載太宰職云三司和邦國以純百官以諧萬民其職又以王作六卿以等邦國以會作六卿以等諸臣是以和上下等事等列也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夏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太宰職云四曰政典以平邦國以正百官以均萬民其職主戎馬之事有事征伐統正六軍平治王邦四方國之亂者天子六軍之帥之通名也案其職掌九伐之湯湯弱犯寡則皆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瀆外則墮之野荒民

散則刑之節而不服則使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殺其君則殺之犯令陵政則杜之內外亂鳥獸行則滅之

司寇掌邦禁

正義曰周禮云乃立秋官司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佐正刑邦國其職云曰刑典以辨邦國以刑百官以糾萬民焉驅云諸捕窮也窮四方之姦也孔以捕治是主寇賊法禁治姦惡之人刑殺其強暴作亂者夏官征伐秋官主刑殺征伐亦殺人而官屬是詳者夏官司馬討惡功是詳之是物秋司寇刑姦賊秋將之殺物也周禮云掌邦禁者司寇刑暴亂之故云禁禁

司空掌邦土

正義曰周禮云冬官司司空補之曰乃立冬官司司空使帥其屬而掌邦事以佐王當邦國小宰職云六曰冬官司掌邦事又云六曰事職以當邦國以養方民焉職云事職百工器用未器弓車之屬此主土居民余不相當冬官既亡不知其本官也故司空掌土制記司空之事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是明冬官本有主土居民之事也齊語管仲制法令士農工商四民不雜即此居民使順天時分地利使

之土也土則地利為之名以其吐生百穀故曰土也周礼云事此土者為土有居四民於土以居民為急故也

愚按古文改宗伯之統有官入冢宰其意蓋以有官惟天官得以統之而不知惟礼可以為國古人又曰礼之立國與天命敵故聯為總統正宗伯之職也若冢宰之治官府則統之意已在此中矣經於天官地官獨以官有異之宗伯以下方皆言有官晉人不知精微之義誠妄改也司寇亦改邦國有官方民而曰詰政懲刑暴亂者以見明慎用獄之意不淫刑以逞也殊不知流放寬極皆在朝之臣列也再在漢經

萬民之赤子也姦虐暴亂謂非吾之有官兆民之不職者而何於此見聖人之作周礼有下車泣罪之誼有反躬自責之仁而偽書之妄改者不過申韓之慘嚴張杜之深文耳可不戒哉司空不曰邦事而曰邦土曰居四民時地利者其意欲見其系於司徒者而復還之於司空之篇也孔疏以為出於王制取諸管氏書者得之其曰四民之居明是出於管子之書無疑然不知周之先公先王命官之制其所沿革大抵多與古昔有不尽同如乃召司空其絕則直而召之也乃召司徒繩板以載而召之也奈何欲以虞之五刑改易周之十二教

史

又謂司徒之官職專教民者說謂知其二不知其二者也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周礼曰職官分職又使帥其屬以佐王今變之曰以倡九牧南風之歌可以阜吾民之財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大行人周制十有二歲王巡行殷國時巡者又用齊魯秦夏南秋西冬北之時也考制度于四岳如虞帝巡狩然也頌曰敷天之下曠時之對又曰式序在位薄言震之莫不震

王曰嗚呼九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

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酒誥庶士有正越庶伯眉子泰誓反云我西土君子詩敬爾在公漢書劉向傳上封事引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

出而不發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又曰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後漢書胡廣傳

政令惟汗生而不反數六年駱駝曰以私害公漢書雷指之

薦楊賜曰徇公絕私則尹翁歸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與常作之誦無以

利口亂厥官者疑敗謀急忽荒政不務播而事性煩
論語好古敏以求之康三十一年子產曰偏聞事而後入政此五
旬用其意指六年叔向曰昔先生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此句
匪略也固有先王二字故也所謂荒政者古者之泰也本
紀事不師古蓋孟子作之師論語應利口之虞邦家者小不忍
則亂大謀孟子及是時明其政刑及是時盤樂急教論語
不為周南召南其循正疆而主說命札煩則亂

戒備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簡後艱
詩皇父卿士漢光武云有志者事竟成老子曰勤而行之易

曰所以榮德而廣業也古語斷而必行鬼神避之詩皇父卿士
位不期騶祿不期修養惟德無載爾為作德心逸日
休作偽心勞日拙

戰國策平原君引公子牟與應侯曰昔仁與富期而富至
富不與梁期而梁至梁而不與騶者期而騶至騶
奢不與死亡期而死亡至梁世以前坐此者多矣孟子曰得
奪人之君惡得為泰儉哉可以為笑貌為故約二書之
旨以成辭誠亦妙矣我案二十年君子曰詩曰叔侯載上無
載爾偽信之謂也杜詩讀書人先詩無此二句遂據取

以為盡德承泰儉言作偽承聲音失統偽為之泰儉言
孟子言泰則能以權接下不驕也儉則取民有制不侈也
接下取有制則心逸而目見休矣失實驕而偽為不驕實
侈而偽為不侈蓋應龍終其心焦然不寧則目見其拙矣
老子曰吾有三寶三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儉能廣不敢
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居寵思危固不惟是也

老子言貴而驕則貽其咎又曰寵為下得之若驚又曰侯
王無以貴高得志處其句法有曰多易必多難聖人猶難

之故終無難又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一則以三
牽連用之一則以三病字牽連用之老子之句法多如是而
此亦以三長字牽連用之二長一句又見呂刑雖是勿長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廢

劉向封事曰帝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象賢和於朝則分
物和於野又曰推選象賢周不兩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
之訟又曰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左傳狐突曰服
其躬則衣之純屨金殺梁餘子養曰不獲而麗命可知失
舉能之官惟爾之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仲尼

簡子非十子篇曰權寵於方東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
好同之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也能耐任之則行此道能
衆耐耐且恐失寵則其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知
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眾是事君者之至也而必無後
患之術哉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危危則切上文周後報即無
後患之謂按周官全是節為節卿此章

王曰嗚呼三事墜大夫敬爾有官亂尔有政以治乃辟
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詩三事大夫今用詩人之言而增墜字於其間蓋以三事兼

結

言三公三孤之事也大夫者上大夫六卿也秦傳以為即立政
之三事者非也豈有近舍公孤而逮及于立政任人舉夫牧之
三事即五卿分職均奉而至此則奉任人舉夫牧亦非文
備失蓋蔡沉徒知三事之出于立政而不知三事大夫一句則全
取諸詩而非取諸立政則思慮豈不如此哉先王之說為王故敢
銅而不惜耳顧命曰其能而亂四方洛誥亂為四方新辟詩以
佐戎辟今改佐為佑改戎為乃文侯之命永綏在位意康小
民今改惠為永改小為兆中庸近之則不厭詩在此無教

卷四

君陳

鄭康成云君陳周公之子不知何所據鄭公傳極書必
有據也果如此言則君陳以子繼周公之後而畢公以叔父
繼君陳之後其序未定

性飲金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從有政周汝終東鄉義
國語單桓公曰晉襄公曰驪此其孫也而今德孝恭非此其誰
論語書曰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今作克施左定四年
祝佗謂其私曰以天下事陶謨敬哉有土

首周公國保乃民懷其德往侯乃司茲密厥常楚昭周公

之訓惟民其公

東十四年劉定公言伯舅大公有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乃
民世厥太師以未東海今特命爾爾環茲率勇氏之典蔡乃祖
考母恭乃典敬之哉母厥朕命茲率即左傳茲率字但布
典字為厥常酒誥聽祖考之彝訓康誥用康又民克其
有能俾乂

我聞曰至治馨香有感于神明黍稷粢粢明德性粢
尚式時周公之飲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利曰周有養香德和終聞性國大禹謨曰至誠感神性情

龍元

堯典寇賊姦克左傳以亂天常太甲敗敗維敗微子用
紂敗厥德于下王制一道德以同俗康誥乃惟終自作不典
或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多序

周礼司刺一宥二誡三敎曰蠢愚多士子惟率肆矜爾
子罪又曰爾乃尚有爾志乃尚寧幹止爾厥有幹有年于
茲洛爾小子乃與從爾違多方曰自作不和尔性和或不
不睦尔性和或不睦尔性和或不睦尔性和或不睦尔性和或不睦
目之曰頑者古文而已周語富辰曰今以小忿棄之先正

濟容

亦其目為頑民之非有辨周公謂魯公曰無求備於
一人今政人為幾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性進

周語富辰曰書之必有忍也若能有濟註若乃也孔子曰
小不忍則亂大謀左傳魯以能忍為國忍其大不忍其小
何者又古語忍之少時福祿無期又曰忍事敵災星又曰忍
事堪善洪裕寬綽足以有容德之大也爾固帶德廷矣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惟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制修六礼以節民性道德以同俗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

大所

不方

畢經

越王

純惡命鄉簡不助教者又曰大樂正論造士之賢者以言于
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于王

惟民主厚自物有遠達上命使厥好爾克敬克德

時乃固不變名于厥職惟子一人膺受多福其不保終有終

成公十四年國叔謂曰民生厚而德正孟子曰人少則慕父母

知好色則慕少父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大學曰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者失其教也教者所由不克教也

康誥管敬典王制命鄉簡不助教者以告不遷右鄉移

之左左鄉移之右不變移之郊之遠屏之遠方易曰九升大吉

詩大猷是經盤庚惟子一人有佚罰古祝詞廣受多福昌利
經有誠于道

畢命

史記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三月壬申王朝步自宗周

室于豐以成周之眾命畢公保釐東郊

漢律志云康王畢命豐利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越

命作冊書豐利洪範惟十月三祀召諸卿若果三月惟丙午

肅越三月戊申又上文云王朝步自周則至於豐蔡沉曰此

多言及
本諸子書

時

三
經

偽作者傳聞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量刑耳
不知量刑之言何所道也今按秦氏謂量刑為偽作者似失
然謂偽作者傳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律何所換而知之
哉愚則以為量刑先漢之偽書畢會東晉之偽書偽畢會
者以量刑之年月可以欺人而用之其下文未安而修改之云耳

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敦大德于天下用克受命
微子父師少師答諸檀子文王武王敦大德于天下用克受命
適首君文王武王敦大德于天下用克受命
擬酒誥明大命于妹邦君其惟即受有敕命哉多方簡

命在爾多方然周稱太保未見有同股稱父師者

惟周公左右光生綏定厥家庶殷頑民遷于洛邑密

通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子一人以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昔伯魯太公石我先王改作左右字而

陳篇內又用其師保萬民一句又用茲率字詩經乃邦克

厥家大誥無極于恤又天關我成功所詩也世德而後後

偽作者以後患指被頑民之多去朕作大邑于茲洛

爾惟時宅爾邑爾爾若爾厥有幹于茲洛小子乃與

使不違此于洛之事也爾書密爾桐宮若陳弗化于汝訓

今云式化厥訓或王初之時已遷族民至厲五年方命畢
公亦不止三紀矣世變風移四方無虞言殷民不叛之時王
心載寧也聖賢衡載國初先正有辨頑民之說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戚厥戚民而攸勸

襄二十九年叔句曰宋之樂其以宋升降乎檀弓子思曰道隆
則從而隆道污則從而污益之損之幾時宜之論語舉善勸

惟公無德克勤小物爾亮四世正色率下而不祗師事

續多子先王小子垂拱仰成

爾書古文方應德書諸知伯國曰夫君子能小物故無

大患莊子道應訓武王之佐五人許慎注謂周公召公太公

畢公毛公武王於五者不能畢然無德無功焉善乘

人之資也公羊傳孔父正色也子朝周官又云寅亮天地而

一人四世無文也之世言之爾不祗其師訓左傳子嘉乃

王曰嗚呼父師今手祗命公之周公之事性哉

襄十四年劉定公曰今手命女理下文弗率訓典又更茲聖

大之典堯典曰往哉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弗率訓典殊

厥并獲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

周

金

君陳畢命一篇固多士多方等篇故有焚族遷洛之云而洛誥何周公在洛惟七年故君陳有慈昭周公之訓爾尚天時周公之教訓爾惟弘周公之訓今畢命又言茲命公以周公之事緝有司而章善惡惡以示民厚則其情不又豈君陳者章好以示民俗使愚以御民之淫則民不惑矣表記先王謚以尊名即以惠社民之澤於行也故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率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之功以求下賢惟叔即章好之訓別意即便惡之訓表記宅里如鄭康成後起稱之通德里之類左傳六年君子曰道

聖君樹之風聲又曰告之訓典不用過行弗率而用弗率訓典蓋訓典在尚書當用而過行二字恐難得守之也季孫莊昭公於堂外仲尼濟而一之此殊并禮於死者之命卿而不知教者移之左右移之郊遂此殊并禮便不得與善有難處之畏焉惡之禍甚焉善之福皆勸民之政也左傳大國一圻即王畿之畿也四畿四方之極則四海康矣

政貴有極辭尚休要不惟好其商倍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

論語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士豈易曰不恒其德語辭達而已

矣尚休要不則不萃靡矣喪政不純久矣言非休矣漢書張釋之曰今以魯大日辨而起遠之臣恐天下隨風靡也日辨無其實餘風尚存所當化誨也

世祿之家解克由禮以濟陳德害傳天道散化蒼龍高而流孟子仕者世祿也記隆礼由礼謂之君子論語今之狂也蕩固語蔑有德昭二十年叔孫昭子曰然則數桓也汰多無礼已甚乱所在也言語叔何桓子語恭者修食飲無執畧則行志假貨者賄黷昭子得其實寵以泰乎國其寵大矣朝而滅莫之哀也惟無德也言語叔孫穉子曰此之謂世祿非

不朽也左莊二十四年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

天道遠孟子天地同流

茲殷庶士席寵惟同昭多厥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雖收放心明之德

因周公誥殷多士之篇故言殷庶士庶士即多士也舊即曰染汚俗之曰殆元年子產對叔何曰子晉無礼而好陵人怖雷而卑其下或前此徐吾化之妹美子晉實歸入布帛而出又子晉疾于產數之曰人誰不死凶人不終命也案二十七

年慶封之車美叔孫曰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二

實

十八年叔孫綏子曰善人富謂之富人富謂之使天其殃之也其將族而滅族又有謂曰積善之家必裕而積惡之家必殃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離之曰放其心而不求合其路而弗由者我言人起心之為心不知仁之為心故名仁為人心使人知仁之切於日用不可須臾放也今放仁而不知求其放其心而不知求其知路之為路不知義之為路故名義為人路使人知義之切於所行而不可須臾舍今舍義而弗由是即舍路而弗由矣豈不可求之甚哉蓋放心者放人之喻猶舍路者舍義之喻匪即以心為仁也若即以

心為仁是猶即以路為義也此譬喻為理可乎哉以喻為理尚不可況真指應喻為真而忘其為喻文理不貫而前後錯亂其為不可也明矣孟子下文又曰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者矣則不知求者亦接上文放仁而言也言仁猶心之切匪若雞犬為外物之比知求外物之雞犬而不知求切身之仁不知輕重之類甚矣又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亦承上文言求放心而已矣匪其以雞犬為喻而即謂之求放心也若以喻為真即以真為求放心而即言由正路有省文之言此則彼可以類推矣是亦向人有舍路而不由者李問

劉氏

云

之道無他由其舍路而已矣是一貫也豈可以譬喻為其而即謂之由舍路哉作偽書者面探無厭巧於益遠至此則忘孟子上文而獨舉其下文放心二字又於孟子前篇問先聖之道下文亦有正人心之說又則誠問之字綴以惟難然由是後世大儒雖美雅豪傑之士亦為其所蔽錮皆以為其求放心遂使孟夫子之詳前後章則分為兩截此亦不善探書者之過也哉或曰孟子言孟子之文不容兩截是也遂以古而書為探孟子志未必然也然則吾子果何所據而決知其出於孟子而不善探哉曰其

所據者不一而足曰釋子聚舍以從人曰不害無告曰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曰老期倦于勤曰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曰前弗及嗣實延于世曰好正之德洽于民心曰可矣非君可畏非民曰乃罔恤予曰憐陶子心頗厚有怙愾曰成湯放桀曰豈以待日營于桐宮曰任官惟賢才曰正夫正婦不獲自盡曰說築傅巖之野曰無社通作非曰豎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曰子希克復厥后惟先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事曰元后作民父母曰非人以族官人以世曰厥監惟不迷往政夏王曰獨夫受曰大告武成曰攻于

後以比血流標杆曰建官惟賢八事惟能曰則爵惟五分土
惟三曰所至惟賢曰為山九曰曰泰險惟德無載爾偽曰惟民
生厚因物有遷曰方世同流曰休惕曰格其非心其所操者豈
持放心而止哉惟放心二字不願幸刺孟子之本旨蒙教後
儒之聰明吾是以發其辨如此若夫洛水微子之類則荒羅
無遺所以聖信于後人非謂襲之比但改氣易置穿穴之變
多待與孟子所引者相背而亦非復尚書之本經其侮
聖言而無忌憚者多矣仁人君子欲盡忠於聖人而恢復乎
本經者其精擇之哉

不多則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性義時乃大訓不曰古訓于其何訓
庶士資富乃世祿之家而能訓之可以終其性命矣蜀先戒
子曰惟德性義可以服人而之訓則言教義是也故今亦以
德義承上文與篇後德義義正相反也不由古訓將以何
者為訓乎

王曰嗚呼父師師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則不素厥德久修
恭稽邦之杞桢邦之榮懷今約以邦之安危一句惟在茲殷
師士考之多士篇末言爾攸居至康王十二年命畢公保
釐之時特四紀失非止三紀而已猶以爲安危係之者偽詳

也非康王之命也既言世變風俗矣又言餘風未殄自相予
有者也殷之多士從武庚歸我周邦曰予後之意豈孟子所
謂故家遺俗者故周公面命之辭則曰非我小國敢效命
又曰非我周德不康寧又言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敏
四方自成湯至於帝之國不配天其澤在今後嗣王誕罔顯
于天上帝不保降茲大喪但言紂之無道自絕于天耳初未
嘗言殷庶士之無禮義義且臨紂侮亂之本也其下也無
日周公何故與之言我小國敢效命哉以周公面命之辭
而較之東晉偽書之篇何啻雲之見視不覺自消者故且

非我周德不康寧
多士之友

周公當時以夏之俊民比之至康王時已有四紀之後猶以
自不式時大訓而謂之頑民何耶

惟周公克復厥始惟唐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
底于道遠近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固不感輕乎小子來廣
洛諸多士多方所作皆周公為遷洛之事也故曰克復厥始方
曰時惟爾初不克敬和則無我怨故曰唐陳克和厥中唐陳
想苗德俱尊于畢公者故微亂周而先畢然經傳別無明
文其故何哉細考之以既見聖弗克由聖惟周公可當聖字
故以之維周公數三后協心先後不同遠矣亦擬不於其輪

道

者雖有呂刑之三后可換然周公之勲美之與京同列于稱
可謂不諱且辭公在焉而曰后曰心曰道政曰澤又賴及于四
裔多福膺于任已非所以命會大猷之礼也要之有類于書
時作文之休業十四年刻定公曰王室不壞繫伯舅是賴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無無窮之堅子孫訓其成式惟人
惟時成周即東郊之地也漢書建不拔之基詩令聞不已子
孫訓其成式惟人即是訓是行之謂
鳴呼固曰弗克惟厥厥心固曰民寡惟懷厥事欽若先王烈
以休于前政

以世時元老而戒之以周弗克當盡厥心又戒之以周曰民寡
當懷厥事又戒之以欽若先王成烈又戒之以休于前政似非
藐之幼孫所以對會大猷者之言語氣象疑後世之強作解
事者焉之不然何周公謂之後民而此篇且謂之頑民哉劉
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乃舊

○君牙
○王若曰鳴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宣厥有成
績于天下
○王若曰鳴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宣厥有成
績于天下
○王若曰鳴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宣厥有成
績于天下

侯之命有績金一人各誥有時中公乃邦成休惟有成績周公
勲凡有功者銘書於王太常祭於大烝司勳詔之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
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詩曰如獲薄冰又荀子湯臣篇伊尹則危及其身而引詩曰
不敢暴虎一節如獲薄冰者子若冬涉川
今命爾等翼作股肱心腹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
五典式昭民則爾等克正罔敢弗正其心罔中惟爾之中
子翼克臯陶謨及周書周語太子晉曰謂其能為斷股肱
心腹以養物豐民人也衆十四年刻定公曰纂乃祖考無忝
乃舊今故作續乃舊服無忝祖考是定公之言用此而
下文乃惟由先王舊典即變故率爾氏之典率乃祖考之攸
行又用率字臯陶謨勅我五典五教哉先典敬敷五教在克
行又用行字詩有物有則論語子以正孰敢不正書又

○王若曰鳴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宣厥有成
績于天下
○王若曰鳴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宣厥有成
績于天下
○王若曰鳴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宣厥有成
績于天下

言率有中商書古文又言建中于民悅允言惟天子建中和之極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飢寒小民亦惟曰怨咨怨咨

緇水君雅曰夏目暑而小民惟曰怨咨冬飢寒小民亦惟曰

怨咨上句多自字下句無自字然則鄭氏雅序作牙假借字之有推周穆王司徒作尚書

篇名也者當為至齊魯之語聲之誤也古文雅作牙者從各連上無月字下句亦有各字孔氏曰鄭不見古文尚書

漢書氏以字嗚呼不顯哉文王謨王承或武王烈嗚呼不顯哉文王謨王承或武王烈嗚呼不顯哉文王謨王承或武王烈

正周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手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

進配于前人

孟子作伯啓我後人咸以王無缺然非若緇水明言君雅之

篇則亦未知其的任何篇孟子上文極論周公相武王之

其德漢書奉若天道詩對揚王休說命又對揚天子之休命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

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人

詩言有先正又群公先王君陳亦曰爾尚式時周公之懿訓

孟子曰民之失一治一亂孟子曰民之失一治一亂祖元盤庚詩或既攸行又使之命爾會紹乃辟康誥用康人氏

同

周禮史記稱王闕文武之道缺乃命伯冏申誡太僕國政

作畢命爾公作王政數繼永虎黃知恒者鮮故此篇特作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

夜以無思先嚴愆

康誥曰克明俊立政自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故曰后失乾

九三九三休揚若九三休揚若孟子言周公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幸而得

之坐之坐待旦詩王欲早起問夜如何其夜未夫又風興之坐待旦詩王欲早起問夜如何其夜未夫又風興

首任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

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

詩言在冊中肅聰明審知庶先聞之聰明左傳史克

孟子

和

孟子

孟子

稱仁德齊聖廣淵微子之命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既全
以繼成湯今又分齊聖三字以言文武仲尼之語小大戰戰威
懷忠良

惟子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之士匡其不及絕惡糾紛
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今予命爾作大正子群僕侍御
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禮記引大誓曰惟子小子無良顧命惟子一人釗報誥孟子

曰左右前後皆薛君州也又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楚語
引衛武公同朝夕以交戒我史老引武丁曰必交修于無子素
也賈子高遠天下之端士孝弟得聞有道術者以翼之左右
前僕皆正人也後又曰入尊通其不及周官又言有官君子
使在朝廷周禮以糾萬民詩念厥紹率夫八轍一曰正掌官
為以治要春官宗伯有車僕要官司馬有大僕祭僕御僕
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之類而正為之長大御中大夫周禮
大御最長王欲伯同正子群僕侍御之臣故其率下也懋乃
后德者詩方懋德懋仲尼之語又言德懋王懋昭大德伊訓

方懋厥德國語必交修于無子素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詩及爾同僚春秋傳同官為僚王制簡不助教者多方簡

異般命又通簡任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也爾巧言令

色孔壬論語巧言令色鮮矣仁又友便辟決絕人用則爾僻

語寧媚于寵言政庶常吉士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有自聖后德惟是德惟

帝歌曰朕躬善哉元首起敬詩是曰子聖爾有善者

惟其善也惟其善也惟其善也

爾無昵于小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臣政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又維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

比罪人充耳目之官不備爾乃維之爾迪在王以非先王之典

非人其言惟其善也

非人其言惟其善也言有詩康厥官惟爾命克修厥德惟其善也

康常吉士見立政又吉人之辭爾見易保其利曰惟其善也

不求吉人而惟求吉貨誠如是則職官之類無失大常充格

者則漢法大不敬也酒誥越尹人祗辟以惟爾有連妻妻故

曰惟其善也

葬

王曰嗚呼欽哉永爾乃后于葬憲
欽哉正經屢元之至陶護子遠汝爾洛諸文受命為爾大
誥爾我不至登酒誥聽祖考訓

十有昨下後是 形各々記

凡舊後先者者今修學口之

甲戌六月再校一過蓋數此鈔本之善而可於讀
刪改也時將寫版刊行因細加勘合
者會得馬思高居士又記



教刊本係別有補苴夫各條不補此後一未
今考

澹生堂書目載尚書譜四卷二冊梅賾撰又載淡
生堂餘記鈔本



尚書譜五卷

編修汪如藻家藏本

明梅鷟撰鷟有古易攷原已著錄鷟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作尚書考異及此書考異引據頗精核此則徒以空言詆斥無所依據如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爲實以臆斷之別無確証又謂東晉之二十五篇出於皇甫謐所爲則但據孔穎達引晉書謐傳從其姑子外弟梁柳得古文一語其說亦在影響之間且詞氣叫囂動輒醜詈亦非著書之體故錄其考異而是書僅存目焉

禹貢圖一卷尚書禹貢說一

卷

〔明〕鄭曉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四十三年書帶

草廬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圖說

一卷》提要

尚書禹貢圖說序

夫禹貢神禹相舜經理天下之書也夫子刪書而序此於精一大訓之後豈非以其經綸規畫盡制盡善萬世弗能易者乎太史公八書上悉天官下詳平準而於禹貢獨不敢有所損益顧其文辭簡古條理精嚴學者雖誦於篇章講於

禹貢圖說

序

一

師友終非身遊目覽豈能熟識予家翁昔年教授迺備爲圖并著之說分疆界於各州之中而貢道以別列山川於諸條之下而州境益明至若河表東西荆分南北或地雖小而紀之必備或彼州治而此功亦成本諸經文質諸傳義更附以

昭代之地制使觀者開卷披玩恍如身歷
 九有以談時務奚必讀職方按輿志而
 始知朔方之形勝金城之永固哉嗚呼
 朔雪炎風孰非禹跡虞廷垂拱四海攸
 同今志士讀禹之書期以禹之相舜者
 事天子將何以慰遠人干羽之思而潛
 消氛祲於大競之時乎作圖之心蓋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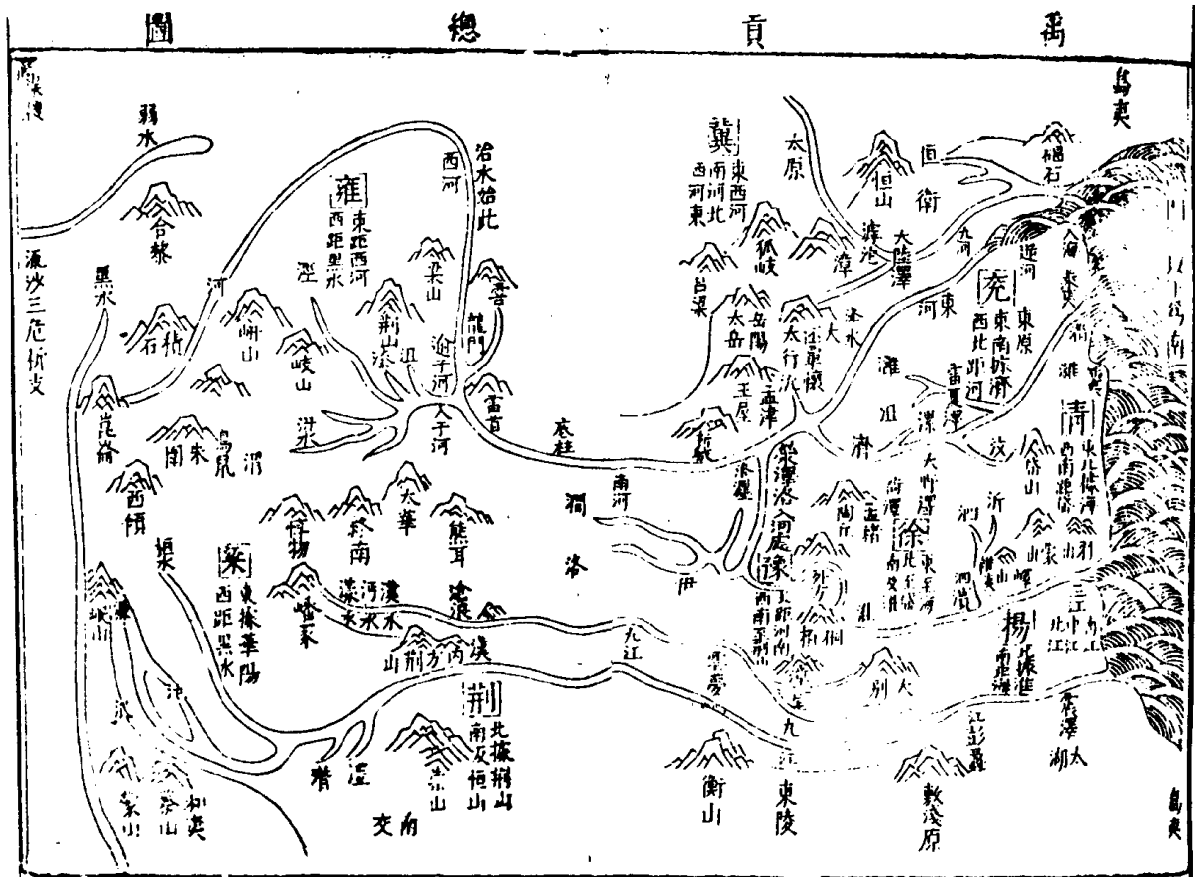
禹貢圖說

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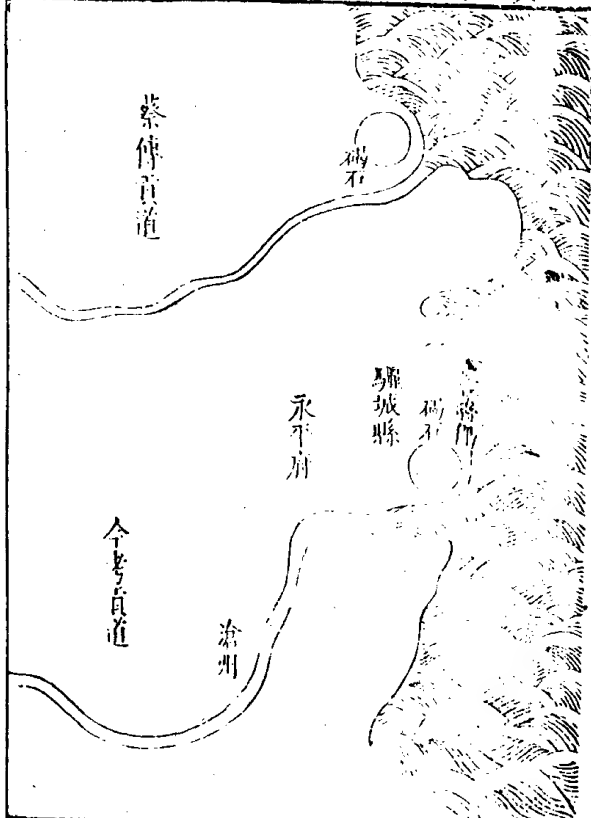
二

深望於此也故雖家藏不敢自秘且借
 錄者接踵表兄熙臺劉君學於家翁雅
 志文敎遂梓舅氏之書以廣之由是願
 學者兼仰熙臺之造就於無窮矣

嘉靖甲子八月既望鄭履淳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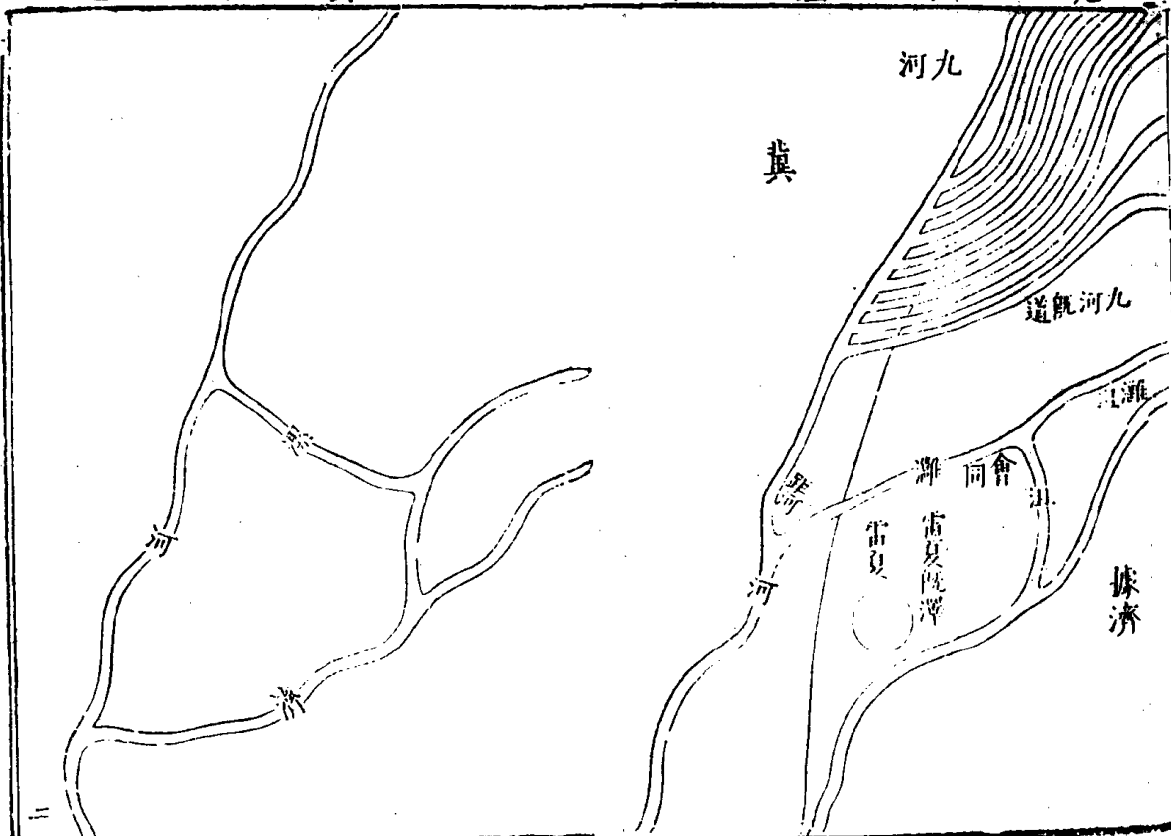
冀州北方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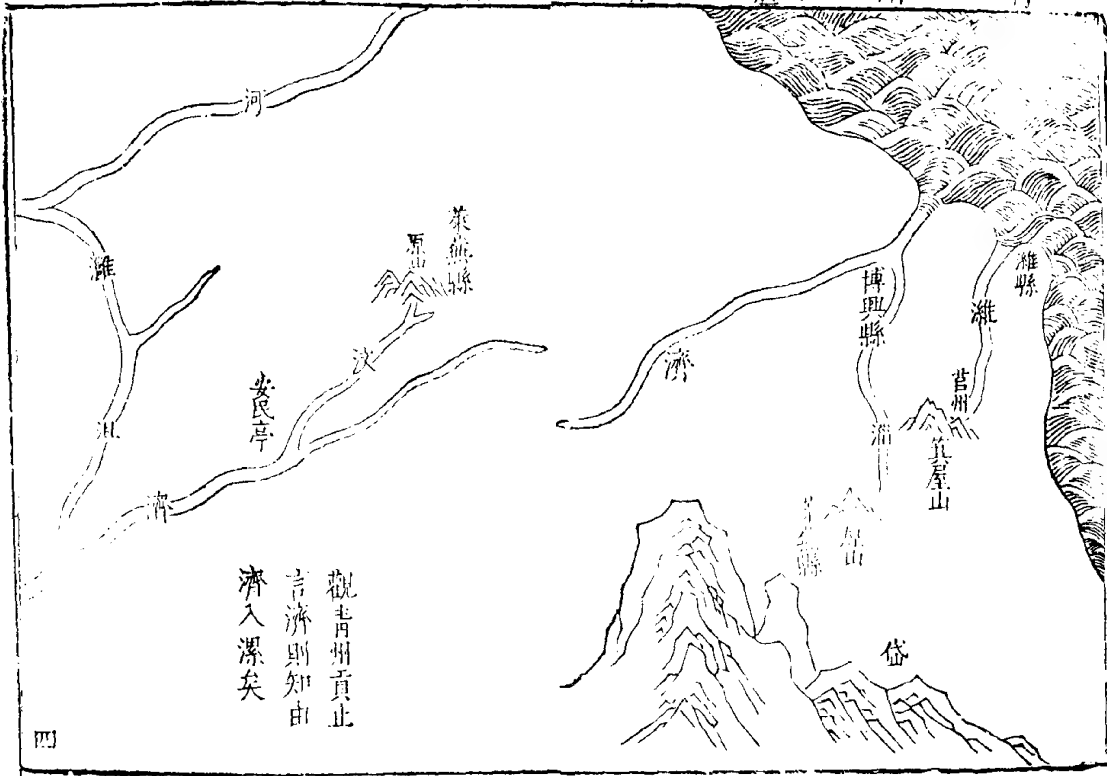
界 疆 州 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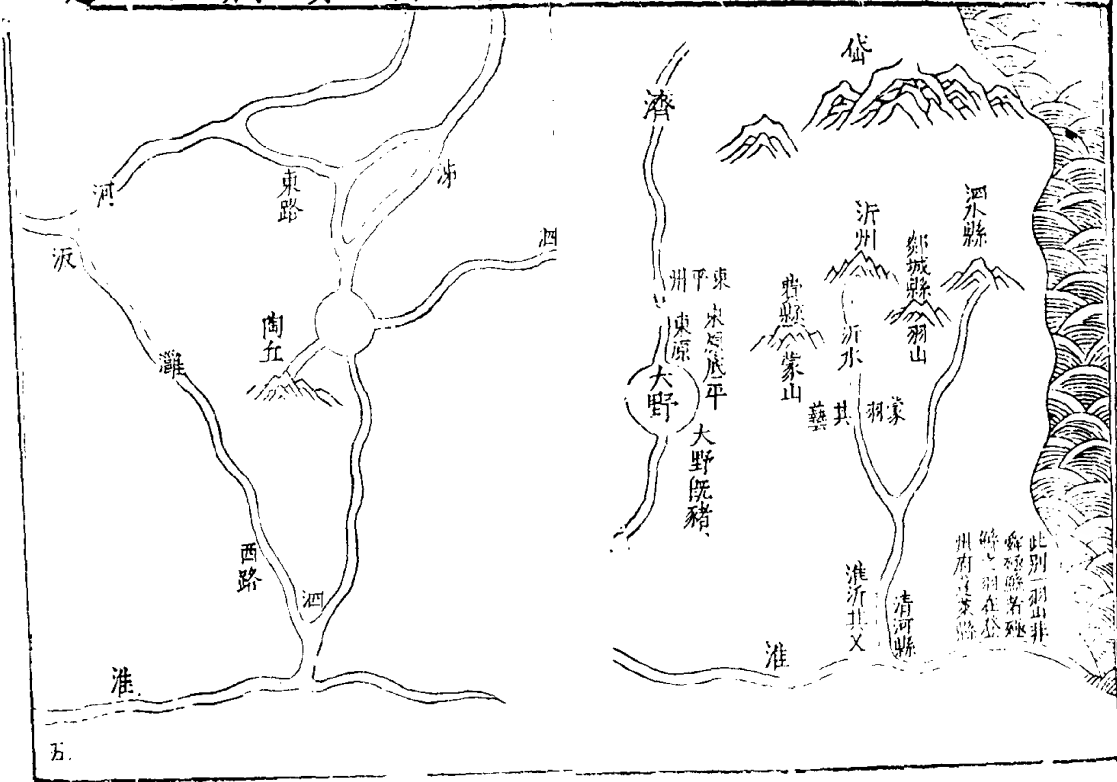
兗州疆界兗州貢賦之重



道之賦貢州青 界疆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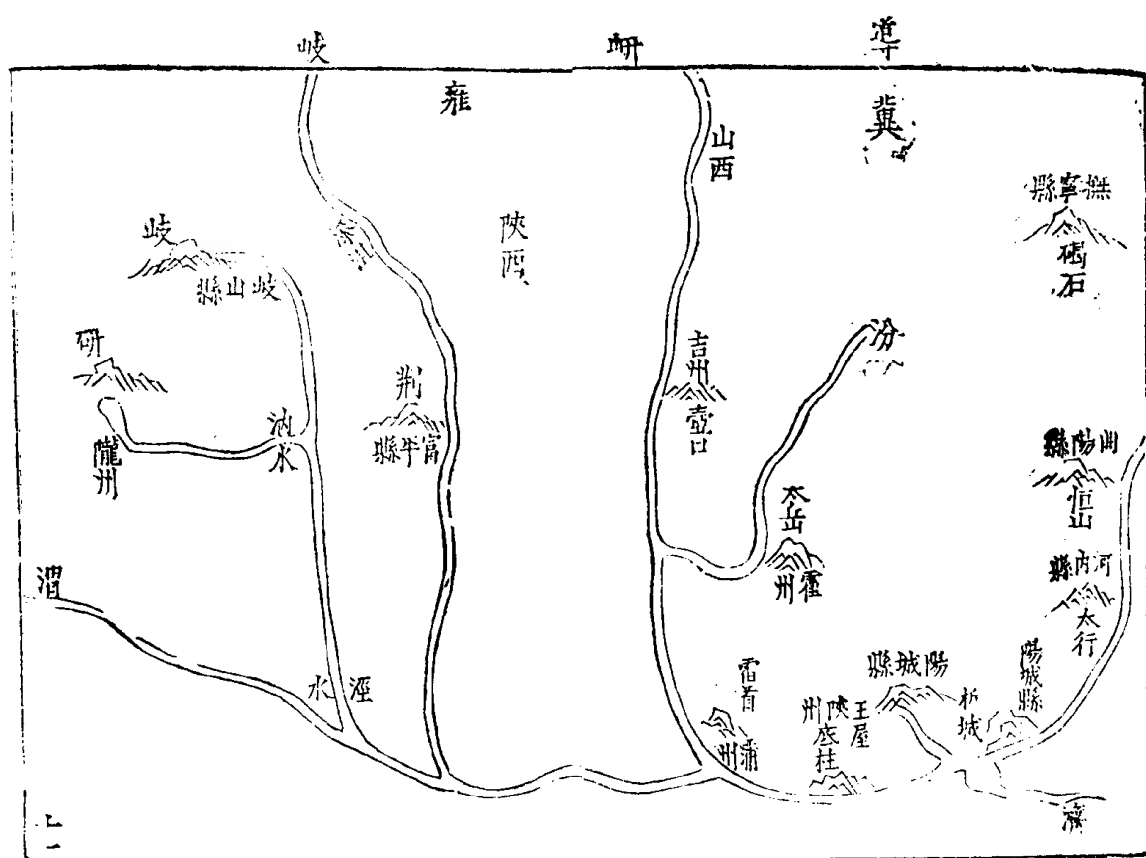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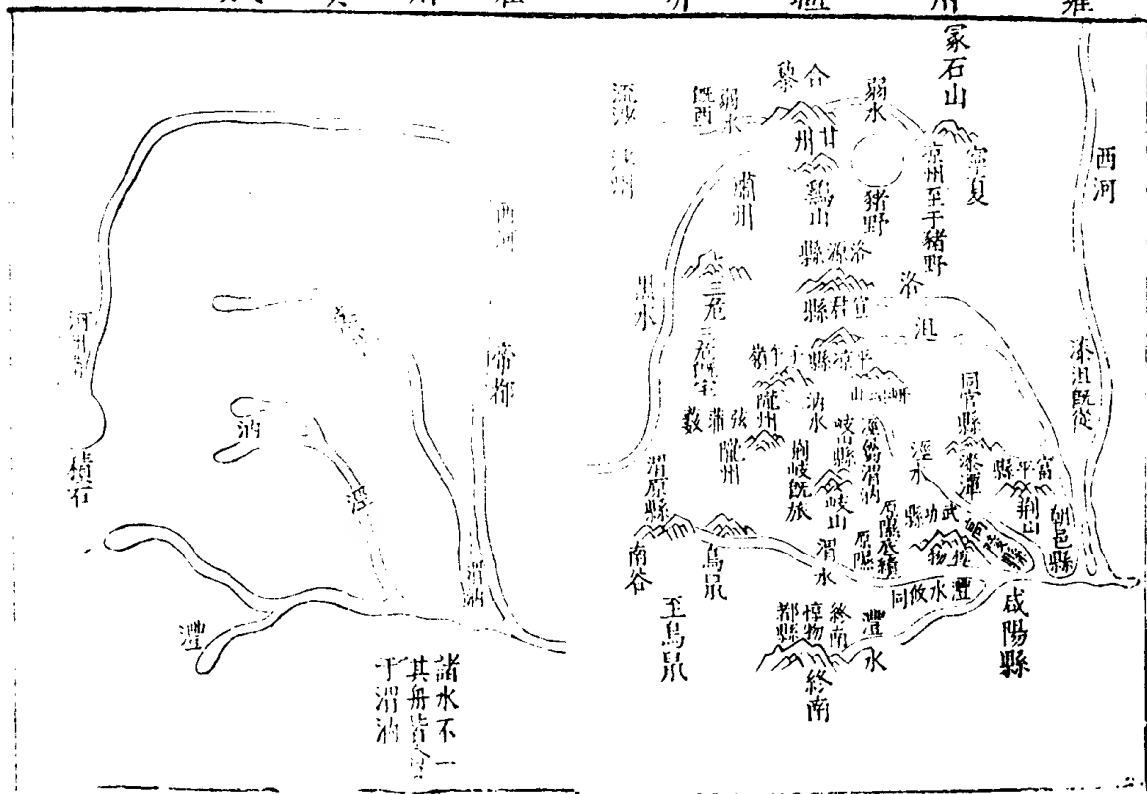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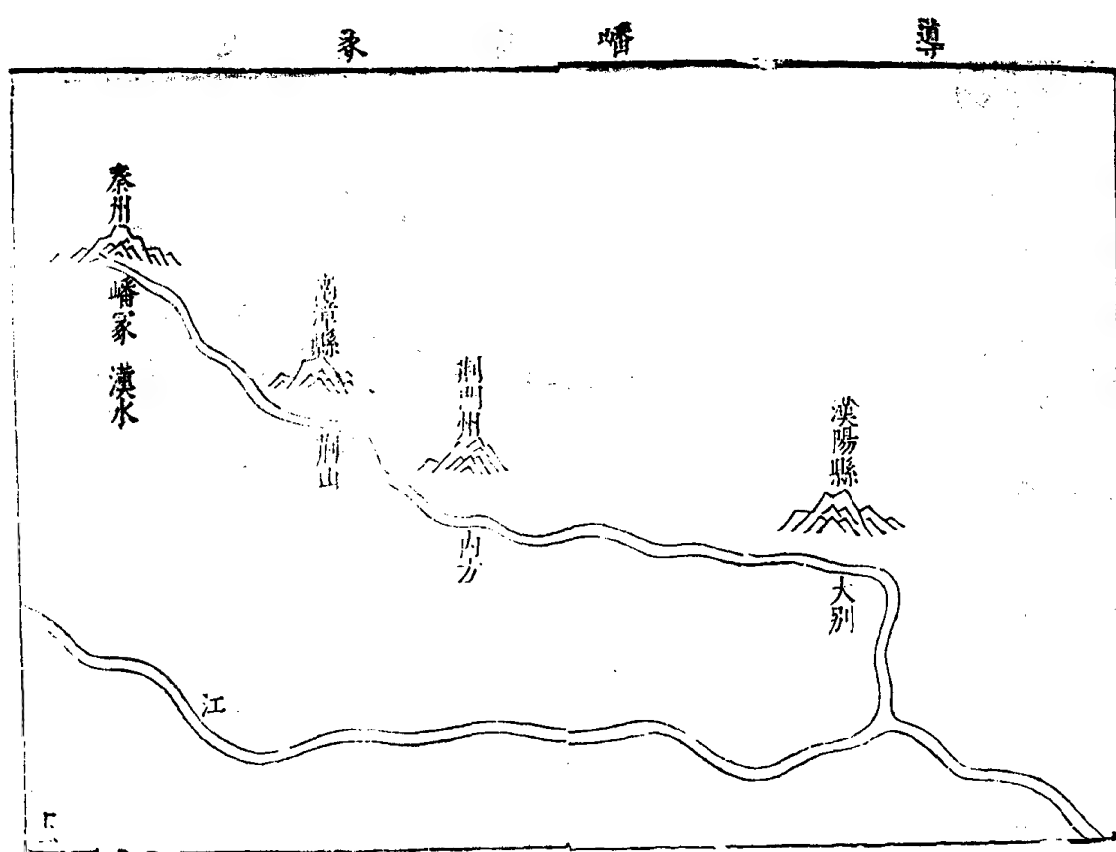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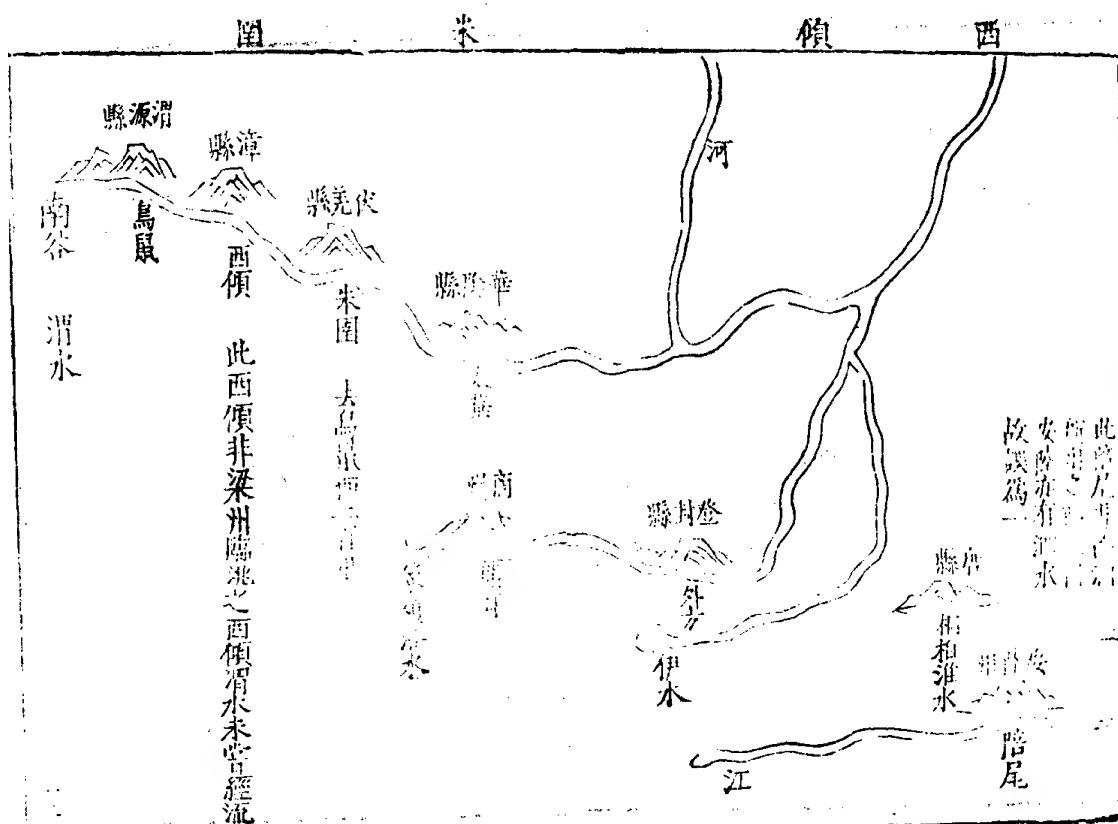
道之賦貢州徐 界疆州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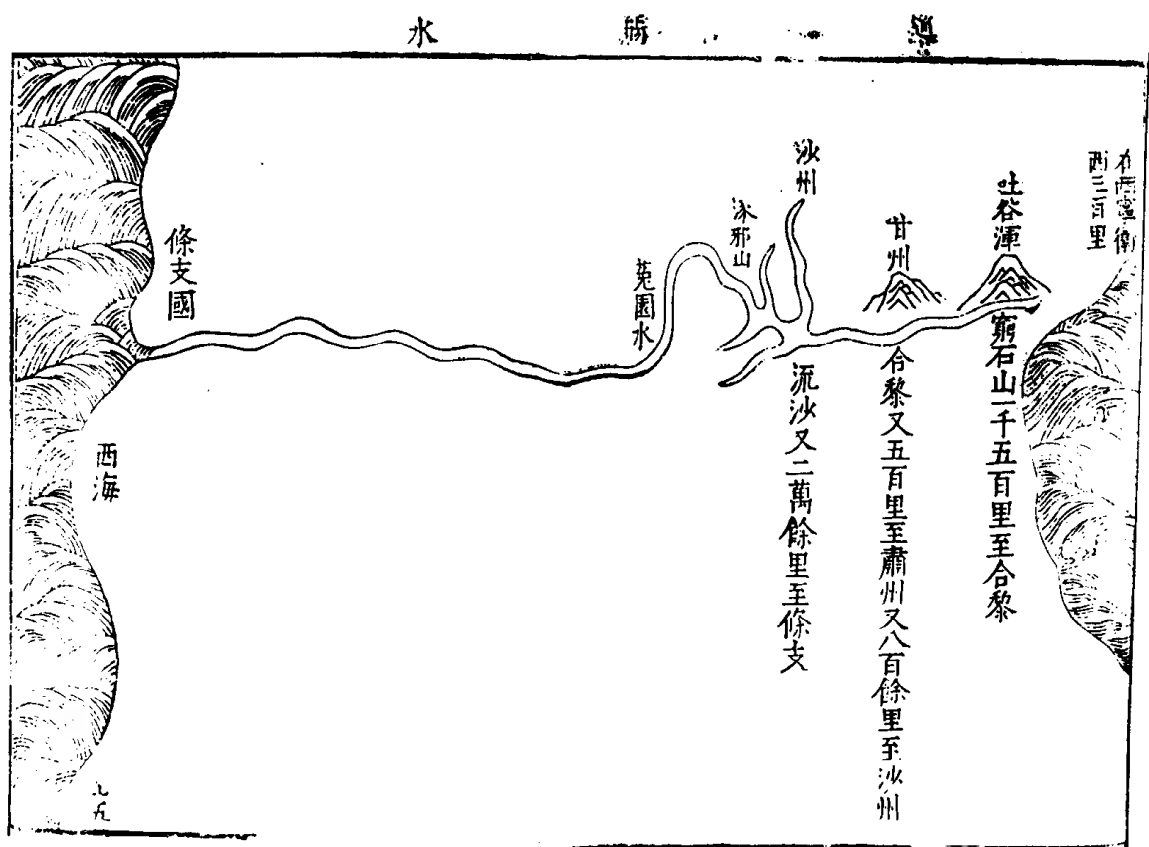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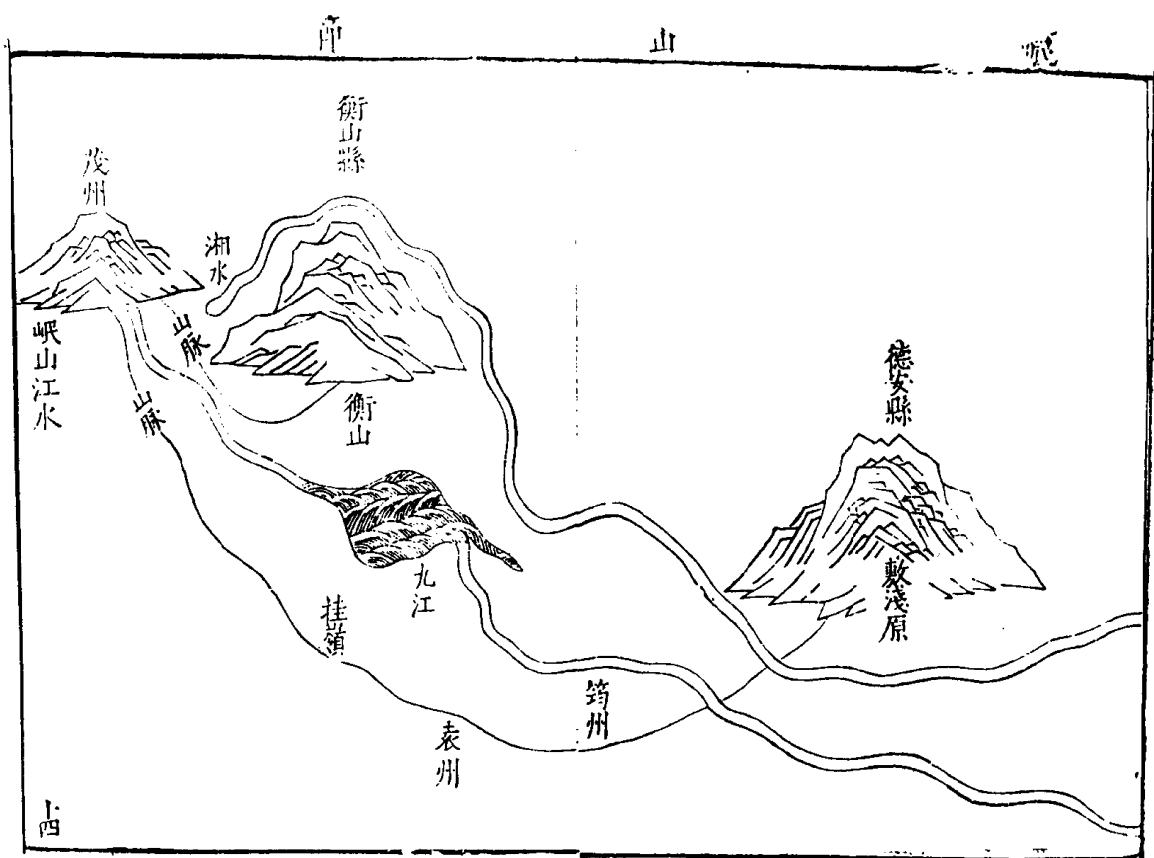


[illegible]

雍州疆界雍州貢賦之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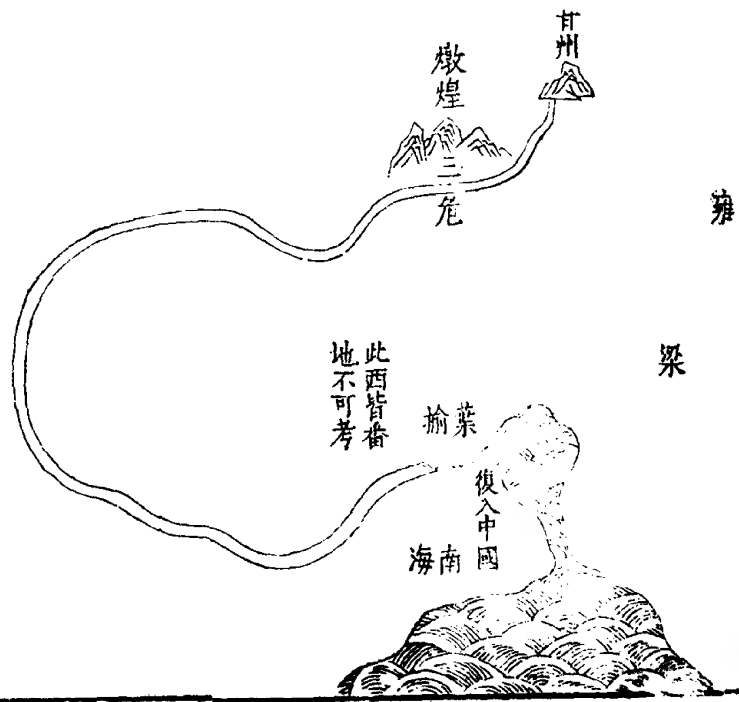


水

黑

導

此雖未必然然梁之黑水決非此黑水也或
 曰黑水一支由陝西鞏昌河州入番界復入
 四川松潘經茂州威州衛汶川至成都入大
 江此雍梁之西界也近是黑水止至華陽縣
 西河止至朝邑縣皆未盡其南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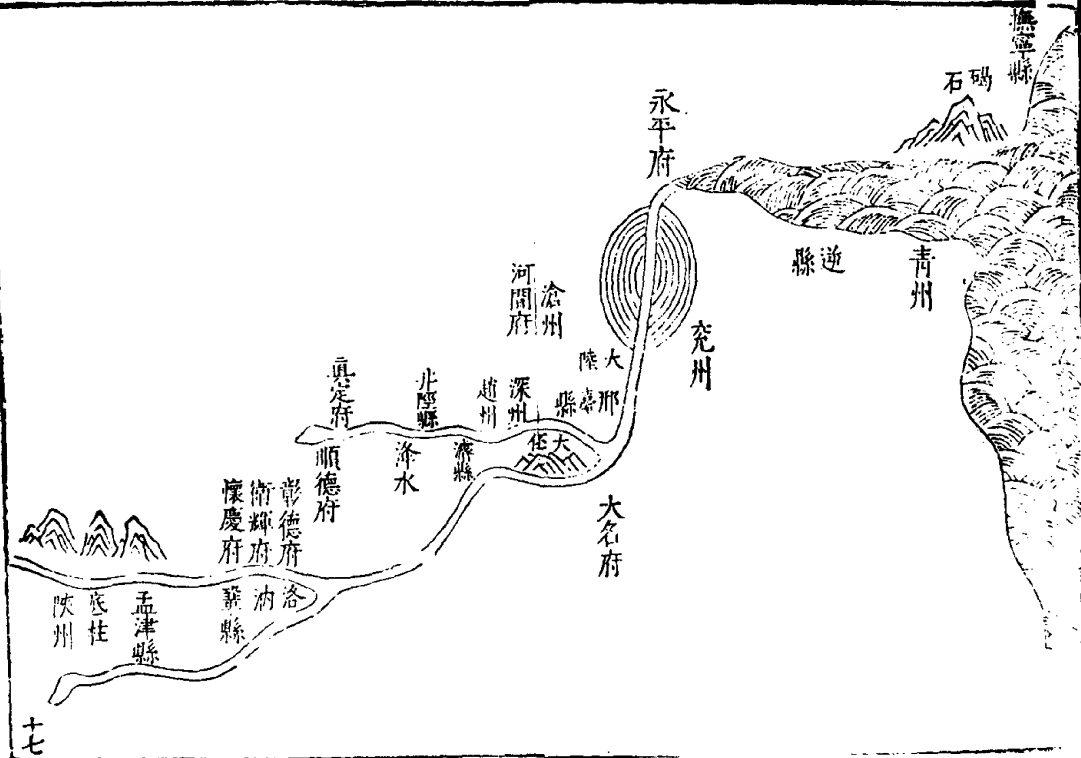


去

積

河

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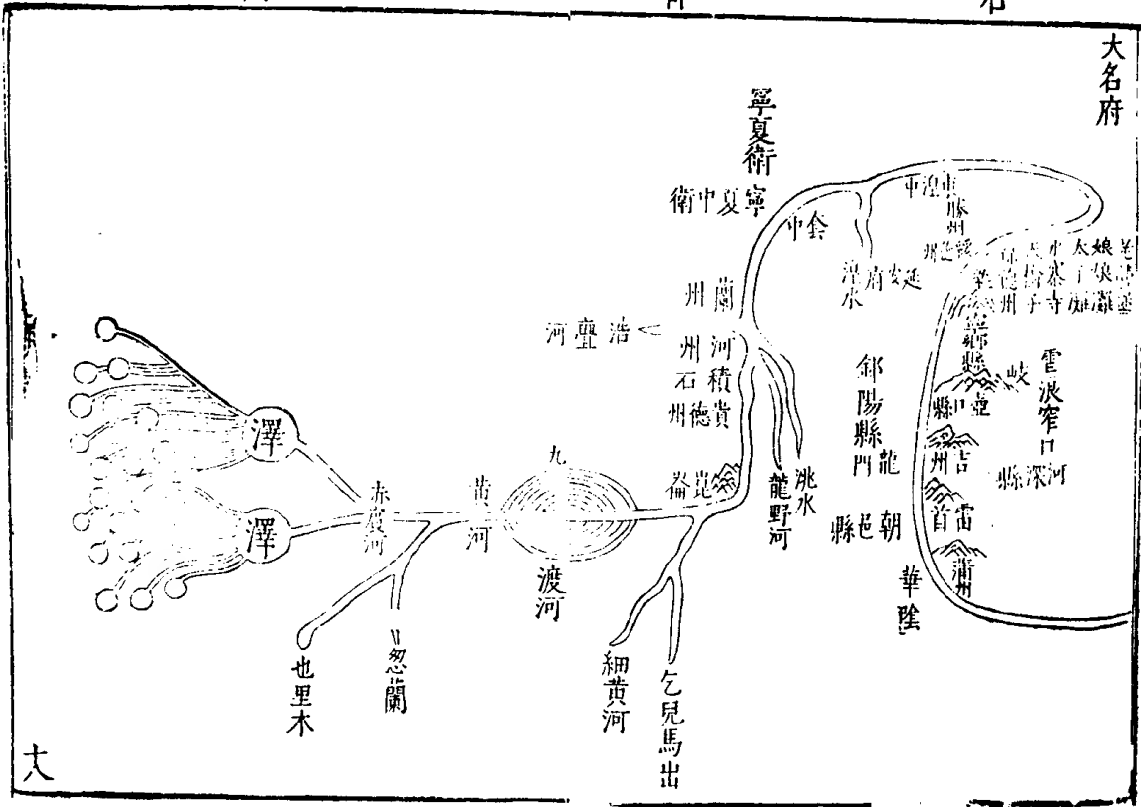
十七

圖

節

石

大名府



圖

漢

江

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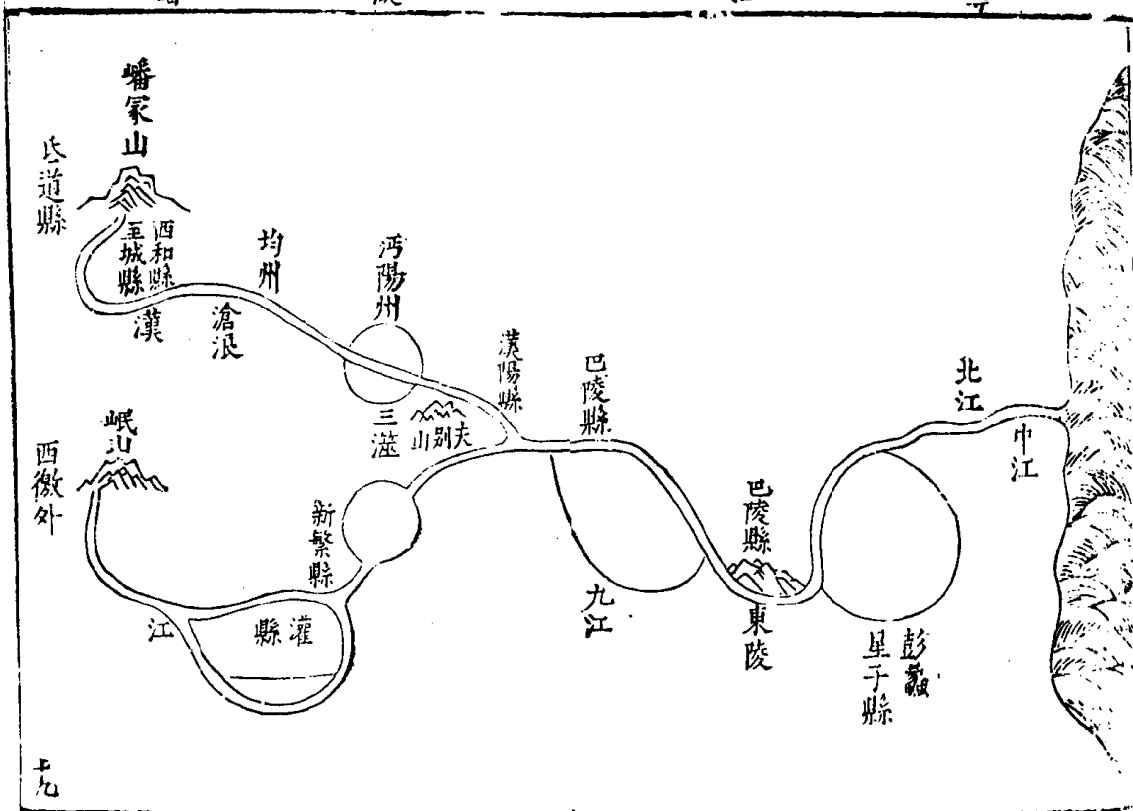


圖 水 沈 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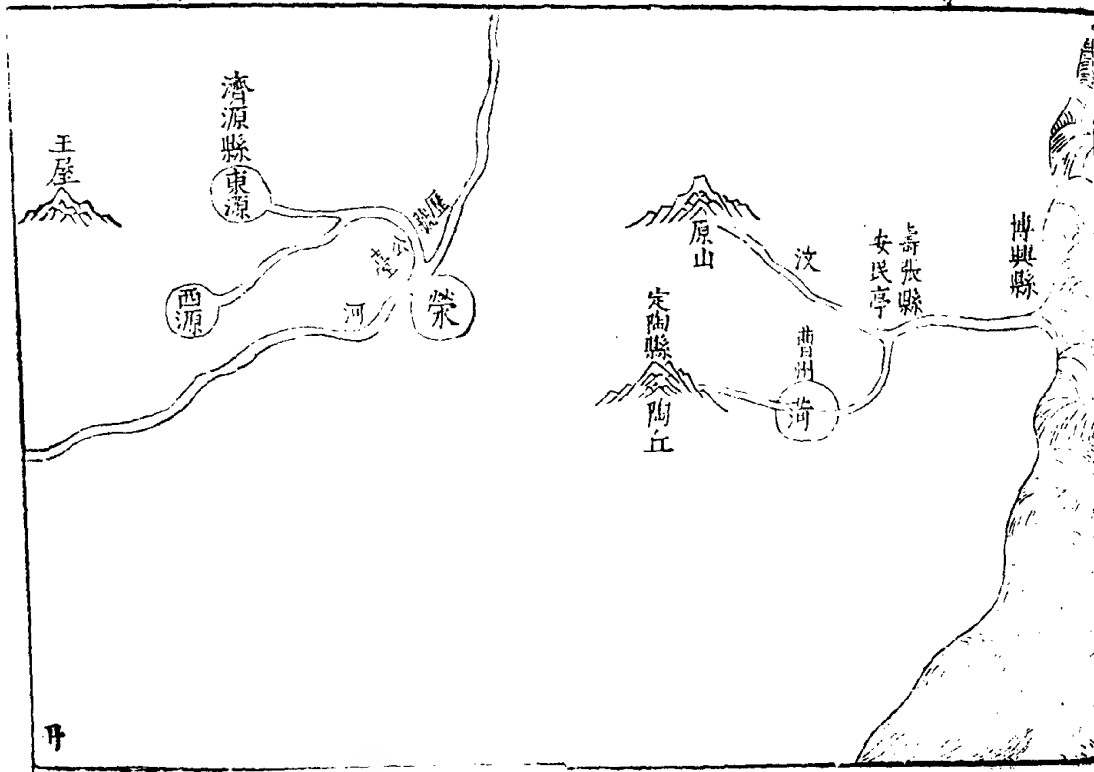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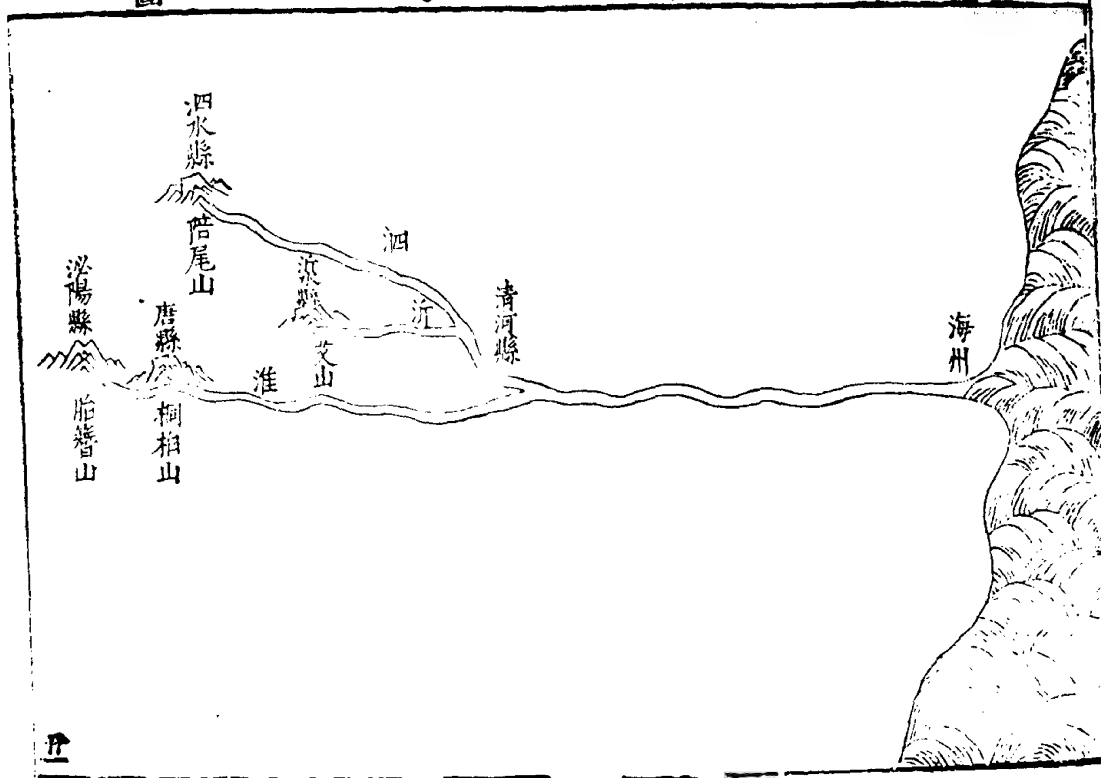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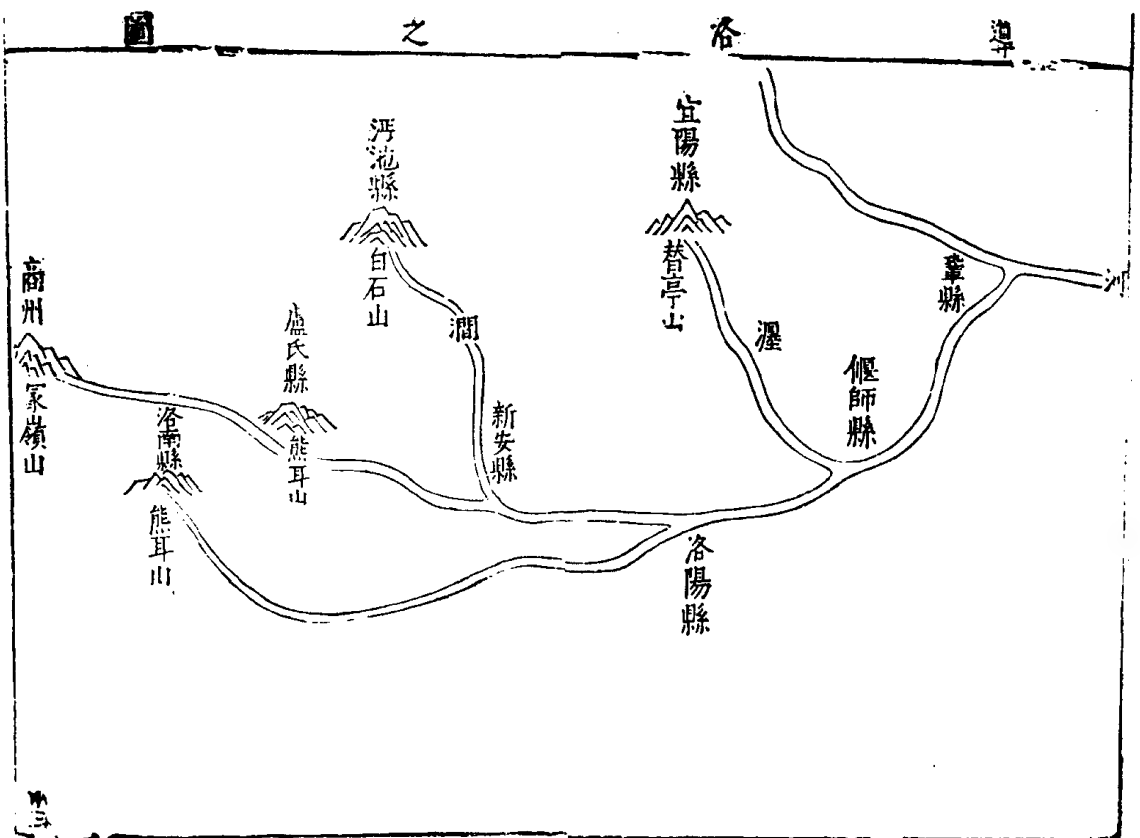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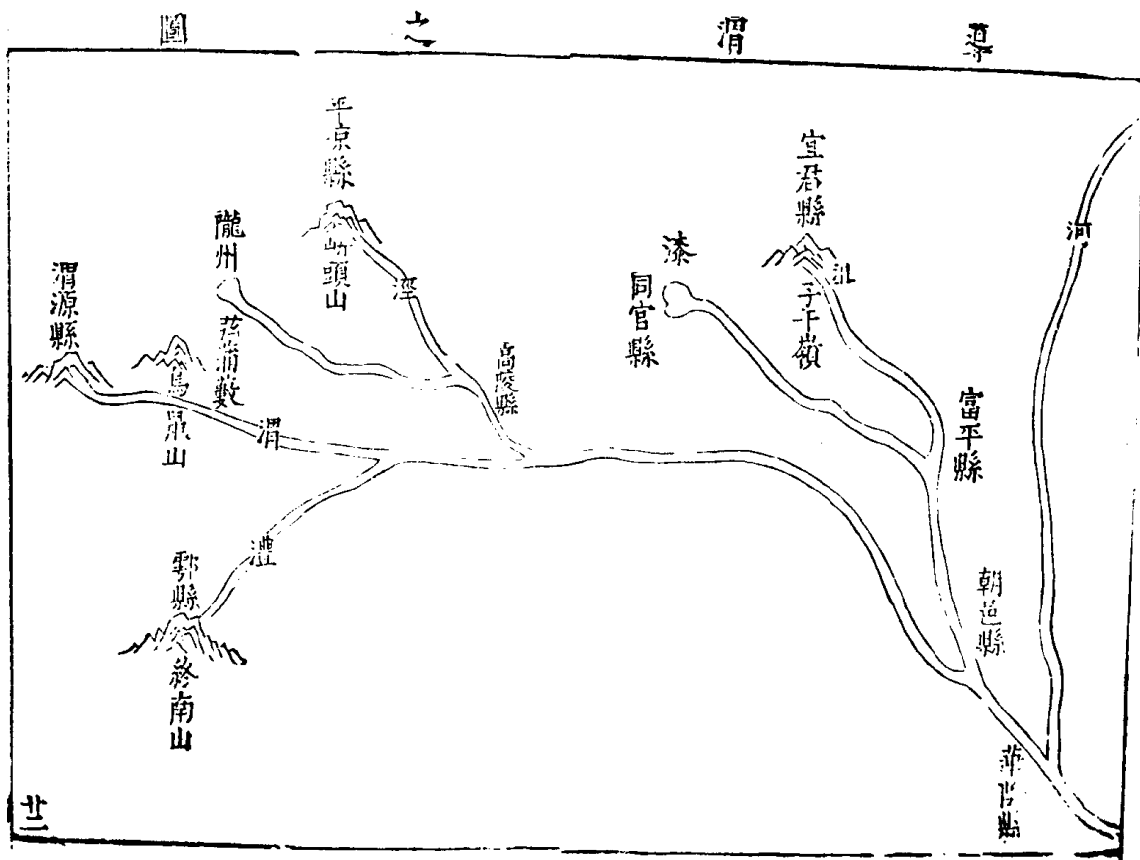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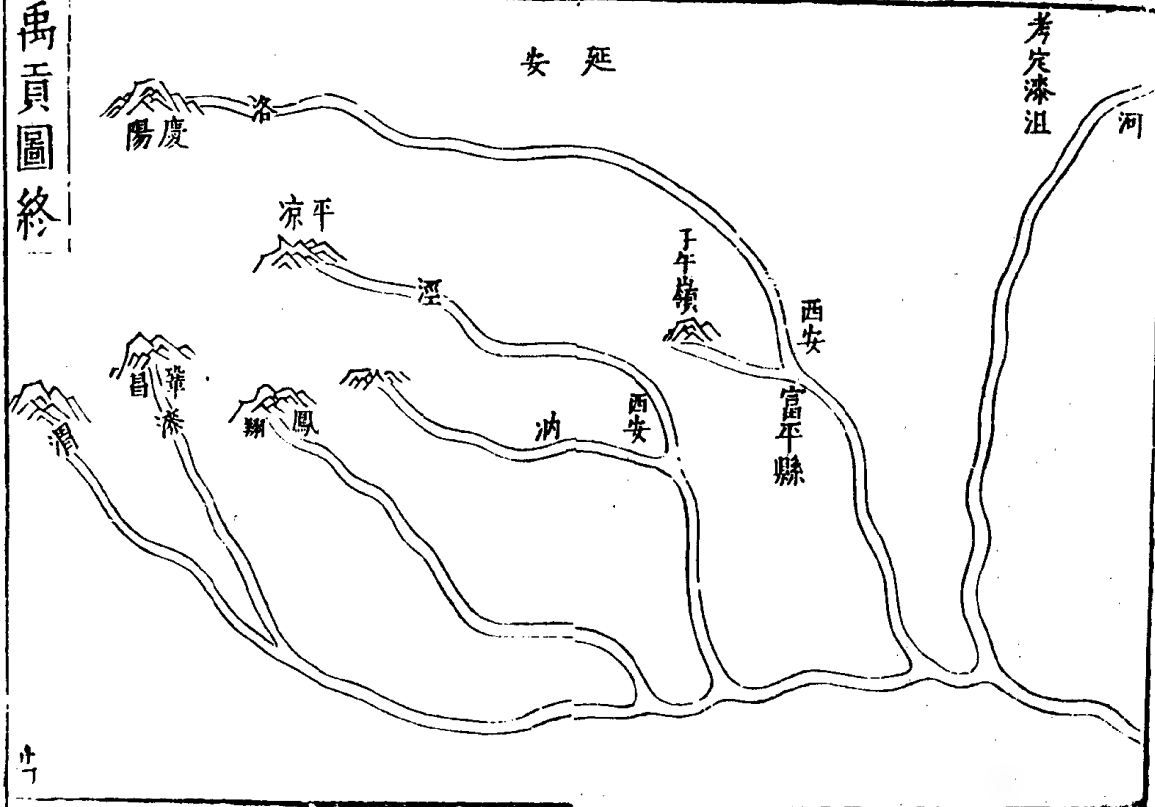
圖 之 淮





渭 汭 漆 沮 考 定 圖

禹貢圖終



尚書禹貢說

海鹽澹泉鄭曉著

孫心材輯 曾孫端允

端濟校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此史臣記大禹治水之要也分疆別野其來久矣洪水橫流不辨區域至是禹又分之經之爲九州孰卑治當先孰高治可緩緯之爲五服孰近治宜詳孰遠治宜略言五服者禹貢中有五服又卽益稷中之弼成五服也洪水橫流地之

禹貢圖說

一 三百九

平者無非水矣禹則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隨岍岐以至碣石隨西傾以至陪尾隨嶓冢以至大別隨岷山以至敷淺原孰爲塞水之源而當疏孰爲壅水之流而當導蓋林木阻隔不惟水勢難達抑亦人力難通也九州之境不可無別定其山之高者與其川之大者或取諸岳鎮或取諸海濱或定界于域中或標望于境外所謂主名山川以爲一州之綱紀也○舉舜敷治禹敷土敷于四海禹敷下土方四數字同是治意亦有分遣共治意解爲分別九

州未安商頌亦註敷爲治禹敷土三句非三事
首句總言禹之平治水土隨山川木是治水之
節目所謂益烈山澤而焚之冀高山大川是治
水之綱領卽下文導山導水此二者乃治水之
要古言

冀州

史臣記禹經理冀州也禹之治水先下而後高
冀州非下而先治者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
始在所當先也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言濟
河惟堯則知冀在堯之西言荆河惟豫則知冀

禹貢圖說

二 言于 渠水

在豫之北言黑水西河惟雍則知冀在雍之東
若書疆界于帝都之上等諸州矣今不言之所
以尊京師也以疆界而定帝都之域有限量矣
今不言之示王者無外也冀州帝都禹受命治
水在所當先蓋人主百官宗廟之所在自當先
治或曰急君親或曰三面距河水患尤劇皆與
註不合以今輿地考之冀州卽今山西之太原
平陽大同潞安四府汾澤沁遼四州所屬河南
之懷慶彰德衛輝三府所屬北直隸之順天順
德真定保定河間永平廣平七府大名府之滑

縣涿縣開州長垣縣宜府及今遼東鎮遼河之
西皆是故冀地最廣也

既載壺口

冀州之水莫大于河禹經始治壺口以殺河勢
爲開河道計也冀州天下所當先壺口又帝都
所當先導山嘗先岍岐矣然特相其便宜耳開
鑿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導河嘗先積石矣然特
邇其上流耳疏濬之功實自壺口始也八年于
外始于此時四載之乘始于此地也蓋壺口在
岐梁二山之南正河流北來南注之處也凡作
禹貢文字可用山川之名不可用郡縣之名郡
縣之名古今不同此時未有郡縣也

禹貢圖說

三 言于 渠水

治梁及岐

岐梁二山水所經其石崇竦壅遏爲甚河勢
旣殺方可施功故禹治之所以開河道焉壺口
是殺河勢岐梁是開河道二句上下相關蓋壺
口在南梁岐在北梁岐在上流壺口在下流梁
岐壅塞河水出孟門之上無處下手施功而壺
口在其下流先將壺口疏鑿寬廣下流旣通則
上流水勢自殺始可施功故曰殺河勢朱子曰

他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者視成功而言也豈
口梁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
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修太原濟汾水之源也修岳陽導汾水之流也
至字亦當發蓋太原在北岳陽在南中間非止
一山非止一地也上治三山以導河此修二地
以導汾既載三條創新功以治河因舊功以治
汾創新功者八年于外之勞自是而始因舊功
者九載弗成之績于是而終也

禹貢圖說

四言六 張五刊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記覃懷衡漳之成功也覃懷之地涑水出乎
其西淇水出乎其東衡漳之地清漳流于其北
濁漳流于其南今禹治之各底績焉蓋涑水淇
水由其道則覃懷之地底績此舉地以見水清
漳濁漳入于河則近衡漳之地底績此舉水以
見地底績云者水患去而平治之功成也河水
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注之地形京西爲橫
南北爲從河北流而漳東注是河從而漳橫也
厥土惟白壤

水土既平土宜可辨彼教民稼穡因地制貢皆
不可不先于辨土一辨其色一辨其性冀州之
土非青黎非黑赤其色則白素潔而不雜也冀
土之色豈皆白而白者多耳冀州之土非塗泥
非墳壚其性則壤柔軟而無塊也冀土之性豈
皆壤而壤者多耳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田賦可定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頭及
場圃園苑漆林之所出者賦也以九州品序而
等列之則爲第一等然地力有上下年分有不

禹貢圖說

五 張五刊

同雜出則爲第一等焉以言其田豫爲中上第
四等也冀之田豫爲下一等則爲中中充爲
中下第六等也冀之田視充爲上一等則爲第
五等焉賦上要見非盡出于田及地廣人工修
之意冀州賦無定法田有定品也大抵水既平
而後土得辨其宜土辨其宜而後田賦之品等
定餘州倣此錯在上者自下而升一等豫錯上
中是也錯在上上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歲入
多寡相較以爲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
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

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以通之然則雖夏之貢法亦未嘗不徹也而孟子以爲不善者雖問有通融未若商周之登耗與民同也

恒衛旣從大陸旣作

田賦旣定水土尚有未平者容可已乎恒衛水小而地遠不暇治也今水土悉平于是恒水導之使入滹水衛水導之使入滹沱大陸地平而近河卒難治也今水土皆治而後其地可耕可耘魚鱉之淵變而爲桑麻之區也按水小地遠爲害不深不暇先治地平近河水勢充斥卒難

禹貢圖說

六

張五刊
三五〇八

施功故成功于田賦之後水之小者順其道地之平者興其功

島夷皮服

此記島夷之貢海島獸所產也或熊羆狐狸以其皮造服而進之天府島夷只是冀州之邊人如青之萊夷徐之淮夷非外夷也冀無貢此島夷貢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此記其北方貢賦之道帝都之地東西南三面距河餘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達河則達帝都

矣其北方貢賦從何而來如上下之賦皮服之貢則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曲之間是夾右碣石入于河也入河則入帝都矣史臣于冀州北方貢賦之道必記其自海入河之處也島夷二條記北夷所貢之物著北方入貢之道

○碣石有二一在廣東南海口一在冀州北海口北碣石在海中如河中砥柱當河入海之衝鎖中國水口真天造也河旁地淪于海碣石遂去岸五百里其地今爲遼東西南小海其西卽

禹貢圖說

七

張五
三五〇九

冀河入海故道山海關至薊州豐潤一帶是也未有小海時遼東亦不屬兗者蓋須入山海關從永平薊州方至遼遠矣若屬青州片帆可達故唐虞時遼東今遼陽屬青遼西今廣寧屬冀自九河淪海而兗地甚狹

古言

今按冀州河水盤旋而繞其三面羣山拱抱而析爲數支禹之治水始于西北壺口岐梁之山遂至太原而南盡太岳之陽諸山皆列峙于大河之東與雍州隔境自此而又東則有覃懷之地衡漳之水蓋平曠之區而非山麓之阻大抵

與豫州對境若乃恒衛大陸又皆直在帝都之東境而與兗州接壤矣

濟河惟兗州

兗州濟水流其東南兗則據之兗之東南蓋不止于濟也然而外此無可書者矣河水經其西北兗則距之兗之西北蓋未至于河也然而此內無可紀者矣註言至者正至其處據者過其處距者不及其處蓋禹奠高山大川以紀綱一州或未盡其境而境內有大山川或已出其境而境外有大山川正盡其境之地却無大山川

禹貢圖說

八

張五

可表故雖過與不及亦表之以爲州境所謂東南者只是東南一隅非是東邊南邊西北倣此此是二至非四至也註云七州皆言二至是也至據本漢儒之註宋儒述之耳今山東東昌府濟南府所屬齊河禹城臨邑長清肥城青城陵縣泰安州新泰萊蕪德州德平原武定陽信海豐樂陵商河濱州利津霑化清寧兗州府所屬陽穀東阿平陰東平汶上壽張直隸大名府所屬元城大名南樂清豐內黃開州長垣東明魏縣河南開封府所屬延津封丘原武陽武胙

城古黃河故道雖在開長之南亦非禹時故道矣其在山東亦如之

九河既道

此治河也洪水之患惟河爲甚兗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禹則當其北向所經之地大陸而下逆河而上將入海而未入海之處分之爲九以殺其勢支派旣安行于外正流亦順道于中矣此處河流下趨海潮上壅勢必激盪須分爲九河在滄州之北平州之南今永平府撫寧縣西有碣石山去海三十里遠望穹隆如塚中有石特起如柱在海東南之隅與諸家所載碣石狀甚相合以故知九河之地在滄平間九河非有他水止將一河分爲九派以殺河勢耳

禹貢圖說

九

張五

雷夏既澤

此志濟也兗州之水莫大于河其次莫大于濟濟水未治橫流漫決而入于雷夏澤澤不能受則泛濫奔潰不知何爲雷夏而澤失其爲澤矣禹旣疏導而濟水治則雷夏始得爲澤此重濟水澤在濟水之南不可以諸書證蓋雷夏與濟在二處與大野不同不言旣者而言旣澤意自

別也

灘沮會同

上治河濟之正流此治河濟之支流也夫九河既道河之正流治矣灘者河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沮水焉雷夏既澤濟之正流治矣沮者濟所出也禹既治之于是會同于灘焉三句以河濟爲說上二句正流下一句支流或云水之分水之止水之合皆得其治亦通濟河四條表河濟以別其境治河濟以除其患也汲音汴非汴水也豫別有汴水許慎曰河灘在宋名

禹貢圖說

十

張五列
三卷五

汲灘非汴也

○沱潛灘沮乃江漢河濟支流充多灘豫多沮梁多沱荆多潛

古言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水患既治地土斯平蠶性惡濕向當懷襄之際土雖宜桑豈能既蠶今水既治則樹藝作而蠶桑成絲帛之利興矣民依于土向常滔漫之時民依丘陵豈能宅土今水既治則下丘陵而居平地鷄鳴犬吠間閭相望矣二句雨平不相連帶既蠶重民利興不重物產遂言民利興民居

奠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辨兗州之土其色淄黑其性墳起草則繇而茂盛木則條而長達上宜桑之土下一州之土六條還截到會同爲是桑土宅土黑墳繇條皆本于水治來或截到宅土以上爲水土平然後土宜辨未安桑土二條地利興而民得其所土宜辨而物遂其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禹貢圖說

十一

三言十

張承祖

土宜既辨由是以其田而言之中品之下第六等以其賦而言之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充賦下下爲第九等最薄其賦正也然不惟等之下抑且入之緩蓋充當河下流之衝被害尤劇水患雖平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納賦同于他州作治是耕耘樹藝以人事言生聚以十年而復以天時言氣化以一紀而周矣今猶緩之至十又三年而後取之聖人雖爲足國之計豈忘足民之心哉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以言其貢充地宜漆厥木惟條而漆生矣則貢

之荒地宜桑桑土既蠶而絲成矣則貢之若夫假杼機勞經緯而有織文則承筐是將焉貢所產之物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薄所取而入之緩下獻所有而謹其精也既薄而又緩見愛民之仁既貢而又筐見敬君之義

浮于濟漂達于河

貢賦定矣何自而來漂水通于濟自濟入漂自漂入河舊作二道者非是蓋濟自河南滎澤縣伏于地中歷鄭州中牟祥符陳留杞縣歸德北抵山東至定陶方出去河數百里方能達河浮

禹貢圖說

十三 青七 張承祖

于濟漂正與浮于淮泗同例由二小水而達于一大水也陳氏曰因水入水曰達厥賦至此貢賦之入有常制貢賦之來有常道

今按兗州濟水見其東南河流注其西北地最卑下治之宜急河自大陸而北播爲九河九河道則經流支流朝宗于海矣濟自城陽而西匯爲雷夏雷夏澤則上流下流蓄洩有方矣河之南澗水出焉濟之北沮水出焉今亦異流而同歸也

海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大海環于東北青之東北則至于海焉岱山峙其西南青之西南則距于岱焉今山東青萊登三府濟南所屬歷城章丘鄒平淄川長山新城濟東濟陽及遼東之遼水以東遼陽一路是也

嵎夷既略

嵎夷東表之地可以興樹藝而爲之封也可以立溝塗而爲之畛也青州之土平矣封是樹藝興畛是溝塗立不可遽以廬舍之類講

濰淄其道

禹貢圖說

十三 朱明三

出箕谷者濰水也出原山者淄水也濰水則北入于海淄水則東入于濟青州之水平矣合上句地與新功水循故道也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之土其色白其性墳海濱之地廣漠而斥鹵鹹地可煮而爲鹽者也上辨一州之土下辨一方之土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其田上品之下第三等也賦中品之上第四等也田有定則賦有定等也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麋絲

青州之貢有鹽以爲食用者有絺以爲服用者海物非一種今皆貢之則祭祀賓客之用服食器用有所資矣絲枲鉛松怪石岱谷所出爲最美制之爲貢絲枲衣服之用鉛松怪石器物之用豈責有于無哉萊夷以畜牧爲生今水患悉平其地可以牧放而遂其生萊夷所產者有山桑之絲最爲堅韌則盛之以筐而貢以爲琴瑟之弦是豈取盈于寡哉海物非一種不可指出

禹貢圖說

十四

本朝三書

物件講厥貢至怪石上不詳其地下必詳其地也海物至怪石出于水者無定品出于山者有定品也二條田賦獨成于內者定其等土賦兼及于外者定其制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其品定下之所貢者其品殊三條聖人辨青州之土故有以定田賦而定土賦也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入濟貢賦之來則由汶而達于濟焉達于濟則達于河達于河達于都矣青州貢賦之道因小水而入于大水也

今按青州直據東表乃形勝富強之地史謂秦得百二齊得十二齊卽青州也青之西南雖距岱而無羣山之險故嵎夷略而瑯琊左右皆樂土東北雖至海而非橫流之衝故濰淄道而濟汶上下皆安流青視他州施功爲甚易而成功爲甚速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青州之域海與岱也揚州之域淮與海也徐州之域東有海東則至于海焉北有岱北則至于岱焉南有淮南則至于淮矣爾雅濟東曰徐州

禹貢圖說

十五

張五列

者商無青并青于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于青也今南直隸徐州所屬淮安府海邳州所屬及桃源沐陽清河安東山東之青州府所屬莒州沂水日照安丘諸成蒙陰兗州府所屬金鄉魚臺城武單縣濟寧州嘉祥鉅野鄆城曹州南境曹縣定陶揚徐二州當以淮爲界淮北爲徐淮南爲揚註云止言淮海四句恐未必然蓋既有嫌于淮海岱何不曰淮岱惟徐州乎此史臣書法終不可曉

淮沂其又

出于胎簪山者淮也徐之川莫大于淮淮又而入海則自泗而下凡爲川者可知也出于艾山者沂也徐之浸莫大于沂沂又而入泗則自沐而下凡爲浸者可知也上境之嫌于二州者辨之明此水之大于一州者治之先也泉源注于海曰川可爲陂障以灌漑者曰浸

蒙羽其藝

由是蒙山徐山之高者也羽山徐山之卑者也淮沂未治何有于其藝今則蒙羽之山載耕載耘而種植之功可施矣王氏曰先淮後沂先大

禹貢圖說

十一

張五刊
三九十三

而後小也先蒙後羽先高而後下也蓋沂非不大羽非不高比于淮蒙則卑小耳雖曰相因皆有功夫大抵禹貢書法費䟽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

大野既緒

大野之澤濟水之所絕也濟水未治泛濫彌漫大野不得而緒矣今濟水既治由是上源之來是澤有以受之下流之去是澤有以泄之始得而緒矣

東原底平

由是東原之地地之平者水所趨也大野未緒東原不得而平矣今大野既緒于是東原之地

皆底于平無復泛濫之患也二條兩平不相因大野東原所以志濟蓋大野濟之絕東原濟之經向也濟水未治大野不得而緒東原不得而平今濟水既治故大野緒而東原平水之受濟者得其治地之近濟者得其治也四條王氏曰淮沂又而後蒙羽藝大野緒而後東原平事之相因也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東原地之平者流水治而地之

禹貢圖說

十二

張五刊
三九十四

高者其利興止水治而地之平者其害除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徐州之土其色赤也其性黏膩而墳起也言其草木進長而不已也叢生而積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以言其田以他州較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以言其賦以徐州比之中品之中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繄

以其貢而言之徐州之土惟赤而五色之土亦

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建大社則用以爲壇壝東
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四方之中壘以黃
土也建諸侯則用以爲土封東青土南赤土西
白土北驪土苴以白茅羽山之谷有五色之雉
其羽可爲旌旄及車服器用之飾嶧山之陽有
特生之桐其材可爲琴瑟之用泗水之旁石露
水濱若浮于水然可琢磨以爲磬夏翟也孤桐
也浮磬也皆制以爲貢也然惟取之羽畎澤陽
泗濱耳蠙珠暨魚淮夷所產也則貢之以爲服
飾之用祭祀之需不特珠魚也有玄焉以之爲

禹貢圖說

十八

張五刊
三才

袞所以祭也以之爲端所以齊也以之爲冠以
爲首服也有織焉黑經白緯以爲禪服有縞焉
白經白緯以爲祥服玄也織也縞也則盛之以
筐而貢焉玄織縞斷指淮夷觀傳中曰青徐揚
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筐明矣一節中國隨所產
而致其貢外夷貢所產而謹其精厥貢五句徐
州之貢有不詳其地者有必詳其地者羽畎曰
句徐州中外之貢必隨其地而貢其良也隨其
地則不敢貢有于無貢其良則不徒泛取其有
浮于淮泗達于河

此是二道貢賦之來各從其便灘是西路沛是
東路不然則灘便入沛矣河之支流爲汭汭流
爲灘灘入泗泗入淮貢道逆流而上由淮入泗
由泗入灘由灘入汭由汭則達河矣又沛水因
灘沮而通于河至大野而合泗則由淮入泗由
泗入沛自沛亦可通河矣史臣于徐州貢道必
識其所經而及其所入也

今按徐州在青兗揚豫之中中原一都會也言
其山川淮沂經于其前蒙羽亘于其後淮沂又
而後蒙羽藝事之相因也言其原澤大野匯乎

禹貢圖說

十九

三才

其左東原據乎其右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
之相因也若乃徐之貢道蓋汭爲灘水而入泗
沛合泗水而入淮故徐州貢賦之來既浮于淮
而至于泗自泗而達河有二道焉泗之西流邇
灘可以達河泗之上源由沛可以達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北至于淮東南至于海今南直隸江南應
天鎮江蘇常松江池徽寧國太平九府廣德州
江北安慶廬州鳳陽三府和滁二州淮安府所
屬山陽鹽城浙江浙東浙西十一府江西南昌

饒州廣信臨江吉安瑞州袁州贛州南安建昌
撫州十一府及南康九江府北境

彭蠡既豬

彭蠡澤之大者禹既疏導由是衆流之來有所
鍾下流之去有所泄始得而豬也

陽鳥攸居

鴈永泮北徂木落南翔隨陽往來故曰陽鳥彭
蠡未治陽鳥安得攸居今彭蠡既豬陽鳥飲啄
乎州渚之間濱涯之上也獨于彭蠡言之者陽
鳥之所宜止水得其治動物遂其生也

禹貢圖說

二十

三江既入

松江下七十里分流趨于東北者爲婁江趨于
東南者爲東江并松江爲三江也今禹濬導皆
入于海焉

○傳三江者以婁松東江當之恐非謂之江必
源泉所注積爲巨川衍爲長流者今吳地三江
直畎澮之大者豈足爲江三江與九江九河意
同蘇說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岷豕之江爲北江
豫章之江爲南江卽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
中江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爲南江矣

蔡氏力辨其非豈知江流變遷安得據今之江
流而非古書也况江漢合流同匯于彭蠡既匯
而東合而復分至海口而復合入海猶同爲逆
河入海之若以蘇說爲非今之江流則今之江
流亦非書之北江中江矣安得遽以書之中江
北江爲誤而以今之江流爲足據耶註疏言三
江入震澤又引韋昭說錢塘江亦三江中謬甚
古言

震澤底定

震澤之水多震盪而難定三江未入何有于底

禹貢圖說

二十一

孫承澤

定今三江既入于是陂障益堅隄防已固底于
定而不震也震澤卽太湖縱橫二百八十三里
三萬六千頃跨蘇州府吳縣常州府武進無錫
宜興三縣浙江湖州府烏程長興二縣
篠簜旣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

衆水治矣由是箭竹曰篠大竹曰簜皆布生矣
草則少長木則長高矣

厥土惟塗泥

以其土而言之地勢卑下水泉淖濕土皆塗泥
非黃白之美色壤墳之美性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以言其田較之他州下品之下爲第九等以土性惡也以言其賦下品之上爲第七等雜出則中品之下爲第六等自下品而入中品非上錯乎此由地利廣而人工修故田有定等而賦無定品也田賦三品上中下三品中又分九等上上上中上下爲上品中上中中下爲中品下上下中下下爲下品如豫州雖升一等仍在上品之中梁州雖三錯仍在下品之中揚賦第七錯爲第六雖止升一等然下土與中下異品故

禹貢圖說

三

變文言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

以其貢而言之有三品之金可以充國用有瑤琨石之似玉者可以爲禮器有篠簜可以爲矢之箭有簠可以爲樂之管亦可以爲符節象有齒犀兕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獸有毛可以爲旌旄有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皆制之爲貢也島夷所產有葛越木綿之屬服用也則制之以爲貢而織爲五色之貝文者則盛之于篚以

貢焉以上常貢之物也若夫小曰橘大曰柚則

包之以致其敬供祭祀燕賓客則錫命而始貢非命不得貢此待命之貢也厥貢至織貝器用貢于中國者異其品服用貢于外夷者謹其精瑤琨至羽毛中于文事武備者也厥篚二句服用致謹者爲常貢食用致謹者非常貢以厥篚厥包立意厥包一句包見下敬君之義錫見上愛民之仁土性惡而田爲最下賦稍高而貢爲獨厚揚以田低而賦高者人功修也土惡而貢美者地利善也此與底慎財賦四句固合然終

禹貢圖說

三

不好蓋厥土兼谷土庶土二節一則谷土定田賦一則庶土定土賦也要見田賦止于中國而土賦及于四夷厥賦至錫貢賦有常則而亦有非常之則貢有常制而亦有非常之制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貢賦之道必順流而下斯逆流而上也江自靜海入海淮自淮浦入海皆通于海故貢道由江順流而入海由海入于淮泗則逆流也達河見徐州厥賦至此貢賦之物有常變貢賦之道有順逆也

今按地勢山起于西北澤瀝于東南東南地卑萬水所輳揚州是也彭蠡在揚州西南合江南江東江西諸水以爲澤彭蠡豬者上流可受下流可洩無復泛溢之患而隨陽之鳥因得以遂其性三江在揚州東南分東江松江婁江諸水以爲名三江入者析流于上順流于下同歸溟渤之區而震澤之水因得以安其所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荊州北有荊山荊則北距荊山雖未至于荊山也此內無可書者矣南有衡山荊則南盡衡山

禹貢圖說

主四

三

之南雖不止于衡山也此外無可紀者矣今湖廣武昌漢陽荊州岳州四府襄陽宜城南漳房三縣德安黃州辰州永州長沙寶慶衡州常德承天九府靖州郴州永順保靖二宣慰司施州衛所屬大田軍民千戶所散毛宣慰司所屬江西九江南康西境四川夔州府巫山大昌大寧縣

江漢朝宗于海

荊州之水莫大于江漢出于岷山者江也至東陵而會于漢出于嶓冢者漢也至大別而會于

江雖曰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雖未覲王而其心已懸于王也江漢不可分講重合流意江漢一州之六水下文皆所以志江漢也此題只講水略將諸侯朝天子講一二句史臣于荊州合流之水必狀其趨海之勢也

九江孔殷

北江漢所經之水也沅漸元辰叙酉澧資湘水合于洞庭者九江也向也江漢不得其治九江

禹貢圖說

主五

四

安得其殷乎今江漢既治而九江水道各安其流甚得其正也九江不可分講只是一洞庭孔殷由于江漢朝宗江漢至此惟合流之水勢有所歸則經流之水道得其正九江在今湖廣岳州府巴陵縣非今江西九江府

沱潛既道

此江漢所出之水也江之別流曰沱漢之別流曰潛江漢未治安得既道乎今沱潛之水各順其道亦由于江漢朝宗

雲土夢作乂

此江漢所近之地也江北有雲今江漢既治雲之地卑水落爲後雖未可耕治而土已見矣江南有夢夢之地高水落爲先已可耕治不特土見而已雲跨江北夢跨江南註云楚子出于江南之夢可見此亦由于江漢朝宗四節雖相因然皆有功夫此條地之卑者其害除地之高者其利興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其土則塗泥其田下品之中爲第八等以土性惡也其賦上品之下爲第三等以地濶而人工

禹貢圖說

十六

卷之三

脩也田賦相去五等矣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杞榘栝柏礪砥礪丹惟箇籛栝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荊州之貢有羽毛焉可以爲旌旄有齒革焉可以成車甲有金銀銅三品之金焉可以充國用有杞木之弓榘焉可以供武備有栝有柏焉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有石之粗者曰礪焉有石之細者曰砥焉可以爲磨礪之用有石磐焉可以爲矢鏃之用有丹砂焉可爲彩色之用皆制以

爲貢也有竹之堅者曰箇籛有木曰栝皆可以爲矢也此三邦之所產則令擇其有名者而貢焉菁茅有刺一茅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乃禮神之物也包而又匣之以供焉致敬也玄纁璣組皆服飾之用則盛之于篚而貢焉致謹也若夫九江所產有大龜者歲滿千齡尺有二寸可以兆天命之吉凶決人事之趨避非常有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焉杞榘是成榘而貢也此一節在璣組截土產之物爲常貢偶得之物非常貢不曰三邦箇籛栝而曰箇籛

禹貢圖說

十七

卷之三

栝三邦所以別菁茅等物非三邦之貢也羽毛至若丹泛指其地而貢者惟箇至厥名專指其地而貢者惟箇二句物之充矢用者必專指其地而貢其良也三邦不責有于無厥名不泛取其有惟箇三句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貢賦由江而入沱由沱而入潛由潛而入于漢漢洛不通故必舍舟而陸逾于洛由洛而至于南河達河則達帝都矣此謂河爲南河指冀州而言也荊州至冀州中間還隔豫州史臣記荆

州之貢道必兼水陸而後至也禹貢之記貢道者如記二水曰浮于淮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入泗也此荊州近于漢者則徑浮于漢不必自江而入漢也沱自華容縣出于江入于沔沔即漢也由江入沱由沱入漢一路也潛自漢出至潛江縣入于江由江入潛由潛入漢一也

今按荊州之境跨湖南北而江漢經于其中蓋江漢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勢今禹治之江過東陵而北合于漢漢至大別而南入于江滔滔乎奔趨于

禹貢圖說

三六

三五五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荊州峙其西南豫則西南至于荆山大河環于其北豫則北距于大河今河南開封府祥符陳留杞通許太康尉氏洧川鄆陵扶溝中牟蘭陽及六州所屬河南南陽汝寧三府湖廣襄陽均州鄖縣上津竹山光化棗陽穀城山東曹州西南地及定陶縣似當屬豫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水有伊焉出于熊耳山者也出于冢嶺山者非洛水乎有瀍焉出于替亭山者也出于白石山者非澗水乎是四水也始雖異其派終則合而一同入于大河焉三水入洛而洛水入河但四水勢均故云會同而入河

滎波既豬

有滎焉濟所出也濟水未治滎澤安得而豬今濟既治于是濟之來有以鍾之濟之去有以泄之而滎豬矣有波焉洛所出也洛水未治波澤安得而豬洛水既治于是洛之來有以受之洛之去有以洩之而波豬矣合上節流水有所歸止水復其舊滎所以志濟波所以志洛與上不

禹貢圖說

三九

三六七

相蒙

導滎澤被孟豬

滎澤濟水所經之水也洪水橫流滎澤不得爲澤矣今則陂障益堅焉孟豬蓄而復流之水也洪水無涯孟豬不得爲豬矣今則隄防益固焉澤與豬不同澤是水之聚豬是蓄而復流導意自是導滎澤導孟豬非重濟也曾氏說被字非

合上節史臣記豫州之澤有自其成功而言者
有本其用功而言者三合四水之流者有所歸
四水之止者得其治各有所治而不相因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以其土而言之其性則柔而無塊也下土則墳
起而疏也色雜而難定故不言也顧氏曰高地
則壤下地則壚此止言土之性無色顏註添一
玄字是言其色也不可因此其土之不同辨
其性之不同也伊洛至此四合水之流止者得
其治地之高下者辨其性也

禹貢圖說

三

卷三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以其田而言之則中品之上第四等也以其賦
而言之上品之中第二等也雜出則第一等錯
字在上者高一等在下者低一等觀冀州及此
可見皆在本品之中若出本品則變文如揚州
也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以其貢而言之有漆焉器用也有枲焉有絺焉
有紵焉服用也織爲禪服之川纊爲服用則盛
之于篚而貢焉若夫治磬之錯非所常用之物

故不爲常貢必待常用之時而錫命使貢豫州
之貢有所常入者有非常入者厥貢二句貢所
產之物謹所貢之精也厥賦至此上之所取者

常暫異其制下之所供者常暫異其物厥田至
此田有定等而物之出于田者無定制貢有定
品而物之非常貢者無定期也林氏曰周官載
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
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
者可知矣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

禹貢圖說

三

卷三

柚言包則于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
錯則與厥篚之文嫌于相屬故言錫貢在先立
言之法也

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西境必
浮于洛而後達于河也

今按豫州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淮然皆
不能爲患于豫故禹之治豫首于伊洛瀍澗蓋
伊水南流而入于洛洛水東流而合于伊瀍澗
西北而入于洛洛水東北而合于澗瀍三水各

入于洛而四水共入于河也自此而東有滎波焉蓋濟水溢而爲滎洛水浸而爲波既諸古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也自此而又東有荷澤孟豬焉蓋濟水經于荷澤荷流衍于孟豬曰導曰被者衆流有所聚餘波有所歸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太華峙其東梁州之東則距于華陽雖曰未至于華陽也此內無可書者矣黑水流其西梁州之西則據乎黑水雖曰不止于黑水也此外無可紀者矣華陽是陝西商洛湖廣襄陽府

禹貢圖說

卷二

三

西屬四川夔州府所屬巫山大昌大寧之地黑水是疊溪黑水自梁北境至安縣入江與導黑水之黑水似無干志者止見黑水流南至西極今四川成都重慶順慶保寧叙州馬湖六府潼川州眉州嘉定州瀘州雅州夔州府所屬奉節雲陽萬縣開縣達縣新寧梁山建始陝西鞏昌府成縣西和秦州漢中府金州所屬及沔縣芒部軍民府龍川宜撫司平茶洞長官司疊後軍民千戶所湖廣施州軍民指揮司西境其烏蒙等處原不係域中者不載

○韓苑洛先生言雍梁二州黑水是兩黑水不相通蓋渠渠先生言本一黑水爲雍梁二州之界觀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一黑水爲是

岷嶓既藝

此志江漢之源也岷山江水之源也嶓冢山漢水之源也向也江漢之源壅遏而不通湯湯之水包其四面矣何有于既藝乎今禹既加濬導之功泉源既滌水去無滯岷山之地可耕而可耘也江之源治矣嶓冢之地可及而可杵也漢

禹貢圖說

卷二

三

之源治矣此重江漢非重岷嶓也

沱潛既道

此志江漢之流也沱潛乃江漢之別流向也泛濫何有于既道乎今禹功既加于是沱順其道北入于江江之流治矣潛安其道南入于漢漢之流治矣重江漢非重沱潛導沱潛意亦不可缺合上節大禹經理江漢也上源既興其利下流亦得其平

蔡蒙旅平

此志沫水也蔡蒙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脉

漂疾何固泛濫橫流矣禹功既施而沫水順其道于是二山得平而可祭告成事報神賜祈鴻休焉

和夷底績

此志和夷之水也和夷二地近和夷之水者也禹功既加和夷二水治止是底績矣蔡蒙二合高地可告成功平地已致成功岷嶓四節各有所志而非相因上二節水之源流平下二節地之高下治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禹貢圖說

圭南

卷五刊

以土言之其色青而黎不言性性不一也以田言之下品之上第七等以賦言之下品之中第八等也或雜出其上第七等或雜出其下第九等三錯者時錯第七則降揚于下中而梁下上時錯第九則升兗于下中而梁下下通本等第八為三故曰三錯

厥貢璆銀鏤鎔磬熊羆狐狸織皮

以其貢而言之有玉磬焉供樂用也有柔鐵焉非供器用乎有白金焉供國用也有剛鐵焉非供器用乎石磐則供矢用者也石簫則供樂用

者也皆制以為貢焉梁州山林為多獸之所走熊羆狐狸四獸其毳織之可以為罽其皮製之可以為裘供服用也皆制以為貢焉銀鎔解見前璆即鳴球也璆鐵銀鏤鎔磬器用之需也熊羆狐狸織皮服用之需也銀一物國用器用皆賴之以器用統之似未盡厥賦至此取地力而異其等供地利而有其制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賦何自而來乎彼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而入于潛潛出于沔沔水接于褒故貢道于西

禹貢圖說

圭五

卷一三

傾之山因桓水而來由桓而浮于潛由潛而達于沔由沔而達于褒褒不與斜川通故舍舟而陸焉若夫斜之水入于渭渭之水入于河也故貢道由斜川而達于渭由渭而亂于河焉達河則達帝都矣史臣于梁州之貢道必詳其所自所經所至也熊羆至是來葉氏曰四獸織皮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據此則桓水自臨洮府南流過嶓冢之西入梁州境東流入潛貢道不自西傾自桓而來言西傾志桓水之源耳梁州貢道傳用蘇氏之說謂褒水不通于斜

川故陸于郡縣入斜川至武功入渭絕河而渡
卽蒲州舜都也

○厥貢惟璆至是來當作一節浮于潛四句是
一節梁州是今四川兼有陝西漢中金沔鞏昌
西和成縣秦州湖廣施州等地若貢物俱從西
傾而來是東南至西北登州矣西傾因桓是來
止言織皮出處與所由來也潛亦非一梁州三
十六江皆是隨處登舟都到沔車行入渭又舟
行也西傾在今臨洮府一云洮卽桓古言

今按梁州山莫大于岷嶓岷嶓藝而江漢之上

禹貢圖說

主末

卷二

三

源治矣水莫聚于沱潛沱潛道而江漢之下流
治矣蓋岷峙于南而嶓峙于北沱出于左而潛
出于右也蔡蒙山莫險焉和夷地莫遠焉皆僻
在梁州之西南矣若乃梁之貢道視他州爲遠
且難蓋自梁而翼限于雍州自南而北阻于河
水西傾在雍之西南而寔跨梁之西北也桓水
于西傾而經于梁州故曰西傾因桓是來也桓
之東有潛水潛與桓相通也故曰浮于潛潛之
北有沔水沔與潛相阻也故曰逾于沔沔之北
有渭水渭沔不相通故又必歷棗斜之間而後

入于渭至渭則可以達河矣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黑水流其西雍之西境則據之雖不
止于黑水此外無可書者矣西河環其東雍之
東則距之雖未至于西河此內無可紀者矣東
距西河者今陝西西安府同州朝邑縣及臨河
諸縣是也據蔡傳及職方豫州其山鎮曰華山
則西安府東境華陰華州當屬豫而臨河諸邑
皆當爲冀州地一統志俱作雍州豈別有據乎
雍州之域陝西西安延安慶陽平涼鳳翔臨洮

禹貢圖說

主七

三

六府鞏昌府所屬隴西安定會寧通渭漳縣寧
遠伏羌階州徽州兩當漢中府所屬南鄭褒城
城固洋縣西鄉鳳縣略陽陝西行都司所屬甘
肅一鎮及岷州洮州二衛文縣千戶所古沙州
據岷嶓既藝則鞏昌府大半當屬梁州據西傾
因桓是來則臨洮府州縣亦當有屬梁者雍之
西境黑水當是鎮夷黑水與經導黑水不同且
與註據字合夫雍稱天府所謂秦中自古帝王
州也其險四面山迴而東而臨中原險處正在
華岳與黃河會處雖在重關然必南有河之南

今河南府新安園谷北有河之北今山西平陽府平陽南有東鳥嶺北有冷泉關若河之南無新安則由沙澗可渡河至蒲州河之北無平陽則由鳥嶺冷泉入平陽至蒲州自蒲州至龍門兩岸平廣可渡者百里秦據函關陝西統平陽也夫守河北者當守陝西守陝西者當極力守平陽河南府無陝西則河之南江之南皆不可守五胡以迄宋元皆炯鑑也

弱水既西

弱水水之變者因其勢而導之西也弱水出窮

禹貢圖說

手八

卷之三

石山在菟園水西涿邪山東至刪丹縣通合黎山至沙州入于流沙既西者非禹使之西也因彼西流故順而導之要講合黎流沙詳見導弱水

涇屬渭汭

岍頭之山涇水出焉出于南谷山者渭水也涇水至陽陵注于渭之北是涇南連渭水矣出于弦蒲藪者汭水也東入于涇是涇西連汭水矣涇水流其中南連渭水西連汭水故曰涇屬渭汭

漆沮既從

有漆焉至華原而合于沮有沮焉至華原而合于漆東南而從于渭焉從者渭大而漆沮小也澧水攸同

出于終南山者澧水也東北而同于渭焉同者澧渭相若也三條皆主渭詳見導渭水如伊洛澧澗入于河用導洛爲文也

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有荆山焉有岐山焉功成而可祭告也不特荆岐也自終南惇物以至于鳥鼠皆可旅焉涇屬

禹貢圖說

手九

卷之三

張承祖

至此衆水致功同而衆山致祭同意相因也荆山漆沮經其下也岐山涇汭經其旁也終南澧水所出也惇物澧水所經也鳥鼠渭水所經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地勢有高卑水落有先後山既治矣由是廣平之原底于績焉原既治矣由是下濕之隰底于績焉隰既治矣由是豬野之澤底于績焉治水成功自高而下弱水至攸同水之常變得其平也荆岐至豬野地之高下得其平也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以其遠而言之三危之地向固上巢而下窟矣
今則降丘宅土爰居爰處也于是三苗雖至頑
亦皆大有功叙章而化矣三危既宅地之遠者
得其平三苗丕叙人之頑者從其化有相因意
宅是造廬舍定疆場叙是遷善改革其凶頑弱
水至此水之得其治也由外以至于內地之興
其功也由內以及于外觀于是字則丕叙止承
既宅來不通承上文

厥土惟黃壤

以其土而言之土之色以黃爲正也雍之土其
色黃色之美也土之性以壤爲正也雍之土其
性壤性之美也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以其田而言之惟其土之黃壤得其色性之正
是以田爲上品之上第一等也以其賦而言之
中品之下第六等也地狹而人功少也厥土至
上上惟土爲最美故田爲至高

厥貢惟球琳琅玕

以其貢而言之有球琳琅玕之美者也制之爲
貢以爲珪璧璋瑁之用焉有琅玕焉石之美似

珠者也制之爲貢以爲冠冕珮褱之飾焉曰惟
者雍州之內豈皆無服食器用之物蓋必不多
有亦未盡善惟球琅玕之類至多至美亦惟雍
州之所產也然惟金惟木亦有惟字恐不必如
此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雍之貢賦何自而來以其東北境言之河見于
積石經流于龍門而爲西河故貢賦之來由積
石浮河北行東轉南向而至于龍門由龍門而
達于西河則逃出雍州之東境而至冀州之西
境西境卽西河也至西河則至帝都矣以其西
南境言之渭入于河漆沮東注于渭涇水北注
于渭澧水南注于渭故貢賦之來或由乎澧涇
或由乎漆沮皆會于渭水之北焉至渭北則達
河矣此州東北貢賦之道止由于河曰積石曰
龍門者皆河中所經之地也其西南境則會于
渭汭入渭則入河矣水北曰汭蓋渭之北也貢
賦之來或由漆沮或由涇澧皆會于渭水之北
而入河汭字下得甚當今渭水舟楫入蒲川必
經渭北岸蒲州卽冀州也惟往陝州者由南岸

或中流耳厥賦至渭汭雍州貢賦有定品而所入有異途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不惟成功著于中國而且餘功及于外夷獸有皮焉製之爲裘可以爲風寒之備獸有毛焉織之爲罽可以爲溫暖之需然孰貢此哉崑崙也析支也渠搜也地雖有異人雖不一均之爲西方戎落夷種也卽三國之制貢見三國之水土無不平也不然彼方居止不能定何暇于致貢乎此舉三國致貢之同見三國就功之同厥賦

禹貢圖說

四三

渠搜西戎

至此記一州之貢賦別所入之道異著三國之貢物見所就之功同荆岐至此水土旣平而成功及于遠經理有制而餘功及于遠三危至此遠地興其功而成功也詳遠人致其貢而就功也同三苗至此以二遠對雍州全破史臣記聖人別雍州之境旣叙其成功之詳因附其餘功之遠崑崙今在吐番界朵顏衛東北河經其南蔡傳卽謂河源所出非也宋以前儒者皆未知河源元人始知之析支亦在吐番界有析支水渠搜在寧夏北

○崑崙非河源也河源崑崙去中國不知幾萬里佛經謂之胥靡山 古言

○厥貢惟球琳琅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當爲一條浮于積石四句爲一條西戎卽叙猶青州厥貢條中有萊夷作牧也 古言

今按雍州土地最廣周秦漢唐建都于此史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其地弱水西流渭水東流而涇汭漆沮澧水皆入渭而入河也渭自鳥鼠而東會于澧故曰同又東會于涇故曰屬又東過漆沮故曰從蓋渭之上流未合澧涇故其

禹貢圖說

四三

渠搜西戎

勢相敵旣并澧涇則其流愈大而漆沮小矣荆岐在雍之北終南惇物在雍之南鳥鼠又在雍之西矣原隰在邠岐之間又西而豬野在甘涼之境又西而三危則夷裔之區矣其貢道有二東北來者險而遠西南來者便而近
○夾石碣石入于河今遮洋運道也浮于汶達于濟浮于濟潔達于河會通河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淮安至徐沛也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國初海運沿于江海也永樂初中樂之運達于淮泗也浮于江沱潛漢江西湖廣之道也未必盡同

大勢若此切開雲棧通于秦始皇時故梁州直道西傾因恒是來浮潛逾汚入渭亂河也其不浮潛沿江從今儀真出淮安者蓋吳城邦溝以通江淮之道禹時未通又須入海遡淮太遠故也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今蘭州北折而東爲河套轉入中國山西之西陝西之東之河道是也

今言

○大禹治河易今治河難大禹時直欲除害今併欲興利以故難既欲順其流不逆水性必難得其濟漕運既欲濟漕運難保淮西陵寢無衝

禹貢圖說

中南

三百四十五河成

決之患大名張秋濟寧徐州處處畏河患又必須引之東南流雖大禹治之恐亦便無長策以故中灤之運及膠河故道皆不可不早圖之膠河卽今所謂南北新河不出登萊大洋之險直自安東至海倉三百里耳

今言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以下隨山也此則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此條雖云河所經濟所出亦漆沮涇汾諸水之所經所出也隨此衆山所以爲導此衆水之地夫

洪水降洞無涯非隨山何以考其源委脈絡以爲施功之次第又有土石林木壅遏非隨山何以達其阻塞岍岐荆三山雍州山導岍及岐而東北以至于荆禹遂自荆山由河西而過河東由雍州而至冀州壺口至碣石九山皆冀州山于是由壺口而南東有雷首也由壺口雷首而東北以至于太岳焉自太岳而東南有底柱底柱而東有析城由底柱析城稍轉而西北以至于王屋焉自王屋而東北有太行太行而北有恒山由太行恒山迤邐而東北以至于碣石焉

禹貢圖說

望

朱男三五

至碣石而河濟及諸水皆可濬之而入海矣逾字指禹及字至字皆指山入字指水禹隨山看其緩急及道路之便卽導此河濟所經之山導之所以相河濟而非治河濟也聖人導河北二州之山而究其水有趨海之勢者如此入海者河濟混說不可分配下倣此大抵導岍及岐至于荆山記其自西而東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記其自北而南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記其自南而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記其自東而北也講至字云由岍岐以至荆制其中豈無由哉

以岐荆二山高大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耳餘倣此不可以逾河入海對壺口至王屋四山順行兩山逆行由壺口而雷首自北而南順行也由雷首而太岳則向北逆行也由底柱析城自西而東順行也由析城而王屋則向西逆行也底柱析城王屋三山之名皆取其形狀相似爲名柱如柱城如城屋如屋也

○壺口雷首底柱析城太行恒山千里而近其至于太岳王屋碣石千里而遙又東河之山長于南河南河之山長于西河

古言

禹貢圖說

聖大

朱野聖

今按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于山其流未有不經于山者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在雍冀二州之境河水之所經而濟水之所出也大禹隨山首于雍州岍岐荆三山謂之及者以其相距之近也謂之至者以其相去之遠也禹于是而逾河者雍冀之間河流間斷禹自雍之東境而入冀之西境也壺口雷首太岳冀州西河之山也底柱析城王屋冀州河南之山也太行恒山碣石冀州東河之山也入于海者諸山之水至此皆入海矣其自西北而東南者地勢有高卑

山勢有經緯水勢有源流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爲伊洛淮渭之經始也雍州之山有西傾焉有朱圉焉有鳥鼠焉又有太華焉則導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而水之在雍州者其功可施矣豫州之山有熊耳焉有外方焉有桐柏焉又有陪尾焉則導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而水之在豫州者其功可施矣

今按西傾以下雍州山也西傾在雍州之西南

禹貢圖說

聖七

卷三十一

自西傾而東有朱圉鳥鼠又轉而南至于太華其間非一山也熊耳以下豫州山也熊耳在豫州之東南自熊耳而東有外方桐柏又轉而南至于陪尾其間亦非一山也此八山者伊洛淮渭諸水或發源于其地或經流于其間諸山既導則諸水之大者可以距海而其小者可以距川矣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爲漢水之經始也嶓冢在梁州漢水出焉荆山內方漢水所經大別

漢水所入皆荊州山也導蟠冢以至于荊山導
內方以至于大別而治漢之功可施矣隨此以
相漢水也又夫隨江漢北境之山所以爲導漢
之經始也

今按蟠冢漢水所出也荊山內方漢水所經也
大別漢水入江之處所謂至于大別南入于江
是也蟠冢在梁州荊山內方大別皆在荊州蓋
蟠冢而東至于荊山千里而遠內方而南至于
大別千里而近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禹貢圖說

四八

卷五

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爲江水之經始也梁
州有岷山江水所出荊州有衡山敷淺原江水
所經衡山乃岷山所發北一支也則導岷山之
陽以至于衡山敷淺原乃岷山所發南一支也
禹則過九江以至于敷淺原而導江之功可施
矣岷山曰陽者江水出于岷山之南也過九江
者禹過也導岷四節如分命義仲四節格以兩
導字對分南北不可以導岷對西傾四仲亦以
分命中命對春夏對秋冬陽中對陰中正陽對
正陰也不可以春對夏導岷四節中至字俱不

止此山言至以包其餘也

○敷淺原在德安者甚平小且于江流無其關
繫法不得書地志所載在豫章者爲是卽今長
江鄱陽之交廬阜山是也此山最高大又當江
南北匯水口猶導蟠于漢入江據書至于大別
也漢註亦言在豫章

古言

今按岷山之陽江水所出衡山敷淺原江水所
經岷山在梁州衡山敷淺原皆在荊州自岷山
而東至衡岳爲遠自衡岳而南至敷淺原爲近
也過者導山之人旣至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

禹貢圖說

四九

卷五

尾而至敷淺原也

○導岷及岐一條從河西北迤邐而東南西傾
一條從河西南迤邐而東北此雍梁冀豫兗徐
六州表裏之山導蟠冢一條從漢西北迤邐而
東南岷山一條從江西南迤邐而東北此梁荆
揚三州表裏之山

古言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濬川也此順弱水之性而導之西蓋隨山
之功甫畢濬川之功可施窮石之山有弱水萬
水能載而此水獨弱禹水皆東而此水獨西水

性之異常者也禹因而導之西其正派至于合黎過此無事疏鑿矣其餘波入于流沙聽其流衍耳志合黎見其經流有所歸志流沙見其支流有所洩合岷山一條導山終于東南是中華之山弱水一條導水始于西北是外裔之水先山而後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此順黑水之性而導之南汾關之山有黑水焉萬水皆清而此水獨黑且南流水色之異常者

禹因而導之南南過三危而南入南海三危其

禹貢圖說

五十

張五列

所經之山南海其所受之壑也嶠冢至此四條意同岷弱二條弱黑不言山者九州之外略之也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此過洛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北條之水莫大于河中國之水亦莫大于河洪水爲患惟河爲甚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大禹治河自積石始焉自積石而北流又轉而東行又轉而南流蓋曲折三千里而至龍門三

千里間繞雍州西境北境東境三而之地龍門在雍東冀西二州之間河流最險隘處也由是自北而南則至于華陰蓋華山在南而河北來經于其地也自南而折之東則至于底柱蓋底柱在東而河南來經于其間也自此而東向則至于孟津過于洛汭至于大伾皆其所經之地自東而折之北則過于洛水自此而北向則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焉又同爲逆河焉皆其所經之地也于是河水入于海矣九河卽河也一河而分爲九也逆河卽河也河下趨而海上

禹貢圖說

五十一

張五列

逆也聖人導河必自所見而詳其所經及其所歸如此導河二句自其見處而至于險處也要見河源多伏流荒遠在所略意華陰至逆河詳所經之處及所入之處也底柱至九河記其自南而東詳其東向之所經記其自東而北詳其北向之所經也又北三句分流異其派合流有所歸也九河逆河二句註云所經之地然實河所爲非河所經經者別山別水之名爲者卽本水如漾之爲漢也上流分而名九亦流迎而名逆也導弱水至龍門水流于九州之外者治之

既甚略水流于荒遠之地者治之亦甚略也弱水至此三條水出于外者順其性之變入于內者順其性之常大禹書法互見導山則叙河東之山如壺口雷首太岳導河則叙河西之山如龍門華陰是也

今按禹治河歷雍冀豫兗四州之地其爲力最久成功最難蓋河源最遠潛行地中至雍州西南積石而見自積石北行東轉又折而南至于冀之龍門自龍門而南至華陰所謂雍河冀之西河也自華陰而東至大伾所謂豫河冀之南河也自大伾而北至九河所謂兗河冀之東河也

禹貢圖說

卷三

張五刊

○北河何狹南江何廣河源遠而流曲江源近而流徑也郭璞黃河賦云踰淮減江言河大于淮小于江然郭時河非禹時河今時河又非郭時河矣河流入海處淪海者五百里九河所占不知幾百里今河決徙不常山東河南淮北歸地皆河往時河不過兗豫今至徐揚江不改于禹時也河亦何減于江哉

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

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此導漢也南條之水漢亦爲大漢之上源初名爲漾嶧冢之山漾水出焉禹自嶧冢導之濟其源也自此而東流爲漢焉漢卽漾也又東流爲滄浪之水焉滄浪卽漢也又東過三澨之水至于大別之山南入于江合流東下有朝宗之勢焉東匯澤爲彭蠡彭蠡卽漢也東爲北江北江卽漢也入于海焉漢同江水而入海也蓋彭蠡北江未必無岷江也而自導漢言之因漢水也

禹貢圖說

卷三

宋明三王

聖人導漢水必自其所出詳其所經而及其所歸也東流二句所流異其名也三澨至北江所經異其處也東至于底柱至南入于江河水自東而北導之入海漢水自東而南導之入江也導弱水至此四條四海之水無不各有所歸也弱水西海黑水南海河水北海漾水東海至導江亦同東流至入于江詳其東向之所經而指其南向之所入也導河二條河自其所見而歷究其所歸漢自其所出而歷究其所歸三澨在京山縣西八十里汶澨漳澨遠澨也

今按禹治江漢之水皆始于梁中于荆而終于揚也蓋江漢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而入海于揚漾漢在梁州滄浪至于入江在荊州彭蠡至入海在揚州三澁而上漾漢異名而同源大別而下江漢異源而同流矣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此導江西南條之水莫大于江岷山之陽江水出焉禹自岷山而導之濬其源也東流而別爲沱江之支流也又東流而至于澧焉九江荊州

禹貢圖說

五十四

朱明三

之水也則流而過之東陵荊州之地也則流而至之又東迤北會于滙焉卽彭蠡而言謂之會于滙也又東爲中江焉對北江而言謂之中江也至此而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合流于荆者入于海矣

今按岷沱梁州之境也澧九江東陵荊州之境也會滙中江入海則揚州之境矣

○江源發梁州高峻處出岷稍平禹疏其上源爲三十六江所謂東別爲沱也河源注兗州里處入海甚湧而疏其下流爲九河所謂猶爲九

河也 古言

○河源自北紀之首循雍州北徼達華陰而與地絡會並行而東至太行之曲分而東流與涇渭濟瀆相爲表裏謂之北河江源自南紀之首循梁州南徼遠華陽而與地絡相會並行而東及荆山之陽分而東流與漢水淮瀆相爲表裏謂之南河 古言

○江初受漢滙于洞庭此南受沅湘諸水過此而東滙于鄱陽此南受嶺北豫章諸水疑彭蠡爲巢湖者絕無謂洞庭鄱陽二湖俱當南水北

禹貢圖說

五十五

張五刊
三百廿二

入江處猶今岷澮凡兩巷相交處卽成一大漾 古言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此導沱水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沱水禹則導之去其壅塞朋其礙狹焉既見而伏出爲二源東源稍狹而甚深西源稍濶而甚淺二源相合東流而見爲濟焉既見又伏入于河潛行絕河復出于河之南溢而爲滎澤焉既見又伏出出于陶丘之北焉至此見而不伏荷豫州之澤

八十里

今按濟水發源于冀經流于豫分流于徐入海于青凡三伏而四見一見于王屋而遂伏再見而為濟再伏而入河三見而為滎三伏而穴地四見而出陶丘之北自此不復伏矣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此導淮水淮水雖出胎簪山然自桐栢以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但自桐栢導之泗沂者淮水之所敵也淮則東會之海者百川之所歸也淮則東入之而淮無不治矣桐栢去胎

管不遠

今按淮水發源于豫會泗沂于徐而入海于揚也四瀆惟淮流不甚遠

○四瀆以其獨入于海故名瀆漢水以入江而入海不得名瀆故海受百川在中國只四水為大河入海在兗州淮在徐州江在揚州濟在青州今惟江淮入海之處與禹貢同河南徙而奪淮入海濟因會通河借水通漕而其流竟莫可考

古言

漆沮入于河

此導渭水渭水雖出南谷山然鳥鼠而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鳥鼠同穴而導之渭自鳥鼠而東澧水南注之東則會于澧焉涇水北注之又東則會于涇焉漆沮東北注之又東則過于漆沮焉于是至華山之北入于河矣東會三句于渭水之所經必隨其勢而異其詞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澗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此導洛水洛水雖出冢嶺山然熊耳而上其水尚微而無泛溢之患故禹只自熊耳而導之洛自熊耳而東北澗澠北注之東北則會于澗澠焉伊水南注之又東則會于伊焉于是又東北自洛口而入于河矣聖人導洛水有所會而有所歸也導渭至此上雍州之水下豫州之水導洸至此北條之水有因其大而導之入海者有因其小而導之入河者淮濟乃四瀆水之大而入海者也其西有渭其東有洛則次乎淮濟而入河者也導河至導淮五節導四瀆入于海也

禹貢圖說

五十八

張五
三

導渭導洛二節導二川入于河也

今按四瀆之外西有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渭水發源于雍經流于豫而入冀之西河所謂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是也洛水源流皆在豫州之境而入冀之南河所謂伊洛澠澗既入于河是也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文成功也九州之土或地或山高卑不一而皆平治矣九州之水或川或澤流止不

一而皆平治矣四隩既宅不特究之降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而已九山刊旅不特梁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而已九川滌源不特青之澗澠其道徐之淮沂其乂而已九澤既陂不特徐之大野既豬究之雷夏既澤而已四海會同不特江漢會同歸于海涇渭會同歸于河而已四隩以下卽九州攸同之實也九州攸同是破四海會同是結

邦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

禹貢圖說

五十九

宋開三

此定土賦也水患既治地利斯興由是川澤有潤而水修矣鑽燧有木而火修矣金鐵之品用之不窮矣喬條之木取之不竭矣底績底平土復其常矣既作既藝穀得其成矣不必相助而無不及也不必相制而無太過也六府孔修如此乃因地而制貢賦或因土以定貢或因田以定賦蓋貢出于土而賦出于田不因田土何以定貢賦乎是故九州庶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定貢而不致其謹可乎禹則于庶土而交相正焉較其肥瘠者與其同下者于是

物必指其所出之地地必表其所產之良既不責有于其所無亦不取美于其所惡恒得者制之以爲常偶得者重之以爲異也內不苛取于華夏外不徧索于蠻夷也惟宜于人情合于土俗兢兢焉不敢失之濫而取之盈也其因土定貢者如此至若九州谷土其等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定賦而不則其壤可乎禹則于谷土而第相則焉品其上者中者與其下者于是總九州而經之爲三壤就三壤而析之爲九等田之優者賦之重田之劣者賦之輕常者爲正歲

禹貢圖說

六

朱明三

錫土姓

此建諸侯也水土平貢賦定豈可不任人以治之由是分茅胙土錫之土以立國或分爲男邦或分爲侯邦或授之采地或授之封地也不可以百里七十里五十里講此恐非實制別族命

氏錫之姓以立宗或因功而受姓或因德而受姓或因地而受姓或因生而受姓也此是建官分治乃州十有二師咸建五長之事不重賞功然所封亦是有功之臣或同姓之臣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治定功成復何爲哉惟敬我之德以先天天下夫上考下之師表吾能敬德以爲天下先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德當泛講用洪範建極意聖人端天下之大本有以成天下之化九州至此既成治功于天下斯洽治化于天下蓋規模次第雖事乎法度之維持綱領樞機實關乎敬德以成化也

禹貢圖說

六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結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此卽粥成五服也此節分甸服五百里爲五等也王畿四面東西南北各五百里出賦稅以供天子之用皆田賦之事故曰甸服然其制何如因其地之遠近以爲納賦之精粗耳服字總管上納總銍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分侯服五百里爲三等也甸服之外東西南北各五百里也是五百里建邦設都皆諸侯之事故曰侯服其制如何內百里爲近則制爲采地卿之受地大夫之受地士之受地各有其等不可用視侯等字此周制也二百里在內也無敵國外患之擾故建爲男邦各有受地小國在內得以安內附也三百里在外也有敵國外患之擾故建爲諸侯亦各有受地大國在外可以禦外侮也不可認做六百里了采地近內頭一百里男邦第二百里也只是百里之數侯邦

禹貢圖說

卷一 四三 張永福

却是自三百里至五百里共三百里也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此分綏服五百里以爲二等也侯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此漸遠王畿其制皆撫安之事故曰綏服其制如何綏服內取王城千里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立學校明禮義使教化誕敷王內固所以安之也外取荒服千里故以外二百里奮武衛修車馬備器械使威武奮揚于外亦所以安之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三等也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于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內三百里爲夷皆夷狄之地也外二百里爲蔡所以流放罪人于此也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謂之荒者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也內三百里則曰蠻非衣冠禮樂之都也外二百里則曰流乃流放罪人之地

禹貢圖說

卷一

也五節聖人弼成五服必隨其地而異其制也

祗台至此教化行而無違法制詳而有限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

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篇終總結一篇之意大禹既致地平天成之功又爲經世理人之制教化之及果何如哉彼肇域四方周匝萬里東有海西有流沙自東自西何其遠也今東則漸于海西則被于流沙漸被云者浸漬之既深而覆冒之甚密也北有幽都南有南交自南自北尤爲遠也今南固及之

此亦及之曰暨及者旁達之有方而洋溢之無
 間也夫如是則是振舉于此而遠者無不聞焉
 不曰聲所訖乎軌範于此而遠者無不效焉不
 曰教所訖乎東海聞之效之而其在西海者猶
 東海也南海聞之效之而其在北海者猶南海
 也蓋漸于此則訖于此被于此則訖于此暨于
 此則訖于此所謂文命敷于四海者是也此雖
 治世之化實由治水之功于是禹以玄圭為贊
 而告成功于帝錫以圭者重其禮圭以玄者象
 其事也告成功者總禹貢一篇而言凡導山導

禹貢圖說

本圖

三百四十五

水之詳制貢制賦之法九州五服之分四海一
 德之化八年于外不敢以為功也述其艱難之
 故所以仰答付託之情耳三過其門不敢以為
 勞也陳其荒度之由所以圖展祗承之意耳聲
 教訖于四海即是上三句此即三苗丕叙西戎
 即叙四海五長各迪有功迪朕德也甸服至四
 海法制因天下之宜教化極天下之遠

○漸深于被被遠于暨朔即朔方南止于荆揚
 彭蠡震澤之門當時江浙湖南廣東雲貴未入

版圖

九州土色性歌

冀白雍黃壤性齊

梁邦自古土青黎

豫州色雜墳墟下

青地白墳廣斥低

兗國黑墳徐赤埴

荆揚土淖共塗泥

包筐歌

冀無貢筐帝圻邦

厥貢當知只八方

青兗徐揚荆豫筐

厥包惟是在荆揚

貢道歌

冀夾碣石來北方

兗浮濟漯歸帝鄉

青浮汶水徐淮泗

揚達淮泗須沿江

禹貢圖說

六

朱明三十一

荆浮江沱潛漢水

豫之浮洛西境長

梁州西傾因桓來

雍由積石西河傍

九州筭田法冀兗青徐雍豫梁荆揚

梁荆揚

以左手自中指中節筭起從

豫冀兗

下左轉至中指上過無名指

雍徐青

從上而下

九州算賦法余佳刑象共月易办兌川州名半字

爲記算同前

易	月	共
办	余	象
兌	佳	刑

禹貢說終

三十一

二八

朱明 聖地

禹貢圖說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鄭曉撰曉字室甫海鹽人嘉靖癸未進士官至
刑部尚書諡端簡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自總圖
以下分圖者凡三十旁綴以說仍載禹貢經文於
後其中精核可從者胡渭禹貢雖指每徵引之然
核其全書實多疎舛渭未及一一辨也

禹貢說長箋一卷

〔明〕鄭曉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禹貢說一

卷》提要

禹貢說長箋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昔者唐虞之世文明之會雖將興而鴻荒之水之任堯責之舜舜責之禹而禹之所以克成厥功者蓋治水天下之大事也非有堅忍不拔之志固不足以極規模之大非有開物成務之明亦不足以盡綜理之神治水之要何如哉彼州域不分則無以識地勢也高下不明緩急其倒施矣禹則因天之九野別地爲九州冀之東則析之爲兗爲青爲齊爲揚冀之西則析之爲雍爲梁冀之南則析之爲豫爲荆或因形勝之所便而井乎其境別也或因道里之所宜而燦然其區分也孰爲高壤孰爲卑壤孰爲宜先孰爲宜後總之有序矣分土非治水之要乎夫州境分矣而山有不隨則便宜奚以相壅蔽奚以通也由是北條之山大河所經也隨之以觀大河之源流而北山之木亦爲之斬伐南條之山江漢所經也隨之以觀江漢之源流而南山之木悉致其刊埋水原于山則險阻去而人工可施木障于水則榛蕪闢而水功可就矣隨山刊木非治水之要乎夫山刊矣而山川不定則紀綱奚以立出入奚以詳也由是州有名山川之望也取之五岳而各以表著于一州巍乎雄峙昭其鎮也州有大川州之界也取之四瀆而各以定名于一州浩乎盤旋昭其界也彼此相形而羣流於是乎有統東西互見而衆水于是乎有宗矣定高山大川非治水之要乎是三者折而言之固有條而不紊統而言之又包括而無遺禹之所以治水成功由此其選也史臣表而識之蓋亦有以

識此矣

冀州控御乎八州者示一統之勢八州環繞乎冀州者示四輔之象

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脩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恒衛既從大陸既作島夷皮服夾右碣石入于河

冀州之地帝都在焉故禹受命治水必于茲始不言疆界者以餘州所至可見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也然天下之水莫大于河而河水之患莫甚于冀彼河自積石而東流至于龍門壺口其一折也不先治之河勢橫矣禹則經始壺口等處鑿其上塞達其下流所以殺河勢也自壺口而東流經于梁岐河道其一壅也不繼治之河流塞矣禹則先治梁而後及岐開其崇疎其激蕩所以開河道也猶未也自梁岐而東又轉而之南有太原岳陽之山焉汾水之所出所經者也不脩治之則汾清而河益潰矣禹則因絳之功先脩太原繼脩岳陽使源流並順安故道而入于河焉汾入于河而河其有不治乎猶未也自岳陽而東又轉而之南有覃懷衡漳之地焉河水之所衝所浸者也不經理之則河橫而地益墊矣今則禹功既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平原廣衍登夷壇而無河患焉地去其患而河不可驗其治乎河患既息自是而土宜可辨也有穀土焉有庶土焉色則純潔而白土非盡白而白者多也性則柔順而壤土非皆壤而壤者多也繼此而田賦可定也惟有穀土有田賦焉惟有庶土有土賦焉賦上錯而高于田者地廣而人稠也田惟中而後于賦者賦非盡出于田也至若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

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其地遠不暇于先治者也今亦治之而恒東入于滹衛東入于濬沱有相從之勢矣橫跨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有大陸之地也其地平且近河不能以先治者也今亦治之而可以興利可以耕治有作起之功矣夫未暇治者勢可以緩而緩也未易治者勢難于急而弗急也今從且作則冀州之水土治而一州之功畢矣由是而定其貢也海島之夷貢皮服焉島夷且貢而圻內不足言矣然其貢道奚自而來哉漢遼北平之間漁陽上谷之地有潦濡滹易之水皆中高而不與河通者也相彼碣石之山屹立于大河之口雄峙于北海之濱正河水入海之衝海道入河之處也故舟之來也遵海而南西向而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也舟行乎山之左山在乎舟之右夾而過之則龍門之源可涉挽而上之則積石之派可連而河可入矣貢可達矣北方之貢道如此而東西南則三面距河又何言哉由是觀之施功而先之冀州者急君親也河治而繼之辯土宜定田賦者制國用也由是而島夷之貢服遠人也由是而貢道之通使輸將也即其事錯綜而不一究其本則有序而可稽禹之成功于冀者如此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澶沮會同桑土既耆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墳厥草惟絲厥木惟柞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厥貢漆絲厥篚織文浮于濟澤達

于河

兗州之域濟水經其東南兗實據之河水遠其西北兗實距之曰濟河而兗之疆域辯矣惟其西北距河也故自大陸而北播者有九河焉今則經流行于中支流行于外安其故道望碣石

而有入海之勢矣惟其東南據濟也故近濟陰而南匯者有雷夏焉今則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蓄而復流固陂障而無受濟之患矣充之東有澠水焉自河而出者也又有沮水焉自濟而出者也二水所發固別其原而東北相距則為甚過今亦流而合矣合而同矣將同上游而入海矣兗州之水尚何弗治之有惟水之治也由是而地利與焉充地宜桑而桑性惡濕昔固河水為患而異有是也今則土可以桑桑可以桑而貢于上也以為玄為黃製于下也不至于無衣無褐矣由是而民居莫為充地最下而被害尤甚昔固依丘陵以為居也今則立可以降土可以宅而上焉者不至于土處而病下焉者不至于木處而顛矣兗州之土又何弗治之有夫水土既治則教民稼穡因地制貢土宜所當辦也自是辦之而其色黑其性墳矣東南多水而草木不得以生物性無由遂也自是亦遂而厥草蹊蹶木條矣水土之辦不亦宜乎夫土宜既辦則田賦可定其制如何充地雖當河患之衝而上宜之黑墳不可改也是故定其田則中下焉蓋則壤以九等為級謂之中下則較之冀州雖若不足較之梁州則已有餘不謂第六等乎然充地雖有黑墳之土而河水之為患不可禦也是故定其賦則曰貢焉蓋君天下以薄賦為正也謂之貢者以利言之固為甚薄以義言之則為甚貢不為第九等乎田賦之等有如此者夫賦之既薄則雖歲致之可也然卑濕之遺患尚在斯民之生理尚艱使上供遠同于他州則民力必病于誅求矣是故必俟其作治之久至于十有三載之時人力之所脩既盛地利之所出無窮然後同他州而上供前此豈強之乎夫薄其賦既以寬民之財緩其期又以優民

之力寬民之財仁寓于常法之中優民之力仁溢于常法之外充地雖被災而至于極聖人則通變而復其常大禹之經國取民何仁之至哉至定其貢果何物乎充地宜漆也草木蹊蹶而漆生焉充地宜桑也桑土既泰而絲出焉故漆絲者因其有而貢者也而絲之美纖為錦綺者則又盛之筐篚以致慎焉然貢賦之來豈無道乎充之東南據濟而濟者經于河者也充之西北距河而漂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其道均之可以達河者也故必各因其便或浮于濟或浮于漂而河可達矣達河則帝都至而貢賦通矣吁曰河濟而州境不奈治河濟而州患悉除辦土宜而田賦得有所準遂物性而貢賦各因其宜緩賦之期而取下之仁薄便貢之道而尊君之義周成功次第有如此者非大禹其誰能之

海岱惟青州岬夷既畧濰淄其道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象鉛松惟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縶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北岱山峙其東南一據之一距之而州境別矣青州之地有岬率廣衍于東而迫近于大海者也吾見其可以封可以畛而經畧規畫之餘將有事于稼穡矣岬夷略土其有不平乎青州之水有濰淄橫流于西而發源于維原者也吾見一至都昌入海一至博昌入濟順其故道而無逆流之患矣濰淄道水其有不治乎水土之平如此由是辦其土宜實有二焉在地平者色白而性墳在海濱者廣漠而斥鹵土宜辦而財賦可興矣由是而定其田賦也田則三等而視賦為差優賦則四等而視田為差劣田賦定而國用可制矣其貢物也何

如惟東北據海也近海之地貢之以鹽又貢之以絛不惟可以爲食而又可以爲衣也至于海物之錯者亦制之以爲歲貢之常惟西南距岱也故岱賦之地貢之以絛衆又貢之以鉛松不惟可以爲衣而且可以爲器也至于惟石之異者亦將之以爲器用之飾中國之貢定矣有萊夷馬莫不乘水患之既去而畜牧之利興幸道路之可通而尊王之義起于是以縻絛爲貢而且置諸篚馬絛而謂之縻取其中琴瑟也道南薰之和解吾民之愠者在是矣縻而謂之篚者取其固封守也隆勤王之敬故懷遠之情者在是矣外夷之貢又如此乎貢賦定矣道何由哉青州雖有濰淄濰濰雖可入海然海道尚險難乎其通運也惟汶水則經流于岱山之右而順適于濟水之濱故凡貢賦之入必始于汶水之浮始而浮汶也以漸而北又轉而之西其西也所以入濟也既而入濟也以漸而西又轉而之北其北也所以入河也入河則帝都之地可以馴致矣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又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厥土赤墳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翟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

以徐州之域言之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其境明矣然一州必有四至此畧之者蓋以岱之陽濟東爲徐岱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也七州皆有二至此詳之者蓋以止言海岱則嫌于青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也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疆域始別也成功何如徐州之域淮沂匯乎其西南而蒙羽則巨乎其東北大野豬乎其西北而東原則曠乎其東南故淮沂之

水衝決于蒙羽之山者也淮沂未又欲蒙羽之藝也難矣今則淮水入其故道而東南入于海沂水順其下流而西南入于泗夫然後蒙羽之山皆可興東作而成歲功也前此淮沂未又安有是耶東原之地受浸于大野之澤者也大野未豬欲東原之平也難矣今則北連青濟而上流有所歸南導汴泗而下流有所洩大野豬矣夫然後東原之地去墊溺而登夷壇矣前此大野未豬安有是耶夫淮沂又則凡水之流者無不治矣蒙羽蕞則凡地之高者無不治矣大野豬則凡水之止者無不治矣東原平則凡地之平者無不治矣水土平則土宜辨色則赤而性則墳墳矣水患去則物性遂草漸以天而木漸以喬矣由是而定田賦也田惟上中較之九州爲二等也賦惟中中較之九州爲五等也由是而定貢物也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所以建大社者此也所以封諸侯者此也故制以爲貢焉此出于一州者也彼羽山之畎有夏翟而謂之夏者以其羽之五色中旌旄也羽畎貢其良而所以招賢才布文德者胥此矣猶未也嶧山之陽有孤桐而謂之孤者以其才之特生中琴瑟也嶧山貢其良而所以昭德象成者胥此矣猶未也泗濱之濱有浮磬焉磬而謂之浮者以其輕清足以立辨也泗濱貢其良而所以制律呂和人聲者胥此矣淮夷之地珠魚其產也於珠有服飾之用焉于魚有祭祀之需焉制以爲貢神人其有資矣猶未也玄纁縞浮于淮也所有也于玄纁縞之禮焉于縞縞見吉凶之服焉縞以爲貢常變有其具矣而將是貢也豈無其道乎浮于淮焉以淮水出于胎簪經于徐也又浮于泗焉以泗水出于陪尾入于淮也泗與河雖不接然汲水至蒙爲澗水泗水

至大野而合汴故貢賦之來其便于泗之下流者則自泗入灘由灘而達河也其便于泗之上流者則自泗入汴由汴而達河也達河則達帝都矣徐州之成功孰非禹之付所無事也哉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墾貢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璫璣珠璣齒革羽毛惟木鳥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汭于江海達于淮泗

揚州之域大海環其東南而淮水經其北境曰淮曰海而揚州之域辯矣以成功言之澤有彭蠡蓋滙乎其西南者也所跡之地既廣而所受之流又多難乎其豬矣自陂障之功施于禹而滌洞之患滙為澤以西則承乎江漢而藏之不見其有餘以東則赴乎江海而洩之不見其不足所謂水流而不息者也不曰

既豬乎由是隨陽之鳥皆生息于彭蠡者也彭蠡既豬則沮洳之患既除而棲息之常以復先陽而南後陽而北者至是遂其生也是非陽鳥居而後其功成也即陽鳥之居固足以見彭蠡之豬耳川有三江蓋注乎其東北者也下流既入于大江而分流復隨乎大海難乎其入矣自疏導之功施于禹而朝宗之勢有所歸或流于東北而爭赴乎滄溟或流于東南而會同以入海所謂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子曰既入乎由是具區之澤通三江而多震者也三江入矣則上流之勢既安而下流之道自定上流有所歸下流有所洩至是而不復震也是蓋震澤定而後其功全也况震澤之流本三江之勢者乎夫如是則水患去矣以言乎篠簜則既敷也以言乎草木則大喬也物性有不遂乎物性遂矣以言乎土之色固不一也以言乎土之性則塗泥

也土宜有不辨乎土宜辨矣定之以田則下下而為九等土之薄也定之以賦則下上而錯之以六人工脩也田賦有不定乎然上供之物亦不可少也其貢何如厥土塗泥三金其產也制而貢之以需軍國者此也以供匪頒者此也為禮為器璫琕其質焉為矢為管篠簜其材焉貢之非飾觀也或用諸宗廟之間或用諸文武之備不患其無賴矣惟象有齒犀兕則有革焉惟鳥有羽獸則有毛焉貢之非玩好也或為車甲以供戎或為旌旄以耀武不患其無資矣厥木惟喬揄梓櫟樟其木也制而貢之以為器械者此也以為棟宇者此也此皆揚州中國之所有者也若夫島夷附于揚州卉服其所出也有葛越之屬焉有木綿之屬焉衣服之所賴者也制以鳥貢其與冀之鳥夷皮服一也卉服致其精織貝其尤精也天地之美具焉玄黃之色彰焉衣服之所資也盛之于篚其與青之厥篚縹緇一也猶未也有橘柚之貢可以享祖考而親邦國者則又置之于包焉謂之包者上貢其用故下貢其物也其與荆之包匭菁茅奚異乎是物非歲貢之常必待供祭祀而宴賓客斯錫之貢焉謂之錫者上不之詔則下不之供也其與梁之錫貢磬錯何異乎其取之外夷者又如此夫地之所供自中國以及于外夷而不以為濫物之所貢自器用以及于衣服而不以為私大禹之底慎財賦如是哉然帝都據于西北揚州偏于東南所以將是貢者不可無道也蓋揚州之域江水滙乎其中而大海包乎其外淮水經于其北而泗水接乎其流是故貢之來也始則沿江以入海順流而下浩乎其東流將轉而之北焉既則自海以入淮逆流而上沛乎其北向又轉而之西焉由是淮與泗合也由淮以入泗泗

與河合也由泗以達河泗之西源離水入焉離與河通者也自泗而西則由離以達河矣泗之上源沛水入焉沛與河會者也自泗而上則由沛以達河矣揚州之貢賦不可以達帝都乎禹之經制于揚州其密如此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柁幹栝栢礪砥磬月惟齒蘭轄楷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華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

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荊州之域北距南條荆山南盡衡山之陽南方惟衡山為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荆之水孰大于江漢乎江漢發源于梁而合流于荆其經流之九江別流之沱潛蹄江南北之雲夢利害皆本于此也但見江發源岷山至東陵而會漢漢發源嶓冢至大別而入江二水合流于荆去海尚遠然江安其道漢順其流而無有窒塞決送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是以沅漸元辰之界于江叙南澧資湘之通于江者莫不合流洞庭而水道甚得其正焉自江出為沱自漢出為潛者莫不順流而下而水道以安其常焉雲之地卑而水落後人工晚故惟土見而已夢之地高而水落先人工早故已可耕治也厥土塗泥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一等而賦為第三等者地闊而人工脩也由是制其貢則鳥之羽獸之毛可以為旌旄象之齒犀之革可以成車甲金銀銅之三品可以充國用杞木為弓幹也栝栢為宮室也礪砥為磨石也簠中矢箝之用舟中米色之需蘭轄及楷中弩矢之用所

以供戎備者也然戎事尚精強則以三邦之有名者而貢菁茅有刺而三脊所以供祀用者也然祀事貴誠敬則使之既包而又匣之又有入于篚曰玄纁乃絳色之幣曰璣組乃珠綬之類是皆常貢之物耳若夫大龜者尺有二寸國之守龜地不常產人不常得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謂其可以紹天明定吉凶故重其事也夫豈常貢之物可比哉至其貢道則浮江浮漢或由經流浮沱浮潛或循枝派隨其貢物所出期于便事而已自江沱而入潛漢矣然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于洛洛與河通故舍陸而舟而至于南河也江與漢通漢與洛隔自洛則轉而東行會合乎伊水之派又轉而之北蕩漾乎澗澠之間由是而入于河矣

荊河惟豫州伊洛澠澗既入于河滎波既豬導荷澤被孟

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象紕紆厥篚纖纁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以豫州之域言之荆山峙乎西南大河環乎北境曰至曰距而豫之疆域明矣成功何如豫州之山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統乎其西南而澗澠滎乎其西北勢渙則其流難以合流衆則其患難以除禹嘗經理之矣是故伊自南入于洛也澗澠自北入于洛也而始之相合者洛固受乎衆水之流由是洛東會于伊也東北會于澗澠也而其終之入河者洛實當其統領之勢即一而會乎三三水得洛而有依總四而歸于一洛水得河而歸宿矣不惟是也濟雖出于冀經豫州而溢為滎洛雖入于河至婁浮而出為波皆滎乎豫之北境而橫決為害者也今則北連大河南導于洛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而滎波其既豬矣

猶未也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而實爲容納之
墟是皆滙乎豫之東北而泛濫爲害者也今則濟之所不能受
者澤爲荷荷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勢殺受之者
其流安而二澤其咸治矣夫水無不治則土宜可辨矣其色則
雖不可言也其性則二有可言也平地之上無塊而壤下地之
土墳而又墟其性有如此者夫土宜既辨則田賦可定矣其田
則中上田惟一也其賦則錯上中賦有二也常歲之賦較之九
州爲二等間出之賦較之九州爲一等其賦有如此者以言其
貢則有漆桑綿紵不惟可以飾器而又可以爲衣也猶未也有
責其精而爲貢者置之于簠簠其物也資吉凶之用焉備禦
寒之需焉而下之所供極其敬矣有待乎命而後貢者錫而後
貢治磬之錯也調律呂之諧焉協聲氣之和焉而上之治樂立

其辨矣貢物有如此者然其貢與賦何自而來哉洛水發源于
熊耳之地東合于澗澗之交順流而下可通於河者也故貢物
之來也其始也浮洛而東又轉而之北相望于大河之南其既
也由洛而河由河而之北直抵乎孟津之口凡厥貢賦可達帝
都矣禹之經制豫州而成功如此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底
績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鏤
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
渭亂于河

梁州之域以東則距乎華山之南以西則據乎黑水之境故曰
華陽黑水而梁州之疆界別矣然梁州之域岷山亘乎其西南
而嶓冢則峙乎其東境江漢發其源而壅於滋其患難乎其藝

矣今則泛濫之患既息而樹藝之功可與岷嶓既藝而漢之源
治矣由是江漢所出有沱潛焉上源既無不通而下流自無不
順以言乎沱潛西入大江也以言乎潛西南入江也沱潛有不道
乎以至蔡蒙而雄峙上則合而下則開沫水經其間而水脉
漂以疾難乎其旅平也今則瀾崖之患既去而祭告之禮可行
蔡蒙其旅平而水道之險阻息矣由是蔡蒙以東有和州焉有
夷道焉上源既無橫流而平地遂底其績或驗于人而居止之
可安或驗于物而生養之可遂和夷有不平乎夫言乎水也導
之出于東南言乎山也導之出于西南聖人行所無事而水土
平矣水土既治土宜有不可辨耶辨乎其性性雖而不可定也
辨乎其色則有青而非白黎而非黃者焉土宜既辨田賦有不
可定耶言乎其田下上而第七等也言乎其賦有常出而爲八

等有雜出而爲七等九等者焉田賦之等有如此土賦則何如
梁州之所產有璆鐵銀鏤砮磬焉是六者之物或爲金而貴賤
之不同或爲磬而玉石之有別皆作樂之器而與夫園用之不
可缺者也又有熊羆狐狸織皮焉是四者之獸皮焉溫厚製裘
可以溫其體毛馬要羆織皮可以禦寒是皆因時制宜而國
家之不可無者也制梁州以是者蓋以山林寶藏之與貨財之
殖山林之多獸之所走而足以取辦于此故也貢賦定矣將是
貢也豈無道乎彼梁州之北西傾峙焉西傾之南桓水出焉梁
州之貢物不必他有所運也由西傾以入桓而發迹于隴西之
地由桓水以駕舟而蕩漾于臨洮之虛桓水可通于潛也則南
行以轉乎其東蓋放舟而行漸由于葭萌之入順流而下逕達
乎西漢之津潛非所由之道乎潛不通乎沔也則舍舟而歷乎

其北蓋迤流于晉壽之界而猶阻漾之枝津歷國于官渠之濱而後可接乎漢沔非所過之道乎夫沔之于渭又不可以舟楫通也故既至于褒水又暨乎嶺嶺然後方之舟之而經于斜馬斜之于渭又不可以旦夕至也故既灌乎斜川又屆于武功然後載浮載沉而底于渭馬既入于渭可以達河也由漆沮之派而東向之有經絕西河之流而帝都之至止方物之貢尚何不登于天府耶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昔者天下之水土雍為最高故大禹之經理雍為獨後其西則據乎黑水其東則距乎西河曰據曰距而雍州之境別矣成功何如弱水出乎西海之山而實注乎雍之西北者也今則南至干合黎而西入于流沙異性之水既西其流矣豈惟是哉渭之在雍水之宗也禹導之自鳥鼠而東矣以其眾水之趨渭者言之在北則涇陽有涇水也汭處其上渭處其下宜若渙而不一矣然涇也在北則受汭水之奔趨在東南則入渭水之縈匯受汭者雖曰渭也而聯合實在于涇入渭者雖曰涇也而附屬不遠于汭下雪絲之比類而合矣茲非北注于渭者乎猶未也在東北則有漆沮也渭水而又東則漆沮從之謂之從者小水入大水之名也自華原而合流至同官而入渭非有命令約束之加而浩浩乎其相從矣不猶少之從長矣乎自東北注于渭者此也猶未也在南則有澧水也渭水而又東則澧水亦同之謂

之同者二水勢均相敵之名也發源雖在于終南入渭則在于咸陽順其源流脉絡之道而滔滔乎其共趨矣不猶諸侯之來同矣乎自南注于渭者此也夫衆水非約于渭水也得渭而有依也渭水非受乎衆水也受之而入河也渭統衆流之宗河為歸宿之地而雍州之水無有乎弗治矣惟水之大小無不治故土之高下成其功荆山峙乎雍之東境而漆沮實匯乎其區岐山亘乎荆之西南而沂水實源乎其地水而懷襄則亦有干旅也今則衆水治而告成功于神矣然旅之不止于岐也自岐山而轉之東南有終南焉自終南而轉之西境有惇物焉焉之祭告亦稱殷禮于二山矣猶未也自惇物而轉之西北則至于鳥鼠焉謂之至者其間非一山也而旅之猶夫荆岐也土之高者不其治乎自是而下于山者在函有原隰焉廣平而下濕難乎其底績矣幸而墊溺之既去而襄塏之可登于是乎底績也土之平者有不治乎自是而下于原隰者武成有豬野焉橫流而決清難乎其成功矣今得陂障之既固而流漫之相安成功猶夫原隰也土之下者有不治乎近者治矣自近而遠則高峙乎燉煌之上而雄立乎雍州之西又有三危山也黑水經焉亦安望其可宅也今險阻之患既遠而宮室之制由興三危其可宅矣由是三苗之竄于是者亦皆慶居止之既定樂生理之可安咸格于文德之化而負固之心不復作也鼓鼙干聲教之訖而特險之亂不復肆也不曰三苗丕叙乎至是而水土悉平矣水土平則土宜可辯由是而辯之色則黃而性則壤也土宜辯則田賦可定由是而定之田則上上而賦則中下也田賦定則土賦可興矣有球琳琅玕之美者也有琅玕焉石似珠者也制

而貢之可以爲器用衣服之飾焉將是貢也可無其道乎雍州之域西河界其東北渭水通其西南貢之達于帝都者不能舍是者矣以東北境言之河固發源于積石之地而實環繞于龍門之區是爲冀之西河而在雍之東北者也貢物之出于是境者不必他有所自也托迹于金城之地則駕舟以浮于積石馬蕩漾于夏陽之區則順流以至于龍門焉而西河其在望矣達于西河不可達于帝都耶以西南境言之渭水東會于涇而涇水連屬乎汭是蓋合流入河而經于雍之西南者也貢物之出于是境者不必他有所往也或由灃涇以入于渭而與汭咸趨焉或由漆沮以入于渭而與汭共逝焉而南河其在邇矣達于南河不可達于帝都耶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叙

雍州之西境崑崙崑崙巨乎其南渠搜統乎其北而析支位乎其中蓋山林之叢獸之藪也惟獸有革製之可以爲裘惟獸有毛織之可以爲裘是蓋天王服用之不可缺者而三國皆以是貢焉隨其有以獻其良用供夫司裘之備因其出以制其入用預夫錫命之頒其在于崑崙也猶其在于析支也其在于析支也亦不異于渠搜也而三國奉上之誠一矣惟其奉上之一也則以地言之雖皆西方戎落之人而以貢言之實惟遠人大同之化蓋遠人之化有不可以力格者今也因物以致誠而用昭尊君之念則是因誠以彰化而表見各迪之功是知曰織皮則所貢無異物曰丕敘則遠人無異化神禹治水成功于是而觀其深矣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

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天下之水其源未有不出于山其流亦未有不因于山使隨山之功未施則滄川之功何措故禹之治水自隨山始蓋水判江河而綱紀之有統山分南北而脈絡之有條然水患雖盛于東南而山勢則起于西北是故禹之隨山也先之北條北境焉以雍冀言之大河盤旋而包絡乎其境諸山拱抱而聳列乎其區是故岍縣有岍山焉位乎雍之西者也禹則導之岍山而雍州之役有所始矣自岍而轉之東南則岐山其一支也導岍而遂及于岐焉謂之及者以其相去之近也自岐而轉之東北則荆山其一支也導岍而遂至于荆焉謂之至者以其經歷之多也或去其壅閼而達其汧涇之派或開其蔽障而會其漆沮之流蓋不惟河之經于雍者無所壅而九水之入于河者亦有所歸矣雍州之山有不導乎雍州之山既畢則王圻之役方殷然視其地雖雍冀之相臨語其水則大河之相隔禹則自雍而東逾河以之冀也西河有壺口雷首太岳山焉自北而南又轉而之東上下于龍門者也禹則導之壺口雷首以至于太岳而冀州之役有所始矣循西河而南則底柱析城王屋其三山也自西而東又轉而之北導之必自底柱析城以至于王屋焉覃懷孟津之西無不導之山矣循南河而東則太行恒山碣石其三山也自南而北又轉而之東導之必自太行恒山以至于碣石焉大陸九河之間無不導之山矣或關其崇巒之形而通達于河流之際或迎其歸趨之勢而控扼乎河海之交蓋不惟濟汾恒衛有所容而漳澤諸川亦無所橫矣冀州之山有不導乎由是雍冀非一水也而隴屬乎大河之派大河雖一水也而統領乎

衆流之宗自碣石而來望溟渤而長趨矣其始也以一河而受衆水之歸其既也以一海而容大河之委納尾閭之區行險而不失其信矣禹之施功于北條北境者如此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大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

禹之隨北條大山也其疏鑿之功既施于北境而順導之勢遂轉而之南南境之西則諸山橫亘乎其雍南境之東則諸山包絡乎其豫不有以隨之奚以爲濬川之地乎是故以言乎雍也有西傾有朱圉又有鳥鼠太華山焉是四山者皆自西南而東北又自東北而轉之南者也禹則導之西傾導之朱圉導之鳥鼠而至于太華其間非一山也所以導之猶夫西傾朱圉鳥鼠也或濬其源而通達于西向之際或滌其委而馳驟于東會之交或山形相隔于川流而致其開鑿或水勢相連于首尾而致其疏通凡山之左終南右博物者有不導乎雍州之山既畢則豫州之務方殷自太華而東南則自雍而豫矣以言乎豫也有熊耳有外方又有桐栢陪尾山焉是四山者皆自西而之東又自東北而轉之西南者也禹則導之熊耳導之外方導之桐栢而至于陪尾其間非一山也所以導之猶夫熊耳外方桐栢也或導其東行之原而統衆流于其北或合其北會之派而致歸宿于其東或南行之有經而支流之是通或北向之有紀而泉源之是濬凡山之左大別右陶丘者有不導乎大別州之山導則不惟恒渭之水有所歸而凡灃涇漆沮亦得其治矣豫州之山導則不惟淮洛之水有所歸而凡灃澗滎波亦無不治矣禹之成功于北條南境者如此

導嶧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江漢然江漢雖界于南條而漢水實源于北境是故禹之隨山也雍冀豫之功已畢而梁荆揚之役方殷彼漢水之源自嶧冢發之雄峙于梁之東南而相望于荆之西北者也禹則導之嶧冢而漢水之源濬矣不惟是也由嶧冢而至荆山其間非一山也導之猶嶧冢也由內方而又轉之東南有大別焉蓋去中江爲甚邇而漢水其合之矣禹導之自內方而至大別其間非一山也導之猶內方也其始也開崇璩于其原而通達于東向之際其終也開蔽障于其委而交接于南會之流漢得江而有歸江與漢而入海矣禹之施功于南條北境者如此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之陽江水出焉發源于梁之西北而旋繞于梁之東南者也禹導之而江源濬矣不惟是也岷山折而爲北支則至荆之長沙而爲衡山蓋自北而南又轉而之東盡九江之西而與岷山相連屬也禹則自岷山而至衡山所以通江水之上流者無不導之山也岷山折而爲南支則至荆之德安而爲敷淺原蓋自西而東又轉而之南歷九江之東而與岷山相隔絕也禹則過九江而至敷淺原所以通江水之下流者無不導之山也其始也開壅淤于岷山而東入于灃沱之派其究也通蔽障于淺原而北會于彭蠡之流江得漢而並趨漢因江而入海矣禹之施功于南條南境者如此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天下之水因于山故隨山之功甫畢濬川之功可施何則水之爲患也雖盛于東南而緩于西北而禹之導水也則起于西北

而終于東南彼雍州之地有弱水焉蓋出于苑園水之西而經于涿邪山之東者也衆水皆東而此水獨西性之異常也昔常東行爲患矣禹則通其壅關其障而導之西流焉始也自南而北導經流于合黎之地既也自北而西決餘波于流沙之鄉順其性而流之西矣弱水有不治乎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非特水性之異常者導之治也汾關之山黑水出焉蓋起于雍之西北而繞出于梁之西南者也衆水皆清而此獨黑色之異常也昔固北溢爲虞矣禹則濬其源殺其派而導之南流焉逆還而西三危適峙乎其右遵行而上南海實受乎其流順其性而流之南矣黑水有不治乎夫西北之水弱黑此其大者也一西一南而西北之水無不治可知矣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底柱又東至于

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泲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

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

上導弱黑之水西北之水固治矣自西北而轉之東南則盤旋乎雍冀之區而繞絡乎豫究之境者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也導之可緩乎哉彼河自外夷發源九折而入中國伏流之多不可窮也然自崑崙以北而流注于雍之西南積石之山實其見處也禹之導河惟積石始焉所以相便宜通蔽障者于此而肇其功也自積石以東而繞出于冀之西境龍門之山實其險處也禹導之積石必直至于龍門焉所以開崇疎通東隘者于此乎致其力也由是源流既濬而汎別自順龍門之下言乎其所以經也自北而南則支流旁溢于雷首南至于華山之北也自南

而東則經流順趨于析城東至于底柱之山也自是而又東也決之東方則東流而東向不可遏也言乎其地則王屋之東有孟津河流至之也孟津之東有洛汭河流過之也洛汭之東有大伾河流至之也東向之勢浩乎其順而達矣自東而轉之北也決之北方則北流而北向不可遏也言乎其地則漳水之北有泲水河實過之也泲水之北有大陸河實至之也大陸之北有九河河實播之也北向之勢沛乎其安而疾矣然其析之也固有九河之異而其合之也則有逆河之名自此聯屬以東而會同之行速脈絡以北而歸趨之勢成蓋至碣石之山而入海矣河水有不治乎河治則九汾泗諸水之在西河者治矣濟澤諸水之在南河者亦治矣河患其弭哉

嶧冢導濊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塗至于大別

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天下之水北莫大于河南莫大于江漢禹既濬河矣得不及于江漢乎梁之東北有嶧冢山焉實濊水發源之處也苟上流未治下流安得而朝宗乎禹故相便宜通蔽障特于嶧冢施其功而濊水上源治矣由是下流之順也決之東流至武都則濊而謂之漢矣東而又東至武當則漢而謂之滄浪矣勢無增損而各有異同其經歷則然耳自是而東則荊州矣三澁之水則過之以大而合于小也大別之山則至之以水而循乎山也至是則南入于江矣自南而東則滙爲彭蠡之澤自東而北則流爲北江之名蓋直出于揚州之境而遂入于大海之中矣固不知其爲漢而豈復知其爲江哉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

北會爲滙東爲中江入于海

漢水治矣由是而及于江梁之西南有岷山爲實江水發源之地也苟上源不治下流又安得而朝宗乎禹故相便宜通蔽障片于岷山施其功而江之上源治矣由是下流之通也東流而別出于其南而江謂之沱矣又東而至止于澧澤則江臨其地矣一水之經而曰爲沱至其勢則然耳自是而東則荆州矣九江之水則過之猶夫漢之于三澧也東陵之地則至之猶夫漢之于大別也至是則迤北而入海矣就彭蠡而相會與漢其俱諸馬順東流以爲江自北而之中江焉蓋經行于揚州之域而遂望于大海之歸矣固不知其爲江而豈復知有漢哉夫如是則自江而南凡沱澧諸水無不治矣自漢以北凡潛沔諸水無不治矣夫禹濬川之功不亦大乎

導沱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濬爲榮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河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

北條之水固莫大于河亦莫大于濟濟之斷續也不常而其伏見也靡定禹之導之也則奚自乎王屋之崖流水終焉是以不能窮其本也惟以此而濬潞乎泉源但可見其流也惟以此而決去乎壅塞然疏鑿之功雖至而勁疾之性猶存自是則伏矣潛行穴地而東出于濟源合流至溫則不爲流而爲濟矣爲濟則有別流之名是伏而又見也及其絕行于西南之地而歷乎統公之虞進而至灘則入于大河之中矣又非其伏而見者乎自是則又伏矣潛行絕河而復出于河南充滿洋溢則不爲濟而爲榮矣爲榮則有可見之迹是伏而再見也及其潛行于地之中而揚波于廣濟之境水而行地則出于陶丘之北矣出非

其伏而見者乎自是而往濟陰有荷澤也濟則因東向之勢而至其地焉不復潛也壽張有汶水也濟則順東北之流而會其波焉不復伏也至是則又北而轉之東也入青州博昌之界則流于大海之中向之勁疾不常者自是其有歸普之剽悍不順者至是其容受矣不曰入于海乎或見或伏而源流可窮若斷若續而脈絡可考濟雖異性而極其變聖人則通變而復其常也行所無事禹智其大乎

導淮自桐栢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禹既導濟矣轉而之南不有淮乎淮亦四瀆之一也禹于是自桐栢而導之蓋淮水之出于胎簪也其勢尚微而注于桐栢也其勢始大故禹不自胎簪而濬其泉源特自桐栢而決其壅蔽導淮之功始于是矣然淮之經行也自南而東北故禹之導淮也由豫而至徐由是而之也則統出乎徐之東南而順流于揚之西北其在泗水固受乎沂水之流而往淮也實交乎泗沂之會始也以一縣二而淮當統會之宗終也縣三爲一而海爲歸宿之地固不知其爲沂泗而亦不知其爲淮矣大禹之導淮成功如此哉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

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灋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

且天下之水不特淮水而已盤旋乎雍州之區而統絡乎豫州之境者有渭洛也故治淮之功甫畢而渭洛之役方殷彼四瀆之西莫大于渭也不有以導之其害不可息矣然發源雖始于南谷而逕流則在于鳥鼠同穴故禹不自南谷而濬其泉源特

自鳥鼠同穴而決其壅蔽導渭之功始于是矣由是而東則灃水注乎其南而渭則東會之又由是而東則灃水注乎其北而渭亦東會之又由是而東則灃水注乎其東北而渭則東過之所謂漢屬渭汭漆沮既灃水攸同是也蓋其上合衆水而爲一下合衆流而同歸同條共貫望河以爲歸宿之地矣渭水有不治乎四瀆之東莫大于洛不有以治之其患不能免矣然發于家嶺其勢尚微而經于熊耳其勢始大故禹不自洛而殺其派特自熊耳而濬其流導洛之功始于是矣由是而東則澗澗統乎其東北而洛則會之而爲一又由是而東則伊水注乎其東而洛則與伊而相會所謂伊洛澗澗既入于河者此也蓋其上合衆水之異派下合衆水以同流沛然下逝望河以爲奔趨之地矣洛水有不治乎夫渭水入河則不惟涇渭之水得其歸而四瀆以西之水無不治矣洛水入河則不惟澗澗諸水有所歸而四瀆以東之水無不治矣大禹之導渭洛成功有如此聖人之導渭洛也必先有所合而後有所歸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

此總結上之成功而言也大禹分九州而治也固已各施其功是故合九州而觀也則已同底其績蓋經歷之地既通則涇渭之患斯除自冀而雍水之遺患多矣隨流止而各得其治則殊方而同歸自雍而冀土之墊溺其矣隨高下而各得其平則異地而同治以九州之土言之四隩其卑者也沮洳之害脫而宮室之利興民各奠居四隩其既宅矣及夫高而爲九山者蔽障既通報告聲稱乎殷禮也不其刊木而旅祭矣乎土之自卑而

高者無不治矣豈特究之降丘宅土梁之蔡蒙旅平而已哉以九州之水言之九州其流者也泉源極乎其濬滌而脈絡自爲之流通各順其道九州其滌源矣及夫止而爲九澤者陂障既固水勢既蓄而復流也不其安靜而無潰矣乎水之自流而止者無不治矣豈特徐之淮沂其又揚之震澤底定而已哉由是經緯悉定而九川之條理可尋源流悉明而萬水之波濤自會南條北條水雖異也而相與疾朝宗之勢者蓋無異矣經流支流水雖殊也而相與就歸宿之機者蓋不殊矣其在東海者猶在西海也其在南海者猶在北海也謂之四海會同不其然乎夫然則地乎矣由是而六府可脩也由是而庶土可正也由是而三壤可則也由是而貢賦可定也由是而封建可行也由是而五服可成也由是而聲教可訖也平成之丕績攸建而位育之全功已收所謂澤水微乎者至是而可免而試功秦言者至是而能踐矣

六府既脩庶土交正底慎財賦或則三壤成賦中邦

四海會同則害息矣地乎矣地乎則天成害息則利興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財用之所自出也或失于過則相制以洩其過或失于不及則相助以補其不及由是造化妙生生之機二氣以之而順布萬物顯發生之迹五行以次而相成則九利之屬于六府者無不孔脩而天下之財源廣矣然而經國定制可無法乎是故中國外夷之土其等不同而地利之美惡因之也禹則于庶土之名物而交相合之參伍之餘較其肥瘠者與夫高下者物必指其所出之地地必表其所產之良由是因庶土之出而謹其財賦之入因地以制貢不責有于所無常出者定之

以爲常偶出者定之以爲異由中及外辨土宜民統焉恐夫之濫也不曰底慎財賦矣乎至若九州較土之等其則不齊而田賦之多寡因之也禹則于較土之色性而文相則之品節詳明之下第其上者中者與夫下者總其綱則爲三別其目則爲九由是因較土所出之財而成賦于中邦之內因田以制賦而輕重有其等常者爲正賦之供錯者爲間歲之出中邦之賦隨地制征并非有條而不紊也不曰成賦中邦乎夫然則利源之開斯民之生既遂貢賦之入國家之用由供遂其生者愛民之仁也供其用者尊君之義也仁義兼盡聖人經國之制何吝哉

錫土姓

此記大禹地平天成之後經理天下之制蓋曰自天下不能以一人治于是有封建諸侯之典封建之法有二與之以土以立國與之以姓以立宗何也民社未莫何以君國而子民土也者民社之所以奠者也于是乎錫之或因同姓而建之以親或用異姓而建之以賢視德之大小以爲邦之大小因地之遠近以爲邦之遠近奉天以設都內外詳畧之規明因地以班祿尊卑上下之分定而凡五十里七十里百里皆有恒制矣上有社稷下有民人其國不亦立乎國立而族氏未別何以承先而裕後姓也者族氏之所以別者也于是乎錫之或自所出之同而立之爲宗或自所出之異而立之爲族究其生育之原姓以始也就其官業之盛姓以立也班世系于九重用昭燕貽之盛典藏譜牒于太廟將爲百世之不遷而凡以族氏以官氏以國氏者咸有定名矣承乎祖宗垂乎子孫其宗不亦立乎夫立之國則邦域各有所統而政教之推行也有其漸立之宗則源流各有

所傳而前後之作述也無敢隱否則土而非姓冒蔭者或得以售其偏姓而非土則無田者又爲用以治其民合土性而一之夫是之謂大禹封建諸侯之典

祗台德施不距朕行

上任人以理天下此端已以師天下蓋當今之時水土平矣貢賦定矣諸侯建矣治已定而功已成矣禹之于此夫何爲哉惟以爲德者天下之所同而感乎其下存乎君若者天下之同式而聚乎其德主于敬于焉不徒以心蘊乎德而必以敬恒乎法不徒以言今天下而必以身先天下懸之象觀未足以動其心也惟精惟一儀刑普焉天下之標準自我立也彰之物采未足以妙其感也惟幾惟康觀法昭焉天下之律度自我陳也是故法制之維持既足以啓其從善之易而身心之孚感又有以速其會極之神振舉於我而達者聞達之所聞即吾之所履也蹈行德教者合內外之大同天下之廣無餘地天下之廣無餘化矣寬待言而喻乎軌範于我而達者效遠之所效即我之所迪也不違于行者極遐邇之至協四方之外無餘人四方之外無餘化矣其不戒而孚乎是禹非爲天下而散其德天下非故爲禹而從其行道本至足各足之而已矣雖禹之聖不能強天下以性之所無雖天下之民不能加毫末於本分之外道本至順各順之而已矣各足則安各順則久久則天天則神矣則與光之協和舜之風動何以異哉吁斯德也斯化也非功成之先亡之也其機之隱也弗之或息爾也非功成之後始有也其機之通也弗之或遺耳也其斯以爲德之盛化之妙歟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鉅三百里納結服四

先天下之化存乎德之敬廣天下之化存乎地之闢故禹當平成之後而即有事于弼成五服焉因天分地隨遠近而疆制之名以義起統理天下之規模定矣畫野分州合內外而控馭之事以名屬曠遠教化之基緒建矣有所謂甸焉有所謂侯焉有所謂綏要荒焉以甸服言之相中土而控天下環王畿而定民居合五百里之田而分之民焉有民則有庸合五百里之民而事其田焉有田則有租是皆取田賦以給供上者固田賦之事也然甸服之制豈無精粗遠近于其間哉內百里爲最近則并禾本而總賦輦轂在邇挽輸爲甚便也二百里次之則刈禾而納半藁焉道路雖近而任載頗艱則禾本之去庶幾人力之易也三百里又次之去藁而納麤皮焉道路漸遠而任載漸艱則半藁之去又爲人力之易者也是三百里者近王城而左右焉卒然有急可朝發而夕至者也故輸將之事亦其所服也已以至三百里之外則四百里也較諸內可謂遠矣非特去藁也并與其穗而去之載登于天府者惟大田之嘉穀而已四百里外則五百里也較諸內則益遠矣非特去穗也并與其穀而去之上供于王庭者惟倉箱之粒米而已是二百里者遠王畿而卓莽馬水陸相阻未易以旬月相通者也輸將之事彼固不與之也已或賦其財而亦借其力或優乎力而止征乎財甸服之制不其定乎吁內則重而粗非以重內也近則易遠不必于精也外則輕而精非以輕外也遠則難致不可以粗也其精其粗其輕其重一視其地之遠近而已矣聖人何容心哉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由甸服而外有侯服焉東西南北亦各五百里而分之爲三等曰侯服蓋密邇王畿而隸屬乎綏要荒者也于斯乎體國經野于斯乎建邦設都以皆侯國之事故其服謂之侯然地勢既有遠近之殊法制當有內外之異其內一百里地爲近也而制之爲采邑焉天子之下有卿卿之祿供于是也卿之下有大夫大夫之祿供于是也或班之在官或給之在家所錫雖止于百里之中而所入自足乎王臣之用其內百里者如此自是而外里以百數又有一焉則二百里也其地漸遠矣則以男邦封之執轂璧者地方五十里也執蒲璧者地方五十里也使之密邇于王室而相協于親比之餘蓋所以承流宣化而爲內附之安者庶幾其有賴矣小國非得以免內附乎自三而五里以百數又有三焉是三百里也其地益遠矣則以諸侯封之稱大國者地方一百里也稱次國者地方七十里也使之藩屏乎王家而相維于捍衛之餘蓋所以建旄秉節而外侮之禦庶幾其無失矣大國非得以免外侮乎或以內倡外而綱有所張或以外承內而目有所理或以尊臨卑而政有所揆或以卑應尊而事有所舉德宜於位位宜于封無負乘無踰制矣侯服之制如此

候服之外爲綏服綏也者以其漸遠王畿而接乎要荒風化之當先防閑之宜密華夷不可淆其辯也中外不可弛其則也取撫安之義焉故謂之綏四面相距各五百里也以言其制內三百里去王城千里而與侯服爲隣保安中國之治所當先也于是有脩文教之制因地設教而率作以維斯人文立教明倫而造就以式和民則學校以羣之師儒以聯之教之有方也詩

書以開之禮樂以陶之教之有道也省試以課之勸賞以進之教之有術也煥文明之象端化威之規斯則教靡虛文學從風化三百里之內莫非仁義道德之風而甸侯之地亦因以安集矣否則密邇于中華而俗將淪胥于夷狄矣文教可不揆乎自三百里外其二百里距荒服千里而與要服爲鄰保安邊疆之治在所重也于是有奮武衛之制詰爾戎兵而王靈之丕振慎固封守而聖武之克昭春蒐夏苗秋獮冬狩武之習時也坐作進退攻殺擊刺武之講素也設險禦衝重門擊柝武之防務也脩兵革之利杜窺伺之心斯則有備無患德威惟畏二百里之內莫非奉義順則之民而要荒之遠亦因以攝服矣否則勢雖雄據夫要衝而人或罹于其寇盜矣武衛能無奮乎夫三百里以文言非遺乎武也其內也文所先也明乎文而所以爲用武之地者益備二百里以武言非遺乎文也其外也武所先也振乎武而所以昭人文之化者益神地分內外而控扼于華夷之交道兼文武而並用乎長久之術聖人立緩服之制如此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侯二百里蕃

緩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者要服也謂之要者以其去王畿已遠在所畧也故取要約之義而曰要服特羈縻之而已政不必其設也教不必其行也順之固弗外也逆之亦弗追也內三百里則曰夷所以奠夷居也外二百里則曰蕃所以流罪人也茲非所以取要約之義乎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要服之外四面皆五百里者荒服也謂之荒者以其去王城甚遠人所畧也故取荒野之義而曰荒服不可以中國之法席理

也地之僻也非衣冠文物之都也人之陋也非禮樂教化之行也內三百里曰蠻所居皆蠻夷也外二百里曰流所置者皆重罪也茲非所以取荒野之義乎夫甸之外爲侯侯之外爲甸甸賦或以建侯封或以別華夷或以禦罪人事以名隨致用自是其各別合五服而言統體之大既包括而無遺自一服而言規模之詳又周悉而無畧法制之維持有素而教化之孚洽有機天下之大統既一而風聲之被及愈遠大禹樹成五服之功萬世其永賴哉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昔者大禹當治定功成之後而有敬德先民之舉是故法制之維持也有限而教化之流行也無窮以東莫近于海隅也德則漸之謂之漸者其親炙也日以密而其濡染也日益深不徒足人之聽聞而且淪肌之骨髓也以西莫遠于流沙也德則被之謂之被者其覆冒也日以廣而其布護也日益周不但怙之如父而且冒之如天也以至南之干北去三城爲甚遠矣德則降之謂之暨者道德齊禮之機雖不能如東之漸而其及之于南也猶夫北也足此通彼之勢雖不能如西之被而其及之于北也猶夫南也曰東曰西曰南曰北地有遠近也故所及有淺深之殊漸之被之暨之德無厚薄也故所訖有無外之妙自其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謂之聲以聲則無乎其弗聞也自其軌範于此而遠者效焉謂之教以教則無乎其弗效也漸被于東西聲教之訖于東西也東西之外無餘地則敬德之行無餘化矣

告先君為卿于朝子隨學焉時養齋嚴師在館先君
命子遊於門下嚴師謂子習書經非得專經不可適端
簡公鄭師掌左銓衡時時令其長子洞庭治與子持所
為舉業文質於鄭師鄭師亦與其進而品裁之繼而鄭
師仲子平泉復準又與子同卒業大學為定國公徐西
亭文壁友伴相與益深適稟命先君介平泉求為弟子
於端簡公者數月時先君以病不能躬謁也鄭師出一
帙曰禹貢說謂予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不幸先君
卽棄世子扶柩南歸不得久事端簡公為恨予幼弟時
錫先君命子教養而無其師乃謀諸表吳門尊尼及內
弟伊繼山在庭僉謂徐瑤泉時行真今日書經師也因
延諸家塾以訓幼弟子雖少長于瑤泉仰其德學實師
事之因出鄭師所作禹貢說瑤泉捧誦不已予復語瑤
泉當法鄭師之意作康商周說以足鄭師所未備瑤泉
首肯斟酌五年而後成今瑤泉講意大行於世而鄭師
禹貢說獨缺讀是經者恒以為歎予故梓之以與同志
者共焉嗚呼二說並行數聖人之心法見矣
隆慶二年中秋日舊吳玄適子完泉徐胤錫識

禹貢說一卷

明鄭曉撰是篇詮釋禹貢之文其中如解大野既
豬一條解揚州一條解浮于江沱潛漢一條解江
漢一條皆為闡若璣潛邱剖記所取然大致多隨
文演義詞指淺近其門人徐允錫跋稱受業於曉
數月因出此帙授之曰子能了此禹貢無難矣蓋
本為舉業講授而設允錫尊其師說遂從而刊行
非曉意也

非曉意也

古書世學六卷

〔宋〕豐稷正音 〔明〕豐慶續音 豐熙集

說 豐坊考補

湖北省圖書館藏明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書世學

六卷》提要

古書世學卷一

宋 豐稷 撰 豐慶 續 豐熙 集

豐稷字子美，號東谷，建康人。嘉祐六年，慶官京師，朝辭使臣，謁於東宮，稷讀書能文，辭論六經，盡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贊之。文卿曰：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堯，而止。客曰：吾先王徐市所得起神農，政典至堯，而止。又笑曰：中國官本錯謬甚多，孔安國傳序皆非。古經之傳，如虞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書，皆作起四凶之過。九共紀四岳九官十二牧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八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之。稷有傳古經一字，八個者，夷九族使臣將行之。

校檢再三，遺與衡之，出境則六一翁令嚴不許傳中國者，非信然歟？固請訂其錯謬，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大誓、武成、康誥、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伴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

虞代名也，本帝舜氏堯因封之，為之遺焉云。

虞王既受禪，遂以為有天下之號，書者史官掌記時。

按羅長源路史金仁山通事之文也，後放此。

鑑前編舜本嫡姓，帝時物作舟，有功封虞，公均至，奉能聽八風，以成樂生，物傳生，康敬康生，窮蟬窮蟬生，喬牛世其爵，喬牛生，晉夫言不嗣，替生舜堯使嗣。

封諸有中國者，止三篇，說詳於後。

帝典 集 堯方與安分堯典舜典為二篇，伏生經各為一篇，止名堯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卿外帝典與子思大學合王魯齊王深宣皆以為

東正堂

四

三

1

1

•

12

古書
虞書

帝典

四

古書
虞書

帝興

五

經 49—564

凡入樂父了夏又曰考經
介重于氣必法然凡八曰
由縫介重于氣必法然十
又一曰物縫介重于氣必
法由物縫各于地且岸其
又曰一縫介重后二朝孝
其乙重也斜乙氏其乙
會獨其重于地以故其
于金必其二重于二之西

古書
虞書
帝典

凡入樂父了夏又曰考經
介重于氣必法然凡八曰
由縫介重于氣必法然十
又一曰物縫介重于氣必
法由物縫各于地且岸其
又曰一縫介重后二朝孝
其乙重也斜乙氏其乙
會獨其重于地以故其
于金必其二重于二之西

凡入樂父了夏又曰考經
介重于氣必法然凡八曰
由縫介重于氣必法然十
又一曰物縫介重于氣必
法由物縫各于地且岸其
又曰一縫介重后二朝孝
其乙重也斜乙氏其乙
會獨其重于地以故其
于金必其二重于二之西

古書
虞書
帝典

凡入樂父了夏又曰考經
介重于氣必法然凡八曰
由縫介重于氣必法然十
又一曰物縫介重于氣必
法由物縫各于地且岸其
又曰一縫介重后二朝孝
其乙重也斜乙氏其乙
會獨其重于地以故其
于金必其二重于二之西

而又力行不已其德所以愈光而益高大也
 族自高祖至玄孫之親及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
 之大家毋族自母之父母兄弟及母之妻家及煥
 母之家妻族自妻之父母兄弟及其母家也姓
 者相親厚也辨分別章顯揚也百姓孔氏以爲百
 官是也分別其不自而顯揚其賢則百姓皆昭明
 之君子而無姦惡之小人矣協合也萬邦封建之
 國即孔子言懷諸侯也黎民首民通內外遠近而
 言於猶言由是也蕃盛養民之富時是雍和教民
 之成也大學言意誠而心正心正而身修身修而
 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平童子亦言正心
 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萬
 民正遠近莫不一於正千聖相傳萬世不易之大
 道盡在
 是矣
 九峯蔡氏曰常人德非性有物欲害
 能者性堯性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仲達孔氏曰
 百官之族姓蒙化皆有禮義昭然而明顯矣又使

之合會調和天下之萬國其萬國之衆人於是變
 化從上是以風俗大和也升菴楊氏曰唐明皇問
 張說曰今之姓氏皆云出自帝王後古者民邪
 說對曰古者民無姓有姓者皆有土有爵者也故
 左傳云天子命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
 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而已其後居諸
 侯之國土者其民以諸侯之姓爲姓居大夫之采
 地者以大夫之姓爲姓莫可分辯故云皆出自帝
 王也說此言考古證今不刊之論予因是知尚書
 所稱百姓與論語所言百姓可以類知矣堯典曰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蔡氏注云百
 姓者畿內之民黎民者四方之民此不通古今之
 說也聖人之視民遠近一也豈分畿內與四方哉
 百姓協和而有土仕而有爵者能自明其德而後
 協和萬國萬國諸侯協和而後黎民於變時雍此
 其序也治以百姓爲民度則黎民又是何物亦豈
 有民度先於諸侯者哉又曰堯典百姓昭明以百
 姓爲有爵命者其說出孔安國尚書古生安國爲

漢人孔子之後其說必有所授蔡氏生千年之後
 何補而變之邪子每以古注歸入俗儒得然曰先
 儒成說不可改也子曰蔡沈爲先儒孔安國非先
 儒耶又不惜子曰吾見二事可證以證昔有二生
 一在府學一在縣學相遇爭長謂乙曰我府學
 縣我學爾卑縣學生曰府有文宣王縣學亦有文
 宣王豈亦有異邪又有僧綱司觀音僧會司觀音
 析兩迎禧相遇于路僧綱司行者曰爾寺觀音當
 避吾之觀音爲姑爾之觀音姓女也聞者笑倒如
 蔡氏之說載內爲百姓載外爲黎民是府縣學文
 宣王有尊卑僧綱僧會乃命羲和欽若昊天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
 曰易谷
 作曉寅賓出日
 出初辨秩東作
 辨今作日
 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字申命羲

亦宅南交曰明都
 今本敬致誤在
 之下關炎
 辨秩南爲
 今作日
 日水星火以殷仲夏
 今作
 正厥民因鳥獸希革分命和仲宅酉曰柳穀
 今作
 味寅饒內日
 內音
 辨秩西成育中星虛以殷仲秋
 今作
 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典
 申命和示宅朔方曰幽都
 敬致寒日
 今關
 平在朔易日短星昴
 音
 留以殷仲久
 殷今厥民隳
 切
 鳥獸毛毨
 毛如
 帝曰咨女羲暨
 作正
 和
 音
 養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有盆
 以閏月定四
 時成歲允釐百工虔績咸熙
 乃者繼事之詞
 義和氏重勤

十二

十三

錢送也以歲分之莫夕將入之日而藏其景也西
戎者秋月物成之時辨別其取舍之室次第其收
獲之序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為遠中也
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則曰宵中而已星
虛者玄武七宿之虛星春在北夏在東仲秋則轉
而南故以定秋之中星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
也說者毛萼更生而潤澤鮮好也朔方者北方之
地今直隸保定府易州有堯時候臺在焉見唐蘇
靈芝記幽都北表之山異水出焉在北海中所謂
日北則景長多寒之地也敬致寒日以冬至之日
中洞日而識其景也平者均其田賦之入以制用
在者察其凍餒之病以賑民月令毋或敢侵削衆
庶地民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幸不
赦即均衆之政也朔易者冬月歲事既畢除舊布
新周官一易再易三易者是也日短者晝四十刻也
星罪者白虎七宿之昴宿春在日短者晝四十刻也
仲冬則轉而南故以定冬之中星也室中曰陳氣
寒而民聚於內也龍者要龍細毛附肉而生也容

六書 卷一 帝典 十三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再閱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十七五
十有九歲七閱則氣朔分齊是為一章也故三年
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于夏而時漸不定矣子
之一月入于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而至於三失
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
丑而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廢
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
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眾功皆
也
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於四方隨天而西
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八北
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日東行虛二十八宿故隱
見各有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之月四方之星
各居其位故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
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星昴在東
星虛在北至仲秋則火轉而西鳥轉而南星昴在
東火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
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循環無
窮矣
帝典
窮光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呂令之
星舉月本也石林葉氏曰日之出納以一日言之
則東西也以一歲言之則日易物隨易以進退南
者易之正位冬至易始萌日自斗而北行則進而
離其所至春分而功顯萬物於是皆作故謂之
出夏至陰始萌日自井而南行則退而復其所至
秋分而功畢萬物於是皆成故謂之納一日之
出納均於東西惟仲春在奎十四度仲秋在角五
度景居二至長短之中去極俱九十一度皆以卯
出以西入則陽正其所自出也故命曰陽谷西
正其所自入也故命曰昧谷因其一日出納之正
使治其一歲出納之事者實錢也楊文懿公曰閏
月之說自古曆家皆謂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轉至
宋張橫渠始為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
右矣朱子深取其說謂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連健
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
正恰得處天進一度則日為退一度二日天進二

古書世學 卷一 帝典

度則日為退二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
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得處天進一度而日所退之
度亦恰得處本數遂與天會為一年是謂一年一
周天月行過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
之一行不盡此天為退了十三度有奇至二十九
日半強恰與日相值在恰好處至謂一月一周天
進數為順天而左退數為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
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逐月
行連此錯說也蔡九峯因之而作天說已具之集
傳董氏鼎天謂自天度考之雖成右轉自地而觀
之仍是左旋明於天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
而實同也諸儒無不宗朱說矣然惟劉氏乃異謂
今以昏旦之中星驗之則知日實右行以每夜月
躔之宿度驗之則知月實左行若據左行之說推
之則日行一日周天則一月實右行三十度有奇
先時冬至在天之虛計其日自子時天與日並行
起至申時日沒則天之虛論於申位日之行當躔
畢宿而張宿昏中矣安得免典以為星鼎乎今日
星鼎則是昏時日仍躔虛其為右行而一日一度
者可知矣又時以今冬至日在其八度而昏中星驗
之亦是右行無疑至於月之左行一日不及天十
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是一日行及三百五十一
度有奇一時當行二十九度有奇餘令某日酉時
月出初躔畢宿計其行至子時當躔本宿之西一
百一十六度之外矣嘗試驗之而月躔仍在本宿
之傍不遠則是右行而一日正有十三度有餘者
又可知矣至我
高廟亦嘗論此謂日月五星之麗天也惟太易則人
目不能見其行於列宿所行次舍蓋在數中分曉
其太會與五行昭然右旋經緯列宿於穹壤其太
會之行疾而可稽驗者若指一宿為主使太會居
列宿之西一丈許若天情氣爽正當望日則盡一
夜知太會右旋矣蓋列宿附天舍次定而不動其
太會居列宿之西此月未入地時而行過列宿之
東一丈曉然矣且天覆地以地上仰觀平視則天
行地上所以行地上者以十二方位驗之定列宿

經 49—570

曰時谷子采驪兜曰驪呼官切都共工方鳩倂功共音供僞帝吁靜言庸違象恭愍天

鴻都帝曰谷四岳湯湯洪水方割湯湯懷山石經

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又僉曰於鯀哉

曰異哉異今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

弗成

方且鳩聚倂見也言共工才且鳩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見恭而心不然也愍慢也肆無忌憚違拂天理也四岳官名諸侯之長姜姓縣名字仲武封許美湯湯大水

古書 帝典 十八

聲洪大也割害也湯湯廣貌懷者包其四面稟者駕出其上太皞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執若漫天也俾使人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嗚者甚不然之辭圯敗族率也先嘗用鯀為它職即敗率自用則治水大任必不勝也異者驚怪之意猶孟子言王勿異也言鯀才獨長於治水不必以前之敗率為驚異也帝順衆言而使之往復云欽哉以嚴其失益能敬謹則必不圯族自恃而事功成矣載年也此一節叙三人之所以得舉以為下文見流放鯀之張本也

古書 帝典 十九

而鯀則棄帝之命矣天下之以才自負而忽不加謹祇以取敗者皆是也寧獨鯀哉又按經稱鯀理洪水傳稱鯀障洪水國語又稱其墮高壘卑經稱禹決九川孟子稱禹疏九可為齊累決汝漢溢地而放之海然則鯀之治水也障之禹之治水導之也其成敗之由以此當其在也禹何以不諫曰禹安得不諫以鯀之方命圯族況其子之官乎故禹必有諫鯀必有所不從舜之知禹亦必以此舜之舉也鯀既以方命圯族失之禹念父功之未就於是暨益暨稷思日孜孜以成之非惟克勤于邦以爲忠而補前人愆以濟天下乃所以爲大孝也然以禹之聖猶八年於外何也禹八年之問非但導水決川而已中間畫井田為溝洫定經制酌土室立賦法通朝貢廣教化於八年之間定千萬世之計此禹之功所以爲不可及也鶴洲楊氏曰象恭愍天唐本怡作滔因聲而譌楊鏡川意爲下文重出而刪之失滋遠矣皆未見鴻都石經故耳王

介甫謂國則行方則止方命猶今言廢閣語令蔡
侍主之雖亦可通但三方字宜一義則仁山說為
差勝也

庸命女音吳朕位岳曰不德忝帝位不今曰明明

揚仄側今作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蘇周仲

筆落哲文明溫恭允塞協于帝帝曰俞予聞如何

岳曰暨于父頑母嚚象教我告克諧以孝烝烝乂

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女去聲觀厥刑于二

女如字釐降二女于嬀汭嬀音圭汭嬀于虞嬀音

帝曰欽哉仲華伏生今文于國古文鴻都石

古書帝典二十

中音仲唐本讀重平聲連揚于帝為一句而上有
曰若稽古帝舜曰七字乃仍地方與矣補舜典而
偽增其句顯亂其文如此其于徐
帝二本真泰項未焚之書當從之
庸用與入忝辱明顯之也明居顯位者揚舉薦仄
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無妻曰鰥時舜三十
而娶也真源曰舜字仲華蓋舜當也蔓生蓮花
之名故字仲華也深湛智溫和塞密協合也言
舜深沈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信實而
密察有合於帝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之德
也喻者然之詞子聞者堯清問下民久聞舜德
故因象言而然之也如何者又致審其實行之詳
也岳曰者四岳自言也生而無目曰瞽舜父名瞽
字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母嬀後母瞽瞍初
娶瞽瞍生舜早死後娶北氏生象象長而有季嬀
之謀因瞽瞍目盲而愚頑與母日夜讒害之遂舜
于田舜增力耕田以養父母至誠盡敬象憂亦憂

象憂亦憂所謂堯瞽以孝也烝烝乂治格至也舜
之盛德上達天而化之即孟子言底豫也又既底

豫則象拳跼之姦謀亦無所售矣以女妻人曰女

時堯則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

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

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

觀人者於此為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

河內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水北曰汭自虞均居

此黃帝因賜以嬀姓嬀婦也虞國名堯使舜嗣喬

牛之封而治業以還二女為之婦也欽哉者戒女

之詞即禮往之文

家必敬必威之意

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

窮蟬數康句望喬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

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止

宗濟姓亂序無別已乎或曰晉胥臣曰黃帝之子

二十五人得姓者十四人為十二姓其同姓者二

人而已異姓則異德異德則異類異類雖近男女

相及以生民也又記曰繫之以姓而弗別雖百世

而各嫺不通者周道然也然則古已別姓則昏嫺

不可以通乎曰非也黃帝氏十四人之得姓猶高

陽高辛氏之十六族爾胥臣之言為納懷麓故附

天地之大德者其于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
虞夏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
以虞夏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
王公侯伯夫以虞夏並契稷而自出則為有始
封之君虞夏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
也考之左氏史趙之言曰自舜至于瞽瞍無違命
舜重之以明德夫自舜以至瞽瞍則非自黃帝
昌意顓頊窮輝燁燁以下之說固矣國語不曰幕能
然則昌意窮輝燁燁以下之說固矣國語不曰幕能
神顓頊乎左氏不曰陳顓頊之族乎曰幕之出於
顓頊左氏國語之說固足徵也然謂顓頊之必出
於黃帝史記之說其果足徵乎黃帝氏歿則少昊
氏作是為五帝之首國語稱少昊氏之東九黎亂
德顓頊受之則少昊以一代之通稱後世始東非
少昊帝之世即幕也而史記於黃帝之後不及少
昊懸記顓頊指為黃帝之孫隔遠無序少昊之代
何所住而黃帝之孫何其壽也莫難明者譜牒莫

易知者朝代史記序朝代尚有遺則其序譜牒豈
足信乎夫顓頊未必黃帝之孫則五帝豈必皆黃
帝之後伏義神農黃帝是為三皇皆有功德於天
下果如史記五帝三王皆黃帝之後則伏義神農
子孫何以皆無帝王者商周循曰世遠也若顓頊
高辛陶唐皆黃帝後則一家伯仲子孫遞相傳授
又何必殊微號易五運後世又何必曰五帝官天
下云哉況少昊氏上與伏義聯曰太皞少皞不必
廢少昊為黃帝之青陽顓頊氏下與帝嚳氏對曰
高陽高辛不必附帝嚳為顓頊之族子也古之王
者必有虞子之官蓋公卿大夫之子凡天下之姓
秀與天子之子遊焉學焉者則十四人為十二姓
焉又何必皆為黃帝之子也若曰皆黃帝之子則
有姓無姓何其偏同姓異姓何其雜也上古之時
有同姓而為夫婦者常高陽授諸海外之野以焉
夷狄況一父之子各易其姓而遂使之男女相及
是率天下而為夷狄禽獸也豈理也哉書稱帝堯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使堯舜果同出於黃帝如史

記之世則堯之視舜為同高祖之族為尊從玄
孫之行正九族之內也舜在九族之內為父母弟
所惡屢欲殺之而死於陶淵源而堯不一顧省豈足謂
之親睦九族哉連四岳明揚又豈要以二女足謂
之克明俊德則史記世本經臨聖人之事不可勝
誅矣然則堯舜之不同出於黃帝以書決之書無
明文以堯之妻舜之不同出於黃帝以書決之書無
出黃帝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神黃帝而
郊禘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
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其有功於
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注者謂虞以上尚德
夏以下親親戴氏余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
此未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
舜格于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
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神黃帝其郊禘即宗堯之
意爾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
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

宗堯則神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
況國語固云神郊祖宗與報為五則禮固有並行
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為之說者曰祖考求洛虞賓
在位此有虞祭顓頊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胡氏
大意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神黃
帝郊禘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
宗堯為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意大傳所謂帝
入唐郊以升朱為尸者也祖顓頊報幕以至瞽瞍
者一家之私親也神郊祖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
韶之為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求洛者即文
祖神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升朱之在尸
位乎況神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
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
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
儒之論亦始膠矣炎泉何氏曰張華博物志稱司
馬遷云無堯以天下讓許由事揚雄亦云誇大者
為之愛日抄獲賜云從來人以莊周蓋是寓言
抑不實漢如堯讓許由依舊是有此人益中呂

古書 帝典 廿四

許南皆四岳之後許由亦其一也... 觀之則先有謙四岳事但周之言文神過當耳左... 傳云大詩太岳之後杜注上先四岳則大岳非由... 乎左氏外傳齊許由有大姜辭謂四國皆姜姓... 四岳之後大姜之家高士傳堯召許由為九州長... 豈即岳之任歟按伯夷傳太史公云箕山有巢由... 塚即不疑為無是人之名不見於六藝何... 止由光而統欲度之邪楊誠齋有詩子雲到老不... 曉事不信人問有許由子雲之見議於人宜矣思... 齊陳氏曰替稷天生無日則萬章言焚廬益井之... 事非自者所能為釐澤二女在替亦允若象不格... 姦之後則二嫂使治朕糗之說尤理之所必無也... 善乎仁山之言曰舜固國之始而其為耕稼陶... 漁之事何也曰古之國家子弟固非如後世之泰... 養舜之為田漁而人從之又非必如今之漁人陶... 工也或者見逐於父母故勞役之或避世不取... 居而自歸於田漁亦因是以行其政教而濟時之... 窮故難書有謂舜見器之若惡而陶河濱見時之

古書 帝典 廿五

之德必扶其實行由乃舉其處人倫之變揚其大... 孝帝乃決意而觀厥則中庸言君子之道費而隱... 應者造端夫婦實則察乎天地此堯所以試舜也... 劉向列女傳舜妻堯二女教以兩莖自耕而下舜... 殺之二女教以鑿旁窺而出父母欲飲舜酒醉而... 能賍穡殺不已皆賴二女以免則堯非觀之乃使... 女教之舜何以為聖人禪授之重豈若焚燬之惡... 妄哉此皆戰國諸傳之邪說萬章述之遷向張之... 幸蘇氏古史羅氏路史金氏前編考之詳辯之明... 也若夫不告而娶理亦未必然男子生而願為之有... 室女子生而願為之有家父母之職也自古昏禮... 皆父母主之而使媒妁通言以行六禮未有子自... 主昏而告父母者所以重宗嗣遠羞恥也惟孤子... 則布几筵告福廟而後自主之詩譏魯桓曰必告... 父母是時惠公先薨已二十一年亦謂告于惠公... 而已舜既見逐于廬山雷澤河濱負夏之地象必... 先有室以奪婦矣至是堯命嗣封于虞而婦約至... 堯既底豫非惟不敢送天子之命亦樂從以為宗... 矣舜非自主如派子亦何假於告哉程子謂如今... 官府斷人家昏姻是為得之王陽明駁柳子厚毀... 鼻亭記謂象之得封其感舜之德而為善人父矣... 可以封而後封之也亦善讀尚書而智足... 以知聖人者豈漢唐文人職史之所及邪 帝曰格... 女舜 女音汝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內于百揆 內音... 下並同 百揆時叙賓于四門四門穆穆內于泰麓烈... 切 風雷雨弗迷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 底音止 三戴上... 女陵帝位舜讓于德弗嗣帝曰格女舜天之曆數... 在爾躬玄德升聞乃命以位允執其中四海因範... 天祿永終 音唐本慎徽至弗迷三十四字在乃... 命以位之下玄德升聞二句在溫

恭允塞之下乃仍地方與擅改之謬無帝曰格女
舜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
終二十四字則孔辟之脫簡也悉以其子徐市二
本正之秦今作大舊音大蔡傳從史記讀如字非
民音止 正月上日 正音 受終于文祖在瑤璣王衡

璣音旋璣音切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柱于大示
柱字大音泰示 望于山川偏于羣神 柱于大
示孔氏

作禮于大宗因古文殘 格猶言來也微美也
闕而諱今從鴻都石經 五典者五常之道父
子有義君臣有義夫婦有義長幼有序朋友有信
從順也先初用舜為司徒舜為行斯道薦八元使
布之四方無違命焉納進也揆度也叙次也堯進
舜官自司徒為冢宰舉八凱使次第百官之職無
廢事焉如所謂百姓昭明也四門四岳所治之地
穆穆宣謐之意堯使舜兼四岳之職實禮四方之

古書世說 卷一 帝典 廿六

諸侯諸侯莫不宣謐以恭順朝廷如所謂萬邦
和也泰泰山在今山東濟安府泰安州麓山足也
堯時屢有烈風雷雨之變使舜攝祭於泰山自是
金湯和風雨時無復迷錯愆伏之患即孟子言使
之主祭而百神享之也詢謀也乃亦汝也底致也
初堯見舜於服奉之陽問以天下曰我欲致天下
為之奈何舜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勌
而天下自來問美事曰事天無任曰任地無務曰
務人及館于咸室語禮樂許而不悖語政治治簡而
易行論道廣大而無窮論天下事貴曉條達既而
試之以事皆成大功不徒取於一時之譽而且
三載之久故曰底績三載也陟升也五典從百揆
叙諸侯宣順則人歸之金湯和風雨時則天與之
故稱禪天下而使升帝位也讓于德弗嗣者謙遜
自言德不足為嗣也唐虞數帝王傳授之統玄深
遠之意即中庸不顯之德觀造端夫婦而知慎獨
之功也升聞者至誠之德上通於天也乃者難詞
言其慎獨至誠天與人歸是知曆數之有在非輕

易授之位也執者守而勿失中者無過不及之道
舜至此無可辭則授以帝王之心法也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戒之之詞蓋雖威德而尤致其謹也正
月歲首建寅之月上日朔旦也受終者堯終帝位
之事入居天府舜受虞王之王命行天子之事孟子
所謂堯老而舜攝也文祖大祖帝嚳之廟堯受禪于高
辛以嚳為文祖今稱禪舜故言于嚳廟乃官天下
之禮也在祭也吳珠謂之嚳璣璣也璣璣機所
以象天體之轉運也璣璣也謂璣璣也以玉為
璣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
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
速有順有逆循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
整理虞務首察璣璣以齊七政蓋唐虞授時所當
先也肆遠也類郊祀也上帝皇天上帝統體之天
也祀天子南郊則天神地示人鬼皆得甘食故謂
之類社祭地大示祭天下之神土即周禮大社也
山川者九州之內名山大山五嶽四瀆之屬望而
祭之故謂之望偏周偏也率神則日月星辰四時

古書世說 卷一 帝典 廿七

寒暑風雲雷雨水火旱厲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
屬無不祭之也蓋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
以攝位 左氏曰昔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
告也 仲堪亦獻李仲伯虎仲熊亦豹李狸
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臣堯
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
孝無違教也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璜穀摯戡
大臨龍降庭堅仲容亦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
下之民謂之八凱舜臣堯舉八凱使主后土以揆
百事莫不時叙地平天成無廢職也仲達孔氏曰
七政謂日月與五星也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
鎮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易繫辭云天垂象見吉
凶聖人象之此日月五星有吉凶之象因其變動
為占七者各自異政故為七政得夫由政故攝政
也舜既受終乃察璣璣是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
己之受禪當天心與否也九峯蔡氏曰天文志云
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
夜絕無所據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為天似

古書 帝典 廿八

覆盆蓋以斗極為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傍行，遠之日近而見之為晝，日遠而不見為夜。蓋以斗極為中，天象多所遠，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似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止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三十一度，而己是夏至日，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己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遭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人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徑一寸，機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璇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密，本朝因之，爲儀三重，其在外曰六合儀，平置，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隅，在地之位以準也。面而定四方，側立，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赤道，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爲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爲天緯。三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爲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四遊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儀。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雙環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貫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爲赤單環，外依天緯，亦刻宿度，而結於雙環之卯酉，其黃道則爲黃單環，亦刻宿度，而結於雙環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爲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爲秋分後之日軌。又爲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恆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

古書 帝典 廿九

其最在內者曰四遊儀，亦爲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爲小窠，以受王衡，要中之小軸，使衡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北無不周備，故曰四遊儀。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面加銀丁，益以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塔飾機，疑亦爲此。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爲之，五清劉子曰：王迂菴謂薛攝位告祭上帝山川羣神，而不開告祭地祇，竊意六宗即地祇也。且序其次地祇，祇正當在上帝之後，山川羣神之上，斯說豈不正大邪？周禮大宗伯王太封其先，告后土，大封猶且告后土，攝位爲天子安得不告地也。晉虞喜別論蓋謂此也。但喜謂地有五邑，大社象之，其細五焉，一成大爲地，數涉於鑿耳。劉昭亦以爲喜說近得其實，予亦云：昭以虞書所稱肆類于上帝是祭天，不言天而曰上帝，上帝是天神之極舉，帝則天帝，斯盡日月星辰從可知也。禮于六宗是祭地，不言地而言六宗，六宗是地數之中舉，中以該社稷等配從可知也。其說近之，然不知禮本社字六本，大字宗本，示字因篆文殘闕而傳寫譌耳。朱子言郊祭天，社祭地，社有五王社，祭天子畿內之地，國社祭諸侯境內之地，鄉社二十五家之地，里社八家同井之地，太社最尊，祭天下之地，即大示也。若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四時寒暑水旱皆天神之次，丘陵墳衍地示之次，古昔聖賢人鬼之尊雖既附食於郊類之祭，又各爲壇而祀之，乃所謂編于羣神，言神以包示鬼也。漢儒以泰昭坎壇王宮夜明幽室等祭別爲六宗，而反遺地示豈理也哉。晉張亮以爲三昭三穆亦非也。蓋自黃帝至於夏后，廟皆止五推，四親以及太祖，至商乃有七世之廟，且言昭穆而無太祖，亦非宗廟之制也。舜之受終，文祖蓋先祭告宗廟，夫告宗廟而遂郊社，先近以及遠，先親而後尊也。簡菴聖公唯據其于古本鴻都石經而妄論有所折衷，可謂有功經學矣。

詳五瑞既月乃日觀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九峯蔡氏曰輯欽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綬臂男執蒲臂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名王以冒以德履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鑄以圭主頭斜銳其冒下斜刺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
程子曰微五等之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之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見之不如它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詞蔡禮意也班頌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偽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五清劉子曰自輯五瑞至天下咸服皆舜攝位時
歲二月東輶守 輶今作巡守一至于岱宗崇作狩下並同

古書 帝典 三十

宅才切 今作榮 望秩于山川肆觀東后如五器三帛二生

一死贊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樂卒

乃復五月南輶守至于衡岳 衡今作衡 如岱禮八月西

輶守至于華岳 華去聲 如初十有一月 有音 止輶

守至于恒岳 恒今作恒 如西禮 今本肆觀東后協

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器卒乃

復顯諸及樂衡華恒誤字先清敏公考鴻都石經

與箕子本同 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輶守羣后

當以爲正 四朝 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歲即



之歲二月建卯之月晏嬰曰天子遠諸侯曰輶守

輶守者巡所掌也岱宗即泰山崇燔積以祀天也

秩者壯帶祝號之次第蔡傳云五岳視三公四瀆

視諸侯餘視伯子男是也東后東方諸侯如者輯

而執其同五器即五瑞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

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鴈一

死士執雉皆觀時之贊禮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

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

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大蕤

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

鍾也六為律六為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

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馬以之制樂而節聲音

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重濁而舒遲上者輕

清而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

長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寸為尺尺為丈丈為十丈

為引引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較

和黍中者一千二百以爲禽而十禽爲合十合爲

升十升爲斗斗為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

鍾之禽所容千二百黍其重十二銖兩禽則二十

銖兩為兩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此

黃鍾所以為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

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

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

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

古虞

帝興

三十二

年天子復輶車自東始舊說謂一歲而輶偏四寸無是理也敦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膏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勸之也仲達孔氏曰諸侯五等三公爲上告飭之也等諸侯爲中等伯子男爲下等其言所視蓋視其祭祀祭五岳如祭三公之禮祭四瀆如祭諸侯之禮祭山川如祭伯子男之禮公侯伯子男尊卑既有等級其祭禮必不同但古典以滅不可復知鄭玄注書傳云所視者謂其牲幣黍盛籩豆簋獻之數黍五等諸侯遠天子皆膳用太牢禮諸侯祭皆用太牢無上下之別又大行人云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掌客上公饗餼九牢殽五牢侯伯饗殽七牢殽四牢子男饗餼五牢殽三牢又上公豆四十侯伯三十二子男二十四並伯與侯同又鄭注禮器四望五獻據此諸文與孔傳王制不同者掌客行人自是周法孔與王制先代之禮必知然者以周禮侯與伯同公羊及左氏傳皆以公爲上伯子男爲下是其異也律者候氣之管而度量衡三者法制皆出於律度有丈尺量有斛斗衡有斤兩皆取法於律故孔解律爲法制即云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之漢書律曆志云度量衡出於黃鍾之律也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管長以子穀秬黍仲者以一黍之廣度之千二百黍爲一分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而五度審矣量謂合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爲一龠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所以稱物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而五權謹矣權衡一衡平也權重也稱上謂之衡稱錙謂之權所從言之異耳如彼志文是量度衡本起於律也時月言錫日言正度量衡言同者以時月須與它月相合故言錫日有正與不正故言正度量衡俱是民

虞古

帝興

三十三

之所用恐不齊同故言周因事立而變名耳周禮
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以凶禮哀邦
國之憂以賓禮親邦國以軍禮國邦國以嘉禮親
萬民之昏姻知五禮謂此也帝王之名統與古今
之禮或殊而以周之五禮爲此五禮者以帝王相
承事有損益後代之禮亦當是前代禮也且虛驗
也肇后四朝賓也大禹謨云汝徂征軍也亮典云
女于時嘉也五禮之事並見於經知與後世不異
也書得多云五岳以蒿高爲中岳此云四岳者明
輒守至於四岳故也風俗通云泰山山之尊者一
曰岱宗岱始也宗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故爲
五岳之長王者受命恒封禪之衡山一名霍山言
萬物霍然大也華變也萬物變由西方也恒常也
萬物恆北方有常也二月至於岱宗不指岳名者
輒守之始故詳其文三時言岳名明岱亦是岳因
事立而互相見也九峯蔡氏曰天子諸侯雖有尊
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合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
書世世
帝典
裕如也少穎林氏曰天子輒守則有協時月正日
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
竄
切
堙
紇
于
羽
山
堙音極
四
臯
而
天
下
咸
服
臯俗作皋
今本此五句誤在肇十有二州之上
箕徐二本與禹都石經合當從之
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它遠也竄則驅逐禁
錮之極則拘囚困苦之隨其臯之輕重而異法也
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洲
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
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州所謂三危旣宅者羽山
東裔之山即徐州所謂蒙羽其藝者皆夷國之地
四山之後遂各爲其君長云服
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臯也
貶信廢忠崇歸惡言靖僭庸回服讒苞慝以証盛
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

虞書

帝典

賊奸行凶德醜類惡物頑不支是與此周天下
之民謂之渾敦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
貨酒侵欲崇侈不可盈欲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
念厥寡不恤窮困天下之民以此三凶謂之饕餮
頑頭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
舍之則器傲很朋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
機杜氏曰窮奇即共工渾敦即驩兜饕餮即三苗
精機即驩兜窮奇即共工渾敦即驩兜饕餮即三苗
馬蓋因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
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為怒故天下咸服大末吾氏
曰窮奇渾敦驩兜饕餮皆惡獸名當時以目四凶
猶今罵人禽獸畜生之類五清劉子曰共工驩兜
皆世臣三苗國名也堯在位時知三臣惟天比
周圯族而論之四岳尚有憚而未肆三苗雖苗比
其國而未敢侮暴中國猶得容之及舜起而西而
攝位三族自恃世臣益肆其惡苗亦度或奪貨以
亂無辜害及天下觀傳云天下之民目以惡獸可
見於是堯后四朝之時皆言其事舜不得已請命

三十四

于堯故其死而從流宥之典以禦魑魅所謂與天
下共棄之也傳又言堯誅四凶則非舜專主明矣
然則四皇當在四朝之後無疑漢唐宋諸儒皆非
也但以世紀通史大紀路史前編等書考之縉雲
氏即黃帝在位三百年歷四世至帝堯凡五百有
二年少昊得信伐歷百年額頊受之頃傳堯帝虛
百十一年帝堯受之堯傳帝堯歷八十二年而堯
受之堯八十三載舜攝位又五年而舜后四朝使
四凶果四帝之親子皆數百歲人矣豈其尚存而
可戮乎蓋氏諸朝代之稱子即謂子之族亦謂四
凶為四代謂子之世族爾史傳之言二十有八載
有音又載放勳乃祖落續音諸本作帝乃祖落百
音率下同放勳乃祖落續音諸本作帝乃祖落百
姓如聖考妣三載三載句四海遏密八音
八載舜攝位所歷之年也故特書放勳以別之古
音字以尋名見前此所傳帝皆放勳也祖落厄也

虞書

帝典

死者魂氣升於天故曰祖體歸於地故曰祫不
曰死者尊之不敬同於衆庶不曰崩者虞史紀稽
古之君故與虞帝異稱也百姓百官為之服也
新表直扶孟子亦言舜為堯三年之喪蓋已與百
官皆同此服乃禮制然也遇絕密靜也八音合四
尸工上一句凡所以為歌聲之節者內外之民於
天子無服今以堯聖德廣大恩澤澤厚故四海之
民思慕哀痛久而不忍歌則至
情所發有非法制之使然矣
如考考妣為一句三載四海遏密八音為一句非
也百姓如考考妣三載為一句四海遏密八音為
一句乃協文義百姓有盡命者也為君斬衰三年
禮也禮不下庶人且有服賈力役農畝之事豈能
皆服斬衰則但遏密八音而已秦泉黃氏曰合為
黃鍾之宮四為太簇之商尺為林鍾之徵工為南
呂之羽上為中呂之角一為姑洗之角句為蕤賓
之宮凡為應鍾之角皆歌之節以人聲為主而次
之於竹彈之於絳唯天子奏樂宣以鑄鍾以天
子傳以雷鼓舞以八音歌以合起而編鍾編磬大
瑟大琴排蕭管簫篪笙塤壎搏拊拊拊拊拊拊拊
以鑄代鐘以應鼓代雷鼓以特磬代天球舞以六
佾歌以四起大夫舞以四佾歌以四起唯琴瑟蕭
管籥笙簧搏拊搏拊搏拊搏拊搏拊搏拊搏拊搏
拊之勝故左傳繼終始有金石之樂卿乃有編鍾編
磬然亦猶矣士難絃歌而已故閔子子夏免卷夫
子子之琴四子侍坐曾點鼓瑟光度民于夏免卷夫
海三年不歌亦猶子產卒而春者不相杵耳舊說
以八音為金石絳竹匏土革木之樂器豈虞氏之
所有哉然唯大瑟排蕭編鍾編磬十二律之音
其餘則太簇夷則同商大呂林鍾同徵姑洗無射
同角夾鍾南呂同羽所謂四清之調唐主陸希聲
注聲始增六為黃鍾清宮五為太簇清商非古也
又按帝王世紀路史前編等書黃帝封伯令于隗
鴻余生持捋生喬喬生亡斤亡斤以帝嚳六十三
載甲申之歲生堯于丹陵年十二嗣陶唐佐有

三十五

功遠于唐二十受摯禪開途執徐元載厥月朔即帝位于平陽四十一載虞舜生于諸馮六十九載帝和歸于虞舜為司徒舉八元七十載舜宅百揆一載水土平作禹貢百載堯崩于陽月正元日舜城壽百二十此皆舊說之所未詳也

格于文祖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肇十有二州有音又封十有二山落川

此與箕子徐市同當從之

敦德允元教今難壬人難去聲士變夷率服

傳月正即正月元日即上日堯崩舜避丹朱于南河之南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未而之舜獄訟者不之未而之舜謳歌者不之未而之舜歌舜乃於桐葉作堯之歲即位格文祖告即位也言文

古書世學卷一 帝典 三十六

祖則遠而藐祖之黃帝近而神宗之帝堯以至郊社山川羣神必無不告之理史雖簡略而義可推矣詢謀開闢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承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决天下之壅蔽肇始也十二州冀充青徐荆揚豫梁雍雍雍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反舜即位徐荆揚豫梁雍雍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反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為并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為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夫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客川客導十二州之川也牧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者寬而撫之也德者厚而習之也撫遠必先治近故語執如此敦厚也德有德之人也允信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絕也士包藏凶惡之人也當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

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

順治雖變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曰考諸史而折衷於經則舜攝位之五年堯之七十八載也

嗣興作十有三載乃同則堯之九十一載也又九年而堯崩又三年而舜陞帝位乃各四岳而分十二州建十二牧而命之皆詢衆謀而行公議非出於一己之智也

言舍已從人與人爲善此類可見金氏前編吉分十二州於舜攝位之時爲堯八十一載禹復九州在細師之初爲舜三十三載皆信經世曆之誤萬萬無此理也

樂以新耳目之益其分其復亦別制度易徵号更禮行者孟子曰居堯之官逼堯之子是篡也

學小技而不揆聖人傳授之大道不若箕徐古文深足據耳仲達正義謂周禮職方氏每州皆云其

山鎮曰某山揚州會稽荆州衡山豫州華山雍州吳山冀州霍山并州恒山幽州醫無閭青州沂山

古書世學卷一 帝典 三十七

兗州岱山是周時九州之內最大之山舜時十有二山事亦然也川內雖有多山取其最高大者以爲其州之鎮特舉其名是珠大之也其有川無大無小皆當深之故云洛川有流川則深之使通利也職方氏每州皆云其川其浸亦舉其州內大川但令小大俱通不復舉其大者故直云洛之而已然洛華衡恒既爲四岳則冀當封太行并當封梁山營當封碣石兗當封東蒙徐當封羽山荆當封荊山豫當封嵩山雍當封終南梁當封岷山各識其處以通朝貢水道其天文分野則冀爲實沈之次幽爲析木之次并爲大梁之次營爲家章之次青爲玄枵之次兗爲降婁之次徐爲大火之次荆爲鶉尾之次揚爲星紀之次雍爲鶉首之次豫爲鶉火之次梁爲壽星之次上稽分野下辯山川中洛與論聖人之作爲如此至周以高帝曰今本帝爲中岳乃以王屋爲豫州之鎮矣

帝曰今本帝洛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

壽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女平水土

並惟時懋哉禹拜稽首稽音起讓于稷禹暨皋陶

禹今作契西節切陶下並同帝曰俞女往哉帝曰棄勸民

阻飢女后稷播時百穀帝曰禹百姓不親西斤五

品不遜女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帝曰皋陶蠻夷

猾夏寇賊姦宄女作士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

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賁刑賁音生畫象省切終賊

刑姑胡切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

惟明克允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前書舜格于文祖則

古書世宗 卷一 三十八

知此後帝曰舜即位以後之言也唐本誤覆而

蔡傳之辭贊矣象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三十七

字錯在洛川之下流共工之前尤舜前以百

謬其子本與禹都石經同當從之按攝政至

是即位而別命百揆禹庸民功謂愛民之功也哉

事亮明米事即照載也惠如安民則惠之惠即奮

庸也言有能奮起民功而明帝亮之事者使宅百

揆以亮相吾之事與吾之仁其誰乎禹鯀子姁姓

字伯余已於堯七十八載嗣鯀為司空時皆百揆

而官舜因象為而命禹言女當克在位時既八年

於外而成水土之大功矣今進女冢宰之職又當

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
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
之也果國虞舜陶其名處姓南曰蠻東曰夷猾亂
也中國曰夏大而明也切人曰寇殺入曰賊圻外
曰蠻國中曰允士者刑官唐虞曰士夏曰理周曰
司寇象者書象示人懸於魏闕使之知懼而不犯
典誥一定之法謀反謀叛謀大逆大不孝大不敬
故殺人者斬強盜盜刑強盜宮竊盜和姦詐偽者重
則則輕則墨謂之典者常也謂非淫刑峻法也人
之有犯情罪相當無有可疑如元惡大憝則定其
罪以五刑行之其間若有情法可疑未可遽入於
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流宥寬
之觀如王族國戚貴如公卿將相勳勞者開拓疆宇
有功國家勞者謹守官職經涉聚難者是已親首
木末垂華為官府之刑以治吏胥之不勤者朴者
搜楚二物為學校之刑以治道藝之不精者皆所
以待夫卑之輕也人之有辜未必皆重情比於五
刑有不相當校之流宥亦以為重則以輕朴治之
金鋼也卑之輕者固皆受輕朴之刑其間老幼有
犯未可直以輕朴刑之則使之納銅以贖辜又其
刑之極輕也昔者過誤如律謂過失傷人之類雖
出於人之作焉但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而誤
致之左傳曰昔者人為是已災者不幸為天所譴
因人連累獲罪誤破人所誣之類蓋不幸為天所譴
非人有所為以得之也左傳云災者天殃是已肆
縱也故舍也或過誤而無心犯法或不幸而被誣
累雖當流宥朴贖之刑亦不侵施而即縱舍之也
昔災肆赦國聖人之本心然或出於有恃而犯於
五刑輕朴情雖輕可輕法雖可疑不許其宥不聽其
贖必以五刑輕朴刑之或出於玩法再犯於五刑
輕朴情雖輕可輕法雖可疑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
也必以五刑輕朴刑之始之立法必論辜而為輕
重法之經也終之制刑必原情而為取舍法之權
也經權並用則聖人之法無所失矣服謂服其辜
呂刑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大辟棄市宮下懸室制

創皆就屏處不使風中其瘡而至死聖人之仁也
五流五等象刑之當者五宅三居流雖有五而
宅之但有三等之居重者居於四裔次在九州之
外文次千里之外是也然用刑之際必當明以察
之淵見隱微原情定罪使刑者或輕或重皆當其
辜流者或遠或近各得其宜如是則刑一人而人
皆服其刑之當流一人而人皆服其流之當矣為
寇賊者皆知所畏為姦宄者亦知所避苟或昧於
理混於所施不能盡明察之功則法為徒法必至
當刑輕而反重當流遠而反近又何以其平而
服乎人哉故戒之曰惟明克允不明不足以當人
心不允不足以盡人情明者用刑之要允者明之
效也欽者敬慎之謂惟情鞠犯恐有一刑之不當
不欽則失於怠惰而刑罰不中矣恤者哀矜之謂
好民之生念極其仁而不恤則失於慘刻而必過於
忘矣故聖人於典刑鞭撻之間必明慎惻恤以定
其平流有金賈肆赦之際必敬謹哀矜以原其情
使皆當刑應法不至枉抑而濫刑是欽恤之心流
虞書

無治事之者重其禮而輕其禁所以無後世亦相
之禍傳言舜師執后蒲衣單卷務成輶而不命於
二十五人之列此公孫之位侍以不臣而不煩以
六卿之職者也家父刺桓王曰尹氏太師東國之
鉤鉤以寡宰兼三公自尹氏始春秋兩書宰周公
鍾尹氏而為之非先王盛世之定制也漢光武以
大司馬而為之徒大司空為三公尤謬今以袁周東
漢之制擬諸舜禹之代其未嘗考於經明矣九章
蔡氏曰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
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弱於物欲之蔽始有昧
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
又申命契仍為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
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
然呈露而不能自己也仁山金氏曰孟子使契為
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
幼有序朋友有信故勸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
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孟子所載堯初
命契之詞也舜則因其職而申命之耳仲達孔氏
虞書

曰古之金銀銅鐵稱號為金別之四名耳釋器云
黃金謂之塗白金謂之銀是黃金白銀俱名金也
周禮考工記攻金之工築氏為削治氏為殺矢鬼
氏為鑄鼎氏為鑄鍾氏為鑄大鍾氏為鑄小鍾氏
有銅有鐵是銅鐵俱名金則鐵名亦包銅矣此
與呂刑贖金皆是金之銅也古之贖辜者皆用銅
漢始改用黃金但少其斤兩令與銅相敵故鄭玄
駁異義言贖死辜千錢銀六兩大半兩為四百一
十六斤十兩大半兩銅與金贖死辜金三斤為價
相依附是古贖辜皆用銅也漢及後魏贖辜皆用
黃金後魏以金難得合金一兩收銷十匹今律乃
復依古死辜贖銅一百二十斤於古稱為三百六
十斤孔以錢為六兩計千錢為三百七十五斤今
贖輕於古也觀於於人身可云作教刑金非
加人之物而言金作贖刑出金之與受朴俱是人
之所患故得指其所出以為刑名楊文懿公曰象
以典刑至惟刑之恤哉錯在封山洛川之下然與
四辜之文相屬故人讀之不疑蒙諱其此節實帝

古書 卷一 四十二

舜命官之語而非史臣記事之辭故移抄于女作
 士之下而繼以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焉此兩節
 蔡傳至精然家書疑變夷猾夏非刑可制後讀國
 語藏文仲有曰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
 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策薄刑用鞭朴以威民
 也故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五刑三次於
 是又疑舜所以制蠻夷者蓋有所謂大刑而五刑
 三說即所謂五刑三次者恐非如蔡傳之說也然
 書五刑之外別有鞭朴而國語併鞭朴為五刑之
 數又不能合豈文仲之所言大刑中刑已得其實
 而薄刑乃失其傳耶自蔡以典刑至怙終賊刑所
 以立法者也自五刑有服至五宅三居所以用法
 者也法有輕重有權焉象以典刑此經也經乃象
 人所共知惟一言而已流宥五刑至怙終賊刑者
 皆權也權非聖人莫能盡故虛言之五服三就所
 以用經而五宅三居所以用權者也司法者必欽
 敬而秉恤明察而允信則刑當而民服矣此所以
 刑期無利而不犯有司也鞭朴金贖四者蓋各為
 一刑恐金非贖鞭朴之刑者且較朴隨時制宜而
 未必有定制可贖也吾鄭黃余憲公潤王謂老幼
 廢疾有犯而不可刑者則使帝曰疇若予工食曰
 疇之如今之律令耳今從之

垂哉帝曰俞咨垂女共工共音 垂拜稽首讓于父

折誓柏耆受音殊折才羊切 帝曰俞往哉女諧

若順其理而治之也垂尹氏已姓雲陽白帝之
 後共工即司空之職垂初佐禹為司空之屬今
 禹既還百揆遂命垂補其闕矣氏斯名柏氏耆名
 包義柏耆之後諧和也使折耆佐垂而命垂與之
 協和共職所 路史國名記受折國齊地一曰
 以然其焉也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食
 器而名蓋聽說耳 帝曰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食
 曰益哉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未

古書 卷一 四十三

虎熊羆音 帝曰俞往哉女諧也山林下獸率
 伯翳初佐禹治水烈山澤而焚之鳥獸逃匿虞
 山澤之官即周禮虞衡之職朱氏包義來襄之後
 風姓虎其名熊亦氏姬姓黃帝之後熊亦名左
 氏所謂仲虎仲熊皆高辛氏之世胄子之後也

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五禮五今作三字書傳
 伯夷帝曰俞咨伯女作秩宗風夜惟寅直哉惟清

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帝曰夔命女
 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欺

與傲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
 相奪倫神人以和今本此下有變曰於子擊石拊
 石百獸率舞十二字石經所無

乃皋陶謀重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聖音疾讒但
 出者宜則之 帝曰龍朕聖讒說殄咸切殄徒典
 切行吳 震驚朕師命女作內言內音納 風夜出內

朕命出初惟允 禮官名夙早寅敬畏也直者
 心無私曲之謂人能從以直而不使少有私曲則
 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汙斯可以行吉凶軍實希
 之禮而不徒威儀器數之虛文矣夔歸氏姁姓字
 赤質堯時作大庫之樂者龍要氏曾長也天子之
 元子康子諸侯大夫元士之達子皆教養於太學
 謂之胄子康嚴密也凡人直者多過於教養故欲
 其溫寬者多失於縱弛故欲其果所以應其偏而
 補其之也則者不足於慈故欲其無虐簡者不足
 於敬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胥
 子者欲其如此而無所以教之之是則又專在於
 樂如虞氏夔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
 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養其和而純其德

滿動盡血脈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後其氣
質之備者也心之所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
言故曰詩言志有詩則必長其聲以歌之故曰歌
永言既歌則發於喉齒舌牙唇者自成宮商角徵
羽之聲故曰聲依永歌聲長而濁者為宮以漸而
清且短則為商為角為徵為羽也於是采詩作樂
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為
宮則大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益
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律運
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所謂律和聲也
又必以合四尺工上一句凡之八音協於金石絲
竹匏土革木之器而為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
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
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而上下
其體用功教廣大深切如此聖疾珍絕也珍行者
謂傷絕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
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教必使
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說不得行而矯偽無所託
古書 卷一 四十四

虞書 帝典

夫歌奏優選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
進而功緒有所稽矣此雖不聽伯夷之讓秩宗然
典樂納言二官皆與禮官相 仲達孔氏曰說
統攝故因其讓而并命之也 文云曹胤也釋
詁云胤繼也繼父世者惟長子耳故以曹胤為長也
謂元子已下至卿大夫子弟者王制云樂正崇四
術立四教王太子至卿大夫之太子卿大夫元士
之逮子皆造焉是下至卿大夫也不言元士士卑
故略之命典樂之官使教胥子下句又言詩歌之
事是令樂以歌詩誦舞之教教此遠長國子也周
禮大司樂云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鄭云
中猶忠也和剛柔遠也祗敬也庸有常也善又鄭云
曰孝善兄弟曰友是言樂官用樂教之使成此六
德也樂記又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
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
不和順在閭閻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
親是樂之盛以能成忠和祗庸孝友之六德也作
詩者自言已志則詩是言志之音習之可以生長

志意故教其詩言志以導胥子之志使聞悟也作
詩者言志不足以致中意故長歌之教令歌咏其詩
之義以長其言謂聲長績之周禮大師云文之以
五聲宮商角徵羽言五聲之清濁有五品分之焉
五聲也又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
黃鍾大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鍾南
呂林鍾仲呂夾鍾是六律六呂之名也漢書律曆
志云律有十二陽六為律陰六為呂是陰律名同
亦名呂也鄭玄云律述氣也同助陰宣氣與之同
也又云呂旅也言旅助陽宣氣也志又云黃帝使
伶倫氏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於解谷之中
各生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吹之以為黃鍾
之宮制十二簫以聽鳳凰之鳴其雄聲為六鳴陽
亦六以比黃鍾之宮是為律之本既以出音又以
候氣布十二律於十二月之位氣至則律應是六
律六呂述十二月之音也聲依永者謂五聲依
附長言而為之其聲未和乃用此律呂調和其五
聲使應於節奏也金鑄錘編鍾石天球特磬編磬
古書 卷一 四十五

虞書 帝典

絳大瑟中瑟大琴中琴竹管蕭排簫篴笙土
壎革雷鼓路鼓應鼓鼗特柷木祝敔皆應八音十
二律之器也倫之為理常訓也八音能諧相應和
也各自守分不侵其理則神人咸和矣帝言此者
命夔使勉之也大司樂云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
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是神人和
也仁山金氏曰書稱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
忽以出納五言又曰工以納言時而聽之然則納
言典樂二職固相關也此夔龍所以並命與後世
出納之同則有之納言則非矣鶴洲楊氏曰蔡傳
謂伯夷姜姓蓋四岳之子岳即許由封許侯夷封
呂伯姓元凱云許四岳之後齊伯夷之後皆以國
為氏其實皆祖神農為姜姓也典樂納言之視秩
宗猶今天常寺通政司皆與禮部相統攝也曹子
之教使作詩言志以驗其性情之善惡言有誠偽
必使歌以驗其氣之和否五聲十二律八音皆所
以驗其氣也微若氣細若聲不能掩於律音之和
諸與否氣稟之初純駁可辨心術之隱邪正莫陵

成德者顯而庸之未協者客而教之怙終帝曰咨
不憂者威之屏之此典樂之所以為重也
女二十有二人又音欽哉惟時亮天工三載考績

三考絀陟幽明今作黜虞績咸熙分北三苗北音

二十有二人者四岳一人九官九人十二牧
以相天事也考績其實三考九年也三年初考賢
否未核六年再考賢否雖別而未忍輕棄其否者
蓋小人之有才者能矯飾欺人而君子之優於德
者未可責辦於一時也必歷九年而三考之則小
人之矯強者情狀畢露不能欺人於久君子得以
盡展其才而功業底成所謂月計不足歲計有餘
也於是罷黜其小人之陰險者不使在官登用其
君子之光明者遷於高位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
功故曰虞績咸熙北猶背也其善者留其不善者
竄使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

古書 帝典 四十六

立此考績黜陟之法以時
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
命伯禹命伯夷咨四岳而命者也命垂命益泛咨
而命者也命垂命龍困人之謀不咨而命者也夫
知道而後可宅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
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咨於四岳若于工若上下
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泛咨而已禮樂命令其
雖雖不若百揆之大然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虞
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
其所謀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
咨而命之也若舜與皋陶之不咨者申命其舊職
而已又按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
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
者如此九峯蔡氏曰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
禹貢呂刑詳矣蓋其負固不服臣下叛舜攝位
而虞逐之滿治冰也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
即上禹攝位之後帝命伯禹征而猶送命及禹葬
而後來格於是乃得考其善惡而分背之也呂刑

之言遇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草
虞氏曰三苗之惡前既窮於三危而三苗之民
尚居故地頑而習惡治水之役違拒上命羣怨
多終必為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
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
兩盡其道矣蕭陽林氏曰羣后四朝之時數奏以
言明其功罪服以庸固而有賞罰之法而無絀陟
諸侯述職未必皆通九載故但質其言而稽之功
籍略行戒飭報功以作其急而通上下之情耳此
絀陟也周官王乃時巡大明絀陟者是在四方考
在外之諸侯而王朝六卿虞官不在其中此三考
絀陟也明是在朝廷之上兼內外合大小而言故
曰虞績大明是在朝廷之上兼內外合大小而言故
此以絀陟明書於三考之下者果待諸侯存三考也
例非必在於三考如今年有三考者則從明年而
絀陟之明年有三考者則從明年以絀陟之彼大

古書 帝典 四十七

明絀陟傳云猶舜之絀陟幽明是言賞罰之政有
同於舜非謂考功之年必與舜同也五清劉子曰
孔子言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謂禪
授之正治道之隆萬世不復可及故曰巍巍且舜
即位之初首命禹宅百揆百揆即伯師之辭而律
位繼之矣禹即位之初亦薦皋陶于天此其心固
未嘗有一毫利天下而豈一日樂安其位哉後世
若唐憲宗亦稱英主而宰相李德裕則曰若立東
宮朕便為閒人矣唯信方士柳必矣希長生服丹
躁急須於閑聖之手聖庸相去奚啻霄壤又于云
無為而治者其舜也與夫何為哉恭己正南面而
已矣恭己者修己以敬也正南面者正其君道也
所謂正心以正朝廷也蓋自命二十有二人之後
不事羣臣而唯敬德於上故百官莫不一出於正
而天下自治矣苟非敬德為主則豈獨革急政而
謂之無為徒擁虛位如土木偶人之類邪或曰四
岳之詳由九疇之禹稷禹皋陶益伯夷夔龍皆
當時聖賢經天下之選者也何以有幽明之異而

之夫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鳥而況於聖人之弟子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誕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也且也象之不仁蓋其始為爾又烏知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斯益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既化於舜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也諸侯之卿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始倣於舜之封象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廢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知人之不善雖若象

復南巡遲遲渡湘水焚泉何氏曰家語舜巡狩四
海五載一括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
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書陟方乃死孔安國以陟方
訓升遐既云升遐則乃死語為複韓愈氏謂竹書
記帝王沒曰陟如是則方乃死亦複今以陟方岳
言之文義始通而古今無一人引證不知何謂國
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于蒼梧之野與孟子云
卒于鳴條不同則又有可考者呂氏春秋載舜葬
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
縣有蒼梧山海州近宮之紀城去鳴條不甚遠此
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于蒼
梧葬於江南九嶷是為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
言而啓後學之疑者也五清劉子曰按通鑑前編
舜即帝位元載為柔兆閼茂之歲在位三十二載
命禹錫師四十八載帝崩大禹既繼師則巡狩等
事皆禹行之矣豈有百一歲之老人復出巡于南
荒九嶷之地乎楊維新謂舜以三苗未平故雖尚

古書世系卷一 帝典 五十

攝位而攝... 苗之... 下... 當... 鳴... 亦... 不... 崩... 人... 寫... 蔡... 百... 三... 合... 位... 侯... 得... 虞... 年... 至... 是... 年... 一... 蓋... 言... 而... 先... 城... 漢... 則... 佐... 荒... 死... 易...

古書世系卷一 帝典 五十一

古丈而... 通... 蓋... 禹... 子... 街... 庚... 笑... 為... 奴... 其... 之... 息... 虞... 徒... 皆... 其... 子... 陳... 遇... 氏... 國... 四... 和... 氏... 有... 子... 孫... 以... 鄉... 田... 后... 侯... 世... 子... 孫...

大糸墓

正音大禹謨

卷之四

孔氏序曰皋陶矢厥謨禹成厥
功帝舜申之作大禹謨皋陶謨

益稷然臯謨益稷初非二篇益之言見禹謨者為多稷之事禹一舉之於臯謨而已俗儒錯亂其土析而為二又妄加曰若稽古大禹曰若稽古臯陶大二篇乃史官紀當時問對之語非追述吳代之事矣取於稽古之義哉朝鮮古文實得箕子之真傳徐市本亦同皆幸免於斯籍之禍者傳曰禮失而求諸野此先師所

稽 謨也帝舜即位之後以問官於矧子臯


詢于羣臣敦奏以言而

古書
虞書

帝典

五十二上

明試其功太史記其問對之言孔子錄之以昭示
萬世君臣之大道也舊說多支離乃因錯簡而未
其語

禹皋二謨今本錯簡不可勝
辨先曾祖一以外國本正之

不亡方臣哉咄哉咄哉臣

庚辰白癸后王喜酥后臣

豈善厥臣政了風科氏爲

德而白衆人共鑒焉

伊尹素纒臣思辨舌卷

林下拜。凡入不慮。而

張氏之學

日數而達庚子則了形

了却了與東風盡金殿又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然般乙巳

𠂔 𠂕 𠂖 𠂗 𠂘 𠂙 𠂚 𠂛 𠂜 𠂝

[illegible]

品序 金華 止 永 永

蕭
光
米
。 𠂔
𠂔
𠂔
𠂔
𠂔
乙
×

休棄從子X繼止以庚申

古書
虞書

三

卷一
大禹謨

人

五十二下

•

•

あ 段 音 一 律 × 誤 八 音 十

變昌乙圭內又多庚作

德用書其森面所復又俗

00 摩念 變 亮 也 而

十歲所已明止纏乙經止

盡卓犖哉

庚子年九月廿五日

食生不異齒生并七

周士修志卷之四

水溪木土歲多食止德粉
 申食以多食之正多相之
 相多河我止申休墨止申
 貴舞止乙之河多壯而
 白余望所夙茂二成二步
 白變點交所成出之正最
 白食燦嘴琢耕民狂垂乙
 罰且奇平各公食十公榮
 后德寧一箇靴壹故止枝
 古書 卷一 五十三
 虞書 大禹謨

殷商多景圖而白余余白
 夙止止多與多南甘其
 多與不浸咄咄乙引多一
 而夙甘之命申休而白尚
 余與出又與之率所德征
 余了之與后翻手榮白聖
 又樂式班然命醉也又與
 而德不無然皮者反德
 德德同然十整小九十
 古書 卷一 五十四
 虞書 大禹謨

古書世學 卷一
虞書 大禹謨 五十五

古書世
虞書
卷一
大禹謨
五十六

古書世
虞書
卷一
大禹謨
五十六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兪后克艱

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又黎民敏德帝曰俞允若

茲嘉嘉閣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辰舍已

從人舍音捨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益曰都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

海爲天下君

臣而使數奏其言於是歎息而言臣哉鄰哉臣當
 視近君也鄰哉臣哉君當視近於臣也禹錫百
 揆故先勸會者然帝之言而因違戒也衆難也孔
 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意亦如此乃者難辭欲遠

古書
虞書
大禹謨
五十七

大禹謨

古書
虞書
大禹謨
卷一
五十八

大禹謨

克之為言能也克之外莫能及也觀克之克明俊
德則稽於衆舍己之意可知克之平章百姓協和
萬邦則不虐無辜不廢困窮之意可見嘉言周旋
伏野無遺賢則克時之政未有不以也萬邦咸宜
於變時雍則克時之民無有不德也克有克難
之實斯有克難之功焉之謨豈欺於舜哉帝舜不
以克難之功驗為己所能致不以克難之帝曰臣
工夫為己所能盡舜之克難亦可見矣

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左音佐右音佑女翼女音汝下

並予欲宣力四方女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

辰山龍華蟲作繪繪今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作青知里切繡音秀繡音秀以五采章施于五色章今作彰

服女明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治去聲以出

古書世學 卷一 五十九

納五言出切女聽予違女弼女無面從退有後言

欽四鄰度頑諂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捷以記之

捷捷切書用識哉識音欲並生哉工以內言內音時

而颺之颺音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禹曰於音

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

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帝曰俞地平天

成六府三事允治去聲萬世永賴時乃功功音憂擊

鳴球長樂切搏拊琴瑟以詠搏補郭切拊音府

琴渠今切瑟施只

切祖考來格音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音管鼗鼓音
合止祝敔祝音竹笙鏞以間鏞音庸鳥獸賡路七
切音韶九成音鳳皇來儀益曰吁成哉音
戒無虞音周失法度周游于逸周淫于樂音任賢勿
式任去聲去邪勿疑去上聲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音罔哂百姓以從己之欲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都帝慎乃在位惠迪吉

從逆凶惟景嚮今作帝帝曰俞禹曰女女止惟幾惟

康其弼直惟動丕應音應志音應去聲以昭受上帝天

其申命用休音首項股肱耳目以為助音循元

翼為明聽即作股肱耳目之義左右者輔翼也猶

孟子所謂輔之翼之使自得之也宣力者宣布其

力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助欲宣力四

方則資汝以有為也象豫也日月以下物象是也

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

上水下裳之制則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

辰取其象臨山取其象龍取其象華蟲取其文

會繪也宗彝取其象藻水章取其象火取其文

明粉米取其象黼若斧形取其象斷龍為兩已相背

取其辨辨綈也統以為繡也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六者繪之於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六者繡之於

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

六章其序自下而上五采青黃赤白黑也色者言

施之於繡也繪於衣繡於裳皆雜施五采以為

在蔡也。忽怠棄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樂記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五者不亂。則無怙遷之音。矣。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辟。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動。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慢即忽之謂也。自上逮下。謂之出自下。逮上。謂之內。五言者。言之協於仁義禮智信之德者也。建侯也。退謂逃朝後言者。言我之所行有侯於道。女當南折廷諍。邪。正其失。不可使女朝。退之後。欲小民有怨谷之言也。虞頑讒說不忠不直。乃帝之所聖者在。時指忠直而言。虞射的也。射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審如是。則其為頑愚讒說也。必矣。捷之以扑教刑之用。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冊。如同制卿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弟睦姻有學者也。

大禹謨

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棄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非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即有平且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虞頑讒說之人。既有以啓發其憤排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聽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棄人也。如此。此舜中臣鄰之義。而勉羣臣。敷奏其言。益篇首甫發其端。即因禹對而歸美於堯。故復分其職而詳論之。左右有民。后復司徒之職。宣力四方。四岳十二牧之職。明五服。秩宗之職。聽六律。典樂之職。辨讒諂。內言之職。刑威士之職。非以皆責於禹者。禹亦以百官之長。而先對焉。於數美詞德。政之本。然行德必資於善政。孟子曰。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本於禹也。不教民無以善。政不先養。無以施教。而養之之政。惟因天地之材。用之有道而已矣。水可灌。漑火可烹。任金可交易。

禁亂本不可言空器用土能生殖萬物故能養育萬民隨其聲順其性以利用曰修君修其身以率其下是謂正德制節謹度興利除害是謂利用敬老慈幼不飢不寒是謂厚生養之周教之順而成化曰和九功合六與三也註者言九者各順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叙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既入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休美也董督也其勤於是者則戒喻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督責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欣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己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懷也此禹因舜申命九官之職歎美其言而推言其本蓋明禮作樂以教以養頑者格休者勸皆政之善者而其大本不外乎君德也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

書一孝 卷二 六十二

大禹謨

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府如府藏之府六者財用之所自出故曰府三事正德利用厚生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為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要擊考擊也鳴球玉磬搏拊以革為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之器也琴瑟皆桐木為面梓為底樞絲為絃琴五絃一絃一軫十二徽瑟二十五絃一絃一柱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此故曰以詠豈要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祖以節神言觀祖黃帝文祖魯神宗堯尊等賢賢之道官天下之禮也考以親廟言虞姁始封幕有功德皆百世不遷敬康為顯考窮蟬為皇考喬牛為王考警賡為考皆時祭之親親之道所以追養繼孝也格通也誠意感通若見其來也賓帝王之後禮之為客而待以不臣包羲神農黃帝少昊高辛禹羊之裔及堯于丹朱也在位西階下賓位在天子之左與尸酢酢者也羣后助祭之諸侯德讓者序事所以辨賢自虞賓以下皆秉謙遜而

謀於有德者也下堂下之樂管以竹為之長九寸
 而小者稱之而揚之則旁耳自擊鼓木腔以事
 祝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推柄連
 底撞之今左右擊鼓狀如伏虎背上有一十七紐
 鑄則以甄鑄之鏡長一尺以竹為之始作擊祝以
 合之及其將終則操鼓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
 以匏為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鑄大鐘鑄
 與至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即鐘也
 範銅為之以間者與歌詠相應者也踘踘舞踏之
 兒樂聲之和雅焉歌詠無知亦相率而舞蓋習之
 而到也節舞者所執羽籥之屬詠舞樂名詠之為
 言詠也言詠者治也成者樂之一終九成以象
 六府三事春秋傳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雖曰鳳
 鳴六以制呂至是詠樂尤得元聲之妙故風皇
 雖不世出而來儀如唐人吹竹作燕熙聲而能熙
 皆至乃聲氣相感如此變觀齊高言及六府三事

之危動靜云為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
 者惟我樂以審其事之變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
 至於左之樂則之臣又皆盡其繩墨之職內
 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則天下無
 不重命而用休美乎此又為國帝之然而重效其
 忘也夫樂之言非獻政也非矜已也為益遠乃故
 得治數而切戒不違帝舜又深然之統統樂乃故
 難惟慎所以聖益聖治益治豈非萬世君臣所當
 取法者乎自臣哉鄭哉至中用命休益一時之言
 一史之筆故其倡和相承語味相貫明白易
 見而舊說多不然者未訂錯簡而強解之耳
 仲達孔氏曰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
 否以報君也五聲高下各有準則聖人制為六律
 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
 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
 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
 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古今聽作

虞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虎九十弓即方一丈八尺能七射方一丈四尺約廣五十弓方一丈八尺又引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新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盡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能侯七十弓約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奠射祭卿射記云天子能侯白質諸侯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即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九采蔡氏曰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

子男與大夫卿大夫士各有其數各殊其等一素不可僭差一制不容紊亂如天子十二章而公侯不得有焉如公服九章而侯伯不可同焉等威辨而尊卑不得以相踰禮制定而貴賤不得以相亂此作服所以必資於大臣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有八音得以依據如黃鍾爲宮大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宮爲羽之類是有律而後有聲也如琴之某絃爲某聲笙之某竅爲某聲之類苟無五聲則八音何以依宮按調而成節奏哉若龍之所與納言以防讒說蓋兼君民而言皆欲審乎理而後言之允與不允可知此曰工以納言雖察說說益獨主臣民而言欲其合於五聲而後改與不改可見是納言雖皆爲防護說而後修祭傳則有不同楊文懿公曰水火金木土較惟修祭傳以五行生克爲說而鄭氏謂五行當指物而言不當指氣孔疏云府者積財之所六物者民之所資立言之序與洪範異者便文耳意亦謂六物皆民所用無所重輕不專取相克之意而集傳乃謂五行相克而生較以取重較之義且四序順布百穀周成豈必五行相克而後生較哉此說良是五清劉子曰舊說謂股肱耳目以下專責禹一人非也禹特以百官之長先衆對耳如今百官考績皆上吏部吏部總上於朝廷耳身居王朝豈能下親庶民家喻戶曉而躬爲教養之事邪又豈能分身處處適處四方而宣力邪扶宗之職大者五禮徵則五服典樂之司先之胃子次及聲律士師之刑莫重乎典至輕者朴乃舍其大而詳其細果皆一人之所能邪如責吏部不務考核百官使之得人而各盡其職乃欲使官而盡欽六部諸司所掌瑣碎之事行於一身又豈朝廷之體邪然則帝舜何以云然曰當時九官之長莫非聖賢所職之大無不盡善帝特加慎於節目之詳使九官各牧各率其屬寅亮天工綱舉目張纖悉了無遺憾蓋大德敦化小事斯備此王道之所以大也亦豈君行臣職而事事爲之哉予建文術亦責羣臣各效其忠乃謂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好問而好察通古之實乃

專責一人可辨者也梓溪舒氏曰蔡西山謂黃鐘之管長九寸空圓九分實八百一十分此候氣之管也候氣管孔大則氣散漫而應節不准故必止於九分若吹以作樂必空圓一寸五分而後可以協合四尺工上一句凡之音若孔太小則無聲矣西山蓋知其一二而未知其二三故晦翁云季通吹律未諧良帝曰容禹惟時有苗弗率女姐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蠢初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桀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勛今作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虞書 大禹謨 六十七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号泣于旻天号平聲于父母負臯引應祗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成矧茲有苗列蘇尹切禹并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但征正也征正其事也誓有會誓始此記言商作誓周作會非也濟濟和整衆盛之兒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兒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于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用舍顛倒民怨天怒故我以爾衆士奉帝之辭罰苗之辜爾衆士虔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三句三十日也贊佐也至是時益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滅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

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座山在河中所河東縣日非一日也仁覆閣下謂之吳天負辜獨恃辜引應猶引咎言舜唯歸咎於己以爲當受其辜不敢有怨於父母也祗敬戰事也睦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慄戰慄憂懼莊敬戰慄之容也舜之敬畏小心而盡於事親者如此允信若順也言舜以誠孝感格雖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反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班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誕大也文德天命德教也干楯翳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班師七旬而有苗來降也蓋苗酋饗養於堯七十八載窺于三危國人立其子至舜三十三載滅丹朱之國而殺之明年禹受命征苗至是苗民縛饗養之于獻舜誅其君復窺其民之從惡者於南荒畱其虞書 大禹謨 六十八順者以封象而更其國号曰庫即帝典之分北三苗也龍城柳氏曰舜即位窺苗君封象于巢苗人數侵伐之象以告舜禹曰苗頑弗即恭帝其念哉故命禹征班師而苗格明年禹遂攝位龜山楊氏曰古之時文武一道故于戈兵器也用之於戰陣則爲武用之於舞則爲文教文德云者已不爲武備矣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有苗已誓師征伐而益以一言贊禹禹遂班師舜以禹之班師便爲之誕敷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吉舜而告之禹禹承命於舜及其不遂行也宜先稟之舜及其遣兵而不疑舜於二人者無責焉可也乃伺其所爲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己也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自今觀之則益之言可以謂之阻壞幾事而禹之事爲運留君命矣然古之君臣各相體悉如此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九峯蔡氏曰

岸之文德非自為班師而始教苗之來格非以舜
千羽而後經史臣以禹班師而歸施其威武專尚
德教于羣之舜雍容不迫有苗之至遠當其時故
作史者因即其容以形容有虞之德教千載之下
猶可以是以而想其一時氣象也鶴洲楊氏曰古者
大刑甲兵陳之原野次刑斧鉞刀鋸小刑鑕箠鞭
朴施於市朝故舜命皋陶以蠻夷備更焉念苗頑
弗恭而帝言方施象刑可見當時兵刑尚未分也
禹受綏師之命而皋陶為汝諧之佐其征苗也皋
雖不行而益也寔偕則運籌帷幄必任之其為
岸禹謀必以窮兵亟戰為成故益以贊禹禹以班
師而帝舜亦無所咎其必有成算矣李泰和羅長
源金吉甫皆謂益為皋于是也但前編於舜三十
三載即書受命于神宗三十五載然後書征苗與
經違序乃信邵氏經世
紀年之妄而誤從之耳
帝曰來禹洛水微予
作

古書
虞書
大禹謨
卷一
六十九

成允成功惟女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

惟女賢女惟不矜天下莫與女爭能女惟不伐天

下莫與女爭功子琳乃德或作嘉乃不績天之

曆數在女躬女終陟元后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

精惟一允執厥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

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

永終惟口出好興戎出物苟切朕言不再禹曰枚

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官占惟先救志是命于元

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

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禹文命敷于四海祗承
于帝祗台德先台實不距朕行美敬正月朔旦受

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此紀舜禹禪授

之文也澤水項淵無涯之水允信也禹奏言而能
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
如此則既賢於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於私養
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
其功然其功之實則自有不可掩者故舜於此
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樹盛大之意樹乃德者禹
有是德而我以禹盛大嘉乃不績者禹有大功而
我以為嘉美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
故以終陟言之人心凡人之心危者不定之意孔
子云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危之謂
也道心義理之幾率性而動乃人心之本然也微
者少也孟子言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是也

古書
虞書
大禹謨
卷一
七十

精則察於情之初發使喜怒哀樂必中其節應事
接物之應曲當所以行天下之達道也一則存於
情之未發成慎恐懼本體然所以立天下之大
本也無稽者不考於古弗詢者不咨於衆言之無
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而非天下之公論
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泛言勿聽可矣謀謂
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既立存心出治之本此又
明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樂只君
子民之父母可愛者豈非君乎又是則畏之而已
君以民府亦以民亡可畏者豈非民乎又是則忽
之而已衆非君則何所畏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
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言可欲凡可願
欲者皆善也人君當謹其所居之位敬修其所可
願欲者苟有一之不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
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
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
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
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怠慢而謹之於蒙養之間

古書三卷 虞書 大禹謨 七十一

犬高謨

古書三卷
虞書
大禹謨
七十三

而高也呵曰象形止命是
 哉象矣了呵曰殷乙斂其
 方象繼其百王此其象也
 其步舒象歸象曰象其率
 止象其者了象其其象
 了其象其了商斂呵曰方
 象其象其乙目其象其象
 其又呵曰方象其象其象

乙勝其意能其而群白
衆徒於其最白維其後
行后百聖率其塵尾之
歸而亡之細其德藏其
歸余白衆徒者歸而亡
春歸月其意其歸而亡
塵其新華其歸而亡
白衆歸而亡其歸而亡
而及余白其意其歸而

古書 卷一 七十三

甘其止其力其歸而亡
食其影其利其歸而亡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又其意其歸而亡其歸
王其歸而亡其歸而亡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國其意其歸而亡其歸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古書 卷一 七十四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其意其歸而亡其歸而

臣塵或干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於中或也止也

古書
卷二
七十七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于中或也止也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乃成省西
良哉虞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哉萬事墮哉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時惟幾
乃歌曰
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乃成省西
良哉虞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
哉萬事墮哉

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虞尹允諧
會戰者事之微也
詩以宣其志先言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為倚伏
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則
怠荒之所自起豪彘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
生不可不戒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
事赴功則人君之治為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
也拜手稽首者首至于手又主地也夫言而疾曰
率稱率也果陶言人君當率率率臣以起事功又
必謹其所守之法度蓋樂於與事者易至於紛更
故深戒之也虞數也與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功
覈實之效而無誣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與事
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者也此果陶將
欲虞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虞讀成也績
帝歌以成其義也果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
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情懈怠也墮傾圯也
言君行臣職煩瑣則臣下懈怠怠不肖任事而

古書
卷二
七十八

萬事廢壞所以成之也
虞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知此有虞之
治故所以為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
禮然其言而曰汝等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重
擊曰擊擊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有歌磬
擊有小大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者蓋石音屬
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夫樂以合為主而石
聲獨立辨者以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
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
磬則知言石者猶樂之和而言之也鄭康成曰夔
奏此歌於前報以為正德之舞獸如蛟豹象馬之
類詠舞未成象盈烈山澤以驅鳥獸之績率循也
虞尹百官之長信實和諧見盛樂之大成也
補真史忠公曰范太史云君以知人為明臣以任
不肖者不得苟容於朝此虞事所以康也若夫君
行臣職則叢脞矣臣不任君之事則墮矣此萬事

古書

皋陶謨

七十九

所以廉也斯言得之矣然帝之歌本為教天命而作君臣倡和乃無一語及天者修人事所以故天命也後之人主空深體焉陳氏雅言曰皋陶謨歌益欲帝加戒慎省察之功於振勵充廣之中謂帝舜當率羣臣以起事功然猶必謹守成憲欽哉不可輕於有為也猶必履首乃成欽哉不可恃其有成也蓋當帝以股肱喜哉責其臣則恐其不知率作典事之道以元首起焉處其心則恐其不知慎乃成之道此皋陶將述其賡歌之意而先拜稽以效其禮禮言以致其辭復以念哉之一語以勉其君此其忠愛之誠款切之至不自知其容免辭氣之異乎常欲以足歌之未備也此帝舜皋陶之賡歌為教天命一語而發雖不明言而其意在此矣五清劉子曰唐開元教舞馬皆能銜杯上壽綠山奏樂於凝碧池馬皆自舞又如武王之樂再成而滅商象歸馬故牛之事五成而分陝象周公驅位獸之事皆取其獸而馴習之鄭玄學故博且去古

不遠必有據也若曰非由馴習乃祥瑞之偶然則常理所無孔子何為錄於書哉 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兪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叙九族庶民勸翼邇可遠在茲禹曰兪皋陶曰都在知人在文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勑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治而敬 治去聲今 擾而毅直而溫簡

古書

皋陶謨

八十

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言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兪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虞績其凝無放逸欲有邦 教與教同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聲無曠度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 哉 今本五庸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詩有皋五刑五用哉 今本此四句錯 同寅協恭和衷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禹曰兪乃言底可績 底之里切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拜昌言曰兪皋陶曰朕未有知思日贊贊襄哉 日今作 皋陶言為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術者無不諧也兪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者皋陶美其問也慎者言不可不致其謹也身修則無言行之失思承則非淺近之謀厚叙九族則親親恩焉而家齊矣虞明勸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固治而天下平矣皋陶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兪而然之也皋陶因禹之兪而復推廣其未盡之言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數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亮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亮亦難能之哲智之

古書

虞書

皋陶謨

八十一

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賢巧好令善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大奸言善色大賊盡惡如共工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亦猶也亦行有九德者細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兄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細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果者寬弘而莊果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治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馴也擾而教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溫者徑直而溫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身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宣明也三德六德者九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後治也亮亦明也有家

大夫也有邦諸侯也後明亮亦言家邦政事明治之義氣象則有大小之不同三德而為大夫六德而為諸侯以德之多寡職之大小崇言之也夫九德有其三必日宣而充廣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必日嚴而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翁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誰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父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唐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皆及時以趨事也百僚百工皆謂百官言其人之相師則曰百僚言其人之趨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無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有邦通天子諸侯而言必謙敬而無教勸而無遂清儉而無欲斯有邦之道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

古書

虞書

皋陶謨

八十二

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兢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者言其日之至矣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止至萬幾是可一日而縱欲乎嗚呼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吏官墮廢職賦天工天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叙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叙也秩者尊卑貴賤等殺隆殺之品秩也較正持厚膏常也東澤東之東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叙秩然正之使叙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至一章五刑自典刑至贖刑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章顯之天計有辜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實與素誠無虛大也言君臣同於寅畏為於恭敬而戒一無間則民奔功則慶賞刑威之大政事各得其正而咸感大之功矣明者顯其善威者畏其惡天之恤明非

有視聽也因民之視聽以為聰明天之明威非有奸惡也因民之奸惡以為明威爾上天下民之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者言天下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存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也有天下者可不和所以敬之哉惠順業成也禹然皋陶之言以為行之可以有功皋陶會言言亦順於理似可行也禹乃拜受而深然之皋陶又謙言我不自知果可成功與否惟思日贊助於帝冀

成治功而已耳

共立言之義也五刑劉子曰巧言即靜言庸違令色即恭恭信天孔氏壬共工名郭璞學其傳必有所據蔡傳釋孔氏大包姦惡之人與驩兜三苗不倫益未見稟說而以意解之平不無放遠欽有邦鴻都三體石經皆作秋王嘉泰疏作微劉元城何子元以微義為優亦字畫相近傳寫之譌若如蔡傳釋教率強矣五典五禮五服五刑皆以綱

虞書

皋陶謨

八十三

三加冕十二旒衮十二章諸侯鷩冕七旒卿毳冕七旒大夫絺冕五旒士玄冕三旒天子迎后十兩諸侯之夫人百兩卿之內子十兩大夫五兩士妻一兩其貴賤之等差皆天理自然之序必由天子常用之此五屬爲五禮之目也公侯九章以龍爲首伯七章華蟲爲首子男五章宗彝爲首大夫以黼黻士亞而已皆天子所以命有德此五章爲五服之目也肉刑之重者大辟其次宮又次劓又次剕輕則墨臯皆應死而察其情之可矜可疑者遞減如此宥死爲流流之遠者止九百里次八百里次七百里次六百里次五百里贖刑重者止於百錢次八十錢次六十錢次四十錢次二十錢官刑重者鞭百次鞭九十又次八十又次七十又次六十教刑重者扑止五十其次四十又次三十又次二十又次十此五用爲五刑之目也三季之後暴君代作動加肉刑而流贖漸廢秦又加支解車裂腰斬梟首剥皮抽筋擢筋鬻骨烹炙夷滅之慘漢文因綏綏上書而詔除肉刑然徒除秦法之慘

古書
虞書
卷四
皋陶

奉陶謨

八十四

而不能復舜皋之政如強盜得財非殺人者古法
制而已今則不分首從皆斬強姦非亂倫者古法
官而已今則不分親疏皆絞崔寔云徒有輕刑之
名而無其實此之謂也況自漢高以來無能推明
五刑之目漫訓此經曰五刑者墨劓剕宮大辟
而已遂使聖人仁民之政泯沒千載嗚呼惜哉
帝曰來禹女亦昌言女音汝下並同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
思日孜孜音益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
懷山襄陵下民昏墊都念切子乘四載隨山刊木暨
益奏虔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濠畎會畎古切距川
暨稷播奏虔根食鮮食今本根作艱非遷有無化居烝
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女昌言禹曰吁母
若丹朱教與傲同惟慢遊是好去聲暴虐是作暴今作傲非
罔晝夜頌頌鄂格切罔水行舟矧淫于家用殄厥世
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壬癸甲啓呱呱而泣呱音孤
予弟予惟荒度土功度徒洛切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
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知賞切各迪有功苗
頑弗即二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皋
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考說孜孜者勉力不
怠之謂帝以皋
陶既陳知叙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古禹拜而
歎美謂皋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當惟思日勉勉
以務事功而已如何者皋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
禹言性者洪水泛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上

古書

皋陶謨

八十五

後下民皆督整弱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者
行塗以楫行險以楫行山以櫟行水以軌隨循刊
除也蓋水瀉不洩泛濫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
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
後水工可與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
粒食與益達衆鳥獸魚鼈之肉於民使食以充飢
也九川九州之川也罪至濬深二尋深一仞之間
廣尺深尺曰吠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一仞之間
言吠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
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次濬吠澮之水使各通
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根食草木根可食
者如伏苓枸杞參朮等種皆屬木根可食者
服黃精之類水穀初進穀種尚少故進根食鮮食
佐之以救民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德也
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
通以濟匱乏然後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

古書

皋陶謨

八十六

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師者每州立十二諸
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辨羣后也薄道也九州
之外迫於四海每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
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
謂十二師五長內而廣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
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貢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吉
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女功惟叙之故其
頑而弗率者則皋陶方敬承女之功叙方施象刑
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罰
當畢可以畏服乎人也
至曰無若丹朱做好慢遊作暴虐且舜之不爲校
遊教虐雖愚者亦當知之豈以禹而不知乎益處
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東萊呂氏曰禹
不矜不伐今乃虛舉其功若矜伐何也益艱難之
念易忘乎成之功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下可
忘也所思日政政者正在此雖不陳謨乃陳謨之
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昌言哉
九峯蔡氏曰或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

古書 卷一 八十七

此意言之音提為範爾按說文四載水舟陸車無可異者惟山乘擇乘輶為不同尸于云行塗以循行險以攔行山乘擇行沙乘輶與擇同力追切循與輶同教倫切尸于之說益得其得非輶也宜音微險所乘者擇與拘同即擇也當讀如齊澤之澤其音作橋者殆楊之轉音如淳云提以反置泥上通行擇以饒如維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使不跌孟康謂木提形如箕摘行泥上諸說不同如此然曰載曰乘則不應為履與板矣輶執標提是曰四載舟車常所乘宜不在四內也右羅氏本說如此予合前說再考諸家為之云行塗以循行險以攔行山乘擇行沙乘輶塗泥也循即輶也執也擇也狀如長狀穿程前後着兩金而闊軸馬其狀卑下而寬廣故行塗用之履即提也如晉人登山履今人之脚踏中用木故字從水上係用繩故字從纜下用鉄釘之使不跌故行險用之擇即標與用禮輶車同制如今之登山轎以人拽繩為牽周禮所謂輶以任載器也故登山乘之輶車

皋陶謨

八十七

最使沙不能陷故行沙乘之行塗行險曰以行沙曰乘蓋有升車與徒步之別細名之曰四載云思齊陳氏曰石經根食鮮食一齋先生釋之最精蔡氏與食之說牽連不足憑也今本無若丹未微又云微唐是作二微字重復不成文理石經無作母微唐作皋唐最是松溪程氏曰禹自述水土之平變自述韶樂之盛蓋因考績而敷奏如後世仕者書考造冊意亦當時定制必道其實而不欺隱也然聖人豈肯伐其功邪 帝曰格女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有音又老期勸于勤老莫女惟不怠細朕師禹曰朕德用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勅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擇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帝曰母惟女諧禹曰俞哉帝允

天之下充今作至于海隅蒼生萬邦勦厥共惟帝

臣共窮惟帝是舉數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疇敢不讓時今敢不敬應去帝不時敷同日奏罔

功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女作士明于

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去聲刑期于無刑民協

于中時乃功楙哉楙今作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

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辜疑惟輕功疑惟重去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好生之德行去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古書 卷一 八十八

皋陶謨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曰老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納罕也舜

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女當勉力

不怠而繼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堯命舜曰

陟帝位舜命禹曰緇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

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攝亦若是而已邁勇往力行

之意種布降下也禹自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

歸惟皋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

懷服之帝當思念之而不志也茲指皋陶也禹遂

於皋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皋陶誠發於心亦惟在

於皋陶也蓋反覆思之而卒無有易於皋陶者惟

帝深念其功而使之攝位是時稷禹皆先卒惟皋

陶存故禹力讓之也帝曰母者不允其辭女諧與

命益益辭同必欲禹之繼師而禹固讓使常詢

治道於皋陶也禹曰俞哉者因帝重違其讓而以

皋陶佐之故勉從受命而心實不敢當也充滿也

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
勸獻者勸民之賢者也其同時是也教納者下陳
而土納也明度者明其衆廣也言普天之下皆帝
之土率海之濱莫不有民之賢者皆帝之臣也帝
苟能明明揚仄陋以時舉之教納以言而觀其臨
明度以功而考其成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
誰敢不讓於善哉不猶自一心以敬應於上之求
乎今帝不此之務乃獨舉我一人而我才德庸克
治無實效將見遠近率為謗慢日進於無功矣帝
見萬辭良若遂呼臯陶而美其功焉于犯正政躬
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為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
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度
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為士師之官能明五
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
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
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
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勉之佐禹以納師之道
也愆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

虞書 皋陶謨 八十九

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于孫然嗣親而世疎
也延遠及也父行辜不相及而實則遠延于世其
善善長而惡惡短如此過者無心偶犯情所必有
然所犯事大如臣子誤殺君父亦無不誅故者有
心為惡法所必刑然所犯事小如戲取瓜果亦
不深究辜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重可輕
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
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辜畢經常也謂法可
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於非辜不殺之恐失
於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
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
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
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
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中恩而
不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
以無所壅遏而得行於常法之外及其流衍洋溢
漸進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
感悅興起於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臯陶以舜美

其功故言此以歸功於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意
而自謂已功也帝又申言以歎美之曰民不犯法
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從之乃汝之德也帝
言此者所以堅臯陶佐禹之心而慰萬民之誠也
也史臣叙此於臯謨之末其文體與禹謨之末相
似蓋臯陶之德之學舜禹深知而功烈未顯於天
下禹則治水之功四海之內八荒之表無不被其
澤而仰其德者故舜終於禪禹而禹之心不但不已
也是秋禹且征而有苗格明年己未之歲禹受精
一執中之傳而攝位又十四年舜崩又明年丁未
之歲禹即位遷臯陶於天國將禪禹一年而皋
陶卒乃用益為相非使攝也百有一歲而不見南
巡使啓益監國是其公天下之心實與堯舜一揆
孟子皆歸之天與可謂灼見天
人之際而洞察聖人之心矣
征苗之前率百官若帝之初在苗格之後相去一
年之間以禹之屢讓臯陶必待汝諧之命而後勉

虞書 皋陶謨 九十

強受之也舊說惟汝可以諸此元后之位遂與禹
益之訓不同殊不知禹實心讓皋陶即位而遂
薦之於天使禹先崩則皋必為天子矣夫于稱舜
禹有天下而不與其斯之謂歟虞史帝典之後即
繼之以二謨以四聖人之德同爾不幸皋先卒而
禹不獲遂其讓德乃孟子之所謂天也又謂前哉
為不然舜成之之言尤非禹之告舜明曰堯之以
威何為反以非於帝乎聖人之政仁義並施豈若
肅行之姑息乎不知錯簡之誤接而牽連妄解之
耳王會之索伯長熊與可以為因汝諧之命勉強
受之而心終不敢當也則與萬邦勳獻惟帝是舉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語祿相續勝穎達筆遠矣災
泉何氏曰舊解率云赦宥其過誤者雖大亦宥刑
責其特赦者雖小亦刑林少穎曰伯恭明其不然
謂若失火而延及官庫此過誤也此大者也其可
宥乎若命人守果實枯小兒過誤也此小者也其可
也亦將刑乎守舍下元憲之小竅以窺外此故也

此小者也亦將刑乎此其理甚不安也書蓋曰有過誤則無大者小者則有大者則無大是聖人之義則故無小是聖人之仁是說一出人皆服其精識雖然以春觀之舊則失矣林呂之言亦未為得也夫過與故情不同也過之大及小者與故之大及小者不可並議過與故至小者情可恕者法勿論也聖人制法豈以至仁極義責備於小民哉失火而延及官庫馳馬而踐死小兒此過之大者也然比之故燒官庫故殺小兒者情有不同故有之得從末減是有過無大舉不失之入而大也故燒官庫故殺小兒此故之大者也與火延官庫馬踐小兒者情有不同故刑之必從重論是刑故無小舉不失之出而小也過之小者故之小者於此可以例推要之過之為舉不失之故之為舉不失之小也若夫守米實而食小米守舍而窺小窺此法勿論事也而何故之問乎此而為故之問是聖人以仁義之道而責備於一世之小民雖泰商

廣書 卷一 九十一

執法下者是苛也嗚呼聖人制法過必加有舉不以刑舉不失之小所以禁人有之心之惡此為聖人之義而林呂以過之大者與故之至小而不必論者此而言之以明有過無大為大者不有小有則有刑故無小為大者則刑小者不刑則是過與故所犯情不同而舉一也聖人何以服天下哉書亦何用此二言焉哉春因讀律而有感焉是故不可



文卿云吾國夏書禹貢之後有陶之命為皋陶於天而命之命啓立益就梁公之封而命之命啓相即位於夷吹夷求賓而命之命伯康之命虞思之命相土之命公劉之命也皆不敗傳於中國德於萬世之命也

訂正二三謄錄廟先清教公正音之列其甘誓五仍石經之舊云

八年崩謚曰大皇帝啓立后啓九年崩子大康立大康為昇所逐居陽夏二十九年崩弟仲康立仲康三年崩子相立后相二十八年寒浞弑之相子少康中興六十一一年崩子李擇立后李十七年

崩子相立后相二十六年崩子芒立后芒十八年崩子泄立后泄十六年崩子不降立后不降五十九年崩第崩立后崩二十一年崩子廩立后廩二十一年崩不降之子胤甲立胤甲三十一年崩子皋立后皋十一年崩子發立后發十九年崩子履立胤甲以來夏道衰諸侯不朝履無道

天下子之曰桀商湯

次之夏亡歷四百八十二年

國為氏有伯氏弗氏卿氏鬻氏冥氏鄭氏褒氏沈氏男氏有南氏彤氏彤城氏彤氏之氏綽氏有南氏以二臣擊均爭權而分後有兩仲卿宣王以中興

伯事商而沈子亦滅于蔡失如敬叔仕于齊米於鮑為鮑氏也成王封夏公又為夏氏夏后氏差氏禹氏桀字其子淳維妻其女安道於北野隨畜轉徙于有連周曰盛曰餘從秦有句奴單于頭受者後入于肩頤肩為疆暴破東胡走月支南并樓煩白旱河南梁趙始長城却胡李牧滅穽穽

秦亦被蒙恬城連塞外既侵焚代屠危漢祖於是
屈事敬之策和親單于終是時胡子孫感漢為劉
氏扶弱助漢死子豹生淵居離石遂號漢二世而
嗣或晉雖改曰趙石勒夷之物勃興胡方為赫連
氏三世号大夏使魏滅之有鐵代氏雲氏其始姓
虛連顯是為攀魏氏厥後異姓有呼行氏蘭氏須
卜氏丘林氏離氏周氏盧氏薛連將呼盧氏房昌
白狼之是亦其散也有宕氏庫氏党氏渾氏房當
氏

金

周武王遷鼎于洛威烈王二十三年地靈陷馬
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謂

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數數歲之中以為常則
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細名數今按此文作於堯舜
而孔子定為夏書之首者以大禹王迹之

古書

二

鄭氏曰初舜分十二州為乃復黃帝制為九州行
水自冀州始先都冀州以天子之京邑故不言所
底之山川餘八州皆以山川疆其所底為萬世不
易之法以州國有變遷而山川無變遷故也次充
揚州底淮海次青州底海岱次徐州底海岱及淮次
州底華陽次水次雍州底夏水西河州皆先治其
山川然後定其土田賦入然後正其貢能然後道
一州之水使有所歸故民得安居粒食為萬世之
利使星元徐鄆梁雍七州之水各歸于河使青
州之水歸于濟使揚州之水歸于淮泗九州既理
然後綏理天下凡山川皆起於極西而盡於極東
永徇山而行政高之導山川皆自西始導九山各
有所主所岐嶓冢至於荆山壺口嘴首至於太岳

底柱析城至於王屋太行恒山至於碣石西傾宋
國鳥單至於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於陸渚內方
至於大別岷山之陽至於衡山九江之南至於敷
南原導九川各有所歸水歸于合黎夷水歸于
歸于江三澤從之江自岷而東白中歸于海澧水
彭澤從之澤自滎而北由東歸于海澧水從之
白桐柏東歸于海沂泗從之渭自鳥巢同穴東歸
于河涇潁沮從之洛自熊耳東北歸于河澧水
徐源九澤既陝四會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
慎財賦各指三品成賦中邦錫之封土賜以姓氏
各戴君德無或違命然後成五服至于五千里
五百里甸服無或違命然後成五服至于五千里
西被于流沙胡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錫土東漸于海
成功洪水滔天中州乾百川順流蛇龍潛處民得去
高陵處平土者尚也故曰微禹吾其無乎天無攸
古書二二

三

金地無散膏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
淫心神無逆數物無害生天下皆宗焉為山川鬼
主神

金地無散膏水無沈氣火無災燁神無間行民無
淫心神無逆數物無害生天下皆宗焉為山川鬼
主神

于大川遠山止厚里于參
山得九鼎里于孝慈澤遠
山三里于飲利余歲人于
縣麻遠里三里于二山人
于孝慈澤遠山后里于德
中孝慈于孝慈東里于孝
孝慈又東里于孝慈東里
孝慈于大川不遠里三里

古書

二四

于大川遠山止厚里于參
山得九鼎里于孝慈澤遠
山三里于飲利余歲人于
縣麻遠里三里于二山人
于孝慈澤遠山后里于德
中孝慈于孝慈東里于孝
孝慈又東里于孝慈東里
孝慈于大川不遠里三里

三東縣縣人于孝慈澤遠
山三里于飲利余歲人于
縣麻遠里三里于二山人
于孝慈澤遠山后里于德
中孝慈于孝慈東里于孝
孝慈又東里于孝慈東里
孝慈于大川不遠里三里

古書

二

五

于大川遠山止厚里于參
山得九鼎里于孝慈澤遠
山三里于飲利余歲人于
縣麻遠里三里于二山人
于孝慈澤遠山后里于德
中孝慈于孝慈東里于孝
孝慈又東里于孝慈東里
孝慈于大川不遠里三里

古書

二
八

既上南利既 ⊗ 是二
 一中二獨既南餘既
 聲出聲發推揀就止占
 粗結是來許于楷證于
 人于精愛于潤果三占
 潤果以休三既止占輕塵
 帆茶樓所升體三校同
 郊棲所析爲坐觸物止于
 薰香德煙生證望于稽林素

古書

二
九

[illegible]

為彭參音東爲北工入于海民山尊工東刊爲它

東五十里平原村盤口亦山西平陽府吉州西七
十里富首亦平陽府蒲州東南三十里即首陽也
太岳靈山亦平陽府霍州之真也

古書

二

古

—

渠水又西徐水注之又高逕子夏石堂又南通汾
陰縣西又逕郃陽城東又南逕陶城西又南通蒲
坂縣西南逕雷首山西又南逕水注之又南王華
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座船司空與渭水會又
東北王澗水注之又東逕閿鄉南又東逕金鵝澗
水合又東逕河北縣南又東逕閿鄉水注之自河
北城東南逕谷水又東右合門水又東逕縣北又
西逕城東南又東沙澗水注之又東逕縣南又東
右則城水注之河水又東十嶺之水注焉又東過
平陰縣北又東至鄧清水從西北來注之又東與
穀水合又東與水合又東過平陰縣北又東逕平
陰縣北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
入馬又東逕洛陽縣北又東逕平陰縣北又東逕
北流注之又東過成皋縣北濟水從北來注之河

原高縣故城西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北又逕安陵
縣西北出焉又北逕修縣故城東北又逕安陵
北逕經城東緣城西又逕南宮縣西故注縣南
又東北逕長樂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
縣興水故道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
棘津亭南故道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
氏別河東故道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
東武城縣故城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
別河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
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
北別河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
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
河故道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逕界城亭北
至安陵縣界東會南河又東北逕界城亭北又東北

鹿之野浮水故漢又東南逕國邑又東逕國縣
故城南古縣觀浮水故漢又東南逕國邑又東逕國縣
出又東逕武陽縣東入河又東逕武陽縣東入河
水又東逕武陽縣東入河又東逕武陽縣東入河
過東阿縣東阿縣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澤又東
柯澤逕東阿縣水於范縣東北流為倉亭澤又東
往平縣西自鄧里渠水入河於東阿縣西東逕
城又與鄧里渠水入河於東阿縣西東逕
東阿縣故城北又東逕城西北入河於東阿縣西東逕
往平縣東臨邑縣故城西北入河於東阿縣西東逕
北流西漢津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漢水又東北
清河縣故城北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漢水又東北
平縣右與黃溝同注川澤又東逕文鄉城南又東北
是王城北黃溝又東北過高唐縣界漢水又東北
陸東出於高唐縣大河右之東注漢水又東北
東逕陸縣故城西北又東逕高唐縣故城東北
逕陸縣故城西北又東逕高唐縣故城東北
逕陸縣故城西北又東逕高唐縣故城東北

古書
卷二

六

微君伏生墓南又東逕鄆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界東鄆城北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十乘縣二城間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縣東商河出焉商河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北又東北逕
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城南山溝水注之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居而東注商河轉逕城東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又分為二水南水謂之長發溝地水世又謂之自
城臨河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城世謂之甘棗溝故漢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
北河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縣北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北逕般縣故城初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逕般縣故城初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城北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從西來又東北逕鄆平縣故城南又東北逕鄆平縣

唐書
卷二
九

東流不待至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
自改東以後底柱乃始折東今其曰東至底柱者
東北入河其曰洛納者洛既北入于河之南洛
之北其山間為汭也汭之為言在洛水之內也
水入河之汭亦名汭汭正其義也張揖以成臯山
為大河所逕又皆古來舊傳也臣獨不以張揖為當
者蓋黎陽山在大河之東欲趨北之地為故記之正
與河之東流而先記華陰之在極南者同也若成
皋之山既非從東折北之地又無陰礙如龍門底
柱之類疏鑿也其地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距
洛水大陸又為龍門之西去洛汭既已絕近東北距
言都邑故於龍門有取正以其理有當焉耳
或以漢水之自衛州入河者為洛水其理有當焉耳
元已自覺又遂改引之無降名也又改易漢志
七河名稱以應古降既已明誌且有失審究者
經之叙河曰北通洛水是有元降洛水而為河

過之其理甚明也今也河乃因漢河決溢南有
道設使漢河真是高河亦無有因此河決流而反
記此河位置者而況漢河本非為河而東禹河所
起於漢河支派則豈非重復之誤邪此其誤之所
非其故而不不知反諸未始改流以前北與中流
自南而北至徒駭間相去三百餘里今河雖數移
徒皆不離此域關並亦言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
左右其地形下開高治河時本空此也以為水懷
盛則放溢少則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據斯
二者而言雖未能得九河實地而謂究在九州最
下河決率常不離乎此者古今事清之實也彼其
狹地不能以受多水則裂一為九雖高亦不能禁
過也且使高而欲納為九河也其必慮一河不能
客受而泛冒旁地也處其泛冒則於上流所經有
地可以分殺水害者早為之所備有故也舍上流
不為整其去海甚近乃始為之施救道之術於無

用之地禹之智爾乎故關並所開以為高治河
時常空此地以待水之放溢知臣之謂非禹致力
者信矣本朝李岳上河書曰兩漢而下屢欲求九
河故道而疏之今考圖志九河並在平原而此
河環遼滑未至平原而上已法矣九河奚利哉禹
之若言深究事情漢以後行河者皆不能及也或
疑九河既道與難泅其道之同既曰道矣必昔
有其跡今復其故也是不然九河之初播也自河
口數之則為九過此以往則變行妄行無復津畔
高度不能回轉之因從而疏濬之如道山道江道
然因其勢而利道之使循其派不致泛濫妄行則
其疏濬者教矣是以謂之既道唐人賴實嘗言
之意正如此不必謂古迹今復乃得謂之既道也
水非一河能容故播為九既已為九安有一水能
受九河而名為九河也曰此皆水之變非可以常
理言之漢世之謂勃海者既古堯冀最下處矣逆
高者水不能冒故猶可以九數數之至於近河之

地此九河又特窪下故九水者便會焉其兩旁
尚有涯岸其實已與海合不止望洋向海而已惟
其未為海也故未可名之以海雖其偏為河也而
它河不能與之比大故本其言想其處是且構
且逆皆於海濱窪地也為分合非可用它處義
高而近似而可相發揮者後世漁陽之泉州雍
固海不遠其北境之水聚注其地清渾巨易濡
便序沱隨所遇窪下溢流旁出鍾為散澤其克
注受不虞可辨說者謂為九十九澗又月之以為
派河尾也夫水之鍾為澗其多至九十有九豈
固其功而脫膏之者哉水聚而地卑其殺澤之多
派河目之則亦九河合一而無別為何水何名而細以
河之派雖多尚有枝條可指故立派以鳥之目逆
河受九道而一之不復更有派別則以迎受命之
其逆雖殊理則一也雙溪王氏曰九導川皆決而

委之於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而吳水獨南其
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在北莫大於河在南莫大
於江漢故先言導河而漢次之江又次之淮濟亦
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次之皆自北而南也西漢
氏曰吳水地志出犍為大川也故以是終焉九榮
張掖雞山南至燉煌過三危山南流入于南海唐
樊綽云西漢之水南流入于南海者凡四曰區江
曰西洱河曰麗水曰瀾滯江皆入于南海其曰麗
水者即古之吳水也三危山臨峙其上按梁雍二
州西邊皆以吳水為界是吳水自雍之西北而直
出梁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固脊大故皆自西北而
來積石西傾岷山南傾以東之水既入于南海岷
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其地也程氏曰
樊綽以麗水為吳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為界其所
指西洱河者却與漢志葉榆澤相貫廣處可二十
里既足以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

即系榆之地武帝初開漢屬其地古有雙水謂
相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轉及道元皆謂
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聚似榆葉積漬
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若石不遠
若石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叙于三危者為相
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大任孔氏曰山再成曰在
張揖以為在成事鄭玄以為在修武武德臣環以
為修武武德無北山成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
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任也按黎陽山在大河
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砥柱之類既非從東折
而西之也又近東距津水大陸又為絕遠當以黎陽
為是津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在黎陽
南流與河迤大相背矣地志魏郡鄴縣有故大
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河之故河孟康以為王
莽河非也古津漳自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
信都大城北向而入故河於信都之北為合北通

古書卷二

二

津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為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
兗州逆河急以海水逆朝而得者九河既淪于海
則逆河在其下流固不復有矣河上指而為九下
同而為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執之自然高特順而
導之耳今按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云河有兩
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閼于閼在南山下其河北流
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
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于地
中南山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也舊自臘西
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十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
尾曰閼廂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
流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河水下稍合流
色赤益遠水井注遂濁吐著亦自言崑崙在其
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為是河自積石三千而後
至于龍門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
也龍門而下相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則曰南至
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底柱又詳記其東
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

古書卷二

三

東而北則曰北通津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
則曰大陸曰北通津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地
洛汭而上河行於山其地皆可致自大伾而下
岸高於平地故決壘流移水陸變遷下津水大
九河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任下得石因其
方向辨其故迹則尤可考也經言崑崙家漢崑
崙江者漢之源出於崑崙江之源出於崑崙山
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河自崑崙山
崑崙山者漢之源出於崑崙山導河自崑崙山
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崑崙
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自崑崙
不言山者伏流其出非一故不誌其原也伏水
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出蓋略之也小水合
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出蓋略之也小水合
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為實
立言之法也仁山金氏曰此以下導水蓋緬叙水
之原委所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弱水出吐谷
渾界窮石山至甘肅張掖縣合黎山下唐志言自
合黎峽口西出即居延澤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
于流沙則居延乃古合黎澤爾水溢則流沙也
雜書言西域使者乘毛車以渡弱淵豈非指此為
弱淵與蓋弱水散漫無力不能負舟投之則委靡
整潤及底而後止惟皮船可渡其間一遇名崇夷
水廣盡一矢用藤為橋極費工力以水沙不可施
故用藤橋也流沙通典謂在沙州西八十里其
沙隨風流行大抵西北之地多是沙磧史書所謂
河沙諸國傳書所謂沙界恒河沙是也沙則水
而下如沙州以西山北之地即連流沙弱水滲其
下南山之地即連蒲昌海西域二河潛其中王元
章云山東孫氏子自少為兵嘗乘皮船以渡久之
又船行至南詔蓋軍人不知典籍此非但渡弱水
而西又循弱水西南矣又嘗問西域人識流沙
否曰識之非惟沙流石亦隨之流也角陽林氏曰
經文曰導曰至曰逾曰過皆記聖人經歷之地也
曰入曰播曰同曰匯曰別曰溢曰會冀州既載五
皆記水之所經行與其歸宿之處也冀州既載五

口治梁及岐治平既修太原大音至于岳陽軍懷

底績軍懷合切至于衡漳衡切恒衡恒切既從大陸既作今

此二句錯在厥上惟句懷仍兩厥賦惟上上錯

由惟中中之下厥上惟句懷仍兩厥賦惟上上錯

厥田惟中中厥貢島夷皮服今晚夾石碣石入

于河夾石今誤作夾石其于本既平定賦稅

通貢道之軍冀州充舜所都今山西太原平陽大

同路安汾遼沁澤及直隸順天府保定河間真定

順德廣平永平隆慶萬全大名元城南樂魏縣滑

縣之地也既者已事之辭經始治之曰載梁呂梁

山今太原府石州之東山石崇峻河流激震動

大地禹既事冀州之壹口遂鑿呂梁之山使水不

超今濟寧諸閘以商人直隸徐州南轉入於海所

謂呂梁洪是也蓋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

古書卷之二十二 十四

呂梁故禹首從事於此用力最多則于觀呂梁數

十里勝水出焉東北流注於汾修因紐之功而修

之也太原今山西第一府鎮州六縣二十二日陽

曲縣曰太原縣曰榆次縣曰太谷縣曰祁縣曰徐

溝縣曰清源縣曰交城縣曰文水縣曰壽陽縣曰

孟縣曰靜樂縣曰河曲縣曰平定州樂平縣曰忻

州定襄縣曰代州五臺縣繁峙縣崞縣曰奇嵐州

嵐縣無縣曰保德州曰石州寧鄉縣岳霍山山南

曰陽汾水出於太原經於霍山之南東入於河而

里入漳沱河從者水順其道也作即辨後東作之

依水惠既去却趙深三州廣衍之地皆可耕治也

白者土之色壤者土之柔而無塊者也賦以出財

山林川澤之利取之商賈一曰山林宜獵貉之毛

羽物二曰山澤宜魚鼈之鱗物三曰丘陵宜狸狌之

羽物四曰墳衍宜龜鼈之介物五曰原隰宜麋鹿之

之羴物及山林之宜採栗之阜箕為帝都天下利

市之所聚百貨之所集故其取於商賈者厥賦上

上為第一等錯雜之聖人雖有初末之意亦不使

商賈失利故計其所入而酌量徵取或第二等或

第三等不必盡其入上之數也田以出粟兵車繅

絲之需取之農民者也冀州地高水急特少然山

多土瘠故田為中田既第五等則稅亦第五等

如私家所入每畝可得粟五斗則稅納於公者五

斛而已所謂十一天下之中正聖人重農恤民之

仁也舊說乃謂賦出於田豈有田僅第五等而稅

乃第一等雖禁紂之政不如是之豐也孔子曰藉

田以力而砥其速通賦豈以入而量其有無田者

古書卷之二十二 十五

野外之取農民所耕砥其遠通視其饒確而定為

九等十而征一所謂藉也里音市井之地商賈所

集量其有無計其贏絀而隨時低昂亦十而征一

所謂錯也此言見於國語則曰自田賦自賦不相

因也明矣孔穎達言以誤萬世將使暴君行史不聞

雍竟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為言平決九川
距四海之海則水之入者有所歸入海決九川
之則水之入者有所歸入海決九川
川則水之入者有所歸入海決九川
辨十有二壤之功而序其地以教稼穡樹藝以土
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賦夫教民樹
藝與國地制貢固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
宜有二白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糞壤
之法辨剛用牛走緩用羊墳壤用康渴澤用鹿蓋
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
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汴河惟兗州汴今作九河既道雷夏既澤灘沮
會同沮於容切桑土既發是降丘宅土厥土
吳墳厥艸惟絲厥木惟島今作條厥賦惟上中錯
今作厥賦惟中下今本此句錯作十有三載乃
賦非厥田惟中下在厥賦之上作十有三載乃
同載音宰厥貢黍稷今音黍厥匪織文係產浮于
汴漂切合達于河東出今兗州府汶上兗州
縣大邑清豐縣內黃縣東明縣金鄉縣濟寧州
嘉祥縣鉅野縣鄆城縣東平州及東昌府二州十
二縣之地是也道順其流之河源本一而高於兗
州平原其地卑窪之處疏為九河以順其趨下之
性雷夏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南百里澤者水之
鍾方洪水鍾而後入于澤澤不能受亦泛溢奔潰
故河既而後雷夏為澤也澤水出曹州陰溝東至
象山入於泗其下流為江出濮州之陽會者水之
合同者合而一也蓋由曹濮而同入于泗耳桑土
宜桑之土既發者可以養桑也其性惡濕故水退
而後可置地高曰丘卑地多在平下水害不若民

皆依丘陵而居至是乃得下居平地也墳者土
高起餘氏為長也兗州商賈之賦第三等聞取第
四等其田則水惠初退地廣人稀故其稅為第
六等如私家每畝得粟可四十斛公取四斛耕作
十三年之久然後徵其稅可在三等四等之間同
者謂與商賦同等也完地宜桑桑故以桑絲為
貢匪直也以竹為之織文帶帛之有文者承之以
僅所以貢之也舟行水曰浮漂水今東昌府高唐
州西二里帶都冀州三面距河故曰九澤蔡氏
充之貢賦渡三水以達於冀也
沮即水新安程氏曰濟汴受河在秦漢成皋東
陽之間地既狹而執皆領東故渠道無所散行於
是合流時多分派時火又產世水派數易故辨正
最難此非獨後世然也兩漢之史未立汴名而汴
成詔曰汴渠決敗東侵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
中渠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便其舊道陶丘之
築堤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便其舊道陶丘之
北漸乾墮壞據此詔所叙渠未修復則完豫受害
及水猶故道則陶丘土見詳其方城皆非汴流之
所得注也濟汴同皆同發於豫而益東則分行徐
完一南二東不同道也此詔所指完與陶丘乃唐
世曹鄴濬景之地正古完境而無一或誤乎徐則
安得而言汴渠之臣載之載籍固知其誤猶疑漢
比後世最為近古或者其時汴濟同為一名而後
世不得究見邪則必得漢世舊語為證乃可以審
知不誤蓋因王景傳景書濟汴兩役後一役有濟
渠一語載張記奏牘中而後然自信也景之傳
渠所渠數許縣修理宜不難先武已於卒起功
失用樂俊之言務且息民後遂中止宋平中渠益
東侵完豫之害顯矣以景嘗偕王以東至千泉海
功乃詔與王具修渠築堤自崇陽以東至千泉海
口千餘里明年而渠成此王景傳所書之實也夫
此二役者皆在宋平又皆王景之所督而其事功
役所加沒微渠在先濟渠在後後微渠已訖後水

廿八

切

十九

刻城

古書 卷二 三十

二陳州之境至徐揚始大其泛濫為患九在於徐
故禹決淮必于徐也沂水南至下邳西南入河蒙
山今費縣西北七十里魯之望也孔子登東山而
小魚即此羽山今海州賴榆縣西五里祝其城南
既藝言水患徐而可種藝也大野即今鉅野縣水
蓄而後流音謂之諸蓋沛水自來氏縣分為二一
東南流為一東北流入鉅野澤故曰既沛也東
原今鄆州在濟水之東北結曰墳包叢生也徐田
第二等說亦第二等如私家每畝得粟九十斛而
公取九斛商賈所賦之財則第五等故列賦於因
之下也五色之上以封諸侯東青西白南赤北
中豐羽畎田之谷夏翟雉其五色羽中旌旄
山今鄆縣其桐陽則音清孤則體直乃中旌旄
水出陪尾上其源有西西南通彭城又東南通
入淮浮磬石縣生泗水之旁不能掘土石則
音清今靈縣縣所產是也蟪蛄大埽其珠圓室以
是獮穿俾組本產南海夷采之以貢魚粉鯉之
屬以供祭祀玄纁揚徽赤以為衣玄端玄纁

古書 卷二 三十一

以宮室器械之需為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
張蓋之屬織具五色木綿織成花布謂之吉其包
裹也小曰縞大曰絺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
常也順流而下曰浴沿江入海自海而達淮泗因
徐州之河而卷二大峯蔡氏曰按蘇氏謂岷山之
至於冀都也卷二江為中江諸家之江為北江豫
章之江為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為北江東為中江
者既有中北二江則豫章之江為南江可知今按
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
里至海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
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
別之說而治水大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
烹茶為口腹計耶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
以惑人故併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巨浸何以
不書曰禹貢書法貴顯鑒者雖小心記無施焉有
雖大亦略江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復濬治故
亦可以不書况荆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復濬治故
亦可以不書况荆漢荆州而下安於故道無復濬治故

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朝音九江孔殷孔音沱潛既道
雲土夢作又厥土惟涂泥厥賦惟上下今脫惟夢田
惟下中今本以句錯在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杞幹桔枳枳出倫切礪砥砮丹礪音利砥音惟箇
簞音箇路音路音戶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音切
菁于音菁厥匪玄纁璣紐九江內錫大龜內今浮于江
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荆州之域北距南
之陽今湖廣武昌府一州九縣漢陽府二縣德安
府一州五縣襄陽府三縣承天府二州五縣黃州
府一州七縣荊州府三州十二縣岳州府一州七
縣長沙府十三縣寶慶府一州十三縣衡州府一
古書卷二三十二

州八縣常德府四縣永州府一州六縣辰州府一
靖州之地是也諸侯見於天子曰朝夏見曰宗
言江漢之趨歸於海和之沱在今荊州府當陽縣
南王枝江縣入大江潛亦荊州府潛江縣潛源而
下入大江雲夢二澤今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
賦商之財第三等田視楊州差高為第八等私家
每畝可二十斛則公取二斛而已杞水似博可為
弓幹柏木柏葉松身可為梁棟柏可為舟車礪石
最難以磨刀刃亦礪而差細可磨玉砮小石
堅銳可為矢鏃丹今之辰砂也箇路堅竹中天奇
櫛木似櫛而赤枝似著而直亦中矢竹三邦一
西陵二縣三藩皆澤濱之國所產箇路櫛木而
名聞故以爲貢歷歷也菁茅出辰州府麻陽縣東
百四十里苞茅山其茅三脊以供祭祀宿酒灌地
之用故既包而又匣之以示敬也纁絳色帶珠
類組以貢保者大龜以封諸侯徑尺二寸所謂圓
之守龜唯有所封建則錫命北州而納之亦非常

也江沱漢潛本州之水浮舟越流音九峯
豫之洛至襄南河而達於帝都也音九峯
官大方荊州其澤數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
北華容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也左傳楚子濟江
入于雲中又楚子以鄭伯田于江南之雲合而言
之則為一則而言之則二澤也雲土者雲之土地
澤地執有高年故水澤有先使人工有早晚也
荊河惟豫州伊洛澗既入于河棠波既濶棠切
導荷澤荷切被孟諸今作廠工惟壤下土墳壚胡
切廠賦錯上中廠田惟中上今本此句亦錯廠貢
棗象絺紵音廠匪織纈音錫貢磬錯浮于
洛建于河音大河今河南開封府六州三十六
古書卷二三十三

縣彰德府一州六縣衛輝府六縣懷慶府六縣河
南府一州十三縣南陽府三州十縣及湖廣鄖陽
府七縣襄陽之均州皆其地也汝水出婁山
北流注于穀今河南府宋寧縣北七十里被覆之
孟詩今開封府盧城縣西北河水衍溢其餘波
入於孟諸之澤故曰被壚也高者土色不一不
者玄而顯也賦商之財雜出三等三等之田曰第
四等私家每畝可得粟六十斛公取六斛故當
於賦之下也纁絳色帶珠櫛木似櫛而赤枝似
著而直亦中矢竹三邦一西陵二縣三藩皆澤
濱之國所產箇路櫛木而名聞故以爲貢歷歷
也菁茅出辰州府麻陽縣東百四十里苞茅山
其茅三脊以供祭祀宿酒灌地之用故既包又
匣之以示敬也纁絳色帶珠類組以貢保者大
龜以封諸侯徑尺二寸所謂圓之守龜唯有所
封建則錫命北州而納之亦非常

12. 11. 1944

三十四

一、江中、學、今、你

和聲、對位、曲式

三十五

三見於此矣楊不

豐狄視封版九州攸同四隕既宅隕於六切九山刊旅

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

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錫土姓五百里

甸服百里賦納納二百里納鈺知實切三百里納結

服結知實切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虞服百里采

采二百里任邦任今切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

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要者三

百里夷二百里蠻施察切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

二百里流東漸于海漸于西被于流沙胡南聲

古書通串卷二 三十六

敷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此承冀州以下至會

千渭納之文而結之也曰九州攸同者九州之

平成之功無彼此之問遠近之異大小之分也故

首揭九州彼同一句為網下文又虛言其所以同

之目也曰四隕既宅則四海之隕水陸之地同於

可宅豈特究之陸丘宅土雍之三危既宅哉四隕

不言九者以四海之涯言之海涯之地為水所漸

今可寓居則遠于海者可矣矣曰九山川列旅則九

州之山同可祭告不特崇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

既旅也曰九川滌源則九州之川源同於既滌不

特九河既道無決潰豈特當夏既澤大野既豬

乎曰四海會同則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

歸又豈特滌沮會同澧水攸同哉如弱水既西莫

水入南江漢朝宗于海今皆會同於海而為一矣

又細結九州之貢賦必先曰六府孔修者以見貢

賦之法立皆本於水土平也洪水泛濫則六府俱

不得其修雖欲定貢賦其可得乎今九州攸同洪

水已平則六府得其利修矣此伯益以六府孔修

者言於四海會同之下又以貢賦之法言於六府

孔修之後事之相因各有條理也土者則之自生

曰度土則非特穀土而山林川澤皆在其中度土

有肥瘠高下之等各有所宜之名如土雖下而

宜桑麻州地高而利銀鐵之類是也交止者以度

土肥瘠高下之等所宜之名物交相正焉如楊州

三品之金等於荊州之金荆州之羽毛龜革則苦

於揚州之龜革羽毛故楊州以金為後之類是也

為後者致其謹也國度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

之入如充地宜漆絲則使之貢漆絲也龜地有珠

珠璣則使之貢珠璣玳瑁之類是也致謹其財

財賦之入必先交正夫度土也未有度土未正而

知其所宜之物而制其財賦也故先言度土交正

而使言厥慎財賦也三壤者上中下之三品也九

古書通串卷二 三十七

州穀土亦有肥瘠高下之等又皆品節之以上中

下之三品而為九等也如雍土黃壤為最貴則品

節其田為上上揚土涂泥為最薄則品節其田為

品又必定其賦而為成法如青州之穀土成則為三

州之賦或及於四夷如鳥夷之貢皮服淮夷之貢珠

魚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如九州有賦而鳥夷

萊夷淮夷但貢貨篚之物而無賦也故立田賦之

成法於中邦必先成則夫三壤者未有成則三壤

而後言成賦中邦也曰交正白氏慎者可見聖人

因地制貢隨其所有而不強其地之所無也曰成

則曰成賦者可見聖人因地制民之產征商之財

各有等第而一定之成法不可變也錫土姓者定

封建以報其功也錫土之制公侯曰方百里伯七

十里子男五十里是也錫姓之制以立其百世不

遷之宗如履封于師而賜姓焉封于商而賜子

性益封于渠而賜羸性左云天子建德因生以
錫姓服之立而命之氏是也蓋堯舜主之皆封焉
而及農功臣皆水土既平之後所行大政故書并
言之耳句服畿內之地也句田服事也五百里者
三政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木本全曰緬川木曰
鍾李漢也半棄去皮曰枯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
王城為近非惟納納經結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
也獨於結言之者納納二者而言也栗穀也內百
里為最近故并木本納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川木
半棄納也外百里又次之去栗穀皮納也外百里
為遠去其穗而納穀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
米蓋量其地之遠近而為納賦之輕重精蘊也此
分句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句服之外四面又
各五百里度維也所以維衛天子也木朝廷公卿
大夫元士食采之邑也句服千里固不以封而凡
公卿大夫元士之食邑亦取於侯服則十里之畿
天子專之位拜子男小國也諸侯公侯伯子男也
內小國則弱有所依外大國則內無所逼而外有

校因衣土被此就言聲教之達也聲如樹之風聲
已其聲則上行下效之謂焉邇所至不惟治水而
教化漸洽于海內故干流汝則教化冒覆于流汝
至千北雖上于海而砥柱南雖止于衡陽而南北地
聲教旁達不可為限故南不衡陽而北不衡陽而
其教化則盡於四海矣聖人為後世計雖立為五
服之限而教化所及感慕無外故外薄四海咸建
五長以經理之錫如師錫之錫玄水色也為既
平水土故以玄圭為贊入觀而告成于帝焉
補 仁山金氏曰禹貢一篇蓋夏史之追書也夫
書則禹之治水其先後次第規模不盡見於此而
於此可以推見爾何者禹貢於九州獨冀州載
道既從其澤既底定是皆記其成功耳其先後
禹貢一篇分叙九州以經之緬叙山川以緯之每
古書世學 卷二 三十九

州之下冀山川諸藪澤而後繼之以物土宜定田
川叙深委細成功定封建別限前同叙於後則列山
年之可也其先後次第規模大周密本末備
三益可見焉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于桑四載隨
而亡可見焉曰洪水滔天懷山襄陵于桑四載隨
龍蛇禽獸之害烈山澤而焚之始也五子所謂
所以先決九州定諸山緬叙所以先於桑山是也
曰予決九州距四海浴畎澮所以先於桑山是也
食鮮食比高功之中也孔子所謂盡力乎溝洫
也此禹貢分叙所以定川澤辨畎澮二等田制編
不但疏決河海壅塞阻滯川而巳凡天下平土皆制
其井畝疏河海壅塞阻滯川而巳凡天下平土皆制
之畝一同之澤也所謂溝洫者即一井之澤一成
最焉周密至於所謂慈惠有無萬邦作乂所謂廣

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則禹功之
 終也分叙之浮于果水達於果水編序之六府孔
 修廣之交正迄于四海皆是也或曰書曰洪水滔
 天既曰滔天矣則禹之治水若何用功抑曰滔天
 云者當時方言形容其勢耳愚嘗聞之宋廬曰洪
 水滔天即如後世淫雨大水河決之災但堯未
 連歲有此蓋有天地自然之變者如河決而南
 酒而淤而黃其地自變之變者如河決而南
 是至九河而為小海石碣在陵土石自消長
 變之大者也夫大松天地之間山陵土石自消
 顧其消長之數甚長而人之年壽有限則不及見
 其消長遂以為古今有定行爾山與土石且有消
 長而况水乎昔沈存中奉使河北邊太行而北山
 崖之間往往有螺蚌之殼及石于橫亘石壁如帶
 謂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
 昔之河濱也所謂自東河至東海千里而遙者也
 夫以昔之河濱而論今在山崖石壁之間即河日
 山日長石日凝蓋可知也此皆天地之間今人尚

可考見之理其類非一而人鮮不謂之者朝菌不
 知晦朔夏蟲不可語冰其斯之謂矣然則禹貢地
 理古今之不同又安知其非天地之變遷通長若
 河碣之比邪夫天地常形固相為句運實通長若
 條理亦各有終始若以脈絡之可見者言之崑崙
 崑崙之最高山天下諸山皆起於崑崙而崑崙無
 名地之最高山之所謂聚江諸源之所出即崑崙
 爾崑崙之山綿亘糾繆連盤錯其南為崑崙山而
 崑崙山最大其東北為積石諸峯其東為西傾山
 崑崙諸峯其西北為崑崙山尤為綿亘紛錯河之
 北為漢行乎中國自崑崙而東北言之則自積石而
 以東為陰山又東南自代北雲朔分而南趨為北
 嶽以至太行是為河北之脊壘口雷首秦嶺析城
 王屋皆其羣峰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西
 入河涿易冠漳恒衛之析而南汾晉諸水之所以
 者首出焉本此為五關之險以東入海也分而東趨

此北結也自崑崙以東言之則東為西傾而泄水
 出北入河恒水出東入江又東為朱閭而泄水
 諸龍則為渭之源自渭源以北即為河源而北
 東若岍岐若荆山諸峯涇水漆沮諸源也自渭
 南即西傾而下諸峯亘為終南山岐山秦嶺北
 穀陝東南為熊耳外方嵩高伊洛之源又南為
 柏淮源以達于淮西諸山北中格也又自西傾
 而南分是為嶓冢漢源夾漢而趨者北則終南
 華熱諸山南則蜀東諸峯說者謂蜀東諸山皆
 冢正謂其因岍綿亘爾又東則為荆山內方北
 結之次也自崑崙之東南言之是為岍山江源
 江而東者北支即西傾以南嶓冢以西之岍為
 水西漢水嘉陵江諸源其南支即南趨為蒙秦諸
 山青衣大梁馬湖江諸源又東包涪黔為衡諸
 為三峽其東出者包結九江之源中盤為衡諸
 其再盤而北為廬阜其嶺之東出者又為衡諸
 貢時信諸江之源至分水魚梁嶺三盤而北趨
 新安時天目日昇潤比再盤之問其水泉為洞庭

三盤之問其水聚為彭蠡三盤以東則南為閭左
 北為震澤北南結也維秦山則特起東方橫亘
 右以障中原此所以為異興大抵水者山之液故
 山盤而水之原出焉此所以為異興大抵水者山之液故
 以句運為固故山東而水之流壅焉此所以為異興大抵水者山之液故
 一也每貢五服四距五千里而周制九服自王畿
 以外每方自為五千里何也或謂尺有長短則周
 尺不應平焉之尺或謂高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
 在其數周則外薄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
 亦不應外薄之尺或謂高五服之外外薄四海不
 句服方千里而曰五百里則凡所謂五百里者舉
 一而數之也若周官則曰規方千里曰王畿又其
 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則舉兩面道計之也是則外
 貢所謂五百里者乃五百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
 五百里者乃二百五十里也至漢地志又言東西
 幾一倍南北視禹貢幾二倍然攷其所載山川又

不盡出禹迹之外也蓋古者聖人制數用審其制
方田之數以御田疇廣狹制句股之數以御遠近
高深方田之制行則自井田之直徑而為道
里數則徑自秦漢開阡陌於是道里始近遠矣此
古今里數多寡之不同一也周制之經曰數之法
始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故
折矩以爲勾方廣三股修四徑隅五高之所以治
天下者此矩之所由生也是則句股算法自禹制
之蓋積矩以爲方田而句股以測高下遠近遠近
此高之所以理天下而句股成五服者也句股之
數密則於山川迂回之處與道理曲折之間以句
股之多計弦之直而得遠近之實大率句三股四
弦五以正五針七取之自秦漢以來多務廣
固盡外薄之遠其計道里又但以人迹爲數不復
論句股弦直故漢之九千里大約準古六千五百
里漢之異制又不在此數此古今里數多少之不同
古書卷二 四十二

二也至於禹貢外薄之地在五服之外而後世片
侯所到盡在里數之內此其多少之不同又不在
言者或者又曰冀在九州之北其地無所屬而南音
服之外北短南長五服之地北無所屬而南音所
寡則如之何曰隆古都冀故教四達則冀北之野
生發教訓必不如後世之爲窮漠所以冀北之野
州第一而水平之後分爲幽并其廣可知冀北都
平陽雖曰在冀自平陽以南渡河至陝於今地理
三百七十五里止五針七於古蓋二百六十餘里
耳則是句股之地自跨冀豫冀山而豫平緬想當
時句股之地當亦如周室王畿之制蓋成周之制
雖云規方千里以爲王畿然西自汭豐鎬爲方
八百里東則洛陽四達方六百里緬爲千里而五
服之制其間絕長補短計亦如此何則周新豐鎬
四至大戎約餘千里而大戎之地自爲荒服先王
之制實服者享荒服者王自耕王以大戎地近責
其從實服之享自是荒服者不至則是五服之制
計古亦有因地而爲長短者蓋諸侯之分特以爲

記貢之限制亦有在也而視遠雖遠而視近者大
率地有廣狹俗有夷夏未必四面而然如此正方
聖人立爲限制一以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日本
者不可拘於一以不知聖人體用之大也日本
周良曰吾國史記禹既受禪九牧貢金遂錫九鼎
皆兩耳高一尺方廣高四尺四足高四尺口徑七
尺
東 錫九鼎山川總圖中錫九鼎敷土至又
面爲都城十井九界北東西三面鑄河及渠岐
太原岳陽潭衡衡恒衡大陵夾石碣石島夷皮
服之形中鑄冀州九河雷澤沮洳桑土草木叢生
南東二面鑄兗州九河雷澤沮洳桑土草木叢生
織文滸漆之形北西二面鑄青州海岱隅夷海濱
錫汴河惟兗州至達于汴百二十九字第四鼎外
北西二面鑄徐州至達于汴百二十九字第四鼎外
孤桐浮磬珠魚之形南東二面鑄揚州淮海彭蠡
三江震澤易馬金木瑤琨篠簜華羽毛橘柚島
古書卷二 四十三

夷弁服之形中鑄海岱及淮惟徐州至達于淮泗
古六十四字第五鼎外南東鑄荊州荊漢九
江沱潛雲夢杞柘柘破啟丹箇蔣格茅玄纁纁
組大龜之形北西鑄豫州荊河伊洛澗棠波荷
淮荊州至達于河百五十五字第六鼎外南東鑄
梁州華陽岷水岷嶺岷嶺之形北西鑄雍州西河弱
鐵銀鏤熊羆羆羆之形北西鑄雍州西河弱
水涇渭汭漆汭漆之形北西鑄雍州西河弱
三苗三危是渠接積石龍門西戎瑤琨
玕掌珠玉之形中鑄華陽岷水岷嶺之形北西鑄
會于渭汭百五十七字第七鼎外南東鑄梁州至
水北西鑄北荒山水中鑄九州攸同至錫土姓四
十七字第八鼎外南東鑄九州攸同至錫土姓四
山水中鑄五百里之服至告厥成功百十六字此
二鼎兩旁皆鑄一荒之怪禽猛獸魑魅罔兩之形
則王孫滿所謂使民知神意者是也第九鼎外前
鑄日月星辰龍虎鳳龜山龍華蟲五鏤虎奔彘斧石鏤

雖葬大粉米之形中錄帝曰來高至卑百官若
晉之初二百三十八字皆和牛古大也其說與朝
鮮文卿合而加詳謹附於此俾讀者知
先曾祖考訂漢儒顛倒經文之謬為有據也

甘誓

夏同姓諸侯而冲遠云克舜受禪相承啓獨繼父
故不而征之按孟子言禹崩三年之喪畢益
啓之子也詎敢者不之益而之啓曰吾君之子
也蓋啓自壯歲受帝舜之命嗣禹為司空作其即
位年幾七十其能教德以繼承禹之道焉天下之
所歸心已論三紀矣乃有同姓諸侯反不而而
與之教戰何哉呂氏春秋又謂后相征而敗退
而修德則甘誓不當在五千之數也
前二說皆未可信姑從祭傳而已

古書世說卷二

四十四

大猷于啓了也二啓王曰
此二事止久也斷罪戾又
比力嚴禁以懲怠慢二相
夙夜勤勞甘命夕夕是
不其命又不上于又所不
其命御我甘縣止止所不
其命岸命岸于且不岸命
其于陸陸其甘縣止止

大猷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

告女音汝下有庀氏威侮五道今作急棄三綱今

正天用勳絕其命勳子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

攻于左女不恭命右不攻于右女不恭命御非其

馬是正女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修于社

我欽哉無替朕命今本脫此二句六卿六卿

之人凡有事於六卿者皆預聞誓也庀國在關西

之六卿本以爲己姓恃其險固而作亂成在啓立

五六十年之後邵氏經世書謂啓元年即代庀非也

威虐侮慢不行仁義禮智信之道言急棄其君道

則無以爲臣綱父急棄其父道則無以爲子綱夫

急棄其夫道則無以爲妻綱此皆庀之大惡也天

古書世說卷二

少圖縹緗中素山登恩斯焉
也。題之。所贊。中。少。也。也。也。
序又。香。香。香。香。香。香。香。香。

聖大康尸位泰以逸豫滅厥德。勳民咸貳乃

般游無度般蒲切田于有雉之表由今作改繼今作洛十旬弗

反有窮后拜越計切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

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

作歌此歌之序舊說以為夏史所作而孔子

古書此歌之序舊說以為夏史所作而孔子

始家天下者也。居其位而不治其事。曰尸。蔡傳以
為尸。祿尸官之類是也。逸急肆淫。樂戴疑。叛。因
游獵也。有雉。因名在洛水之南。蓋大康十九年。巡
狩至維。其居因道之游獵。至百日而不及也。窮亦
國在今直隸鳳陽府壽州南六十里。蔡安堂縣。葬
其居。因善射而名。屢姓。後僭稱帝。其母啓后
歸氏。夢之女也。昇入據冀。都造。寒。泥。時。兵。拒。大。康
于河。五子御母。避難而出。將從大康。以圖興復。故
不之治。表而待於洛汭。已而大康不返。乃述大禹
之戒。作歌。以自咎。而使大康聞之。莫其知改耳。
聖大康尸位泰以逸豫滅厥德。勳民咸貳乃

舜禹以來。教聖人之於民。不啻父母。其在大
康。猶父母也。而不仁之兄。暴棄之。則父母之思焉
何如也。民心本非易叛。特祖宗德澤之厚。而不知
自反者。亦可哀也。此大康在外。志之。而昇入以
蘇國。故五子御母。避難。出大康所。不之治。表而
從之。聖大康。以圖復國。故于洛汭。而不之治。表而
不之治。表而待於洛汭。已而大康不返。乃述大禹
之戒。作歌。以自咎。而使大康聞之。莫其知改耳。

其辭說者。以五子各為一章。然首尾相連。或共為
之。其一。其二。者。故。節。之。非。指。五。子。之。思。齊。陳。氏。曰

禹受舜禪。一年。即。為。皋。陶。命。啓。益。監。國。而。益。順。天

下之心。而。立。啓。益。未。嘗。有。與。子。之。意。也。啓。之。諸。子

大康。不。肯。行。啓。益。之。命。而。惟。長。是。與。故。胡。五。子。謂

又。不。能。行。啓。益。之。命。而。惟。長。是。與。故。胡。五。子。謂

家。大。下。自。啓。始。而。立。長。之。拘。亦。等。於。此。是。經。以。有

雖。有。窮。正。言。皆。有。國。諸。侯。之。稱。亦。等。於。此。是。經。以。有

宮。室。無。常。池。園。廣。大。上。巧。日。進。失。其。民。時。民。人。匱

大。錫。飢。饉。不。食。有。維。以。亡。則。知。維。之。為。國。也。果。矣

相。康。之。子。為。昇。所。殺。乃。立。國。陽。夏。傳。仲。康。以。及。相

記。乃。謂。昇。康。大。康。而。立。仲。康。路。其。一。曰。皇。祖。有。訓

史。又。謂。相。亦。昇。所。立。皆。非。之。其。一。曰。皇。祖。有。訓

民。可。近。去。不。可。下。古。切。客。民。惟。邦。本。本。靈。邦。固。古。切

依。本。固。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與。一。人

邦。益。非。于。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與。一。人

身失道則無以保其後矣蓋民之怨我不在事
而之明著於人者當慎圖於未著之先也朽索
易斷六馬易驚言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
可危懼之甚如此
禽荒酒嗜音醉令峻宇雕牆有一於此未或不
亡內作色荒以下亦未為戒之詞色荒惑嬖
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酣音
皆無狀也峻宇大也宇棟宇也雕繪飾也其三曰惟
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
彼陶唐帥彼天常帥音率今有此冀方或失其行
武今作今行叶亂其紀綱乃滅而亡此章全
音抗今作道
之謂堯牧舜舜樓高皆都冀州言冀方者華中以
邑外之行道也紀法度綱三綱也無其德而不行
道乃至亂其法度獲其三綱則自取滅亡決矣
古書世說 卷二 五十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將則有以荒隊厥緒隊除貴切
今作墜覆
宗絕祀此章前六句贊商而後二句亦述商
戒之詞典則常法也貽遺關通和平
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
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間之意和平以
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居臨
天下典則法度之貽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
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將亦有之其為德世慮可
謂詳且遠矣又為戒詞曰如有荒墜厥緒必覆其
宗而絕其祀其嚴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
姓離予離今將時依鬱陶予心願厚有怙怙
怙女六切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悔呼
鬼切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關石和鈞王將則有以荒隊厥緒隊除貴切
今作墜覆
宗絕祀此章前六句贊商而後二句亦述商
戒之詞典則常法也貽遺關通和平
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
重者也關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間之意和平以
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居臨
天下典則法度之貽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
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將亦有之其為德世慮可
謂詳且遠矣又為戒詞曰如有荒墜厥緒必覆其
宗而絕其祀其嚴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
姓離予離今將時依鬱陶予心願厚有怙怙
怙女六切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悔呼
鬼切

之訓焉何也夫大故都近無與侵之望歎息無地
之可歸也鬱陶哀思之意頗厚愧見於色但恨
其於心悔者當大康不愼其德之初五子不能
諫以至於敗今雖悔之尚何追及之有乎記曰昔
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改作忠考補仁山金氏曰此
五子自咎如此忠厚之至也
之失民也二章言大康之遊田也序所謂盤遊無
度也三章言大康之不保也四章言大康之
渝棄宗廟社稷之不祀也五章言大康之
失國固大康也而基國則罪也五子之歌皆自怨
而無怨罪之辭者自天也傳曰禹湯事已其與也
初為桀紂事人其亡也忽焉然則讀五子之歌
子是以知仲康之宜為君而夏之廢祀也然大康
雖為罪所拒不能濟河而獨立國於外以傳仲康
豈亦因五子之歌而自悔者歟
虞德
古書世說 卷二 五十一

山縣也虞舜如姓上
戊丁曰証亦皆體也
中蕭厥介二
力二架義無虞厥厥西
于厥吳厥后愼王命德純
罪于葬曰葬也又葬也
皆於葬也教定厥初王也
夙夜百思後極厥心
中蕭厥介二
力二架義無虞厥厥西
于厥吳厥后愼王命德純
罪于葬曰葬也又葬也
皆於葬也教定厥初王也
夙夜百思後極厥心
中蕭厥介二
力二架義無虞厥厥西
于厥吳厥后愼王命德純
罪于葬曰葬也又葬也
皆於葬也教定厥初王也
夙夜百思後極厥心

五十二

匡世乘舟事釣竿

五十三

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義和之色 在今山

東九十里和川廢縣之地初義和氏未二於竟
命四子分封於四方而留其二伯為王官食采於
句服之近地至大康時其齊孫首叛夏并藉以入
冀都故仲康征之明徵定保訓之辭微如夷微
之微謂明天之微以定保安之計也此一語以為
網克謹天戒以下皆明徵定保之至謹者恐懼修
省天戒如日食星孛冬雷夏雹亢旱霖潦山崩地
震之類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之君能謹天
戒於上臣能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之君能謹天
輔其君故居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為明
昭而後也通人宜令之官本雖金口亦古施政教時
振以警衆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現正也相視云
官有救時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序焉
理無性而不任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
於君謂之恭官師百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
之事猶有常刑而况於畔官離次傲擾天紀者乎

古書世學卷二

五十四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沈除士切畔官離

次傲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

替奏鼓鼙夫馳音音虞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

知昏迷于天象以于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

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義和

所治之職雖火則舍其所居之位始擾亂也天
紀即洪範所謂歲月日時星辰之類也蓋自堯舜
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為義和者世守其職
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為遐棄也遠棄其所
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所次之宿也日月
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之都盡而為晦已會則
月之復蘇而為朔朔復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
朔月先正滿而為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

北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

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
月已日朔月初出當見於房宿食而晝晦則無所
見故曰辰布集于房乃天地大變居弱臣強之象
昇沉彗孛夏鍾中絕之兆也替樂官無目而當於
音奏進鼓而擊之也禮日食則天子用幣於郊代
鼓於社射四方以聲靈金抗易之事諸侯用幣於
社伐鼓於朝以自責也音大少臣司範圍者度人
府史胥徒之在官者皆供教日之百役曰馳曰奏
者以見日食之變天子恐懼于上番大度人奔奔
千下以助教日如此其急義和為曆象之官尸居
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
特不恭之罪而已哉政典神農黃帝皆有典籍亦
護訓之類也元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強望晦
朔先天時則事死不救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
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救死義和甘為昇臣不
使夏王得行正朔故日食不告於今予以爾衆士
王朝其當伏後時之誅烏可違乎

古書世學卷二

五十五

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飲承天子威

命火災崐岡王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

渠魁職思脇從罔治脇從罔治舊染汚俗音音

咸與惟新職思將行也崐崐山西于閭國美玉出

崐崐不辨王石之美惡而焚之苟為天吏而有過

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當

則國治之舊染汚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誅惡有

善王者職思九率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之師也職思九率蔡氏曰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
之操微度之征殺和得諸侯之命微度得天子討
義明非若五霸纘諸侯以伐諸侯其辭曲其殺遠
也按微征始稱義和之事止以其畔官離次傲擾
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事當不

止於廢時日者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色以爲
亂黨助其爲惡者也後世征伐隨其輕重而不
者蓋正名其事則必歸根除源而仲康之說有未
足以制其罪者故止其曠職之事而實誅其不
臣之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爾眾士懋哉

傳 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
可以無威嚴明勝則信其事也必濟慈惠勝則信
其功之無威誓師之末而後進數以是深警之故
仲康命禹子昭明變于伯封嗣天官之職使二
年昇滅伯封非物與王宣爭諸侯實以珍其母家
也然昇爲寒浞所殺足亦卒爲少康所誅而火
豈非仲康之德哉

考 仲康之德
有八妻大義和有夏之誠臣而仲康則同明果斷
之主胤虞者忠亮有爲之臣也說者乃謂義和雋
之書世學 卷二 五十六

昇而忠夏謂仲康者夷昇之所立而後后稷命
以行誅是則仲康乃優柔失權之主後古者黨義
結惡之人而義和誠有夏之忠臣也方昇夷之故
其居也蓋因民之不思未必心乎攝聽之行也故
而天下之事多由糾紛之不早則將據其柄而
號制於天下矣仲康于此乃能沈潛先物於踐位
之初首及六師以命胤茲乃先遣文帝自代入立
夜拜周昌投幾之會也以故夷昇雖懷觖望乞仲
康之代而弗得肆則仲康之得其御天下之柄
歸于夏昇不得有之也夫義和當其天德下之柄
素而崇於私私其將以侯爵而圖不軌也久矣
渠魁脇從叛夏之逆顯矣豈直廢時而亂日哉而
蘇軾乃以爲命征作諸皆出石契或者又從而增
緯之謂之秋天子以令諸侯如司馬懿之誅三袁
諸葛延甫道或之制沈依之揚堅之討尉遲迥皆
以忠於王室而不順己之所圖者至謂書有非聖
人之所取而猶存者豈理也哉夫以先時後時爲
昇所以存義和之事玉石俱焚焉昇所以就義和

也惡以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
敗之辭其果然邪爾眾士同力王宣南郭子欽承
天子威命則度之忠忱見矣豈接諸侯從王命者
一切之言哉政與之言尸馬法也其與玉石等
語皆度之所以戒教吏士者也豈昇之所以教
和哉威者果斷之謂愛者姑息之名也豈刑與仁
之謂邪抑始魯昭公六月而食稅史請用幣乎上
之福于知其與志蓋小人之圖國來有不自敵其
居始比微征之書所以著於百篇之內者誠以見
仲康之能立而後后之莊嚴之使非聖人所取而
立符則是王莽之大誅誅羅義者先致之語一切
之言又得與將其使朝之典豈傳不將而胤虞之
事略亡之句以示識豈所以垂成天下後世俾
臣賊子之知懼邪仁山金氏曰或問義和之事不
則則六師之勤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不
曰沈沈于酒六師之勤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
曰沈沈于酒六師之勤征之師曰王者之制諸侯三
威武若恐弗勝何也曰義和時夏即昇者也意必

有聚眾拒命之軍焉故下文有魯從周治之戒也
曰使果畔夏即昇也焉爲泰辭伐事不名其爲賊
而止於責其不職也曰九王之制官各有職以事
一人不供其職即不任其居矣而况履獲天紀焉
始於乎曰微獲天紀之爲始亂何也曰自顓頊以
來義和氏世其職先王賴之授時猶上以二天
下之視德久矣一旦有昇入閭王室天子保遷南
夏而義和首不爲相是使正朔不出于天子諸侯
不棄正朔於王朝夏氏之失統將自是始而區區
保色拒命又其事之細者爾故微征之書始述其
生以明其紀紀之事終嚴其威以破其脅從之說
也兵法莫整於微征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反時者
殺無赦也蓋仁於微征曰微征曰微征曰微征曰
美勇於微征曰微征曰微征曰微征曰微征曰



文卿曰吾國商書四十一篇首
征葛而作汝鳩三汝方皆
湯者四湯誓五湯誥六仲虺之
九疑至十臣虎滅夏之後伊尹
十一釐洪十二則居七年之
輔外丙而作十三祖后外丙崩伊尹立仲壬而作
十四伊訓十五十六十七十八甲十八成有一德十
九次丁咎單訓沃丁而作二十一伊陟上契戊初立
伊陟而作二十二至成伊陟贊于至成而下大戊贊
三成又上至成訓大戊而作二十四成而作二十
嘉至成而作二十五原命大戊命原伯之辭二十
六仲丁之誥二十七宣甲之誥二十八祖乙之誥
二十九三十三十一盤庚之誥三十二三十三三
十四說命三十五高宗彤日祖己訓祖庚之辭三十七
而作三十六高宗彤日祖己訓祖庚之辭三十七
微子三十八箕子紀諫紂被囚之事三十九七十師
之訓比干諫紂之言四十西伯數紂四
十一洪範以先君箕子所陳附其後
討商庚卒子昭明立夏高其爵為商公昭明卒
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固立曹
國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為有易所殺子微立
微易商益大是為上甲上甲卒子報丁月立報丁
卒子報丙卒子報丙卒子主士主士卒子主
癸立主癸卒子履立履卒子天乙代夏桀有天下
是為成湯成湯十有三祀崩于外丙虎立外丙二
祀崩弟仲士立仲士四祀崩太子龍之子大甲
張立湯之嫡孫也大甲二十有七祀崩于沃丁
立沃丁二十有九祀崩弟太康立太康二十有
五祀崩弟小甲立小甲十有七祀崩弟盤庚
立盤庚已十有二祀崩弟大戊同立大戊七十有五

外壬十有五祀崩弟外壬十有三祀崩弟外壬十有五祀崩
子祖乙立祖乙十有九祀崩弟祖乙十有九祀崩
十有六祀崩弟祖乙十有九祀崩弟祖乙十有九祀崩
年之世子祖丁立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子南庚立南庚二十有五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古立陽甲七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崩祖丁之子小辛立小辛二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乙立立小乙二十有八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祖立祖甲三十有三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崩弟祖丁三十有三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武乙四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三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日孫立帝乙三十有七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野武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弟祖丁三十有九祀崩
五十國叛自稱殷王周公誅之殷之餘民歸紂父
為武庚成王乃封紂兄微子於宋公奭始封君
上洛昭明遷於砥石相土遷於南立上甲微遷於
郭湯始都亳仲丁遷葛河重甲遷相祖乙遷於
邢盤庚遷於小屯武乙遷於囂傳至紂
而滅書之存於中國者僅十七篇
曰商書之存於中國者僅十七篇
孔子年三十一如周問禮於老子而難讀何也良曰
竹簡浩繁載必策輒起人天縱之資一日難記歸
而數書以授弟子其文多經聖筆潤色若盤庚周
文移字樣為臣者而不敢擅更其詞也因取典謨
夏商之書較之易之十翼詳其文
如出一手則良之言亦有足徵者歟

湯誓
左師普綱龍鑒城才智諸侯危其位大夫隳其道
舉事庚子天發今進于時翟山地裂及泉發後鑿

11

157

也謂常與重復以竭民力割夏邑謂常為淫刑以害民生也民獸夏德亦率皆怠於奉上不和於國

疾視其君指日而曰是日何時而亡乎若此則吾
寧與之俱亡蓋苦榮之虛而欲其亡之善也榮之
惡德如此今我之所以必往也榮嘗自言吾有天
下如天之有日也吾乃以耳故民固以日之
食實也食言已出而後合之也此言功成而還
告爾以行封賞也故曰殺此言行師之祭視情
之輕重而以軍法從事小者因大者殺也夫湯欲
遷三格之禮以教天下之民義也權也遷求以伐
君為不正而難於從湯亦義也經也乃曰大賚而
訪之以重利曰奴戰而育之以嚴利此湯之惡德
所以異乎堯禹而世道
有 於是變矣嗚呼惜哉
仁山金氏曰讀湯誓
以為過書也疑是衆之怒而不恤也疑大賚奴戰
之為已薄也夫湯武之稱王說者多矣有謂文王
受命稱王至武王稱王凡十有二年者疑湯亦然
有謂民無二王桀封未絕則未可王者湯誓大誓
之稱王蓋違書也至於蘇氏則曰商周之王下王
不係於桀紂之存亡也愚謂受命稱王之久其說
古書
三
五

失之借而桀紂未絕未王之說則又失之拘至蘇
氏之說不拘矣然通而無制也夫湯武與師之時
是即受命之日張子所謂此事間不容髮一日之
間天命未絕則為君臣天命既絕則為獨夫者其
在此時乎夫天命已屬師徒既與桀紂即獨夫
矣豈待南巢之後牧野之餘而天命始絕哉且湯
武既已與師矣而猶自稱曰諸侯以全於衆則是
以諸侯而伐天子名實俱不可也然則稱王誓衆
之義然則而必謂史臣追書不幾於權聖人而文
也曰自然則弔代之師義也而毫髮有不恤之怨何
天下之暴亂也自夏桀而觀則如在水火之中何
桀不可無聖人之極教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
不恤舍我猶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我后不恤我
後我豈成湯辨曉之辭首之曰汝曰我不恤我
衆舍我猶事而劉正夏于畏上帝不敢不正蓋毫
衆知已事之小而不知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
不順天也繼之曰今汝其曰夏專其如台夏王率

夏德若茲今朕必往蓋毫衆知商邑之安而不知
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教民也常情蔽於不
且聖人迫於天民此其所以不同而已至若重賞
而慮其不信嚴刑而至於奴戰則以毫衆之安喜
之惡動夫用久安惡動之民非重賞以誘之嚴刑
以驅之也其事且不可況以之戰而濟其弔伐之義
哉然此亦警師之令不得不云爾凡執禁以齊衆
不教而誅此軍律也而遂引事人不奴以病之皆未
可與語聖人之意也楊文懿公曰湯誓溫厚而正
大嚴肅而簡明真聖人之言也予則奴戰汝一言
誤重在於甘誓之末而孔傳釋之曰非但止爾身
及汝子言如累也主唐孔穎達氏乃始以爲併殺
猶未定說也或謂奴戰之奴戰猶奴戰官司爲奴
子以爲事練之奴古人以爲奴戰猶奴戰官司爲
奴耳古者罰弗及嗣奴戰之利非三代之所宜有
蔡氏謂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戰而二義蓋罰弗失
古書
三
六

嗣者常刑也予則奴戰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
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剗殄滅
之無違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爲過哉按漢書
王莽傳引此語掣作奴戰註謂教之以爲奴或說
或戰隨其辜之輕重而施之耳若謂權以辱之使
勿孔則聖王仁義之師豈用後世權詐之術儻有
犯者殺之則不仁非所謂克寬克仁者矣不殺則
不信非所謂彰信非所謂克寬克仁者矣不殺則
謂殺及其子則古未嘗有是刑也古之用刑父子
兄弟不相及非獨舜罰不及嗣也何嘗有併殺
其子之法哉盤庚所謂罰於之無違育者言凡不
已不恭之徒盡殺之而無留其生者非殺及其子
之謂也事人以世戮及妻子乃季世之暴虐淫刑
以逞者爾豈聖王之所爲哉湯武皆以征伐得天
下者武王之誓亦惟曰不迫有罪戮曰其惟爾躬
有戰而已夏之虐虐未聞變古之刑而湯之聖何
異周武而乃創未古所未有之淫刑也邪易曰湯

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未有順天應人而須淫刑以驅民者也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所以得天下也以不仁若徒人份及其于不仁甚矣何賢聖之居乃同於淫虐之主且使先行師者皆將用此淫刑以毒天下猶視為三代聖賢之法而不悔也其流弊可勝言哉抑蔡傳亦徒以一言之重出兩字之相形不得已而為此辨耳豈知流弊之甚哉然則書有一言片句之誤儒者必以為聖經而篤信之力拘之不可明言其誤以示人者亦過矣

湯誓

古文

湯

商征北狄怨曰美為後我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湯聞其賢三使人以幣聘之然後主湯以禁為無道

古文

三

七

乃薦伊尹于桀使說桀以堯舜之道期於改過桀終不聽湯解四面之網諸侯聞而歸心焉者四十餘國桀之囚湯于夏臺既而釋之湯歸修其于夏桀無道滋甚伊尹遂相湯伐桀湯為商公十有七祀稱王以冀昌為御以毫眾伐夏桀車七十乘必死六千人外自師建丑之月戊子之朝與桀戰于鳴條之野夏師敗績士民開湯在野皆安貨扶老攜幼奔國中虛桀諸湯曰國所以為國者以有君有人請致國君之有人也湯曰否昔大禹作道明教士民今君王滅道殘政士民惑矣吾為王明之士民使致于桀曰以毫之居濟民之賦何必君更禁與其厲五百人南徙十里止於不齊民往奔湯二野桀使請言居之有也湯曰否我為君王明之士民使重請之桀與其屬五百人使于魯魯士尺使奔湯桀又曰國君之有也吾則外人有言彼以吾道是耶我將為之湯曰此君王之士也居彼之民也安之何湯不止桀曰此從者從君桀

與其屬五百人去湯桀桀而後毫伊尹告于三千諸侯三千諸侯大會湯遂再拜從諸侯之位湯曰此天子位有道者可以處之天子非一家之有也

仲翽之訓之使非也

王纘言官民也于南郊

王曰王曰非爾眾也

王曰王曰非爾眾也

王曰王曰非爾眾也

王曰王曰非爾眾也

古文

三

六

王曰王曰非爾眾也

古書

九

正音王歸自克夏至于毫誕告萬方

北亦商
本亦商

後致此毫今河南開封府歸德州漢睢陽之地也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

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中于下民

地之中以生與此同義則若有恒性克緩厥猷惟
三體石經古文作中為是

后
聖大也上帝者天之主宰理而已矣無過
不及之謂中若順也天降命於人而具仁

美禮智之理人受天命而異此理於心與生俱生所謂性也獸道也率其理之自然而推行於五品

無事于上下神不音難今作音難今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

夏以彰厥事

古書 六學 卷三

十

不可湛思擅寬於天地鬼神以冀其拯已天之
苦者福之淫者禍之祭既淫霍故天降災以明其
辜史官祭之世二日並出天雨五夏霜霧冬還雪
寺書見經天出天下地震衆星隕泰山崩伊洛竭
壁山裂及泉水溢包城郭深室虛浮尸數百里繼
以四年之旱饑饉相仍疫癘連作死者數萬億計
大旱澤而入測鳩集鳴于朝肆台小干台音
孤經亢于廟皆降災之實也

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

皇有夏律切聿求元聖律切與之律切僇僇今作戮力以與爾有



衆請命上天乎佑下民辜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

草木北民尤植今作**優**
肆者雜事之詞猶言故也
主壯與牛夏所與為

聖天而未變夏禮之神后地祇之事遂也元
 聖謂伊尹協力致力也乎允皆信也僭差也貢文

古書集成卷三十一

十一

Φ

 Ψ


古書集成卷三

十二

戊戌年
德曰
馨中
介
介
中
戊
戌
年

其舞其也夙命王又皇
 麟爵一夙乙保命于一而
 岸不匪貳商多命岸與
 樂情也止德也世班步來
 以所到金徽又徒靡我
 于又皇也苗止又其也
 止又作小穴縣不
 非站王不徒錯趨不
 商物德機此匡機廟岸
 古書卷三 十三

是已改德不唯中廟中庄
 德自苗東德由威命步德
 外厚命曰豆板後也後德
 止中廟食也廟曰苗也后
 戎龍步王雷以中德連中
 于中乙義新步乙所新
 中德後也苗也苗也苗也

樂王王王王王王王王王
 必舞影象自岸影水德
 等影影影影影影影影
 了岸叶叶叶叶叶叶叶叶
 省州王叶叶叶叶叶叶
 中在岸了苗日春岸岸
 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苗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德德
 古書卷三 十四

世以台為口實恐五用切
 考勝天下之功故曰成湯在位三十三年崩諡武王
 商考烈祖商頌曰我烈祖武王敷臨是也故乃
 故猶覽之故南巢今直隸德州府六安州單縣乃
 古巢伯之國桀放奔南巢湯因之為度人禁
 銅終身後二年死于茅山其子淳維奔其眾安湯
 後逐之越於北野後為司奴之祖至周武王始求
 而後得東樓公封之千祀故巢伯終南之世不朝
 武王克商乃封於同遠書巢伯之命是也越即
 趙正微也買天地之竟口實謂後世亂臣賊子自
 擬於湯以稱亂也蓋三略之理天子無道必害天
 下諸侯而廢帝立明非自取之也湯之舉三千
 諸侯無所會也而以亳聚攻之致有苦土之怨
 諸侯者不同一也不遷大禹仲康之世於八
 百諸侯者不同一也不遷大禹仲康之世於八
 計夏統而自取之二也桀既商而下為之所步
 銅終身後二年死于茅山其子淳維奔其眾安湯

予者又不同矣三也天下已定靜言思之天理之
明介然呈露則其可憫可悔者豈但德不若舜禹
而已哉後復討復無道事洋洋於禁諸虎戴周而贊
武王曰于湯有光豈非口實之明發歟天子錄此
言而存其序所以明居臣之義而為新氏曰
高世大倫之防其慮遠矣嗚呼微哉新氏曰
師以教生人口實之慙以慮後世董氏罪曰居臣
人倫之大經之帝王綱紀天下先謹乎此而後人
得安焉世故無盡人欲無涯不忠之臣何代無之
所以畏縮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而無是人
無以藉口耳苟一為之則便有潛蓄不軌之心而
置然以逞者其不借以為辭乎故湯以自慙曰予
恐來世以台為口實然湯宜至是而後知哉蓋謂
非台小子敢行稱亂則顏怙愬而心不寧已久矣
天人交迫但知為民除害而非以為己利也及桀
已放夏已亡而天下之不吾保然後怨於逐君而
代立聖人之本心於是愈不自安矣不有仲氏之
訓以明其不得不為之意與不可妄為之理則何
古書卷之三 十五

以暴白成湯之心事而陸折來者之奸謀自是而
後昏德不如桀勇智不如湯皆未可以藉口也
仲器乃作訓曰今作詒並非嗚呼惟天生民有欲
無主乃亂惟天生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塗炭
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萬舊服茲率厥典奉
若天命夏王有辜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
弔武商受命用美厥師矧予之德言足聽聞今本
句錯在惜于非辜之簡賢附執寔繁有徒肇我邦
下考鴻都石經正之于有夏若苗之有秀以九若粟之有秕必彼小大
戰戰罔不懼于非辜惟王不遜聲色不殖貨利音

德楸楸官辨今作功楸楸賞用人惟已改過不
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乃萬伯餉餉今作化初
証自葛東征西戎怨戎今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
予攸祖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
哉商厥惟舊哉時是又治陸陷涂泥言其汗
為智則足以有謀矣夫言其德也勇則足以有
義正者表正於此而影直於彼也典者常道尚所
服行而天者常道之所自出湯惟繼述車誦之而
已矯與矯制之矯同誣同誣苦式用真明師衆也
天以形體言帝以主宰言桀知民心不從誣誣
命用使昭明其衷度也簡略繁多肇始也湯之盛
德開於夏都桀忌之桀臣五趙果于辛左師曹觸龍

之使因加矯矯召湯因於夏臺欲見剪除如耕者
受降後秀者殺去鐵批有心不相容之態天下
大之國無不戰懼夏湯以無辜見殺其得人心
如此通遠之也茲繫桀成也不通聲也以下湯所
以得人心之本也葛國在今河南開封府寧陵縣
北十五里伯壽葛姓餉餉也死而復生曰蘇蘇子
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
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十年葛
伯食之又不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
無以供祭盛也湯使遺粟葛伯之耕也弱饋食葛
伯中其天要其有酒食黍稷者率之耄耆耄命
不校一童子以桑內餉葛人將奪之童子曰而不
能耕吾為若耕又奪吾食亦不若千焉伯執之書
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
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侵餉也湯
始征自葛戰十一征而無敵於天下東面而征西
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獨後我民之望之若
大旱之望雨也歸市者奉土去者不費謀其君弔

其民如時而時天大懼言曰後我后而東其蘇天
下之民盡歸往於商者非一日之憂也嗚呼之復
千凡人之自反不歸則無以養浩於之是而為善之
志不勇仲器將勉湯修德行政以益其德故先言
天命之當應人心之當順以慰其心而作其氣
而作其氣母使慙悔而自沮也

孟子曰不遠聲
色下聚貨利若未足以盡湯之德然此本原之地
非然則天德而無一舉人欲之私者不能之本原
淨微然後用人處己莫不各得其當其於功者則
言人之於德者則德已而人之以官人之於德者
則德已而人之以官人之於德者則德已而人
不吝而已之不吝者無不不改不忌能於人下各
於己合併為公私意不立非聖人其孰能之湯之
用人處己者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
謂之能者寬而不失於縱仁而不失於柔馬曰寬
以居之仁以行之君德也君德昭著而手信於天
下矣思齊陳氏曰今本仲器之訓錯在湯詰之前
非也使湯克夏之初即知勉勵則必達三松藥
皆

立明之德未大為之使而立之矣何乃自立以朝
隨侯走與泰穆遠憂亦之智而三代者矣以其
忠在其為改過不吝乎使在禮科先朝鮮使臣元
世儒問之七儒曰吾周商又成湯十七年十二月
紂王克受受元後五年紂王又明年太子太丁先
令湯已九十一歲恐身弱之使餘子不克負荷天
下諸侯有說觀仲器而以傳信諸口者魂而形
於言故仲器作書訓王曰傳信其又然天下使知
天有定命湯有明德而向賢臣所以潛消其謀
而豫安社稷之志盛矣不然豈敢說之通如
陳賈者乎又今本諸作諸者天子所以号令天
下之臣民如令諸今之頒示器惡得借之乾從而
順之訓者正下所以告其君如今之實封進
呈者日本召諸亦依召公之訓與此正同 嗚呼
今本二字錯在王 句 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
自刑制小之下

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

人莫已若者亡好閑則裕自用則小 今本此四十
下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 今本
四字錯在邦乃其昌之 估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
攻昧取亂拯亡 今本此二十四字錯在成 慎厥終惟其
邦乃其昌 今本此二十四字錯在成 慎厥終惟其
始殖有禮履昏暴 履勞伏切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器而呼王以進或為德也隨時中節之謂美
義以制事則已發之後用人行政無不周而自
以行天下之達道所謂精也或慎恐懼之謂禮體
以制心則未發之時本體澄潔無以偏倚而有以
立天下之大本所謂一也千闕曰以下皆述古語

諸侯之賢德者信之輔之卿大夫之忠良者顯之
遂之策助也弱音力不足則當合力以助之攻擊
也林者葉賢用安當聲其事以擊之取城也取音
焉歟行當經其宗廟社稷而滅之極殺也無辜之
國之於強暴而將士則殺之已亡者則推其後
之賢者而封之所謂與滅國繼絕也固存音周
守其保邦之道之中以下是也殖有禮德信諸顯
遂履音暴德政林取亂此皆天理之當然能終始
敬重奉而行之斯不負於勇智之 焉呼 九峰蔡氏
錫真師之命可以長保而勿失矣 曰陸師好
問則德尊而業廣自賢自用者反是謂之自得師
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委心聽順而無師是
大謂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王之功不
勞而王其湯之所以自得者歟仲器言懷諸侯之
意推而至於修德接身又推而至於能自得師夫
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捨師而能成者雖生知之
亦必有師焉後世之不如古者特世道之降抑
亦師道之不明也仲器之論題流而源要其極而

得師之一語其可為帝土之人法也此篇大意有三先言天立君之意後言天命而大之命湯者不可辭吹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之言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乃有無窮之極以深慰湯而釋其憂仲器之忠愛可謂至矣然湯之所憂恐未也以為口實者仲器仲不報謂無也言臣之分其可與如此哉

伊訓

伊氏尹名字阿衡字仲器伊尹之佐湯也繫焉十四弗視也非其義也極之以天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豈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當處此而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始然改曰無我處此之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焉

古書世學卷三 十九

主若便是君為先舜之君我豈若便是民為先舜之民哉吾豈若於吾身親見之我天之生此民也使我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思天下之民區區皆有不被先覺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海中之民區區皆有不被先覺之澤者若已而記之以代夏救民湯獨于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外而為王世子湯崩外而為高王位二年外而為弟仲士嗣立四年仲士崩伊尹傳伊尹名摯字尹非也經曰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又曰惟尹躬克見于西邑夏人曰惟尹躬敷厥有又曰惟尹躬左古禮之宜有對君而自稱其字者乎一德而兩為太子之弟亦非也古人尚質雖帝王亦稱名先舜而皆名也夏自啓至桀皆然商人以十干為長切之次則以萬字丙同長於丁也特以庚子而先就封自外而入故曰以外丙而湯奔百歲而崩是時二十長者當八十以下次亦不下七十矣伊尹謂

湯崩時外丙方二歲仲士方四歲此但拘後世立孫之體臆慮言之而考史未精者也果若而吉則湯年九十八始生外丙九十六生仲士者是理乎且孟子叙外丙在仲士之上則丙固兄而仲士弟明矣豈有弟先生而後生兄者乎蔡傳從史記是矣通鑑前編然外丙仲士之紀而徑以人甲經湯之年其謬尤甚不可不辨

伊尹之佐湯也繫焉十四弗視也非其義也極之以天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豈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當處此而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始然改曰無我處此之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焉

古書世學卷三

伊尹之佐湯也繫焉十四弗視也非其義也極之以天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湯使人以幣聘之豈然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我豈當處此而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始然改曰無我處此之中由是以樂先舜之道焉

是年上策是方帥于周
 魯于二之維步於王厥後
 九王所諫亞張於民故也
 五之定明錄一之坤病九
 不系請探月也而之已至
 于又思與也憂其幸求
 諸九之補于爾後所
 其儀于又公白殺又所
 于為加明于食故錄其同
 古書世學卷三
 一
 殺又伯于前繼于于
 故錄至同殺又仲思思
 仲一繼蓋德材愈重故錄
 幾同是也二取十德同於
 又一于月食時也後同
 一于月食時也臣一不
 甘井對鼎重于執於錄
 隔王次錄一月食故也
 蕭惠則率是而不用也

籍歸止而權止不籍歸止
 百然爾是德也川默然
 魯爾是德也
 正惟元祀十有二月又乙丑朔今開伊尹詞
 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祗音皮見
 在誕寶有牧方明今脫此句考鴻
 家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有仲士歲之次年之十有二月有鴻為商公十七
 年以定王之月庚申朔改元稱王誓康我夏元之
 于孫皆以去月即位稱格也太祖玄王后高王
 東向之位二世昭明四世昌若六世實八世上甲
 古書世學卷三
 一
 微十世報丙十二世主士十四世外丙皆左昭南
 南三世相土五世曹國七世報九世報丁十一世
 主士十三世武王成湯十五世仲士皆右精北
 皆設主於太廟之太室其太廟之室則生玄王一
 尸以臨厚臣統於等也見厥祖者伊尹攝行祭禮
 既告利成而大甲以祭服入太室見畢廟之主也
 衣兩朝見太甲故左朝也右朝者諸侯之長方明
 者朝王初立諸侯見畢即集於太社設四方神
 明之位司盟諸侯書曰同贊王室或天子巡師至
 於方報亦如之是謂殷同之盟伊尹初為湯師其
 後乃兼冢宰所謂學馬而後臣之也時大甲在
 衆謀爾不吉伊尹攝天子事故百官緇已而德之
 烈祖湯廟子大甲既廟見出就明堂階階展而
 立以臨羣臣是謂即位伊尹作書以訓
 之蓋宣之於朝也故史官敘事如此
 曰或曰孔氏言湯崩臨月大甲即位則十二月
 滿崩之年建子七月也豈改正朔而不改月數乎

正朔行之孔氏不得其說而意湯崩踰月大甲即
位莫瑣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蘇氏曰崩氏改元
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而有之不可以不辨又按
孔氏以為湯崩其氏曰瑣有朝夕之莫何焉而致
孔生察者不難於瑣則何待於然至是蓋大甲之為
嗣王嗣仲士而王也大甲大丁之子仲士其宗父
也嗣示父而王而為之服三年之祭為之後者為
之子也大甲既即位於仲士之柩前方居憂於仲
士之殯則伊尹乃至商之祖廟禘嗣商之先王而
以立大甲告之不言大甲嗣而告伊尹祭三年不
祭也湯既已禘于廟則是此書初不廢外而仲士
之事但此書本為伊尹稱湯以訓大甲故不復外
而伊尹之事爾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饗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
布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攷宮
今作
為條

者天地鬼神萬物之主也古有夏先后懋敬其德謂之方者日新不已之意所謂致中和也於是天道順山川宜而鬼神安所謂天地位之微而羽毛鱗甲之生亦莫不各遂其性所謂萬物育也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切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易九峰蔡氏曰希昭敬嘗也聖武猶易所謂神武而不殺者涉之遠威

我嘗于天下代禁之虐以吾之寬設天下之民信而懷之也初卽位之初言始不可以不謹也謹始之道孝弟而已孝弟者人心之所同非必人人教詔之立植也立愛敬於比而形愛敬於彼觀吾親以及人之寵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始于家達于國然而指之天下矣孔氏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

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弗先民

我民順也

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
及以至於有萬邦茲惟難哉

紀三綱五

言前掌史稱漢諸注里沮東門南門西
門北門側大夫佐司御門尹金恒為信皆在
伊尹之先湯也為師友者也時若謂先民能順從
王道以事湯也從諫弗弗故居上能明先民時若
故為下能忠與人不求備則下皆感激而益盡其
忠檢身若不及則從諫益勇而益明其德比人紀
所以修而王業所以廣天命治之人必勤之由六
十里而至千有萬邦也積累之功益亦難矣伊尹
前此言夏失天下之為此又言湯得天下之難大
甲可不思所以繼之哉 氏曰孔
氏謂湯順古之賢人東萊謂湯盡事樂七忠皆非
也伊尹方定湯之君道以訓大甲何暇及古賢人
與事樂之說下文則官則臣下不臣正時若克忠
之及微有位訓衆士皆上下交修之意豈比事自
古書

三五

詩一 教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傲于有

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為五風敢有珣

于貨色謂淫恒于游田今作時為淫風敢有侮聖

言逆忠直遠者德遠于比頑童比皮時為亂風惟

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邦君有一

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衆士

墨

教廣所謂立賢無方也官刑以刑官有之不忠者
成宜皆常舞而不可也歌以誅言醉酒而
狂歌不可也風者上化下以成俗也五風帝歌而
舜如巫祝然也珣如珣身陷於人欲之中
死而不顧也淫過而無度也為國以美不以刺
賢則害民美色之婦好之則敗德四有三品之

而行之忠直之親當悅而從之商年有德之人
當寵之以為典刑顧望全色之童當除斥而勿使
之側更足則身賦國士之故我矣思慕也三風愆
之綱十愆綱之目至二歌之每也淫四貨也色也
淫之四也亂四侮棄聖言也拒逆忠直也踐違背
從之義近頑童也加士諸侯十有其一足以喪其
家而亡其國墨淫顧之利華言為惡者必謀無報
依違其間而不能強諫者亦必加以墨刑所以懲
不忠也其詳忠也童蒙始學之士即詳忠以是訓
之所以除其忠直之乞 朱子曰臣下不匡之
欲其入官而知正諫也 刑蓋施於邦君大夫
之寮則誅其罪臣而本朝大祖下廟南亦誅其亂
臣 墨淫顧李托之類是也又如文定論楚子納孔
儀處事雖不同意亦類此試參考之則知成湯之
制官刑正是奉行天討衆聖不虛處何疑之有哉
史氏仲牛曰意當時大甲左右必有以歌舞貨色

古書

十六

等悉其君者尸未指其人明言姑曰先王之制官
刑如此而後為之謀使遂官禍宮不使押于弟順
焉薛氏曰苦不必小故一日克己天下歸仁惡不
必多故有一於身家固必無虞公以垂棘之璧不
其固其太宰以趙之女色覆其宗先王之戒豈輕
也或曰臣下不匡而人墨之重辟無乃過乎曰
重臣所以正主也視主入墨亡而不之教其可貸
則雖中不欲諫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
亦不得不諫也 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
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愛 葉切爾惟不德罔
大陸厥宗 叶祖 祗敬也此一節為前語以終
起而樂 九峰蔡氏曰數息言大甲當以三風
從之也 十愆之訓數之於身念而勿忘也謹

謂誅嘉言謂其訓洋大乳是也言其誅訓大顯不
可忽也不當者去其無定也為善則降之百祥焉
惡則降之百殃各以類應也何以小善而不為萬
邦之慶積於小多以小惡而為大厥宗之隆不在
大蓋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此綱結上文
而又以天命人事禍福中成之也新安陳氏曰此
篇尹訓大甲於即位之初始於以興亡寓勸戒
以懲德無崇以弗率亡初意則與建言焉以聖武
典而欲大甲以受教之良心則厥德動之也經言
湯以觀難無而防大甲以欲縱之私心故厥德成
之也末章作善之降殃不德之隆宗成之陷於所以
以與你不善之降殃不德之隆宗成之陷於所以
亡而提綱繫領則在祗戒身之一言能收其善
則解祖德而與不祗數其身則背祖德而亡言言
則受益以豫為大甲憂矣但猶包涵未
則言之未至如大甲三篇之痛切耳

大甲

古書世說卷三

一十七

正音

大甲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

大音問或附史臣之詩以實篇意
耳曰作書曰中告者亦訓體也
中成有一德皆是告我大甲不可皆名伊訓故隨
事立稱也新安陳氏曰前一篇作於未遷桐宮之
先後二篇作於自
桐宮歸亳之後

是辟王不中于經象
止盡日狀王
命召
甘
△

是辟王不中于經象
止盡日狀王
命召
甘
△

古書世說卷三

一十八

是辟王不中于經象
止盡日狀王
命召
甘
△

惟嗣王不克于阿衡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

天之明命是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

祗肅之音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左祖果切右千肆嗣王丕

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見賢自君有終

作周非當從相亦惟終相去聲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嗣王戎哉祗爾厥辟不辟泰厥祖

無哀戚而不中禮急情會修要起宜慶仲

此顧重繼於酒也歌舞游田之事凡伊訓五風十

思之厥無所履從尹正之故字門衡取阿衡衡十

之義或以為高宮名或以為尹別号皆考史未博

而隱度言之耳顧常自在之疑審也明帝考史未博

謂明德之左古輔嗣之也辟居宅安師東至大心所

先見五就味之夏都安邑在今山西馬河兩處都

之而故曰西邑夏居之有終有大高后啓仲康火

康伯孫虞思仲曲王罔終者大康榮相同終者有

威左師曹觸龍皆為高所誅之也氏曰大甲

伊尹以相亦罔終之言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

松漢程氏曰後世嘉臣欲竊國柄必深結孽倖盛

恣其君或女色或碩量或榮飲或淫聲或回罔或

非幸或土木或征伐或貨財或奇玩或伴瑞或妖

術或神仙或浮圖或齊燕或樂舞千枝萬巧罔是

生莫之觀而經史未嘗錄丹天變為偶然而夕是

祖宗為草創而恥蓬蓬焉為術策而下戒忠諫為

執迷而必諫者秦羅林私寒而不以聞詔告出於

己意而無所察君如鬼神之不測相如風火之方

矣四海之內知有相而不知有君未幾之便則身

意如趙高王莽司馬師李林甫元載盧杞仇士

良王敦若王安石蔡京秦檜韓侂胄賈似道之徒

後之相望不約而同也伊尹則唯欲六甲修身親

政不章其倚任之事以為得志忠邪之辯正王惟

在於此有天下者可不深察而痛懲之哉

庸罔念開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

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

儉德惟懷求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罔

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惇亦萬世有辭

乃者祖為尋常不極念慮若未聞其前訓之詞也

諫故書曰乃言見其事之鄭重也味真欲明未明

之時旦則視朝之候也言湯每於昧真欲明未明

則用人行政之本立而無不當矣旁求即教求彥

美士皆也開事越遠也命先王之命覆頌數比以

或大甲之情也儉以節制則民得所養可以長保

其業此以戒大甲之奢也虞人機弩牙括矢括

視矢括使合於準然後發之虞人射獸弩機既張必往

以求至善之所在所以立本省察於先王之遺德

而行之所以致用此以戒太甲之繼也惇懋懷有

以士譽於王末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

義者
宜也

古

三

三十

十一

10

•

...

11

德以乙衡鑑于縣也
不德也德者上也不德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德德外不席也德者

古言 三十三

了德師了縣且我故番
并於尊意援一尊師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德明德德德德德德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王歸于毫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同以辟四方聖切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
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十二歲其衣天子之冕

之正明以吉服迎歸於廟王夫下之位而冠致事
亦必爾見而後臨歸略而不言益春秋常事不書
之意也子匡之義以正道如教民稼穡教以人倫
以生著度而時雍也辟四方言為天下之主猶蓋
休美也
居非民則誰與焉言言民固不可無
此義其喜謂之意深矣夫大甲政過之初伊尹首終
旦翻然改悟是豈人力所至蓋天命而商祚訪其
衷故嗣王能終其德也向也湯結幾塗金其自是
有求豈不為萬世無疆之休乎宜洲穆氏曰孟子
言莫之為而為者天之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匹夫
而有天下者德也若舜禹而又有天下者必若桀
仲尼不有天下德也若伊尹而又有天下者必若
紂者也故蓋伊尹周公不有天下伊尹相湯以王
紂入下海殷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士四年大甲
紂履湯之典利伊尹於之於紂三年大甲悔過自
怨曰父於桐處仁是義三年以聽伊尹之訓己也

古言 三十四

後歸于毫罔公之不有天下猶益之於夏伊尹之
於殷也無與焉言皇天眷佑有商之意可以相發
王孫手稽首稽首起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
類
類丁欲敗度敗補外縱敗禮以逮庚子厥躬
更天作桀尼結猶可虛自作桀不可道胡亂
背師保之訓
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惟厥終

三十五

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僕哉后
 後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
 孝接下思恭視聽惟明聽德惟胸朕承王之休無
 射音亦今作敬
 從三體石經
 射亦思也孟子言耳目之官不
 思則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
 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意亦如此射獸棄也言王能如此則
 我得以來承王之休美而不為天下之所欺棄矣
 九峯蔡氏曰修身則無敗度敗體之事允德
 則有誠身誠意之實德誠于上情和于下惟
 明后然也因窮之民若己子而惠愛之惠之若子
 則心之愛者誠矣未有誠而不動者之故民服其
 命無有不得其歡心當時諸侯並涉而有國者其
 鄰國之民乃以湯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

右中

三十六

齊變同從國不與齊變同
幸國不以魯戰春師齊是
明后款王是出魯師德
哀歌一而夕王麻又雨樓
武登88年也出商年自一
也豈幹年查徐艱維甲達
是難勝虎財上是一春眉
于帥又魯敵于戊己年未
告德又望望于戊己年未

杏林 德 步 張 盧 伯 鐘 張
孫 伯 成 一 九 方 目 對 於 乙
陳 同 乙 豈 豈 豈 豈 豈 豈
乙 夙 移 五 成 匠 殺 台 司



伊尹申訓于王

訓今作詰非
當從石經

曰皇天無親



切今作親乃

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



無常言

俗作 富于克成天位艱哉德惟治



德亂

不今 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

古書

三十七

始慎厥與惟明明后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

帝今王嗣有令緒今去 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

若陟遐必自邇母輕民事惟難母今作 毋安厥位

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逆于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

于女志必求諸非道嗚呼弗慮胡從弗為胡成一

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

利居成功邦其求乎于休

中書言以早陳其

何元大良善直正也九峰蔡氏曰天之所寵民之

所懷鬼神之所當皆不當也惟克敬有仁克誠而

後天寵之民懷之鬼神當之也曰發曰仁曰誠者

各因所生而言天謂之教者天者理之所在動靜

語歌不可有一豪之慢民謂之仁者民非之何
無物誠立於此而後神格於彼三者所當盡如此
人君居天之位其可易而為之哉分而言之則三
合而言之則一德而已德者合於仁誠之稱也自是
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國古人有行之者矣亂亦
古人有行之者矣德則治無是德則亂治國古人
古之亂者同其亂則無不亡治而謂之亂者蓋治因
時制宜或損或益事未必同而道則同也亂而謂
之亂者六國齊宋不通賢之難政作威殺伐等事
事同而道不同也治亂之分顧所與如何耳始而
與治同可以與終而與亂則亡亦至矣謹其所與
終始如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明之
篇言惟明明之君為然也上篇言惟明明之君為然
即克敬惟親之教舉其一以包其二也成湯克桀
其德德與天合故克桀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克
其德德與天合故克桀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克
自是學如登高必自年進德修業之喻未有如此

古書

三十八

人情孰不教善終者特安於縱欲以為今日始若

是而它日國改之也然始而不善而能善其終者

寡矣相宮之事性已今其即政臨民亦事之一初

也難受者必求諸道不可還以逆于心而拒之於

其所易從者必求諸道不可還以逆于志而聽

之以上五事蓋欲大甲矯于情之偏也弗慮何得

欲其謹思之也弗為何成欲其篤行之也弗思弗

為安於縱欲是王之法廢矣能思能為作其聰明

先王之法亂矣亂之為害甚於廢也成功非寵利

之所可居者王是太甲德已進伊尹有退休之志

矣此成有一德之所以進伊尹也

臣各盡其道邦國永信其休美也

功成而不居蔡澤云四時之功功成者去伊尹聖

之任者也耕耨之初天下何興於我自輔然從湯

於禍不容不犯臣子之至難非可誨其責於它人
也觀其告戒奉言言忠愛必以先王尹摯對言
言而大甲悔過修德遂至復政於君欲求身以退
尹至是上無負於先王次無負於大甲下無負於
天下以任任重可以憐矣由其任重恐不勝之
心而後還耕等語蓋自得之身其欣幸當何如哉
此而下則宜無貪惡寵利之說置居於天下
役已至忠至公之本心誰白之者伊尹可謂自任
之重自處之審矣使湯有大甲焉之孫而無伊尹
焉之位其不一再傳而斬者幾希尚何六百年之
哉

右 陳氏大猷曰伊訓作於大甲未有不
作於大甲有過之時尹不欲激之而微解其機故
其辭婉中篇作於悔過之初尹深自喜慰故其辭
溫下篇作於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
其辭深以厲大甲格言淺深有序蓋如此
古書 卷三 三十九

詩又一德

咸有一德 伊尹相湯初封伊侯以攝外
至是太甲允德親政而尹亦年百歲矣將歸王而
歸國恐其德未純一或任用非人故復作此以訓
之是以篇中咸有一德四字
名篇者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胤嗣既憂政既辟猶罪德
了躬茲于德曰此篇少風
維命維胤維德維胤此篇少風
德維胤又又乙乙此篇少風
克會德胤相胤此篇少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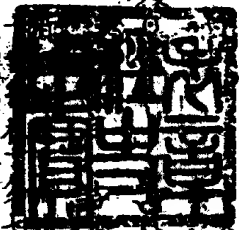
大甲尹侯胤嗣既憂政既辟猶罪德
了躬茲于德曰此篇少風
維命維胤維德維胤此篇少風
德維胤又又乙乙此篇少風
克會德胤相胤此篇少風

胤嗣既憂政既辟猶罪德
了躬茲于德曰此篇少風
維命維胤維德維胤此篇少風
德維胤又又乙乙此篇少風
克會德胤相胤此篇少風

其理則無二語其理則無息語其體則并包而無

古書世學卷四

商書本一卷道生因附正



本問之譜二字... 甲武丁之類是也... 為字自上甲以來...

害作諸三篇上篇未選先告臣... 遷之祭維告臣民而督其運...

校舊在乃亦有扶之下今詳此皆責世臣... 乃不長或壽于遠邇之上...

又移之古我先王至崇降弗詳... 臣既言其祖父此告民亦必言其祖父也...

方此言不應在未遷之前而當在既遷之後者故
 移上篇前一節次于其後此說實予一人之下
 又移此篇群上帝時復我高祖之德至月永也于
 新邑者此之移上篇後一節又次之餘皆皆舊蓋
 朝鮮日本存奉大未焚之書惜中國字得摩註說
 何時居所好南渡諸儒亂之餘御天開環文款
 不足徵也

鑒承緒于飲中不德九丑
 率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古書

四

三

了十立乙前解以止金片
 曰古亦於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不德止釐不以田居極白
 又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古書

四

四

曰九尾系解說非系解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亦解衆德王上皇曰亦王

維統亞于中丁并甘富后
歲月高之志故思也誠經
漢于簡會甘棠又依日
也都了故廣上命古我
后時簡了且了民所姓止
我國中民又甘影十了
我族后我了且了民了
了及了動拜民不般了列
始也又靈政后公昇了尚

古書 四 五

香了且了民不了罪我
后日止后其于勝民也
后而了靈臨張確也罪
于靈也故止了古所
也成之解勝權又依
于歸也故止了必姓
之止也誠經又繼從中
於餘也申德華餘餘
駐民所棄始止不駐民

一九九族凱王命棄容重
于胡解貢發盡小民止
薦王曰各民棄也罪民
民誠姓了也棄民所
國十和九族不於也
如四少垂了大九民
亞罪解民也先已
崇于棄也此止災于
西众從甘誠野拔感影

古書 四 六

來棄也止張姓民也
日來棄也止張姓民也
于得也各民棄也
角了口部己來民也

盤庚 遷于殷民不遠有居
盤庚遷于殷民不遠有居

矢言曰我王來既受宅于茲重我民

盤庚 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知台
盤庚所以作詰之故下文乃托其語詞也
遠往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號
盤庚同餘也劉毅稽考也世臣巨室不
是千族乃倡率其衆號號號號號號號

古書世說卷四 七

有定居久矣今當收令餘燼勿使皆見殺傷可也
聖王乃不能以正道教是以遂民也生雖皆歸卜
以為可遂其知者民以害我何哉此皆世臣巨室
卑卑蔽失胥動浮言之語皆說以為聖王之言益
不辯錯簡而牽強解之
是以迂滯而不明也 盤庚教于民由乃在位以
常舊服正法度曰古我先王將多干前切遠于山

用降于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湯析離居罔
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女克黜乃心施
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女有積德乃不
惠戎毒于遠適情農自安不憚作勞傳音教不厭
田畝越其罔有泰援古我先王亦惟圖任哲人共

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
用丕變今女貽貽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
自荒茲德惟女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
拙謀作乃遠遯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
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
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蓋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與音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女不和吉言于百姓惟女自生毒乃敗禍姦究以
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惠于民乃奉其恫女悔身何

古書世說卷四 八

及相時恤民相去猶看顧于歲言其發有逸曰矧
予制乃短長之命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女共
作我畜民女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
乃祖乃父乃斷棄女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同位
臯乃具王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
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予告女于難若射之
有志女毋翕侮成人石經如此今作毋弱孤有幼
作無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
有遠邇用畢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賦惟女衆

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教者考校之意
在位指世臣巨室服事也先王謂湯葛始居上各
利明遷故石相上遷而止上甲微遷郭湯欲多於
前人之功始遷于亳其地東成皋南陳蔡而辟各
故曰遷于山也降下凶德水災嘉績美功也地高
水下無河地之意自此民獲其吉所以降下凶德
遂成美功於亳都由七十里有天下也極止也
歌為河水北據沈溺整疆民用湯析離居罔有定
止將陷於凶德而美之故爾反謂我何故震動萬
民以遷平爾之世臣巨室遠言以害遠言欲以苟
悅小民為德也故告之曰是何德之有女苟不去
此實德也女能勞而有功則女乃敢大言曰我有
績德曰績德云者亦指世臣巨室而言也或大憚
強也女不長沈溺大害於遠邇而憚勞不遠知忌
情之衆不強力為勞役之事不事田畝安有泰援
之可望乎遠邇也言先王亦惟謀任哲人共政王

古書
四
九

諸告之修則承承于內而能不隱隱其指意故王
自大之宣化于外又無過言以惑衆德故民周
大變今所存則小人之心也故在外則不約言
言于百姓之說多言也起於民皆皆險險險險
之說我不曉女所言果何謂也荒廢也過失也
言非我輕易還從自荒廢此德惟女下宜有德意
不我懼於我我視女情明若觀火我亦拙謀不能
制命而或女過失也達任古之賢人舊則習器
舊則教故先王亦惟求入於世臣巨室耳骨相也
致不敢也非罰非所當罰也世非一世也考考于
王家也掩蔽也言先王及乃祖乃父相與同其考
造我豈敢動用非罰以加女乎世簡簡簡不敵簡
善也我大享于先王爾祖亦以功而配食於廟先
三與爾祖父臨之在上實之在旁作福作災皆爾
在先王無爾祖父之心我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
女乎言好也先惠首惠也奉承惻惻惻惻惻惻
言規戒之言發敗露進口流傳之言也言世臣巨
室為首惠於民乃相承以痛切之言如蓋刺之說

之善而導之者也道生按鏡川私批自古我先
至有侯爵共二十八句錯置非子有祭之後凡爾
衆之前蓋參以已意而使語味間斷訓詁不協不
若先曾祖止休箕子傳本乃秦火未焚之古書也
商俗尚鬼故盤庚告其臣舉先王及乃祖乃父以
要之其詞痛切與春秋時盟誓詛祝之語相類如
晉鄭盟于京城北而曰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
名川其神率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社明神
之俾失其民隊命亡大器其國家是亦不救乃
死崇降不祥之意耳大盤庚以天子之尊為利民
之舉而世臣抗逆至煩費詞若此其視王命衆志
虞廷氣象何如哉吁亦可以觀世變矣王命衆志
至于庭母或教伏小民之攸箴人且在今我先王
之王曰 王下今有若字惠從堂 格女衆予告女句
訓女猷句 勉乃心無傲從康若網在綱有條而不

古書
四
十

彰善性視女為惡為善如何爾解之善惟女果用
德之故邦之不善惟我一人失罰其所當罰也跌
一節自古我先王將身于前功至有侯爵皆告臣
之詞蓋考核其失言之故皆由在位故特告臣
詳 九峰蔡氏曰歌地渴渴望望而有沃龍之
耳 利故小民皆於湯折離居而巨室則約于
貨貨惟不利於小民而利於巨室故巨室不悅而
背動浮言小民難於利害亦相與怨問有能審
利害之實而欲連者則又往往為在位者之所排
擊阻難不能自達於上盤庚知其然故其教民必
自位始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亦非作為一切之
法以整齊之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其法
度而已王安石曰先王設教因俗之善而導之反
俗之惡而棄之方盤庚時商俗衰士大夫棄義耶
利故盤庚以其具玉為戒此及其俗之惡而禁之
者也自成周以上莫不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
故其俗皆尚鬼神以經考之商俗為善故盤庚特
稱先王與臣民之祖父崇降事來為告此因其俗

素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女昌弗告朕而胥動
以浮言恐沈于衆沈除士切若火之燎于原燎音了

不可嚮迺其猶可撲滅撲音切則惟爾衆自作弗靖

非于有咎凡爾衆其惟致咎自今至于後日各恭

爾事齊乃位殷居古切殷乃口殷居古切及爾身弗可悔

訓 衆衆臣民而言伏蒙敵也遷都以避水患小

者而世臣巨室專主勿遷遷則蒙敵不使小民之

情得以上達故先戒以毋伏彼敵而後詰其民也

訓文獻者教之以趨利避害之謀也此下皆諸民

之詞康安也毋使微上之命從己之安也素九也

田舉則日張喻下從上小從大申無數之戒勤於

田舉則有秋成之望喻今雖遷徙勞苦而有永建

之如此

乃家之利申從康之戒恐謂恐勤之以禍患沈謂

沈陷之於事惡不可嚮迺其猶可撲滅者言其執

之害政告者使各相告戒也殷安也自今以往各

敬其事整齊在位塞絕浮言之口毋使惑民不然

則罰及爾身下可追悔矣此又兼臣民而戒之語

故并誥

之如此

方上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世與大甲訖命大誓並同後不贅擇

鑒黃止是也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又衆甫結多爾十王切鑒

庚子年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宮衆臣民然命維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志后罔不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此亦石經八分蓋古書所無著於漢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脂豈已所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豈足肩岸出豈所衆少也

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女故以丕從厥志
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威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
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若若乘舟女弗濟是厥
載豈爾忱不屬惟脊以沈除士不其或稽自怒
焉膠女不謀長以思乃災女永勸憂作求今其有
今爾後女何生在上予逐績乃命于天子豈女威
用奉畜女衆今予將試以女遷安定厥邦永敬大
恤無胥絕遠女比猷念以相從此今各翕中于乃
心今作設堂路與鳴呼予告女不易以計切今
石經與美子本同十四

今字石
無之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今予命女一無起穢
以自臭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茲災我乃
剝殄滅之無遺育無佻易種于茲新邑性哉
生生今予將試以女遷永遠乃家作起而特
在河南汝漢河大重誠也成造皆至也勿聚成
其母得養懷也荒蕪承歡浮之言將也台既無不
惟民之敬故民亦保后相與贊成高天之功雖有
天時之災鮮不以人力勝之也殷荐也夫言亦由
德之意皆指水災災作謂已所為知宮室臺廟
之類言先王尊遇水災不敢安居凡已所居之宮
室所樂之臺廟皆棄之而不顧惟視民利害遷而
已今爾氏何不念我以所聞先王之事凡我所以
敬女使女者惟喜與女同女爾非為女有善比于
罰而誦遷女也故我所以予所招集於女欲懷來

烈于致躬于後而了
命歸皇清白魯應然民
獸了不其好也一之
思心於后而歸於皇
白魯不勝然也又之
又與德者之甘新所
仙蘇也神人非慶縣
也與否非致德上
白魯不勝然也又之
又與德者之甘新所

止之向肅之我甘
肅之我甘肅之我甘
肅之我甘肅之我甘
肅之我甘肅之我甘
肅之我甘肅之我甘
肅之我甘肅之我甘
肅之我甘肅之我甘
肅之我甘肅之我甘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受有衆曰
無敵急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賢賜慶告爾百

位於此志同畢謀爾無共怒協比諛言予一人
此亡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蓋不常
厥邑今五邦今不承千古罔知天之斷命
創曰志從先王之烈若爾木之有夢不
結曰天其求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業
底維四方止上帝將使我高祖之德亂越我
家朕反篤敬恭承民命用求地于新邑予念我先
神后之勞爾先王丕克爾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
于茲高后丕乃索降事疾曰爾虐民女萬民乃

不生生豈予一人獸同心先后丕降與女事疾曰
冒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與德自上其罰女文罔
能迪予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
卜用宏茲責心
民之於我言也言有求之情獲作此詔以諭之
命非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疾也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疾也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疾也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疾也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疾也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疾也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疾也言也言也言國之初臣民上下正當勤勞

十九

集賢堂

二十

4
4

古

東坡蘇氏曰民不悅而猶為之先王未

使先王處之則動民而民不悅者未至於紛紜如此

然民怨雖是命而盤庚終不怨引咎自責蓋開

言天譴告諭以口古代斧鉞忠厚之至此脫之

以不亡而後與也後之君子廣民以自同皆

然直藉口乎不可以不論松溪程氏曰商自仲丁

外士河望甲祖乙祖辛沃甲而商陽甲八世

王室微弱弓令不行僅如東周之紀世正結

置其居亦如周之尹氏魯之季孫晉之趙盾齊之

在陳衛之孫齊百六十八年矣盤庚一且有中興

之志因河也而能遷蓋欲以遠避黨而取政都權

也其事則至難矣萬一舉措失當空屯他國之

公

明義理之辨議論最精夫于皆錄之以重後者一

見盤庚廟精之勇對民之仁足以為中興之法二

治亂所由蓋于對親黨求拉本

於此也聖學淵源端有自哉

說命

說命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

記說命之辭下篇記高宗傳說相與論學而再

命之辭辭論謂之說命與大甲三篇相似其間多

粹言至論文體溫醇精

王麻氣味二祀時紀

白

張

寧

臣

諫

于

王

古

書世學卷四

武王克商受命不寧臣一

○說命上篇記得說命相之辭中篇

記說命之辭下篇記高宗傳說相與論學而再

命之辭辭論謂之說命與大甲三篇相似其間多

粹言至論文體溫醇精

王麻氣味二祀時紀

白

張

寧

臣

諫

于

王

民維少既也故命曰
齊哀夏于王曰
鼎山后所鍊鼎山后
臣不命曰
王上陳命

正音 王宅憂梁閣閣為甘切語作亮陰語作

同 三祀既免其惟弗言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

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

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王作書以

古書世學 四 二十三

詰曰以台正於四方台音怡台恐德弗類恐切茲

故弗言恭默思道帝資予良弼其代予言

王武丁廟號高宗宅憂居父小乙之喪梁閣倚廡

也古者居憂百官相已以聽於家宰三年不言禮

也故或諫之數言有先知之德者謂之明哲明

哲謂為法於天下今天子召時萬邦百官承奉

法令王言則為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矣庸

也帝上言資與也高宗用作書告前華臣以下言

之意言以表止四方任大責重恐德弗類于前

治是夢帝其我贊輔其時代我言免思日矣

而西句乃其其餘草始者無杜與相管著於地至

是乃施短柱反始以杜其相管起其管全積高而

多矣亦何足道隨從之言曰天之生賢以用世
而高宗之賢之心能合天不生賢之心豈能用世
將以傳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賢人之心豈
心陳氏大經曰有高宗求賢之心則可君非高宗
非傳說而致其所而心有以私意用人不公於公
論者皆漢文以梁閣為通之乃密庚泉伴以形步
求于天下說築傳巖之野惟肯爰立作相去王置
詩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諫音以輔台德音金用
女作礪音若濟巨川聲音去用女作舟得若震大旱
用女作霖雨若乃心沃朕心音若霖雨若霖雨
玄緇切音疾弗瘳切音由若跣弗視地音典切厥足用
古書世學 四 二十四

傷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音皮辟俾率先主
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嗚呼飲予時命其惟有終說
作于王曰惟未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主之休命音休命

所學之人而盡其才也考滿通之言求之非一方
也策杖策之吾所謂理之室也傳藏莊舍山而
平陽府平陸縣東三十五里有似也高宗用說與
之語果聖人遂以為相朝夕納諫無時不進言
也金鐵礪砥石磨厲之巨川喻險阻舟楫資之以濟
水唐諫學以成德之臣川喻險阻舟楫資之以濟
難也兩三日乃能喻之臣也若者盡心而無
所隱諫者謂之忠臣而得於君也若者盡心而無
所隱諫者謂之忠臣而得於君也若者盡心而無
所隱諫者謂之忠臣而得於君也若者盡心而無

大甲沃下大戊盤庚小乙高宗成湯既而相繼
百官制卿士而下皆其僚屬高宗既而相繼
而同心正氣使諸侯先王之道歸成湯之德以安天
下之民蓋由登而人聚也時是雖是有禁而相亦
惟終之意不從繩前而後諫明諫大決不可不愛
之言高宗當求至言於已不必責進言於臣臣果
從諫臣雖不命猶且言之況命之乎高宗亦曰
之如此誰敢不敬順其美命乎高宗亦曰
爾其念慮所予精神所給非偶然而得者也按大
紀高宗得說與之語果聖人乃舉以爲相言不言
言之也夫特語而運命相亦無此理苟如云學美
便予近其人置諸左右者近其人以學也孟子云
人之非高宗既相說處之以師保之職而人命之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可謂知所矣矣新要胡氏曰
相業莫大於輔君使高宗命相未及它事而責之
以納誨輔德爲第一義真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

聖容皇龍想像而貌之哉不然則要一學容一匹夫
可憑乎蓋高宗所以爲難也且其命說不急於政
利之求而詳詳於納誨之要反覆譬喻唯恐言之
不盡諫之不峻也齊之大智而尤切於臣節之所
古書世學 卷四 二十六

聖容皇龍想像而貌之哉不然則要一學容一匹夫
可憑乎蓋高宗所以爲難也且其命說不急於政
利之求而詳詳於納誨之要反覆譬喻唯恐言之
不盡諫之不峻也齊之大智而尤切於臣節之所
古書世學 卷四 二十六

聖容皇龍想像而貌之哉不然則要一學容一匹夫
可憑乎蓋高宗所以爲難也且其命說不急於政
利之求而詳詳於納誨之要反覆譬喻唯恐言之
不盡諫之不峻也齊之大智而尤切於臣節之所
古書世學 卷四 二十六

[illegible][illegible]

不及私昵漢書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慮善
以動動惟厥時有其善舉厥善衆去聲下同矜其能容
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惟厥攸居政事
惟醇賁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無
咎寵納侮無恥過作非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
不休命之以絢百官此相職也相之職罔在
於絢百官此表而出之者古者人君命
相國有常職然權之輕重又視其人之等差此云
作相而使曰絢百官任之專之所謂皆總命於家
宰也后王天子也召公諸侯也明王參順天道建
邦設都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制為君臣上
下之禮以尊臨卑以下奉上豈為一人逸豫之計
哉惟以生民有欲無主乃亂而治之耳此天道也

—

三

美者

有通于高

王曰卒民其亡也小歲也樹也
于日盤時了教于也林土人
用于也禍自禍德學至也所育
○爾也苦于也麟也也上
酉也爾也鍾也也上也無也獨
爾也爾也爾也也也也也
尔也也也了也苦也也也王
久不即等也也康幸登于
古苦了也鐘也幸而樂古乙
古司交匪界殺步是登望
者殺哉數財了卒凡禽
于也繼提于財聖是致登
半鳳皇也舞于登財德侯
○登于款王戌恩甘司
森德是帝或宜鄉憐風穀
農成三于慶公王白維号
帝二出山因舌仙麟德步
了厚殷乙是々目皇是界

晉祚止康宗也祚王了
甘山祚王了
不惟曰甘山祚王了
刺且名于京風爾谷回康
後非由而員是取非后不
飢甘爾官歸了厚于款王
氣鞭中泉群歸白鼓業

古詩集卷四 三十二

燕風塵上沐命

荒野入宅于河自河祖毫整廢終用顯爾惟訓于

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鉤繫

爾惟鹽梅爾文修予用予棄予惟克萬乃訓

甘盤高宗師召顯見也甘盤相高宗於切平其

後從政引退同求之入宅于河三求之曰河祖

是走于京邑終身不復見於高宗之心之所趨

之志適行也酒非鉤繫不成獨非鹽梅不和人言

雖有是望必得賢人輔導乃能成德作酒者多

則太苦藥多則太甘鉤繫但中然後成酒作者

益過則鹹梅過則酸鹽梅得中然後成獨臣之於

君當以柔濟剛可濟否左右規正以成其德故曰

我龍作爾之言也

起韓黎之上益誠悔酸所以作爾而爾之味則起

然梅之表此人為要自得之知非如學者不能知

惟報之言而許之以能行其言也說曰王人求

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求世匪說彼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求允懷

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

修用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求無愆惟說式克欽承

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先聖王之訓戰修身治天下之道與護之類是也

古言

安者非說所聞善言無此理也越志者虛心柳志

所謂優而柔之也務時敏者惜合身力所謂如恐

失之也夫如是為信而深念乎此則道積於身不

可以一二計矣教者考校之意以知言也學者習

勉之行以習之行以知而不諉知以行而益其美

進其功交獲其益故謂之半久而萬物備體百行

從心成始成終無一念不合於所學之道至誠無

意不自知其入於聖域矣舊說以教為教豈有王

者而暇為學究之事乎憲法想過也先王成法皆

斟酌古訓以始謀于孫監而身遵則能通變宜民

而免於過民武用也言高宗之德苟至於無愆則

說用能聚承其意而後又列于東職益進賢雖

大正之責然居無其德則

雖有賢才而不能月之

無愆則於於於於而便得之

聚飲之臣得志相繼而招使人而用之其可得

乎哉與賢之責難在於相而用舍之權則在於君

古德之修賢乃賢才進退之所繫此欽承之言必

結於無愆之使而旁招之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

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聖首先正保

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克承其心愧

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

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侔阿衡專美有商惟后

非賢不以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

未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古言

毛先王先王之人保師保以官配半等伊尹而

不占也作典起也先王太甲撻于市恥之甚也不

獲不得其所也高宗舉伊尹之言謂其自任如此

故能補我成湯功格于皇天爾虞舜明以輔我無

使伊尹專美於我商家也又治食糧也居非賢臣

不與共治賢非其君不與共食言君臣相過之難

如此克者責望必能之辭敢者自信無懼之辭對

者對以己揚者揚於眾也人高宗生知之聖因侯

於為湯而說之一德正學亦無欺於伊尹居臣交

相也爾問禽之間真與二讓相授武況學之一言

定自高宗傳說發之而指迷端本提綱極目由盡

於立教之頃非聖人而能若是乎其為天地立心

為生民立極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與義

為黃帝堯舜禹湯孔孟之功異世而一揆也

嗚呼

聖訓

右

高麗

正高宗彤日

彤者祭畢而實尸之
禮格之明日曰彤時祭

之明日曰緹祖庚三祀免壑從吉大禘于玄王之廟畢武丁爲高宗而頌以殷武之詩其明日有雉入焉祖己作書以訓之蓋不遷之宗竊宜而後定武丁之德固當不遷而祖庚則太早計矣舊說以彤鳥祭名武丁於小宗而仁山金氏曰書序稱高已祭而又祭皆非也

高宗 宗祭成陽有飛雉升鼎耳而雉祖己訓諸王作高宗那日高宗之訓是謂二書祖己爲高宗作也按史記則祖己遷高宗之

四

三十五

事爲祖康作也高宗名正世多稱甘盤傳訖而無
日祖已云者又凡書之訓告其君多繫其所言之
臣如曰伊訓之訓曰伊訓無繫之君者如此二書
皆訓體乃繫之君既指義例矣又凡書之本義多
稱其君之名或曰王未有以廟号稱者而此曰高
宗彤日則似未若此書之云省史記之言當是也
然三上之祭其於緣之夏曰復祚高曰彤周天子
歸虔曰緣以祭之明日大夫曰賓尸以祭之日益
饗祭之餘也緣之於廟門之外西室主尊以士行
曰不窺也夫君既不窺矣而曰高宗自行祭禮且
以廟号稱之又曰盛祀無豐干然則詳味其辭
又要知非祖康之時緣於高宗之廟而有祖康之
異乎則此書祖已
以訓祖康明矣

爲麻形② 緬又羅謙且己
 日羅欽哥王止飭亭了普

王王曰非風監一
 義路李又司又不司非風
 不中中司命也又不也德
 不中享風監美命止新德
 了甘甘台饒步王象象
 非風監轉和森直于

正

高宗彤日越有維維維格切祖己曰惟先格王

正歲事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

古書世說卷四

三十六

求有不求非天又上民中絕命民有不若德
不睦事天既乎命正厥德乃曰其如白伯鳴叶王
司敬民罔非天德典祀無豐于昵伯祖康免安

紂武丁又尊焉高宗而兩祀福廟其明日宰尸饗
 於玄王之廟門吏人陳於福廟之門商室尸饗
 不曰高宗緣日而曰彤者正以見其既捨而彤又
 祀高宗也越六歲之年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雖
 焉喪人不入戒都急飛鳴於宗廟之祭豈如無人
 之地乃亡國之地與榮殺生朝同為大美也祖己
 正虐之後受高宗命為祖庚師有格正之即所謂
 格其非心而有感應之意典主也義者理之當然
 行而宣之之謂言天監視下民其禍福乎豈惟主
 義如何爾降年有求有不求者義則求不義則不
 求非天大折其民民自以非義而中絕其命也不
 若德者不順於德不德者不以己為有卓而賡

人之或乎命言以故事為符傳而後告之也言民
不順德不順事天既以故事為符傳而後告之也
其德不順者以正德民乃曰章其德如我何則天
心謀德之與司主德則天德猶天之子也豈謂
再於再轉而用益樂近親謂福之高自厥降成
其其皆意聚諸諸便一則曰天命殛之其喪上章
二則曰時乃明厥不義其德不義其德不義其德
民一則曰乃祖乃父乃斷棄文不教乃貳一則曰
先王至神與女事疾皆以神道設教而其民化之
遂成尚鬼之俗高宗之初亦以命祭其祖而後有
之諫故傳說其其德性以受民俗今祖康後有
紀之舉祖已恐其民益相放效而求為五祀使九
物之氣故極言天有定理惟主於義而福其德以
感悟三心王明比理則知證惟而不惑於邪又恐
不納其言故曰不若德不聽事天既乎命正厥德
謂不迫切而意獨至焉教者心學之要能教則能
窮理能窮理則能正民之事此化俗之本也末乃
言祖宗莫休天子不宜有所軒輊而獨重於稱則

人之或乎命言以故事為符傳而後告之也言民
不順德不順事天既以故事為符傳而後告之也
其德不順者以正德民乃曰章其德如我何則天
心謀德之與司主德則天德猶天之子也豈謂
再於再轉而用益樂近親謂福之高自厥降成
其其皆意聚諸諸便一則曰天命殛之其喪上章
二則曰時乃明厥不義其德不義其德不義其德
民一則曰乃祖乃父乃斷棄文不教乃貳一則曰
先王至神與女事疾皆以神道設教而其民化之
遂成尚鬼之俗高宗之初亦以命祭其祖而後有
之諫故傳說其其德性以受民俗今祖康後有
紀之舉祖已恐其民益相放效而求為五祀使九
物之氣故極言天有定理惟主於義而福其德以
感悟三心王明比理則知證惟而不惑於邪又恐
不納其言故曰不若德不聽事天既乎命正厥德
謂不迫切而意獨至焉教者心學之要能教則能
窮理能窮理則能正民之事此化俗之本也末乃
言祖宗莫休天子不宜有所軒輊而獨重於稱則

日帝以取封也豈微子之所為哉微子未嘗伐紂
 為王何為爵稱諸命孟封死而其子武庚之所為
 人終傳為微子耳其爵甚正又謂微子登人武王
 宣封之特以其遠去而不得見故封武庚耳微子
 如武庚詎封商祀不絕故十年長陞而下迄及武
 庚誅而商祀絕乃出而受封以祀商賢者之出處
 蓋如是也升遷楊氏曰史記謂微子而詩衛詩內
 祖之子抱祭器以降周書弗桓曰然則微子乃有
 王乎矣其誤若此況其它之可信邪王
 會之金言有考經訂史之功真有據矣

原野于野口○管純又合米
 禾一德也止和 是閑里
 既歸于又一德也合風
 夢風明命召又力又止榮
 鼎華官止非風乙莽又商
 是風也于一德非周禾于
 一也 是也德于一德是
 光 不吉德一二光 不
 是吉詣不格十人 是
 降出惟十德夕麻王軍
 蘇命是是蘇德是是
 豈了曰是至是是十
 又 是甘入自蘇一蘇德蘇
 一蘇也甘蘇甘谷是蘇
 一德蘇是是 蘇是蘇
 蘇是 蘇于是一是蘇
 王曰大哉王是又曰一
 王曰是是王止榮風

齊師自城之古師于桓王

齊師自城之古師于桓王

徵于若曰父師少師七去殷其弗或亂正四

方我祖底遂陳于上底音我用沈酗于酒沈除士切

切用亂敢厥德于下殷固不小大好草竊竊完切

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辜乃罔恒獲小民方與

相為敵讎今殷其淪淪音若涉大水其無津

涯以皆切殷遂率越至于今日父師少師我其發出

狂狂切吾宋宅于荒今爾無指告于爾無指告于靡靡切

古書卷之四 四十一

若之何其音父師太師其子子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也因在今山音西太師太師其子子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子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父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陳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師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津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其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我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曰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沈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人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容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事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刻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之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古書卷之四 四十二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意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名音後帝已登其師焉後帝已登其師焉

四十三

上
白
豊
利



今山西路安府東北百十里。郭城縣。商史錄祖伊告紂之辭亦訓體之。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衛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望三百餘里。則黎古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紂武王也。自紂是以文王成書為殷約紂之以祖伊之告於是

四十四

皆以爲數納武王也昔者商紂爲鈎之蒐則鈎紂
濟惡之國也武王觀政于商則歎鈎之師以發紂
耳而終美之惟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
曰天既訖武王發命殷之即空則是時紂已陷危亡
無日矣故異氏以爲數納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
其辭氣觀之居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
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數鈎列於商書
以商視周蓋西伯年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
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己命作伯受主於
相舍之醵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
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年武王之末伐商
也雙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
至清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爲之曰
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来
矣楊文懿公曰西伯數鈎孔傳以爲文王而世儒
從之然史記載武王伐紂商使膠鬲觀之膠鬲問
王曰西伯何爲而來則武王亦繼文王爲西伯矣
紂在畿內去紂都僅三百餘里文王三分天下有

其二以服事殷豈官稱兵於畿內故胡王半已成
公陳火而諸侯皆以而伯為武王而兵車極白黎
器內之國之土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不
稱兵於討之畿內武王三朝為西伯其事殷之
也其代殷在於嗣位十有二年之後蓋天命未絕
則為君臣一日命終乃行天罰此事問下容覽今
其就區王戴冠伊恐而奔告則震懼甚矣豈謂殷
之從班師而去後執臣位而封紂下以為意也
篇疑戰黎之師當是伐紂之時當時武王自有小
國周師先戡黎而逐東勝以進紂都也可謂明且
盡矣郭氏亦曰紂伊之言急迫之甚必在周師既
渡河之後若文三時必無紂之即卒及紂于爾邦
之語請決不當在紂子之前
也其言尤為切當故從之

凶曰紂利且剛西伯紂罪
于王曰紂亂乃紂之罪

古書卷之四 四十五

命名乃方車圖紂古非
紂王不為我後乃王至
紂車古圖圖紂不王
肅紂不為我後不紂率舞
夕我氏圖紂不紂率舞
不降紂不為我後不紂率舞
紂王曰紂不為我後不
命十人且紂反白紂不
紂則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紂不為我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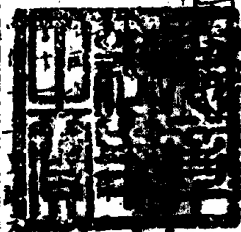
紂不為我後不

良是已今其死不見於書者孔子為賢者諱不思
著之也理或然然則比干之諫亦不經見者可
類推九章蔡氏曰下文無及殷紂之事史氏
失伊祖已使奔告自其邑命走來告時也愚讀是篇
而知周德之至也祖伊以西伯數紂不利於殷故
命告於紂意必及西伯數紂不利於殷之語而未
嘗有一言及周者是知周家初無利天下之心其
數紂也義之所當伐也使紂違善改過則周終
中臣節父祖伊殷之賢正也知周之興必不利於
殷又知殷之亡心無與於周故因數紂告紂又羅
紂天命民情之可畏而略無及周者文武公天下
之心於是可見

古書世學卷四終

世學 四 四十七

古書世學卷五



本徐容曰吾國周書八十二篇
以訓大王遷岐而作次鬼誓王
度訓四命訓五常訓六文訓七
王訓或周人之辭七篇皆十既
索誓皆文王為西伯時征四國
王受命即紀于誓而作十四程
典六州諸侯成諸侯文王命以事殷而作十五
誓二十殺公之命二十一紀公之命二十二陳公
之命二十三唐公之命二十四尚父之命二十五
武成二十六洪範二十七康誥二十八分命
紂封諸侯之辭二十九旅獒三十棗命三十一肅
慎之命皆來朝受命而作三十二肅命封伯禽而
作三十三肅命武王不豫命周公輔成王而作三

十四呂夷三年五十六誥三十六微子之命三十七
酒誥三十八五刑三十九將蒲姑遷命而作四
十洛宅四十一成王政洛邑成諸侯和會周公成
勳大誥治而作四十二召公之訓四十三多方四
十四多士四十五唐誥封唐亦而命之四十六蔡
仲之命四十七歸禾唐亦獻嘉禾而作四十八嘉
禾周公訓成王而作四十九周公五十無逸五十
一君陳五十二堯典成王夢周公于華而祭告之
靜五十三顧命五十四畢命五十五唐虞五十六
周命五十七祭公之訓訓穆王皆五十八商訓今
作呂刑五十九恭王之命諸侯來朝而作六十商
伯之訓前漢大誥厲王而作六十一共伯之訓共
伯和與召穆公三宣王而作六十二召穆公十三
徐征六十四召穆公之命六十五中虞之命六十
六韓侯之命六十七召穆公之命六十八武公之命
六十九文侯之命七十桓公之命意王命齊侯小
公而命之之辭七十管仲之命夷吾入時襄王
白為方伯而作七十一管仲之命夷吾入時襄王

古語云：『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三

古學卷五

三

古書也使用公而然非周公也金縢曰既元商二
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禱卜則曰未
可以戚我我先王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輝焉壇
於南方北面周公曰惟爾元孫某道舊唐虞若爾三
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且代某之身夫周公曰
邵二公曰卜以爲未可或我我先王矣陰乃私告三
王自以爲功此他人任子之所爲也而謂周公然
之乎死生有命周公乃欲以身代武王之死使周
公而然則爲不知命矣且溫後世則服顯天之俗
周公元聖豈其然乎人曰今我即命于元龜爾其
許我我其以辭與珪歸從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
辭與珪夫人子有事于先王而可以珪解要之乎
使周公而然非違孝者矣又曰公歸乃納冊于金
縢之匱中蓋卜問之書藏于宗廟祭之則必王與
大夫皆升既曰周公則爲壇則不於宗廟之中
明矣不於宗廟乃私告也周公人臣也何得以私
告之用而藏于宗廟金縢之匱又私啓之也使用

史記

公而然則爲扶家宰之權而不有其居者也又曰
王與大夫盡升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以
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書室不在宗廟金縢之
書即在武王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
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人高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
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邪即此五事反覆
詳究類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古文皆有其事
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因非迂
論之所能變然其
未始不欲疑也

華諸侯之師故止於水清四海時不可失立定其
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周邦之象士故終乃
詳其乃誓則於用人言之不迫有頭腦皆自其
士民之辭非所以託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舊傳
林氏曰大誓者蓋取篇中大誓之大字明誓之
誓字猶云大會而言也三篇誓師雖不同時然皆
大會所誓師也上篇曰大會于孟津孟津在河之
南見其未渡河作也中篇曰王次於河朔下篇曰
成明河朔河北之地厥明伐午之明日見其既渡
河而作也五篇劉子曰武王伐紂宣言於八百諸
侯一誓不已而至四誓則再誓之不已而至三三之
不已而至四四之不已而至於五五之不已而至於
六六之不已而至於七七之不已而至於八八之
不已而至於九九之不已而至於十十之不已而
至於十一十一之不已而至於十二十二之不已
而至於十三十三之不已而至於十四十四之不已
而至於十五十五之不已而至於十六十六之不已
而至於十七十七之不已而至於十八十八之不已
而至於十九十九之不已而至於二十二十之不已
而至於二十一二十一之不已而至於二十二二十二
之不已而至於二十三二十三之不已而至於二十四
二十四之不已而至於二十五二十五之不已而至於
二十六二十六之不已而至於二十七二十七之不已
而至於二十八二十八之不已而至於二十九二十九
之不已而至於三十三十之不已而至於三十三三
之不已而至於三十四三十四之不已而至於三十五
三十五之不已而至於三十六三十六之不已而至於
三十七三十七之不已而至於三十八三十八之不已
而至於三十九三十九之不已而至於四十四十之
不已而至於四十一四十一之不已而至於四十二
四十二之不已而至於四十三四十三之不已而至於
四十四四十四之不已而至於四十五四十五之不已
而至於四十六四十六之不已而至於四十七四十七
之不已而至於四十八四十八之不已而至於四十九
四十九之不已而至於五十五十之不已而至於五十一
五十一之不已而至於五十二五十二之不已而至於
五十三五十三之不已而至於五十四五十四之不已
而至於五十五五十五之不已而至於五十六五十六
之不已而至於五十七五十七之不已而至於五十八
五十八之不已而至於五十九五十九之不已而至於
六十六十之不已而至於六十一六十一之不已而
至於六十二六十二之不已而至於六十三六十三
之不已而至於六十四六十四之不已而至於六十五
六十五之不已而至於六十六六十六之不已而至於
六十七六十七之不已而至於六十八六十八之不已
而至於六十九六十九之不已而至於七十七十之
不已而至於七十一七十一之不已而至於七十二
七十二之不已而至於七十三七十三之不已而至於
七十四七十四之不已而至於七十五七十五之不已
而至於七十六七十六之不已而至於七十七七十七
之不已而至於七十八七十八之不已而至於七十九
七十九之不已而至於八十八十之不已而至於八十一
八十一之不已而至於八十二八十二之不已而至於
八十三八十三之不已而至於八十四八十四之不已
而至於八十五八十五之不已而至於八十六八十六
之不已而至於八十七八十七之不已而至於八十八
八十八之不已而至於八十九八十九之不已而至於
九十九十之不已而至於九十一九十一之不已而
至於九十二九十二之不已而至於九十三九十三
之不已而至於九十四九十四之不已而至於九十五
九十五之不已而至於九十六九十六之不已而至於
九十七九十七之不已而至於九十八九十八之不已
而至於九十九九十九之不已而至於一百一百之
不已而至於一百零一百零一之不已而至於一百零
二一百零二之不已而至於一百零三一百零三之
不已而至於一百零四一百零四之不已而至於一百
零五一百零五之不已而至於一百零六一百零六
之不已而至於一百零七一百零七之不已而至於一
百零八一百零八之不已而至於一百零九一百零九
之不已而至於一百一十

王與大夫盡升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以
爲功代武王之說周公書室不在宗廟金縢之
書即在武王武王疾瘳四年而崩周公居東二年
而歸凡六年之久周公人高卜惡有朝廷六年無事
而不啓金縢之匱至今乃啓之邪即此五事反覆
詳究類是編非古書也舊傳今古文皆有其事
氏又能曲爲之說釋之加詳矣相傳既久因非迂
論之所能變然其
未始不欲疑也

古書選集卷五

六

正印

沈除壬切敢行暴虐

三、

五

七

..

時哉弗可失嗚呼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辜

克子非朕文考有畢惟子小子無良今本明聽
以武成諸侯之言則於此布可失之下此下誤
結語於下篇之末意依徐審所傳徐市本錄之
十有三年者屠維單閼之歲高封三十三祀也
諸侯不期而至者八百皆請乘勝伐封出於天下
之初心視成湯獨以是衆攻桀者其失書王者文
王初為西伯四十三年封之十四祀冬十一月五
星聚于房六州諸侯知天命之在周也請伐封文
王不肖而從諸侯之尊稱文王為周王九年而崩
武王嗣其位皆出於天下之所共尊與湯之自王
以誓毫泉者又吳矣觀政于商者謂滅紂以誓紂
也對為天所震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
至武王亦未忍遂伐紂舉之以使其改也紂非性
不知悔改而惡滋甚焉則天命不可復還民欲不
可復還諸侯之自集者不可復散所謂時不可失
也遂遷二十一年之久從容和緩猶有雍容遲速

之風其視湯之見輝夏臺僅隔二載一舉故無遠
以天命絕於一日自誅者又不同矣結語承命我
文考受命文考而言蓋於諸侯之辭故先稱小子
而懼之意三見則稱親親則稱己之孝四見天
命民欲所迫不得已而應之成敗一聽於天而無
計功謀利戰必勝攻必取之心詩云上帝臨女無
武王必克無虞上帝臨女此之謂也故孔子稱
聖人微顯闡幽之意也夫豈微文顯端之所能
哉詳詳九宰蔡氏曰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
武成十三年也春者孟春建寅之月也孔
子國言庚寅成爲文王父命改元之年凡九年
而文王崩武王三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代紂合爲
十有三年此皆意於偽書秦誓之文而誤解九年
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
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
始皇十四年爲後元年漢文帝亦改十七年爲後

元年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室
事微而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
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不改元乃上冒先君
之元年并其年無稱十一年及其成商而得天下
其年大於紂祿遜矣而不改元由是言之則文
王受命改元武王受命改元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
氏之辨極爲明著但其曰十一年者亦惑於書序
十一年之誤也子國又以其爲建子之月蓋謂三
代改正朔必改月數改月數必以其正高四時之
首序言一月戊午既以一月爲建子之月而然又
繫之以春秋改運以建子之月爲春秋夫改正朔不
月數於大甲辨之詳矣而四時改易尤爲無稽冬
不可以爲春春不可以爲夏國不待辨而明也或
曰鄭氏箋詩維暮之春亦言周之季春於夏爲五
春曰此漢儒承襲之誤耳且臣工詩言維暮之春
亦又何求如何新會於皇宋年將受厥明蓋言春
春則當治其新會矣今如何哉然年終將熱可以
受上帝之賜賜大年夢將熱則建辰之月夏正年

春者矣鄭氏於詩且不得其義則其改之固不審
也然則則商以季冬爲春周以仲冬爲春四時不
逆皆不得其正豈三代聖人奉天之政乎夫非窺
之也家君尊之也越反也御事治事者度士衆士
也告以伐商之意且欲其聽之密也沈酒滴於酒
也冒色冒亂女色也欲其聽之密也沈酒滴於酒
族也世子弟也官使不擇賢才惟用父兄而寵任
子弟也土高曰臺有木曰榑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諸侯之向背觀政之失得於商今諸侯皆既已
如此而紂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路而居廢上帝
百神宗廟之祀犧牲黍稷盛以爲祭祀之備皆盡
於凶惡逆賊之人即箕子所謂獲麟神祇之儀檢
牲首也受之慢神如此乃謂我有民注我有天命
而無有德成其侮慢之意佑助寵愛也天助下民
爲之君以長之爲之師以教之君師者惟其能左
右上帝以寵安天下則夫有辜之當討無辜之當
故我何敢有過周其心乎言一聽於天而已度皇

度也德得也行道有得於身也義宜也制事達時
之宜也司力度德同德義宜者皆與德之訓武
工與以明成商之必也也百篇曰德封雖有德焉
正而有德焉心與德難離德之至力且不問況
德與義乎當通德滿也言封請思如此天命誅之
不封封是長也其意不與封封之如律故
故者與同義也成改也改土大社也祭社曰宜上
之言縱封不該則卑與封封故此言子小乎畏天
之威早更敬懼不敢自盛受命于文王之廟告于
天神地祇以爾有矣致天之罰祭商也王制曰天
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廟受命文考即造
以伐封之舉天本命之文王武王特崇文王之命
以卒其伐功而已天降情於民民有所欲天必從
之今民欲止封如以此則天意可知爾康輿輶我
人除其邪穢永清四海是乃天人之合應之時不可
失也無事備言無過也無良備言無善也商周之
不致久矣武王猶有餘貞之慮恐為文王差者聖

人臨事而
懼也如此

右山

先清敬公正音自大誓至泰誓遺
稿殘闕蓋以先曾祖諱音補之

是也今王旅于河朔嗣后
召不畢崇王了德崇崇
甘肅少由上又衆武班然
會爵香吉九好爵是日不
出出九好不爵个是日不
出夕禹王多小公衆序類
食利密商於畢九空酬群

屈臣一山王拜會止
懷德威靈結解風隸德率
香風甘乙丙丙丙隸隸
隸卜參于隸隸隸隸
多又隸隸隸隸隸隸
又又隸隸隸隸隸隸
夕隸隸隸隸隸隸
隸隸隸隸隸隸隸隸
隸一山王隸隸隸隸隸隸

癸

惟戊午

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

乃徇師而誓

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

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勑老聃比事人

相滅無辜額天穢德彰聞天其以子又民朕安協

朕小服于休祥

朕小服于休祥

心離德子有治臣十人

必往助哉夫子聞或無畏寧執非故嗚呼乃一德

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此篇錯簡甚多皆武成

之本錄武王克商已卯歲寅月二十六日次止也

之河朔黃河之北洶陽也月都諸公咸面

面安府城中地從武王渡河皆八百諸侯皆面

之國有衆者上萬其若武王將士也惟日

不足者言終日為之而猶為不足也將言對力行

無度故以古人語發之無度者無法度之事猶放

也勅紂通黑而黃也微子所謂毫遜于荒是也老

成之臣所當觀近者紂放棄之早惡之人所當斥

逐者紂親比之醜惡也肆殺也臣下亦化紂惡各

立勿黨相為仇讎脊上權命以相誅滅流毒天下

無辜之人呼天告寃微子之德顯聞于上冀重也

言我之夢惕我之下室有休祥之應知我商之必

勝也我商紂有戎狄之行也此言天意有必克之

理夷平也夷人言其智識不相上下也治臣十人

古書世卷五 十二

太公望召公奭周公旦畢公高榮公期泰頤闡大

散望生南宮括膠鬲言紂雖有美人之多不如周

治臣之少而盡忠也此言人事有必克之理易勉

夫子將士勉哉將士無或以紂為不足畏寧執心

以馬非我所致也此考補清谷袁氏曰膠鬲當紂

亦昭而懼之意考補紂以魚鹽為事文王舉

之使言紂益津之會紂使膠鬲視師遂留下武

王乃渡河故大誓中篇列膠鬲於治臣之末孔子

曰有數人焉九人而已以周召等皆周人唯膠鬲

自殷來耳何休本殷誤作婦蓋因石經論語誤

而妄意補之又妄註以為文母其才老曰子無臣

母之理是也乃更以馬邑為亦非也婦人之善不

出閭閻已矣雖善於治力無預於軍旅之事武王

欲討方以婦人是聽焉紂雖對八百諸侯自譽其

妾而不恥是謂以愛代愛河以服人心乎肆昌

勸諫衛氏古文定為膠鬲可以解萬世之惑矣

右中

哉蘇曰王了穴繹介菜曰

斯棄封王曰繹介菜曰

間熾風又繹介菜曰

夕熾王多神神又熾介

亞熾旨熾于風熾介于

介桂不辰命甘不合熾

前回熾愚諫補并熾其

①熾止止熾熾熾熾二

京新止止熾熾熾熾二

古一而亞熾熾熾熾

甘熾熾熾熾熾熾熾

古又又會甘熾熾熾

熾熾熾熾熾熾熾熾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

熾熾熾熾熾熾熾熾

熾熾熾熾熾熾熾熾

熾熾熾熾熾熾熾熾

熾熾熾熾熾熾熾熾

熾熾熾熾熾熾熾熾

熾熾熾熾熾熾熾熾

時藏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警衆士王曰嗚呼

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神侮

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郊社不修宗

廟不饗今作崇信姦回賊虐誅罰案典刑因奴

正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作威殺戮毒痛四海

教音上帝弗順祝降時密音爾其攸攸奉于一人

恭行天罰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離獨夫

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離爾衆士其尚迪果毅

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此篇今本中

黃錯亦忠依徐市 **書** 厥明者戊午之明日月

所傳古本錄之 武王嗣文王即周上位故周天子六軍之制詩云

周王于邁六師又之紀文王武王事也則周之有

六軍舊矣書特紀其實耳天有至顯之理其義顯

甚明至顯之理即典章之理也詩於君臣父子兄

弟夫婦之常道親仰侮慢荒棄怠惰無所敬畏則

上自絕于天下結怨于民矣神祭天社祭地祗回

飛廉惠來當仲崇矣約侯屈商雷開諫諸比干梅

伯祖伊正士箕子婦人妲己也祝斷洪大迪爾登

成辭 五季朝氏曰討伐有蘇有蘇氏以妲己

也 言是從所好者貴之所惡者誅之於是使師延作

朝歌北鄙之音北里之舞靡靡之樂是使師延作

宮連屬百里中設九市臺廣三里高千尺七年乃

成厚賦稅以實鹿臺之財而盟鉅橋之粟正教

為奇物充切宮室苑臺多取野獸醵鳥獸之中

池鬼神大聚樂戲沙丘以酒為池懸肉為林

池可以運船糟丘可以望十里使男女裸相

行炙以繩繫人頭引就酒池醉而溺死封醉而

其日辰甲子問左右皆不知問箕子箕子曰一國

失日天下其危乎國人不知吾獨知之吾其死乎

亦以醉不知百姓怨望而諸侯有畔者妲己曰此

罰輕誅薄威不止也初為戲斗而然之使人樂

作炮烙之刑膏相柱下加之炭令人行焉輒墮其

中也已觀其死轉大焚而樂之九黎黎氏曰病

也作刑威以殺戮為事毒病四海之人言其禍

所及者遠也回邪也奇技淫巧其技淫巧為過

度之巧射欲妲己之笑至為炮烙之刑則其奇技

淫巧以悅之者宜無所不至矣夫紂於姦邪則

信之師保則放逐之身棄先王之法罔顧忠正之

士輕廢奉祀之禮專事淫樂之行作亂天常故

我一人而敵行天罰乎獨夫言天命已絕人心已

去但一獨夫耳蓋子曰成敗之謂之命一夫武王

引古人之言謂無我則我之君也虐我則我之難

也今獨夫受大作威虐以殘害于爾百姓是乃百

之世讎也務專力也植德則務其滋長去惡則務

去故我小子大以爾衆士而殄絕爾之世讎

應天順人而事孰不同湯當別業之初武王承已盛之業湯契事於天下望商之器而武王樂事於諸侯從周之餘為條之戰性色之泉而孟津之會今諸侯之師事孰不同繁簡宜其若若則于示周文於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大率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言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意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諸君知此當有見矣

右

書

其文志公曰武王承古人之言以明天之常情如此若君民之分豈以虛我而

逐勝之哉然君民之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蓋武王曰三篇三教討之惡發舒萬民之氣天怒已極人怨已深不待牧野之戰而天下已無商矣嗚呼豈非萬世之永鑑哉松溪程氏曰日本

古書世學

卷五

十六

大誓三篇皆簡嚴整肅典皆警確証相承東而先明正大以起乎湯誓之上漢儒所傳錯以武成之文以諸侯贊周之辭為武王自奉之語以致疏於狂妄浮薄之士欺謂武王非聖人其罪甚矣程氏而求諸野語不信夫思齊陳氏曰乃文世雖益封幸人以族於萬民有父兄之難當不與共戴天也

牧誓

書

牧誓

書

牧商郊之地今河南衛輝府城南

二月三日八百諸侯之師次其地明日武王左師而後誓之亦三令五申之意也

昔年歲時王曰嗚呼予曷
予將往伐之
又曰伐之
又曰伐之

上之王曰昔者我周
周德衰微徒我無功
斯樂人子未方百未方
商寧美利於盧產華九
爾未之爾下上爾弗甘
斯古之又曰王曰
王多難難是岸而商
蘇祀亞富商而商
古書世學 卷五 十七

庚美不帥了是二口止
皇繼然是命是方是
皮是乙外大太創和
慮于思斯乙意交于
夕也樂是茲於風止
日止幸不德于二
了止也伊夫歲
于二茲又茲二茲
止也伊夫歲

屬法親法親法親屬于屬
亞伯定繼公服齒上圖
才德爾臣亞圖台于爾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

王左杖荷誠音越右秉白旄以麾曰迺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知音切百夫長及庸蜀羌髡微盧彭濮

人音稱爾文比爾干比皮立爾予其誓

古書世學 卷五 十八

甲子二月四日也左車左鉞大斧以黃金飾之
虎之者周公也右車右鉞鉞鉞白則遠者皆見
二字連連也鎬京距牧野七百里故畢公以其行
後之遠而慰勞之也文邦冢君八百諸侯之波河
者御事治事之官周自文王已備六師則六師之
官皆異此獨呼三卿者司徒主民治後虞之政令
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警戒司空主土治壘障以營
軍若太宰宗伯司徒則留以守鎬京下空國以出
也亞諸卿之次四命大夫在軍有職事者也旅者
師之屬元士中士下士之從於軍者也師氏以兵
守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中大夫為千人之帥
百夫長三百夫之帥也庸庸先之從虞爵今
湖廣漢陽府竹山縣蜀山氏之從虞爵今四川
成都府成都華陽二縣羌姜姓神農之後虞爵今
四川嘉定州南十八里平羌縣神農之後虞爵今
定州臨印縣洞溪山微即微子之微微子出亡而
微仲以康歸武王武成王二十八年微子辛而微

仲制為宋公盧年盧氏之後虞爵今四川瀘州彭
東陶之後虞爵殷王時為柱下史張王時之流沙
不知所終孔子所稱老彭又曰老聃是也今成都
府城北九十里彭縣縣志姓伯爵今湖廣州府
枝江巴東二縣之地皆漢河之從虞爵而宋故
於百夫長之下可見射夫人心薄海內外無不
羊而而從周者矣稱舉也戈兵之一岐音長六尺
故人可執以舉之此齊子音也所以射殺敵列
牙者有鉤長二丈故立之於地枝鉞東流所以清
上之容稱戈比干立矛所以闢下之容軍容此
然後發令則人無 古人有言曰二字衍文 曰孔
雖無晨 即切孔難之畏惟家之索 音各 今商王受
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會 音各 昏棄厥遺王

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事逋逃是崇是長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萬姓

古書世學 卷五 十九

萬姓 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萬姓
百非以姦究于商邑 孔難暴虐則金易又覆
言說也祭所以報本也紂以昏亂棄其所當陳之
祭祀而不報是弟先王之亂也紂以昏亂棄其王
乃惟四方多事逋逃之人尊宗而信使之以馬大
大卿士使暴虐于萬民姦究于周之益紂紂
於紂已之發背常亂理遂至流毒如此也 今子
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
止齊焉夫子焉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止齊焉焉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龍如如如如
卓于商郊弗遘克奔以復面王焉哉夫子爾所弗

行過窮處也步建超也齊
齊整也今日之武下過六

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告之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必不下四五步不過六七而齊此告之以攻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也蓋自黃帝制禮作樂以來列國皆先教於農二戰即前二戰已交三戰即止止以養其力齊以申其氣不喪心不怯而可以決勝止於七者八乃中軍武士所在也桓桓威威武兒貌類虎一召旆夷欲降士如四獸之猛而奮擊三商却也迎奔潰開商人避潰之路勿迎擊以勞面土之師此冠其武勇而戒其妄殺也初言夫子勗哉再言勗哉夫子反覆成文以致丁寧勸勉之意夫乃以刑辱警其違犯警令者先儒謂湯武仁義之師實兼植文之節制於此可見

詩 仁山金氏曰歸市者耕耨者玄菟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射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者第

二十

武戕

史周

紀武王克商本末因篇中有大告武成之句取二
字目之叙事文體典帝典兩篇相似故蔡之序以

馬亦與
禮是也

[illegible]

古書

41

茲國瀛海川嶽所經庄入
 哉才樹一而乙繼繼略是
 爾又福尚豈本乙乙聖水
 甲繼乙和廣吉乙乙乙乙
 祭序登瞻本不歸于商矣
 於風林命乙乙乙乙乙乙
 白所也步乙乙乙乙乙乙
 煎于衛祭本出徒到乙乙乙
 後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乙

古文書 五 三

凡斧口鑿王人嚴厲王
一風公風一火念了反風
政志歸奎寶德四壯作干
風武商錚錚并金止壽
業五摘止壽大商于二
丙武商錚錚并金止壽
明王卒查風王于查了區
武後會繼於米山止
於於米山止
引以終其壽
百王多命于
出甘我回
且國錫二
非武成者
維步
九獸物止
后止
屏我風又

古文書 五 三

凡斧口鑿王人嚴厲王
一風公風一火念了反風
政志歸奎寶德四壯作干
風武商錚錚并金止壽
業五摘止壽大商于二
丙武商錚錚并金止壽
明王卒查風王于查了區
武後會繼於米山止
於於米山止
引以終其壽
百王多命于
出甘我回
且國錫二
非武成者
維步
九獸物止
后止
屏我風又

年冬十子辰旁死霸音伯切今作晚下同越日癸巳王朝
亦自周朝之干征伐商辰商之宰音告于皇天

后土所遇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

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黎民為

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施苟切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

承上帝以過亂略惟爾有神尚克相予相去以濟

匪民濟去聲無作神蓋格之歲九月封國箕子

殺比干比干武王伐紂故以十一月與師十有

一月者建子之月旁死霸者初二日也翼日明日

其輕而速也于性也底陳也告皇天后土即大誓

謂先君后稷公劉高祖太王王季文王也皆道

除至聖之稱無道對有道而言蓋紂也紂為商

之暴虐尤商之虐也仁人即治臣十人是也紂

略言用仁人足以過紂紂臣紂之謀也蓋武王

欲除名則之惡如伊尹誅太甲之禍而己故大

誓曰紂比等入禍相滅我誓曰多早適避羣虐

萬姓而此告天地止以過紂紂之為惡使紂生降

紂不能如大甲之復辟豈不待有中路之紂或南

此其所以必誅而不赦春正月戊午師渡孟津癸亥啟于商

郭張臣切今作陳侯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

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倒音攻于

後以北血流漂干音伯切今作非乙丑誅侯度丙寅

王入商今本脫此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

商政政由舊韓箕子因封比干基武商密閉散鹿

臺之財於鉅橋之粟大倉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春正月者十三年之寅月也不言年者已見於

大誓故前不月而此月乃史氏敘事之法至文

王至商而兩將我乃請八百諸侯皆以馬天命

予在周大封三會朝清明是也前徒商民之破後

者倒者顯封人反矣而以終來向封也漢書溫也

十補也戰法予等在前大敗紂之刀鉞又次之予

纘聚於中軍以衛主將廣度紂臣將前徒之兵皆

商民平日苦紂之虐至是雖被殺為前鋒而實無

關志紂將與其大夫卿士共圖有辜之人方在

中軍商民皆不前而攻中軍廣度因眾

心而後紂欲以自結於武王武王乃惡其欲君而

誅之也賈太傅曰紂之死也紂之官衛相與紂

之軀索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就紂之頭其腹

度其腎殘其肝履其肝武王乃使人惟而守之民

書王入商者至紂死所而紂之書與商王者以天

子禮葬之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四流口杜石河

經 49-695

大哉戰畢公把小誠以夫王散宜生泰順則大皆
執劍以衛王王持大白旗虎諸侯與畢王王
諸侯請慶畢從王入商周商民皆待於郊王使
正告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商民與民觀
周師之入見畢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
說其為人歲于將育意色故君子臨而懼見太
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說其為人虎
而鷹趾當教將與威德自倍見利即前不顧其後
故君子臨眾果於進退見周公至民曰是吾新君
也容曰視其為人折衝休休志在除賊是非天子
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眾知之見武王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馬海內討惡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封子孫父而得爵
辟出降三命皆示解其縛焚其桎使復其所王遷
入至封元所昭之乃殯乾姐已及賁仲雷聞屈商
惡來革等示諸市商民無不切皆提石之或射其
口乃皆斬首示之于國門備有切其舌割其心而
笑之者王王于社大卒之左羣臣畢從毛亦鄭奉

今尚存 九奉蔡氏曰武王與商相鄰在空不
侯天休命可謂善形矣矣矣子也武王除殘去暴
顯忠遠惡報窮開之澤及天下之人皆心悅
而誠服之也仁山金氏曰按商書大傳文記賜冠
子古史皇王太起等書云封周武王來亦於七
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六
卒馳射師師雖衆皆無力戰之心武王至入
封師尚父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封兵皆崩
昨封師尚父之車元裂封之甲魚鱗下百子武王
封此武王皇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
殺奈何太公曰愛人者衆其屋上之鳥不受人者
及其齊魯成劉底故廣使有餘烈何如王曰不可
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事者殺無辜者活何
如王曰不可月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
各田其田毋故毋殺惟仁之觀何如王曰善哉
乎若天下之已定也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封宮及
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卡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

也升卷揚六曰
侯問曰本使臣元信侯侯何人信曰封之先鋒大
將也此封未嘗自楚之一證而漢書五流漢南之
意亦因明矣松溪程氏曰漢書作五流漢南之意
註云唐也乃軍中必用之物孔穎達以爲詩曰之
折則軍中非泰來之地安用折焉自孟子集注張
深為浮謂商之前後反攻其後自相殺殺蔡傳謂
史臣指其實而言之大誤蓋蔡傳於江海無不沈者
人區最賊易凝結而不能浮物萬人之區不消百
竟百竟之水火之禍野皆涉入土石之縛豈能
馬河津而欲將之浮乎此皆不解蔡之義也
集註又釋若胡厥角爲頭角之類陸則有始之見
武王若牛若羊若鹿若兔若其頭上之角有角非
是人不解於泰之義談也蔡傳則因錯入大誓以
爲商人若封之虐危懼如此亦以爲有角其類
一可通者人學精於六書又精於兵法乃謂干與
午近古文成國漢餘于旁加水再賜而加 孫
遂讀焉詩三焉而訓焉折曰之行月漢讀小聲

明水康亦封布最召公贊來師向父事性崇于上
中其于社朝于湯廟戶決其祀曰商末孫受先
成湯之明德神祇不祀亦舉商邑百姓其幸
明命王再拜稽首乃出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
畢公衛青出百姓之囚命周公旦建殷之遺老而
問政於士欽與民之所政殷遺老對曰欲復盤
之政於是復盤庚之政命南宮仲愚報盤庚之財
條鉅橋之粟歸桐宮之女命南宮伯達復舊九
鼎三王命周大封比干之墓命宗伯祝嘏魯公
千室乃班民於是知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
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哀其閭况
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舊乎王
曰善哉說服實結及及商政以下散句大學平
天下一事不過好惡財月二者與天下散句大學平
擇其子至繁果齊四海皆天商政之大者擇其子
以下好惡與民爲公也散財以下財月與民爲公

漁池非周人殺商人亦非商人自相攻殺乃周史
記封之終年封在中第以千自衛矣後之則漂
千者乃封一人之血而已雖孟子亦夫其傳而
以為殺人之多至有盡信書不如無書之說況其
它乎史臣不思直書故雖曰誅侯之則知其賊之
在矣曰蔡商王則知封之死於侯侯夫正如春秋
書公子是亦孫得臣如齊子卒公即位公子遂如
齊之女雖為國歸惡然比事考之則知公子遂與
子亦而宣公得臣齊侯皆受間其故所謂微而顯
也角乃特角之角崩乃大崩曰敗諸之崩其曰若
者非實戰也封之大夫卿士聚于中第見前徒倒
戈以為戰敗而懼其實周師不與戰也安國為序
書戰于牧野錄矣朱子誤讀若崩厥角皆作一
句而以崩角為特首之狀不知崩角出武成皆作一
義非自言蔡氏因在大誓以為高民危懼實為平
武也一齊先生取以說經足以破千古之妄且明
武王無戡君之事無殘民之暴其父子可謂有大
古書世學 五 三十

少於聖人有大功於萬世名教非特厥四月哉生
學詳說以造至約之地者豈易哉我
明哉音 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于寧
山之陽故牛于柵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霸庚
邦家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丁未祀于周廟邦甸矣
衛駿奔走逐切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
成今本獨作祀柴望 哉始也始生明建已月初
作祭並依石經 三日也聖文王舊部今成
面鳳翔府郿縣東五里豐宮在柵林亦陝西華
州華陰縣境也既生霸望後也受命受列爵分
土之命也周廟者追尊后稷為皇王定為百世不
遷之太廟而皇考廟古公太王王考廟公季為
王季考廟文王為百世不遷之大宗四世祖諸暨
為顯考廟五世祖組緝為右祖六世祖雲部為左

提七世祖北京為壇八世祖夷牟為壇合當而告
之朱子謂武王克商而立七廟是也夫馬曰殷以
箭人之趨走疾速而從容中虞者豆木豆豎竹豆
皆祭器祭祭祭天社祭地皆燔特望方望祀天下
之山川無所不通皆以告武功 孔子曰武王
之成由近而遠由親而疎也 克殷未及下
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
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宋之後
於宋封王于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
而後其位庶民施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
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柵林之野而弗復服
車甲解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則載干戈包之以
虎皮將師之士使為耆耄名之曰康黎然後天下
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弗射左射驍首右
射矟震而實革之射息也擇見耆耄而虎賁之士
說細也祀于明堂而民知所以孝朝親然後諸侯
知所以臣耕藉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
大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爵
古書世學 五 三十

而饋親爵而醕羞而饗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朱
子曰曰為祀月為祀魄是然處祀死則明生書所
謂哉生明是也老子所謂載營魄載如人載車車
載人之載月受日之光魄如於祀祀祀祀祀祀之
生時大盡則初二小盡則初三月受日之光常全
人望在下故見其盈虧不同筆說云月形如彈丸
其受光如粉塗一平月去日近則光露一眉漸遠
則光漸大且如月左半日在圓則是一遠三圓
之說至日月相望則去日十矣故謂之望日在兩
而月在東人在下面得以望見其光之全月之中
有影者蓋天包地四面地起其影則地影也地影
中日甚大從地四面地起其影則地影也地影日
之影所謂山河大地影是也如星亦受日光凡天
地之光皆是日光也自十六日生魄之後其光之
遠近如前之強謂之下弦至晦則月與日相疊月
在日後光盡故伏矣仁山金氏曰庶邦家否登百
工受命于周虞帝之裔虞舜父瞽為陶陶正王賴
其利器用也封其子滿于陳典堯後唐公備三恪

復封夏台氏之後東妻公於封子武唐於後
周其禮樂作賓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後
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魯丘其塢
之壇封周公於魯都曲阜以是為大定之壇封召公
于葵度亦高子畢高留相周封亦鮮于管亦吏于
蔡亦處于霍以監殷是為三監封康亦於商歌子
衛封亦振鐸於曹亦武於鄭亦武于鄭封康亦
于豐號仲號亦高文王師士勳在王宮裁于豐
仲號於西號實故夏禮亦封於東號都制初泰伯
仲雍奔荆楚東至海上得十餘家遂為國自号句
吳泰伯號無子仲雍嗣為吳居天子使求其後得
周章仲雍曾孫也世皆吳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
弟次故夏墟是為虞仲封少昊之裔茲典茲封
安期之裔挾于封四岳美姓大亦于許封仲器
弟雍滑之後於薛况弟之居十有五人同姓者四
十餘人班宗諸侯拜手稽首曰皆音起後同今鳴
鼻作分罷 諸侯拜手稽首曰 亦嗣此七字

古書 卷五 三十二

呼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重猶明作元
后元后作民父母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詩史有夏
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惟受皋浮于桀刺桀元良 桀 放黜師保新朝洪
之脛斷之而切朝之剖賢人之心 九切剖別孕婦
刺音結剖汀亦 焚炙忠良 炙之百切以上八十八
切孕余印切 焚炙忠良 字今本皆錯在大誓三
篇指先萬方 四切誅求無狀 惟且已足 垣 垣
是切或作坦 惟雷開惡表是膚 惡火鳥切皇太子
今于商邑受周命 今本開此 謂已有天命謂殷
三十一字

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
王我後考文王 今本後 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
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我武惟揚使千之
疆百姓懍懍切 若崩厥角取彼凶殘紂厥士女
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惟臣附
于大邑周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以上百七字今本
武王自稱 諸侯者從克商之八百國至是皆
之辭允謬 如錫命助祭禮畢受安乃進賀武
王而頌之也 萬物資天地之理以爲性資天地之
氣以成形故曰天地萬物父母重誠也言萬物之
生惟人得其秀而靈其四端備萬善知覺獨異於
物而聖人得其秀而最靈者天性聰明無待
于書性靈 卷五 三十三

勉極其知先知其覺先覺首出庶物故能為大君
於天下而天下之成應我疾得其生鯨鯨孤獨得
其養舉萬民之衆無一而不得其所為則元后者
又所以為民之父母也惠愛也言天惠愛斯民者
當奉承天意亦行惠愛以稱作父母之職昔桀不
能順天流毒下國故天命成湯降黜夏命浮迫則
落祭去也古者去國為祭元良微子數諫封於
宋之遂出亡也師保箕子封始為宋晉箕子數曰
彼為暴音必不盛以上蓋將作原主之辭王所求
善必不驚故霍亮短褐而舍於茅茨之下則歸衣
九重為金室室稱此以求天下不足矣遠矣珍怪
之物與焉宮室之新自此而始故吾畏其幸也其
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悅於民吾不忍為
也乃被髮裸身而為奴新所也紂冬月金臺遠見
人朝寒淅水謂其足耐寒使左右所取其性與如
己笑而視之賢人比于強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
心有七竅遂剖比干而視其心孕婦皇甫諡以為

此王妻封其親其胎之為男女也長祖伊也
出陳而生契死是西伯其勤於克謂紂天下以
克昆臺之封歸之東也已有八女封代蘇而
復之即於魯之惟婦言是聽者皆問何故進說
天子其以封力遠即於魯之舉也萬姓之邑
昔乎命見高宗彤日封時兩日並出星是雨肉
雨血雨辰雨石六月雨雪大旱四十年河竭大風三
年天下山鳴地震大水三年雀生鷄戩羊在牧謂
已有天命是西伯戰紂及人誓上謂紂不足行見
大誓上下謂紂無益即大誓上謂紂不足行見
示道厥先宗廟弗祀大誓下郊社不修宗廟下官
益封自以為無益而不祭也謂桑無傷即大誓上
敢行桑虐辜人以族大誓下作威殺戮毒扁四海
益封自以為無益而不祭也謂桑無傷即大誓上
德聞紂惡其狀以勸武王作而誓而克商紂復
述之以見神人共廢為天下之大公也其曰厥
不遠猶呂穆公之詩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以

迎武王所以明其有天地之德謹呼殛殛皆曰上
天降休聲振野故曰天休震動紂事致討曰伐
張大也湯以夏臺之憾懷脫二年逮會走紂以致
崇而非出於諸侯之所請崇既南奔又致其宗廟
杜絕而絕神高之祀封諸魯因文王發伯邑考文
王無繼芥之憾而事殷蓋泰雖六州推尊紂受王
弓而不有崇兵西向紂之末年天下皆叛而武王
猶率之以歸職貢于商三仁被害諸侯愈迫不得
已而應之既告天地以伐商為名猶載紂以繫之
又會孟津以聲之又次河朔以俟之至於牧野猶
未思一天相如也諱諱四誓唯紂之罪而紂而自
新也使紂生降必封一國不使失所而免於禁
罰夫不幸度度紂封武王即誅度入罪紂而紂以
王禮未及下車而首封武王以誅度入罪紂而紂以
嘗謀伐紂以為存紂者必子而使紂武王是則
湯武兼事雖皆應天順人而湯之德萬行猶不克
為來世之口實武之德中禮實合乎中庸之大
道故曰于湯有先謂其心跡光明正大公乎天下

而吳子芳統之私憾者也夫以八百諸侯及庸蜀
羌蠻微盧彭濮苗長所將蓋不啻德高之眾也而
同心戮力如此孟子云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
服也於此可見矣國威政肅遷乃別典諸侯
司之語移入大誓為武王自於之詞人作洪範為
序直書武王殺紂而後而張大其說以為河列
中誓志在殺紂死而後生則可知是皆武王在
率誼同聖人乃小篇之不肯者豈不亦為紂已之
子王拜曰今本拜 嗚呼紂后天視自我民視天聰
自我民聽惟我皇王 今本開我建邦啓土公劉克
篤前烈至于大王 今本 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
惟我文考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
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

厥志恭天威命肆予東征華夏蠻貊罔不率俾予

小子夙夜祗懼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本開缺十五字雖

育周親不如仁人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

惟食采祭爾其尊尊佑予一人欽崇天命惟萬世

無疆之休今本脫爾其武王承諸父天地萬

言天之視聽不遠唯在民之目擊耳聞而民心從

遠亦在其耳目所得之君道何如而已其意既以

自華亦以華諸侯也皇王后稷見詩門官則知武

王尊稱之與大王王季同在丁未祀廟之時也公

劉后稷二十世孫成湯建為高祖大王古公亶父

以仁德為民所歸使世子歷奉命代克方佐武子

成中興之王連王季即歷也大王時伐桀成帝乙

時伐紂後之戎始呼之戎受命為西伯此承諸侯

古書卷之五 三十六

頌美大王而推本其所自也夫邦其力而不故

肆小邦懷其德而得自立九年者大王即周公位

四十一一年上章濬澤之歲紂之十有四祀也六州

之君尊為周王王游地攝提格之歲而前紂都朝

歌在篇之四故曰東征華夏渡河諸侯蠻貊歸

先聲微蓋彭濮之人從其君至牧野者率皆相率

會兵而使武王伐紂也武王承列聖之業受天與

人歸之任唯恐負於神人之望再言風文既禮乃

聖人特置守讓之心也百姓亦百官皆明則至矣

姦邪之用由於君之好佞故以百官之過為已過

也周至也賢能仁人之類此義或諸侯心任仁賢

而不私親雖則武王亦可以免於過矣五教即虞

書五品之教食以養主奉以送死祭以遠遠五教

三事所以立人紀而厚風俗聖人之所甚重易又

成以勤勉於敬以尊天命言補是恭克己曰文王

共保天下國家於無窮也言當虞尚賢成之時

四十餘國皆親其貢賦以臣附於周王大王為周

王方是時也大王荷舜之則四十餘國之臣附而

未者將安所歸乎無所歸必渙然而離矣文王於

是不得已而受之是為受命之始而改元以統之

故詩曰文王受命之始而改元以統之

人歸之則天命之可知矣歸之者衆而不改元以

統之則無以定其朝貢之期而使天下聽順而來

者何以率之以服事乎故又伐密之詩曰周王

于邁六師及之靈臺之詩曰王在靈囿王在靈沼

皆文王不稱王而詩稱之則是作詩者為安說以

証文王也易隨上六之詞曰王用富于西山升六

四之詞曰王用富于崇山益六二之詞曰王用富

于帝吉若大王不稱王而易稱之則是作易者為

安說以証大王也夫作詩者周公也繫易者亦周

公也謂國人為安說以証大王猶且不可而況周

師者天子之軍也大王用之以伐密當帝者天子

之郊也大王用之以祀帝廣邦惟正之供天子之

所也大王受之以事敬國者天子當有為數之

言也大王作靈臺於七十里之園中凡此數者皆

古書卷之五 三十七

天子之事也大王尚不憚而為之獨畏其忌而不

稱豈理也哉夫稱王改元皆文王不得已之事也

諫於詩者於易載於書者皆鑒鑒可考也然詩皆

公皆以為安說而不之信則易與詩書皆經也皆

孔子之所明贊而定為萬世法者也亦不足信乎

朱子亦言未可謂公全是為遷全不足然則大

儒之論固非諸侯拜手稽首曰皇天既付中國民

實見於斯矣

越厥疆土于先王今王惟曰先王既勅用明德懷

為夷句虞邦言作言公兄弟方來亦既用明德后

式典集厥邦丕言惟曰若稽田既勅敷苗音惟其

陳政為厥疆畝若作室家既勅坦墉垣音惟其

塗墍茨涂俗音塗墍音若作梓材既勅櫟斷櫟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勅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塗墍茨音若作梓材既勂櫟斷音惟其

切惟其涂丹履切 肆王惟德用和惟先後速夷

周懷先王受命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

子子孫孫永保民 今本此致錯 越人也先王

王以下至大王也言天以中國之民付周使之作

民父母故得勝大疆土由百里而有四海也明德

者平天下之本所以光于四方者也懷即懷諸侯

之懷夾輔也先王即大德言夾輔也作起也方來

德方而來也既盡也人心尊君親上之天惟明

德足以感動之先王懷來諸侯為己夾輔更非高

上親若兄弟皆與起其夾輔之心各以其方而求

其來言也亦皆盡用明德非勉强而然也武王

武法也言武王能取法先王而遵其常典亦惟明

德之用則度邦大集而益來言夫特治也教當廣

去革練也獲畔也水渠也塗塗泥飾也文蓋

也擇良材可為器者腹采色之名教當以喻除惡

也

恒靖以齊立國標新以喻制先王之所已為也

用即明德和悅之也先王成終云爾肆今也德

逮武之民樂和悅之也先王成終云爾肆今也德

明德和之也先王成終云爾肆今也德

已皆止詞也此亦所以慰民之怨先王受命之心矣

謂蓋于夏商上文初引其端而此則舉中之也蓋

正當以是為意者敬之反求則以此為意而夫天

天亦矣因武王萬年無疆之德也

人太公用居成在也天子曰唐虞之際於斯馬列

茲惟五分土惟三與滅國維絕世舉遠民建學

老明禮樂繪井牧謹權量審濫度修廢官 今本脫

下二十八字悉從徐客 博信明義柔德報功垂拱

而天下治 聲 列 彭五等公侯伯子男分土三

十里城國如湯滅夏而封東樓公于杞封城九

那侯思侯蘇子皆求其後而封之世世封殺比干

梅伯祖伊其世祿皆求其子而復之民商客

舊無赤張滿藉之類是學家有整黨有屏逐有序

帛食肉之政有三老五更之等有執舊執補祝

祝牲之禮禮五王禮樂帝成池先大章舜前得而

大夏湯大禮文王大家武王大武皆以教人於學

者非田城中居民每八家以井為界而每井授以

野外百畝之田井九百畝就其中取八十畝之入

貢于公而八家各私其百畝之入以養生送死非

盡為井字之謂也故井田之官大司徒重稼穡小

司徒立田制遂人治溝洫軍人辨糞壤稻人與水

利鄭良里宰趙其耕舍人司稼別其種教師土均

等其地權稱鍾量斗斛謹使均平以革封時之聚

欽培先法刑法度制度審之以革封時之醴醴

修廢官封時信用蓋都百職皆養至是立天官掌

邦治也官掌邦教春官掌邦禮夏官掌邦政秋官

掌邦禁冬官掌邦土而天下之政無不舉矣

也厚其信明其義信義立而天下之政無不舉矣

善相類盛武即武王之誼成乃或問道生曰
 治化之成不特武功而已也史記云武王
 伐商封侯入三射其口然後下車以輕擊之以
 善飲新封頭懸之大白之旗故孔子飲書曰武王
 後受立武侯而孔穎達以大誓有取使凶殘之句
 是時已志於殺死而猶斬之况其生者序之書殺
 正春秋誅意之法爾集說皆不之取而屢有偽序
 之序何也曰戰國之時諸侯悖逆皆有城周之心
 射利小儒逢迎時君之意倡言武王殺紂至呂政
 威東周惠公周以不祀李斯盡燒書詩正史留此
 邪說使人謂武王有殺君之辜身無存決時無古
 今雖八百年而討其後裔猶義舉也腐運之學先
 黃老而後六經又好奇任俠心術不端觀其用比
 石顯專權害政謂殺蕭望之殺有雄蓋之文僅如
 狗口出象牙耳故王允以史記為誘書誠和遷者
 也且紂既自縊則全軀必為灰燼設有遺骨不過
 王從珂之一解耳思將有口可射有頭可斬乎楊

不肯之尤者乎或者曰子長周紀承漢家遺書充
 數篇而為子韓非則向淮南子周之世皆非微四
 荀况李斯之師而韓非則向門也非之都說至謂
 文王殺李歷而况其也子淮南則向生還後而
 之之者又漢家之晉太康中為益所發亦出遺後
 安知是時無好事者偽作此篇以附遺說王逸註
 離騷天問拘魂瑤怪之說引山海經淮南子為證
 而後諸辨謂二書實因離騷而作正此類也或者
 又曰先儒謂湯之數桀也泰武之數紂也倍湯之
 半也簡武之誓也煩湯猶有德武遠居之不疑
 故東坡志林謂武王非聖人俞文豹以為善於執
 皇明王亦於武王有微焉何如曰商周之國執
 吳商之土國也以其國之立國也以東商自招明
 相土為夏司馬世執大權威行海外有易大易事
 顧昆吾皆當時霸國商能并之廣地數千里孟子
 言湯七十里特以馬之始封於先者言耳桀之無
 道夏民居之未必如毒瘡四海為天下通逃主者
 觀湯革止云率割夏邑可見夏臺肆釋執不兩立
 居有知章廬所云非首執夷來則夷奉必後首者
 觀仲器房之喻可見其自王以實夷非諸夷
 之共尊也常顧昆吾助桀桀盛故湯誓夷非諸
 夷之見也連破四國兵威可知商有萬世永賴
 之功後其廟而絕其後推亡固存之勳可徵夫周
 自治稷以務農立國廬前王不密八世訓為農官
 初無兵力故不密策丁戎狄十三世而得公劉始
 復于滿又十三世而吞于獫狁古公僅及太姜相
 于岐山之下為人懷其仁舉國從之始立于周焉
 世子歷伐鬼方佐武丁中興之王達奉太丁命伐
 焚京之戎奉帝乙命伐余無之戎再進為侯伯然
 又奉命伐始呼之戎霸使之戎再進為侯伯然
 捷之後歸國務農太誓世執天子之兵權也詩云
 至于太三寅始翦商說文翦羽生也其字以前以
 羽謂夾翦以進與甘宗勿剪勿伐文義皆異使剪
 以刀也鄭玄不識六書訓翦為斷誤甚矣故某說
 也大王作易子美里於坤之象先明臣道以效深

意焉既受欽哉而為百伯密須共元下臣於封諸
 今伐之而歸首于商紂威格日諧而伯者虎汝滅
 焉乃克崇而都豐四十有一年諸侯罔五之瑞
 諸侯封以集大統文王弗忌諸侯懼其無所樂命
 始受王号以慰天下之心易嘗有一象旁觀之嫌
 哉墨翟云天生有爭爭而不已必起能斷而直者
 以聽命其賢而明者許服必眾故聚而為羣羣之
 分爭必大乃求聖人以定之而盡服焉此天子所
 以尊羣后所以建而伏義神農黃帝少昊高陽高
 辛陶唐之興皆由是也易曰密雲不雨自西郊
 見為文明而外柔順之意又曰王月言于西山順
 幸也是柔以時升之道也文王崩諸侯又尊武王
 為天子而嗣周王位十三年矣其以服事殷猶文
 王也久之八百諸侯終不見釋天命不可之達天
 意不可久思不得已而應之夫不得已而應之者
 湯武皆然也然旁觀之云已惠之不得已而應之
 之集天下之惠不得已也故元時日之泉聚觀難
 而改之恐羣顧思吾夏桀協以備我懼其聞而潛

免為句奴之祖矣夫之淫而可所象之數而可辟
 是故黃帝封榆罔于路高湯封倍戾于絳神宗封
 擊于中路皆為天下所歸而處其故君知此武王
 之聖而不之圖哉觀夫與師初告天地及河朔
 牧野之誓止欲除君側之惡而已不幸虞夏欲自
 結於周而執紼紼武王遠謀度以中義而侯封以
 王禮又何思生而錮之乎求微子而不得微仲不
 可越兄而立之也武庚以世嫡出降而諸侯終不
 以不臣之禮因管亦嘗諫伐紼顧曰存殷者子也
 使監之其心公天下而不為後慮如此又何思疑
 其宗廟社稷而屏諸四夷乎諸侯受命而進賀進
 數紼惡而曰于湯有光故有見也武王會之無一
 言復及紼則知四華之所宜者皆諸侯之意而非
 一人之言也連於華夏非除已患從容中禮毫髮
 無過自反而縮理直氣壯何謂居之不疑也哉周
 之王也天下尊之紼之亡也華夏棄之則以天子
 征之夫非諸侯伐天子也再世為王二十一年其
 分久定則以君令臣非諸侯對諸侯也亦何必足
 恭以求容哉是故恐泄事機其謀也密便之聞之
 其詞也切內有慙德不得不恭理宜分定不假於
 遜其事執之異如此董子曰商之取天下也以義
 周之來天下也以仁義如秋霜烈日使人怖畏仁
 如大和元氣莫知為之者六百年之兵威千年之
 農業難易有間矣朱子曰詩言文王受命有此武
 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則武功皆文王所作武王
 特終其事耳紼惡未盈天命未絕文王猶得以三
 分之二而服事紼若使文王未崩而紼惡不悅天
 命已絕則故野之事文王豈得而辭哉以此近世
 武之已心大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知
 有存名教之說視聖人心迹為兩端非也然不知
 聖人所行即為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
 非所以為聖人矣金仁山曰紼為天所怒者命文
 王伐之文王未忍卒伐再命武王武王又未忍遽
 伐觀政于商以俟其悔而紼愈怠慢卒不改也湯
 武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執不同武王之心光明正

大豈必效後世回護之語哉方遜志曰武王與紂之事見於書最詳而遷斥亂之尤甚故野之兵非武王之志也聖人之不幸也武成載其時事但曰一戎衣天下大定不書紂之死者為武王詳且不忍書也武王之於紂非有深讎宿怨特為民去耳當斯時使紂悔過還善武王必不與師而紂王見紂之死也而哭之命商之羣臣以禮葬之夫豈復有餘怨及其既死之身乎遷之所記皆戰國薄末之妄言齊東野人之語非武王之事遷信而取之謬也漢高祖魏文帝皆中才之主非有聖智之度高祖猶能不殺子嬰文帝猶能來山陽公終其身曾謂武王聖人而忍其君至此乎吾決知其不然矣荀信遷之言是使後世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君而援武王以藉口其禍君臣之大義不亦甚哉吾故辯之以為好奇信怪者之戒崔文敬曰庚戌秋紂武王之所甚憐也史佚為周太史作武成之

書諱紂之死而特書諱庚度發商王以彰武王之義而白其心於萬世亦屬辭比事之法微而顯矣之五子者可謂智足以知聖人也蘇軾詞章大扶狂妄浮薄之人無窮理之學殘人觀場唯遷是述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崔軒試君陳文子討之尸其棺于市過者曰是崔子也殺君之賊不殘其尸人猶識之紂非賊也乙者武王顧殘其死君如此乃亂臣賊子暴虐不仁之甚者何但非聖人而已乎王康舉業豎儒人出遷執之下箕子矯姓紂母舅耳康乃謂武王當立箕子為殷王以諸湯嗣商葬白丁尤不足齒矣或者又曰觀物內篇云下放一等則入于殺矣論語集註云太王有前商之志泰伯不從而逃是為至德語錄云武王此湯較粗使紂殺次王則武王可以斬紂何如曰克乃陳搏之徒因得交於伯厚稍知儒學其於經史未必致精秦穆春秋秋之而以為修夫道者謂之皇者也謂老子得易之體而孟子僅得其用以重耳為文侯仇皆謬誤可笑荀商之說恭虛齋

蒙引輯之最當史記古公三子長泰伯次仲雍次季歷生季歷則歷乃世嫡而二兄皆庶長耳故晉古公存時庶受武丁之命為周世子而會太任之父摯伯震成克方夫古公薨歷以泰伯有至德而欲讓之泰伯以王命父命世嫡之禮不可違而去之歷又讓雍而雍亦去特云因心則友則父其化焉衣冠之國使侍中原百里之地必能朝諸侯有天下惜其去此而德澤不及天下民無得而稱之耳若夫大王有聖瑞托言采藥不返者皆漢儒之謬談也嵇翁早歲食貧鬻書糊口因襲舊說未至其門人效其端傳燈離方言但語妄焉語錄未盡得其神之意也使紂無毒痛四海之惡見絕於天雖誤殺一文王亦臣無難君之理楚熊居亂倫聽不滅於紂伍員報讐登塚殺尸君子以為非人道也豈謂聖人而冒為之哉或者又曰孟子子對齊宣亦不謂武王無殺紂之事也何也曰先

清敬公為宋侍講考訂孟子古文著諸義以上本曰齊宣王問曰湯放桀武王伐紂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臣伐其君可乎曰賊仁者謂之賊賊義者謂之殘殘賊之人謂之一夫閔諫一夫討矣未聞代君也諫責也論語於予與何諫曲禮高路馬有誅室皆殺之哉三伐字同義誠以古有三恪之禮天子無道以天下伐之武王正合此禮單舉紂者惜湯之獨誓亮衆為未公耳趙岐賊儒擅改二伐為紂以附會庸遷而貽禍萬世之綱常孔子佩較即漢書較彈長楊之較本去聲字而失讀如攷較之攷是攷聖人於樂門之類也攷事可勝誅我成者又曰先儒謂孔子舉亂臣之言而稱大王為至德又謂武王盡善亦不滿武王蓋失何如曰聖賢立言往往微顯開幽以破荒俗之妄而決萬世之疑如微生高之直陳仲子之廉是已武王與丹連異而心同故每以並稱實尊之也亂本治字何休不識古文而誤寫之耳三分有二而以服事殷大武所同也故以周言散人才之難而雅周與

唐虞為盛正以君德之同耳若武王不預則直指
大王而不稱言周矣狂載死黨腐遷必欲文致武
王僧折一章為二其故字書學究又附狂載而謂
三分上當有子曰二字集註取之是亦糊口之急
而不暇擇也樂之作必審之聲而元聲之合由於
氣化日月有盈虛離合之行五星有特音伏逆之
角徵羽以次而應故十二律首黃鐘以萬古長
承黃鐘為宮則五律六呂皆以正聲應所謂六偶
鍾尚用清聲所當已會絃易之世日月令祥循行
黃道歲星啓明長庚營或鎮星集于天市紫微
珠氣與律應而冬至曆元子半辰不先不後故
黃鐘得用正宮是為元聲之全也至夏太康元氣
漸散故仲康元年有日食晝晦之異經云辰弗集
于房是五星不相連而日月不能合矣樂之世兩
日出星晝見其變尤甚故伊尹作大護以夷則為
宮夾鍾半律為徵無射為商中呂半律為羽黃鐘
宮夾鍾半律為徵無射為商中呂半律為羽黃鐘

鼓退後備伏八鼓皆右額以右手在前左手推出
為再舞九鼓皆左額以左手在前右手推出為再
舞十鼓合手蹲十一鼓獻初拱之正立十二鼓踏
向外開手蹲十三鼓踏向裏開手立十四鼓合手
退後正蹲十五鼓退後躬身受終聽三鼓止往立
西表告成報賓之薦應之于午水大之府也故一
變而欲初物及川澤之示爵乃奏微聽樂則蹲
一鼓皆舞進一步轉面相向二鼓皆向前相揖三
鼓皆左額左揮四鼓皆俯身拱手當胸為初謙五
鼓皆右側身左垂手為再謙六鼓皆左側身右垂
手為三謙七鼓合手蹲正立八鼓兩兩相向交薦
正蹲九鼓復位獻初拱之十鼓稍前開手立十一
鼓退後躬身十二鼓伏與仰視十三鼓舉左手收
開手正蹲十四鼓舉右手收開手正蹲十五鼓躬
身受終聽三鼓止自西徂東表告成入品之薦應
之且未土鼓之備也故二變而欲初物及山林之
示爵乃奏商聽樂則蹲一鼓稍前舞二鼓復
位正立三鼓高呈手四鼓收手蹲五鼓左旋初左
仆右轉舞首是起古六鼓立初右旋足踏古七鼓
左旋如執圭平衡八鼓舞相向立九鼓復位俯
伏十鼓舉左手收左揮十一鼓舉右手收右揮十
二鼓伏與仰視十三鼓舞相向立十四鼓復位
交薦正蹲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自東徂北
表告成夷則之薦應之寅申金木之府也故三變
而欲初物及丘陵之示路鼓導舞而左靈鼓導舞
而右舞人序立各於南表要其節奏而合舞之始
聽三鼓一鼓稍前開手立二鼓合手退後二鼓相
顧蹲三鼓舉手開聲作一鼓稍前舞二鼓復位躬
身正立三鼓面東正立四鼓稍前舞五鼓復位躬
身正立六鼓面東正立七鼓稍前舞八鼓復位躬
身正立九鼓復位俯伏與身獻初十鼓舉右手
知仁交際而萬化出七鼓復位躬身正立八鼓舞
踏相向立九鼓復位俯伏與身獻初十鼓舉右手
收右揮十一鼓舉左手收左揮十二鼓復位交薦
正蹲象禮義交際而萬化入十三鼓舞踏相向正
立十四鼓伏與仰視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
舞人從南向西告成正德之事也薦乃奏角之羽

始聽三鼓一鼓稍前開手立二鼓令手退後三鼓相顧三鼓畢開聲作一鼓稍前舞踏二鼓復位正三鼓如揖地左手五鼓左羽右旋躬身俯視右六鼓兩相向蹲七鼓復位鼓躬身俯視左八鼓左旋躬身右九鼓右旋躬身起立十鼓伏與仰視十一鼓左旋足起左旋足躍左端左而左旋十二鼓左旋足起右旋足躍右端右而右旋十三鼓舞踏相向立十四鼓復位奏舞合而十五鼓躬身受終聽三鼓止舞人從西表循中三東表告成利月之事也篇乃奏簫之角始聽三鼓一鼓稍前開手立二鼓退後合手三鼓相顧三鼓畢開聲作一鼓稍前舞踏二鼓正而高呈手三鼓退後收手蹲四鼓正而躬身中立五鼓呈手左旋交簫左旋少東列西面鼓羽六鼓古羽交簫右旋少西列東面鼓羽七鼓地羽執簫旋舞八鼓羽分二列俯躬與立九鼓東西面鼓羽東左羽西右羽十鼓轉向高鼓羽十一鼓收手正揖十二鼓

後於華曾金父奔魯宋元公楚華亥華定子楚孔久而子孫在宋不可與同國也成湯孔子二十二世祖也為親者諱為尊者諱而錄德義者紀之言存萬世綱常之大防而不致私也中錄微子祖伊之言見文武無利商之心而仁賢無咎周之意也終錄誅侯度蔡商王及諸侯于湯有光之語微子之命見武王盡三略之禮而聖人之紀序而不廢也張良為韓報讎秦項城而辟鼓陶潛事劉裕寧乞食而元使武王果斬紂頭乃孔子不共戴天之讎耳惜曰特王難於賊議則置之勿論可矣何必有革命建孝之褒而春秋以尊周為主中庸入有憲章文武之說聖人之孝義曾巢伯張陶之弗如哉唯武王實無此事而所處又極中禮故亞錄其書以為處變之法而明君臣大義於萬世也遷執文豹諸豎非惟不知武王之事且不知孔子之心矣或者又曰孟子敘道統先堯舜湯尹而始及大王每稱伊尹與孔子並義又何如曰孟子書有內外篇內篇孟子自作外篇門人所記趙岐合而為一又亂易其序理改其文而附以邪說先清敬公講義訂之矣如叙道統前言舜禹湯文武司孔而不及堯尹宋言文王之後見而知之者太公望散宜生而不及武王周召孔子之後見而知之者當稱顏曾子思而無所見蓋在外篇門人各記所聞文有遺脫而義可互推也公孫丑問伯夷伊尹之於孔子若是班乎則曰否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之其於清任和蓋明為一偏之聖而終之曰孔子之謂集大成論由之之弊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不可也者未盡之詞也其優劣亦甚明矣對齊君引一大詩而下及桀一怒以安天下稱文武而不及湯其微意亦可見矣哉國之時天下不知有周而諸侯致意魚肉其民孟子將身任平治之業故母以伊尹為言而其道則宗孔子而已使得如湯者而相與滅絕絕之禮其於大甲可輔則輔之不可輔則

奉身而退所謂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遠則遠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其素志亦可志矣孔子之於湯武伊周非有所軒輊也然於革象一贊湯武而已於書錄伊周大甲咸有一德取其言為人君之監而已至其平日問答弟子及親孫子思中庸所記無一字及湯尹子復一段皆非夫子自言也蓋聖賢立教中道而立節者從之出落之事舉而語之若素璧終以千里來子輝中者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可謂深得其旨矣惜者聖人之大用豈平常可輕用哉伊尹其德學其人品美言誠哉之於美玉焉火之於太易孔子至稱之一則曰如其仁如其仁二則曰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是時周雖未亡政權已去如痼痺之人僅存喘息存桓當欲并周而得王管仲率濕朋等力致勤以專周雖霸所以然者大禹商稷皆封於堯實同列而非君臣也子

古書世說 五十一

孫備三路而不臣故禁封無道湯武得以伐之蘇黃帝封建以來制此禮以警天子者如是齊桓太公封於武王則周之臣也故其子孫當修齊桓之職而不可有伐與之圖管仲知此義矣自時厥後雖犯有納王之請先且居有朝王之謁晉悼有京北之盟十八國有召陵之會閭廬有相樂之師齊威有入朝之舉魯連有不肯帝秦之議司馬錯有拒張儀之謀皆管仲發之耳不然則君臣之倫經而索備於上者衆矣如土梗疾如冠雖累載後之禍日接於世而不知其非矣自夫子諱伊尹子之討莽克武以之中興孔明以之佐蜀太真以之備敦王謝以之沮溫秋仁傑張柬之郭子儀李晟以之復唐李綱宗澤岳飛曲端以之翼宋或以管無自北或以桓文相推而王竭記信周奇王嘉劉快李固陳蕃范滂王允孔融北地王湛諸葛將王經庾亮王傅吉嗣圭賓劉琨郭璞戴淵周顒卞蘭桓彝介觀劉琨鍾雅劉毅諸葛長民徐湛之江湛

顏見遠王僧辯楊玄感尉遲迥王威高君雅終賓王觀思溫韓王元嘉琰郭王冲趙王貞江都王緒張憲虞恭公瑒真卿張巡許遠袁逢讓南霽雲雷萬春盧奕符璘既秀實張徹鄭吹陸奉王師範裴約重遠李若水張淑夜王果劉峙靈安國梅執禮具華陳東歐陽淑岳雲張憲洪皓王倫彭義斌完顏彝強仲曹友聞劉銳陳隆之許彪孫李璣李庭芝張順張貴遠居趙趙鼎陸秀夫張世傑文龍輩信趙時洪福美才苗再成趙鼎陸秀夫張世傑文龍輩信趙時賞張德興張瑄張烈良陸秀夫張世傑文龍輩信趙時枋得李麟李齊余闕徐輝祖俞通淵耿天祥謝鐵鉉齊泰陳迪侯泰黃觀卓敬毛泰盧迥畢昭黃魁郭仕陳復初胡子昭陳植徐宜盧洪安茅大芳言是胡閻盧原質戴倫廖昇方孝孺王良王亦英陳師中黃鐵藝泰陳繼之韓永郭公瑾魏冕曾鳳詔堂香高翔王度甘霖葉希賢張易王良程本立於嘉祿地喜陳老回王進葉惠仲秋微巨敬劉

古書世說 五十一

諸葛誠周以德來志彭聚孫奉馬宣朱鑑廖瑒類琅郡趙鄧華劉政陳思賢王省高魏周璿謝亮高不危黃彥清牛景先盧振劉球鍾同涂植楊源郁采霍恩改易孫璉許達馬思祖黃宏劉率王元正馬錄曾鏡楊繼盛沈鍊楊永平郭希顏之徒伏節元義廉軀藏疾而怡然不顧誠以君臣之倫素明故也集註乃以伐楚為管仲之功夫八國之倫素明能聲楚借王猾夏之辜降班班列就盟夷狄之臣齊守小信滅黃不救楚執益張敗徐滅舒成穀國宋立叔帶出天王微晉文繼無天下皆楚夫實召陵誤之何足以為功哉此又不然春秋急於糊口而塞白言之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楊龜山曰聖賢作處與事求可功求成者天地懸隔故夫子許仲以其有萬世之功孟子子車之以其無聖賢之學非伊尹不可以還大甲非孟子未可以黜夷晉易曰通其變使民不勸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夫言各有當也區區力辨武王之難以推明孔孟之旨亦將以為網常計耳

或者難曰子之辯信乎傳矣鳩文卿元世儒徐容
周良皆夷狄也于是之取而顧有異於先儒無乃
好新喜異而得事於今之君子乎曰羣言淆亂折
諸聖聖莫大乎孔子道莫正乎中庸合乎此者雖
夷狄弗思棄也異乎此者雖先儒弗敢徇也發憤
忘食遠其死生誦詩讀書必論其世求無負於孔
氏之徒而已若夫今之君子剽竊宋元殘喙以工
舉業而微利祿雖屈經旨侮聖言以附語錄予說
而不恤其惑世者知我事
我思足為予之重輕也哉

卷三

經傳之分王會之全吉甫雖有改本尚
未盡復於古今一變洪大也範法也初夏大帝
以鴻徐二本正之變虞帝之傳叙帝王治天
下之大法以詔萬世箕子作傳以奮武王之問而
周史記之乃訓體也筆黨劉歆謂則於洛書而作

古書世學 卷五 五十二
秋矣之書王章 王忠文公曰洛書非洪範也
川辭之祥夫 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
昔鯀殛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弔洪範九
疇彛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為洛書也孔子之繫
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為洪
範也蓋分圖書為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
自漢儒孔安國劉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
義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逐則其
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其
背其數九高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
或辨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皆伏羲之所以作
易而洪範九疇則周之所自叙而非洛書也洛書
之爲洪範則於義也何居不過以其數之九而已
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
與奇之義乎二以爻文而在左者指爲五事則五
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爲

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廣徵焉在其爲陰與偶
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
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
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後指其名數之九以
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
五六七八九足矣矣必累白而綴橫之積爲四十
五而效河圖之爲乎此其不可信者一也且河圖
洛書所列者數也洪範所陳者理也在天惟五行
在人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人之合也八政者
人之所以因乎天也五紀者天之所以示乎人也
皇極者人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應
變也稽疑者人君之所以聽於天也廣徵者推天而徵
之入也稽極者人君而聽於天也度者推天而徵
一至於所陳者三才之至理而聖人所以參贊經
緯極而至於天人揲應禍福之際以爲治天下之
法者也其義宜在數乎宜如易之所謂天一地十
者中含義數必有圖而後明可以索之無窮推之
不竭乎漢儒徒見易傳以河圖與洛書並言而洛

古書世學 卷五 五十三
書之數九遂以爲九疇耳審如是則河圖之數十
也伏義畫卦何爲止於人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
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即洪範之五行而河
圖之數而五行持九疇之一耳信如斯則是復有八
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於四十有五使
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
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
不能足而待它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
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
不爲少度微之十不爲多三德之數不爲細福極
之十一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
有五之數使皇極儕儕於度微之恒陽恒兩六極之
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
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哉
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
以初一日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三字爲洛書之
本文以本文爲洛書之所叙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

經 49-708

列於前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顯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是六十五字而又為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其為著流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其子之陳九疇旨以該陸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旨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舜倫之所為教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至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舜倫所為教也舜倫之教即九疇之教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然逆水性汨陳五疇故帝震怒不以昇之高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帝以錫之耳先言帝不昇而後言帝錫焉則可見所謂昇所謂錫者即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使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大疇乎仲器曰天乃錫王勇智皆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實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

其有非注者幾則牧氏言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圖洛書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者是也知孔安國則謂班固鄭康成之後以高河圖說洛書為高者皆非也松漢程氏曰按篇中有云是昇是訓于帝其訓則此書當為訓體無疑

王了魯曰解步樂衡是命降一民水辭解五衡不命甘辭命解和樂樂了魯曰衡者十言解者三言昭甘又從而了樂者不果

卷之二曰開岸八政疏二曰
卷之三曰紀疏又曰速岸皇
卷之四曰月岸二德疏七
卷之五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六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七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八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九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一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二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三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四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五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六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七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八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十九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一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二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三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四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五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六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七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八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二十九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一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二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三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四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五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六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七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八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三十九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一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二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三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四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五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六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七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八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四十九曰月岸八日岸
卷之五十曰月岸八日岸

岸二亟又於一廿三一一
 三二白木二白庚又白土
 三白瀆一三白三三木白
 一庚白丹筆上鼎機番
 瀆一止感三三止苦一
 止酸所筆止辛機番止
 又幸一白庚一白多二白
 眾二白旌又白多白其
 多白丹眾白明旌白多
 古書 五 五十六

白眉其止篇所止又明止
 喜通止唐眉止眾八政一
 白命一白前二白初二白
 眾一又白眾徒二白眾始
 于白命八白眾命白其
 白又初白眾命止白其
 徒白德眾始白春命白初
 眾白德其止其又止其
 了各哉了眾德了止春了

厓所了嘉德了又正又紀
 一白其一白田二白田二
 白品所又白其瀆王受其
 其田其其田其其其田其
 田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岸明其其岸其其岸其其
 田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戌其岸其其明其其岸其
 其岸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古書 五 五十七

局其又其其其其其其其
 又其又其其其其其其其
 局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其

六十一

六十一

夔欲其位于許繇是天威也使魃能有地乎天成

舜敷治位在舜時亦在舜也為乃嗣典舜即位
而時亦與焉是所謂洪範九疇誠治天下之大法
而無取乎洛書也古文鳳二字相近鳳閣上中
遂為鳳與蔡傳以此及後于帝其訓皆釋為天帝
夫天無心何有於震怒天無言何有於嗔怒訓
之王欲若之妖妄儒者所不道也而以之釋經豈
非惑世誣民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

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

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舊音句一作辨

詳日本作強典 此洪範之綱大禹所敷而箕

子述之以為經也水火木金
土五材之氣行乎天地之間以生成萬物故為九

古書 卷五 六十二

治而農務為急協合也省於五紀而天人合矣建
五也皇極也極標準也人君立德以為萬物之標
準也又治也以三德治民之失中者稽考也念省
也稽考以通強 九率蔡氏曰在天惟五行在人
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行在人
也詳見傳下 惟五事以五事參五行天行在人
矣八政者人之所以因乎天五紀者天之所以示
乎人皇極者君之所以建極也三德者治之所以
應變也稽疑者以人而聽於天也庶徵者推天而
徵之也人君強者以人而聽於天也五事曰敬所以
誠身也八政曰農所以厚生也五紀曰協所以合
天也皇極曰建所以立極也三德曰又所以治民
也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庶徵曰念所以省也
五福曰爵所以勸也六極曰威所以懲也五行不
言用無違而非用也皇極不言數非可以數明也
本之以五行敬之以五事厚之以八政協之以五
紀皇極之所以建也又之以三德明之以稽疑
之以庶徵勸懲之以福極皇極之所以行也人君

治天下之法 五行 今本五上有一字 一曰水二

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

若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洪範之

之以為傳也水火飲食所須而水尤為所方治故

首水而大次之木金者與作所須而薪乃附火以

為飲食故木次於火而金又次之土則萬物莫不

資焉故次於五以見終始乎物之功也水性潤而

又下火性炎而上木性有可棟而曲者有不可

曲而但可任其直者金性與人鋒鏘以變革其形

質爰於也種曰稼以生言穀曰穡以成言土無不

生其為民用之重者於是稼穡而已作焉也水初

潤本流下積於下則味鹹大初炎未苦炎久而

焦則味苦本實生炎無不鹹者雖熟而美壞必歸

酸金華於大而味辛甘味生於百穀 仲連乳

此五材之切於人故九疇以焉首也 氏曰水

性本甘久浸其地變而為鹹而鹹味乃鹹說文曰水

西方鹹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鹹而鹹味乃鹹說文曰水

廣斥是海浸其旁地使之鹹也月令冬云其味鹹

其臭朽是也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

發見指其體別稱曰致其類即言作下五事庶徵

言曰作者義亦然也火性炎上焚物則焦焦是若

氣月令夏云其臭焦其味苦苦為焦味故云焦氣

之味也炎之曰氣在口曰味木生子實其味多酸
五果之味雖殊其為酸一也是木實之性然也月
令春云其味酸其臭臊是也金之在大則有腥氣
非若非酸其味連辛故辛為金之氣味月令秋云
其味辛其臭腥是也甘味生於百穀穀是土之所
生故甘為土之味也月令中央云其味甘其臭香
是也後川王氏曰商言六府洪範言五行其義
一也謂此五者流行於天地之中切於民用不可
一日而缺治天下國家其政所宜先者如溝澮溝

古書 卷五 六十三

古書

卷五

六十四

即

古書學 卷五

六十五

克必損

通於微密也此一事即是敬周之事見能悉則心
肅敬也言可從則政必治也視能明則所見無不
也聽能聰則所謀必當也思通微則事無不通乃
成聖也此一事言其所致之事洪範本體與人主
作法皆攝人主為說見細身也口言之目視之耳
聽之心慮之人主始於敬身終通萬事以五事為
天下之本也末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
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
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五清則子曰孔子
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乃明
之所以皆稱之所以謀從之所以人恭之所以有
也孟子云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
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此為大人而
已矣乃害之所以聖也千聖百王之通宜是或
八政亦考石經刪之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
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古書世學 卷五 六

仲達孔氏曰八政者人主施政教於民有八事也
一曰食教民使勤農粟也二曰貨教民使求貨用
也三曰祀教民使敬鬼神也四曰司空之官主空
上以居民也五曰司徒之官教民以禮義也六
曰司寇之官詰治民之姦盜也七曰賓教民以禮
待賓客相往來也八曰師立師防寇賊以安民
也八政如此次者人不食則死食於人最急故食
為先也有食又須衣貨為人之用故貨為二也所
以得食貨乃是明靈祐之人當敬事鬼神故祀為
三也足衣食祭鬼神必當有所安居司空主居民
故司空為四也雖有禮義之教而無刑殺
之法則禮義相陵司寇主姦盜故司寇為六也民
不往來則無相親之好故賓為七也寇賊為害則
民不安居故師為八也以月秋民終急而為次也
余貨祀賓師皆事為之名三卿奉官為名者三官
所主者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
以見義仁山金氏曰食者民之所本以生貨者民

之所貴以用故食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
祀所以還死所謂養生祭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
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
掌禁所以治其刑賓賓所以交聘待諸侯遠人師
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
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食曰生貨曰節祀曰敬司空曰時司徒曰德司寇

曰慎賓曰禮師曰律生乃著節乃裕敬乃格時乃

悅德乃化慎乃仁禮乃嘉律乃有功今本闕此五
本補 國無游民而不壹農時所以生食也朝
之 無事位而量入為出所以節貨也齊明
盛服洋洋如在所以敬祀也歲投不遇三日工之
時也先之六德次之六行教之德也五刑有厲五
服三就刑之慎也敬敬盡禮承宣是將無慢賓也
大人以將三令五印無素師也著富庚也裕悅足

古書世學 卷五 六

也嘉美也食得所生則民康而具富貨有其節則
貌而不乏使民以時則樂於農事所謂悅也事民
以德則相親而善所謂化也用刑必慎則好生之
德洽于民心所謂仁也待賓以禮則人之愛我示
我周行獲其美矣夫師出以律則伏義 五祀 今本五
執言除暴禁亂而無敵於天下矣 上有四
字日本朝鮮所傳皆無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
之與漢石經同後放此

曰星辰五曰曆數王省惟歲 今本王上有日字
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父用

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
成父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宣庚民惟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 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

之從星則以風雨

今本以十八句錯

在庚微之下學甚

歲四時

朔也日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
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者數者推步占候之
法所以紀歲日月星辰也省察視也王官省卿士
師尹不言者謂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官視歲
功之運以編攬率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
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度戶又當視一
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農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
易則百穀用成治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
其序則又是君臣責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
歸於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於微故統
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
指經星度辰之象則如星之象而星之所尚有不
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亦有雨者畢星是也漢志
言於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
夏各有常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
宿於則兩宿并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

古書世說卷五 六十八

每月周天則又以日為起日
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
時之經紀也一日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一
歲所以起四時也二日月從朔至晦六月三十日
小月二十九日所以起一月也三日月從夜半以
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為一日所以起一日也四
日星辰星謂二十八宿布於四方隨天轉運昏明
迭見月令十二月皆記昏旦所中之星若月令孟
春春分中旦尾中仲春春分中旦建星中季春春
分中旦胃中季夏夏至中旦奎中孟秋秋分中旦
星中仲秋秋分中旦室中季秋秋分中旦參中
冬冬分中旦心仲冬冬分中旦斗中季冬冬分中
旦室中仲冬冬分中旦斗中季冬冬分中旦室中

見之星氣此月之節氣也昭七年左傳晉侯問士
文伯曰多諸寡人辰而莫同何謂也對曰日月之

會星謂辰會者日行是月行疾俱循天度而右竹
二十九日通平月行一周天又前及日而與日會
因謂會處為辰則月令孟春日在營室仲春日在
奎季春日在胃孟夏日在畢仲夏日在東井季夏
日在柳孟秋日在翼仲秋日在角季秋日在房孟
冬日在尾仲冬日在斗季冬日在女十二會以
為十二辰辰即子丑寅卯之謂也十二辰所以紀
日月之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行道所曆計氣
朔早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也天以積氣無形
二十八宿分之為限每宿各有度數合成三百六
十五度有餘日月右行循宿宿度日行一度月行
十三度有餘二十九日過半而月一月與日會每
於一會謂之一月是一歲為十二月仍有餘十一
日為日行天表周故置閏以充足若均分天度以
為十二次則每次三十度有餘一次之內有節氣
中氣次之所管其度多每月之所統其日入月朔
參差不及節氣不得在月朔中氣不得在月半故
聖人曆數必節氣之度使知氣所在既得氣在之

古書世說卷五 六十九

日以為一歲之曆所以敬授民時王肅云日月星
辰所行布而數之所以紀度數是也九章蔡氏曰
日有中道月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三
極近南至牽牛去極遠東至角西至奎去極中是
也九行者黃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
道二出黃道西赤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為九行
也日極南至牽牛則為東至極北至于東井則
為夏至南至于東至角西至奎則為春秋分月立
春春分從赤道立春秋分從赤道立冬至冬至從
赤道立夏至夏至從赤道立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
夏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
則多雨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
多兩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
民之休咎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
見所以從民之欲者如何爾夫民生之患寒者欲
衣飢者欲食饑寒欲獨者之欲得其所以王政之
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
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
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

之異好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
言歲者有久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
者從星推月 皇極皇建其有極無虐斃獨而畏高
為可見耳

明堯舜人之有能為有使差其行而邦其昌行美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比文惟皇作極
無有作好去惡王之道無有作惡切 遵王之路

無偏無頗今本作政乃李隆基種 遵王之義無偏
無黨王道湯湯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仄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教言
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教言是訓是

行以近天子之光近去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下王生無已帝曰堯老而無子曰獨天之至

在位之尊顯者也當建賢遠不肖而無所畏忌即
仲器是之意也能有才智者為有誤施者蓋進

昌盛也有能為高明之賢者當表章之使益勉
進其德行則在位皆賢而國家昌盛矣此人吉立

標準之道也愚謂邪黨人指有位者比德私相比
附也言君能用賢才而恤能獨則庶民與有位者

皆無邪黨以此周為惡惟視君為標準而化於善
矣作奸謂私其所愛而謬賞惡人作惡謂僻於所

怒而濫罰善人偏不平類邪僻之意又及變詐
不公也薄賞庸人之免乎平難治之意又及變詐
無常之謂會聚歸向也此又反覆咏歎以深明極

準之道其本尤在謹於好惡而持以誠一中正之
節即大學誠意正心之學也如吳則天下之人
皆相聚而歸向其君視為標準而無外矣曰更端

之詞數陳也皇極教言即無重覽獨以下至歸其
有極之大典常也帝指堯舜而言我所欲皇極之
言乃帝王之常訓先以授舜舜以授禹者也先哲

遺德之先華曰者民之辭也謂之父老母者指其思
育而言竊之之意謂之王者指其君長而言事之

之意天子之教庶民性也而已斯民以教言於
是訓而先行之則其賢德可以進用於君是謂遠

天子之先然其心悟其行同亦知觀而美之也曰
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終是民始知天子

之所以恩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言民而
不言人舉小以見大也此 仲連孔氏曰為人

類曲動循先王之正義無有亂為私好謬賞惡人
動循先王之正道無有亂為私惡溫罰善人動循

先王之正路無偏私無河黨王家所行之道蕩蕩
然開闢矣無阿黨無偏私王君所立之道平然

神治矣所行無阿黨無偏私王君所立之道平然
子曰自孔 傳訓皇極為大中而諸儒皆祖其說

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味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
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

極為在中之準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
北辰之為天極者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

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
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弁失於彼是以其說展
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始以無間

古書

五

七十二

祿

二月二十

之謬甚矣朝鮮本正之

才

榮氏

古書

五

七十一

六

吉竹外以龜筮共違于人周靜吉用作出

Figure 1

商周以前皆先筮而後卜其筮以行五十策馬
大衍之數置一策而用其四十九以左右手分
而為二於右手之中取一策掛於左手小指之側
乃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指之側
之策又置左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左手四指之側
右手之策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數必有
三指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指之終第四指
之指之側右手手指之終第三指之側而切
之是謂一變三變而成一爻九變而成內卦十有
八變而成外卦六爻既成則筮人畫所得之卦子
也以後太卜太卜以墨畫筮人之卦于龜腹筮人
則火以作龜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
後右觀其食墨而決以五兆兩者點如兩下其象
水其日壬癸其行北方者澤澤其象土其日甲乙其
日丙丁其行南方者火火其象木其日庚辛其行
西方者金其行北方者澤澤其象土其日甲乙其
行東方者木其行南方者火火其象木其日庚辛其
行西方者金其行北方者澤澤其象土其日甲乙其
方五者卜之所以決也卿大夫以下至於庶人不
古書 五 七十四

取用龜則惟以筮所得之卦六爻皆靜則內卦為
貞外卦為悔六爻皆變則本卦為貞之卦為悔貞
取守靜之義海取變動之義本之以貞而決之以
悔二者筮之所以占也衍推或過時是也現有定
體卦有定占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至
易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咸而已必立如是善衍
式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
善蓋泉則公也女謂君皆從則筮在卿士大夫民
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鬼
神同體三從三逆者皆吉然或君或卿士或大夫
各以其一左龜筮之上者亦以人謀為主內謀冠
昏祭之事外謂巡行征伐之事言龜筮逆而
不言筮從龜逆者卜以決筮卜凶則無所筮逆而
筮從者同矣蓋人謀解料可否而已若氣數推移
之變有出於意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
惟龜筮可決耳龜筮一咸所應文遠筮則應在一
時而時日推遷必更筮以筮子演傳所以
先卜後筮而史蘇亦有筮短龜長之說也

而玄馬氏曰天子有元龜諸侯有守龜卿大夫以
下無龜天子大夫也故作下其龜詳於筮而不及
卜宋元龜蔡季通父子遂謂易無卜法金吉甫亦
云天子以龜為卜以筮為占而龜書終歸於筮所不
知也事也蓋筮以卜筮以占五地筮占貞悔文王
作易以決卜筮著以代作周公作易以決筮筮道
於是大備焉 廣徵曰兩曰陽曰煥 曰寒曰風
今本風下有曰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廣妙著廣
時二字衍文也 兩若曰時陽若曰時陰若曰時
切無無武切一極備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
兩若曰又時陽若曰時陰若曰時陰若曰時
時風若曰谷徵曰狂恒兩若曰潛恒陽若曰豫恒
煥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故曰廣徵陽
古書 五 七十五

時煥變也備無闕少故應聲候著無豐茂也五者
備應而不失節候則廣所止皆豐茂也物可知極
備過多也極無過少也如兩多則潛陽多則旱
煥則無寒寒則不燥是極備亦山極無亦山也
休徵謂嘉德之證驗也肅人皆謂聖五事之德也
箕子以五事廣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
隅言之餘皆暗然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
叙也見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叙故致時雨
之順言以而又則乎今順理人心開明故致時雨
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時煥順之聽而
謀則則廣徵運將謀能斷故時寒順之至於思審
作聖則妙萬物而無違時風順之於思審
證驗也人君行不敬而在微恒兩應之政不治而
無謙慮而動之急除恒寒應之性不通曉而思以
昏闇恒風應之在天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修
則休徵各以類應之五事失則咎徵各以類應之
自然之理也然則人君可不謹其念而敬其事哉

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

五曰考終命六極一作一日凶短折音二曰疾

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惟辟作福切惟

辟作威惟辟王食飲時五福教去用敷錫廣康民

于女極錫女條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女則

念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將人斯

其惟皇之極不惕于極不離于答離今皇則受之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女弗能使用好子而家時人

斯其章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臣

古書

五

七十六

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

于而家函于而國人用則顯辟則今作則民用僭

心人生以百歲為期故百二十為上壽富者

德者致福之本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凶者死

於兵刑廢考終命之反也短折者夭死二十以

下未娶者為長壽十六以上未冠者為中壽八歲

以上為下壽壽之反也身多疾病而心多憂者康

寧之反也貧者富之反也惡者則極自辱弱者泰

弱自棄好德之反也福雖係乎天而人君教民

為善以顯五福是謂作福禁民為惡懲以六極是

謂作威王食珍羞之饋下所以奉上乃人主為桑

之福也亦必能施福之禍而勸善懲惡斯可以

富之矣然集也極即所謂皇極人君集福於上非

厚其身而己用教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

化所謂敷錫也當時之民亦皆視君為標準相與

保守不敢大墜所謂錫保也故有錫者守有執者

此德之可好而當錫福者也念雖必錫福而勿忘

如為子惟命念功念德在茲也見於外而內安和

之色發於中而有好德之言君當錫以五福而足

人者乃惟視君為標準不惕于極未合於善也

不離于答未陷於惡也受答也中才之人達之則

可以為善棄之則流而為惡君當容受而教善之

使趨福而免惡也正人處官之長當錫教善也庚

官有祿可以仰事俯育然後可責其為善康福不

繼衣食不給不能和好其室家則是人將陷於幸

矣夫若於其不好善之人當懲以六極而反錫之

福則為君用答惡之人也然則人君雖專威福之

柄可不慎其所施以體天道福極之正則何以當

何以威乎夫言臣而體威福之權傳王食之奉則

大夫必致其家諸侯必危其國夫顯不平祥不公

傳貽貽也其有仁者固顯祥而不安其分小民亦

備貽而論越其常必轉而為大強夫所以

明德威之用一歸於君而不可下移也

古書

五

七十七

康吉元

續言
康誥
集說

康誼也武王封祿父為殺公而封弟亦封為衛侯使監殺而命以此

古書

五
七十八

兄皆爲武王之自言乃得事情之實而其它謬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據也九峯蔡氏曰按書序以康誥爲成王之書今詳本篇康亦於成王馬亦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爲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篇中言之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邪說者又謂寡兄易爲稱武王也爲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它人猶之可也武王康亦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爲寡之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亦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亦武王同母弟文王之子康亦成王之弟周公東征亦康已封於唐室有康亦得封反在亦虞之後必無是理也人按汲冢周書克謨篇言王卽位於社南羣臣畢從毛亦鄭奉明水衛康亦封布茲與反書大同小異康亦在武王時衛康亦封布茲與反書大同小異康亦在武王時非切亦明矣特序言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爲它誥脫簡遂因誤爲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

孔子所作也
益明善矣

王世昌著尺牘甘肅小集
杜遷了不難考會王世昌
德春部不最使爾資會大
貴縣尺牘賦詩選匿
衛一一爲乙位衛由上
貴志周考于一而休了人
命會王世昌尺牘甘肅小集
經解尺牘尺牘甘肅小集

古書

五
七十九

姓鄭蔡氏小歲壯十
 上王曰錄少壯氏國
 氏酒十次續了會
 父德皇續事系于
 王岸原前氏氏王
 貴族之命曰苦水
 古古粉書王岸
 于鳳也德矣三月
 王命王曰錄少

鳳了月黃城風申黎寄民
野少野男小民雞康德書
了甘耕康妙竹香了甘民
民壽考甘命不十人小不
十小也而也書不書己民
是川為了以是引王侯康
般民小是康王侯風命也
是民王王壯乙師慶民師
師臣薛小食乙師臣薛王

古書 五 十二

是民同民也西極日壽又
是民徒教聯教工閑所日
也民康民小師同教康
蘭絲德師康蘭絲德康又
康之康之至絲小思康同
康目德之至王王白絲步壯
康明了師之又小皇非老
了是身自止不興武康又
康皇小了不亦不康了又

是州壽民康民康民白元
在內簡了甘壽古會王止
郭其也康民不率大民
是外康民書入是師止
師小臣出又了小民康
民內康民康民康民
故了也也康民康民
甘德面也康民康民王王壯
民民故康民康民康民

古書 五 十三

甘義其義康民康民
重于同故不康民康民
乙康民壯了民書康民
康民白壯入康民王王壯
康民康民康民康民
般般喜王德康民康民
康民康民康民康民
康民康民康民康民
康民康民康民康民

肅茂園茂樹壽長會明
以命爲了莊岸蕭前民王
日德茂壯是日也自備多
替哈幾莊然罪民了已般
氏亥合

經書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
王克明德慎罰不敢侮鰥寡庸庸祇祇文威威顯
民用肇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句我西土惟
時怙冒怙胡切聞于上帝帝休乃大命文王本

古書

五

八十四

乃上有天 殪戎殷 誕受厥命 越厥邦厥民惟
時叙乃寡兄勛曲肆女小子封在茲東土女音
傳王武王若順史臣謂武王以順理之通命
而告之也弟小子封孟侯而王謙詞也封康亦名
文王嫡后太姬所出第六子至大也明德務崇之
慎罰務去之此一篇之綱領庸用祇祇文威而土謂岐
豐休是殪滅殷謂紂為我狄之行也誕亦大也
寡寡德寡兄猶言寡人亦謙詞也東土指衛水封
與內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今河南
衛輝府之地時武王居焉九家蔡氏曰不致悔
衛宗致衛為東土也
考康亦名武王弟也
下款康亦謹罰也與惟民以下款其以德行罰也
封康武以下款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
殺民結之歸寡人所易忽也於人易忽者而不思

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敢畏也即是不虐無告之意
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
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
敬賢討暴一聽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
始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盤西土
之人估之如父兄焉
用休美乃大命之
民各其理莫不時叙女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
故爾小子封得以此東土也新安吳氏曰殪戎
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首武王不敢以為己之
功也東齊陳氏曰不敢侮鰥寡者仁民也庸庸使
能也祇祇尊賢也明德之事威威懲惡也慎罰之
事是是非非使民曉然知所好惡所以顯民也恐
康亦以受封為嘉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女兄之
勉勵故汝得有此王地度其念所自之艱難而不
敢慢易也新安陳氏曰諸儒泥周公命康亦之說
者謂公呼武王為寡有之兄言其德不羣也豈事
理名稱之實乎惟是武王自言故稱文王詳而自

古書

五

八十四

謂善略只以一勛字見其自勉若周公之言豈
論武王如此簡略且勛字惟自謙乃可言耳
曰嗚呼封女念哉今民將在祗遵乃文考通于
聞不德言宋去聲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女
丕遠惟商考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
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以下明德也通述衣服也往之國也宅處也知
主也訓所以訓民也由行也弘者廓而大之也天
即所謂天命之性也武王欲康未之明德故康未
而言其所以治殷民之意而勉其致思之謂聞受封于
衛亦惟在乎治殷民而已然治民之本唯在明德
而明德之要尤在傳學為先耳必也近法諸今當
敬述文王之德繼其所聞而服行其德言遠稽諸
古則既之衛國即敷求於先哲王若成湯太戊盤

康武丁所以明德治民之道又遠思殷之賢臣若
心之道康亦以之處心而主其訓教於民不特是
也又當別求遠古以來伏藏神機而少是類項
也奔夏商之道德之身心錯諸政事以安康保其
衡民則能壽其天命之性心實體胖成已成物而
不廢王命矣大學中庸格物致知而後誠意正心
明善而後誠身實事於此乃聖賢相傳萬古不易
之正學也近世乃有邪說必先而行而後知益本於
禪學由成生定由定主慧之說欺天逆理惑世誣
民與聖賢經書九章蔡氏曰曰保又曰曰訓曰
訓大相反也書康保經緯以成文爾武王既歿
康亦祇適文考又欲教求商先哲王又至遠推商
考成人又別開由古先哲王近述諸今遠稽諸古
不一而足以是義理之無盡易曰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蓄其德私者廓而大之也天者理之所從
出也康亦傳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慎積力久衆
理成通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使廓而有餘

用矣若是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下發在王
之命也東萊呂氏曰康亦應求聖賢問學至於弘
于天德裕身可謂盛矣止能不廢王命才可免過
而已此見人臣職分之難盡若欲為子必須如舜
與會問方能不廢父命若欲為臣必須如舜與
公方能不廢君命爾陽林氏曰衛國紂之故都殷
之頑民被周之化淺染紂之惡深治之豈易事哉
觀者欲食宋者欲永反側動搖至難安也驕淫矜
誇至難治也今爾必當取法於古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其德則以治之也近而先王若文考文王有
徵柔懿恭之德而懷保小民今爾康亦當效其事
繼其所以而致其德言以治民也紹聞者文王
前有所聞而致其知也永德言者文王前有所行
今爾當繼其所行而力於行也紹聞不德言即欲
述之實也然祇適文考但近述諸今未可以為足
又當遠稽諸古而傳學於文也今爾往衛國當教
康求于殷先哲王之德則德無不明矣德無不明
則可以用保以手衛國之民殷先哲王若成湯之

我既明命而德昭四方故治衛民可不法成湯之
明德乎然亦未可以為足又當大遠思夫商之奇
老成人之德以安其心則義理昭著而德明矣德
無私欲之累則知所以訓民商考成人豈有過於
伊尹者乎若伊尹之成有一德而以先覺後覺
今爾欲之訓大民可不思夫商之老成人乎然教
求商先哲王之德以言其德而後可也法古先
哲王之德則可以治衛國之民也古先哲王莫先
於若也先之明德而協和萬邦舜之德周而
四方風動今爾雖一諸侯衛雖一國亦當問由子
此古先哲王之明德以明其德而治民也引求者
對商哲王而言也以商先哲王之道治商故都之
民非是別求也古先哲王蓋異伐也故曰引求
者知其理也由此者行其事也武王告康亦始以文
考康亦文王之子故首以文王言之次以殷商哲
王之終以古先哲王者蓋明德之至豈有過於古先
哲王如先哲者乎故以先哲王言之康亦果能近

古書世學 卷五
述諸今遠稽諸古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則仁
義理昭著而德明矣心而心無私欲之累此心之天
始於廓而不狹小也天者理之所從出即人之心
也弘于天猶云廣大其心也明德至於弘于天而
德克裕於一身心廣體胖動無違禮斯能不廢在
天之命矣天子之命諸侯不過欲其明德盡職以
為其民也康亦能博學至於德裕身則德無不明
職無不盡而民無不治矣是能用法王之命而不放
王命也此言明德欲其不廢王命下言慎罰又恐
其大欲王命不廢王命明德之至也大欲王命非
慎罰之道也故武王期其德之成則曰不廢王命
下章戒其罰之慎則曰大欲王命大抵此章祇述
乃文考至用康保民是欲其博學以明德而為治
民之本也弘于天至不廢在王命是期其造道以
成德而盡事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康乃身切康古
居之道也
切敬哉天畏棗忱民情大可見小民難保人非

往畫乃心母康好遠豫今本作無乃其人民哉

曰怒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已勾女惟

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

親民親西斤切和也鼓之舞之之謂作親民

者自新之民音染封惡今服周化者九事蔡

也此言明德之終故以新民結之

民之不安如疾痛之在乃身不可不救之也天命

不常雖善可畏然誠則輔之民情好惡雖大可見

而小民至為難保女佐之國所以治之者非它推

言忍不在大亦不在小惟在順不順勉不勉耳順

者順於理勉者勉於行即上之所謂性盡乃心無

康好遠豫者也新女陳氏曰此欲康赤法文王之

明德而極於親民也大學傳引康赤曰克明德即

古書世學

載上文克明德慎罰一句上三字引作親民即此

章此一句也大學三綱領之二其源實出於康誥

二帝夏商以來言明德者有矣未有言親民者言

克明德作親民體用相對首見於康誥而大學祖

述之謂康誥非大學之宗祖可乎高陽氏曰已

者承上之詞已而不能已之意女惟小子封言其

年雖小也乃服惟弘王和保殷民言其任也明德

之終乃服益即上章近述諸今遠稽諸古也惇廉

乃身致我性盡乃心之事非是虛泛言度職之事

也應保殷民即平保又知訓廉保乃其又民之

謂也當論天子中天下而主不能使教化四

達於天下是以分茅封土建諸侯以共治焉康

亦受封於衛國以治民也然今汝之近述諸

今遠稽諸古保又知訓廉保大民性盡乃心乃其

又民此固爾虞職之事非有它焉惟在於廣上德

意和保殷民也惟之為言獨也始而曰惟以見爾

之事非有它獨在於王應保也終而曰惟亦以

見弘王應保非有它獨在於助王宅天命作親民

見弘王應保非有它獨在於助王宅天命作親民

也明德者體之至明德為本是明德之始也親民

者周之行親民為本是明德之終也曰紹聞曰承

德言曰宅心曰聞由曰德裕乃身曰敬曰愷曰生

盡乃心盡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之謂皆明德

之功是明德之始也此言作親民蓋治

國之謂為明德之推是言明德之終也王曰封以

康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女若

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厲

殺人亦厥君先啟勞去聲肆徂厥啟勞肆徂寇

殺人勾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戢敗人有今本脫

三字另立梓材之名皆安

國之安當以除市本為正

卿大夫及都家是也若順恒常越及也師師以官

師為師也尹正官之長旅旅大夫也厲虐也敗勞

古書世學

恭敬勞人也肆令律性也承上文作親民而言款

其寬刑辟之用也女必順理而常訓及卑臣曰我

有彼此相師之道大而三卿眾而尹旅皆所當知

我惟日無虐人殺人耳爾當以身率先之君指康

赤也亦其君能敬勞乎民則羣臣遂性致其敬勞

夫歷人者如今千證辜人所經歷也我人者傷人

肢體也敗人者毀人物業也往日為姦究者殺人

者正之以法而其千證連累者則皆宥之而或與

惟新羣臣遂亦見其君以寬宥為事凡前日之戕

敗人非首惡當辜而千連證累者亦皆詳察而亦

宜宥

之情無不通矣王言臣而不言民者率土之賓莫

非王臣也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能通上下之

情而使之無間者惟邦君也深望王氏曰周封建

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為社稷之鎮九兩所

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推所謂君之宗之此封建

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

之封自九宗五正為皆所以保人心維國執不特
諸侯為然周公作皇門之書曰維其有大門宗子
戎揚爾德對王國三家方求論擇元聖武夫豈
于王所成哉言助王恭明祀教明刑用能承天祚
命先人神祇報戰用休俾制在王家萬子孫用木
被先王之靈光然則王室之不壞繫大門宗子是
自封建之法廢國如木之無根其亡也忽焉然
古者世臣必有家學內有師保氏之教外有外庶
子之訓國子之賢者命之道訓諸侯若魯孝公是
也使博惠者教之文教首導之早敢者諗之鎮靖
者修之若晉公族大夫是也教行而倍美王曰鳴
呼封教明乃罰人有小辜非青乃惟終自作不典
武爾有廢辜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辜非終乃惟
青從違爾既道極廢辜時乃不可殺

惟終即
估終典

即王與下典謂傷賊奪壽之事雖無人命大辜而
下可下殺即奔典之賊刑也非終如盜官私錢而
自奔青從如人命于連而後誣執極遠廢辜已懸
鳴耳竟枉者下可殺即奔典之肆赦也此申上文
之意

青 謂陽林氏曰武王告棄去以司去
之意

武 謂陽林氏曰武王告棄去以司去
之意

典欽哉之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忍即奔典
陶曰惟明之謂也明則察其情而不忍即奔典
罰之本教謂之乃罰者法自天子主之而用之則
在於臣教明乃罰猶云教明汝所用之罰也獨言
罰者刑罰對言之則刑重而罰輕獨言罰則刑在
其中亦舉輕以見重也罰既輕則刑可知人有
小辜非青主乃不可殺是言辜小而情重不可下
殺即始終賊刑刑故無小之謂也乃有大辜非終
至時乃下可殺是言辜大而情輕不可加刑即有
過無大青災肆赦之謂也皆論法之權法外意也
盡入之情入於法之經司人之所易明至於人之
情入乎法之變尤人之所難盡故武王告棄去以

敬明乃罰而首以用法之權若以惟終自作不典
武爾有廢辜小乃不可不殺之則人有幸免而刑罰有不
中矣若不原其辜災違爾之情以為情大而後之
則刑及無辜而刑罰有不平矣豈慎罰之道哉心
也原情而定辜不可論矣以月刑則罰無下謹天
一則曰不可不殺一則曰不可殺蓋深亦以明罰
權下是用法之輕皆更端之辭故皆以鳴呼發之
王曰鳴呼封有叙時乃大明服惟民其教懋和若
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交子惟民其康又非女
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

非女封刑人
殺人無或刑人

新民也刑者天之所以討有辜非女封得以刑
之殺之也故曰女無或以已意而刑殺之則哉耳
也刑殺刑之大者則刑之

九 九辜蔡氏曰若
小者棄去小大以申戒之也

九 九辜蔡氏曰若
小者棄去小大以申戒之也

之心去惡也故民皆棄去若保交子者以保子之
心保善也故民其安治爾陽林氏曰武王告棄
去以用法之經也天討有辜五刑五用而輕重取
乎不可有一毫之僭差象以典刑而流宥五刑輕
作官刑而作教刑金作贖刑是天討下易之定
理非刑罰之有教乎女能大明其罰使輕重不失
其宜取舍皆得其當則有以恩報民心而服民之
反側動搖者自相戒而勉為和順之氣矣是大
明者慎罰之要服人心之本其較懋和者大則服
之教較款款得其心誠於好善而惡惡人下外乎
上人之心也人之有疾寒暑燥濕火非其節制治
療之方惟恐不盡心無或為矣為諸侯者惡民之
心誠於惡惡則人皆曰惡者人之所同惡吾何

為而怙修賊義莫不違善遠事皆棄其令惡而不
 為惡也人之保交于楚号飲食小失其時則撫摩
 之術惟恐不至必無不誠矣為諸侯者好民之善
 其若交于而保愛之則誠於好善夫上人之心誠
 於好善則人皆曰善者人之所同好吾何為以勞
 陵德莫不合同曰化皆得其安治而樂於為善也
 曰畢棄咎曰康人是民心誠於去惡保善而無怨
 強也曰其教德和曰其畢棄咎曰其康人皆期之
 之辭非已然之效也謂之若者是說警之辭以見
 其心之誠也必期之以效者欲其知所慕以警罰
 也然必先曰棄咎後曰康人蓋民知遠事而後得
 安治亦其序也刑無五刑而言教則專言大辟也
 刑罰具也則載耳也刑殺是刑之大者則耳是王
 刑之小者大抵此章是無舉小人以申戒之
 曰封外事女陳時臬結司師茲殷罰有倫此十
 六字錯在要因服念之凡民自得辜寇懷姦允殺
 上無或則刑人之下

越人于貨慾不畏死慈廉傳作皆罔弗慾徒對切
 二十字錯在惟乃知之下今從孟子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祗
 又育王曰封三字衍文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祗
 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
 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于
 哀大不及于弟惟弗茲力切不于哉政人得辜天
 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泯音曰元惡大憝今本此四
 惟不孝字錯在矧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不率大夏
 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捕
 欽造武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居時乃引惡惟朕慈

句已句女乃其速由茲義率殷外事衛國有
 朝而言故謂衛國為外事門相也有準限之義故
 以訓法猶謂法為律也衛乃殷之故墟殷先哲王
 之法則其民之所安也今汝既之國但當陳列是
 法使有司師此殷法之有倫者用之以治其自作
 不與者可也越鎮越謂衛人而更其貨也慈強慈
 惡也自得辜非為人誘陷以得辜也天顯猶乎經
 所謂天明尊卑顯然之章也而茲至此也尋常也
 言凡民自犯辜為寇賊姦宄或殺人或傷人皆強
 變其財貨而無所畏憚者人無下憎惡之況於子
 不敬事其父大傷父心父不能愛子而疾之已甚
 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
 養之勞而大不友其弟其自作不與之辜至於如
 此苟不於我為政之人而治得其辜則天之與我
 民矣必大民咸而素亂夫蓋先元惡大憝甚於姦
 懷姦宄者汝當速由文王所制之法刑之無赦而
 懲戒之不可緩也且民之不循常教者固可大其

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訓人為職典庶官之長及以
 臣之有符節者乃法布條數連道于譽弗念其若
 弗用其法以病居上是乃長惡於下哉之所深惡
 也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已乎汝其速由此義而
 率以誅戮之可也蓋之皆殷罰之有倫者及其李
 世禮教不明政刑紊亂文王始修明之康亦所當
 率由考九率蔡氏曰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
 也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
 小臣皆上立於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
 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
 無其親者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絕之以法示之以
 威族民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
 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
 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三山林氏曰外者對
 王朝而言王朝為內外字當貢正人小臣言下文
 又曰外正於此五文是義也度于猶衆子也古者
 諸侯遠于繼世為諸侯衆子不得繼世為諸侯此
 曰訓人蓋亦任之而以訓人為職也下文與衆人

即此也。正人猶正官也。侯而內而卿大夫士也。小
至曰諸侯者。符節所以示信也。師古曰。節以毛為
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為名。符命者。持節以
信。蓋小臣是侯國將命之使者。厥名是在上者。
也。松溪程氏曰。別諸國。遣民大舉。謂民有欺倫傷
化之舉。不依正律論刑。而自以私意。辯給行姑息
之惠。以要姦民之虛譽也。國初有華亭民。殺其
父而母訟之。縣令受賄出之。反繫其母于獄。殺其
妻。而徵行廉得其事。乃并縣令交。王曰。封此女。
陳時。臯事罰。殺股。葬用其義。刑殺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丕殺要囚。今本據念上行。又曰。要囚四
字。又此十三字。錯在王曰之
上。皆勿庸。以次女封。乃女盡遜曰。時叙惟曰。卡有
逆事。殺斷也。義宜也。旬十日。時三月。要囚。獄
辭之要者也。次者。次舍之次。遜順也。申
古書上卷 五十四

言教陳是法。與事罰。固當斷以股之常法。然憲
其泥古而不通。又謂其刑其殺。必察其宜。於時而
後用之。又慮其違。謂宜刑宜殺。而不復致審。故
欲其罪。應問全至于旬時之久。求其生而不復然。
役可以據其罪。辭之要而斷決之。既又慮其趨時
而肉已又割。刑殺不可以就決。封之意。既又慮其
刑殺雖已當。事而於喜之心。乘之又謂使汝刑殺
盡順於義。雖曰是有次。汝當惟謂未有順義之
事。益於喜之心。生乃急。情之心。起。
刑殺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
謂臯至者。死。不可復生。決因雖三覆。要項利之
問。行殺思。應自今宜五覆。要正得廉。語要目之意。
新文陳氏曰。歐陽公。龍司。行。袁。載。其。父。崇。公。仁。獻
官。每。為。因。求。生。道。嘗。曰。為。之。求。生。道。而。不。得。大。然
後。或。與。死。者。可以。無。憾。矣。不。必。此。意。雖。盡。道。而
後。曰。未。遂。心。言。不自。是。則。盡。明。心。正。之。體。下。失。而
者。慎。矜。恤。之。言。存。刑。罰。之。中。者。鮮。矣。即。呂。刑
所謂。雖。休。之。言。子。所。謂。知。得。其。情。未。終。而。勿。喜

王曰封典。惟民迪吉。康哉時其惟股先哲王德
用康人民作仇。今作求非矧今民罔迪不迪。則罔
政在厥邦。亦惟君惟長。知責不能。厥家人。越厥小
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三命。乃非德用。又。
下三十九字。錯在予一人以俸之下。亦惟古。
惟是以下二十九字。錯在茲義率殺之下。
其明惟思。仇。匹。也。夫民當習事。之以吉康哉。亦持
先。在。股。先。哲。王。之。德。用。以。女。治。其。民。為。匹。休。於。商
從。前。可。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地。言。德。而
政。言。刑。也。君。長。謂。諸。侯。不。能。齊。其。家。下。能。訓。其。臣
惟。威。惟。虐。大。厥。棄。天。子。之。命。乃。欲。以。非。德。用。治。是
諸。侯。且。不。能。用。王。命。矣。亦。何。以。責。其。臣。之。康。哉。君
也。我。武。王。乎。五。虞。而。言。國。以。警。康。亦。亦。以。警。諸。侯
古書上卷 五十五

為其所以。考。甫。陽。林氏曰。德者。化民之本。刑者
為。誥。誥。然。輔。治。之。具。苟。徒。齊。之。以。刑。而。下。導
之以德。則民雖不敢為惡。而亦未至於善也。故武
王又欲康民。以德用。罰也。躬行仁義之德。以導之
而民有不從者。然後刑之。是以德行。罰也。武王言
我明思。夫民當導。以吉康之吉者。善也。大民之生
同。洋。澤。泉。之。理。但。為。氣。稟。所。拘。拘。於。所。蔽。陷。溺。其
心。而。本。然。之。善。有。時。而。昏。為。人。主。者。當。躬。仁。義。禮
智。之。德。孝。弟。忠。信。之。行。以。終。善。心。善。性。以。至。於。善
也。夫民固當導。之以吉康。然欲導之。可不先股先
哲王之德乎。股先哲王之所為。無非導民吉康之
道也。觀夫成湯布昭聖武。而北民允懷。高宗不敢
荒寧。而嘉靖股邦。則股先哲王之德。用之。其治其民。不
矣。故我德也。思大股先哲王。之德。用之。其治其民。不
徒法其德。以安大民。又欲與之。為。等。匹。也。上。文。告
康。未。明。德。曰。股。求。股。先。哲。王。用。保。又。民。謹。罰。曰。罰
股。股。委。此。自。嚴。求。又。曰。股。先。哲。王。德。用。康。又。民。商
之。先。王。自。湯。以。下。七。王。之。德。深。矣。方。寸。之。虐。民。不

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相定民即念先王知
父母矣是殷先哲王之德是教民之素養而服從
者也故武王屢言之武王又謂夫民迪之下從而
後齊之以刑此今民無事之以古康而不敢者不
下於行仁義有以事之而欲刑罰治之乎苟不有
德以道之而使時法律之詳明是徒法而巳徒法
不能以自行亦不能正人之下正是為無正刑罰
矣蓋刑罰固貴於能謹而尤貴以德行之此聖武
王之自嚴畏其責欲康示王曰封子惟不可不監
知所嚴畏而以德用罰也

古書

卷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下

心朕德惟乃知今本此二十字錯女亦罔不克敬
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
則予一人以懌昔亦今本此三十一字
司乎治也武王自言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
女以德之說於罰之行之特益欲以德行罰而弗
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華屢
而猶未同乎治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事民而事
道民者故與明惟天其將罰我我不敢怨矣惟
其事不在大與多一索不盡且為有事況曰其已
上顯聞于天而欲定天之罰豈可乎美惟天其罰
我我與矣惟民迪吉康同矣惟益當待方言此武
王責己以兩康亦已者語詞之不能已也言目
前之人我知未有若爾良心之善而我心我德亦
惟汝能知之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
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教則有所不怠忌則有

所不敢裕其民曰我惟有及
於文王則予一人以懌昔亦今本此三十一字
司乎治也武王自言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
女以德之說於罰之行之特益欲以德行罰而弗
以罰行罰也今惟民不安靜未定其心迪之華屢
而猶未同乎治民之不靜未同天將不事民而事
道民者故與明惟天其將罰我我不敢怨矣惟
其事不在大與多一索不盡且為有事況曰其已
上顯聞于天而欲定天之罰豈可乎美惟天其罰
我我與矣惟民迪吉康同矣惟益當待方言此武
王責己以兩康亦已者語詞之不能已也言目
前之人我知未有若爾良心之善而我心我德亦
惟汝能知之汝罔不能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
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教則有所不怠忌則有

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妄蔽時忱丕則敏德用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惑於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報如封德
彝之惑人宗者故咸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不
則敬德大法古人之敬德如上章法文王之明德
作允厥先哲王德是也懷其德修而敬其沒沒故
以敬德言又恐其欲速也故又教其安汝心安則
恐其警者不至也故又欲其回顏汝德顏則又恐
其多慮之太過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度能優游
是裕而與民相安矣陳氏雅言曰非謀非矣即作
急之事用康乃心顏乃德遠乃王曰嗚呼肆汝小
敵俗乃以民寧皆教德之事


子封惟命不于常女念哉母我殄母今作無高
明乃謀命乃聽用康又民今作亨下同

天命不可常恃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云當茲急
母使我所與之君上珍絕而不能高也明女侯國
之服命奪其所聞凡我所言明德慎罰稽古敬典
之說不救卑忽而力行之則能安治衛國之民矣

古書
五
九十八

仁山金氏曰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高不賢
 則殄高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
 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
 欲以一人爲一國病也私土于民以一人之私而
 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王曰今本王下
 癸聖人在上蓋不肖也王曰首若宇衍往哉封惟
 曰若圭璧今本脫此五字志勿替敬典聽朕告女
 以徐市本正之

乃以殷民世高

乃能以教民而世
言衛國之虞封矣
 九峯蔡氏曰世高對上文
終身治民之本
此辭安陳氏曰商民下孝下文化之之木在於教
典者篇將終復申言之六學引准命不于常而斷
之曰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希念弗聽則珍


言不善而失之也。故典德告則世言善則得之也。武王封康叔，奉奉及履於文王明德，慎罰之家法。無慮數百言，未復以天命之無常，盲國之難必肯警戒之。康叔實能敬聽而力行，其言衛之盲國，卒與周家相爲長久。吁，豈偶然哉！商陽林氏曰：此武王救世，執國之辭，益以族民告康叔也。夫殷民被紂之惡深，被周之化淺，驕淫矜誇，三難化也。又剛功，搖未易安也。今爾康叔，即性衛國，勿替其所敬之常法，聽戒命女之言，而明德慎罰以治之，以德用罰，不用罰而耻德以安之，可也。民心安而矣。職此文是乃能以教民世，當其國也。於言猶云：下得爲衛國侯，而絕其諱位也。世言猶云：世則爲衛侯，而言其諱位也。一則言珍富以戒之，一則言世當以勉之，是對言之一也。五清劉子曰：梅翁嘗言：蓋其康誥文體較粗多，不可曉。蓋未見外國古文，不知漢儒所謂傳簡編多錯，祇見其聲牙而以爲難解也。其間甚多格言，新民以明德爲本，而明德以致知爲先，其所以致知者，曰：宅心曰休，民允知行並達。

之功非徒記問而私其學術於己正說命教學
半之旨也曰敬明曰敬忌曰敬典則大學所謂聖
學始終之要示近世為學邪說乃曰合之以敬而
蓋難蓋樂故縱而惡拘檢人之常情也角其常情
所以簡然媚於世而害其盜名射利之私與聖人
實學久戾相父惑世誣民一至於此不可以無辯
附錄

葬旅葬切
 松溪程氏曰本于嘗曰武王是時已八十餘歲
 太保此書諄諄如訓小兒按通鑑前編竹書紀
 年武王壽止五十四晦翁益據文王世子武王九
 十三而崩它未博考也然壽以老人而益有能成
 無虞之戒焉且以丹朱為監時時亦將至則夫忠
 臣進戒之誠下以君之至愚老少而有間也嗚呼
 直諫者為誰諍正論者為誰
 言安得不速呂氏之亡哉

[illegible]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類

底之
履切
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通謂威德所
及自來朝貢

道路也。東方曰夷，九種。吠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夷夷，玄夷，貳夷，陽夷，南方曰蠻，八種。天竺，呾首，僂

僥破踵穿勾倖耳狗軋菊春不言西戎者庸蜀差
髮微盧彭僕已米於牧誓之日而今西旅人其一

者召公王季之度于武王之未父名與字君與以

楚非常貢之勿送本處士人在海峽之區父

作書勸武王使勿受此史臣記事之本序也

瑩夷戎伏莫不梯山航海而至曰通道云者蓋瑩夷來王則道路自通非武王有意於開四夷而所

大境上也東萊呂氏曰創業之君有一豪之失後
世便有丘山之害此於王業已成則為墮終於示

後嗣則為謹始以此為防猶有求白狼白鹿如周
穆王者松溪程氏曰遂者繼事之詞言堯商之後

四夷即來朝貢不待久也蓋夷有尊王向化之心而未知中國貴德賤物之義一時職貢方物未必

皆出於正必有以規視中國之君好尚何如耳故
名公訓于武主蓋謂人君好尚不可以不謹好尚

出于正則外而蠻夷不敢貢異物內而諸侯不敢易其物近而人君不使手耳目遠而後世不實手

遠物也。且葵非服食器用之比。日用之不可缺者。乃珍禽異獸之類。而非土性也。況武王創業之君。

今日一夫之受雖微而為君德之累實大造後

世異物之貴非貽子孫可繼之道也與防微杜漸之意深矣後世如漢武為元馬嘉夫之欲主於窮兵異域秦師百萬置郵千里路絕載道而公孫弘為相略無諫止豈非武王召公之專人乎然武王是時太公以師而為太師周公以介弟而為太傅召公以庶亦而為太保至成王之世太公託國于齊周公代為太師召公仍為太保司馬遷謂召公月心同姓而不知其為王季之子胡五萃疑武王時召公未為太保而謂旅葵為訓成王之書蔡仲默金吉甫皆謂九夷八蠻但言其非一而已不知其種類實用如此之數皆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考之木博而漫言之耳

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亦之國時庸展親千斤切令人不易物易以計切惟德繁物繁

計切今作其左

傳與石經同

伯亦同姓之國展布也慎德一篇之綱領古之明王克謹其德不以朝作而夕輟如動而終急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問舍下達乎天戒慎恐懼之心無時而或忘操存首察之功無日而或失如堯之克明峻德如齊之惟時惟幾禹惠言而好善言思日孜孜而克勤克儉易之顯謨明命而昧真至類不遠聲色不殖貨利無非所以慎德也四夷之遠言語不通習俗雖異尚不可以刑政齊之不可以執力驅之其得於天而具於心之理者則無不同故聖人慎德於此而遠人自服於彼莫不梯山航海而來賓焉謂之賓者古者天子以賓禮待諸侯諸侯朝於天子大國曰賓小國曰小賓四夷之來王亦謂之賓也賓日成者以見無一方之不來賓也可服之物如鳥之織皮可食之物如淮魚之魚鳥夷之織綳恒夷之器用之物如淮夷之寶珠恒夷之珍鐵銀鑲碧

西戎之球琳珍寶空於日月而非妖服異味奇器以為若心之物也明王於是以其服食器用之物分賜異姓之諸侯以昭示威德之所致使之廢其職如分陳以肅慎之夫之類分賜同姓諸侯以寶玉所以展布寵觀之思使之益相輯睦如魯以夏后氏之璜之類大知是則諸侯不敢輕易視其所賜之物而皆以珍寶為重

德視其物矣紫綬綬詞

與天下共之非如秦皇以千七百國獨奉一月而已然一視同仁之中文理密察未嘗無乎至自親及疎待同姓必厚於待異姓非如墨子之兼愛也仁山金氏曰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之夫之類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絳須之鼓鞀關之甲故分伯亦非無方物也而所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觀分異姓亦必無寶玉也而所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五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大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

古書世鑒

百五

子周以盡其心仰侮小人周以盡其力不役耳目

百度惟貞玩人卷德

言以道接

之所欲之此詳慎德之功以訓王也德之盛者勤容

士大夫是不以禮使臣之故君子心遠引而無喻

忠之意仰侮小人是不足以義使臣也故小民必難

休而管服使之心此玩人卷德之病也不正矣此

目之好則百為之聞皆合於禮度而無不正矣此

人易成卦象辭也。人主以己為虛受用。人言執謙
以下。人則人皆盡其心矣。詩序云。悅以使民。民忘
其死。故云。以悅使民。忘其勞。在上撫悅之則人
皆盡其力矣。此君子謂臣小人謂民。大甲曰。接下
思恭。不可侮民。臣氏曰。論語云。使民如承大祭。不可
侮民。民也。東萊呂氏曰。既說玩好之害。又說存養
工夫。志以道。蓋孟子所謂持其志。言以道。接孟子
所謂哉。知言內外交養如此。九峯蔡氏曰。道者新
嘗由之理也。己之志以道而宣。則不至於妄發。人
之言以道而接。則不至於妄受。存乎中者。所以應
乎外。制乎外者。所以養其中。蓋昔聖賢相授心法。
也。東萊有言曰。志以道宣。即舜受禹以人心。惟危。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是乃
 足矣馬非其土性不畜許六切珍禽奇獸不畜于園

集說
吹游

俗靡玩時。昔日無益之事不作。而唯振綱甬紀。修政立事。有益於民者為之。則日新月盛。而治功無不成。奇技淫巧。有難致之物。不好而唯布帛菽粟陶冶金木。有用於民者。重之。則制罪謹度。而民主無不遂。犬以司夜。非家畜。不可以防盜。馬以駕車。非土產。不可以馳驅。故不畜珍禽異獸。取之於遼方。則難致。飼之非其嗜。則易斃。而徒耗禽荒之戚。故不育不實之物。則遠人慕德。而咸賓所寶。惟賢則通人。白化而康定。此皆古昔哲王所以慎德而詳言以申之也。

哲王 子國孔氏曰遊觀為

辭為作有所害故以無益不貴是受好之語有貴必有賤故以異物對用物雖經言用物傳言罷用可矣經言有益不知所謂故傳以德義是人之本故德義為有益諸是益身之物皆是有益乎世重為言經成人主如此所以化世俗生養下民也僖十五年左傳言晉侯乘鄭馬及戰陷於澤是將此土所生不習其用之詩序云任賢使能則治與故傳以任能配寶賢言之論語云近者安遠者入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寶賢任能則近人安遠者安近不遠遠者安則遠人安矣楚語云王孫圉聘於晉定

寶者實楚之所寶者曰親射父及左史倚相此楚
 國之寶也若夫白竹先王之所玩何寶之焉是謂
 寶三賢也山顓林氏曰漢文却千里馬先武以駕鼓
 車三代之後能行百公之言二君是也漢寶韓嬰故
 視宮之奇而路人摩寶因贊故視熙乘之珠為土
 苴仁山金氏曰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
 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於中國蓋言此
 非惟啓人之玩妨人之寶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
 遠物則於己不貪於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糞雖
 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
 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因寶
 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寶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大
 保格心之言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吳敬
 可謂周密矣
 終累大德果去聲為山九仞人振切巧虧一簣差位切允
 迪茲生民修厥居惟乃世王

晉盛王之則也。行也。若公自擇此篇所訓之理。能信而行之。則矣。是而通矣。達格于孫永保王。系而不。仲達孔氏曰。當早起夜寐。常勤於德。經曰。勿。向。成也。未。成。一。管。猶。不。為。山。故。曰。功。虧。一。簣。是以聖人乾乾。日。夕。愼。終。始。而。無。虧。其。德。曰。既。明。白。利。害。陳。於。前。則。又。與。敵。使。武。王。知。所。歸。其。歸。之。綱。領。也。惟。勤。則。百。善。皆。見。勤。者。百。善。之。本。原。也。東萊呂氏曰。夙。夜。匪。懈。不。勤。一。句。與。明。王。謹。德。相。謂。自。強。不。息。源。泉。混。不。含。晝。夜。耳。目。玩。好。何。障。可。入。終。是。終。持。之。終。當。於。一。頓。一。笑。一。勤。一。作。之。時。子。細。體。察。益。小。矣。勿。得。放。過。功。虧。一。簣。非。謂。止。心。無。窮。也。

古書世學卷六

考補簡奏重火修分高三卷之
 召公名奭而字奭與周公名旦而字未旦也武王在位十存
 而周公成王嗣位方年十三周公
 有儀禮饋食之祝辭曰伯某父亦而稱之曰居與
 等名之意此本松書如子產告韓宣子論室幣之
 類太史公以其有關於天下之故特錄周書猶商
 書之有伊尹其書說以高諸體非也諸考王考所
 而可名為大誥周官之類是已豈
 曰按此篇

之作史記百公與周公當國際非唐孔氏謂召
 公以周公會王後復在臣位萬氏謂召公未
 見常人之情以屬或免後今意故周公作是篇以
 誨之伯或謂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
 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述之然詳本篇首意通
 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走疾足周公又
 覆告諭以留之爾難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
 仁山金氏曰復詳按召公與之書于三子謂當在成
 王初年舍考書中言意幸已可見且其語辭尤有
 明證書之稱武王為高宗王豈武王與大誥召公與
 然大誥既初年之書稱高宗王豈武王與大誥召公與
 誨之書其證一也高宗之相美著於傳說而此
 書稱甘盤蓋初政之相也成湯之伊尹佐湯取
 天下而大甲初年政出伊尹居伊尹臣位成湯
 不有商歷年之盛蓋周公利以馬周召之比故言
 不及於傳說其證二也至曰沖子曰小子同末在

卷之六
 古書
 三

師多繼而最舒曰舒八引
 集于休也風采出繼天不
 最舒曰甘食主于不差周
 己曰甘繼天不最舒于二
 而令引不繼天風最繼
 氏~~田~~能繼天引十繼天
 繼天引天引二一隱保
 米久卷十肉不舒風金不
 而風繼天引甘保令引天

屏光之端明德十夕め小
 崇日非之又止仙美光之
 谷德于德崇崇崇崇崇崇
 丑●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不食崇于○王多命公曰
 何廣德崇十管所崇崇崇
 命崇崇又也崇崇崇崇崇
 風十崇崇崇崇崇崇崇崇
 十崇崇崇崇崇崇崇崇崇

此名于三不義或人王周
十且入故影又也聶以十
或·齒影又也○率是
又影原片又解齒解而
影風即歷卒片風是也
以命影者黎百折王人
不象德明即小臣并盾
時于精在是是德因片
分餘庫齒一一又幸于二

王匡于不忌而周引
主曰不率大衛武王
于夕曰休明衛武王
後九于而公曰何也
也也也也也也也也
風鑑也也也也也也
德不也也也也也也
大也也也也也也也

周公若曰君聖弗弟天降于殷
殷既

隆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享二休
若天悲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於不祥
嗚呼二字乃天下不可信上
之語簡也應以石經為定
居己曰時我我亦不敢
盛于上帝命弗求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
句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在
家不知天命不易切
天難謫
乃其隆命弗
克嗣前人恭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
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詩句嗚呼
今本錯此二字於
前而又有又曰二字
謬天不可信我道惟宜宗德延
今本作王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

周公曰旦字亦旦文王嫡后

子伯禽為魯侯而命周公當相王室食采於內故
曰周公曰文王受命而王不事樂舞也不祥者休
之反已猶記也特是光德遠背過絕休隆施付也
冲子指成王盛宗武王廟號周公以武王崩成王
幼嘗問於召公曰不幸而天降喪亡之禍于殷放
失天命而我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其基業長信
於休美而天果輔我之說乎抑將終出於不祥而
與朕無異乎召公既富之曰是在我二人而已我
亦不敢妄天命以自安而不永遠念天之威於我
民無怨尤違背之特也元命民心去就無常實惟
在人而已召公乃忘前日之言惛然求去使在
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行過絕
命之武之光顯歟遠避在家而付之不知乎且天
命之不易而去雷難信若其所以墜失天命者
以不能輕久耐前人所成王者惟以前人光大
能有斯正也九所問導於成王者惟以前人光大
古書

之德使生於世而己歟意重言天固不可信也然
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
所定之命也召公可不勉焉以共輔成王
其曰小子旦者對召公而言不可信以明己之憂
孔氏曰三篇云言天不可信以明己之憂蓋畏
謹天命天命不易固不可信在我之道惟思文王
之德則可以延世天必不用釋于文王所受之命
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求永天
者莫觀於文王也東萊呂氏曰殷之衰亂自後世
之私言之則殷之禍周之禍也多士告殷民而曰
帝昀則謂旁之辭耳今周公之告召公亦曰昀而
蓋聖賢以天下為心不幸而遇聖賢又不幸而任
此責豈其新樂我人之於天或待而不修或修
而不自強謂底基永享于休而不自修者也意
天之必福已也謂其終出於不祥者權而不自強
者也意天之必禍已也天無心非可必者也必之
者非知天也周公謂吾之於天豈敢計禍福必之
哉惟盡在我之誠以順天而已復歎息引召公前

日之言而贊之召公已嘗曰是在我矣我亦如召
公之意不敢自情而安于上帝之命益相與悉心
而奉天焉焉遂忘前日之言而欲去也召公言天
要天我下教知與周公若合符節弗永遠念以下
公告召公召公弗永遠念天威之可畏於今日我
不無恐尤遠虞之時遂謂天命已固民心已安而
不扶持之乎九峯舉氏曰按此篇周公當召公而
作此言天命召公當曰我不欲知其然其悲則危懼
之意天命召公之決實主於召公當不當如何也
五清劉子曰逸周書云武王十九年崩于納克商
之第一歲也明年丙戌為成王元年六月葬於畢
定謚曰武王廟號宣宗初武王即位定謚之至
是加廟號太宗與宣宗並為百世不遷之廟周公
作君與昭是時雖召公既當而周公作七月以訓
成王禮曰大功謂可也謂魯九月可讀書杜預長
曆成王元年閏三月詔武王崩及九月矣是知召
公與宣宗既虞之後大誥稱宣王太祥之前之或
疑社稷先老而形高宗祖已以為非禮武王商華
古書
六

而廟號已定禮數曰文武創業之君不待親畫而
廟皆不遷公議秉定時祿於后稷而稱宗耳武丁
繼世之主雖有中興之功非自諸侯而王音故祖
廟之遠尊焉祀祀辨乎此可以知禮義之中矣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
尹格于皇天在大甲時大音奉下同則有若保衡在大
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成王又王家在
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率惟
茲有陳保又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天惟
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
屏侯司屏音矧咸奔定惟茲德稱平用又厥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乎嗚呼今作
君與天壽平格保又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女永
念則有國命厥治明我親造邦治去聲今作龍非
大戊名囂已禪之弟六庚庚之子湯五世
孫在位七十五年廟號中宗伊陟尹氏臣達
宋朱子亞氏咸名祖乙名毛河重甲節之子大戊
之孫在位十九年亞賢亞成子也條是商書陳舊
陟井配天謂大神之祭佑助純篤也實與虛反國
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百姓百官
之有族姓音王人三到之下亡也茲指伊尹伊
臣達亞成亞賢甘盤稱舉也事謂征伐會同皆令
之事平公正格威通殷嗣付也周公言伊尹之佐
成湯大甲伊陟臣扈臣達亞成之佐大戊亞賢之佐祖
乙甘盤之佐武丁皆以世臣舊德成創業守成之
功故殷禮六神舉於春秋玄王配上帝于明堂而
古書
六

成湯至武丁五王皆配玄王而大事所以賢賢也
且其有國六百年天之眷佑純篤白其信任仁賢
而商象富實內之百官著姓以至下士之微無非
執德之人明致其憂國之誠外之小臣與藩屏矣
甸之國期皆奔走服役由此六臣唯德是舉以相
其君之治功故其君凡有征伐會同之事皆令天
下天下無不敬信之如著龜之神也又歎息而言
天之所壽多歷年所者以殷有公正之德感通於
天故保其治也既而嗣王如紂不信仁賢天即降
滅亡之威矣天命之不可恃也如此今召公勉為
國家永久之念則大亦有永固之命于周而其治
效亦將赫然昭著於此新造之國矣此以高時舊
臣之功勉召公也
東萊呂氏曰伊尹佐湯以聖輔
公而奮之也
聖其治化克默天心自其編履
之佐大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默天心自其編履
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
稱帝各適所指非有重經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
之分而深淺見矣然太甲之保衡即前日之伊尹

十

今作

切

五、

一、泰晤士

10

武王

10

者王

局室

工之

六二

天統

出拱

文武

10

公平公崇公商存功業未竟故不論及所謂墓棺
詳味經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
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祿我可不以後人速今本
又有公曰前人教乃心乃志命女今本此下有作
二字衍文前人數乃心乃志命女今本此下有作
錯問曰女明助禍王在曹切兼茲大命兼切作
民極亦行汝字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恆今在子
小子旦若游大川子往暨女今本汝下其濟冲子
同末在位濟去聲冲子母我誕責今作誕無欽罔
助今作投不友考造音德不降我則嗚鳥不聞
古書卷之六 十二

刻曰其有能格今本自今在子小子旦以下四十
徐審本七字錯在公曰嗚呼君之上惠依
正之成王以後前人謂武王命武王之顧
今偶耕者之耦豈相信來車乘極操準也浮水口
游往者也母禁止詞誕大責任欽飲跡者老道成
鳴鳥鳳皇也周公又數息言召公今當視六臣所
以佐萬五人所以佐文武之事而思我先王受命
固無窮之矣然述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
大者不可不與保守之故告君以祿後之謀不
可使速惑而失道也且武王大漸之時布其腹心
悉其誠意顧命公曰汝其精白一心以致其明
努力不怠以致其勉同輔王室如耕者之有耦誠
心相信以戴天命如車之有馭以立民之標準念
文考之德以承無疆之業武王之言如此召公
其可不勉然員之而求去乎小子旦承文武之業
懼不克濟若浮江海茫無涯畔豈能獨濟哉予注
昔與汝同文顧命以濟王室今成王雖已即位如

而飲跡以退不失勉以輔之也若然則不後
等老成之人而德化不下於民萬國之風將不復
聞其鳴況能如伊尹之格皇天而格上帝乎
蓋和氣教祥神氣致異鳳皇鸞鳴而下者文王
都豐雒于岐山武王運騶鳴于春河皆受命之祥
也若德不降則氣不和而鳳不鳴公東果昌武曰
丕天命亦將去矣故周公云然則公庶幾陳文武
服膺之盛優數惠告召公辟其監于茲勉其視此
而自強也周公深思王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文
武之受命其休則無疆矣迹夫后稷公劉以後積
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也思甚休豈可不喜固
當有以承之思其艱豈可不懼固當有以休之夫
大臣之位百責所萃震懼擊撻其鎮定幸甘燥
濕飲其頤刺其鋒鏑結欲其解舒其閑汗渴欲其
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夫嘗無翻
然捨去之意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
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
古書卷之六 十三

不暇其迫切已甚矣茲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成
而德後人公曰嗚呼君為堯時二人子惟曰襄我
之速惑也
二人女有合哉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予二
人弗堪今作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喪去聲否肆念
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告朕告女允保其女克敬
德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內切罔
不率俾我式克至于今日休句明我後民在句讓
後人于丕寺今本作公曰君告女朕允保其女克
或予不允若茲言予惟曰襄我二人女有合哉
言曰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堪其女克

敬德明我後民在讓後人于王時嗚呼萬葉時二
人我武克先至于今日休我成文王功于不怠王
冒海隅出日周不幸俾錯焉如克萬前烈之
亂尤甚焉從徐審校本焉如成益益堪勝
否亂允從若汝茲今告謂告梯也係即明哲保身
之係成共也海隅出日指東方鎬京西而殷其東
也今日謂功成之日明即明揚反顧之明在在
朝至時盛火之時也數息而呼君言萬葉前人之
業者皆以爲在吾二人故予惟曰成此萬輔之功
者吾二人果不可辭其任召公之意亦與我合而
應之曰果在吾二人但以天休益至功業日盛福
祿日增非二人之所能勝懼盛滿而欲告去耳然
我則以殷之喪亡大亂爲監而念天威之可畏不
敢聽從召公今日之告去也若我告汝之言則當
從其休身之道惟在益勉敬德與我共成文王功
業于不急大獲斯民使東方之國無不從化則我
朝廷有以自代當此盛火之時避位而去乃所謂
古書 六 十四

明哲保身之道也豈可於此殷方喪亂之後而遽
言去乎是時武庚在殷周公既憂東方之亂故其
言如此 **書** 甘泉漢氏曰觀此則召公非無輔王之
此 之意特畏天威而不敢其後周公明農而召公
而相迫乎康王之世將及百歲而後之國以致成
周之盛刑措不用如唐虞時二公乃不負武王之
顧命而格于皇天比隆伊尹歷年之永復過於商
皆此篇之功歟安國傳序乃曰召公爲保周公爲
師召公不說蓋因腐遷史記謂周公攝政當國踐
作召公疑之而作君夷也其公曰君子不惠若茲
証謗聖人之事不亦甚哉 多告 今作予惟用閑于天越民嗚呼今本此句上
字亦君惟乃知民德亦同不能廢初惟廢終祗若
行文 茲句往教用治平 **書** 惠順也民德民情也性之
官治就職也言我所以不

順召公告梯之憂請而必教焉之者亦惟是天命
而閭人窮耳又歎息而呼之者亦周之在周踐歷諸
練之久固深知民情之向順亦周之在周踐歷諸
當思有其終然後可也苟知民德於其始而不
保之於其終則民心離而天命亦無終不可謂今
日固周光運矣君其敬順吾語往就太保之職小
心翼翼夙夜兢兢敬以用治焉其可忍哉蓋民心
者係天命之本敬者治民之要故以此終之
書 知次言天命可畏惟人是賴又次言殷先王與
我文武得人之助然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四人
今又惟我二人而已君若求去豈我一人所能堪
哉蓋召公告梯之志請之不一故曰予不允惟若
茲告又曰予不惠若茲多告也若汝也其指召公
明矣二孔本告作詰宋儒因謂此言爲詰體而茲
語多詰爲周公自言允惠之說牽強不通今以漢
鴻都說三體石經及外國本 較之知二孔傳寫之謬也
古書 六 十五

中書元

大詰 初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叔
紂止大周公諫曰若諸侯何就克商封殷公武
庚王顧管叔曰存殷者其子哉遂封管叔于沫爲
邶侯蔡示度爲蔡侯霍示處爲鄘侯與衛侯康示
分封段都而監之武王崩管叔使告周公曰殷公
力行善從者十有七國矣益尊爲天子而孺子復
爲西伯周公不可管亦乃尊武庚爲殷王而奉蔡
示霍示及康示以殷奄淮夷徐戎十七國之衆伐
周成王命周公師征殷而廷臣及諸侯有難之
者故作此 **書** 武誡庚字名祿父封于死干扶而
詰以喻之 **書** 殷餘民誡之邶在新鄉縣並隸河南
之北今沒縣邶在朝歌之南今新鄉縣並隸河南
衛輝府與許皆禹貢冀州之域封畿內之地蔡亦
今河南汝寧府上蔡縣則陳州之域也飛廉惡來
幸之父飛廉姓字處父武王伐紂之時飛廉先以討

命使北方得不死至是伍氏與伐衛見諫於周公
孟子言踐奄滅國者五十驅飛燕於海隅而戮之
是也難如字世格凌見不能權於大義疑武庚為
善周不當再伐管亦為兄周公亦不安討之耳

王也曰武大亮爾即於
爾御幸亞年厥降於
食不食德莖是壽於
屏我重小歷以亞聯壽
氏蕭於曰曰又難名於
命乙也星小黨也豈國
也星德不於於星也豈
古書 十六

久止多命也而於大
不我聞于厥降厥命
繼繼大爾也於厥命
曰又大難于曰上
朕疆也於解小難
甘和厥降厥命
也下厥降曰也
知多我我重也
夫也重也于於

繼之也重也於
也爾久氣也難曰
我爾資食也
九我難于於
不我者也
即於爾力也
於于也
圖也
爾也
古書 十七

卜也星也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繼繼臣爾

丁巳年

六

十六

六

丁巳

六

十九

福

卷五

之受

王成王也是時
年十五而冠矣

欲發諸詞越及也弗弔猶言不幸割害洪大也
 人成王自謙之詞歷服謂天之歷數地之九服也
 已承上之詞猶曰雖然也敷廣布貴文飾問者有
 所避而不出之意言不幸而天害周家使武王之
 壽不長僅克殷七年而崩思我以幼冲之上賢
 歷數下撫九服不能以明哲之德導民於安康而
 況其能格知天命乎蓋因不欲東征者以民不靜
 為靜而將以天命曉之故先為自謙之言以發其
 端也雖然予之憂懼若履深淵之薄水不敢不求
 所以濟之之道也故於文武所受之命將布昭聖
 武以述其事修飾文治以繼其志于以不忘前人
 安天下之大功易商討得臯于天不當有後是以
 武庚不靜天將降威以滅之予豈敢
 莊事不出而有違於天之威命乎
 意謂修明典章法度責歸前人之業增光潤色之
 意也大抵守成之君苟使保守無所增飾使祖宗

之業不至光明盛大則非善繼矣必資師其業大
 前人所受之命茲乃能不忘所成之大功真文忠
 公曰天降威謂天以商有辜降之黜罰非我所敢
 拒也王者用威聽乎天而已天永降威不敢先文
 王事設是也天既降威不敢復武王伐殷是也新
 安陳氏曰若涉淵欠畏之之深也往未飲濟濟之
 之道也知懼自強兩者並行方能濟難不知畏者
 急徒知畏者且皆非也惟天惟祖宗所以付任我
 者甚重今日不敢不力不敷費于受命是不能繼
 志述事而忘祖宗之大功也不用兵伐四國是不
 能奉行天討而聞天之降威也甘泉湛氏曰孔氏
 正義謂王若曰為周公假成王之言非也成王是
 時年已十五而周公甫自東山迎歸豈有王不知
 而能用兵者乎民獻十夫若尚父召畢等又有家
 之哉蓋謂此詰本成王之意而周公矯詔則大謬矣漢儒
 文可也謂王全不知而周公矯詔則大謬矣漢儒
 踵腐遷之妄皆言周公踐作稱王遂致王莽據作
 大誥以破覆義之兵漢統中絕解經之誤其禍至

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春出允殷小腆切切

誕敢紀其叙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才時切民不康曰

子復反鄙我同邦今蠢惟翼日禮今亦非民獻有十

天子翼音以米于救靈武圖功音我有大事休朕上

并吉并必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恭鯀鯀哀

哉予造天役遠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卬自

恆印音昂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

比必于恆切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今本肆十

下口魚

六

十一

不違卜之下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庚士御事

曰予得吉卜予維以爾度邦于伐殷通播臣爾度

邦君越度士御事罔不反曰艱大民不靜亦惟在

王宮邦君室越考今小子有翼不可征考王曷不

違卜今作害自肆予告我以下七十一字錯在朕卜并吉之下已予惟小子

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興我小邦周寧王惟

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相去声矧亦惟卜用

嗚呼天胡弼我不基

王今集廟諱而從省文猶漢太祖高皇帝史止書高祖也紹如紹介之紹天明謂天之明命即命曰

者太卜所陳龜北之詞也西土即周邦蠢動朕厚
叙緒疵舉也翼日武庚舉兵報至之明日也獻賢
人十夫太公周公召公榮公膠鬲治臣十人
尚存其六鬻熊康叔仲桓南宮毛共十人也翼贊
時也于往教撫撫武庚者宣宗武王亦史省文大事
或事休美造為遺書授印我義宣也凡氏庚官
之長安也勞也兵能左右之曰以通播臣飛燕
等皆適誅今助武庚者反奮相助也言宣宗武王
當時龜北所命之詞即曰周邦將有大難民不安
靜今果然有四國之動矣武庚據其富厚之國敢
於大紀其就亡之緒以為天將降威於周東三亦
內叛之勢易心危懼之時復稱殷王而以源鄒視
周欲其速就臣位也其報至之次日賢人和太公
等皆贊助於我以往撫東方而繼嗣武王所圖之
功我固以我事卜其休咎而得吉兆焉然我冲人
亦深思遠慮其事之難而數曰信乎四國兵動害
及窮民深可哀也蓋我為天子凡有所為皆聽天
吉書一六

之後使今天以其至大至難之事遺授於我一身
予冲人不暇自憂矣尚謂邦君多士及官正治事
之臣宜其安慰我曰不勞過憂不可不咸宣宗所
圖之功而相與戮力致討也故我告汝諸人以卜
伐得吉而欲用汝庚邦之兵以討飛燕等耳詎意
汝諸人乃皆當以艱難重大不可輕舉且民之不
靜在於王宮邦君之室有三亦之勞難以加誅故
庚邦之人下至幼子上至父老皆相贊助以不可
征之說王何不違卜而從眾乎雖然在我小子則
不敢廢上帝之命也昔天嘉美宣王之德使由百
里庚國而奄有天下亦惟以夢協朕卜襲于休祥
故能安受天命也且天之相佑下民趨吉避凶亦
惟以卜決之是上而先王下而小民莫不重卜況
今我事之大而可以違卜乎既又數言天之明命
可畏如此天意益欲輔我成極大之業矣
蓋業耳是以不敢畏難而勉力往征也
二天之吉出于人甚明然其道幽真無介紹以傳
其意惟卜之以龜則天之明曉然可見此成王所

以即而受命易東萊呂氏曰鄒如子產曰鄒鄙邑
也之鄒天意之歸以賢人觀之是矣沈朕之卜并
吉十天子翼必皆盛德通幽明之人不然周公亦
未敢證之以為信也周公之卜異於後世之卜周
公之卜乃在十天子翼之後先觀於人後觀於天
天之明示戒畏非以困我乃欲輔成我大業也如
孟子言天將降大任必先苦其心志畏之者乃所
以術之也多難興邦殷憂啟聖此周公自強處即
所以畏天命夏氏曰前用寶龜乃卜於武王既崩
之後氏云朕卜乃卜於將征四國之初先儒合以
為一誤也新安陳氏曰武庚之亂在東非西土也
孔註四國作天難于京師意其指流言於國歟甫
陽林氏曰紹繼也聘義云紹而傳命介相繼而傳
賓主之命天有明道卜龜所以傳天之命而示人
之吉凶也松溪程氏曰曰子復者管仲知文武無
利天下之心欲成其美以申諫伐之志而武庚因
以為倡十七國之辭即所謂流言也自宣王遺我
大寶龜至弱我不至基反復辯論極其委曲始之
吉書一六

以謀終之以斷庚邦曰艱大王亦曰永思艱虞邦
曰民不靜王亦曰民不康永當是已而非人也持
畏天之命不得已而應兵耳然其於天命亦不敢
違曰格知也微諸氏獻與卜吉而意其將衛我不
至基乎蓋予惟卜子不敢替上帝命永王司不違
卜而言不違卜與朕卜并吉相友故以宣王相友
用卜破之小子者翼與民獻子翼相友不成蓋考
圖功與子教宣武圖功相應天降威與天降罰相
應天明是與格知天命天降威命紹天明相應詞
雖縱橫錯綜而條理井然乃文字之妙以弱假強
而能在左右之曰以成王以天子命諸侯而曰予惟
以爾應邦見其謙德三亦造象而無所斥為親者
諱曰國有疵曰王宮邦君室皆自反之意伐者武
庚而曰殷通諸臣雖飛燕亦不顯指其名猶漢王
論諸侯計有籍而曰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
者古人辭命溫厚大率如此且武庚雖不知天命
而無撫其餘民猶政富厚若下甸奄君之請伐周
圖衛亦足以念亂國存若醜賊之恐傷後世忠臣

2

下同

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予求念
曰天惟喪殷若春天春施寅切予曷敢不終

朕亦惟休于前寧人予曷其極極下敢弗于從
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誕以爾東征

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

變易同職易如詩言無貳爾心法法天矣率也夫
難人謂作大難之入難應前乃有友伐厥室應前
言想治身矣夫農夫應父舊終聯應播播播差也
上而應之命及天賴則之意此時不致武易其
心而佐武王法天之靈曜以伐討矣況今天將勤
勞于我使懿範垂離而三未首難導武庚以伐王
室皆虞以下蓋亦不知天命初非變易使周王上
吉書
六
廿六

也夫天啟聖人我武王肅將天威如摧大難田既
其除我若我豈敢不務播揚以克終厥之事乎
且武王時臣皆樹開國之勲而為天之所美矣吾
豈敢惟卜大時而不從爾勿往之諒乎曰致率諸
爾舊臣於武王時所成廓大疆土之功而不替也
況卜之并吉則天命人情是之謂大同矣故今以
爾大衆東正西國天命必無差忒其功必成乃太
卜所陳龜兆之辭如此此又先之以謙而終之以
斷九卷九卷蔡氏曰按此篇語多主卜言如曰
也九卷九卷曰道我大寶龜曰朕卜并吉曰予得吉
曰王吉不違卜曰益三性卜用曰亦惟卜用
曰予其其九卷九卷曰益三性卜用曰亦惟卜用
陳雅若茲意邦君御事有曰艱大不可征欲王違
卜故周公以討殷卜吉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下可
違者又復詰謝之也然其上原天命下達得人往
惟王人不可不戒之功近指成王邦君御事
不可不終之責諄諄乎生之休戚家國之興衰
靡測切至不能自已而又復始乎卜之一說以

通天下之志以斷天下之疑以定天下之業非
明容知神武而不殺者孰能與於此哉文忠公
曰以予承念發端下分三說天命喪殷我不可
終其事一也天降休于武王凡今所有之土疆皆
前人之所履畫我其可不率其舊如韓愈所謂惟
天惟祖宗所以付任予者庚其在此予曷敢不
二也其下乃言今卜并吉是天實命我所不違
三也予曷其極下言不必窮極於卜也卜陳其若
茲雖不違卜而亦不專恃於卜也仁山金氏曰按
武王伐殷而立武庚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管叔
以殷叛雖孟子亦認爲周公之過而蘇氏又盛稱
武王之疎以成敗之逆言之道則誠過而疎則誠
疎矣而聖人正其誣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
於此略方見然以處事之理言之固亦未爲疎也
若兄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
王兄之際天下之大戒昔者成湯伐桀則放之武
加兵於其身也聖人惡正其身而已固不必誅
古書
六
廿七

絕其子孫也於是立武庚以存其祀以常情論之
誅其父而立其子安知武庚之不復反乎慮其反
而不立與立之而不能保其不友是不得以存之
也於是分殷之國而皆使管叔蔡叔霍叔之監以
監之夫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於方伯之國國
三人亦殷禮也況所使爲監者又吾之懿親介弟
也聖人於此亦仁之至義之盡矣大誥一書朱子
謂其多不可曉以今觀之當時邦君舊人固嘗與
於武王伐之者非不知殷之當黜也時以事
於之衆大故欲遠卜自守爾是以一篇不及其
惟其其衆大之疑與其遠卜之說自肆乎仲人以
下釋其疑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遠卜也爾惟
舊人以下釋其衆大也予曷其極下以下
釋其遠卜也若夫事理則固不在言矣

殷之命
商討三十二祀微子出亡其
明乎武王伐商微子以衆會

子拔野封元武庚為叔公微仲為卿士子周及周
公東征武庚敗奔北狄成王欲封微仲以續統
祀辭而勿受微子得之問公言於王封為宋公
宋公而命之此篇是也蔡傳詳明今錄之
封侯兄微仲名衍微子同母弟而封侯弟也微子
以成王三千就封于宋高貴徐豫二州之域東至
五路西至五豬之野河南開封府歸德州及南
直隸徐鄆等州之地微子卒微仲立微仲卒子宋
公稽立稽卒子丁公申立申卒子湣公共立共卒
弟瑯公熙立為濬公庚子鮒祀所祫祀死子僖
公肇立肇卒子惠公颺立颺卒子襄公廪立廪卒
子戴公未立未卒子武公伋立伋卒子宣公
宣卒子成公黑與夷而立穆公之子莊公焉死子閔
公捷立南宮萬弒之莊公之子桓公馬死子閔
卒子襄公蒧父立蒧父卒子成公王臣立王臣卒
子昭公杵臼立成公之子文公鮑弒之鮑死子恭
公國立國卒子平公成立成卒子元公佐立佐卒
子宣公

六 廿八

子景公頭曼立頭曼卒子靈公得立得卒子悼公
購由立購由卒子休公田立田卒子辟公辟立辟
卒子別成立別康王偃逐之齊問王會楚魏滅宋
偃走死自斃子有宋國傳三十二世歷八百二十
一年松溪程氏曰周書四國兵敗殷王祿父北
齊管未遜則安國僞序謂周公殺武庚管未諤度
祭子厚雖為句奴之相今武庚亦北奔其後句奴
世為中國患至家古忽必烈逐城趙氏統諸夏
之志慕君始禍一至此哉

王心曰 王心曰 王心曰 王心曰 王心曰
古國遠矣 古國遠矣 古國遠矣 古國遠矣 古國遠矣
世所物也 世所物也 世所物也 世所物也 世所物也
永沐元交 永沐元交 永沐元交 永沐元交 永沐元交

所謂之命 所謂之命 所謂之命 所謂之命 所謂之命
此語多餘 此語多餘 此語多餘 此語多餘 此語多餘
甘泉盧氏 甘泉盧氏 甘泉盧氏 甘泉盧氏 甘泉盧氏
貴爾是漢 貴爾是漢 貴爾是漢 貴爾是漢 貴爾是漢
善為者 善為者 善為者 善為者 善為者
嘉了德 嘉了德 嘉了德 嘉了德 嘉了德
龍一 龍一 龍一 龍一 龍一
公爾 公爾 公爾 公爾 公爾
善者 善者 善者 善者 善者
善者 善者 善者 善者 善者

六 廿九

王心曰 王心曰 王心曰 王心曰 王心曰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合德

王若曰 王若曰 王若曰 王若曰 王若曰
先王修其禮物 先王修其禮物 先王修其禮物 先王修其禮物 先王修其禮物
嗚呼乃祖成湯 嗚呼乃祖成湯 嗚呼乃祖成湯 嗚呼乃祖成湯 嗚呼乃祖成湯
撫民以寬 撫民以寬 撫民以寬 撫民以寬 撫民以寬

修厥猷舊有令聞王去聲恪慎克孝肅恭神人嘉

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祇協庸建爾于上

公尹茲東夏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

以晉王室弘乃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此下

人世世昌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朕音亦今鳴

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九卷蔡氏曰元子長

有德者則尊宗而奉祀之也象賢謂其後嗣子孫

尊宗成湯之德以微子象賢而奉其祀也禮典禮

物文物也修其典禮文物不使廢壞以簡一王之

法也實以容禮過之也振鷺言我客於止左氏謂

宋先代之後天子有事膺焉有容拜焉者也齊肅

也齊則法不敬聖則無不通廣言其大淵言其深

也誕大之皇天眷佑誕受厥命即伊尹所謂天監

廣德用集大命者撫民以寬除其邪虐即伊尹所

謂代虐以寬北民允懷者功加于時言其所及者

成德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後裔即微子也此

崇德之意歆道令善聞譽也微子踐履修舉成湯

之道舊有善譽非一日也恪敬也恪謹克孝肅敬

神人指微子實德而言焉厚也我善汝德曰厚而

不忘也敬饗庸用也王者之後稱公故曰上公尹

治也宋定在東故曰東夏此求賢之意服命上公

服命也宋三者之後成湯之廟當有天子禮樂處

有僭擬之失故曰謹其服命率由典常以成之也

弘大律範此輔式法教猷音猷東坡蘇氏曰當武

也即詩言在此無缺之意音猷庚辰餘以新造之

周侯前代未盡亡之賢子則微子蓋處可疑之地

禁戒之辭堤防之具至意也乃命之曰上帝時歆

曰弘乃烈祖曰萬邦作式此三代之事後世胡可

及也應陵羅氏曰予其民誅其若而乃立其子獨

不以其將不利而廢之此周之至德也至於周公

謨使管蔡監商監之云者所以制止其沈湎淫奔

之俗而納之道德土也人民猶我之有國非利其

國而欲之如字文之於蕭氏也及武庚之作難三

監惟奄並起應之當此之時周之盛亦洵矣周公

於是濯猛奮伐至久而後克之茲宜深監武庚之

事而乃更立商王之元子夫以微子之賢商君之

子而商人父師之類乃使之代商後而邦之宋宋

為故毫商之舊都民之被其澤者固未忘也使微

子以異其志則合商之地亦非周矣成王周公亦

且憂然命之不少為疑卒以按堵非聖人之盛德

能如是乎予以是知立國惟在於賢而不在于疑

之多也秦漢而下不原仁義而徒汲汲以功度天

下豈不大可懸哉東萊呂氏曰先王之心公平廣

大非若後世滅人之國惟恐苗裔之存焉子孫害

成王命微子方且撫助愛養教其典國成休永世

無窮公平廣大氣象於此可見齊謂端正直方聖

謂大而化之廣謂宏大溥博淵潤淵深精粹傳記

多論湯尚嚴高先罰皆不知治體者也仲器稱湯

曰克寬克仁則湯開創六百年之業正在於寬尚

嚴先罰其不方於經者歟除其邪虐謂除桀之邪

虐也雙湖王氏曰大誓放誓言紂之失至于再三

與周之友邦及從征之臣言也至多士多方言紂

之失則略與殷之遺民言也微子之命並無一字

及紂與武庚之事不可對商之賢子言也而惟言

湯之聖微子之賢其言有體也哉真文忠公曰恪

以敬也敬以事神故上帝時歆敬以治人故下民

信乎其為象賢也歟微子既為於敬矣而猶以飲

我勉之欲其敬而又敬也往數乃訓欲其以修於

己者布其教於國人也此篇不獨得結命賢者之

體蓋武庚之事當行天討微子之德當加天命非

意於此可以見

聖人之心矣

酉吉

酒誥 徐審曰武庚之亂康未獨心乎王室佐

誥今二孔傳本頗有錯 康未與管蔡霍亂殷

商衍文志休審所校 三未從康康未賦柏

舟之詩曰我心匪鑒不可以如雖有兄弟不可以

據薄言往觀逖彼之怒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

憂更如匪幹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傷三未不從

共諫導武庚為殷王而都周復為諸侯也管未起

從伐周過衛遂以榮霍國之二年不下王師出與

攻破四國京師安成王勞康未益衛以邶自武父

以南及圃田之北克取於有閭之土以饋王職取

於相土之東都之會王之東蒐分以大路少帛絳

綬旌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緝氏樊氏鐵氏

終葵氏所謂加錫也然邶人來紂之惡皆縱於酒

管未倡亂之初亦以羣飲聚衆周公欲革其俗故

請於成王作誥以禁戒其民而命康未宣播其國

古書 六 三十二

蔡氏謂其事主於沐邦而書則付之康未雖

若二事而實相首尾自為誥之一體是也

朱子曰意者武庚與商之頑民日以酒啗管蔡

醉而害周公汝弟耳顧執大權以臨天下三未然

之北流言竹由起也故周公作酒誥丁寧如此杜

撰程氏曰成王加錫康未是祝鮀對康之旨蓋

酒誥作於是時今左傳誤作命以康誥殆杜

預惑於安國舊序擅改此字以附會之歟

酉吉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王也曰明大命于時維

小大風也方德氣不為十
 王食德由上恭德地同鄉
 孝小德尚也中會武德不
 德于酉德由王夕也多
 解止命王曰德孝德曰十
 谷解於王由中風解小
 氏甲德取德由中風解小
 而乙武王由中德德孝
 解德孝德不武由德德孝

義岸無德德德也而德
 德也德德德于酉不德
 德了德德德德不中
 如德十德德德德德
 來德德德德德德德
 風德德德德德德德
 步十一德德德德德
 德于解德德德德德
 德德德德德德德德

酉肺肅言非曰鳳酉氏易徐
又星命上袖出臣星且了
烟于酉易會難止城星經
止又斯明合了不岸繼經
朝星繼一久亞星亞繼了
幸最同于難繼步安民甘
難繼然然莫易了了
烟于酉

古書

六

三十六

王若曰明大命于涿邦涿莫內切我顯祖文
王乃經考尤誤肇國在西土厥誥茲虞邦庚士越
少正御事少去聲朝夕曰祀茲酒道切惟天降命肇
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德去聲亦
罔非酒惟行美敬切越小大邦用喪亦罔非酒惟辜
北三十里少正官之副貳此述文王誥民而
戒酒之辭言文王為西伯時作誥以勞虞邦庚士
及其陪貳治事之臣朝夕或之曰惟大祭祀乃可
用酒不然則民之德焉仲達孔氏曰世本
之志邦亦酒為之禍矣云儀狄造酒人云
杜康造酒本人以意為之云言天降命蓋人為亦
天之所使也九峯蔡氏曰酒之禍人也而以為天

古書

六

三十七

降威者禍亂之威是亦天爾其子言
受此酒亦曰天嘉降災正此意也
子蓋今本有正有事毋棄酒母今越虞國飲惟祀
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司厥心臧
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幼子
有正有官守者有事有職守者毋禁止詞彙常也
土物五穀之類臧善也此述武王誥民戒酒之辭
言武王以幼小之童血氣未定尤易染德故教有
官守職事者禁使勿常飲酒惟於祭祀獎高之時
行旅時之禮得以呼之亦必以德自持不至於醉
然非特命官教之又使凡民之為父祖者常訓導
其子孫愛惜五穀勿使糜費縱酒則心向於善為
子孫者亦當聽其祖父之常訓不可以謹酒為
小德而忽之益幼子於小德大德仲達孔氏
必一視之乃可以積小而成大矣曰不但身
自教之又化民使自教其子弟惟教其民曰惟我
民等當教導子孫小子令土地所生之物皆愛惜
之則其心善矣以愛物則不為酒而損耗故也東
夷呂氏曰大抵縱酒者多不事稼穡勤稼心臧者
必不暇縱酒聽責則不聊則誨諄諄聽聽聽聽聽
足矣殊不知以酒為小德無害於事但於大德用力
而不戒必至縱而不已致欲其合而為一不可分
彼為大德此為小德當以一體觀之也真文忠公
曰民蒙文王之化亦各訓迪子弟惟土地所生之
物是愛故其心臧益一溺於酒則必旁求珍異以
自奉其欲廣則其心益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聽
聽祖考之常訓則其心益矣是時為子弟者亦各
志于小也格故於小大之德視之惟一不以謹酒
為小焉謹酒非小德則沫土嗣爾股肱純其藝黍
稷酒非小過亦明矣知實聲牽車牛遠服賈音用

孝養廢父母養去聲廢父母慶自洗膳洗蘇典切致

用酒度士有正越度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

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醇飽玉惟曰爾克永觀者

切井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紀爾乃自介用逸茲

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

王家今本此下有王我西土匪徂匪今作邦君御

事小子尚克用文武教文武今不腆于酒故我至

于今克受殷之命作文王不腆于酒故我至

之禮惟猶與也介如介福之介逸樂也祖遠也

此周公宣成王之命以詰末土先呼其民而諭之

古書六三十八

曰繼此以往爾民皆當勤其四體一心種藝以趨
事父兄農功既畢始率車牛載其穀粟以助珍異
行賈而歸孝養父母父母喜悅乃致豐潔酒食之
饌以當父母而後已得以飲其饌餘矣又呼其臣
而告之曰汝當常聽王教惟行養老禮與侍養於
君可以飲酒蓋古者養老之禮執爵執爵訓性奉
祖有清蒸潔模炮擣珍漬為蒸糲肝腎八珍之屬
若葵其菜軍夫為主羞膳膳執膳膳凡羞於君
者皆士也士惟曰者大言汝能當自反觀內者凡
所思為必考於中正之德而不使有過不及之差
以是交於神明而受釐介福可以美樂飲酒矣如
此則信為王家正事之臣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
大德永休祿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既又稱
其臣民而諭之曰我西土之事不在遠也上而邦
君中之御事下而民之小子皆能遵用文武之教
不豐於飲酒故能輔我周邦得代殷而受天命也
爾末土之人可
不知所監哉
九章蔡氏曰上文父母慶則
可飲酒克羞者則可飲酒羞

饋祀則可飲酒本致禁絕其飲今乃反開其端者

不崇之禁也聖人之教不遠而民從者此也孝養

羞者饋祀皆因其良心之發而利導之也果能盡

此三者且為成德之士矣而何憂其酒也哉松

漢程氏曰終其藝黍稷益因井校田之際禁其種

秫以絕釀酒之源所謂以德化民心悅誠服而令

無不行也後世惟酒以資民利而不當心於黍稷

之教亦安能行其政今而免其怨咨桑弘羊王安

石之流王曰今本此下有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

是已王曰封字衍文

王迪畏夫顯小民經德東哲自成湯至于帝乙咸

成王畏相今本咸錯在惟御事廢樂有恭不敢自

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士衛邦伯

士今越在內服百寮度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

古書六三十九

里居罔敢酒于酒酒者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
王德顯越尹人祗辟皮碧之見者行其教也
經常也帝乙名曰孫太丁泰之子紂之父湯十五
世孫也夏啓以來天子皆稱王紂驕侈自稱帝幸
追尊父為帝乙爾成王者或其王業畏相者敬其
輔相崇聚也侯者公侯伯之國甸者畿內之國士
者子男之國衛者魯武衛之國邦伯諸侯之長百
寮百官侯尹裏官之正亞其佐貳也服則府史胥
徒之類宗工官之尊者百姓百官之有族姓者里
君卿大夫之致仕而居田里者尹人正其民祗辟
殺其君也此舉商世居臣謹酒之德以諭末土之
臣民曰殷先哲王其德行於政爭者畏天之顯命
畏小民之難保常其德而不變持其明而不惑自
湯至帝乙二十九君雖優劣不同而皆能不失常
成之業敬其輔相之賢故當時御事之臣亦皆盡
忠輔翼而有貢難之恭自暇自逸猶且不敢況敢

相聚而縱飲乎不惟御事也外之公侯伯畿甸子男武衛之國暨其牧伯之長內之百寮庶正佐貳服事之卑宗工之導以至有族姓者致仕者皆不敢沈湎於酒不惟不敢且不敢其所親者惟敬上以助成王德使之光顯下以正其民人使之敬奉君之教令而已勤勞如此豈特有所畏而不敬哉蓋沫土殷之舊邦故舉其哲按此章乃一篇商王及其舊俗之美以諭之一於敬矣舉天下之物欲不敬則不敬殷之君臣既一於敬矣舉天下之物欲不敬則不敬殷之君臣既亂如酒乎此正天理人欲相為消長之意學者宜深味之東萊呂氏曰我聞昔日商王之與蓋以是道而畏天畏民也天有顯道小民難保何敢不畏能畏小民是其畏天也經德秉哲者商先哲王持哲之功也德乃本然之德修之有常然後無失德明必謹守也盛德之主無不尊畏其輔助之臣和與贊成一己之德其心克自抑畏君既抑是凡在

位在職者皆肅恭以輔上而體其君之心夫自成湯至于帝乙賢聖之君六七作君臣之間皆於恭敬用功雖自暇自逸且有所不敢矧曰其敬崇酒朝廷君臣既如此故在外服者有虞司士衛邦伯之諸侯在內服者有百寮庶尹惟服宗工至於百姓里居不在位而閑居者皆不敢沈湎于酒不惟畏之而不敬上下內外舉在焉恭中心豈暇及於酒惟欲助成王德耳先商之時通天下皆為恭矣三山陳氏曰商先哲王以地畏為心已之所行無非此畏子孫之所遵無非此畏群臣之所效法無非此畏前乎此先齊之兢兢此畏也後乎此文王之不侮鯀寡武王之夙夜兢兢此畏也商先王恭行敬畏不惟其子孫為然王朝之御事皆然不惟御事皆然外服之諸侯內服之百官里居之百姓亦然以見君臣上下內外無一不在敬畏中豈惟不敢敬亦且不敬飲所以盡正人之道而事哉上以助成君德之顯明下以盡正人之道而目敬其法而已矣新安陳氏曰此一章言商先

王之前後居臣內臣一皆以敬畏修德為心我聞故不暇酒而與飲康未法其所以與也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按之實切今語作祗易誕惟厥縱淫決于非彝按切用榮密威儀去聲民罔不鹽傷心切惟荒腴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切不克畏死享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音離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度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周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此下有王曰嗚呼今本脫予不惟若茲多詰古人封三字衍文此二字

有言曰人毋于水監母今作無當于民監今惟殷隆厥命其可不大監撫于時後嗣王謂商

之身被獨保怙易懷安憂痛迷樂暴戾怨惟憂監照也此又舉殷之所以亡諭其臣民曰紂躬親嗜酒昏迷於政命令不著於民惟怙終於怨之事無所改益縱淫泆傷敗彝倫安肆樂夫其威儀民皆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紂方且荒怠厚自樂飲未嘗休息至於怨怒雖殺身而不顧樂醉投入暴虐商邑無辜之民國垂滅而不憂也益紂未嘗祭祀無馨香之德升聞于天惟民寬古之聲及奉獻腥穢之乞聞於上故天降喪亡之禍於紂而無眷愛之意者惟紂自絕其忠而已天豈虐哉惟殷之小人飛廉惡未革雷開費仲之徒助紂為虐與之偕亡也至是諭告諸邦之意委曲詳盡無餘矣未又歎曰予豈樂為多言古語曲三人不必視諸水水之清明但能照見外克而已

古言

六

四十二

當視其情之得失則與亡之故可惟也今般既亡
則所謂小大邦衰周非酒惟辜者信矣我其可不
大為監戒以撫東山李氏曰逸書云帝乙初
步此民也哉
九侯女為后后貞靜不喜淫紂作蜜室於沙丘
酒于池池內為林使男女裸相逐其間一飲數月
不吐曰長夜之飲后不從紂求醉殺后及太子
玄并醜九侯脯鄂侯誥言淫失非彝獎惡威儀
咸心疾恨辜在商邑此之謂也東坡蘇氏曰紂
其威儀望之不似人君莫不痛其將亡也而猶荒
酒不以此休息其心為酒所使愈疾強狠不復畏死
不醉而怒曰要明醉者常怒也國君醉則殺人上
度人醉則相殺明酒之能使人怒也紂之惡至於
殺其身而不畏惟多事通逃革於商邑上下沈湎
及商之滅此等與紂俱死天降卷於殷無所愛惡
者皆以其違爾非天之虐商人乃商人自違辜耳
王曰今本脫子惟曰女劼毖殷獻臣虞司徒

衛初與八切矧大史友大音內史友越獻臣百宗
任今作男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父音
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薄違父音
司農父若保宏父定辟切矧女剛制于酒厥或
告曰羣飲女勿佚音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迪音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
之有斯明今作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
弗爾乃事今作時同于殺今本此下有玉曰嗚呼
未父今關其典聽朕今脫其勿俾乃司民酒
于酒今作俾今作石今作卡父而論之劼用力也大史

古言

六

四十二

掌六典八法八則之官內史掌八柄之法友者禮
之為友事者事之為師師音也圻父身官司馬主
討圻事追遠違違也也父事官司空主地居民定辟制其糾界以定法
也父省長吏之稱謂三卿之長也則制以剛德力
制之也羣飲放民羣聚於飲以陰謀不軌者此懲
晉示之事而言也伏縱失也其省未定之詞有者
其標識也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司民牧之官也言康卡當用力以勞殺之賢臣
與鄰國之侯甸任衛皆謹於酒況大史內史與汝
烏反者及其賢臣百寮大臣可不謹於酒乎又況
爾之所事以服休美坐而論道之師與朕未起而
作事之臣可不謹於酒乎又況爾之所事以服休
又況康卡當用力以勞殺之賢臣與汝
法之本矣蓋獎譽之而因使加勉也若夫般既
飲以謀不軌者有人告發其謀女勿縱失必盡
六

捕婦于京師我詳審其情果為不軌然後殺也又
如殷之諸臣百官染紂餘惡而猶酒于酒不可遽
殺而且殺之其能不忠詰殺之辭而華其習者我
或不遵教辭而長惡不悛者我則不復矜恤不免
其辜乃命司農從事同於羣飲之科而殺之所謂
姑終賊也也未及數言卡父汝當主此涼邦之事
聽我勞民之誥也言卡父汝當主此涼邦之事
酒則其下不也言卡父汝當主此涼邦之事
可獲禁矣也言卡父汝當主此涼邦之事
萬壽侯也言卡父汝當主此涼邦之事
為職或康卡當主此涼邦之事
之人亦與相之類也九皋蔡氏曰國君有所友
所事然盛德有不可友者故子思曰國君有所友
曰友之云乎先言所友者制殷人酒酒以政為急
也東坡蘇氏曰子思者未殺也猶今法曰當
斬者皆其法以待命不必死也法必立死法者使
人畏而不敢犯也羣飲放民亦當時之法有羣飲

古書

六

四十四

人 正

立政

乃公既畱四國既平而周公歸政於成王以其尚少未諳國人行政

造公也曰辭兮沐
 謂曰乘屏風德王矣王
 又庸白庸全懷久明公
 檣岸高表于王曰辭兮
 宜幾哉古止久袖冕又
 了又固大器龠風調二

古書

六

四十五

此卦巽宮九五德也然了
 故曰非德而後曰群必歸也
 后尖曰夙了事夙了牧夙
 了德也夙后尖雷國夙五
 雷德鼎了夙了了二夙
 是養也德德是了張止德
 至是是德德後尖德
 湯是五德二而止德命了
 夙二又夙也夙白二又

古

六

四十六

古書

六

四十七

9—

政人志於夫惟乃影官所
止官志釋止了影官所
影官又公政岸留久不苦
于德是顯十餘交鄰自
夕公政甘易已閣久甘
吉於岸原志留野食夕
崇會公與崇王矣甘易
于慶繼是又政止於木
官與爾慶是已慶余止
古書 六 四八

口於風一。至子引禮。又
而公已與會王止能谷已
肅武王止大勳繼步鄰自
夕後王止公政甘易已岸
久岸公也。甘易與影官
公與爾爾而繼已大繼王
或影官又谷已岸岸中節
手稽首 稽音起 告嗣天子王矣 此乃周公
下同 之下考石經正之 拜

王以任用賢才之道。國史記之。故稱若曰休茲者。
歌王諱聽其言。先數稱其美。以應勳之。獨舉陶將
言九德而先曰都也。拜手稽首者。使厚臣致敬以
尊王。告嗣天子王矣者。使厚臣盡言以成王也。
陳氏大猷曰。前此成王初立。皆倚成於周公。
至是。王親政事。故整言之。如此。陳氏推言曰。周
公言立政之道。以得人為本。是以統率羣臣。將有
言于王。而先贊之以拜手稽首。以盡其事。君之禮
之名稱。天子王以尊其為君。王左右常伯常士去
準人綴衣。綴諸虎賁。音奔。此十三字。今本錯用。咸
戒于王曰。嗚呼。此二字。今本脫。知恤鮮哉。此
大臣稽首禮畢。起侍成王之側。以便於進言。常伯
牧民之長。如文武時。召公為伯。而宣化於外。常士
任事之公卿。如周公為宰。而秉政於中。準人掌法
之卿士。刑法當如準之。平放曰準。皆當時侍王之
古書 六 四九

大臣即下文所謂三宅三俊也。綴衣掌服者。虎
賁掌禁衛者。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其實在朝。準
臣周公皆帥之以朝。王而進。或史臣不勝其言。始
首舉大臣之要者。末舉小臣之要者。而餘從可知。
也。知恤者。鮮言人君知用不得人。為國家之憂。音
甚。少欲以重王之聽。而勉戒之也。舊說謂五等官
戒之美。而知憂其。東萊呂氏曰。綴衣虎賁。特
得人者。少非是。於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
以見其餘耳。或重者。有安危之寄。或親者。有
者。有習染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古之人迪
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顯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
德之行。遂教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
宅乃事。宅乃攸。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
則乃宅人。茲乃三宅。惟義民。今本惟作無。非禁德
當从三體石經。

惟乃弟作往任 句是惟恭德司罔後

強求何信也九德見舉陶讓其謀如二謨之陳於帝前
而稽天若之面謂而獻其謀如二謨之陳於帝前
也訓即告教義安也惟謂先王周後謂紀於古
人能行立政之道者惟夏禹商仲康少康者若其
所以王室強大者以能求賢俊以爲事天之實而
其求賢之道又有求益後復伯康諸大臣行其所
知而非徒知誠心深信而非苟信於寬柔非立
恭治教授教盡溫簡廉則塞疆義之行以爲知人
之法乃敢告教其君拜手稽首以尊其爲君之名
宅乃事者常任之得其人宅乃牧者常伯之得其
人宅乃澤者澤人之得其人也如此則得其爲君
之實矣皆獻謀於君前而相告教使君必有是
九德乃能用賢以居其官所謂取人以用也三宅
得人則空於民而保其治矣至恭有德德弗行性
昔先王任用三宅之道乃惟恭德之人是用則不
空其民而反爲民虐此恭所以喪亡而絕祀也

東坡蘇氏曰一篇之中所謂定後者參差不
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
事也才老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
不必自上訓下而後謂之教也東萊呂氏曰非人
才果異於往日也恭之惡德弗作往日見王之任
用而已往惟後德是任後見子有室大就恭惟恭
德是任後見子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新
安陳氏曰公既數知極者鮮虛舉古之知極者以
告夏后商湯文武皆知極此者以次言之也無就
維人入中之後乃天生之以道國家者九德之行
即舉陶讓亦行有九德自夏商至理義之德之見
於躬行者也後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
有德舉陶亦曰九德或事俊又在官未嘗岐俊與
德而二之仁山金氏曰九德本舉陶所陳而有夏
君臣世守以爲取人之法者三宅亦夏諸大臣之
綱名商周亦世守之官名雖各不同而掌事掌民
掌法其職事則猶故也既言有夏用人之盛又言
夏禁用人之失所以深明其鑒戒耳陳氏雅言曰

有夏之君信能行此用賢之道不以國家之盛治
爲已足惟以賢俊之富顯爲未至其事天之盛治
矣有夏之臣信能行此九德之行故不徒至教以
尊其爲君之名而且致告以叙其爲君之實其事
也以上地字與下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知地
之或成王自縊衣虎賁之外其禮其典與夏略同
然則以國任三宅爲人君之職者三代告君之常
法也末觀述之職使人君不亦越成湯陟不釐上
敢輕者周公養源之精意也

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
其在四方州丕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督惟蓋
則恭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康習逸德之人同于

廢政帝致罰之乃伴我有夏伴補式同受命奄甸
萬姓奄於嚴密惟思式法督督蓋進伴使奄
蓋也言湯自七十之諸侯升爲天子蓋天正賢
俊以爲國家之用乃明命之意湯能不以惟其大
規釐以治其除理三宅以職言三俊以德言謂其
才可以治三宅之用者曰論也即猶當也其用三
有宅者實能各當其職其論三有使者實能各當
其才湯又深恩遠慮以定典禮命討之大法付諸
定俊之人奉而行之故近而商邑無不協和遠而
四方無不取法見聖人之德焉嗚呼者事接於見
惟理刑恭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簡諸醜行之
卿士天乃致其罰使我周有此諸夏而取法商
湯革夏之事以受天命盡司萬姓而井牧其地什
伍其民仁山金氏曰強暴之臣足以行威虐於
民也國故以同邦言康習之足以娛心目

於內故其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

灼見三有俊心切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長知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趣小

尹左右攝僕百司度府大都小伯執人來臣百司

大史大音尹伯度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

微盧丞三毫阪尹反文王惟克宅厥心今作厥

石經正之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文

王周攸兼乎度言度獄度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

用達度獄度慎文王罔教知于茲亦越武王率惟

救功教音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

此不丕基長伯謂凡在王臨民者任人即常

左右攝僕凡執器侍衛之僕百司若司裘內司服

之類所謂義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類所謂義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類所謂義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類所謂義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類所謂義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類所謂義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之類所謂義臣也度府若內府天府之類大都公

武克知三宅之心而任之不疑灼見三俊之心而

知其可用故上以敬事天下以之長民其立政也

常任準人牧夫作三宅之事於上內而葉衛僕御

百司度司外而都鄙執人百司大夫尹伯皆得宰

之善士以爲之而其善士又分佈於諸侯夷狄

之國典要地設險之官蓋文武所知者三宅三俊

而人以類聚各舉所知各選其善而列內外莫不

得其人易又編雅文王而言恐成王聞其目而不

知其細微而不知其本也言文王先能蓋其

宅心之學能立茲常事司牧之人皆俊才而有

德者蓋人若患其識見之偏嗜好之蔽故不能知

人而人才亦患其有才而無德以持之惟文王能

宅其心故能識夫俊有德之人斯任人之事也若

号令獄訟法禁之大者文王亦編其綱而大臣不

敢專若其來度瑱瑱之日則惟司惟牧夫是從

是文王不以身兼之然或号令雖小而教化所

開文王下無所不慮惟度獄度慎則文王不後教

知其又有所司之法守乃任人之體也義德者

有推亂反之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

德之人也言武王所以教安之功者率稱文王之

古書 卷六

五十四

獄度慎時則勿有間之間去聲

惟成德之彦以乂我愛民

要入之
考

言

于戾獄戾慎惟正是又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

王立政之事救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

力功繹夷茲乃得又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儉心不訓

于德是用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

惟吉士用勩勩音利相去聲相我國家
今文子文孫孺子

王矣其勿誤于戾獄惟有司之牧夫其克詰爾戎

五十五

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

見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之人迪惟有夏至以乂我受民皆公帥羣臣咸成

于王之詞自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至其惟克用常人則公獨申羣臣之意以丁寧成王也微美

即休茲之意欲王聽羣臣之言而重贊之也文子
文孫亦猶或主克宅者命官各當其才克由繹之

者漸次塵試以盡其才也儉人嘉倭小人達君之

勤勉也惟用善士則能相勉於國家之治矣詰治

方岳謂巡狩於九州之方岳也海表者是時驅飛

欲王修武備以防其變教文德以服其心也觀見

武功各以其盛者言之

之子文王之孫今當以守文為治也正即康誥之
正入指當職也餘利小人沾占便健以才俊惡則
國家政事日入昏敗故丁寧戒之既獨言康誥於
三宅又獨言牧夫者蓋刑乃民之司命尤所當重
有司之牧夫國是以五見三宅然獨未教夫之名
則尤以寵民之任為重也夫三宅在朝廷則為三
事在外則牧夫於民為近而事與法亦其所兼有
如今朝廷之事分六部在外郡縣雖專為牧民而
六曹之事亦兼有也古者諸侯有國之常取軍
伍歲於井田陳法講於蒐捕巡邊四征寓於巡狩
會同但恐守文之主或自廢弛焉爾故成王康王
之初元老大臣俱有詰戒兵張六師之吉是皆有
國之所當講而其所謂詰者微軍實閱器械嚴紀
律而已以是陟高迹征弗庭必非廢武勞民之師
非若後世守文之王以兵為諱日就廢弛一旦整
急則荒亂無措一有以兵為諱日就廢弛一旦整
發於帝詞之外也又況當時准齊未寧平時武備
猶不當弛況在此時乎至謂陳高之迹又有深意
結書事 五十六

古者聖人理中國華夷異宜各有界限故禹迹
之舊中國世守之一有玷缺則中國之禍終有不
可虞者後世有以焚雲之也事之夷狄者華夷同
理會不幾時子孫親受其禍而卒貽中國無窮之
害如此而後知周公之言非為土地其意蓋遠然
其曰至於海表浮海啓疆伐之新邠曰此言其威
德聲教之餘效也海表猶云海隅出日要亦指淮
北而為言爾然則後世大臣固以置雲雲而或
守文之治者亦有以復焚雲而致不測之禍者又
何也曰是皆非周公也非周公則為君子而不能
為小人而又妄為矣世有周公之臣則吾不憂
中國之患矣五清劉子曰再言勿誤于度獄度慎
諸君後人感君上以親攬威權專制詞訟法
禁瑣碎節目之事以術其精神示其勇悍而實有
司官守之正法使君習於殘忍苛刻之惡而斷不
其體涕泗之良心于幸富閑之誤禁紂其術如
此是陶廣哉曰元首最勝哉朕肱肱情哉萬事黎哉
明人居任人之體此篇之旨固有所受之前聖後

聖其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一也
後王者成王之子
孫以至於無窮也
仁山金氏曰周公丁寧
戒王行之後王傳之以為家法也常人常德之人
即上文之吉士也常人儉人二者相反凡儉利便
捷者儉人也凡特重守正者常人也儉人常以生
事為功常人常以生物為意常人如四時有序萬
物生成而莫知為之者儉人如盛夏驟降隆冬乍
煖一時若燠人意而民人疾疫生物天札之患自
是滋矣此用人
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大史大司寇蘇公式
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賞切茲式有慎以列用中
罰
此周公因言慎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
蘇大者念生手爵國在溫稱公者天子三公稱公
念生雖子爵而爵為傳保也中罰者公平之謂既
結書事 五十七

戒王勿用暴德檢人以便登度獄之官守又戒司
敘詳慎用刑必公必平以培植國家之基本而為
王國之
仁山金氏曰蘇公念生為武王司殺能
長也
敬慎所用之獄其所以培植忠厚之
祿以長我王國使後為司獄者能取法於此而致
謹焉則能條列輕重用其中罰而無過差之患矣
名所
洛宅宅本作誥非且錯簡甚
多悉以徐審考定本
未及與成王往來命會之言乃叙事之文亦典體
也非天子告諭天下之文而孔安國等顯曰洛誥
哉
王曰嗚呼小子登聞
王曰嗚呼小子登聞
王曰嗚呼小子登聞
王曰嗚呼小子登聞

众康粉嵐公木所通也
 二(一)是四下時通二(一)也
 乃天所通也于多卜所解
 時夜卜鼎王蘭通二(一)也
 成森康了已鑒解王也于
 多狀通(一)也平鑒也成也
 飛(一)非嵐公通也于多
 鼎解通于王也蘭嵐公解
 多解也白解通于明厚王

古書

六

五十八

伐亞教之風八命命命
 了康康人木東土甘八止
 多明厚也(一)非通也于
 多榮通卜(一)利通了
 卜(一)通東通三由通多
 通(一)卜(一)通東人通多
 通(一)通乙通之通卜也
 王所王于嵐也(一)通
 又通也(一)通了(一)通

自解王通康非通也
 非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古書

六

五十九

乃吉通(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乃通也(一)通也(一)通也

殷公正袖酒甘多賢爵
樂王歸原會武多民變歸
二補公雞巢坡侯卒族解
了命戲樂巨曾一王
日國煙舞步歸為休合處
公我步歸為王命為卒
撫原了命且多命民歸了
步彰資武王止燐舞歸為
卒本所王止燐舞歸為

古書世三 六 六十二

豐歸二口享原止處舞歸
日甘香苗中民歸舞歸
是王又成歸為日已加樂
撫舞苗苗止成歸為日
樂世處苗苗舞歸為王
了王且禮為苗苗酒歸
煙王會王武王中苗苗
又葉苗苗苗苗苗苗
殷了竹苗王歸殷了樂

殷卒甘酒歸舞歸于象德王
日公處苗苗苗苗苗苗
亦舞歸舞歸舞歸舞歸
易替井二口甘交合王會
處公歸止舞舞舞舞舞
日中處王歸苗苗苗苗
于處甘舞舞舞舞舞舞
多命是子多

古書世三 六 六十二

則至于豐惟大保先周公相宅大音泰下並同越
若來三月惟丙午肅越三日戊申大保朝至于
洛朝音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戌大保
乃以庚戌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翼日
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親邑營觀西斤切
本此九十三字錯 二月為成王八年建卯之
為君誥之序非也 月既望為十六日庚子乙
未則二十一日也豐有文王之廟鎮京國有文世
室是歲孟春成王禘祭禮不可潰故至豐以營洛
吉文王因行展墓之禮遂置豐而命周召二公以
行之大保即召公相視也越若來者言成王未豐
之次月為三月也月出日明始生之稱戊申則
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灼龜以占宅都之地得卜謂

活書

六

卒四

12

六

六十一

古書

六 六

自此以往若火初起必至延蔓而不可撲滅矣
 若順彙常辭猶聲也言王順其常道常如我攝政
 之時惟用先在同官勿用私人于新邑使博官知
 上意向各就其有聲譽者為之赴功愷厚博官以
 裕裕則王長有聲譽者為之赴功愷厚博官以
 辭也王并手諸首者成王對使者致殷以會周公
 之禮蓋公為大師三公之首不敢待以侯臣猶奔
 之於魯間亦保傅也區配也公不敢待以侯臣猶奔
 也二人成王周公之書辭而史佚并記之訓也
 曰德誨言謂教工毋朋明作福裕之訓也
 此成王會周公之書辭而史佚并記之訓也
 蔡氏曰漢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為辟至是反政
 或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
 王立未嘗一日不居君位何復之有哉蔡仲之命
 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攝百工而
 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
 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凡有造基之而後成

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
 仁山金氏曰下黎水卜潤東瀝西舊云卜王城卜
 瀝東舊云卜下都下都者以處民也按召公以
 成申之則至洛卜宅則王城為已卜厥既得卜則
 經營則卜之為已吉後七日而周公至又已達觀
 于觀邑營矣遷都至重資神明至肅已營而卜潤
 瀝定洛而卜河朔召公卜之周公又改卜之聖人
 不爾為也召公成申之所卜王城也周公已卯
 之所卜下都也先卜河朔以殷民懷土遷焉者
 便也且自黎入河自河入洛其地亦不為遠既而
 三者皆不吉而惟洛之食食者卜龜之時史先定
 災而灼之正食其墨也召公卜王城於洛吉矣周
 公卜下都而亦惟洛之吉則是洛邑之地利於君
 亦利於民真王者之都與圖者召公攻位之圖卜
 者周公食洛之北或曰作洛之事周公主之召公
 不敢專連凡周公所獻圖及卜即召公之卜而周
 公達之東萊呂氏曰宅土中而作大邑天之休命
 也周公之來相宅乃發天之休命非出於已私也

古書

六 六

曰發天之休是矣而曰不敢不嚴蓋明見天命之
 當然而不嚴不然是之明而後畏之為周公之
 於天命也知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
 知周公則知天之深然後言之力成王之於周公也
 會上天之休也休者之吉成王期與周公共當之
 於周公不嚴也故曰我二人然其以成王高慶
 年發天之休則公也以猶春秋師能左右之曰以
 周公則亦父識則大臣流言之變可以去矣而
 之長天命也畏天命故不敢不為也松溪程氏曰
 王孫滿云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蓋即此篇惟洛食
 之記辭然召公不自遣使獻卜而託周公以達者
 是時周公為大師召公為大保編理大綱成始成
 終皆周公主之故下文惟周公與王相告會之言
 而祇獎二自亦夏五月王至于洛今本無此周公
 唯以言周公也

曰王肇稱殷禮祀于親邑親作成秩無文今王即
 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女受命為弼王
 曰今本王下有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
 小子揚文武烈奉會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愷宗
 將體稱秩元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
 施于四方旁作撝撝遂衡不逮文武勤勤教予冲
 子夙夜夢祀公曰已女惟冲子惟終女其教
 識百辟百辟言亦識其有不言言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言惟不役志于言凡民惟曰不言惟事其美悔
 乃惟孺子頌句朕不暇句聽朕教女于禁民藝女

乃是不獲莫切乃時惟不永哉篤叙乃正父甫周
不若于不敢廢乃命女往教我茲予其明農哉彼
祐我民無遠用戾王曰公功業地篤罔不若時
夏五月者建五之月王至于洛者成王自豐
請王而東洛也周公曰者面告成王之言肇始稱
舉殷盛秩序也無文祀典所不載者言定都之初
王嘗舉盛禮祀于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
有不載可以義起也功宗三伐有功德之尊顯者
象其死者以勸生者所以勉其左右王室益固久
大之業也明者顯明之休者保佑之和者使不爭
恒者使可久君師者定其衆也愷宗者厚其尊大
之禮旁無方所也作興起也穆穆和敬之意近續
衡平遠失焚謹也成王面會周公言文明係我於
初中之年舉大明德使以足以對揚文武之烈奉
古書

會上天之命常和四方之民而宅此洛師如厚功
宗之大禮以舉序大祀皆以義起蓋公德之明光
著于上下勤施于四方而旁達之人皆作典和敬
以遠績治平於無窮凡以不墜失文武勤勞天下
之志故敢我謹於祭祀如此稱公曰而不言周者
記一時之言以省文也己者往日惟終思其終也
周公因成王冲子之謙而會之言王往則誠切
冲我不得已而攝政今王既長而親政則當深思
信終之道實可仍以冲子自諉耶誠思其終則不
止謹於祭祀而已尤當知御下治民之道焉百辟
諸侯高朝觀禮物契也諸侯爭王有誠有偽惟
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高者亦識其不識
於高者高不在幣而在於禮弊有餘而禮不足亦
所謂不高也諸侯惟不用志於高則國人效之亦
皆謂上不必富矣舉國無富上之誠則政事安得
不至於差矣階梅梁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
以敬存心繼之於早察之於微乎獨子即上文毋
朋之孺子碩者斥逐之意獲勉永長不獲不永猶

言豈不勉豈不長也正父康官之長其稱父者猶
康誥之圻父農父明農謂官選休于田野矣至也
言成王至洛凡不諳事之度習孺子皆已序進而
無所朋比是體我汲汲為國之心而聽我所言
輔民當性之道是豈不勉自勉以思保終之道者
哉是以能為厚次序於度官之長官若吾攝政之
時無敢怠慢王命者王若自是益勉於敬則我得
以退休田野而為民康裕無遠弗至矣於是王言
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極其厚矣當常如是
未可以言去也此蓋略示周公之意而未敢盡言
必得洛邑功成而後能入大室祿以東萊呂氏
先王之命作冊而後能入大室祿以東萊呂氏
初肇熙熙禮大饗羣祭雖祀典不載者成秩序而
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將假上下
告成事也兩鳴時若大役已成報神賜也自今以
始永奠中土祈鳴冰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
之德觀周公首以祀于新邑為言若謂於事情者
抑不知人主臨鎮新都之始齊校一心對越天地
古書

達此精明之德故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
下逮抱懼之賤亦皆有孚嘏若其致而合其離
蓋格君心華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周公以為首
務也松溪程氏曰周公作立政時成王已長而寵
政矣豈可復稱孺子是知此篇三稱孺子皆少不
諳事度習之人明矣成王於獻卜之時聞周公言
即畫序紀比掌故至洛而周公贊且祝之因有明
老之請誠以王足嗣文武之烈而周公得優游自
老釋社稷之重負矣舊說乃謂王不能勉非長文
之道豈有君臣相見而遠惡言詛之周公必不忠
也自安國錯亂而割數附會以越三日丁巳用牲
成并塞豎儒貽禍可勝數哉
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親邑牛一羊一豕
一今本此二十六王至洛致齋三日丁巳五
一宇亦錯於召誥月十四日也郊者明堂在
洛邑郊外丙巳之地合祭南天赤帝及天下之后
土故用二牛非冬至圓丘分祭皇天上帝之郊郊

古書

六

七十

以導之用剛日如外事明堂以親之故用柔日如
 內事也社者洛邑畿內之社所謂王社故祭以
 土日皆告以宅洛之事必成王至洛而躬為祭主
 非周召二公所敷代也牛一者祭社以太牢羊二
 豕一以祭功宗韓子所謂賢人沒可越七日甲子
 祭於社是也蓋自周公以義起之矣
 周公乃朝用書昭命度殷侯司徒伯伯十八字
 錯於召周公曰此本脫王啓監去厥治為民治
 語作召周公曰此三字
 聲今作亂非
 為子為切
 婦屬未
 引義引恬自古王若茲句監罔攸辟今本此五十
 字錯為梓材
 厥既命度殷侯殷侯不作今本此九字
 秋九月邑宅

成今本脫此六字卷
 而記其工役如最王時諸侯之大夫城成周而士
 王之詞啓監者諸王開明其心監視前古也厥治
 為民者言宅洛之事所以治民非為己私也無等
 恤不使戕虐也古者與役動衆孤寡之人無所預
 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故曰至于教寡徒役之中
 必有臣妾以供春羹亦加優恤故曰至于屬婦合
 出以容者並使之得容養其身也引引振養生養
 治安全也言王當責效邦君御事引振其民於生
 養治安之地自古三君如是王當視此為法而不
 必以刑法嚴之也不作言趙事趙功之衆周公之
 於度殷侯者厚其褒崇生者識其誠偽恤其徒役
 故宅洛大工雖興於盛憂而速成於季秋所謂說
 以使民民忘其勞也詩云煙始勿咎
 度民子來周公真得文王之家法歟
 作維解

古書

六

七十

曰周公教念于後曰子長周室克延傳中天下宗
 及將致政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七百里二
 十丈郭十七里南門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爲天
 下鎮郭四門方六百里西門于洛水北因于郊山以爲天
 縣縣有四郭郭有九城九城有九郭郭有九城九城有九郭
 農居郭得方城九城九城有九郭郭有九城九城有九郭
 市巨郭州里俾無交焉乃設丘北于南郊以祀上
 帝配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食諸侯受命于周
 乃建大社于國中其神農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
 鎮土中與黃土左大曰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
 大夫城成周土彌年營成周計文數揣高卑度厚
 薄勿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使庸慮財用
 書殷禮以令役於諸侯九峯蔡氏曰殷之頑民若
 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以
 書命而王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說以
 使人可知也仁山金氏曰古者與役動衆孤寡之
 人無所與不幸而在焉必加優恤之若晉師之歸

老疾句殘反耆老之子是也古者徒役之中亦有
 臣妾如女子入于春菜之類蓋供饗饗之役於此
 亦必優恤之故曰至于教冬十月此三字
 成展王在親邑親今
 王驛牛一王命作冊佚祝冊佚今惟告周公其後
 王賓殺裡咸格王入大室裸裸音濯王若曰公子
 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四方迪治去聲今未
 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誕保文武受民治為四輔公無困哉今本錯此於
 下俾來茲殷乃命監子今作以拒堂二句
 豈凡丈

切首王曰今本闕明禋拜手稽首休富周公拜手

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休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

考武王弘朕恭既予來相宅既予今作瑞王大信

典殷獻民王今作治為四方親辟親西切作周恭先

曰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惟王有成績予旦以多

子越御事為前人成烈會其師作周孚先考朕昭

王刑王今作乃單文祖德單丁切予不敢宿則禋于

文王武王惠篤叙無有遺自疾萬年獻于乃德於

切殷乃引考王俾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于懷

古書 六 七十二

德于今亦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敬我惟

無教其康事公弗替刑四方其世王命周公後

作冊佚告今作冬十月者建亥之月內事用

祭也鑄京七廟并二世室而九洛邑唯建太廟及

為昭雲都諸王季為穆周尚亦故用驛其寶大

廟亦用太牢常事不書二世室以特祭故特著之

伏史氏伯邑考之子周之大宗世為太史祝冊告

廟之辭其後先儒以為雷後是也王賓陳祀家上

公之國作賓王家者格至也諸侯以王殺牲禮祭

祖廟故成王馬獨言王賓者舉尊以既其餘也太

室稷廟之室稷者弓種也之酒灌室寶以降神七

世之主在焉故因稷而以命周公後告也王若曰

者史氏為后稷尸建王之意以命周公也迎治

君于鎬京而命公雷後以治洛蓋洛邑天下之中

四方方且南治而公所制六典之禮尚未民定則

人心亦豈能人安於公之已教而不變乎公其開

導而將大之曾治于洛使我多士與康庶與百工

有所監視以大係文武所受於天之民則我統治

四方如君之有鄰輔其勿以治洛為勞因也作者

先王之使以先王之心即下交公定之意其曰子者

蓋子謂安周公之心即下交公定之意其曰子者

自先王稱之也王曰者成王自言明禮者謂以神

明之禮高廟公也蓋成王因周公之明禮者謂以神

留之而不致專故因燕祭而告先王欲當公而不

敢率易故以先王之命錫二爵又拜手稽首以致

之其尊公也至矣弘亦大也恭先儒以為貴難之

恭殷獻民商賈臣伊尹來伊陟臣虺臣巫咸臣賢

之社者周公拜手稽首謝王之言而許王雷洛言

王命我來洛所以承休文武之業而大我事君之

恭也我既相定之後王乃大信典禮祀功宗而及

古書 六 七十二

殷之賢臣所以明作治道而為四方新民之主將

以恭德為天下倡則自是定中國治萬邦咸休

美而有守成之功矣多子衆卿大夫忠信焉周乎

相信也考成也列儀刑謂六典之禮單畫也此周

臣為厚文武成功以會天下之衆鼓舞其臣以忠

信事上取信當時而倡率後世成我先明王命六

古書 卷六 七十四

無怠其所以康人之事公但勿替其儀刑百辟者
則四方其止止言公之功與佚告者史佚以王命
書之于冊以告周公如後世教諭之類蓋前此
冊者乃告廟之辭如祭文之類非命周公者與此
不同
同 仲達孔氏曰多子之子有德之稱大夫皆
所以保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禘王祫堂二廟皆
周公曰明禘曰休言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
古人親而食也故言有禮禮之酒清人渴而不飲肉
其禮如祭也飲周公則不敢當故以獻文武而視
成王也五清則予曰天子之祭必以五月祭宗廟
必以春日則今本脫冬十月錯戊辰者非而後國
本是也清廟者明堂之別名以周頌考之乃周公
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所而非祭之地五月丁
巳之郊正在此廟天不可瀆也豈可非祀上帝而
入其廟祭其祖者周公聖人不為非禮之禮蔡氏
謂太室為清廟中央之室非也瑣瑣者以王為之形

如方盤中高有兩圭者鎮圭天子所常執降神之
祭圭不可階跪而納圭于瓊之階瓊瓊之酒于
階外之盤中而三春之茅縮之詩云瑟彼玉瓊
流在中是也朱蔡謂瓊于地非矣接周禮六官之
首必序曰惟王建國體國經野則六典成于周公
雷洛之時故周官當序于多方多士之後功宋之
祀已舉於五月安得云未定乎是仁山之說得之
而蔡傳又非矣立政之作成王已長而親政不可
復稱孺子今本定建觀之事皆周召行之而有何
子之孺子也本太廟之堂止坐后稷一尸史佚以宗
子為之太室之中高圓既燁燁年既燁燁燁燁
昭對雲都之首務諸盤為次昭對祖之次移大
王為三昭對王季之三楊其王皆侍列后稷之左
右并后稷一主而七史佚以太祖之尸故以三昭
錫周公所謂致先王之命也先王者太祖及二昭
以二自止獻世室者蓋二自乃太室七祖之命已

古書 卷六 七十五

不敢當而告于文武若以太室之命書之武而已
特飲其饌而己蓋成王之禮周公之禮史
或謂成王天資不及太甲不亦慎乎若視周侯
自是史官之職非為尸之日如今翰林
代言之臣本皆撰祭文殺論之類耳
今本闕此四 戊辰今本錯在王在王歸自洛師告
字有音又 戊辰今本錯在王在王歸自洛師告
至于周廟今本闕此十字並以徐 古者天子
不過三十里故成王以十月丁卯祭宗廟命周公
留後即離洛邑十二月戊辰始至錫京慶六司之
久告至者行飲至之禮春 松漢程氏曰胡康
秋書公至自齊亦以此義也 庚辰秋傳云為人
子者出必告及必面事死如事生故成王如洛必
先之豈以告文王其歸也必飲至于廟史臣皆謹
書之孔安國古文在十有二月如敬後語則知有
脫簡明矣蔡傳謂祭在十二月戊辰之日則序

月在前章據附會語 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
疏顛倒不成文理矣
七年 又武受命者文王始受天命武王創宅
庚辰而後周初七年者周公以成王八年昭陽大
荒落之歲當洛邑十有四平曆維大淵獻之歲致政
歸于豐凡七載也又三年而 仁山金氏曰洛
苑成王葬之於畢諡曰文 語召語相為始
終然惟洛語之紀散無倫次有周公在洛使告圖
卜往後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會之辭有
成王在洛當周公于後而歸周之辭有周公為王
留洛而相勉敘述之辭然辭從其辭事從其事各
以類附而無往來先後之序彙多有缺文錯簡以
必伏生口授之譌而安國於錯亂唐滅者又多以
伏生之書為完
亦或於此失之

召公中一

召公之訓

今本作召誥非也序亦有錯簡
成王王洛諸侯觀王召公因帥之以
進我典旅楚立政無逸皆訓體也

日洛宅而名洛誥者以篇終有佚告之文而誥佚
為通告為誥召公之訓而名召誥者以有誥告度

殷之文伏主口傳于國雖孟仲遠仲默承誤誦誦
因襲附會而不知辨也抑此二篇果天子告諭天

文乎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召公之訓

古書

六

七十八

金人

丁巳年

六

七九

25

續金瓶梅

惟三月哉

生霸白哉

音才霸普
切今作魄

周公初基作親

大邑于東國洛

今親
作西
新斤

切
四月民大和會戾旬任

邇來衛百工播

民和見

士于周
見仕

今作男
五月
今

脫此二字

周公咸勤

乃洪大

詒去聲
康詒

二孔錯此段於
之前子瞻仲默

辯之當美然為洛誥之序金吉甫人疑為梓材以
之序亦出臆料而無實據徐容曰此或王政之序
也其言今嚴不敢傳中國今考和會見
士與取幣入錫之事相因姑附於此
洛定之越若來三月也哉生霸十六日乃乙卯周
公至洛之第五日己未也可工百官攝氏建民也
士與事通謂工役五月成王至洛之月或勅者以
求會之君見士之民皆有勤勞而慰勞之也洪亦
大也此誥治之書其果有成王大保乃以虞邦家
政之篇然情乎今不可考見矣
君出大音奉
下並同取弊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稽音
旋王若公誥告度殷粵自乃御事今本粵作越
作越
以
侯家君出者成王至洛以丁巳郊戊午秋助祭諸
侯朝王于清廟禮畢出就大社而殷同也弊諸侯
見王三等之帛見度帝典入錫周公者召公將建
成不敢違遠因周公以納諸侯之弊所以重其事
古書世掌 六 十一

金氏以為事從其長是也拜手稽首與各宅周公
達使之禮同皆致敬於王也故即旅見之諸侯
朝天子之禮也若順也誥即入誥治之誥粵始自
從也御事指王不敢斥王故以近王侍御之臣言
猶後世稱陛下亦以失陪侍衛之臣言也言諸侯
所以旅見于王順錫周公將因之以進戒者以大
誥度殷之本始自王身下文詳見王若公孔子
言敬德即周公女往教哉之意
傳述之宋儒謂王在錫諸侯見周公于洛召公率
之以進弊疑周召之事皆詳其日而王去來不見
詳於臣而略於君無是理非也觀王在新邑祭
及公定于往之言則王之在洛邑久矣即杜禮行
諸侯助祭受釐陳戒周召二公因率之以而告王
也不然上帝之郊非人臣所可代旅見之禮非人
臣所當受且王尚在錫諸侯何為而至於洛
或已其於成王政之書而召訓之序亦應
朝于清廟之文今既脫簡正當虛心闕疑
豈可以私意妄猜而輕毀有據之成說乎嗚呼皇

惟休亦無疆惟恒嗚呼曷其奈何弗救
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
呂公面訓成王之辭特藉周公為紹介且元長也
元子天子西銘言大君者父母宗子亦此意也元
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命
之無常如此今王受天命國有無窮之福實亦無
窮之憂然則可不加勉於敬乎此一篇之大旨曷
何也既曰曷其又曰奈何復其詞以深致意云爾
天既邈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
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威康在夫知保抱攜
持厥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
四方民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古書世掌 六 十一

討後民飛廉惡來車費仲雷開屈商等智賢者三
仁之徒蔽隱廢也廢病民之小人在位也保與
祿同抱即禮所謂負劍攜持率手以行也但往疾
急也言殷受天命虛六百年而天不輕絕之者以
殷自戒湯至于帝乙多聖賢之王其生足以正位
位則亦受天命矣其臣在朝則亦共天祿矣然而
天終絕之者以紂廢棄賢習之人使之隱伏唯用
暴德儉以害虐萬姓萬姓困於虐政夫婦離負其
初乳之子抱其未生行其攜其社學行者哀號而
逃避之然矣就則以為誹謗逃避則以為叛已皆
捕獲而加誅戮民之無地可容者非特一方而已
故天亦乘民而改其春命用歸於德者夫上天
之命祖宗之澤皆不可持如王其可不急以敬
修其德乎
德乎
則無不之矣衆人物故蔽之故魂散而氣不能升
惟聖人清明在躬志氣如神故其死也精神在天

與天為一新安陳氏曰祖宗之不可遷焉如此言
外之意蓋謂成王今日豈可盡得大王王季文武
也此章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殷德度可
疑固天命而遷續祖德爾殷德而言最有力蓋
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繫著精神及用不則
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數字
而敬之工夫又在疾字五清劉子曰文王在位五
十年不忍伐武王即位十三年然後伐之知天
之不輕絕殷也殷有天下六百年而紂亦嗣位三
十三年矣天豈遽絕之哉蓋天之為道有從容不
迫之意紂乃夷君弗事上帝而害虐天之交子是
自絕於天也遺厥先宗廟弗祀而昏棄遺王父
第不迪是謂自絕於先王也天哀下民春命德
王在上豈能終底之哉智哉康在用人之謬也祖
王出執用刑之修也呂政胡亥之世誹謗也祖
旅雖無文武之德德天亦假手劉李以誅無道秦
信乎其哀于四方是矣然秦法實本於紂紂之所

古書世學 卷六 八十二

故者禁禁因三苗之法苗法始作於蚩尤其源如
此至李斯而附會滋酷召公灼知天命後王後民
兼舉君臣而言豈非萬世之永鑒哉古文簡奧其
實委曲詳盡舊說未能推尋語脈發明經旨反謂
難解相古先民有夏相去聲天迪從子係面稽天

若今時既隊厥命隊音墜今相有殷天迪格係面

稽天若今時既隊厥命隊音墜相視也即下文不可

古人也從子者家天下自夏始所謂天與子則與
子也天既生啓之賢而誦歌朝覲者歸之又立仲
康少康諸君而夏統延於四百年之久所謂從子
係也面卿也即對越在天之意稽考者順隊失也
浴即訓曰其有能格之格言天命萬格以定與子
之法而其後嗣賢王能對越在天考其行事皆順
於天理若可憑藉亦至桀而失矣天又感格殷湯
之德受命肇夏又生太甲沃丁大戊盤庚武丁祖

甲帝乙諸君保其天命對越在天考其行事皆順
於天理而後統延於六百年之久所謂格係也若
可憑藉亦至紂而失矣以是知天命誠不可恃以
為安也上文兩言天改殷命而終殷命此復推言
夏殷所以得天命與其所以失所以深明不
可不敬之意蓋而稽天若非敬德不格也
朱子曰言既監于殷又當遠觀有夏歷代廢興存
亡之迹不遠數德順天則天保祐之使王不致
降其命也五清劉子曰從順也民思高德而歸
天亦順民心而保之聞焉世傳子之端自啓始故
於夏言從子係於殷言格係蒙上文耳而稽天若
與謀而用玉訓之而一義益謀而者獻謀以對揚
于王而稽者德以對越上帝唐本立政惟義氏
惟誤作無孔恭諸儒因曲為異說皆非也集說卿
聲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考曰其能稽古人之德
今作於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嗚呼有王雖小元
或非

古書世學 卷六 八十三

子哉其至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敢後用顧長子

民出子鈐鈐音奇壽考謂老成之人誠誠心和治其
險也不可易視之意細沖之主多忌老成之臣而
忌棄其言故言王以知年嗣位不可棄老成之
人蓋老成者多識前言往行能考古人之德以知
治亂之原又能察於天理以謀國而明乎廢興之
本皆當顧視而不可忽也又數惠而言王雖年幼
然實天之元子而受君臨萬邦之命矣王其大猷
以誠心感民而威今日協和之美疾敬其德不敢
怠慢後事顧念畏懼不敢易視其民而常若身在
危懼之地斯乃而新今休王猶欲王汲汲於畏
稽天若之道德新今休王猶欲王汲汲於畏
民出者蓋民之出險可畏常伏於太和盛美之中
恃其已和且美而不顧却慮以畏之則福子禍
所伏矣此其所以為險也是以莊生曰人心險於
山川鶴洲楊氏曰承上文而龜王敬德之事顧念

是惟皆敬德工夫敬老敬民皆其所也古語云民猶水也水以載舟亦以覆舟若以民存亦以民亡可不敬乎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登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威命治民今休治平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

敬德 王來者成王自錫至洛已受諸侯之朝矣紹繼也土中洛邑為華夏之中也旦曰王今休皆述周公所言前曰旅王若公欲因用王以見王故尊之此則周召二公已至王前而諸侯咸在君前臣名禮之正也配皇天即紹上帝洛宅云基命定命是也定祀即丁巳之郊戊午之社及切宗之祀也比觀附介則威邁於善也所謂居處之地也言王之來洛可以維天立極故定

此洛邑之中而周公亦言作此洛邑則在是以前越上天而立民極亦可於此行却社明室功宗之禮以盡孝敬於鬼神又自是以定中圖治而咸上天之眷命以治民即今日而履休箕美周公所謂其重如此王其可思所以稱之哉蓋所謂成命治民者必先服其臣而後民可治也殷而事之臣不免於洛邑矣當使殷臣附周臣周臣輔其不無之性則殷人皆日進於善而華其舊事染之行矣此治民之要道也然服臣之本尤在一時而王惟當以敬為主勤靜語然出入起居無一時而不敬如居處之在地不可不敬也

王來 王來者成王自錫至洛已受諸侯之朝矣紹繼也土中洛邑為華夏之中也旦曰王今休皆述周公所言前曰旅王若公欲因用王以見王故尊之此則周召二公已至王前而諸侯咸在君前臣名禮之正也配皇天即紹上帝洛宅云基命定命是也定祀即丁巳之郊戊午之社及切宗之祀也比觀附介則威邁於善也所謂居處之地也言王之來洛可以維天立極故定

貢賦道理均為故謂之土中黃中林氏曰此言王

來是為成王時已在洛之證周王遷殷後民于洛蓋與洛之舊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倘非有以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之令無事於服之故以服殷御事為先也然服殷御事在即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使人特化討之其意是以不義之習逆與性成而忘遠侮上之人有以節之使之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亦何異哉然殷之民之性又在王之非政則所及也新安陳氏曰可不敬之德又在王之非政則所及也新安陳氏曰作洛之事召公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于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擬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述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陳氏雅言曰是時召公和成王已有還辟于周之意故言此以勸勉之也仁山金氏曰化殷尤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

不敢知曰有殷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隊厥命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命廬年知今我初服宅親邑

今親 今親而斤切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斷天永命

今新 今新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

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上下勤恤其

曰我受天命不若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

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此與相國意皆視也新求也言夏歷年式勿替

皆不敢知其故所可知者惟不殺其德即朱其命
爾今成王繼夏殷而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殷之
命當繼其德之有功者況王乃新邑初政服行
教化之始乎數惠而王之初服如子之初主當
慎其所習蓋命之吉凶慶年之長短皆不可知惟
王初服而疾敬其德則自貽哲命而後其吉慶長
有慶年矣故宅此新邑敬德不可少獲惟敬德之
用乃所以求於上天以長有慶年之道也淫技弄
常也故於常法之外與敬於殺戮皆敬德之反必
戒乎此斯可以有功矣元者善之大刑儀刑也越
大也君天下之大位當有大善之德使民有所儀
刑于天下則王之德益大顯矣上君下臣其斯也
古書世掌 八十六

君臣相親常以憂勤惕厲為心期以夏之四百歲
殷之六百祀兼而有之故欲王以敬德治小民所
以為勤天永命之本也至此言敬德仁山金
者六詞之重語之變而意益深切矣
王繼二代而受命當繼二代所以休美之功不可
踵其所以止也王之初服當慎其習如子初生必
慎其所教習於上則習於下則愚敬則哲而吉
而永年否則愚而凶而短祚天無一物之不體已
知我初服宅洛惟急修敬德乃所以新天永命也
以如春秋公以楚師之師以戒王勿用小民淫用非
彝而後以珍戮治之惟當正身率下以敬德為儀
刑君臣一心勤恤所謂以小民受天永命益民
之松漢程氏曰遺存者則智威矣淫用非彝則康
在矣珍戮則祖必出執之類皆敬德之教或成王
所以早隆其命也周公聖人既以女往教或成王
而召公復以上下勤恤為言蓋同公旅王欲其交
相勸勉也周公之聖蓋聖成王之賢蓋賢周室延

祚八百年王若若夏勿替有殷之歷年於是諸侯

拜手稽首

今本脫諸侯二字稽首起

百君子越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弊用供王能新天永命
作 拜手稽首者諸侯同單固周公以數于
以下皆諸侯族則視王之詞以即勿以小民之
離民殷運民謂之王離者敬王警戒而敬德也百
君子周在位卿大夫友順也指周民之順服王化
者明德即德元末終也勤即勤王之功因周公慰
勞之而謙言也史佚既錄召公訓王之詞并記諸
侯族王之語以著一事之終其親王則有拜手稽
首之禮其族王則有予小臣以下之詞言我等列
國小臣敢以殷之遺民與王朝百官素履之周氏
古書世掌 八十七

亦受王之威命承宣王之明德顧王終始成天之
命而大顯於天下臣等何勤勞之有哉惟恭奉三
帛之幣以承事王之常職而已顧王德
從召公之訓信乎其能新天永命也
曰前之拜手稽首乃召公將師諸侯以進戒而致
敬周公即所以敬王也後之拜手稽首則諸侯親
王行旅見之常禮也古者諸侯朝王必祭畢而王
在廟諸公西面諸侯東面曰朝朝必王在明堂出
政之所諸公以下北面而拜曰覲覲必王在明堂
民應先服禮御事此介周御事保受王威命應嗣
受命明德應王位非敢勤應成命應康有成
命王亦顯應越王顯非敢勤應成命應康有成
應周新天永命召公太保親也故其言詳而切諸
侯外臣則故其言簡而要然其欲王之勉於敬
德一也則舊說誤作召公之言無所分別文理重
複失其旨矣思齊陳氏曰諸侯因周公之威勸而
有非敢勤之辭則知康語之序當為召公之序益
洛定召訓一時書也非敢勤言不敢當周公威勸

DD
□

殷管蔡霍奄人之亂命周召營洛者其復民而遷于新邑明堂禮畢周公宣王命諭之乃語體也孔

氏列于蔡仲之命之後謬甚吳才老
蔡九峯王魯齋金仁山之說得之矣
 魯齋王
氏曰齋

北而國尤棄弊者四五十年至村乃決其壞而塞

其世者又三十年周家仁聲仁聞日盛日隆商王
之德德政日累日積當是時三分天下周有其
二非周之土皆東南而桑園也村二邱百姓服

田力穡者亦未嘗不悅服而安業其頑冥嚙齧而

逃匿隱未嘗伏辜不習勤勞不樂安靜呼噪風塵

古書六十八

之警以逞其虎狼之心加以紂之寵任非人豪家
巨室不事過檢者怨周之不用招誘無賴為之必
牙不遏借復商之名以鼓倡羣兇殘害百姓若以
戰國秦漢唐之不過坑之而已周家積累有素不
忍輕殺非力不足以制之必欲使之革心從化此
其為安移之難者乃所以為忠厚之至蘇氏謂人
心不服周而難安者未之思也

王來省爾
 于王曰王
 二王
 降爾
 名于

臨平西臨平山不向遠

子安了人全而官自

○每子出乳了爾從者餅

生金不食
 生金不食

天
人
地
神
鬼
仙
佛
聖
賢
君子
小人

年庚戌而宜鑿於

而德出於天

次三鳳生
 日也
 廢

古今圖書集成
六
十九

古書
六
八十九

了大歸歸命于于陳陳其

子又百風而由中了

乙未年□中籤甲子年

方 所 合 爲 鼠 止 然 如 入

并立所席含于安了

屬于年、月、日、時、分、秒

了
尸
小
心
中
乙
來
所
口

東仁恩也。眷解忍了。

金所彫其片鑿之連乃所

邑洛今本親邑洛作宗 周公曰王若曰嗚呼今本

二 字飲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虞尹民我惟大降爾

命爾罔不知今本此下有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

也 卷國名子姓伯爵今河南彰德府安陽故

城三未流言于國令君告武庚以國與後故成

王親征而威之至是罷兵歸鎬以周公之請而至

各也周公曰王若曰者傳成王之命以肆赦也四

國者武庚之殷管示鮮之邦未度之蔡霍未處之

鄭也多方者遠周書云凡所征無忘于有七國

是也殷侯尹民者從殷作亂之諸侯其遺臣嘗為

治民之官者也如大赦之赦降未滅也言爾四

國多方之民與其遺臣之從亂者畢皆應死今因

邦天大赦而志減從輕典全爾軀命爾空無不知

之蓋武庚北奔言示自縊蔡因霍降命爾空無不

知 古書 卷六 九十三

招其餘臣民皆從居洛邑此介 四國者三監

御事以化之所謂大降如也 武庚國內臣民也多方者若淮徐或新服之國

與凡武庚之亂東北諸侯顛望兩端或與於亂者

告四國而因以及多方亦以嚴天下之心爾五清

劉子曰郊必剛日而或王在洛郊以丁巳者宗祀

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則為內事故用未日也然

宗祀即大神神必季秋而此在五月者王既至洛

即告天也 肆者漢唐宋郊必大赦蓋妨於此爾罔不知亦後

世故文想空知惠之意也東萊云周公曰王若曰

夷來世傳疑其說蓋有竊之為口實矣故於周公

詰命終篇發新例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

明微而謹為世之防也 輔成王或王嗣位之初四國叛周公即出微兵

衛以征之三年而克雖大詰酒誥微子之命亦非

周公一人所專也 司馬遷而劉歆附會以成莽篡孔安國戴聖乃述

多士作於踐奄之後手踐祚稱王之說出於荀況

之以釋經聖儒淺陋誠不足道伯恭著論益所以

辨聖人之心迷而有功名教但史官記事據事直

書初無別嫌之意而多方之明年尚有多士亦非

周公詰命之終篇耳 鄭天驛故之日召公之訓作於戊午大社設同禮

畢之時則多方次序當在洛宅之後召訓之前意

者記言之史以類相附 國者十七與遠周書同今中國所得作五十五不應

必循其歲時月日之序而記之是也 如是之多蓋古文七作七五作又謙書勝翻多以

誤認七作五又倒寫耳周公既無踐祚之事史臣

不無有別嫌之舉果有此意當於大詰微之呂蔡

諸儒似失之鑿取也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迄

不肖惑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

乃爾攸聞厥圖帝之命不克聞于民之麗乃大降

罰崇亂有夏因甲子內亂不克靈承子旅罔丕惟

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切他

是切剗剗夏邑利切 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惟天不與純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不克永于多言 今作享 下並同惟夏之泰多士大

不克明保言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為大不
克開乃惟咸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
麗乃勸厥民利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
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辜

要平聲下同


亦克用勸開釋
無辜亦克用勸至于爾商後王

今本作今至
于爾辟非

弗克
以爾多方言天之命

今本此下有鳴呼二字乃下
文之錯簡也二孔呂恭以屬

王若曰之上金氏斷句
於此皆曲為之說並非



格至遠豫咸憂勤勉
迪由閑咎鹿依崇積

曰始壹言承順扶桑洪大舒寬切貪懷暴飲崇刑
誅缺大義空闕擇要擒商後王謂紂也此述夏所
以止而證之言昔上帝嘗降格災異以警桀矣而
桀大肆違豫無憂民之言則無憂民之心可知矣

古書世說 六 九十四

六

九十四

不能一日勉強由乎帝降之天理則無日不為逆
豫可知矣此皆爾等所習聞也然桀豈不欲國天
之命惟不知格民乃得天之本不能聞衣食之原
以為小民之依反大肆刑罰以積怨叛肉則始於
求喜之孽不能以善順撫其衆外則不進泰德之
人以大舒民困惟貪暴之人日見尊寵以戕割夏
邑天於是時求可以為民共主者乃大降明美之
命於成湯使之誅桀而滅夏焉天之所以不與桀
以大命者以夏有多方生民之賢士皆見廢黜而
不得長富祿位其所尊寵其多士皆不能保民使
之安富衣食乃惟貪暴播虐於民同惡相濟凡百
所為不能聞其所依之原也成湯伐夏為多方所
擇以作共主湯惟諫於卜氏之依民皆相勸以為
義利歷三十世至於帝乙皆能明德慎罰以為民
勛而其所以慎罰當誅則誅當者則者皆足以勸
民也及紂而己豈非反先王之道而遠同於桀哉
詳於桀而略於紂使頑民監古

東萊呂氏曰
商先哲王世

商先哲王世

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氏命一旦至于後王乃以爾
金縢之書方不克失富天命而亡之是誠可聞也
天命王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
大封曾不得靡其餘蓋其亡患焉厄微操舍之幾
周公所以治天下深矣豈徒曰愍解之而已哉九
峯蔡氏曰桀之多爭切覆日欽政暴民窮所以速
其亡也此雖指桀之臣然殷庚尹王若曰嗚呼
嗚呼二字錯在王
氏書述事紂者寧不惕然肉愧乎
若曰上辯已詳前詒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
天庸釋有殷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宮天降時
沴去聲有邦間之問去聲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
厥政不主烝主居切今作燭天惟降時沴天惟求爾多
方大勳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惟我

六

九十五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
用休簡具殷命尹爾多方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
淫圖天之命肩有辭今本乃惟爾辟以下十七字
錯在庸樸有殷之下乃惟有
夏之武庸用集萃間隙主潔衆進也周王謂文
上非武堪勝典主式殷尹正也爾辟指武庚
肩輕也申上文而明周所以受命之故言天豈用
私意以絕夏武或桀之謀政不能萃聚民心以言
有天下天降武之微而湯得秉其間隙以取之
紂復返而又逸所圖之政不能潔清以進於善所
謂穢德彰聞也天故喪殷而大動災異之威求爾
多方之武命言而無以應之惟我文武善
順衆心其聖德堪受天命以作神天之主乃天故
教以休寧之命從民心擇得之主而付以殷之天
下以正故爾多方笑武庚乃復誘爾多方逞其注
心妄傲天武註以興復為辭即大誥殷小腆誕敷

紀其叙曰予後交東萊呂氏曰武教用修者

鄰我周邦之事也如之何而致之也文武既

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也若或起之其

命未定春秋生之時能者則得之教有違改者

乃無一能當天之者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

詩天保吉主惟日孟子主曰五十義同並古員

切王曰嗚呼此四字今我曷敢多詰我惟大降爾

四國民命爾曷不悅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

又我周王言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田爾田田今

非爾曷不惠王熙天之命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

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

典圖忱于正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

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

罰強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夫如懷德之夾介如此介之介又治宅居田

強戰口強之強康寧靜也言我豈好多言既

大和而金爾四國之強安寧靜也言我豈好多言既

介助從之實何不信聽我言而寬裕其心何不來歸

而廣其生不致爾田而猶得耕之何不順我

自愛之道不能安於天命而輕棄之自為不義

謂當然而欲以取信於人也當是時我國修文

之辭美爾不即降而後戰既戰而爾皆大敗我禽

再至三皆爾之命也爾猶變化而有思亂之

謀故我今遣爾于海以示強弱皆汝自取之

命我乃明教天之罰爾自棄于不若金氏云此一

要因之矣謂東征之時必有文告之辭也我惟時其

也至再至三乃又不用我所以降爾命者謂不感

思順德也我乃明教天之罰爾自棄于不若金氏

乃惟爾自違其辜爾此即多士篇所謂予惟時其

不康寧時惟天命是也今本此下有時予

字乃後篇多爾克教大惟與於爾爾不克教天不

士之錯簡也今本此下有時予

言不有爾土是切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毋敢怨

今本爾克以下二十八字錯在多士尚宜幹止之

下爾不克教天之罰爾作爾母敢怨錯在多士服

不敢有後之下而母作無敢作又曰者周公

武志以徐市所傳古本訂之傳王命致丁

宣之意不啻不但也言爾能殺順天命我則與之

田宅以於爾爾使爾富其安樂不然而爾亂不已

豈但欲其安其田將誅殺爾身矣即度書之估

終賊則也母敢怨亦盤庚罰及乃身弗可悔之意

赦而非始上二節皆勸之用休而又重之用威雖肆

爾了公又爾上爾了公
 歸也夕爾是出爾之
 爾凶爾歸又歸又及于
 為爾小爾了爾丹爾
 不豈爾家爾命爾火
 不豈合日及爾白不
 了是爾是爾大爾王
 是爾乙卯口爾爾上
 鼎爾風上節爾上王

我豈敢有求位之心邪蓋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

之所秉為民心之所秉為即天賦之所賦畏也反
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之果
不外乎民也九峯蔡氏曰載者培之傾者覆之同
秉秉言言秉為者秉以理言為以用言也豈若羅
子曰記性云云知生者知死者傷知生而不知
死者三畏厥傷謂哭謂哭謂哭謂哭謂哭謂哭
之識則哭而不知其文則其子而不知其父者
已得人惟此之母妻之母哭之其餘為其子則
已得之而已又詩歸兮衛侯春秋齊侯皆哭其
傳言死曰吊生曰唁謂非有喪而諸侯大夫
死於兵刑嚴厲水火及身弑國亡皆可傷之禮
者何患以慰言之大語弗吊天降劉子我家多
弟弟是天大降喪于殷謂武王不壽而崩殷不
延而滅皆不幸之大者不忍以慰言也王者祀天

一百四

之号有五冬至郊于皇天上帝統體之名也五春
所穀于是天上帝東方仁間之名也夏大雩于明
天上帝南方文之名也季秋掃天上帝于恒嶽北
堂西方高靈之名也仲秋掃天上帝于恒嶽北
方澤遠之名也此稱昊天上帝于恒嶽北
疾威皆言天木仁覆問下而高封出屬以無道自
取亂止如仁君而謀不忠之臣茲父而棄不孝之
子耳朱子孟子註得之恭傳以為秋天主肅殺言
背違師說其未考於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遠
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大淫洪有辭
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
成湯章夏俊民甸四方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
德恤祀乃惟天丕建保乂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

罔不配天其澤在今越後嗣王今本後上誕罔
顯于天矧曰其有德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洪
罔顯于天顯民祇惟時上帝不保降君茲大喪
惟天不與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方瘳罔非有
辭于罰天意常欲引導人君使言安言尊榮
之福樂乃不能為善以自達于遠天復降格災異
以示懲罰於桀桀不敬罔元命乃大辟淫泆而有
殛誅之辭天遂不復念聞而廢其大命乃命成湯
率夏湯因明湯後民布告天下至於帝乙皆能明
德以修身恤祀以敬神天國大立其國而保其治
諸王不敢失德對越上帝以配天而民被其澤至
於今日及紂嗣祖大不明於天道又不德先王之
訓而勤於國家乃惟大辟淫泆內則亂倫而不顧

天顯外則虐民而罔知敬畏此天所以不保而
使之身就國亡良由紂之不明其德耳此小大邦
知文王伐大武伐桀須伐者伐桀崇武王伐桀
伐紂今成王伐武庚伐桀及管蔡霍言奉辭伐桀
非由私意此申上文將東萊呂氏曰上帝引
天明威致王罰之意也東萊呂氏曰上帝引
也人心得其安則盡盡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
於安耳帝實引之於樂第樂其良心自不違
格矣其以意引之於樂猶不知樂之樂也乃降
帝命乃大肆淫泆雖有婦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
仲謠所謂帝用不滅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
夏祚終矣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所共畏也
至矣九峯蔡氏曰伊尹稱湯守求俊彥于猶湯
立賢無方蓋明湯後民分布遠邇甸治區域成湯
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復以夏商為言者豈夏之
公即殷之公湯之與即武王之與也商民觀是亦

可以自反矣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下建則商後王
下明德而天下不與矣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
罰皆有可言者況商尊貴而周卑解以伐之者
乎新安陳氏曰紂之衆惡皆自不明德中來其以
不明德而失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不靈
天命也如此
帝事有命曰割股告紂于帝惟我事不貳違惟
爾王家我遣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
邑乃惟爾辟此本脫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
祀今本此十二字錯在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肆
不正昔朕來自今本此句上有王予大降爾四
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

古言 卷六

遜此史味切今本此三十予惟時其遷居西爾今本
字錯在時惟天命之下此句上有王曰猷告非我一人幸德不康寧時惟
爾多士七字衍文三字乃多方結尾錯簡惟
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今本此句下有無我怨
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其曰夏
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寮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
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於爾非予辜今本
惟天命周王亦謂文武不貳違不貳其德而
洪大圖謀長衣實教之大戾猶言大禍昔前年也
比即召訓比介之比我宗即周御事觀賢並用而
尚觀則舉我宗而已遜者從之不迫之意德惠廣
安監靜也天如天王之天曰天邑商尊之也前言

天之喪紂此言天之命周而武庚再喪也言文武
有大善之德承天之命告于皇天后土曰將有大
止于爾惟文王不貳其德而達于道當時商之王
族亦既歸服于周矣豈謂四國之士大為不法後
助武庚以作亂乎非我震動爾士以還蓋禍亂之
萌皆自爾始乃惟武庚妄有大志欲圖天命曾不
深思遠慮以保宗祀我亦念天之於殷降此大禍
紂既見紂於度武庚又奔比狄由於多士習於
邪惡爾前年我自踐奄而宋大有四國應死之人
降從爾與全其軀命始彰天討使爾離違舊染之
地窺比我周御事以化之其從容委曲之意亦多
端矣故自朝歌還爾于洛濟河而西非我一人不
能奉行德惠使爾不得安靜乃天命不可違不敢
緩視之耳且爾知其先傳有冊與夏高聖人有功
萬世而湯不見伐桀以革其命今爾但曰湯於夏
之遺臣皆用於王庭列於百官而爾未盡然也蓋
予惟視爾德之何如耳予豈敢貪天位而求媚於
爾邑之人哉且予亦於爾初無加辜於爾之

古言 卷六 一百七

意特以天命當然而已下九章蔡曰言承
承上帝以過亂略是也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
事不貳違之謂上帝既命於周服惟爾王家我
達之謂言割股之事非有私心一於從帝而無貳
違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違矣周不貳于帝殷
其能貳於周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
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違日用飲食
莫不皆然蓋所以事天也豈特割股之事而已哉
三監倡亂予其日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動愛自
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即其舊聞以開
諭之殷之先世有冊書典藉載殷革夏命之事正
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
諭頑民頑民後以商革夏事責周謂商革夏命之
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于
百僚之問今周于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
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予一人
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

天之命今須臾滅德而欲求用乎仁山金氏曰
禍亂之萌自商邑子亦念天之就殷邦以隆大
度于殷有封死於是武庚死於是何不正是生
其地而為者鮮矣是所以有洛邑之遷也殷
之典冊不多見意者華夏之初湯于夏士皆迫簡
在王庭而有所服於百僚故殷民以是皆周也夫以
夏士之質直知天固所宜用而豈若殷民之反復
好亂乎故律之曰于惟聽用德爾德則用之而莫
聞商周然即其言則其德周者存之貴賤非必
在商之存止也使周而富貴之吾知殷民無遠根
矣而周家不備也夫富貴其人求其服已足利而
得商非公也以比示民得無有忘君父而求富貴
者乎我於勸矣謂商天邑以昔三之都也聖人於
言之際猶若此其忠厚慈祥可思矣肆予敢求
命德討辜顧天意何如爾夫周之化商也而未嘗
不言天人而至於知天則安義命而樂循理商民
知此不以頑福夫石潭王氏曰或言商革夏而用

夏臣此夏所以無然周章商而不用高臣此設新
以不服於此可見湯武之憂考是大不然蓋商之
取天下以兵而其政尚嚴詩云相土烈烈海外有
載自相上至湯十一世其以兵威行乎天下幾四
百年湯誓曰爾尚輔予一人予其大賚女爾不從
誓言予則殄戮女爾有攸教則凡夏臣叛梁而歸
湯者皆在大賚之列所謂有服在百寮者未必皆
聽用德也其有不從者悉殄戮之雖叛已珍
之無遺育而周有攸教無復頑大降爾命之典矣
周之得天下也以農而其政尚寬討元於牧野之
倒戈武王止誅妲己惡未盡當問費仲屈賈以謝
天下武庚奔狄管牙自縊周公止戮飛廉一人餘
皆免死故於君遷之而已惟夷却之而已蔡霍
因之降之而已其使頑民于洛則以朝聘之地自
武乙以來習為淫醜暴德之依欲使遷徙而其事
周宗從容委曲以化於善即康誥作新民之意
欲其強服而為應後之圖也金氏云商民志希其
身之富貴而不在國之存止可謂得其情矣然多

方多士屢以革夏為言則所謂未世以為口實者
於是蓋驗呼中庸之敘道統歷舉堯舜文武周公
而不及湯尹聖人王若曰今本王下予惟吉爾多
微意亦有在歟
士今本闕予惟二字告爾殷多士
監下聲錯在今予惟不爾殺之上今爾奔走臣我
爾不克泉尼結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
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爾尚不替于凶
德善音款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田爾田力田之田
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齊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

有服在大寮今本今爾奔走以下百有九字
監即三監五祀成王之二平四國作亂至遷洛之
明年且五載也齊伯小大謂教官之屬大齊小齊
多正謂治官之屬齊正縣正皆周治洛所置之官
也泉的也四升為邑城中三十二家之地也見數
於人曰登穆穆和敬克聞簡也介即比介之介承
上文有服在百寮而言爾多士奔走從我三監以
作亂于今五年矣其亂既平凡爾多士輔其分族
將其醜類以遷于洛邑者凡比閭立甸之官皆已
用爾為之惟大齊小齊之教黨正縣正之長則置
王官以介助於爾爾當視為準的自身而家而在
官邑皆當以和順為主至於官邑之事明整是謂
爾之克勤其職然爾不可為頑民出悍所欺誑而
從之亦但以和敬在職而簡問乃邑之言者謀以
自助則善習日勝而惡習日消矣爾乃自時洛邑
尚永力耕其田安土樂天則天意將與於爾而我
有周其大助齊爾矣啓按於王庭之上崇爾職

事服承於大案之間言將大用之焉卿大夫不止備員百官而已所以冠之也呂氏曰多士之怨周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寮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案為勤何也爵位之上命非下之可干自其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勤之唐虞之具也此周公誦商士之聞闕王曰嗚呼今本闕告爾有殷遺士今本闕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臾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聰今本生聖以下二十九字錯在多方天惟求爾多方之上志依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

以小人之以探取也難逃爾土謂屏諸夷引古語而多難有通明之實而能存心則習焉狂愚之人雖有狂愚之實而苟能存心亦進於通明之德此或所以使周之督伯多正比介于殷士也天亦未忍遽絕商王之子孫寬而待之至於五年之久未武度乃以小服之國妄意紀其已絕之緒而欲作斯民之天主豈能存心而聽順天命哉多士從之而不知筆則於狂而已矣然我不忍殺爾惟時其語命益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亦故爾等早服王化超臣於我不憚委曲之多端耳且爾今據有王田可以安其居止若有事若無事各得其所矣則自時厥後居此三十二家之邑子孫相承安處於此有營焉有壽考皆於茲洛爾之子孫或有忌家為卿大夫者皆自爾還始也爾多士如不能勸多方之民以信服王命是爾有不肖言上之心而民亦皆謂上不必言矣是爾放肆邪僻大違王命而誘引多方之民自取天之威罰我則施流竄之刑而屏諸四夷雖欲定爾定

歎之歲數至此篇是也第所引齊高王曰嗚呼多
丹朱太甲之說有補於學者故錄之
士我不惟多誥哉惟祇告爾命時予乃或言爾
君又曰嗚呼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今
王曰下關嗚呼多士四字又曰下關嗚呼二字我
不惟至無我怨二十五字錯在多方離越爾土之
下時予或言一句在多方而錯於王曰
又曰之下悉以徐市所傳古本為定
指上文動應之言再曰嗚呼者重復數息以感動
之初者更始之意故即念之功和即爾惟和哉
之和言我豈崇是多言哉惟敬言勉之意故予
不克時或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言
與爾更始爾若不敬而有不言之心不和而致
歎之訖則我必施施寬之爾是爾自取之罪不
怨尤於我矣
九章蔡氏之說其為善舉其為惡周
我矣
宋忠厚之說於此尤可想見石潭汪
氏曰多方作於成王之後項氏初遭敗氣之
謀未能全免其詞直而嚴蓋董之以威而消其
叛亂之志也多方作於成王之後項氏初遭敗氣之
臣有迪聞誥之望而勉之故其詞詳而婉蓋動
之以禮而教以和敬之道也故多方之末以誥
威之勇士則言難進而已其時不同所施之人亦
異若夫聖人仁厚之德則東萊魯齋仁山發明殆
盡非東坡董詞章博士之所及也但孔錯簡文
理不通以致蔡傳發明容有未盡耳日本
周良曰自大誓至多方皆史佚之文也

古書世學六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豐坊撰坊有古易世學已著錄是編以今文古
文石經列於前而後以楷書釋之且採朝鮮倭國
二本以合於古文故曰古書又以豐氏自宋迄明
世學古書稷為正音慶為續音熙為集說道生為
考補故曰世學其序曰正統六年慶官京師朝鮮
使臣嬀文卿日本使臣徐睿入貢二人皆讀書能
文詞議論六經出人意表因以尚書質之文卿曰
吾先王箕子所傳起神農政典至洪範而止睿曰
吾先王徐市所傳起虞書帝典至秦誓而止又笑
官本錯誤甚多孔安國偽序皆非古經之舊如虞
書帝告紀堯舜禪授之事汨作紀四凶之過九共
紀四岳九官十二牧考績之事橐籥紀后稷種植
之法序皆不知吾國之法有傳古經一字入中國
者夷九族使臣將行按檢再三遣兵衛之出境則
六一翁謂令嚴不許傳中國者不信然歟固請訂
其錯誤僅錄一典二謨禹貢盤庚泰誓武成康誥
酒誥洛誥顧命見示謹錄附先清敏公正音之下



俾讀是經者尚有考於麟角鳳毛之遺傳云又曰
梁姚方輿妄分堯典舜典爲二篇伏生今文孔安
國古文鴻都石經魏三體石經合爲一篇止名堯
典箕子朝鮮本徐市倭國本總作帝典與子思大
學合王魯齋王深寧皆以爲最是今從之考補云
姚方輿本齊纂主蕭道成之臣僞增曰若稽古帝
舜曰七字於重華之上變亂其文分爲二典於建
武二年上之後事纂主蕭衍以罪見誅箕子封於
朝鮮傳書古文自政典至微子而止後附洪範一
篇徐市爲秦博士因李斯坑殺儒生託言入海求
仙盡載古書至島上立倭國卽今日本是也二國
所釋書經先曾祖通秦府君與楊文懿公皆嘗錄
得以藏於家顧炎武曰知錄曰按宋歐陽永叔曰
本刀歌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蓋昔
已有是說夫詩人寄興之詞豈必真有其事哉曰
本之職貢於唐久矣自唐及宋歷代求書之詔不
能得而二千載之後慶乃得之其得之又不以獻
之朝廷而藏之家何也至曰箕子傳書古文而帝

典至微子則不應別無一篇逸書而一一盡同於
伏生孔安國之所傳其曰後附洪範一篇者蓋徒
見左氏傳三引洪範皆謂之商書而不知王者周
人之稱十有三祀者周史之記不得謂商人之書
也禹貢以導山導水移於九州之前此不知古人
先經後緯之義也五子之歌爲人上者柰何不敬
以其不叶而改之曰可不敬乎謂本之鴻都石經
據正義言蔡邕所書石經尚書止今文三十四篇
無五子之歌熙又何以不考而妄言之也其辨可
謂明矣今考明英宗實錄正統六年無此二國使
臣之名則其爲子虛烏有已可不辨又朝鮮今爲
外藩其書不異於中國絕無箕子本之說日本所
刻七經孟子考文其書爲中國所佚者惟孔安國
孝經傳皇侃論語疏而孝經傳山井鼎等又自言
其僞至其尚書則一一與中國註疏本同不過字
句偶異耳然則朝鮮本倭國本者何自來哉是又
不待證以篇章字句而後知其妄也